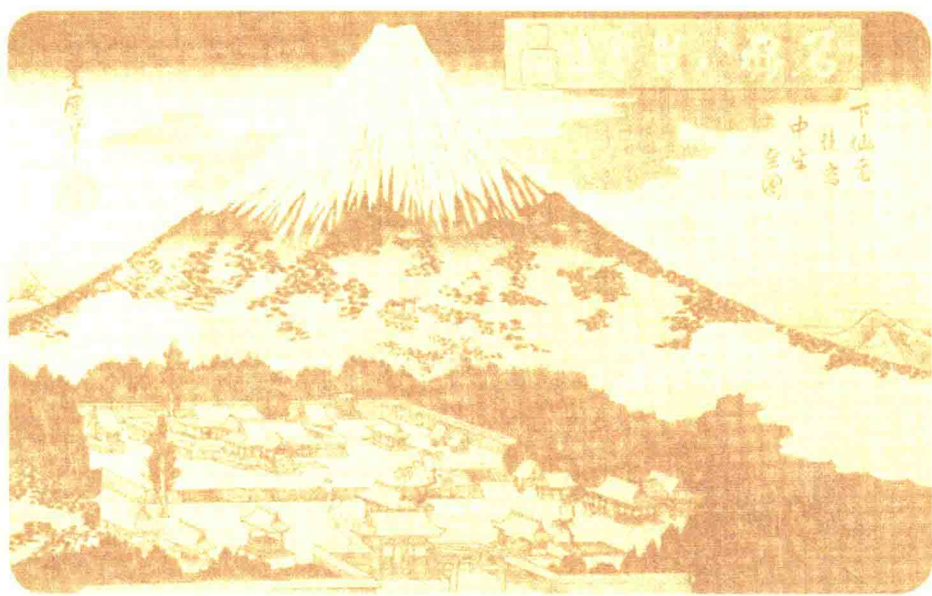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十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雜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外史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86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87册）

史表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88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89册）

第十二册目錄（總第73册）

玉葉

卷第五十六

自文治五年十月
至同年十二月

十月

一日、丁亥、雨下、平座如常、少納言不參云々、親雅〔朝臣〕申春日行幸之間條々事、

三日、己丑、多武峯鳴動解狀到來、即占之、口舌云々、

四日、庚寅、多武峯佐異物忌也、今日、主税助安倍晴光來申云、多武峯佐異、（去月廿八日午時、南殿宮寅日時也）奉渡御占六甲云、女子有徵召之慶云々、是嫁娶之儀也、可謂吉兆、御入內表示也云々、他人不申此旨、尤有興、仍不堪感賜小綱頭（單衣一領）、降庭拜而退出了、

五日、辛卯、物忌如昨、召大外記師尚、給維摩會差文、（會參氏人交名也）此次仰御元服擬文事、

六日、壬辰、以光綱仰遣前上西門院追合之間事於忠親卿許、答云、次第實難治也、早可被奏聞歟、不被發遣合例已多、辨官皆神事也、宗賴申御元服奉行之由、明日定以後、尤可有憚歟、此條尤可被從上御定歟、又上卿直史下知、專不可然云々、宗賴來、御元服定之間條々事仰之、大略一切不存歟、不足言、々々々、親雅進維摩會不足米文、付宗賴了、問他文書、于今不進之由、忘却云々、有若亡、有若亡、

七日、癸巳、〔天〕晴、此日、御元服定也、午刻、着直衣參內、（大納言同車）依御物忌不參御前、直向西直廬、（近年、殿角屋爲直廬、而公卿座太狹、人數多參、仍其座一切不可叶、仍今日用本直廬也）先是仰職事仲資、奉仕直廬裝束、其儀如敍位除目、垂東南西三方簾、立亘四尺屏風、東第二間副南、（奥方也）敷高麗端一枚、爲余座、（前右方置硯筥一合、不置脇息、文無對座）第二間以西三ケ間、三行敷同疊八枚、（職引敷敷之、余座無絶席）爲大臣已下座、（敍位除目之時、大臣座敷奥、無對座、有絶席、主人座敷菅圓座也、寛治御元服定、御直廬之儀、件年時記、匡房等記如今儀、仍一向所追彼儀也）以西子午廊爲公卿休所、入夜乘掌燈、座上下各立燈也、布打敷、先是、召寄御元服御調度等、（納殿、并當今大嘗會調度在宮廳、同召寄也）加撿知、大略併紛失、納殿猥雜不能左右、累代御調度所殘、只唐匣筥一也、大嘗會御調度、又屏風、

〔之〕外、無可被用之物、但御帳見在云々、（不召遣、其外別進御調度等、大略不調進歟、）各見了返遣之、（此間、宗隆、貞綱等祗候、）催未時之由云云、然而及日没更不參、仍先有行幸舞人定、余出居賓莚、（束帶、源依尋昏黑、改着束帶也、）擧燭之後召宗頼、（先文切莒盛、擧燭、諸大夫着束帶、役之、）即持硯箱紙等、居前廣庇、撤雜具、盛例文於柳筥、（以裏為面、）持來覽之、余取例文置前、宗頼取柳筥退下、余顧例文、（春日行幸、井舞人許覽之、）令書宗頼、書了又盛柳筥持來、余見了卷籠例文、置柳筥返給、宗頼更進取之退下、加盛〔緘〕紙殘硯等、取之退下、（始自持參、至退下、不拔例也、）行幸定不載摺袴、定例也、又以天永定文為例文也、今度行幸、偏依被追彼例也、次召宗隆、問公卿參否、左大臣已下皆參、但右大臣未參云々、左大臣申云、今夜可被行公卿分配歟、定前如何、余云、先可有定者、其後良久人々不來、仍以宗頼尋之、即左右兩府已下（右大臣只今參入云々、）諸卿十人來着座、皆悉着座之後、余召宗頼朝臣、問日次於陰陽師、（陰陽頭賀茂朝臣、大舍人頭業俊朝臣等、隨所召候也、須召季弘朝臣也、而候天王寺之間、就安家〔之〕上臈召業俊也、）御元服、二日丁巳、三日戊午、四日己未、（後宴又吉、）後宴〔五日〕庚申、（申日有例、）云々、重問兩日優劣幷子細、歸來申云、二日伐盗日也、然而承平天永被用也、三日雖不入吉日、新撰陰陽書、入月立吉日、（正月戊午云々、）兩日如此、業俊申云、三日、稱三長、殊用吉事之日也云々、余仰人々令定申、左府云、自下臈可申歟、余諾、人自下臈定申之、惣七ケ條也、

一日次事、

左大臣已下九人、皆申三日可被用之由、通資卿一人、申二日宜之由、

後宴日事、左大臣就支干吉、四日可宜云々、右大臣已下申五日可被行之由、是天祿、永祚、寛仁、寛治、天永、皆當中一日被行之、至于申日之條、天祿、永祚〔之〕嘉例也、不可被憚云々、

余云、御元服三日、無左右事也、不入吉日例等有云々（西ニイ）（○南按云々當作兩三歟）之中、（寛仁、大治、嘉應、又當院親王之時御元服等也、）嘉應戊寅日、即入正月吉日、如今之戊午、仍彌不可及異議歟、後宴猶依日次勝、可被用四日歟、後宴必三ケ日之內、所被行也、四日於非吉日者勿論也、若被點五日、臨期如甚雨之時出來、頗無便宜歟、旁可被用四日歟、至于吉例多之條、先撰日之善惡之上事歟、人々猶有執五日之氣、且是為入一日休息有其要云々、

一伊勢幣、可被付月次祭哉否事、
一向各別可宜云々、此事已流例也、雖不及議、天祿、寬仁、被付月次祭、又嘉應其沙汰出來、仍一旦及議定也、
一山陵員數、三所歟四所歟事、
一同申可被申三陵之由、是可依天永吉例、今度專被逐彼例之故也、但經房卿申云、嘉應被申四陵、若有由緖歟、被尋件條、可有左右、云々、余重示人々云、天祿以往皆四陵也、而永祚圓融院御見存、仍除父帝歟、可被申三陵也、而始加高祖、大内山、寬平法皇御陵也、被申四ケ所、其後寬治又如永祚、白川院御座也、仍被尋彼例之處、諸記之中無所見、仍只除父帝、被申三陵了、天永如此、大治父帝祖共御見存、仍被申二陵、久安又追寬治天永例、被申三陵、嘉應之度、須被追寬治等例之處、永祚加高祖之例、忽以被檢出了、仍被申四陵、加高祖白川院也、次第如此、今度依永祚嘉應例、可被加高祖歟、將只一向守天永例、可被申三陵歟、今被尋問之詮在斯、重可被申者、今度只人々、曰々所申也、余仰此由也、人々申云、不可被憚久安例、只可被用寬治天永例也、久安ニモ追代々吉例テコソ、萬事被行ケメ、而一向被棄彼例、如何云々、叔母、故光、申此旨、余云、此事不可然、自本誰云哉、一向可棄嘗久安之由ヲ、至于此條者、四陵三陵共有例、而不加高祖、被減員數之條者、大治久安頗不快也、永祚嘉應加高祖、被申四陵、有其理之上、又不被○按有脫字歟猶不快例、仍及此儀也者、忠親卿云、此條可然、但嘉應之度、非寬治、求永祚、即永祚又似嘉應其父帝御座之故也、於今度者、天永一向相叶、祖帝御座之時、無被申四陵之例、仍頗可異嘉應之時議歟云々、余云、此條理可然、但如此事、猶以道理可爲先、申神宮告諸陵、其意在敬祖宗、然者論其多少、可就多例歟、加之御見存之條、父祖其儀惟同、更不可有差別歟、但人々被申旨又可然、且爲聞此衆議、所出疑也、所詮奏聞之後、可在勅定者、人々不言、
一朝拜事、
人々一同、申不可有之由、其中忠親申云、御內裏之時、可有此議之由有所見、而天永雖御內裏、無此儀、今追彼例不候、何事之有哉、右大

臣申云、八省已無實、旁不可候歟、此條依八省
無實、不可有其沙汰歟、但定日時之次必被
定擬侍從、加之天祿以後雖無此禮、至于嘉
應又及議定、只大治久安都此沙汰不出來、仍故
所出此問也、此旨仰知人々了、忠親申尤可
及議之由也、

一御調度事、

嘉應御調度已紛失、仍任寬治幷嘉應例、可被用
大嘗會御調度、其不足可被新調也、而御帳可被
用大嘗會歟、（寬治嘉應如此、）將又可被新造歟、（天永大治久安如此、）如何人々一向申可被用大嘗會御帳之由、
余云、山陵ハ、雖有久安之不吉、猶不棄天永例、
御帳ハ、依大治等之不快、棄天永之例如何、人
人不言、
但恐案〔又〕尤可被用大嘗會御帳也、

一上壽人事、

人々一同大中納言之間、可依壽考云々、忠親獨
申云、大治久安用大納言、可被避云々、
余云、大中納言更不可及沙汰、只可撰壽考、已
副上壽、加之先例用第一之者老、不可有異
議事歟、

一賀表作者事、

通親獨申公卿可作之由、
自余皆申式部大輔可宜之由、或又式部大輔文章
博士之間、可在勅定、
余云、文章博士一人在任國、一人有障、寬治記云、
文章博士兩人、當時服假、臨彼時雖不可有
障、猶非優美云々、然者今度又可同加之、寬治
天永共、式部大輔作之、今度可逐彼嘉蹤者、
此外母后拜覲事、其人御座之時、久安之外必在
之、其人不御之時勿論、而天永二條太后准
母儀、然而無拜覲、今度又可同、仍不可及
沙汰之由存之、然而又何樣可有哉之由、一
旦示人々、爲遁後日之難也、人々云實不
可及議定者、右大臣云、當時拜禮猶以被
略、彌以勿論云々、
定間、宗隆於座末廣庇邊、注側記、院還御之時、可
奏聞之故也、余仰之也、事了人々退出、兩丞相暫居、
余後宴山陵員數等事、粗示之、各閉口、頗有伏理
〔之〕色歟、兩府又退出了、

家實明曉參二天王寺一云々、仍余條々事仰付了、其中遺令事同申了、主上聊御膳乖レ例云々、仍實慶暫可レ候二護身一之由雖レ仰レ之、更不二承引一、仍同以二家實一申レ院了、

余召二宗隆一、仰二御調度一、可レ用二大嘗會一御帳不レ可二新調一之由仰レ之、

八日、(甲午)入レ夜雨下、俊正(成イ)被レ來、依二母堂法事一、去晦比所レ被二上洛一也、數剋談語、亥剋披レ歸了、來十月正月、佛事了可レ歸二南都一、小童可二相具一云々、

主上聊御頸邊令レ腫給云々、召二醫師等一之處皆相違、醫博士有忠奉レ見、申下無二殊御事一之由上云々、

九日、(乙未)[天]陰雨下、自二去夜一病惱、終日前後不レ覺、內裏邊御事、有二小瘡一、典藥頭賴基、醫博士信康等奉レ見、共申下無二殊御事一之由上云々、左中辨親雅參上、給二維摩會文書一、依二所勞無一レ術、以レ人傳ヨ給宣旨聽衆文一、宗賴朝臣書レ之、

十日、(丙申)[天]晴、家實自二天王寺一、示二條々事一、遺令事也、必可レ被レ行云々、辨[事]可レ仰ヨ合人々一者、召二光綱一、仰下可レ問二兩府一之由上了、今日役夫工、(外宮、)判官主典等、官符請印、少納言不參、仰下可レ責之由上了、又入レ夜光綱歸來、申二兩府返事一、左大臣申云、遺令專不レ可レ被レ行事也、遂レ期之上、神事吉事指合、太無二便宜一歟、然而院宣有レ限、仍必可レ被レ行者、御元服奉行職事、專可レ有二其憚一、雖レ爲二希代之例一、官外記如二計申一、上卿參レ陣召レ史、下ヨ知親經奉行之由一、可レ裁二官符一歟云々、右大臣申云、大略同前、仍明日遺令事一定之由仰二光綱一了、又上卿直仰レ史事、兼日之支度、不レ可レ然、臨レ期辨官遲參之體、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仰レ之、又光綱申云、少納言不參、可レ付二吉上一之由仰了、又行事辨定存歟、殊可二忩參一之由可レ遣レ告、又上卿可レ告之由、(兼光卿領狀、)同仰レ之、及二深更一兼光卿告云、承二少納言參入之由一、參二結政一了云々、入レ夜能保卿示送云、賴朝卿申遣云、去九月三日誅二泰衡一了云々、天下之慶也、

十一日、(丁酉)[天]晴、此日、前上西門院被レ奏二遺令一、遂レ期之條、先例邂逅、(六條院、高松院之外、無レ例、)吉事神事之間、於レ事(行)無二便宜一、然而依二殊院宣一、强被レ行二此儀一、上卿實宗卿、依二辨官不參一、上卿直仰レ史、可レ作二親經奉[行]之官符一云々、沙汰之趣見二昨日記一、光綱來云、內覽如何、仰二不レ可レ然之由一、又云、去夜辨遂以不レ參云々、此事

驚奇不レ少、被レ召二役夫工上卿辨等一、而以二他上卿少納言等一、請二印造官使官符一、行事辨不レ參之條、未曾有事也、上卿不レ參用レ假之條ハ常事也、奉行辨不參希代之事歟、定經不レ足二器量一之人歟、其性不レ及レ父、其言學レ父、人以不レ爲レ可、

十二日、戊戌（天）晴、此日爲レ修二造此亭一、渡二九條亭一、依レ爲二戊日一、先於二普成佛院樓門邊一、聞二報鐘一之後向二九條一、今日皆問大納言參内、歸來云、於レ今ハ無爲、御樂被レ止、只每（日）兩三度、奉レ伺レ之云々、右少辨宗隆參上、每事不レ足レ言、如レ例兩少辨、雖レ可レ貴二重代一、非二職事辨官之器量一、可レ悲々々、入レ夜能保卿示送云、主上御湯殿之剋、信康士（醫博）若聊可レ有二抽賞一哉、然者可二相存一歟（無イ）云々、返事云、（兩行奉レ造）如レ此事可レ依二御有樣一也、先日有二御惱一、典藥頭賴基參二御療治一、即時御平愈、然而無二殊事一、今又同前歟、賴基道之長者也、若無二殊之差別一者、玄蕃之沙汰、可レ有二猶豫一歟、但又被レ尋二女房等一、今度御事、若自二以前一ハ、事々しき樣あらは、及二勅祿一もや、何事（之）有哉、（別二勅祿一ハ非（給二）御衣、只自二納殿邊一定絹大褂等之類、給之例也、又只能保私致二沙汰一可レ宜歟、此由仰示遣（者）也、）且ハ可レ被二相計一也者、此日遣二宗賴朝臣季長朝臣等於二飛香舍一、御裝束之間事、令レ加二撿知一、

十三日、己亥（天）晴、入レ夜時々雨、白地向レ堂、此夜召二慶忠一、（常世能賴）令レ候二夜居一、甚優美、報鐘以前歸了、彼堂爲二自領宅一、不レ宿二本所一者、自領又一夜付レ忌、仍北方犯土不レ可レ叶之故、雖二一夜一不レ可レ宿レ堂也、

今日、藏人左京權大夫光綱來申云、御方違行幸、十七日之由、有二其沙汰一、而相二當御物忌一、仍可二延引一歟、十六七日、八九日、四ヶ日御物忌也、仍廿日可レ有二行幸一之處、復日也、御惱之後可レ有レ憚之由、陰陽師所レ申也、爲レ之如何、仰云、廿三日可レ宜歟、復日之條、若有二如レ此之例一哉、然者何事（之）有哉、可二尋問一歟、又云、遺令以後政始十七日也、而辨官皆辭退云々、可レ責二定經一之由仰レ之、

十四日、庚子自二今日一、僧正仰二寺僧勸慶一、於二春日御社一始二入內祈一、

十六日、壬寅今日法皇自二天王寺一還御、便御二覧通親卿久我亭一、有二種々進物等一、人以不レ爲レ可、可二彈指一可二彈指一、今夜御宿、明日可レ還二御六條殿一云々、

十七日、癸卯此夜有二御方違行幸一、（白川押小路殿）今明共御物忌也、然而爲二大內修造一、依レ可レ被レ恐、被二催推一之處、無

レ吝遐吉慶云々、仍所レ被二遂行一也、余依二所労一不二参
入一、今日午刻、法皇御入洛、宗頼朝臣来、申下條々事上、
〔経二院奏一事等也〕、
十八日、甲辰、頭中将成経、為二御使一来、頼朝賞之間事也、
申二子細一了、入レ夜又来、先可レ被レ問云々、可レ仰二師
卿一之由、召仰了、不レ被レ問二人々一云々、定長卿来、依
レ招也、條々事令二院奏一了、
此夜定二春日行幸雑事一、長房執筆、衣冠帯劔、余冠直衣、以二
寛治定文一為二例文一、
十九日、乙巳、雨下、此日、春日行幸御祈奉幣也、廿一社、上卿
大納言兼房〔卿〕、辨親雅、先勘二行幸日時一、余居所遼
遠、仍内覧可レ用二如在之礼一之由仰了、自二昨日一神斎
如レ例、召二宗隆并陰陽師等一、内々令レ勘二御元服次第日
次等一了、
〔棟範申二造内裏之間事一〕
廿日、丙午、陰晴不レ定、能保卿示送云、奥州事併召取了、
不レ漏二一人一云々、送二注文一紙一、實天〔之〕令レ然也、
非二言語之所一レ及、
廿一日、丁未、此夜、實遍律師参二夜居一、定長為二院御使一
来、示二奥州之間事一、又二宮御元服之間事同示レ之、

廿二日、戊申、宗頼朝臣来申二條々事一、二宮御元服事、今年
不レ可レ有云々、
廿三日、己酉、此日為二故内府一奉レ書二供‐養一日経一、余已
下男女陪仕、并両法印、大納言女房等皆書レ之、先有二
懺法一、申刻供養、以二仏厳房一為二導師一、聊依レ有二夢告一、
破レ石所レ書也、
廿六日、壬子、雨下、二宮元服、并両宮及女宮親王宣旨之
間事、宗頼朝臣来伝二院宣一、御元服十二月九日、支干
叶二白川院一、可レ被レ行歟云々、先日、今年不レ可レ被レ行
之由有レ仰、如何々々、
廿七日、癸丑、雨下、自二今日一公家御精進、被レ忌二僧尼服
者一、但魚味不レ憚レ之、春日社之習也、今日依二日次不一
レ宜、明日可レ御二覧御馬一云々、
廿八日、甲寅、此日、行幸行事上卿兼房卿参レ陣、行二召仰
事一、并〔奏〕二宣命草一、内覧事兼觸示云、内覧之後待二歸
来一者、今日下二向南都一不レ可レ叶、仍給二内記一、即欲二下
向一如何、余許レ之、此夜可レ有二神宝御覧一、而猶有二不具
事一、仍不レ能二御覧一、只有二御馬御覧一云々、入レ夜参内、
大納言相伴、依二明暁行幸一也、先参レ院、依レ召参二御
前一、歎刻預二勅語一、及二亥刻一参内也、

今日、自院給御牛御馬等、御馬爲余車後相具也、但不相具御厩舍人、御牛將向南都了云々、是共所借預也、京出牛先日下給、是永下給也、

今日、余及大納言方、當色給之了、家實來申御後殿上人散狀、三人領狀云々、

廿九日、乙卯(天)晴、此日、當今初度春日行幸也、依天（永島羽院初度）例所被行也、未明着束帶參御所、（先小浴、依被又有身堅事、解除之條、雖不可必然、明日可被物忌、依有其恐、今晩付禰物(於)社司、仍所解除也、）于時御渇殿了、御膳之間也、次召經家卿、令奉仕御總角、（無付袋、依御髮漸長也、）御裝束等、（黃櫨御袍、如例、）卽有神寶御覽事、（着御直衣、可御覽也、然而已依臨其期、着御々裝束者也、）依略儀、金銀(御)幣、御鏡、御劍許、所御覽也、出御以前豫取置、是皆忩事之故也、宗賴朝臣參上覽之、次五位殿上人撤神寶、次入御、先是內大臣右大將、已下、公卿五六人、近將少々參入、又以家實欲仰留守事之間、遮以仰下之由、家實所申也、猶以上卿可下知歟、（上卿帥中納言、經房卿、辨左少辨定經也、）法皇渡御々棧敷之後、主上出御、（余相扶候御裾、藏人頭宗賴候余裾、內侍候前後如常、于時辰刻許歟、）於御帳西間御反閇如例、（陰陽權助季(業イ)弘朝臣候之、給祿如常、）次主上立御御帳前、次右將渡左、此間東豎不候、仍尋召之處、今朝早參、暫逐電了云々、（以遂不參、於路頭參會云々、）次公卿列立、（右大臣參會、兩大將立南階東西如例、）次寄御輿、（無闌司給奏等、神社行幸例也、御輿鳳輦也、永祚用葱花、神事(之)時如此、而寬仁鳳輦也、小記雖之、然而其後代々依寬仁例用鳳輦、以之爲春日行幸之輿耳、）新宰相中將公時、安置御宮、主上乘御、余奉扶持、次公時入御劍閉蘂戶退下、卽持出御輿、余着沓立對南階邊、御輿出御自東陣、（經二條東洞院、三條大宮、七條朱雀等御也、）余於二條町乘車、候後陣外、

余供奉儀

先居飼四人、二行、給當色、居飼（前右前駈笠持、）

次移馬舍人四人、二行、給當色、二藍上下、淺紫（冬衣、依新制狩襖付布裏、）

次前駈廿人、四位二人、五位十六人、六位二人、二行、（前駈皆不指泥障、行幸之例也、）

次上﨟隨身四人、給染分狩袴、不給他物、狩胡簶加修理、（左番長秦武正服、仍召假番長中臣武恒、）

次余車、（檳榔毛、車副六人、着冠褐等、其色目如例、）

次馬一疋、（申院御馬、鹿毛、置移鞍、青色薄物透鞍有緒、蘇芳淺(○南按蔽歟)手綱、付別差繩、舍人居飼引之、舍人布衣也、赤色上下、濃欸冬衣、馬不結唐尾、如例、但猶不指泥障也、）

次下﨟隨身六人、

次雜色廿人、（雖長上、括着藁沓、行幸之例也、）

赤衣仕丁持雨皮張筵如例、

御路、經二三條東洞院三條大宮、七條朱雀造路鳥羽等一
也、
於二院御棧敷一三條北、室町西（也）、東邊五六段程ニ、前駈等下レ馬、余
欲二昇放一之間、以二御隨身敦助一、早可レ過之由頻有レ仰、
仍前駈等更騎レ馬、渡二御棧敷前一、于レ時午正、於二路頭一經二二時一、是衛府等數人、供奉之
間、無二指〔事〕一扣レ〔輿〕、不レ進二前途一之所レ致也、太奇恠、々々、申終、御二美津頓宮一、暫外未
レ及二二三段一、下レ車入二東幔門一、幷部屋東面、參二御前一、
先レ是下御了、即供二晩御膳一、左衛門督通親候二陪膳一、又供二御破子一、女
房中納言典侍、卿殿參二頓宮一、部屋東北角二ヶ間、立二
廻屛風一、爲二余休所一、五位藏人家實來觸、仍余伴二大
納言一臨二其所一、索備レ饌、折敷高坏六本、五位藏人光綱陪膳、
勸二酒盞一之後、不二下着一起了、大納言不レ着レ膳如何、行
事之失歟、先例可レ然之人同着者也、即寄二御輿一、公卿
只二人、通親、此大納言許也、列立、近衛次將僅兩三人
也、家經取二御劔一安二輦中一、頓宮、內侍不參例也、即乘御、余乘レ車
候二御輿後一、後陣不レ見、經二他道一歟、先例於二洛外一者、近ク供奉也、〔大納言暫騎馬供奉、而乘替馬痛レ足、密々余同車也、〕
於二母祖杜一有二馱餉事一、余下レ自レ車參會、頭中將勸二陪
膳一、然而不二御覽入一、即撤レ之、余又乘レ車供奉如レ元、大
納言暫騎馬供奉、而乘替馬痛レ足、仍密々與レ余同車

也、亥終着二御社頭一、於二法花寺鳥居邊一、大納言更騎レ馬
供奉、他卿一人不レ候、不可說々々々事歟、於二一鳥
居下一、下レ車入レ自二西門一也、南方經二公卿列後一、家禮之〔入〕人々居、
レ自二着到殿西面一、參二御左右一、即仰二行事辨一、昇二立神寶
於東庭一、宮二着到殿南庭一先敷レ筵、其上昇二立神寶辛櫃一、頭向二艮方一、如レ形供二御湯漬一、女房陪膳
〔也〕、即供二御手本一、同前、此間、上卿付二頭中將一、奏二宣
命淸書一、付二內侍一、內侍即返給、仍余召取見レ之返給、次主上着二御〔々〕拜座一、着到殿艮
角間、艮面供レ之、小筵上敷二牛帖一枚一也、次召二御笏一、宗賴朝臣持參也、次供二御贖物一、陪膳宗賴
朝臣、五位藏人家實被レ供レ之、次宮主獻二御麻一、宗賴取レ之持參、一撫了返
給、宮主取レ之着レ座、神寶與二着到殿一之間、敷二宮主座一、宮主比レ使、南頰西寄也、次上卿
經二前庭一着レ座、次撤二御贖物一、次舞人三人引二立御馬一、
遷參之間、數度舞レ之、引入自二東幔門一、北上東面引二立之一、（頭向レ艮也、）次御禊了、宮主退出、次
引二出御馬一了、次使取二御幣一立、次主上御拜、兩段再拜、訖
余咳レ聲使二置レ幣復〔座〕一、次別當隆房卿取二插頭花一入
レ自二東幔門一指二使冠一退下、次使直出二東幔門一參二社
頭一、次撤二神寶一、此間余示二宗賴一、欲レ仰二社司賞一之間、
奉行家實先以仰了云々、次〔撤二神寶一、此間〕主上、起二
御拜座一、御二平敷御座一、次供二御膳一、次余退出、自二北鳥
居一、宮二着到殿乾角一也、向二休幕一、昇二南階一入二簾中一、以二黑木一造レ之、東西妻立レ之、五

同西面屋也、西有殿上人座、屋同東西妻也、件屋南立廊一宇、三間許歟、件廊南妻有昇階、暫休息之間、丑
刻許家實來云、御願平安遂了之由、上卿所申也云々、
先是余付寢也、
今日着染下重人々、
三位中將忠經、少將家經、公繼、五位藏人家實、
今日內大臣、至于頓宮供奉、其後乘車前陣云々、右
大臣自宇治參向、近衞次將多以用宇治路、又大理
同用宇治路、太以不當事等也、
卅日、(丙辰)〔天〕晴、此日還幸也、未明着束帶相待、人々
來臨、辰人々漸來集、皆用西廊階、而通親卿一人、昇
自南階云々、奇恠々々、內大臣右大將、來臨、直着
公卿座、奥座西也、公卿同着座、余此間開南庇東障子四枚、
出自件間、如本引塞障子、着橫座、右府可來云
云、仍暫相待之、不始事、即右大臣來、昇自南階
着端西座、次一獻、左中辨親雅朝臣持來盃、殿上人也、四位
宰相三人可入、而二人參入、人不足、仍用殿上人、是又例也、諸大夫取瓶、余取盃擬右
大臣、親雅(經イ)取擬酌、右府同取、內府不取〔也、〕殿上人座擬酌同諸大夫取之、次童舞、先萬
歲樂六人、次賀殿六人、皆右舞裝束、舞之例也、兩舞共武親取大柏子進候、毎舞
說、諸大夫給祿、疋絹樹絹也、近代凡絹不見、先例如此、此間居汁、余陪
膳親雅朝臣、右大臣陪膳伊豫守季長朝臣、內大臣陪膳
前攝津守以政朝臣、大納言以下汁兼居之、依恐事
也、次右大辨定長申上、余以下々着、次二獻、親雅持參盃、如始、
余讓右大臣、々々々辭之、再三雖讓之、遂以不
取、仍余又取之、擬右大臣、々々々讓內大臣、內大
臣又辭之、遂擬右大臣了、〔流〕巡如恒、次召親
雅朝臣、仰下寺司可召着之由上、其間、別當權別當此方、親雅退歸
出殿上人座上、北布障子了、件障子爲役送路也、即山階寺別
當法印覺憲、權別當法印範玄等、出自件布障子、經
南簀子着庇座、法眼自平證裝也、從僧居草座三衣筥如〔例〕、次依余氣色、頭
中將成經朝臣、以中將召之也、來余座前、余仰寺司賞事、成
經直欲赴別當座、余咳留、仍右大臣座頭仰之退下、
猶不覺悟歟、具不仰之、先召別當法印覺憲、進座後上方、大臣
仰云、任申請、以業修大法師、叙法眼者、覺憲復
座、次召範玄、仰之儀同前、但以信宗律師補權
少僧都云々、次給寺司祿、右少將成家朝臣取別當
祿、少將家經朝臣取權別當祿、各綾掛也、〔依非僧
正也、〕或法印之時給織物、此事不可然、仍所賜
綾也、是例也、〔文多存也、〕右大臣召右大辨定長

卿仰之、余此時委示右大臣也、定長經庇參上、候大臣巽方、承仰復座、抑乍置爲氏院別當之中辨、强被仰公卿大辨、定有由緒歟、雖公卿大辨、爲辨別當之時、仰之例也、乍置辨別當召公卿例、尤可尋知也、三綱憲成敍法橋事、不仰別當、只仰辨官也、此間舞曲了、更發樂打餺飩、打了給餺飩、〔女〕祿諸大夫役之、次供餺飩、樂人已下就南階供之、諸大夫傳取供之、余已下手長如初、人別二前、餺飩一前汁一前也、殿上人座、次五位役也、〔其實略而不居之、〕居了申上、余已下々箸、取所立飯之箸、立餺飩更食之、以件箸、如本立飯、定能卿如此、他人不立飯、立餺飩也、次引出物馬、自東方引出之、兩府各一疋、隨身等引之、右大臣黑糟毛、右府忠生武、右番長淸景引之、一廻之後、前駈受取之、内大臣連天蘆毛、右府生下毛野恒元等引之、一廻之後、其息家經受取之、次余以下拔箸自下臈起座、大納言已下、降自南廊、列立前庭、北上東面、兩府降自南階、加列上、次余起座、降自南階東邊、刑部卿宗雅朝臣獻沓、對右府相揖東行、〔家眼人居、大納言同之〕經鳥居參御在所、入簾中、右大臣已下次第經同路、着公卿座、大納言未着陣、即參御所、次余召家實令敷筵道、餺飩女可參着之由仰之、家實云、早參入申云々、此事不當、余參〔上〕之後、尤可參也、但於今者何爲、仍召宗賴、仰可召諸卿之由、先是敷座、當西第二間、南北行敷之也、次右大臣已下着座、大納言於幔門邊立加之、次陪從可進立、大鼓邊發物音、而一切不見、仍以成經朝臣仰片舞幷所作人々、成經仰右大臣、々々傳仰人々、各起座出幔門、祖裼參上、先陪從等進立、定能卿取拍子、其後進出也、舞了歸入了、先是給餺飩女祿了云々、近衞官人給之、自御所不見也、右大臣付宗賴奏之、自公卿起座、於幔門先奏見參、付内侍、余見了返給、次給公卿祿、殿上四位已下取之、先是成經取余祿進來、示可持返之由、仍持返給余隨身、次公卿肩祿列立、兩大將不持祿也、次寄御輿、公時役劒璽、乘御、此時可發警蹕、其音不聞、如何、余於鳥居外乘車、供奉如昨、于時未一點也、〔於毋屈杜〕駄餉如昨、申刻着御頓宮、供御膳如昨、陪膳通親卿也、卽還御、余依所勞、自路直向九條亭、今夜依御方違、還御押小路殿、明曉可還幸閑院也、

立片舞人、

大納言、兼房、良經、

中納言、通親、

參議、　通資、能保、

散三位、忠經、

拍子、　定能卿、

笛、　公時、

大納言、今日着二染下重一、（カエデ モミヂ）

〔賞、見レ喝、〕

十一月

〔一日、丁巳（〇南渓云、（）内元無、今私加之、以下同）被レ行二春日行幸賞一〕

三日、己未、此日有二入内豫議一、及レ晩兼光卿參入、先以二宗頼朝臣一、仰下女御名字可二擇申一之由上、相次余出二上達部座一、大納言同レ之、次召二宗頼朝臣一、内々問二日次等一、次在宣注二折紙一申レ之、（件注文在レ別、）此間、大納言幷兼光等、議二屛風詩題之間事一、以二宗頼朝臣一、明年正月十一日、可レ有二入内一之由奏レ内、依二永久例一也、又諸國所課、今日先美作國催レ祿、（遣二宗頼御教書一也、）其後兼光退下、今日自二九條一參内、其後歸宅、女房自二九條一、直歸二大炊亭一、有二前駈五六人一、（地下君達諸大夫等、布衣也、）

九日、乙丑、官奏、（不レ堪荒奏也、棟範候レ之、失禮不レ可二敢云一、）

又定二五節臨時祭等事一、宗頼書二定文一、

十三日、己巳、京官除目也、執筆右大辨定長如レ例、昨日光綱向二左大臣亭一召仰云々、今日、上首忠親卿、子刻事始、寅始事了、太以爲二早速一、今夜余在二廬中一、

十四日、庚午、定長卿來、申二請大間一、密々給也、余謁レ之、

〔十五日、辛未、入内定、在二別記一、下名也、〕

此日吉田社有二遷宮事一、

〔文治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辛未、〔天〕晴、終日風烈、此日、女子叙二三位一、又定二入内雜事一、早旦姫君、參二詣大原野社一、爲レ祈二入内事一也、密々事也、余網代車、（牛童遣レ之、）車後出衣、（白色、不レ着二打衣一、表着只裳唐衣許也、）前駈八人、（君達四人、諸大夫四人、此中殿上人二人相交、各着二布衣一、）右府生下野忠武、在二車後一、（赤色上下欵冬衣、）前宮内卿季經卿布衣、乘レ車扈從、侍三人在二其後一、（洛中如レ此、於二城外一者、御車近候、依二密儀一也、）赤衣仕丁持二御幣一前行、先欲レ出之時修レ祓、（陰陽師主税頭賀茂在宣朝臣、前駈對馬守親光取レ幣立、依二藤氏一也、）其後寄二御車一、（季經卿立二屛風等一、）日出之程出レ京、申刻歸宅、路之間無二殊事一、桂河頗雖二水出一、不レ及レ妨レ渡云々、社司賜レ褂、（大褂也、）酉刻許、公卿等來集、藤中納言兼光卿、持二參名字勘文一、付二宗頼朝臣一進入、書二檀紙一枚一、（無二裏紙一、有二懸紙一、）載二五ヶ字一、（典子、立子、任子、位子、諦子等也、）載二本文〔等〕一、（或給レ叙、細地平緒、同レ字勘文、幷陽明門院、萬壽四年、入二太子宮一之定文等上、是今日所レ〔用〕例文也、延久、永久、以レ之爲二例文一、）卽余着二束帶一、出二寢殿一、（出レ自二座敷障子一也、先於二上達部座東二間一、謁二右大辨定長一、今夜下名任人事、）

（以件人、自院依被仰下也、忠等任中將云々、申拜中之由了、）召宗頼朝臣、仰入内日時可勘申之由、此間有名字許定、（以勘文給大納言良經卿、當座上首也、人々次第見下之、依房卿追加座、更取上見之、）一同申可被用任字之由、（右大辨定長發語、此中定能、經房等、加申位字又立之由、雅長加申立字、）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之文、（毛詩文也、）可謂殊勝云々、兼日示合左大臣、（以甲斐守長祐、爲使、）及大外記師尚等、〔各〕稱此字珍重無異議之由、（師尚今朝進勘文、）群議一決了、仍召頭中將成經朝臣、（爲仰此事、候所召也、）仰女子名字、任字、以人不傳、眼前所仰也、即參入了、其後頃之、宗頼朝臣指日時文〔杖〕持來、（於陣子上田戸下、先跪候氣色、隨目進來如常也、）覽之、余取之披見了置前、（入内并遣帳〔歟〕、日時等也、登龍一禮紙、）硯箱紙等可持參之由、宗頼持空杖退下、即敷圓座、擧燈、（切燈臺有打數、抑藏人頭其寄尤重、仍所賜圓座也、已上役、諸大夫勤之如常、）次宗頼朝臣持笏參上着座、次諸大夫持參硯、（加置禮紙、件硯瓦也、居折敷、如例、）置宗頼前、（常例自持參硯也、而依爲藏人頭、爲異他使、人置之、非參議大辨、又可用之歟、）宗頼卷返籤紙候氣色、余目之、宗頼磨墨染筆、余取出例文讀之、（定入内雜事、宗頼書之、又一御裝束、宗頼書之、此後撤以所賜之注文書之、）宗頼書訖、撤硯等盛折敷、（返裏盛之、）持來、余引寄之、乍折敷留置、（宗頼退降、）先披見定文、（頗有相違事等、然而不置之、）如本卷之、披日時禮紙卷加之、與兼房卿、次第見下、如本卷之取上、今度、只自端座取上也、余取之、以入内日時定文等、卷加一禮紙、置折紙指出之、（此次、仰季長朝臣可召之由、）〔宗頼參上〕取之、加盛硯等、指笏取之退下、（頭宗頼問余云、退下之時、硯可留座歟、將又〔如何〕、余云、自可持退也、除目執筆、雖不取置文、退下之時、取大間筥退起、足准據者歟、宗頼諾、）次御帳行事家司季長朝臣參上、余給造帷之日時、仰可始之由、季長取之退下、於中門南廊始之、次諸大夫、撤圓座切燈臺等、此間人々退出、良經、定能、雅長、兼忠等卿留候、次宗頼朝臣來云、勅使成經朝臣參上者、仰可令敷座之由、即諸大夫等、垂公卿座簾、撤其中掌燈、廣庇西第一間西邊敷菅圓座、（原圓座也、）爲余座、同第二間東邊敷高麗疊一枚、其上加東京錦茵、爲勅使座、兩座中間、副北柱擧燭、次余出自西一間簾着圓座、（東面、）次以宗頼朝臣召勅使、（北詞、勅使此方、）次勅使藏人頭左近衛中將成經朝臣入自東寄戸、經中門廊西緣、來着勅使座、（先可居板敷歟、而直居疊也、）可仰叙位之由、而不仰之、即左衛門督定能卿、（權中納言也、）取祿女裝束、（蘇芳織物唐衣、白腰裳、濃袴等也、）經透渡殿、經殿東殿簀〔子〕等、來授余、々作居指笏取祿、更起跪勅使座下授之、勅使取之

退下、余隠臨中、爲不受拜也、勅使降中門内方、出砌外再拜退出、次諸大夫等、如元擧燭、卷簾撤座、次召宗頼朝臣、仰三位方家司職事等、宗頼退下、書仰書下之云々、此間公卿等歸着、次家司職事列中門内、（立内方、先例可尋也、）家司職事、任位交立、次家司右衛門權佐長房、申事由再拜（先申三位御方、次余、次北政所、毎度再拜也、）退出、次余欲出行之處、家實爲院御使來、下名任人事也、謁之、承仰之後參内、先公卿列立中門外、次余降自中門南方、（忠季朝臣持來沓、）於門外（對上首定能卿小揖、定能已下三人居地、大納言進中門邊也、）乘車參内、入自左衛門陣、進射場殿北面立、付頭中將盛經（成イ）朝臣奏事由、拜舞、昇自小板敷、參御前、即退出、公卿等自是留了、但定能、雅長等卿猶相伴、余參院（六條殿、）以定能卿入見參、御念誦之間云々、即退出、長保元年、上東門院、叙給三位之日、御堂參内拜賀、退出之次參東三條院給、今追彼例也、

家司、

伊豫守季長朝臣、　左中辨親雅朝臣、
右中辨親經朝臣、　左衛門權佐長房、
甲斐守長兼、　散位國行、

職事、

右馬權頭兼親、　宮内少輔盛經、
散位仲資、
刑部權大輔宣房、

下家司、

知家事右衛門忠安陪親頼、
案主、（左衛門府生盛安、官史生久經、）

進物所預、

散位紀宗季、（民部大夫也、）

出納三人、

今日參入公卿、

大納言、兼房（卿）、忠親（卿）、良經（卿）、
中納言、定能（卿）、經茂（卿）、隆房（卿）、兼光（卿）、
參議、雅長（卿）、兼忠（卿）、定長（卿）、

大原野請前駈、

左兵衛權佐行輔、中務大輔忠行、（已上殿上人、）
皇太后宮亮有經、散位保季、（已上、地下君達、）
右馬權頭兼親、散位國行、
散位仲資、對馬守親光、（已上諸人五位、）

御共、
前宮内卿季經卿、
隨身、
左府生忠武、
侍、
右衛門尉平貞時、
左兵衛尉豐原康遠、
右兵衛尉藤泰基、
御裝束儀、
上達部座、不立屛風、不敷莚、〔二行敷之〕高麗疊、（余座無對座、）座上下舉燭、
寢殿出几帳、不出女房袖、
艮角卯酉廊敷紫端疊六枚、爲家司職事座、不引幔於所々也、
今日奉行、
家司宗頼朝臣、職事長俊、
御出奉行家司職事、
兼親、仲貞、
御物詣行事家司職事、
國行、親光、

十六日、壬申、此日、吉田祭也、神馬十列如例、
〔十七日〕、
十八日、甲戌、今夜有御方違行幸、余依病不參、大納言參入云々、
十九日、〔乙亥〕此日被下親王宣旨、高倉院若宮二人、（二宮守貞、三宮惟明、）已上光範撰之、頗有難云々、上卿右大將實房卿、有親族拜〔也〕云々、余依疾不參也、召定經仰役夫工之間事、每事不足言々々々、
廿日、丙子、〔天〕晴、此日、大原野祭也、余立神馬十列如例、陪膳以政朝臣、乘尻之人、忽違亂之間及晚、仍先女房幣立之、於南庭修祓如例、（以政勤陪膳也、）
廿一日、丁丑、此夜五節參入也、公卿、（大納言忠良、被免參入御覽、〔並雖非忠同前、〕）受領、（長門紀伊）（御覽、參入、）余依風病更發、俄不參內、
廿二日、戊寅、殿上淵醉入夜云々、
廿三日、己卯、〔天〕晴、相扶所勞參內、（今年不出衣、又着綾浅貫指貫、）大納言相具、（出浮文織物紅梅衣、浮文薄色指貫、）忠季朝臣、能季、定家、等扈從、
酉刻、殿上淵醉始、日沒之後廻五節所、秉燭之後、童女參上、（長門所也、御座間左右柱下逼長押敷疊、又前庭、主殿官人立明、）童下仕參入之後、

欲レ置レ扇、而壺女等一切不二承引一、（前右衛門佐隆雅付レ之、雖レ欲レ奪レ扇猶不レ置レ之、來人解レ頭、）遂不レ置レ扇、依レ經二數刻一令二退下一了、（大輪二廻如レ恒、壺女頗右二膝立之氣一、是欲レ令レ置レ扇之故歟、切腹事也、）聽レ召二公卿良經、通親、忠經等卿一也、今日余不レ出二殿上一、直候二簾中一也、頭中將成經申云、新嘗祭、上卿宰相共以闕如云々、各仰二可レ催之由一了、余退出之後、子刻來示二猶闕如之由一、仍侍男一人令レ騎二御厩馬一、馳遣二兼忠卿許一申二可レ參之由一、是雖レ不レ可レ然、爲レ不レ闕二公事一也、後聞兼光卿、又參入云云、

廿四日、（庚辰）〔晴〕、節會也、秉燭以前、着二束帶一先參院、謁二龍顏一、退出之間、定長卿傳二條々勅語一、關東返上國國事也、余申二所存一了、雖レ有レ恐偏存二〔恐〕忠一故也、定長有二服膺之氣色一、卽以參內、節會如レ例、內辨實宗卿、初度事無二殊失一歟、良經卿依レ不レ着レ陣、不レ着二外辨一、自二中門邊一加立云々、外辨上首左衛門督定能卿、奏二外任奏一之次、申二大歌別當代官事一、以二當座下﨟一（親宗卿）、可レ仰之由仰レ之、內辨大歌別當也、先例無二相兼事一、仍用二代官一也、其後出御、供二白黑酒一、未レ供二〔一〕獻一之前入御、（內侍不レ取二御劒一之間、公卿不レ可レ居、〔而〕良經、定能、定長等之外、內辨已下皆居、失）也、今日、陪膳采女未練之間、御膳進亂、又五位職事家實、委不二沙汰一歟、入御之後卽退出、

廿五日、（辛巳）入レ夜定長卿來仰、昨日奏聞子細、所レ申可レ然、披二腹心一不レ漏二纖芥一、御本〔意〕已足、任二計奏旨一、早可二仰遣一云々、此次談二世上事等一、數刻之後退歸了、

〔今日法性寺座主被レ來、〕

廿六日、（壬午）晴、此日發二遣三社奉幣一、是入內祈也、大治之外無二（例イ）此例一、大治雖レ非二最吉一、尊二崇神明一之道、不レ可レ問二例之吉凶一、況先公之行跡哉、又殊有二所存一所二發遣一也、早旦、親經朝臣進二告文草一、余入二一句一、（載二長保例一之由也、）仰二民部大夫貞親（下﨟家司）一、令二淸書一、依二遲筆一忽不レ可二書出一、仍仰二越中權守有雅一、相共令レ書レ之、辰刻小浴了、巳刻着二束帶一、先降二居庭中座一、陰陽師主税頭賀茂在宣朝臣着座、左中辨親雅朝臣陪膳、供二御贖物一、行事職事前上野守賴高役二送之一、三社使取二幣帛一列立、（春日、式部少（大イ）輔藤原範光、（殿上人）大原野、甲斐守同長兼、吉田、刑部權大輔同宣房等也、已上皆氏家司也、春日幣、頗進レ南立二中央一、大原野、頗退立二西方一、頗向二社方一、吉田同頗退（與二大原野使一同程立也、）立レ東、同向二其社方一、此立様余今案也、）在宣讀二中臣祓一了、陪膳取二大麻一持來、予乍レ持レ笏一吻一撫了、便撒二贖物一、（陰陽師退下、）次範光持二來春日幣一、（依レ同也、）余插レ笏

取レ幣、向レ南兩段再拜此同、範光退居ニ西方一、兩社猶立レ幣〔立〕、了、召ニ範光一返給之次、自ニ懷中一取ニ出告文一給レ之、仰云、殊可レ返ニ長保例一之由、殊可ニ祈申一、不レ拔レ笏仍也、範光退下、次目ニ長兼一、々々持ニ來幣一、余取レ之、更無ニ指之儀一、向ニ坤方一社方也、兩段再拜了、返ニ給幣一之次、給ニ告文一仰詞同前、次召ニ吉田幣一、兩段再拜了、返給之次、給ニ告文一仰詞等皆同レ前、三人退下、出レ門了之後余歸廾、今日奉幣之間、信心發起、爲レ悅々々、今日、陪膳等皆悉用ニ藤氏一、依レ有ニ所存一也、申刻、下方有ニ燒亡一、依ニ風惡一馳參ニ內裏一、風忽直不レ及ニ其恐一、隨又無レ程滅了、檢非違使參入、於ニ殿上口一、奏ニ燒亡之由一、藏人有雅奏レ之、不レ知ニ故實一歟、日沒後余退出、入レ夜檢非違使等來申ニ燒亡之由一、職事信光、着ニ衣冠一傳申也、此夜、光長卿室初參ニ姬御前御方一、其弟同レ之、忠季朝臣、光長卿、行輔等參會、長房、宣房、連レ車、又有ニ出車一兩一云々、

此夜、中將公繼爲ニ拜賀一來、召ニ簾前一謁レ之、公卿座所(前イ)廣庇也、

廿七日、癸未晴、此日、一二三宮侍始云々、於ニ法皇宮一有ニ此事一、余不參、兼無ニ告示人一之上、又可レ無ニ參入之要一之故也、此夜有ニ官奏一、不堪和奏也、左大臣依ニ所勞一、右大臣參入、親宗、經ニ大辨一納言、定長、左(右イ)大辨等候レ之、棟範侍始事了參入之間、及ニ子刻一事始、余亥刻參ニ內裏一、其後數刻待レ之、先有ニ施米定一、候ニ御所一之間覽レ之、其後又付ニ內侍一奏聞云々、次余向ニ直廬一、職事兼資爲ニ御裝束奉行一、如ニ先々一無ニ殊事一、奏者辨來之後、余出ニ居上達部座一、不レ立ニ屛風一、例也、余着ニ布袴一如レ例、藏人左京權大夫光綱爲ニ奏申一、家司棟範官奏之儀如ニ先度一、今度欲ニ退下一之時揖、是知ニ先度失錯一歟、次余歸入、改ニ着直衣一退出了、今朝、立ニ日吉社神馬十列一、陪膳以政朝臣、陰陽師晴光、行事仲盛、

廿八日、甲申(天)晴、此日、入內祈、立ニ三ケ所使一、此事雖レ無ニ先規一、殊有ニ所思一所ニ告申一也、就レ中於ニ木幡一者、雖ニ他事先規已希一、思ニ先年夢告一所ニ祈申一也、辰刻、光重朝臣參入、他使遲參、依ニ多武峯路遠一、且發遣也、其儀先前庭敷ニ御拜座一、如ニ奉幣時一、余着ニ束帶一、帶劍、依前之時、或脫不レ帶劍云々、此事已吉事也、且爲レ遂ニ彼儀一又憚ニ事理一、參ニ(神)社寶前一之時、雖レ解レ劍、於レ家奉幣之時帶レ之、以レ之思レ之不レ可レ撤歟、仍帶レ劍也、懷ニ告文一降ニ拜座一、先披ニ告文一讀レ之、此條又爲レ致ニ誠信一也、今案也、其後副レ笏兩段再拜了、召ニ光重一給ニ告文一、仰下願可ニ祈申一之由上、光重退出之後、余歸昇、巳刻爲季參入、更下レ堂拜了、召レ使給ニ告文一、其後木幡使猶以遲參、仍又歸昇、午刻長房參入、拜了給ニ告文一又同前、一字落了、若座見ニ者

（之、仍仰長房、於閑所令入北字也、）須同時參入賜之也、然而路遠日短、待遲參之人者、難遂〔遠〕所之前途、仍且給之也、多武峯氏之始祖也、萬事可祈之、淡海公者、我氏王胤出來給始也、其後繼踵不絶、御堂者、累祖之中爲帝外祖之人雖多、繁華之榮、莫過彼公、宇治殿以後、絶而無此事、爲取其始終、尤可祈申此兩所歟、入内之本意、只在皇子降誕者歟、所恐只御社御寺之靈慮也、今日雖物忌、依爲重事不忌外人、此物忌强不重之故也、

廿九日、乙酉、〔天〕晴、賀茂臨時祭也、依物忌不參内、大納言參入、自内裏直可參法成寺之由仰了、使頭大藏卿宗頼朝臣、近代賢首不勤此役、而顯隆、顯頼、光頼皆爲頭勤之云々、仍宗頼所勤仕也、

十二月

一日、丙戌、〔天〕晴、早旦小浴修祓、（着衣冠、降前庭、）遙拜太神宮、依有所思云々、來月至于入内期、毎一日可奉拜也、如此臨時遙拜、無前後之齋云々、猶依不審、昨日召神祇大副兼貞問之、不可有之由所申也、陰陽師在宣朝臣、此日、有告御元服伊勢幣定、上卿右大臣、辨親雅朝臣、入夜爲内覽持來、戌刻、大納言着陣、左衛門督定能卿、右大辨定長朝臣扈從、前驅五位六人、殿上人、右中將忠季朝臣、〔獻〕沓、左少將定家等也、

亥刻、余着〔衣〕冠、（毛車、隨身褐冠如例、）參法成寺、昨日依物忌不參、今日且爲竪義聽聞所參入也、講師公胤僧都、問者朝座貞覺律師、夕座有辨已講、講演了、探題山階寺權別當法印範玄自南階參上着座、次問者五人（眞慶已講、聖弘、永尊、範信、圓弘、等得業也、）着座、（西上、）注記在其後座、次竪者東大寺、入自東庇南面戶參上、先於御前讀短冊、直着高座、次豫取件短冊、先覽探題之後、賦門者、次貞慶出門題、（內明、因明、各一帖也、）五重疑之、其上探題又難之、三重之後、（探題不引勢如恆、）判得略、（內明得、因明未判、）第二門論義之間、余依風氣退出了、今日、右京大夫季能卿一人參、依無上﨟、余須在休所也、然而爲聽聞竪義、始終在外座也、

此日以定長、自院被尋五節淵醉、幷昨日臨時祭入夜漏之條、是共宗頼懈怠也、可尋沙汰云々、申子細了、近代公卿陵夷、一切無御沙汰、宗頼被處罪之上、定長等讒口之間、有此沙汰歟、依人事巽、

實無術之世也、但宗頼遲參、又無所遁歟、天性頗緩怠之介〔然〕歟、今日定經來問姫宮〔名〕字、(洪範祺等字也、光範撰)之、可被問左大臣、兼光卿、師尚等之由申了、此次仰役夫工之間事、一切不致沙汰云々、勿論不定言事歟、此人爲體不能左右、父卿一切不知其子息、太不便云々、〔又光綱、家實等、申條々事、又親雅申條々事〕入內事用途不足、每事欲闕、今日忌他事了、

二日、(丁亥)〔天〕晴、依昨日院宣、召問宗頼朝臣、以家實奏院了、入夜棟範爲院御使來、右大臣辭大將之間事也、五位中將、頗爲難事之由、被仰下云云、就之右府申云、追儺敍四品、明春之除目、被任中將者、朝恩可足云々、此條重可計申之由、所被仰下也、此條尤可然、縱同時雖被行、還可表五位中將之爲規摸之由、何事之有哉、況今被申請之旨、可謂穩便、就中大將辭退之趣、已以懇切也云々、不可及異議之由申了、戌刻着束帶、相伴大納言參法成寺、每事如例、夕座散花之間、行道如常、雅長、經家、兼忠等卿所參也、事了歸家、

三日、(戊子)〔天〕晴、今日依伊勢幣前齋、不參御堂、於神今食齋者、依爲恒例事、雖不憚入寺、(有由緒事也、)至于臨時神事者、猶可憚之由、先々有其沙汰事也、今日未刻、着直衣、相伴大納言參大內、巡撿修造之體、關東所課國、其勤莫大、他國々大略如無其功、就中兩三ヶ國、一切不懸手、宰史(吏カ)之懈怠、責而有餘、先經化德門見南殿、其次見軒廊陣座等、次向淸涼殿、自其藤壺梅壺、北陣方等、大略見廻了、上卿兼光卿、辨棟範等參候、余前駈七八人、殿上人、忠季朝臣、宗雅朝臣、已下四五人、職事光綱、大夫史廣房等候、巡見了、暫經廻南殿邊、召棟範等仰次第事等、懈怠國々可召能雜掌、兼又別功國、(安藝、)陽明待賢門等、一切不致其沙汰、明後日己土用也、其以前犯土事、不及沙汰、土用以後、遷幸以前、又以不可叶、於今者、決定闕如了、儻以別使、(行事史歟、)可觸子細於實宗卿許之由仰了、(彼卿知行件國也、)又出雲國不進雜掌、可鈎遣之由例之、又紫宸殿南階、爲職沙汰、而於丹波國大布施杣、雖採置其材、莊々人夫稱深雪、無其勤之由、所訴申也、仍於今者、權門莊々、儻可遣官使之由仰之、末代事、王化輕自鴻毛、

公事偏如無實、無治術之世也、巡撿了參院、依召參御前、執申雜事等退出、

今日、自內裏退出之間、家實來仰昨日所奏聞之宗頼朝臣事、御返事誡將來、今度事不〔可〕及恐懼云々、

四日、己丑〔天〕晴、此日、御元服之由被告申伊勢幣也、上卿右大臣、申終、內記內覽宣命草、仰清書兌之由、依御物忌、主上於清涼殿有御拜云々、行事辨左中辨親雅朝臣也、余爲勞風病不參、宗頼朝臣申條々事、定經來云、姫宮御名、親字宜之由、左大臣、兼光卿、師尙等令申云々、申尤可然之由了、又申役夫工之間事、〔光綱、家實等、申條々事、又〕宗隆來、申御元服之間事、御遊召人、追可有沙汰之由、有院宣云々、又申云、管絃御物等、玄上、鈴鹿、共破損云云、又御笛箱、先年亂逆之後、紛失了云々、仰可奏事由旨了、座主全玄、申牛車宣旨云々、是年餘八旬、身爲法務大僧正御持僧、今度御元服御祈、御修法可勤仕之處、御加持之役不可叶、聴牛車欲參勤云々、所申有哀憐、今生餘執、只此一事許歟、仍被許容不可有巨難歟、凡於牛車者殊私之恩也、有其故有此恩、然而近代無指事被許之、近則公顯、雖無所望、依寂勝講證誠有此恩、於全玄者、已爲御加持僧、其勞尤可被優賞歟、仍勅許有何事哉之由、奏聞了、此事宗隆所申也、定經今日云、明日准后可參歟之由可尋申旨有院宣者、申可參之由了、雖無其要事、爲追從也、

五日、庚寅〔天〕晴、此日、故女院御忌日也、余依神事不向道場、女房密々行向、季經、々家等卿、參入云々、

今日、法皇女宮、被下親王幷准后宣旨、丹腹也、三品雖未有同日之例、依御定所被行也、余未刻着直衣、庇車、前駈七八人許、衣冠、隨身布衣、上﨟冠、參內、大納言着束帶所相伴也、申刻、上卿右大臣參陣、宗頼云、姫宮未被參院御所、右衛門督候彼御共、密々儀云々、其後歸家、改裝束可參陣、可補勅別當之人也、其後可宣下之由、定經所申也、件定經、爲本所奉行人云々、者、余云、全不可待彼歸參、早可宣下勅別當、只爲立親族拜也、件拜八、事訖一度可有也、待金吾始宣下者、萬事可擁怠、早々可宣下也者、仍向陣先宣下親王事、載名字於一紙、可爲親王之由、又書年號月日云々、此事有說々、

也、白川院親王宣下之時如此、具見土御門記、御名字、光範朝臣撰申之、親子云々、次上卿仰右大辨定長云々、其後宣下勅別當、其後仰准后勅書、（本封外、可加千戸、云）云、及晩奏勅書草、見了返給、仰可清書之由、其後經數刻奏清書、（內記皆入日、仍無御畫日、先例也、他勅書有御畫、隨身兵仗、并此勅書如此、）見了返給、草清書共內覽之外、無奏聞之儀、仍大臣乍在陣座付職事也、此間右金吾參陣云々、于時日沒以後、秉燭以前也、人々列弓場云々、（右大臣、權大納言實宗、右衛門督通親等也、）此間、余先相伴大納言參院、（勅使等事、仰付宗頼了、成經可爲勅使云々、）依着直衣入自六條南門、候西渡殿邊、大納言廻東方着公卿座、以棟範入見參、始被仰暫可候之由、余粗申今日次第、棟範又來云、依風病在浴殿、爲見參雖罷上、猶不快、指而無可奏事歟、如何云々、申全無可申入事之由了、其後、勅使頭中將成經朝臣參入、立東中門內、藏頭範能朝臣申之、依召勅使參着其座、（東透渡殿云々、）次三獻、（一獻實宗卿、二獻定能卿、三獻通親卿（云々）、）次給祿、（自寢殿北廂東西、北一間妻戸、被推出、通親卿勸三獻盃、直取之給勅使、）次勅使自中門內方、進出砌外、再拜了退了云々、次良經、定能、〔定長〕、等卿、來語今日儀、即余退出自六條南門、天治之比、頻被下親王宣旨、（通仁、君仁等也、）又大治、上西門院侍始〔之〕日、故殿御參之次第如今日、仍追彼例也、勅使雖參入、暫不申事〔之〕由、先被補家司職事、其拜賀之後、有次第事等云々、勅使給祿之後、可被補家司已下歟、又次第頗相違、可尋也、

五百七十八

六日、辛卯、〔天〕晴、此日太政大臣兼宣旨也、先奉行職事仲資、奉仕御裝束、

其儀寢殿東庇三ヶ間、敷滿弘筵、（無差筵、鋪子等、）東南二面上簾、西北二面不懸簾、副障子立廻四尺屏風、南第一間迫北柱、敷高麗端疊一枚、其上敷龍鬢地鋪、其上敷東京錦茵、（已上東西、）爲勅使座、北一間迫南柱、敷高麗端疊一枚、（東西妻、）爲余座、（件疊、誤敷繧繝端疊、行事失也、）（若座之後見之、仍不能改直也、寬治天永數佔、康平大治數同座、今依寬治天永例也、）兩座中間副庇柱、舉燈二燈、寢殿北庇東面妻戸之內、爲余假座、〔尋常公卿座〕、不敷筵、不立屏風、余座儲橫敷、（副西廂也、）第二間以東三ヶ間、敷高麗端帖八枚、二行對座、爲上達部座、々上下舉燈、（座上燈副北舉之、）自余如例、以東隨身所、爲上客料理所、鋪設雜具、任

例新調云々、初任大臣、定日擬餞、儲殿上人座、而任太政大臣、定日無所見、寛治天永例也、仍今日又不儲殿上人座、午刻、院主典代景能來召大納言、申只今可參之由、申刻、大納言着束帶蒔繪劔、參院、前駈、五位六人、殿上人三人、從定家、高通、親房等也、此間余着束帶、蒔繪劔、待勅使之間、定能卿來談雜事、又他公卿少々來云云、戌刻人來、告大納言歸來之由、仍余着束面妻戸簾中座、大納言來立東中門、宗頼朝臣相逢、申事之由、進殿前申也、仰可召之由、即余披南障子屛風等着座、南面、次勅使權大納言良經卿、昇自中門内方、經中門廊西障子、幷透渡殿、先跪居長押下、余目之、入自妻、我座後間也、副與方、進來余座前、余又頗居直、雖身不甘、不有限不出進上、仰勅語、可成給太政大臣擇申日時之由、余奏御返事、能欲止、畏承了之由也、天永被奏此趣、即退歸跪居座南方、依余目著座拱、不定、居東方也、次參議雅長卿於障子上西妻戸下取祿、女裝束一具、宮退紅薄物唐衣、白腰、裳濃秤、蓋也、唐衣打敷也、經中門廊、幷二棟廊前廣庇等、跪長押下與余、々取笏也、略儀取祿、大納言起座來前、余賜之、大納言取笏取之、左手取祿、右手笏、經透渡殿中門西障子等、降自中門内方、渡平橋出砌外、向北再拜、直出中門、藤定家授取之、高通獻沓云々、歸參六條殿、以寳明申上余御返事旨、歸出、仰聞食之由云々、即歸來也、勅使起座、即余起座歸入本所、不受拜也、勅使歸參之後、余出自東面妻戸簾、着上達部座、勅使座不撤之、着東面横座也、召宗頼朝臣、仰人々可着座之由、人々先來居此座、而勅使參來之間、各起座、徘徊布障子東邊也、即二位大納言兼房卿、堀川大納言忠親卿、左衞門督定能卿、藤宰相雅長卿等、着座〔也〕、次召宗頼朝臣、仰大將日時可擇申之由、宗頼退下、指日時於文杖持參覽之、主税頭賀茂在宣、同助安倍晴光、陰陽頭參候、藏人所所勘申也、余披見了返前、仰硯續紙可持參之由、宗頼退下、其後諸大夫返圓座、立切燈臺舉燭、依藏人頭執筆、置圓座也、次宗頼參着圓座、次諸大夫持參硯續紙、是又藏人頭大辨等例也、置宗頼前、次宗頼定墨染筆、卷返續紙候氣色、先卷返續紙候氣色、可許之後、揖染筆可待氣色、今作法前後錯亂如何、余自懷中取〔出〕大治例文、讀之、令書定文、先定大饗雜事、讀也、次一兩行讀之、其後不讀之、宗頼書之、今度定様、折紙取出、置前書也、此間、余賓劔之間事示合忠親卿、頃之書定文了、盛折敷、撤硯等也、覽之、余見了、卷籠日時勘紙、與

兼房卿一、次第見レ下、更取上、自二端座一直取上也、余取レ之給二宗頼一、々々加二盛折敷一也、加レ硯指レ笏取レ之退下、諸大夫等、撤二圓座切燈臺等一、次居レ饌、余陪膳以政朝臣、諸大夫爲二大中納言手長一、余四本、但宮時三本也、今一本菓子也、納言已下二本也、除二菓子一二本也、人別兼居レ飯也、於レ汁者追可レ居、而汁同居レ之不レ可レ然、又一人分居二二本一了、更可レ居レ之而人別先居二飯高坏一了、更居二亘汁高坏一、此事不レ可レ然、仍余仰聞者也、次一獻、以政朝臣持二盃一、居二折敷一也、余取レ之擬二兼房卿一、次第流巡如レ恒、次居レ汁、二獻之後可レ居（歟）、居了之後、定長中上、下レ箸如レ例、次二獻、以政持二參盃一、如レ初、忠親卿讓二良經卿一、件人居レ饌之間、自レ院歸來也、〔再三〕雖二固辭一、強讓レ之、仍良經受レ盃、兼房盃也、擬二忠親一、次重下レ箸、自レ本所レ居之汁也、先例兩度居レ汁之由、所レ見也、仍含二此之由一也、次三獻、同二先先一、次居二菓子一、余前、二獻之後居レ之、太早速也、各高坏〔也〕、次薯蕷粥、居二折數一持二來之一、陪膳取レ之、各高坏也、各不レ待二居了一食レ之、次余以下拔レ箸、自二下臈一起レ座退出、二位大納言暫留居、被レ示二泰通卿申二ケ條事一、一宮司事、一國所望事、

今日參入卿、

大納言、兼房、忠親、良經、

中納言、定能、　參議、雅長、定長、

執二定文筆一人、

宗頼朝臣、

勅使、

良經卿、是寛治天永例也、

傳レ祿人、

雅長卿、寛治天永中納言取レ之、大治家司取レ之、今度左衛門督可レ取レ之、而入内定之日取レ之、如レ無二他人一、仍案二事理一、參議並取哉、如レ此事不レ可レ守二株一、仍令二二位宰取レ之也、

日時書様、

擇申可レ被レ行二大嘗一日時、

今月十四日己亥、時申戌、

文治五年十二月六日　主税助安倍晴光、

主税頭賀茂朝臣在宣、

定文〔書様〕、追可レ注レ之也、

七日、壬辰、〔天〕陰小雨、宗頼朝臣來申二條々事一、〔又光綱、家實、同申レ之、〕廣房來申二齋宮寮米之間事一、

八日、癸巳、宗隆來、申二御元服之間事一、其中至玄牛車事、有二勅許一云々、〔宗頼又申二條々事一〕長房申二御拜賀、氏院參賀之間事一、經房卿以二有經一申云、五節之間、瀧

口等有二猥雜事一、長門紀伊等國、不レ遣二流口送物一之間事、散樂ニ候テ、吐二種々濫言等一云々、此事卿相已上事、豈如レ此事、○有脱字歟尤可レ有二沙汰一、其中友弘、余直廬預、張本之由所レ承也云々、卽件男追却了、自レ本尾籠第一之男也、日來存下可二追却一之由上、以二此次一永追却了、

九日、甲午〔天〕晴、今日、住吉北野等奉二幣帛一、爲レ祈二屏風詩歌事一也、住吉使、職事業清、範永子孫也、北野、刑部大輔菅原在高在茂男、非職、等、爲レ使、陪膳文章博士光輔朝臣、余着二衣冠一、無二告文一、依二略儀一也、陰陽師主税頭在宣朝臣、申刻、右大辨定長來、依レ招也、余謁レ之、奏云、山大衆欲レ拂二座主一云々、事尤不便、大略火急之結構歟、殊可レ被二禁遏一者、定長云、去夜此事、座主所二觸送一也云云、又定長云、東寺修理、長門國忽不レ可レ叶云々、乃偏爲二院御沙汰一、爲二播磨國功一、可レ被二修造一云々、此事尤珍重之由申了、此次語云、近日五位職事等不和、鬪諍不レ可二勝計一云々、此間於レ院、兩度宗隆、家實、口論、及二罵詈一云々、良久歸參了、

今日姬宮侍始、余不參、子細追可二尋記一也、此夕始二大饗御裝束一、家司職事、兩三參入、先懸二御簾一間一云々、

十日、乙未〔天〕晴、光綱申二平野大原野等、修造懈怠之間事、院宣之趣一、各可レ計二申任國一歟之由、可レ仰云々、又定經申二明日月次祭之間事一、〔棟範申二大內修造之間事一〕

今日、先日所二申請一之法曹事類草十四合、返二上院一遣二定長許一也、

十一日、丙申雪降、此日、月次祭幷神今食也、月次祭上卿大宮大納言實宗、神今食上卿親宗、辨定經兼行云々、月次使被レ付二別〔當〕一、伊勢幣、是外宮御鎰澁固事也、仍上卿先參レ陣被レ奏二宣命草一、戌刻少內記以業持二來宣命草一、問二懈怠之由一、奉行職事光綱遲參之故也云々、尤不敵々々、去夜半、奉行辨定經來申二幣料一切闕如之由一、此人奉行事每度如レ此、非二其人一居二其職一、實無レ術事歟、家雖レ可レ貧、器無レ可レ褒何爲哉、歲末忩忙之比、又別被レ立二奉幣使一之條、尤不便歟、仍今旦、余兩面綾絹等沙汰、遣二定經許一了、事太不穩、然而爲レ重二神事一爲レ成二公事一也、又自二去年一有二沙汰一、別宮御裝束、今度可レ被二副獻一之處、同以依レ無二用途一、不レ被二副獻一云々、可レ被レ付二二月祈年使一之由仰了、今日姬君參二詣日吉社一、余綱代車、牛童遣レ之、藏人五位前驅六人、布衣、雜色長

忠武在車後、又左少將定家連車、(布衣、)祗司給大褂、
十二日、(丁酉)後齋如恒、
十三日、(戊戌)法印被來、昨今、(五イ)大饗掃除、裝束之外無他
事、依先日院宣、御持僧三人例問綱所、高倉院例
勘申之、仍覺成僧正譴持僧事仰下了、(仰宗綱也、)此旨又申
院了、先日爲定長奉行、仍付其人了、
十四日、(乙亥)雨降、此日任太政大臣也、大饗裝束、堂上堂
下皆悉辨備了、(具見指圖、)未刻許、左衛門督定能着直衣
來、於近邊可改(裝束云々、)申終、余着束帶、(蒔繪螺鈿劔、紺地平緒、大治例也、)參内、
下自中門内方、出中門、於東四足外乘車、二位
大納言兼房、(於門下來會、)權大納言良經、左衛門督定能、
(改裝束之間、遲參、)藤宰相雅長等連車扈從、殿上人、左中將親
能朝臣、右中將忠季朝臣、左少將定家、右少將高通
(等)、同連車、前駈四位已下廿人、隨身官人束帶、番
長已下垂袴蠻胡籙、(左番長頼武依障召假番長、依無闕身召吉上、)不召具一
員、例也、經二條東洞院、大炊御門、油小路(等)、(須直自大
炊御門西行也、而前駈等談而經二條也、)於冷泉油小路下車、入自右衛
門陣、祗候直廬、(當時直廬太無便宜、仍今日用本直廬也、)藏人左京權大夫光
綱(今日節會奉行職事也、)來曰、公卿少々參入、右大臣未參云々、
仰可告之由、扈從公卿等、赴陣方了、小時右大臣
參入云々、頃之光綱持來宣命草、(任天永例草之、但不載坊官賞也、)見
了返給、又持來清書、同見了返給、(今日内覽外不奏聞云々、)良久
光綱來告宣制訖之由、(于時戌刻、)即公卿來直廬方、大納言
三人(兼房、隆忠、良經、)經南庭、(寛治例如此、)中納言已下密々經堂上、
依雨也、余降自直廬西面、入西中門、(公卿等留便宜立所々、良經已
下居地、)殿上人十餘人秉松明前行、隨身同相從發前
音、前駈留西透廊外、余下襲裾隨身官人忠武取弓持
之、于時雨脚微、仍不擁笠、公卿等相從余後、余
出經南庭、出東中門、立弓場殿、(北面、)頭中將成經朝
臣出向、氣色參上御所、(此次、余奏慶賀事、寛治例也、)歸出仰聞食之
由、饗祿事同聞食了、又仰昇殿事、余兩事混合、拜舞
訖、(依御物忌不召御前也、拜間、兼房、良經等觸居地、他卿等在中門西方不見、兼房卿他時不居、依康平寛治例所居歟、)
經本路、良經、定能之外、公卿等余留之、於西中門
外前駈秉燭前行、殿上人留了、出自右衛門陣、於
三條坊門富小路、乘車、(於此處前駈以政朝臣、落馬落冠、仍留了、)參院、進
立東中門、(良經、定能等扈從相伴、大治宗忠、伊通、兩人扈從之例也、)殿上人如元、付別

當修理大夫定輔朝臣、奏事〔之〕由、拜舞了、告召之由、余昇自中門外方、入車寄戸、參御前、（御于寢殿東面妻戸簾中、御坐左右撤燭、透渡殿敷圓座一枚、余候件圓座邊也、）即自西方參出御馬一疋、（鴇毛、）五位二人乘燭前行、又五位二人引之、御馬至于寢殿巽程之比、揖起座、經中門廊西簀子下自同南妻、（徒跣也、）於砌内指笏、取上手綱末一拜了、良經卿受取之、授共殿上人、（忠季朝臣受取之、）殿上人給前駈國行、（殿司、）國行給隨身忠武、引出中門了、余渡綱於良經之後、即拔笏出中門、着沓、（親能朝臣只今不見、高通令着之、）還立中門、付同人申殷富門院御方、依御重喪不拜退出、直向大炊亭、於南面門下車、（參内之時、雖用諒闇門、歸家之時用闕路、是先例也、）暫入內寢、聞尊者來門外之由、余隨身等進出前庭西腋方、右大臣進中門下之後、余出自寢〔殿〕西渡殿南面妻戸、經南簀子、着親王座上頭、（件坐在第二間、依雨儀無拜儀也、天永如此、嘉應凌雨有拜云々、人以不爲可、又非吉例也、）召宗頼朝臣、仰直可被昇之由、可告尊者旨、即尊者右大臣、昇自中門廊內方、經透〔渡〕殿并寢南面東第一間、及奧座後等、先居大納言座程、（當余座下程也、）余示可被着茵之由、然而猶不進、此間、右中將忠季朝臣、取菅圓座、（件圓座也、）進自西方階西間敷之、（此間、二位大納言經透渡殿之間、）余即進着件圓座、（更起直自庇進茵也、）即目右大臣、々々進就第一茵座、（依所狹不置見參、只敷茵一枚也、）次二位大納言已下次着座、大納言、兼房、實宗、隆忠、良經、中納言、定能、隆房、參議、雅長、通資、實教、定長等也、（納言已上、皆着奧座、參議對座、如例、）通親、經房等雖來、依無座退出云々、次非參議左大辨兼親朝臣已下辨少納言等、着東庇座、（南上西面、件座南第一間、當東面妻戸揖立敷之、而非參議大辨參之時、頗進南敷之、故實也、）次上官等、五位外記史已下、着東北卯酉廊座、（西上對座、件座惣三間也、）上下皆悉着座了、先立尊者已下机、（尊者陪膳前攝津守以政朝臣、先指笏敷、以裹方爲表、爽付絹也、役人四人昇机二脚、陪膳立座前也、）大納言已下諸大夫、爲手長、（大納言一人、中納言一人、參議二人、辨少納言一人也、皆敷饗膳、）辨少納言、及上官座案立机、（辨已下不敷饗膳、）備饌、次居尊者肴物、（手長役送、皆以同前、）次一獻、（四位家司彈正大弼資泰朝臣持參盃、居折敷、左近中將成定朝臣取瓶子、）余取之擬尊者、已下巡流、定長傳盃於辨座、兼親朝臣進寄受盃歸座、（不起座、只居寄歟、）次二獻、左少將家經朝臣經奧座居尊者上勸之、其盃直下、（不擬余也、）盃傳辨座如初、（已上皆勸之、）次居粉熟、手長如前、

居ニ折敷一持來、陪膳取居也、（公卿別汁、納言懸汁也、）殊少居了申上、余已下下レ箸、（不レ建レ匕也、）

此後事不レ被レ記也、

玉葉卷第五十六終

嘉永三年正月迄比以内閣一本及黒川本（有明和三年藤原賴言校之署）加一校且畧正反點句讀問疑處則下割注或傍注加鄙案訖但夫有事難止者以僅々三旬之日數不可不了一切之事不遑熟讀而疎漏遺不少乎是爲他日當正之而已

明治丁未五月小滿後二日　　矢野南溟識

玉葉　卷第五十七

自文治六年（建久元年）正月
至同年五月

文治六年　建久元年

正月

一日、丙（長）陰晴不定、卯刻、四方拜如例、午刻手水、（陪膳以政朝臣、）未刻、人々來集、即余着束帶、（螺鈿劔、魚袋、紺地平緒、）在打出間、召長房、告裝束了之由、即以有拜禮事、申次右衞門權佐長房、來寢殿南簀子、申事由、降自中門內方、示氣色、次左衞門督定能、帥中納言經房、別當隆房、藤中納言兼光、二位宰相雅長、右兵衞督能保、治部卿顯信、太宮權大夫光雅、前宮內卿季經、新三位經家等卿、頭中將成經朝臣已下、殿上人十餘人、大外記師尙已下、上官諸大夫等、（家司甲斐守長淸、在此列、）列立南庭、（立列如例、）二拜了、直出中門、公卿列立北方、（西上南面、）次余出自打出西間妻戶、經南簀子、降自南階、（左中將親能朝臣獻沓、）出中門、（公卿等、定能已下皆居、二位大納言兼房來會、立列上、仍余相揖而過、）於門外、乘車、參院、（六條殿、）於東門外、昇放轅、倚相待諸卿、于時自本參會人々、降立中門外、余降自車、經列前、直進立中門、右大臣追加列次、次院別當左衞門督定能卿、進出示氣色于余、右廻昇自中門外方、參御前、（寢殿階間公卿座前、進其東間簾下也、御定能昇之實（上）、其後頓經程、若法皇未出御歟、奉行人被可申沙汰也、）奏事〔之〕由、右廻退歸、降中門廊西簀子南妻、經柱外砌、來余前、示氣色、直出中門、立北方、（親能朝臣取沓、）余示氣色于右大臣、西進、砌東外三四尺打出棟始、當寢殿南階東柱、北面而立、右大臣、余東去四五尺許立、次第列立、依庭狹、參議列後、殿上人保盛朝臣已下卅人許、（五位又列後、）皆悉列立之後、余已下拜舞了、殿上人、下﨟公卿等、皆出中門了、余揖離列、經列前、（定能居地、經房已下先出中門、）了、於寢殿巽程暫留、出中門、昇自外方、不入車寄戶、（依法皇（御）御寢殿也、）入北脇戶、并中門廊東西北妻戶、着公卿座、右大臣經同路着座、二位大納言同前、他人在殿上方、余問右大臣云、若可被持發御座御劔者、前後之間事、如何、當時御劔在前、依實劔不歸座之故也、空手內侍在後、今假用他劔之時、猶

可在前歟、將又只可從後歟、如何、右大臣云、猶御劔可在前歟、其物雖非靈寳、其儀已准御璽之故也云々、小時、秉燭前參八條院、謁女房、次退出、于時秉燭、參大内、經陽明、建春、敷政、宣仁等門、及軒廊(西二間)、階下、弓場殿等、着殿上御倚子下、(於小板敷下有揖、)即起座、經上戶參御所、召經家卿、令奉仕御總角御裝束等、即余歸着殿上、告人々、自下﨟起座、余同起座、於弓場殿着靴、列立同東砌、余立廊南端程、頭中將出自無名門、示氣色、歸入、少時歸來、仰聞食之由、余已下經明義、仙花等門、列立淸涼殿東庭、公卿、殿上人、六位、各一列、(公卿侍臣立庭、六位立仁壽殿西庭、依庭挾也、)拜舞了歸出、於弓場殿改着淺履、經殿上參御所、〔依〕未入御、余參上、褰母屋御簾入御、即余參朝餉、祭醴之間事、有御習禮、此間、家實内覽外任奏、此次申請諸司奏、可付内侍所之由、余披見了、返給諸司奏事、仰聞食之由、家實又申云、少納言不參云々、大路、日來不致沙汰歟、尤不便々々、慥可鈎出之由仰之、余向南殿覽御裝束、今日無出御、仍如例年也、次退出、今日、小朝拜御倚子、立御帳南間、(當南方列階也、)南庭櫻橘東枝低下、仍着上テ指挾、爲内辨謝座路、今日、内辨二位大納言、初度也、今日、余家打出櫻衣、大納言、除夜任左大將、仍今日不出仕、依日次不宜也、〔三日可遂拜賀也、〕

二日、丁巳、〔天〕晴、午後小雪、手水陪膳季長朝臣、今日不出行、人々少々來、召家實、御劔之間事、問人々、及深更、申人々申旨、御卜官人有申旨之由、上卿兼光卿所申也、仍明日未明、召具兼友、兼良等、可參内、〔召問〕子細、奏聞之後、可事切、已明日事也、不可懈怠之由仰合了、尋問趣條々、(具在日錄、)

三日、戊午、〔天〕晴、此日、天皇御元服也、加冠余、理髮左大臣實定、能冠内藏頭範能朝臣、御劔之沙汰、依職事家實懈怠、及晩事始、東拜之間、日入、加冠之禮、掌燈以後也、子細在別記、今日、大將拜賀也、

〔御元服奉行、職事宗隆、六位貞綱等也、今日、始被相具晝御座御劔〕〇(御元服奉行以下、九條本首書、今從玉海、載于此、又三日乃至十一日記事重複、以遇異文、今併存焉、)

五日、庚申、〔天〕晴、此日、御元服後宴也、上卿親信卿、内辨左大臣、上卿起了退出、今日、依酒饌不具、經數刻、裝束使過怠也、事了有敍位儀、執筆定長卿、

六日、辛酉、天晴、今日、撰定和歌一了、詩又左大臣被撰

進一、兼光、先日撰進之内也、

七日、壬戌、〔天〕晴、此日、白馬宴會也、〔有二〕賀表恩赦等事一、内辨右大臣、外辨上卿二位大納言、余巳刻、着二直衣一、先參内、於二直廬一、光範朝臣、持ヨ來賀表一、以二宗隆一給二大外記師尙一、未刻、着二束帶一、參二御前一、申刻、於二殿上一、賀表加署、次渡ヨ御南殿一、次第在二別記一、

昇二賀表案一人、大納言二人、兼房、實宗、中納言二人、宗能、兼親、參議二人、雅長、通親、此夜、節會了、參院參二御前一、

〔十一日、丙寅、午上雨降、午後猶天陰、入レ夜風靜月明也、

此日有二入内事一、僕長女、〔從三位任子〕生年十八、余冊二、早旦、宗頼朝臣參上、使立宣命レ勤事、御着裳、并立二御帳一日時等、見了返給了、巳刻着二直衣一、先以參内、浮色指貫、令レ奉ヨ仕藤齋裝束一、定能、兼光、季經等卿、同參入、皆束帶也、宗頼朝臣、忠季朝臣已下、殿上人十八人許、季長朝臣、長房已下、家司職事、各々有二奉行事一、守二職掌一參候、已上各束帶也、又諸司官人等十餘人、着二衣冠一、勤二雜役一、先吉時午刻、立二御帳一、行事家司季長朝臣、先立二南柱一、坤也、次乾、次艮、次巽、是自レ南至レ東立レ之也、次立二御調度一、余命令レ立レ之、其外、所々舗設裝束等、皆悉辨備之間、時刻推移、戌刻雜役了、歸二大炊御門亭一〕

〔文治六年正月三日、戊午、天皇御元服、加冠太政大臣、理髮左大臣、實定、能冠内藏頭範能朝臣、奉行職事宗隆、六位貞綱等也、今日、始被レ相ヨ具盤御座御劒一、依二其沙汰一、日昳頃、申終、始有二御髮事一、其後東拜、日猶不レ沈二西山一、太相棘ヨ度馳道一、詣二泔器之下一之間、始秉燭、今日之遺恨、子細在二別記一、今日、大將拜賀也、

五日、御元服後宴、又叙位儀、酒具不レ具之間、從經二一時一、公卿疲二佇立一、實不便也、叙位執筆右大辨、兩事共在二別記一、

七日、賀表、上卿右大臣、被レ仰二内辨一、依レ非レ可レ乞、具在二別記一、

八日、御齋會始、并終日御幸、左大將着陣、

十一日、丙寅、入内也、子細在二別記一、

十四日、行二火於大炊殿一、御挿鞋納二辛櫃一、夜殿御衾被レ撤也、

十六日、踏歌、女御宣下、後朝御事、三夜餅、侍始、官奏、政始、

十七日、御帳中、本寮御衾撤レ之、納二辛櫃一、

廿二日、除目始、執筆右大辨、

廿三日、同二中日一、

廿四日、入眼、

文治六年正月三日、戊午（○前三日條云、子細在別記者、即是也、）天晴、此日、天皇御元服也、加冠余、理髮左大臣實定、能冠内藏頭範能朝臣、裝束司左中辨親雅朝臣、奉行職事藏人右少辨左衞門權佐宗隆、藏人檢非違使左衞門尉源貞綱等也、辰刻着直衣（網代車、國車、中納言、前駈衣冠、參隨也、）參内、親雅、廣房之外、一府生不見、先見廻南殿御裝束、調御机、廻第三間、南面立之、余曰、嘉應迫東南、又先例、粗如此、但寛弘記、迫西南之由、見爲房記云々、是里内也、彌无通西南、理非所疑、天永如何、親雅云、天永（大内也、）爲隆記、又迫西南云云、通東南立之由、大江之外無所見云々、大江問、敷縁之間、迫東歟云々、余云、代々或古稱廻南之由、不載東西、今所立、偏西柱下也、猶頗可引東之由仰之、又御帳中可敷調鬢、而敷他筵、仍令改直之、又調几机之中、東子午妻机、所置之鳥新酒海等、寛弘以來、調隨南、今度如此、久安古即雖有道理、爲先例之間、不改之、又肴物小机同前、卯酉妻尤叶道理、然而、久安之外、無此例也、北庇（庇準、合、）御裝束、又無殊事、各撿知之後、參御所、即向直廬、此間召宗隆卿、（○卿下恐脫仰字）條々事、經季卿遲參、度々遣召、未刻、適參入、余着裝束、此間、良經卿參入、（先申大將度、今朝持來兵部省移文、季長朝臣、○○親雅、候內裏之遺、其後參會云々、其佗行移文、○○文件吉上以下、同給之、一員如例、前近卜六人、此中、四位二人、六位四人、）定能卿又來、此間、季實申御劒御下之間兼友申狀（此事、寺大衆作了、今日未明、可申上之院奏後、多事可定之由也、而及未終參上、不可然也、凡近代職事觸意、不此一事、萬事如此、不能顯著也、而自己爲吐者明有限、此事不奏者、又不可一决、被奏之、御所程遙、時刻欲過、）

十一日、丙寅（陰陽不將日、鬼宿、）（○前十一日條云子細在別記者即是也）午上雨降、午後猶天陰、入夜、風靜月明也、此日（攝政大臣長女）有入內事、（余長女、生年十八、余冊二）蓋依長保永久例行之、辰刻、主税頭賀茂在宣朝臣參入、勘申立御帳（之）日時、幷（着衣）家等日時、午刻、着直衣（濃色指貫）相伴定能、兼光、季經等卿、（自公卿至奉行職事、皆着束帶）幷殿上人等、（[illegible]）參大內、先立御帳、（先坤、次乾、次艮、次巽、）行事家司伊藤壹、（定能、兼光、（參イ）會大內也、）豫守季長朝臣、先立始坤柱也、立帳（自南壁至東立之、）引壁代、舖設雜具、悉皆辦備、（諸司官人勤雜役、藏人五位等、便宜事同役之、）懸帳帷了之後、無隙之人、（別當）夫婦（妻イ）無障、及不嫌兩妻、）長房、長兼等、敷疊、幷表筵等、（件表筵、東燭後持參也、）其後、左衞門督定能卿、置御枕、御衾等、（定能調進之、納辛櫃、赤衣仕丁昇之、）同卿（又南北設衣架）又

懸二御衣一、（二色御衣、余家所レ調之也、（唐衣裳）、懸二北衣架一也、（御袴下腰懸二）兩衣架、殷富門（院）所レ賜蘇芳衣可レ懸レ之八也イ）、而未刻來、仍可レ懸レ之、致二家司施光一了、）先レ是、立二御調度一、（此屋庇共立レ之、此屋中ヲ隣八條院四條宮入內之時所レ被レ立之調度、云々、（沃懸地、蒔繪螺鈿小）、此川ニ上東門院御調度在二平等院一、昨日家司以政、打二向（彼）所一取出也、）余命二男共一令レ立也、又藥物袋（四種、蘭花、荷葉、無二臨息及大取一、先例不レ置レ之、臨息川ニ在レ家物一也、侍從爲方納二四壺一、預仰二府大理大夫家綱一、調二合之一、（彼家傳二此藝一、小左大臣師不流也、））樂四壺、每壺樂三袋、併十二袋、以二檀紙一裹レ之、（醫師吉樂名、藥等）各納二其宮一、（忠季朝臣、能季等候レ之、）先例、陰陽師、御所四角立レ机、而帳四隅歟、家四角歟、未決也、永承、寬治等例、巳以不レ同、（永承、宗四角（此外）寬治、帳四角、此外無二所見一、）在宣申云、多打二帳四角一（云々）、而余案レ之、凡人禮可レ然、於二入內一者可レ然、猶可レ打二御所四角一歟、是嫁娶之禮、在二夜御殿一之故也、仍仰二其（旨）一了、兼光卿稱レ善、又立二屏風等一、（五尺屏風書レ詩、四尺書二和歌一、）凡所々鋪設雜具等、皆悉調了、戌四點、歸二大炊亭一、先レ是、公卿已下多以來集、出車皆悉到來、所々御使少々參入云々、余改二着束帶一、此間、女房等乘二出車一、（東面）車寄乘レ之、（大將幷中將着レ之、）大將幷中將兼良朝臣等、寄二一車一、（其實、大レ無レ路、傾宜之洞近、（近一本作遇）歟、早以來了云々、）他殿上人（忠季、宗雅、能季、行輔等也、）寄二次之車一、半物雜仕、出二門外一乘レ之、姬君、御帳前、平敷御座、（此儀在二其傍一、）余奉レ令レ着二御裳一、以引レ腰結レ之、（無二小腰一、先例也、）自二袖下一引まはして、（諸匙）結レ之、（衣上也、）次余出二客亭一、先レ是公卿五六人在二饗座一、次奉行家司藏人頭大藏卿宗賴朝臣來申云、八條院御使參入也、余仰二可レ敷レ座之由一、即透渡殿敷也、（諸大夫役レ之、余座皆四座、御使座高麗疊上、加二東京茵一也、）次余起座、（此間、公卿等起座、傑二御中門廊一不二緣邊一也、）經二寢殿東簀子一、着二菅圓座一、東面在二造合間一、次召二宗賴朝臣一、仰二女院御使可レ召之由一、即八條院御使左少將成家朝臣、持二藥物一、置二余前一、着座、（不二正座一、）候了、（其人不レ見）、（取レ祿之人不レ被レ注之、）即取レ祿、（袴、（新）衾、）給レ之、使得レ祿退下、（此間、余起座、立二隱寢殿東簀子邊一、）再拜了退下、次余復座、諸大夫（國行）出來、取二藥物一、進二臺盤所一、次殷富門院御使、次前齋院御使、次姬宮御使、（已上儀同レ前、但殷富門院給二裝束一、而不レ納二衣宮（納二唐（櫃）一）、仍不レ能二持來一、余直可レ持二參內裏一之由仰レ之、可レ懸二兩衣架一之故也、）已上、公卿各取レ祿、御使皆來了、余歸二入寢殿一、次御書使右近衛中將忠季朝臣參入、立二中門一、宗賴朝臣相逢、申二事由一、（就二寢殿南庇東面妻戶一申レ之、打出間也、）余在二簾中一、仰二可レ敷レ座（之由）一、諸大夫敷レ之、（如レ恒、）次中將忠季朝臣持二御書一參進、就二簾下一進レ之、女房大貳、（朝親女、光長卿妻弟、件婦爲レ干レ令レ進也、）於二簾中一取レ之、（入之）、（自二袖下一同二取一入レ之一、理須自二袖中一可レ被レ（取イ）（入）、而衣袴二但宜、仍留レ宜也、打二（濃）紅袙衣一、）傳二女房三位殿一傳二北政所一云々、傳レ余了、

持参進三位殿、披之御覧了、次權大納言隆忠卿、取祿（女装束、）與之、（無御返抄也、）忠季取之、於砌外再拜退下、次前駈殿上人諸大夫、取松明、参進、公卿已下降立中門外、次陰陽師在宣朝臣参進自南階東欄外、入自南階間簾中、奉仕反閇、（先是、取屛風立帳、前件深更後、已三位殿而候也、）了歸出、經本路退下、（余令外記大夫取禄給之、）次童背糸毛車於凝殿南階、（諸司官人（二分）（十二人）、作供（伺イ）御車也、）權大納言兼房卿、左大將良經卿等、立几帳屛風、次三位殿、幷母儀三品乘之、（依糸毛不出衣、但母儀著皆紅衣也、）此間殿上人已下取松明、列（居）南庭、欲引出御車之間、前行騎馬也、次引出御車懸牛、門内猶諸司二分付轅、但車副二人遣之、門外、車副十二人付之、余於南面西門乘車、於大炊御門高倉辻（北邊）、見行列、半物車後、公卿車之前、余列之、經大炊御門、東洞院、土御門等大路、入自上東門、余同於上東門（邊）下車、他公卿同前、但密（々）、於陽明門下車人（々）在之、到朔平門外、先是、糸毛車舁放牛立榻、（南面當朔平門北廂一許丈、當中央、）出車等、列立其東、下仕半物、於上東門外可下車、而近例同於朔平門邊下車云々、然而、事不穩便、於北陣（東辻）邊可下車之由仰之、而後行列出車尤奇恠、

仍宗賴朝臣追入之、次藏人修理亮源忠國着青色、出朔平門、立壇下、（南面、）砌（外）仰手車、（其詞云、從三位藤原朝臣任子参給手車令入、）仰了、歸入本路了、次盤車ヲ（トクルマ）引上壇上、南北行立之、着姻糸毛車、（以糸毛方令西也、）盤盤車下、（糸毛ハ高ク、盤車ハヒキ（下））也、（仍車副、幷余、大將隨身等、持盤手綱、車副等入其下持之、）諸大夫等、付前後轅、衆房、良經等卿取几帳指掩之、（兼房、其息兼良隨之、大將中將、忠季隨之、）余、此間、在朔平門壇上、（此北）公卿（等）、徘徊門内、兩人（許イ）三位殿、（母儀）乘移了、（母儀皆紅衣、作乘之、）撤几帳、立盤車除子、（欲乘之時撤之也、立之撤之、共諸大夫役之、立（之）時大將可立了也、）舁下之、引去糸毛車、次手車前方を南に引向之、諸大夫十二人付之、前後轅、各六人、（一方各三人也、）引入門、（前駈殿上人諸大夫、取松明、二行前行、余已下公卿等、歷件車後、）經玄輝門、幷承香殿間等、到藤壺東面北車寄、（件寄、）褰簾板敷、（今度、良經等卿、作立地立几帳、依無楾也、）女房三位殿、褰簾候御車寄、（京極殿、近労イ）余又在簾中、下御、引出手筥、立北陣邊也、即御帳前平敷御座（也）、（先是、下南面格子、其中乘燭一所、二方可用屛風、（而）無格子柱下立屛風、失歟、）次供御前物、（機物行數、六本、銀器等也、御陪膳）陪膳北政所女房、役送、（大將同役也、）余候御前、先取宛花三箸食之、（調同）食之、食了、取出之、可遣御乳母之許、而取出進物所了云々、失也、次勅使内侍（勾當伊内侍）（來）入東庇

南ニ一間ニ、余自レ本在ニ此所ニ、昭レ之、即女房按〔察〕局、對馬
御女、取レ緘(女装束)、與レ之、内侍取レ之歸參、次女御殿參上給、
女房六人在ニ御共ニ、
御劒、一條殿、左大臣女、
御火取、大納言殿、忠親卿女、
御裳唐衣、按察、
御几帳二人、大貳、兵衛佐、
余、及大將、同候レ之、
先レ是、主上着ヨ給御冠、御直衣ニ、又於ニ御手水間ニ、着ニ御指鞋ニ、入ニ夜御殿西戸御帳西ニ、(御跡方也、)御帳中、經ニ南面東「一間」妻戸、并渡殿、(御湯殿司有ニ打板ニ、)御湯殿北、并御殿西面妻戸上御壺禰等ニ、入ニ夜御殿北戸御帳北面等ニ、次自レ本安ニ内藏寮御衾〔紅色〕并紅色御直垂等ニ、次主上撤ニ御裝束ニ、(余奉レ脱レ之、先取ニ御冠ニ置ニ御机上ニ、次脱ニ御裝束ニ、御小袖袴等を着て臥御、東枕也、)次三位殿脱ニ御袴御衣ニ、北方ニ押遣て臥御、(主上南、三位殿北、)其上、先着ニ紅御直垂ニ、其上奉レ着ニ御衾ニ、(以レ有ニ表着ニ方爲レ上也、)次取ニ御指鞋ニ、以ニ左大將ニ遣ニ藤壺ニ、次余及大將退下、候ニ御共ニ、女房等、終夜候ニ上御壺禰ニ、(御劒取ヨ置之ニ、女房上臈習ヨ取之ニ也、)次余、及大將、歸ヨ着藤壺饗座ニ、女房已下在レ座、次一獻、〔々々〕次二獻、次三獻〔了〕、次事了、人々退下、余歸入、北政所相共付レ寢、御指鞋在レ傍也、藤壺坤小局、爲ニ北政所宿所ニ、余直廬、凝華舍也、余取ニ布脂燭ニ、移ヨ付夜殿民燈樓燭ニ、持ヨ來藤壺ニ、(大將持來也、)〔移〕ヨ付燈籠内燈樓ニ、三箇日夜不レ消也、其邊生火置レ之、今夜、公卿座、女房出レ袖、(ヌカ)即車衆也、(色々)公卿座、三箇間南面二箇間、(御帳間、并妻戸間等、未レ出レ之、但今夜〔依〕下ニ格子ニ不レ出ニ南面ニ也、)

御衾事、

左衛門督調ヨ進之ニ、仰ニ職事兼資ニ、(無レ障、)相ヨ具辛櫃ニ、(赤衣仕丁昇レ之、)遣ニ彼家ニ迎レ之、早旦遣之處、辛櫃從、聊有ニ懈怠事ニ、及レ晩持來、使ニ左衛門督置ニ帳中ニ、件人、殊夫婦之間、爲ニ最吉ニ之故也、沉枕二、同以置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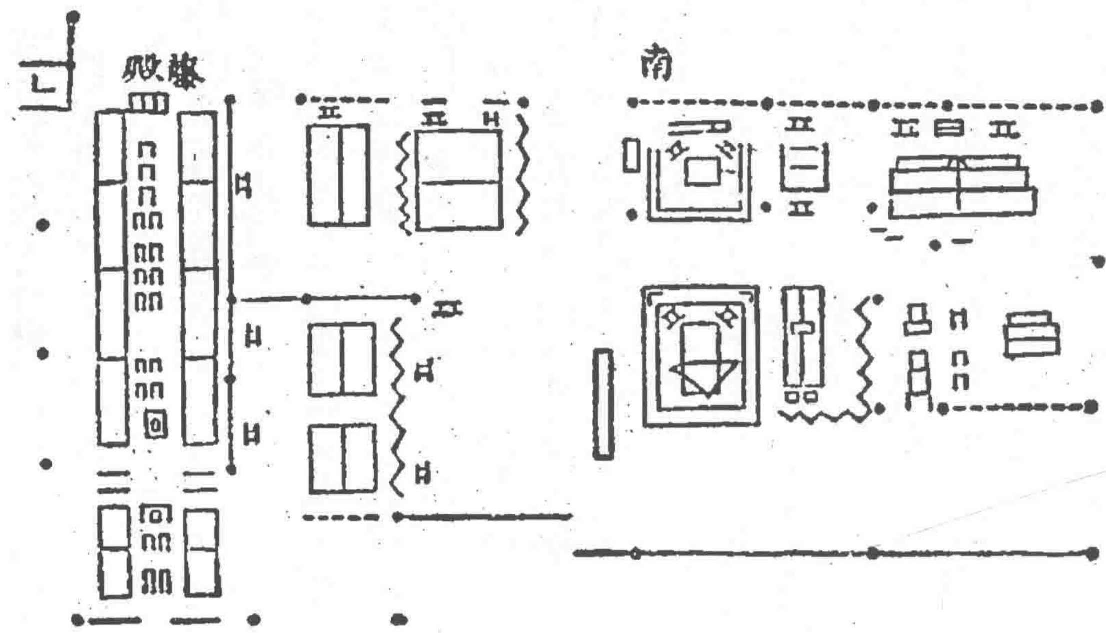
内藏寮御衾、豫付ニ女房ニ云々、三位殿參上之間、余取レ之、安ニ夜御殿御帳中ニ、

〔　〕ニ御衣ニ事、

般富門院〔所〕賜〕之御衣、并家所レ調ヨ儲之ニ、御衣二具懸ニ衣架ニ也、而女院所レ賜之蘇芳御衣八ニ、余歸家之後、以ニ御使ニ給レ之、仍先以不レ能レ懸レ之、余家所レ儲之二色御衣、豫以渡レ之、左衛門督懸レ之、北方衣架懸レ之、唐衣裳、列ニ前方ニ、(南)ニ懸レ之、御袴、下レ腰懸レ之、南衣架、可レ懸ニ女院所レ賜之衣ニ也、其懸様、致ヨ置家司式部少輔範光ニ了、(件範光、忽加ニ御裝束行事長房長俊等ニ、本所有ニ奉行)

（車ニ、又可レ勅ニ前駈ニ之故也、）左衛門督、襲ニ進色衣ニ、今夜、三位殿所ニ
着用ニ也、
永久右大臣、（雅實、）懸ニ御衣ニ云々、
立ニ御帳ニ事、
季長朝臣、立ニ始柱ニ、其後、工等勤仕也、立了、長房、長
兼等、（無レ隙人也、）昇レ疊敷レ之、他物等、同以無レ隙人令レ置
レ之、御衾、御枕、御劔等、左金吾置レ之、
御調度事、
薫物、（四壺、）藥、（四壺、）各納ニ其物ニ了、忠季朝臣、相共納
レ之、又皆舟同納レ之、於ニ異香ニ者、不レ知ニ其物ニ、仍不
レ能レ納レ之、藥毎壺三袋、合十二袋也、（不レ知ニ先例ニ、只今案也、獲ニ其名字ニ、
吉物召ニ醫家ニ、以ニ檀紙ニ裹レ之、其銘醫家書レ之、若不レ肯レ之物、盈手自書レ之、）薫物四種、（梅花、荷葉、侍從、黒方）
〔等〕也、豫仰ニ前大膳大夫家綱ニ、（彼家傳ニ此藝ニ之故也、一條左大臣師平流也、）小合
レ合ニ和之ニ、今日進レ之、造子宮、本無ニ納物ニ、仍尋ニ申
女院ニ、以ニ他造子寸法相叶ニ納レ之、（依ニ古歟ニ也、）
舟屋調度、申ニ八條院ニ、四條宮御調度歟、沃懸地、螺
絵螺鈿也、庇調度、平等院經藏所レ納之上東門院御
調度也、脇息、火取等無レ之、脇息用ニ余家調度之具ニ、
火取先例不レ置レ之、仍略了、先例、可レ然人立ニ御調
度ニ歟、今度無ニ其人ニ、仍余仰ニ男共ニ令レ立レ之、

御装束事、具在ニ指圖ニ、



〔歸宅之後、女房等、令乘出車、(殿上人等、)寄其車、先是公卿殿上人、多以來集、余改着束帶、又雜事等、令沙汰、可渡之御物等、皆悉令沙汰了、此間、所々御使、皆悉來集、排徊便所云々、先三位着御衣、(定能卿遣蘇芳衣也、)出居寢殿南面、(此儀同之、)先着裳、着畢、余奉結御腰、其事了、余出賓筵、二位大納言已下在座、次宗頼朝臣來云、殷富門院御使參上者、余仰可被參之由、宗頼退下、〕

十二日、(丁卯)人々來、儲饗、有三獻、打出如昨日、

十三日、(戊辰)人々來、有三獻、如昨、打出〔如昨〕、

十四日、(己巳)今朝、取燈爐燭、給進物所、大炊殿等、無際女房、(兵衛佐、)給衆時、(無障人也、)衆時給資衆、々々分遣兩方也、

十六日、(辛未)取御指鞋給余辛櫃、又取御衾給御辛櫃、此日露顯、女御宣旨、後朝御書、三夜餅、侍始、〔御書使、主上渡御、女御宣旨〕、女官祿等也、先女房等着裝束、(紅梅句、)又官奏、政始也、

十七日、○○御帳中、本寮御衾披之、納辛櫃、今日、北政所退出、

廿二日、○○除目始、執筆右大辨、

廿三日、○○同中日、

廿四日、○○入眼、

廿五日、○○入夜、自地退下、

廿六日、○○雨降、今日歸參、

廿七日、(壬午)天晴、此日、御元服之後、始有朝覲之禮、余聊有相勞事之間、朝間不參上、且御裝束已下事、可被忩之由、觸女房之許、此間有召仰事、上卿內大臣、奉行職事光綱(ミイ)持來日時、見了〔乃〕返給、巳刻着束帶、(蒔繪螺鈿劔、紺地平緒、)參御所、于時〔未召〕御髮、又內侍不上髮、凡女房等懈怠、言而有餘、右衛門督參上、奉仕御髮、御裝束等、女房等加謹責、內侍適上髮、如此之間、及午〔刻〕終、出御南殿、其儀如常、余候御裾、於額間長押上、召御挿鞋、(成經朝臣進之、)內侍執劔璽候前後、(御璽在前、)經清涼殿弘庇、長橋、南殿北庇西戶等、(自清涼殿額間、至件戶下等、敷筵道也、)御帳後間、暫令立留給、兩內侍近自御帳左右、(御璽在右、)次主上進立給御帳西間給行〔西方〕、(余拔笏候西方、)次御反閇、陰陽頭宣憲朝臣參上自西階、入自西南、奉仕之、退下、給祿如恒、(入自明義門、經北廊子西戶例也、今路如何、)次經御帳與柱之間、令進立南庇

給、〔內侍出先引陣〕余候西間〔庇三間々〕次右次將渡左、〔〇左一本作東〕來在階下、御輿長堅身等、東內渡西前、〔仍〕、堅身不從也、〔主君〕副南築垣渡之、大內之時渡階下〔之時〕、從主人也、此間、關司奏了、須公卿列立之後可奏也、然而、依爲同事、不追歸、次公卿列立、先內大臣、右大臣、經階下立坤角、次左大將、經櫻樹北、立階巽、次定能卿已下列立其巽庭、見參公卿七人、皆悉衛府也、次少納言賴房鈴奏、次寄御輿、源宰相中將通資參上、昇南階西邊、於階下脫靴、階西間跪候了、副及押、經御輿與柱之間、開登戶、先取御璽、跪、安登中、經本路、跪候西間簀子、次余進寄、率扶持主上、即乘御、召成經朝臣、介取御挿鞋、給東簀子、成經、經簀子參上也、次通資取御劍安之、閉登戶退下、次率昇出御輿、兩大將前行、他公卿早以前行御輿出、自承明、建禮、待賢等門也、御輿欲昇出之間、余經南庇、直來進於東階下著沓、經宣仁、華德等門、於陽明門乘車、自大宮南行、此間、御輿未出待賢門、仍暫扣總、余前駈十八人、四位二人、六位一人、五位十五人也、隨身染分如恒、車副著蘇芳褐、牛飼著褐、皆如春日行幸時、良久、御輿出待賢門、過後陣之後、從幸路、御輿於二條大宮邊、借過一時半、是前〔陣〕後陣、衛府等、不前行、自路頭多打出之間經程也、經大宮六條等大路、到院御所東四足下、六條北、西洞院西也、法皇於六條堀川御棧敷、有御見物、余前駈下馬、依仰、更騎渡也、如春日行幸時、余於右衛門陣末程下車、前駈隨身、於六條油小路辻、皆下馬、經六條西洞院等、此間、供奉人馬從〔類〕等、太狼藉、衛令追拂之、自御輿南進、立御輿前、先是、左右大將立門內、門外、左南、右北、不立登也、公卿、二位大納言兼房已下、列立中門外、西上、南面、于時、權大納言隆忠卿揖離列、與余余頗少門之中央、正對隆忠、相揖、右廻入自北腋門、中門等、經南庭御前、此間、不見及、或又路間、或法皇御西間、共有例、奏事由、歸出、此間、家國發風聲、令撤〔屋〕腋、中門外所引也、出中門、立始所、余又頗立對、相揖、隆忠復列、此間、諸司〔中門〕緩從道、余先前行、隨身相從也、前駈不入中門內、立中門內北方、次左右大將前行、立中門外南北、左大將〔經〕立南也、次御輿進行、於中門〔際〕昇廻〔之、〕以御前爲向東、是例、御輿不向西北也、以御前爲東、昇居中門內、御輿下同、敢東也、余已下、大將公卿、〔近例〕皆居地、兩大將、先例入中門內、〔仍〕余仰、此旨最不覺也、東禮之時、昇廻御輿、以東爲前〔時〕、大將〔先〕入中門內〔者〕、可候御輿前、於今時〇前於今時一作後是以不可入中門〔也〕、余不覺悟此事、殊又左大將可謂尾籠〔也〕、次通親卿參進、

脫靴開蔀戶、取御輿、候御輿西北方、（御輿內也、）次余參進（御輿候、脫沓、）成經朝臣、持參御草鞋、主上下御、〔於筵道上着御也、〕通資前行、主上昇〔終〕自中門廊南妻給、余指笏取御裾、次公時卿取御劍、候御後、此後事不改記也、

三月

一日、乙卯〔天〕晴、辰刻出御燈、（大炊御門末、河原、）着衣冠、（御物入車、）乘毛車、隨身褐冠壺胡籙、前駈十人許、着布袴、檢非違使左尉中原明基着布衣冠、在車後、河原諸司儲幄、開後幔門、引入車轅於幄中立榻、（件幄、子午妻立之、北面、河畔疊石立佛、不用八足、敷半帖、）次供手水、（川水手洗、陪膳以政朝臣、開戶、置前板供之、洗手了之後、指紙一枚於白木持來、余拭手了給、）即撤之、次陰陽師主税頭賀茂在宣朝臣、（束帶、）進着半帖、又供贖物、置前板如初、（一前也、）陪膳同人、前駈等役送、祓了、（所高天原之時、解二々、漏人形如例、）陪膳取大麻持來、余撫之、嗚之了、陪膳取其御贖物撤了、指開戶、次懸牛、經本路歸家、改着直衣、未刻參院、（網代車、前駈衣冠、隨身布衣、）以定長申條々事等、

役夫工事、未濟所々、可付使廳云々、

殿上番事、（早可結番、且勤否、可有沙汰云々、）

座主事、（先可補公顯、本寺人來、可問公顯并山門僧綱等云々、即仰家實了、）

三塔法事、（全主辭退之所、可仰覺成云々、）

當今御儀事、（可計沙汰、三品歟、准后歟、可仰合人々、）

今年御厄年、可有改元歟事、（早可申沙汰、）

酉刻、參內宿仕、先參朝餉、歸來宿所、改裝束、參女御之方、

今日、遣使者於能保許、先日示送事、仰遣返事也、親國申云、祭使猶可催公經云々、能保卿、殊可出立之由、可仰遣云々、又云、馬助可被任清實云云、〔棟範、內宮役夫工免除庄々注文二卷所進也、是爲定外宮支配所召也、〕

二日、丙辰〔天〕晴、召五位藏人光綱、以前大僧正公顯、可補天台座主事、過御燈齋、明後日四日可宣下、豫上卿已下可催儲之由仰也、

家實、座主事、注申人々申狀、

左大臣、

可被補天台座主事、慈圓法師、若當仁歟、不然者、加持院宮、令補給、又別儀也、且可被尋可然之僧侶、委不知子細候之故也、以此趣、可令申上給之狀如件、

三月二日　　左大臣〔丶〕

右大臣、

此事、觸穢二計申一歟、若可レ依二觸穢一ハ、上臈者、昌雲當二其仁一歟、但度々觸レ恩了、未レ知二其子細一ハ、此外、圓良、顯眞、慈圓等之間、被二計任一可レ宜歟、

内大臣、

觸穢二計申一ハ、山門之趣、不レ可レ被二尋仰一歟、三塔會合、可レ然之輩兩三人、可二撰申一也、隨二其狀一ハ可レ被二計任一歟、爲二向後一可レ宜歟、

堀川大納言、忠親卿、

天台座主、以二前大僧正公顯一ハ可レ被二補任一ハ、其後、可レ被レ抽二任誰人一哉事、山門僧綱之内、雖レ可レ被レ補二上臈一ハ、無二其望一之由傳承、然者、可レ被レ補二無動寺法印一歟、且可レ在二勅定一之由、可下令二言上一給上之狀如レ件、

三月二日　　大納言丶丶

已上、四人之内、於二大臣三人一者、各行向問レ之、而左大臣、追以二消息一所レ被レ申也、忠親卿、自レ本以二書札一問レ之云々、内府申狀無レ謂歟、大衆可二計申一之由、尋不レ可レ申事也、入レ夜〔藏人次官平〕親國、爲二院御使一ハ來示、祭近衛使闕如事、余可二計奏一云々、所存具以令レ申了、家經尤當仁歟、

三日、丁巳〔天〕晴、巳刻許、自地退出、御燈御禊事、頭中將致二沙汰一云々、入レ夜、女御殿御節供、自二南面一供レ之、家司頭大藏卿宗頼勤レ之、陪膳左中辨親雅朝臣、家司、範光、仲資、長兼、盛經等、勤二仕役送一云々、於二大炊殿一ハ女房節供如レ常、陪膳彈正大弼資泰朝臣云々、今日、平等院一切經會、開封家司闕如了、仍宣房催二遣之一ハ、樂屋行事仲盛、國基等也、今日、上巳御祓、主税頭賀茂在宣朝臣於二大炊御門河原一修レ之、使侍長可レ勤二仕之一ハ、而當時無二其人一ハ、仍侍可レ勤歟、而今日三月三日、相二當上巳一ハ、頗爲二希代事一ハ、仍以二職事國行一爲レ使、又主税助安倍晴光於二川合一恒例御祓行レ之、侍勤レ使、必兩方不レ可レ行レ之、而晴光恒例勤仕之由、行事人不レ知レ之、催二在宣一ハ、仍忽不レ改二定兩方一ハ行レ之、無二其妨一之故也、此夜、宿二大炊亭一ハ〔廣元來〕

四日、戊午〔天〕晴、權右中辨棟範來、申二役夫工之間事等一ハ〔親國申二祭使事一ハ、昨今、御所中間不レ能二奏達一云云〕入レ夜歸參、内裏宿候、此夜調樂也、二歌事、陪從範宣與二有頼一論申、尋二聞兩方申狀一ハ可レ奏レ院之由、仰二

光綱、
五日、己未、〔天〕晴、午刻許、人告、實命有恩命云々、仍以兼親、令進烏羽、是申此事、依法印強欲申、度々於奏聞、今有恩免、南殿北壺、御覽左寮御馬三疋、去比、賴朝卿所貢進也、瀧口等騎之、右中將忠季朝臣、候御前、及丑刻、兼親自烏羽歸來、以家實申入了、仰云、雖爲重科之者、度度申請旨、爭默止哉、仍所免給也云々、又以定長〔卿〕被仰座主之間事、條々委細不能具錄、大略、圓亮可被補之趣歟、家實來申僧綱等申狀、已經數日、仍御斗藪以前、不可有沙汰歟之由、相存之處、忽有此仰、未知是非、事重事也、已而以如兼親、被傳仰、頗輕忽也、定長煩路之僻遠、不來臨、太奇恠、仍余送書札、仰明日可來之由、敢不可承引、然而理之所致也、實命恩免之由、即告西山、法印被座西山也、有恐悅之報狀、出洛而可悅申之處、座主事、有沙汰云々、讓內之一分也、仍猶豫未思得云〔々〕、親國云、祭使可催兼宗朝臣、百日參籠、仍先日被免、而依事闕如、更被責之云々、
主上聊御風氣御坐、然而殊事不御、
六日、庚申、〔天〕晴、早旦、退出大炊御門亭、午刻、定長返事到來云、天台座主事、可被仰下顯眞法印也云云、顯眞、遁世年久、偏入念佛之一門、棄眞言之萬行、三千貫首、更無希望之由、書起請事數度、近則、衆徒拂全玄之刻、爲顯眞所行之由、風聞之時、注奏狀奏院、又與余、而今與定長謀議、忽預此恩、受知外表上人之翔、內有貫首之望けりと、萬人令知之人、之餘執召、今如此、可悲々々、今日、依次日、明日可宣下之、以光綱奏條々事等、又召少將信清、仰其妹帥典侍、女使出立之間、可奉仕之由、懲領狀、親國來、近衛使兼宗、堅以辭退云々、猶可奏之由仰之、及晚、光綱歸來、條々仰御返事、〔觀性法橋來、〕入夜歸參內〔裏〕、
七日、辛酉、〔天〕晴、今日、法皇參熊野給、御進發也、又宣下天台座主事、法印顯眞、上卿別當少納言信清、先例、有上臈之時、被任僧正、即被仰座主也、而明雲作從上臈被補之、爲不吉例、今又如此事、先々度々申請事也、然而、無其沙汰之上、今度座主之事第一々々不當、仍萬事只以目耳、
今日於直廬、稱書大般若外題、
親國申云、祭使兼宗領狀了、其由去夜奏聞了云々、

(八月、壬戌入夜、退出大炊亭)

九日、癸亥召宗頼、仰條々事、當今母儀御事、可問人々事、中興厄事、殿上番事也、又立后事等、條々仰之、

十日、甲子算博士行衡、大外記師直等參上、今年依中興御厄、可有改元哉否事也、行衡重仰可勘當件厄之年、無改元例之由了、

十一日、乙丑(天)晴、右大辨定長來、申東大寺大佛之後山可被壞之間事、(人々、井上入中狀、來十五日、)爲實檢件事下向、相率道寺官等云々、今日申次長房、

(棟範、申役夫工之間事、光綱申條々事、長方申次之、法印入夜被來)、

十二日、丙寅(天)晴、入夜、參內宿仕、今夜、女御殿昇給、余扶持之、今日、法印又來、終日談語、明日可歸入西山、(又晦比可出京云々)、

十三日、丁卯早旦參上、率下女御殿、下宿廬休息、入夜參八條殿、深更歸大炊亭、今日、於內裏、南都三綱、爲別當法印覺憲使參入、申條々事、(八幡領、於(○一作切)山科人、殺害興福寺領天山科人之間事、并大衆張本事也、)仰子細了、即召別當辨親雅朝臣、仰可仰遣八幡別當成清許之狀、親雅參籠賀茂、仍遲參之間、寺家使、殊依恐申、以他人尋聞、又仰子細了也、

十四日、戊辰靜賢法印來、今日、臨時祭御馬御覽也、余不參、頭大藏卿定頼朝臣參入云々、先來此亭、申條々事、入夜、親國來、申稻荷祇園論申御供頭事、仰所存了、此日、竿博士行衡來、申公家中興御厄之間事、召前問子細、大途可有改元之趣也、康平、保安例也、

十五日、己巳(天)晴、巳刻參內、依女房陪膳闕如也、入夜、女房參內、(密々事也、能季在共、出車一兩、侍男共三四人、八葉車也、)余及女房共宿候、自今日、始行春日社唯識會、恒例事也、家司上臈等、各現病故障等無疑、仍宜房下向、余所作如何、

十六日、庚午(天)陰、此日、(石淸水)臨時祭也、午刻、着束帶、參御前、依(使)舞人遲參、及申刻、着御御裝束、(右衞門督通親卿、右少將隆信朝臣等、奉仕之、)先黃櫨御袍也、暫待(御)使(之)參、申終、使參入、即出御(余參御殿、出御自御座間、敷可出御自(西)一間、)(成經朝臣、進御挿鞋、)御拜座、(南面、小莚二枚上、供半疊、)(件半帖下、脫御草鞋也、)余候御座東北邊、仰成經朝臣、進御笏、次供御贖物、(成經陪膳、光綱役送、)次宮主獻御麻、成經於中門廊西緣兩妻、取之持參、主上一撫了返給、(作令持御麻於成經、以片手撫給之、)即取之、返給宮主、

（於本所）宮主着庭中座、（南面、頗向坤、）次使着座、次舞人三（給之、）人、滝立御馬、（自西方引之、）次御祓了、宮主退出、次撤御贖物、次引出御馬、（今日早速引出、失也、）次使取三所御幣各一棒、（跪可取之、而取一之外、乍立取之、失也、）立主上御殿、（頗向坤給、）両段再拝了、次使賜幣退下、次成経参進、給御笏退下、次入御、（余褰御簾、成経給御揷鞋、）次改御装束、（撤平敷御座、立御倚子、蔵人等之、又敷茵座、）又二間、出几帳帷、并打出等、先是、（典侍以前也、）女御参上、候上御壺禰、（以尋常鬼間二間為其所、西間為御所、東間妻戸放開出衣、為女房候所也、）参上路、経南殿御後、小御所南面、（二棟廊也、尋常之時、二間是也、）并昼御座、（女御方女房、経内御方壺御前、雖不可然、依無他路也、又先々如此云々、）等、入自東鳥居障子也、扈従女房宰相局、（御乳母光長卿妻也、）取火取在前、次大納言局、（忠親卿女、）取御剣在其後、次女御殿、（大貳、兵衛佐、両人奉几帳、仍依所狭無路、自昼御座北障子辺退帰、候小御所南面西二間辺也、）次兵衛督局、取御装唐衣、候御後、巳上、着物具、（強装束也、）其次三位殿、（不着物具、非職掌之扈従之故也、）其後に引渡て、女房三品、（不着物具、只引具許、）相具女房一両参上、（件女房両人、自南殿御後通退了、）件共女房之中、中臈二人之外、四人候女房候所、（御所東、打出間也、）母儀候女御居所、（上御壺禰、并女房装束等、在奥、）次主上改着御袍、（蘇芳、廿●頗濃、不似御青色、内蔵頭過失也、）須御下襲同改着給也、而件御下重、而張枝、裏又同張之、先々未見如此之御下襲、仍問通親卿、件卿云、高倉院御時、年々見之、至以不然、而如例様々、裏面御染打也、称之梅御下重、未見面裏共張之者、仍今日只改御袍許給也、（先例、雖無御服之進例、猶改召御袍許、不改（了）、御下襲事、度々在之、況今日御下重、不似例年、仍只改御袍也、）次又出御、（如初、成経進御揷鞋、）余奉裾、自西簀御之後、経御前簀子、着殿上、（先々候小半間、而被補一（イ）間、只准大内例、候殿上也、）次成経参御所、告人々、（此事忘（シ）、不然歟、）次大納言實宗卿已下、着殿下座、（余忘却シテ、直可召舞（人）等之由、示成経（而）依實宗卿之傍示、召返之、失礼之甚也、（可耻々々）、）次余進居上戸下、（年中行事障子、如常立戸前也、）公卿皆着了、宗頼朝臣、入自青瑣門代、候年中行事障子北辺、候気色退帰、経公卿両座之間、并庭座前、（徒跣、）向瀧口方、（四脚門之辺也、）召使已下更帰、（此度、経庭座南、出中門了、）次使已下、参上着座、（使着第二間座下、示気色於實宗卿（云々）、仍心曰、使令着第一座也、）舞人、陪従座之中、有其路、而如敷連、仍召宗頼仰之、頗令開其道也、次一献、（次大炊頭宗頼朝臣、瓶子蔵人、）次二献、（實宗卿、勧盃、刻不起、待瓶子蔵人、太無謂（々）、未聞事也、）着垣下座、（五位殿上人一人、六位居御盃、）次置挿頭花臺、并螺杯銅盞等於長橋南妻、次三献、（隆忠卿、不着下座、）次置重坏円座、次勧重坏、（右中将忠季朝臣、右少将雅行朝臣、勧舞人、五位蔵人親国、勧陪従、）次親国就指頭花下、（経庭座前、（可尋也）、）次實宗（卿以下）、次第給挿頭花、（各右廻、直出中門、皆殿上也、此中、季経朝臣一人左廻、違

（御殿之後左廻、是故實也、皆識者歟、）余暫於殿上々戸下見物、依痛風、稱參御所方、（經下戸、其路、極狹隘、然而又人不見、經他道之間、暫々〔所〕經此路也、）交居〔女房〕伺見之、皆悉給插頭花了、使已下起座、此間、余經渡殿妻戸參上、主上入御、（成經給御草鞋、）次撤庭座、藏人敷圓座於簀子、次又出御、（又進御草鞋、）余直經御前簀子、着第一圓座、（南階東邊〔也〕、）次成經朝臣參上、召公卿、實宗朝臣已下、參上着座、次宗賴朝臣、着壁下座、即起座、參年中行事障子下、候氣色、余目之、宗賴着沓經前庭、（庭座前也、）向瀧口代、召使已下歸入、（經座南、）此間、始乘燭、主殿官人等、取松明立明、次使已下入幔門、暫留立、陪從發歌笛、良久以後、漸步進、立御殿坤角樹下、小時、舞人入幔門、進立前庭、（去兩杖丈、仍余示實宗卿、頗令逆立、）駿（河方）歌舞了、（作法如例、）歸入、祖褐更出、求子舞了、歸入、次主上入御、余參上（自御座東間參上也、）發御簾、（宗賴朝臣、給御草鞋、）上卿平伏、余直參御所、先女御歸曹司、屬從女房如本、次主上脫御裝束、相具女房等、渡御女御方給、於西面妻戸御覽使已下、（通親、隆房等卿、候御前簀子、余座中、）女御、并三品、同候御〔此〕所、他女房等、自其南北間遣子伺見之、內御方女房等、其南妻戸懸簾見之、（件所、尋常爲人路、立后以後可爲御眠宿之所也、）渡了、主上、女御、共歸給、暫御女御々方、余向直盧、改着直衣、參上、先是、主上還御、亥終、女御參上如例、余候御共、此夜、宿仕、

使左少將實保朝臣、

上御壺禰御裝束事、長房奉行之、

以鬼間西間、爲御所、四面懸壁代、（東西北垂之、南上也、）東西北三方、立廻五尺屏風、（入內屏風也、）其內、敷穠綱端疊二枚、（東西妻、）其上敷東京錦茵一枚、其巽角立三尺几帳一本、（平絹綸羅綢、帷花欧〔冬〕、二重織物、紐紫村濃也、）副端簾、立二尺几帳一本、（平絹綸、帷表濃蘇芳浮文織物、非二重織物也、文龜甲蘇芳村濃、紐几帳皆有下緒、以金銀泥畫之、件几帳六帖、伏其間廣也、）不敷弘筵、卷筵等、以其東間、爲女房候所、出例几帳帷、（平絹染、）女房出衣、袖妻、其中敷高麗端疊三枚、（小文出疊廷也、）

御襖以後、女房押出打出、宗賴、長房〔等〕引出之、其上、左衛門督〔實〕能卿刷之、是先例也、后宮之時、多大夫權大夫等刷之、女御之間、親昵公卿刷之、大將依灸治、今日不出仕、仍金吾刷之、

打出衣、

萌黃匂五領、（絹入四百兩、裏高一尺三寸也、）紅單衣、紅打出衣、裏欵冬、表着蒲萄染、唐衣白腰裳、（〔裳〕海浦如例、以緑青畫巖石、）以不出

袴、件打出、自瀧口方、藏人等昇之、催匠件所、須女房〔可〕持参之、而依無便宜、如此、又先例也、

御衣

薄蘇黄褂八領、紅單衣、紅打衣、樺櫻二重織物表着、

（無小褂、裳、相具唐衣也、唐衣幷裳腰、同二重織物也、）大納言殿、（裳句）、宰相殿、兵衛督〔殿〕、大貳、兵衛佐、

已上、着物具張（例イ）袴、

三位殿櫻衣、

不着物具、爲打出沙汰、臨時参入也、〔櫻衣〕、

母儀、（裳袴櫻）

今日、依臨時祭齋、不勤唯識會所作、

十七日、辛未、雨降〔申刻退出、行水、修〕唯識會所修（作イ）也、（昨日料、同加修之、）（等イ）昨日、女御殿御物忌也、仍仰法成寺、平等院、幷御持佛等、行種々御祈等、

十八日、壬申、〔天〕陰、不雨、唯識會所作、如昨日、此夜、御方違行幸也、余供奉、白川押小路內裏也、晚鐘以後還御、其後、余退出、公卿四人供奉、還御只一人、不敵、光綱奉行職事也、少納言信清、

十九日、癸酉、〔天〕陰、此日、女御殿御祈、修熒惑星〔御祭〕（使職事仲資）、天文博士廣元先日申云、熒惑已欲犯軒轅女御星、來廿日餘之比、天下猶不々、（○天下云々一作可見犯否）兼可祈謝云々、仍所行也、卽廣元勤御祭也、此夕、女房退出、直向九條堂、余今日可遂四十五日方、而日來不致沙汰、及今日了、卒爾之間、不可叶、忽然而留了、可向水田高渡邊（ヒイ）、而日景已闌之故也、

廿日、甲戌、雨下、早旦向九條、依故內府月忌也、入夜歸來、宗頼朝臣來、申母儀准后之間事、人々申狀、（右大臣、堀川大納言〔等申狀也〕）右大臣申云、三品可宜、忠親卿申云、准后可然、今日、宗頼、親國等申大神宮穢氣之間事、仰可問法家之由、

廿一日、乙亥、〔天〕晴、明法博士明基、勘大神宮穢之間事、宗頼又申條々事、覺憲法印、注申衆徒張本之間事、

廿二日、丙子、宗頼今日向左大臣仁和寺宮（等イ）、問母儀御事、被申可進申之由云々、

廿三日、丁丑、入夜参內、女御殿被昇、深更退出、明日爲物忌之故也、

廿四日、戊寅、雨、宗頼申云、母儀御事、左大臣以消息被申云々、三品立后之間可宜、准后不可然云々、

廿五日、己卯、〔天〕晴、昨今物忌也、雖然依明日可直平等院阿彌陀堂、不顧物忌、枉向宇治、今夜經宿、

可移方忌之故也、（件方忌之間事、于猶多不能具錄、）辰始、先向九條、未刻、着直衣、烏帽等、乘網代車、首途、（布衣前駈十餘人、殿上地下相交、公卿（前宮内卿）季經卿一人、着布衣、連車、隨身布衣狩胡籙、殿上、騎馬、下臈布衣也、多ハ水干狩襖也、（忠武着例布衣也）、侍除三四人在共、）釣殿寄船、先參本堂暫候、次向阿彌陀堂、見可直之間事、次向經藏同之、秉燭、向棧敷御所、（一切經會時棧敷也、）件屋、先年故女院一切經會之時、渡御之年、余宿此屋、仍殊宿此處、可移方忌之由、陰陽師令申、仍所宿也、季長朝臣、爲開封參會、（衣冠、）

廿六日、（庚辰、）終日雨降、辰刻、着直衣烏帽、詣阿彌陀堂、見廻之後、向小御所、居西面妻戸、（向佛正面妻戸也、）季經卿在前縁、先於本堂修諷誦、（本堂供僧上﨟増覺、爲導師、給褂一領、）是依可直阿彌陀也、自去十九日、於本堂、觀音經御讀經、仁王講、於五大堂、五大尊念誦（○念誦一作念佛、）等修之、爲同祈也、今日、又供僧等詣諸堂、可祈念之由仰之、又離宮社獻幣帛、（卒爾之間、只付料於社司也、）即直堂、召南都工令直也、僅不及一時、須臾直了、此間、余凝信力念誦、信心發起、感應何疑哉、可悅々々、今明日、能々調此堂、事了、來廿九日可直廻廊等、其後又可直經藏之由仰之、直了之後、余又向堂見了、向經藏、（開封家司季長朝臣、着衣冠、又執行并職司二人候之、）即余入戸内、季經卿、同令候之、開始御厨子、（八角厨子是也、）先奉禮弘法大師、愛染明王、次奉佛舍利、聊依有不審之事也、慈覺大師本三粒也、而去文治三年參入之時、有六粒、仍今日重奉見之、猶六粒也、然而三粒不似常舍利、疑地震之時、取交他沙等被置歟、又弘法大師舍利七粒也、而有八粒、是無不審舍利也、次見手本少々、依日暮退下、向本堂、御所上下着膳、次於釣殿乘船、於東岸乘車歸洛、到九條、暫逗留、自是返遣所從等、入夜、僅具一兩男共、歸大炊亭了、

廿七日、（辛巳、）（天）晴、今日、以覺成僧正、令護身女御殿、入内以後、雖始祈等、于今不加護身、自然懈怠也、昨日祈此法印、而近日暫不出仕之由被存歟、仍不被來之間、召覺成也、今日依日次宜也、

棟範申役夫工之間條々事、仁和寺宮房領等、早可下知之由被申云々、又親國申今夜御書所作文之間事、

右大辨定長參來、去十五日參向東大寺、佛後山令壞之間事、加撿知之處、壞去山土之跡、御佛後、破損、若不壞此山者、豈知彼之破損、壞山之事、萬人不甘心、齊衡年中被築以來、已經數百年、而忽以

人力撤去之條、人々所疑、一旦可然、仍以造寺長官爲被實撿、所下遣定長也、而不待其御使、上人自由壞件山、所行之由、雖似有自專之科、偏代本願聖主之御靈所爲歟、可恐可貴、件破損之所、神妙可奉鑄繼、又山代鑄銀柱、數年可奉着之、然者、一切不可有事厄云々、此間事等猶多、又申他事等、今日、又有記錄所評定云々、

入夜、着直衣參內、依御書所作文也、以西臺盤所廊假爲其所、雖太無便宜、高倉院御時、以此屋爲其所云々、加之、爲有便叡覽也、先儒士光範朝臣已下參入、有饗饌、盃酌等、三獻〔云々〕、其事了、撤大盤饗饌了、奏事由、即以渡御、先是、密々女御殿參上、次殿上人、儒士等着座、儒者在奥、光範朝臣、雖爲殿上人、依爲御書所別當、着儒者上、先例也、殿上人、藏人頭大藏卿宗頼朝臣已下十人許、在端座、或直衣、或束帶之衆兩人、在橫切座、次置圓座、文臺等、一人、左右手持之、太見苦、又切燈臺可召、而撤立也、違例歟、御書所衆役也、次置詩、先置序、次儒士等皆置了、殿上人、自六位置之、光範朝臣詩置宗頼詩之後、置之、藏座、實守朝臣下﨟、依爲藏人頭、置後經詩之後置之、今違被例、是非可尋之、座席亂位階、雖着座、於時者、任位次可置歟、實守作法可尋之、次講師通業取笏衣冠也、儒者皆衣冠也、參上講之、大學頭在茂朝臣、儒者第二也、勤讀師、皆講了、有連句三十餘韵、其後分散、今日絕句也、寬治、天永、御元服以後、初度絕句也、

題者、御書所別當御侍讀式部大輔光範朝臣、

序者、大學頭菅原在茂朝臣、號日被點式部權大輔敦綱朝臣、而俄服暇事出來、敦經朝臣頓死之故也、仍今日申刻、被〔改〕仰在茂朝臣、早速□□終篇、所參入也、

廿八日、□□此日直物也、上卿右大臣、執筆右大辨定長卿、文治三年春以後、不被行直物之間、召名多積云々、余忘却不賜、去春公卿給、大外記師直、亥刻來乞之、忽披大間、須更候之、給了、不及半時、今日、祭供奉官、少々被任、又被任少納言親家、是忠親卿養子也、故美乃權頭昌隆子、少納言家隆孫云々、元爲伯耆守、上官衆遠、國吏先例邂逅、仍追奏事由、可被任移他人歟、今夜、不付衆字、而上卿執筆、不問職事、只稱被付落之由、自由付之云々、不足言々々々、末代事皆如此、何爲哉、依爲忠親卿國、定長所構歟、可彈指、今夜不付衆字者、可飛任國歟、依小事現矯飾、可謂遺恨々々々々、

四月

〔四月十一日改文治六年爲建久元年イ〕

一日、甲申、〔天〕晴、未刻〔暴〕雨、即晴、入夜微雨、平座

上卿別當〔云々〕、此日、平野祭也、宣命上卿左衛門督、祭上卿右衛門督、有御穢、依御物忌、陪膳役送人々臨候、使宮主不能、近例云々、少納言輔房勤使、余神事、當社將進云々、仍余不食魚類也、

二日、乙酉、〔天〕晴、梅宮祭也、立神馬十列如例、陪膳光範朝臣、使雅樂助忠頼、行事勾當菜家、祭上卿兼忠卿云々、

三日、丙戌、入夜參內、女御殿參給、今夜宿仕、

四日、丁亥、〔未刻許退出〕、於南殿御後、〔密々〕有小弓〔御〕會、忠季〔朝臣〕、信清〔朝臣〕等候之、

五日、戊子、〔法印被來〕、來十一日可有改元之由、以宗頼朝臣、宣下左大臣、依明年三合、大水例、今年中與康平例、等御厄、會有此事、四月又先例吉之故也、兼光卿、光範、光輔等朝臣也、

六日、己丑、依大神祭使立、今日神事、

七日、庚寅、〔天〕晴、法皇今日自熊野御下向、令落付今熊〔野〕給云々、以宗頼奏條々事、

八日、辛卯、今日、依大神祭、公家不被行灌佛、件祭以使立日、爲神事、祭日不齋、往古例如此、而近古以來、猶被止灌佛、仍就近例、被停止之、又故殿御記〔云〕、不論灌佛之有無、至于八日、僧尼參入、敢不可憚之由、有法皇仰、白川院仰也云々、云々、仍鳥羽院御宇如此也、而近代又無灌佛之年、自朔日爲神事、如此之事、不論是非、只就重爲善、是末世恐昭之儀而已、抑大神宮御祭者、九月十七八日也、然而自九月一日、至于十二日、爲神事、十三日以後、全不潔齋、十七八日、公私佛事例太多、以之思之、他神事、不可過神宮事、依大神祭、被止灌佛、猶於理有妨者歟、今日、入夜參院、依御惱不入見參、即參內宿候、此夜、密々於御前有詩會、左大將、右衛門督已下、近習人五六許歟也、

十日、癸巳、〔天〕晴、此日、太政大臣初度上表也、寬治以來、寬仁二月、多以三月獻初度表、而依爲院御熊野詣之間、空以過了也、巳刻、使陰陽師主税頭在宣朝臣勘申日時、以人傳覽之、作者式部大輔光範朝臣、清書中務少輔伊經、來會公卿、左大將、左衛門督、藤中納言、右大辨、太后宮權大夫、前宮內卿等也、申刻、作者參入、即余着直衣出座、尋常公座、不改御裝束、但撤脇息、置硯筥也、召奉行家司右衛門權佐長房、問作者參否、申參入之由、仰可召之由、即光範朝臣、取副表於笏參來、進于前獻

表、余便仰可設之由、光範説了、（以文下家余方、指置也、）與余、（件草、如前紙、如例、可季清紙也、）余與左大將、左大將見了、與定能〔卿〕、定能〔卿〕見端許、與兼光、余云、繙置前、兩三人も同時被見歟、即展置前板敷、光長共見之之後、光雅又見之、欲與季經卿、余仰不可、必然之由、人別非可見事、只爲文之人可見也、仍仰此旨、也、即取上、余取之置前、次召長房給草、仰可淸書之由、數刻之後、（此間、與余人人交語、）持來淸書、余與兼光聊令見落字、書失等、申無誤之由、返上之、（左大將取傳也、）長房、持來表筥、（不加花足也、）幷檀紙、（可有四枚、而持來五枚也、表三枚也、其禮一枚之裏二、書一枚、〔是卷入〕、作置二枚、又卷之、其上又加一枚也、）余開硯筥、染筆加署、（名字也、）卷之加禮紙、入表函中、如本覆蓋、（檀紙餘今一枚、置硯筥右方了、）此間、家司行長、職事兼資、昇案立余座當間廣庇、（東西妻、置花足、其上、加白生絹、以疊絹鋪也、）年々記、多當公卿座末妻戶立之、而故殿御記、皆當間立之、又知足院殿、太政大臣御表、同如此被立之、仍當間立也、次余召長房、給表函、長房取之、就案下開覆、置函於花足上、如本引掩テ、又結、（案下二、只一〔結〕結之也、如何、其上テ片結可結也、）次家司職事四人、（大炊頭中原師綱、（家司）、前馬助源國行、（職事）、散位行長（家司）、（職事）同兼資、）參進、昇案退下、次召作者光範於前、給祿、（長房取之、白掛一領、）次召淸書伊經、同給之、（白掛一領〔也〕、長房取之、）諸大夫等依不參、家司兩人取之、寬治爲房、（行事、）時範等、取之故也、先是、人々退下、次余歸入、其後改裝束、其儀、公卿座、垂廂簾、前廣庇敷滿長筵、西一間、設勅使座、（高麗一枚、加上敷茵等、）東一間、敷取祿人之座、（同高麗也、）其中央間、副北簾、立燈臺一本、擧燭也、入夜、左衛〔門〕督定能卿、持來本表、立中門、長房謁之、即左大將降中門內方、（徒跣、）跪搢笏、受取表筥、（入本表、）經中門內簀子、持來公卿座末南面妻戶下、余在簾中、（衣冠也、）取之、次召長房、召勅使、即勅使昇自中門內、經透渡殿東簀子等、着廣庇座、（東面、）次左大將着東座、（西面、）次以政朝臣持來祿、（白掛一領、）勅使取之、經本路出砌外、再拜退出、先是、左大將起座了、次余歸入、（持表函、）次如元、上公卿座簾、撤廣庇座、次余出座、左大將獨在座、次長房進、申吉書〔候〕之由、次官方（親雅朝臣）、次藏人方（宗賴朝臣）、次政所（長房）、次余歸入、暫〔而〕參內、（中將束帶、隨身上䌫、前駈衣冠也、余直衣也、）宿仕、〔表〕、〔臣兼實申〕

十一日、甲午、〔天〕晴、此日改元也、改文治爲建久、（光輔撰之、）上卿左大臣、依公家御愼、（中興御厄、）幷明年三合、太一

厄ハ、及天變等事一也、
十四日、丁酉、今日祭也、近衞使左中將兼宗朝臣、有二御前
召一、又御二覽競馬、引馬等一、但僕從等不レ被レ渡二北陣一、能
保妻、去夜逝去、依二其事一也、於二公事一〔ハ〕、不レ可
レ及二沙汰一、件御見物ハ、非二指事一之故也、今日、祭可
レ渡二能保家前一哉否、有二沙汰一、遂不レ被レ憚二其家門前一
了、此日、立后兼宣旨也、勅使成經朝臣、余自取レ祿、
定能傳レ之、今夜無レ定、依二永久例一也、
十五日、戊戌、今日、第二度上表也、使兼良朝臣、勅答使高
通朝臣、左大將代レ〔余て〕、役二三ケ事一、家實來、申二准
后之間事、人々申狀一、
十六日、己亥、未刻、祭主能隆、內々告送云、大神宮心御柱
顚倒事、付二次第解一了、且所レ申也云々、驚思不レ少、即
以二棟範一、役夫工事令レ申〔之〕次、奏レ院了、
十七日、庚子、依二心御柱事一、立后可二延引一哉事、問二忠親
卿、幷師尙、師直等一、各申下不レ可二延引一之由上、
十八日、辛丑、巳刻、神宮奏狀到來、心御柱事也、即問二例
於官外記一、又被レ行二軒廊御卜一也、上卿二位大納言、口
以二宗頼一問下立后可二延引一哉否事於左右大臣上、入レ夜、
定長、爲二院御使一來、被レ仰二大臣一召之〔間〕事、內大臣
辭二大將一、以二忠親卿一、可レ任二大臣一之由擧申、是左大
臣去レ職、可レ任二公繼於參議一之由、被レ申之故也〔云
云〕、余申云、辭二大將一擧二大臣一〔古今〕未曾有、又忠親
爭超二兼房卿一哉者、
十九日、壬寅、明日、可レ有二仗議一之由仰下了、宗頼朝臣輕
服事出來、仍仰二家實一了、今日、當今母儀、敍二三位一、即
被レ下二准后宣旨一了、是余再三所二奏請一也、勅別當權
中納言親信卿云々、〔彼母儀、伯人也、〕上卿內大臣、今日、又余上二
第三度表一、使右中將忠季朝臣、今日給二作者清書等祿一
也、表中載二不義自謙之句也、之詞一、余難レ之、改二不才一了、兼
光卿不レ示二左右一、仍余問二此不審一、其時申二可レ然之由一、
仍以二行事家司長房一、仰二作者一令二改直一也、今夜、參內
宿仕、
廿日、癸卯、〔天〕晴、此日、大神宮心御柱顚倒事、被レ行二仗
議一、上卿左大臣、人々大略依二天仁、天永等例一、申下可
レ被二改立一之由上、但可レ行二御占一云々、忠親卿獨不レ可
レ及二御占一之由申也云々、
此夜、女御退出、先仰二手輦一、藏人忠國、次寄二輦車一、先有二反
閇一、在宮朝臣給レ祿、次寄レ車、余大將寄レ之、公卿忠親已下降立、
殿上人秉二松明一列二居於右衞門陣外一、乘二移糸毛〔車〕一、

大將、左衞門督等、指几帳、出車十兩、（毛車、女房各二人乘之、）〔得
選〕牛物連之、（已上、侍各二人具之、）次余已下、公卿十餘人、經二
條、東洞院、大炊御門等、入御自東面四足、余降自
南面門、寄車下御了、次於尋常公卿座、（自明日、可爲女御殿上、今
夜猶爲公卿方也、）有立后定事、執筆宗綱朝臣、忠親卿已下、公卿
十餘人在座、先召陰陽師於前、（在宜、晴光、）令勘申日時、
次書定文也、其後着饗、（殿居也、雖非饗、及深更〔之上〕、且依大治之例也、）有
二獻、（每度、家司持參盃也、）初獻居汁、二獻居湯漬、但不居了、
余披着、仍人々退出了、以永久定文爲例文〔也〕、
上東門、陽明門等定文、不求得之故也、今日〔朝〕、大
般若已下經論等、并布施已下、送南京、又家司長房、
布施取諸司官人等下向、
廿一日、甲辰、〔天〕晴、此日、於春日御社、供養四部經唯
識論等、蓋果多年之宿願也、抑又祈永代之家〔門〕
也、願文兼光草、左大將淸書、旨趣見願文、并可下
御寺〔之〕長者宣也、自今日、卽始行法花十講、明日
可結願、「所日」也、
廿二日、乙巳、〔天〕晴、此日、女御退出之後、御書使到來、
左中將公經朝臣、申次宗頼來、公卿八人、（永久例也、）有三
獻、給御返事祿等、受取御書人定能卿也、此後有
院號定、母儀〔之〕御事也、七條院云々、余參內、卽退出
了、公卿引參本院云々、
廿三日、丙午、長房歸參自南都、申御經供養、及御八講
無爲被遂行了之由、僧正又被示同旨、寺僧悅申無
極云々、
廿五日、戊申、雨止、藏人權大夫光綱、立后召仰、仰左大臣、
廿六日、己酉、晴、此日、女御任子有冊命立后事、（延喜大后穩子、
四月廿六日有立后、待賢門院、正月廿六日己酉又立后、日月叶延長例、支干付永久跡、可吉祥耳、）去十五日兼
宣旨、同十八日始御裝束、同廿日出御、同日定雜事、
口日時之支干、俳符合永久例了、昨今掃除裝束無
他事、巳刻、兼光卿來、仰合庭上幄事、延久、應保、久
安、不引之、永久引之、他例無所見如何、兼光申可
被遂永久例之由、仍引之、御裝束事、家司定
頼、職事兼時等、所奉行也、小時、兼光退出了、午刻
着束帶、（螺鈿、紺有文帶、）參內、于時御裝束大略了、打出未
出、他事少々遲引、然而、爲催促內口事、仰置定頼
朝臣、參內了、（大將追參入、）隨身官人束帶、立后、任大臣等如
此、先是、召藏人左京權大夫光綱、賜宮司土代、加
封、仰可奏院之由、卽馳參了、余候內裏之間、光
綱歸來、仰早可被任之由、（傳奏定長、密々云、頗令同其人、給、奏子細了云々、）官

外記、內記、公卿、大將、一切不參入、仍仰光綱令相催、又余下﨟隨身兩人、遣公卿等許、（左大臣、內大臣已下、可然之人々、五六人也、）示可被早參之由、是非指禮、只爲早事也、（寬治之比、故大殿、二條殿、常以隨身爲使、被催御裝束之事、是皆內々事也、今思彼例所爲也）及未剋、人人漸參集、申刻、左大臣參陣、即〔光〕綱仰宣命趣、（其詞、以女御從三位藤原朝臣任子、可爲中宮職、可載宣命歟、宣命ニハ、中宮ニ、皇后宮モ、只皇后ト載也、然者、此仰詞、頗不審也、然而、永久例如此被仰也、是爲令知中宮之由歟、仍今度又如此、）小時奏宣命草、（不入名、先例或入之、不問事也、）見了返給、仰□□遣之由、不經幾程、持來返奏、又見了返給、已上、（兼問見了、）□間、內侍上髮、向南殿、余同向南殿、見御裝束、（主上皆御直衣、密々相具女房等、御覽禮儀、中古以往、雖懸御簾、皆以出御、皆御東帘、候御簾中、而近代無其儀、延久如今日、永久又不出御、仍今度無出御也、）如相撲召合、但東第二間東邊、（依同敷線也、大內儀、或三間西邊、或二間東邊立也、）立內辨几子、此間、諸卿出、外辨、仰光綱、令引陣、（立陣也、進賦、前給歟、頗相違、左親能巳下三人、右被頭巳下五人也、）次內辨左大臣、作副宣命於笏、進立軒廊東間、（可立西間、又大內儀、立西第一間也、）次內侍、臨檻召人、（讃岐內侍、水入、唐衣領巾、裳如例、）須臾歸入、次左大臣昇階、（右階下揖、）經簀子着几子、（自下着也、）次被催開門、次被尋闈司、（闈司、皆行幸之時、在西方、近邇之間、頗經刻、）闈司着了、（障子中也、）召舍人、（二音、其音太微也、）大舍人稱唯、良久、少納言不進、適以參入、（少納言親家也、及少納言家歷、口昌陸子、堀川大納言猶子也、）就版、大臣仰云、刀禰召才、（其音又微々、於少納言不聞及歟、）少納言稱唯

退下、（先是、內大臣已下、列立中門外、）次外辨公卿內大臣已下、入自東中門、各就標、（異位重行、□□上北面、上首內大臣、自東對南階標、被就始也、）皆立了、大臣召宣命使、（別當隆房卿也、召詞、左兵ノ舍人ノ司等、以朝臣、微音召之、以扇鳴笏如常、）次隆房卿、揖離列、（右廻也、）經二位中納言列末、入自軒廊東間、昇東階、（揖、行無、不見及、）進立南簀子東第二間東邊、（□寸後頗方也、）直向乾、不揖如何、（或向西揖、向乾揖笏、或直向乾揖、兩說也、不揖之說未知、可尋也、）大臣給宣命於隆房、指笏及テ取之、頗退立、西面揖、左廻退下、降東階軒廊東間東邊、西面而立、（是又有說、又或西一間北邊南面立、或立西二間、或又如今日、）次大臣起座、經几子、降長押、經本路、降東階、（南邊也、）有揖、右廻東行、對宣命使揖、（隆房答揖、）出自軒廊東間、經樹等東、更西進、自御殿巽程、練始、經內大臣後、（經其後之間不揖、）就標、（可立左大臣標歟、而被立左右大臣兩標之間、如何、）次隆房卿、同出自軒廊東間、經樹等西南行、（欲西折有揖、）斜進經列前、就宣命版位、（其三四尺許、）一揖、宣制兩段、群臣每段再拜、（先是、主上還御了、長和後段拜舞、其後皆兩段拜也、子細見長和記、）次宣命使披笏揖、左廻南行、（欲折東揖、）經親定後（三位中納言上臈也、）復列、次左大臣已下、揖左廻、各列我列後退下、出東中門了、（列最末人、或右廻、或俱左廻、內大臣右廻、左大將左廻也、）次余召光綱、兩大臣、及右大辨等、仰可召之由、即向西直廊、

着圓座、（如除目製束、延立屏風、二行敷高麗端、奥座上絶席、敷一枚、内大臣座北一間、副北、敷円座、為余座、天□□一四尺人敷圓座、被為執筆座、）即光綱来云、不待召、左大臣已被参上、路被着陣歟云々、即可被着座之由、然而猶向陣召内大臣也、左大臣直経緑上、廻座末、着奥座、次内大臣来、同着座、（経内辺被来也、）次右大弁定長、着端座末、余目之、定長着圓座、正笏候、余又目之、定長召男共、（可召五位蔵人名歟、）光綱参上、定長仰云、硯、続紙、光綱退下、暫不進、頻被加催、持参之、（可入自東二間、而入自一間、不可然也、）定長、引寄硯、又候気色、余目之、定長置笏摺墨、巻続紙副笏、又候気色、余目之、即自懐中、取出宮司士代、與之、（今朝、奏院注文也、書立紙、無年號月日、）定長取之、披置前書除目、（定長云、少進両人、或共不置権字、或一人置権字、如何、永久、共不置権字云々、余云、長保又如此、但共六位也、五位六位之時、若置権字歟、然而、永久五位六位也、猶不置権字、可因後例歟、仍共不置権字、）

中宮職、

大夫正二位藤原朝臣兼房、兼

権大夫従三位藤原朝臣家房、兼

亮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宗頼、兼

権亮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兼良、兼

大進正五位下藤原朝臣長房、兼

権大進従五位上藤原朝臣長兼、

少進従五位下源朝臣兼時、

少進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行方、

大属従五位下大江朝臣政職、

少属正六位上三善朝臣仲親、兼

権少属正六位上安倍朝臣資兼、兼

建久元年四月廿六日

書了、放紙餘、奏除目、置座下方、（相加續紙置之、猶可置硯上歟、）撤硯等、取返柳筥、置除目、指笏、取柳筥、進寄、引廻置余前、余置笏、引寄置之、定長復座、余一見了、置前、定長返置雑具、揖起座復座、退下了、余置笏、取除目、與内大臣、大臣副笏起座、於公卿休所、與権兼光卿云々、（左大臣先以退出、為勞所勞、参本宮云々、大臣、当不可知陣事之由被申、仍光綱催諸卿上卿云々、永久、大臣向陣諸卿了、下式部、井仰諸陣座等、遣次人、被退出了、然者、今□□□□向陣可遣次人、史不及催、他上卿歟、然而、近代如此、途□□為□向陣、遣北川殿、令催云々、於内大臣者、日来称障、仮所参也、仍召除日了、大臣称、近代不向陣、於休所、與奪云々、）余召光綱、啓陣事、早可宣下之由仰、直遂退出、于時日未沈西山、先是、典侍中使等参儲云々、此間、大夫、権大夫等、進立中門、付亮啓事由、（亮進寝殿南庇東面妻戸下啓、余在作戸内也、）帰出復列、即拝舞了、昇

レ堂、大夫、權大夫、權亮等、除目了、清書以前、於二弓場殿一拜舞了、即參二本宮一也、余退出以後也、次冊命勅使藏人頭右近中將成經朝臣來、立二中門一、亮相逢啓二事由一、御所、余仰二可レ敷レ座之由一、即諸大夫三人敷也、二人疊、一人茵也、次宗頼召二中使一、中使昇レ自二中門內一着座、北面、茵、緣疊也、次大夫兼房、於二中門廊南妻邊一、五位侍從、座下程也、指レ笏、乍レ立指レ之如何、可レ跪歟、取レ祿、諸大夫傳レ之、給二勅使一、白褂一領、成經取レ之、進出二砌外一、再拜退出了、次御物等使藏人修理亮源忠國、申二事由一、仰二可レ召之由一、其座未レ撤、是先例也、宗頼退歸、仰二大進長房一令レ召レ之、是永久例也、長房降レ自二中門內一召レ之、忠國參上着座、如二成經朝臣一、次權大夫家房取レ祿、如二裝束一、於二緣所一取レ之、跪指レ笏可レ然云々、給レ之、忠國於二庭中一再拜退下、次亮、權亮、兩人參二進寢殿南口一、次諸大夫等、進二大床子一、被レ下二御物一、

先大床子二脚、一脚、長兼、成經昇レ之、一脚、宣房、兼時昇レ之、

圓座、盛經持二參之一、

次師子形、各一頭、國行、兼時、

次打敷、鎭子等、國行、

次倚子、國行、兼時、

次御指鞋、置二御宮一、長兼取レ之、

南階東間、頗卷二御簾一、宗頼、兼長兩人入二其內一、次第昇レ之也、先大床子、立二御帳東間母屋一、東西妻、其上敷二圓座一、次師子形、置二御帳前巽坤一、帳外母屋柱內也、次立二御倚子一、御帳前也、如二舊記一者、倚子自二南階間一可二昇入一歟、今日隨レ便自二同間一昇入也、次宗頼、兼良等退下、即仰二女房一、取二几帳二本一、如レ本立二南階幷同東間一、件二ヶ間、不レ出二打出一、長曆元年三月十六日、陽明門院立后例、他例不二分明一也、召二宗頼一、令レ出二几帳帷一、次修理職、置二火炬屋一、內匠寮、立二時簡於中門內一、又立二御暗棚柱陣屋一、云々、此間、宗頼告公口、內大臣已下、列二立中門外一、先レ是、中宮着二御々帳西平敷御座一、即遣二左大將一、迎二理髮典侍一、御乳母中納言典侍也、件人、御乳母子也、其身無レ夫、雖二御乳母之儀一、能保女爲レ之、刑部卿典代一切不二出仕一、仍點二此人一、即參上、奉レ差二表褂一退下、件典侍、各(各一本作名)上レ髮、但着二物具一、中宮、先レ是片桐局、兵衛佐等、內々奉レ理二御髮一、上レ額、不レ上レ末也、次諸卿侍從、皆列了、付二權亮兼良朝臣一、啓二事由一、近二南階東間一啓レ之、(大床子間也、)中宮着二御々倚子一先於二倚子東邊一着二指鞋一、余奉レ仕之、之後、仰二開食了之由一、兼良朝臣退下、仰二開食之由一、出二中門一了、

次內大臣已下、列二立前庭一、上首當二南階東間柱一而立、依二庭狹一、參議散三位立二後列一、四位五位侍從一列、立二其後一、皆悉立了、再拜、于レ時、日入未レ歟、燈、公卿歸入之間、始取二松明一、了各經二列前一退下、內大臣、進退共練步、昇レ自二中門內一、着二饗座一、侍從昇レ自二中門外一、同以着座、左大臣可レ來、仍內大臣可レ着二端座一歟、而左大臣來レ坐、仍內大臣奧座也、着二端座上一、次氣二色大夫一、大夫起座、經二四位侍從座前一、向二中

門廊北一間邊ニ取レ盃、余起座、於ニ四位侍從座上程ニ、公卿座下也、跪指レ笏取レ盃、亮季嗣授レ盃、直折敷持來也、欲レ勸ニ與座ニ之間、左大臣參入、着ニ端座ニ、仍余又歸、經ニ廣庇ニ、居ニ左大臣上ニ、大夫又經ニ公卿下、并與ニ、居ニ內大臣上ニ、同時入レ酒、各勸レ之、余瓶子左中將親能朝臣取レ之、權亮可レ取レ之、而依レ有ニ父子之儀ニ、用ニ他四位ニ、與座瓶子光綱也、余放レ盞、拔レ笏、左大臣授ニ盃於次人ニ之後、揖直居、昇ニ本座ニ、大夫不ニ復座ニ、次二獻、端座權大納言隆忠、與座左大將良經、次居ニ餛飩ニ、余手長彈正大弼資泰朝臣、左大臣手長以政朝臣、內大臣手長時盛朝臣、件時盛下家司、自レ院被賜也、大納言已下、與端各一人、四位侍從座、次五位役送、皆悉居了、定長申上、余已下下レ箸、又如レ形食レ之、次三獻、端座左衛門督定能卿、與座權大夫家房卿、已上、每獻與座盃、傳ニ四位侍從ニ也、五位侍從座、初獻、大進、二獻權大夫、三獻、又大進云々、不レ可レ然、少進可レ勸レ之、次居レ飯、手長、役送、同レ前、也、次居ニ冷汁ニ、有ニ進物ニ、居了、申上、下レ箸如レ恒、次居ニ熱汁ニ、有ニ進物ニ、居了申上、下レ箸如レ恒、次居ニ菓子ニ、次諸大夫敷ニ圓座於寢殿南簀子ニ、階東間、并透渡殿等ニ、宗賴示ニ氣色ニ、余已下着ニ簀子圓座ニ、北面也、次居ニ肴物ニ、大臣三本、自餘二本、手長役送同レ前、但大臣之外略レ之、簀子狹、太無ニ便宜ニ之故也、次勸盃、右衛門督通親卿、瓶子藏人次官親國、先レ是、砌外敷ニ召人座ニ、陪從六人着座、給ニ衝重ニ、次置ニ御遊物具ニ、次殿上人參進、次糸竹合音、此間仰下可レ給ニ侍從等祿ニ之由、給レ之、呂、雙調、安名尊、鳥破、席田、律、伊勢海、萬歲樂、三臺急、永久、此定也、而律時、拉管同音、… 音相調、太有レ興、仍添ニ一兩曲ニ也、更衣、五常樂急、次

給ニ公卿祿ニ、先參議散三位、次大中納言、次大臣、亮ニ、權亮取レ之、各加ニ織物掛等、次公卿起レ座退下、余起座歸ニ入自ニ初所ニ、次供ニ御膳ニ、出レ自ニ御飯宿ニ、經ニ透殿并簀子等ニ、自ニ大床子間ニ供レ之、陪膳采女候ニ簾下ニ供レ之、先レ是、中宮經ニ御帳後ニ、着ニ御大床子上ニ、以ニ三尺几帳ニ立ニ大床子上ニ聖歟角、又取ニ母屋際几帳一本ニ、立ニ同間端簾下ニ、本几帳、頗引ニ遣東ニ、指ニ合兩几帳ニ、自ニ其中央ニ取ニ入御膳ニ也、威儀女房八人、中臈四人、下臈四人、列ニ居同間庇ニ、中臈四人、在レ北、二行、下臈四人、在レ南、二行、先南端下臈二人、昇ニ一脚ニ、加レ囊、立ニ大床子前ニ、陪膳、一臈殿懸レ手、次北下臈二人、昇ニ今一脚ニ、同立レ之、次御膳等、次第供レ之、各居レ盤也、陪膳、一々取ニ居之ニ、返ニ給盤ニ、皆悉供了、陪膳取ニ箸一雙ニ、進ニ中宮ニ、余候ニ御邊ニ、申ニ次第ニ、先取ニ最花ニ、一箸食ニ給之ニ、返ニ給箸ニ、陪膳折ニ懸其端ニ、返ニ置馬頭盤ニ、次召レ盤取ニ居之ニ、撤ニ御膳等ニ、馬頭盤同撤レ之、不レ撤ニ大床子等ニ、即供ニ夕膳ニ、如レ初、撤ニ御膳ニ了、昇ニ出大床子ニ、次供ニ御手水ニ、主水女官供レ之、又不レ陪膳采女ニ、先供ニ手洗ニ、可レ居レ盃、而不レ居、失也、質實追(進カ)出也、次椋二口、次銀器二口、居レ盤、一口入レ湯、一口入ニ白形ニ加ニ楊子ニ、次手掛宮、皆供了、陪膳取ニ御楊子ニ進レ宮、如レ形仕レ之返給、次洗ニ御手ニ給、次可レ洗レ口、而無ニ其事ニ、失也、次罷出之、次、宮渡ニ御常御所ニ、威儀女房退下、次余出ニ上達部座ニ、仰ニ御匣殿、宣旨、內侍等、於大夫ニ、大夫仰レ亮、亮成ニ令

官ニ下ヲ知臨ニ云々、（御匣殿左大臣女、宣旨、光長妻御乳母也、内侍、邦光、同御乳母也、邦季女、）次又補ニ職事一、（五人、長房例也、忠季朝臣、高、通朝臣、定宗朝臣、親房、資能、）次有ニ臨始一、（先、權亮、共着ニ臨東面臭所也、）次大殿祭、（少進引道也、神祇官人勤仕、入レ自ニ大床子間一、經ニ御帳後一、出レ自ニ西間一、次御膳宿、次御湯殿、次進物所、）次宮司下ニ格子一、次名謁、亮已下參ヲ候南簀子一、權大（進之）進向也、侍等在レ庭云々、次啓レ時、本儀、臨始廿八日也、而自ニ明日一入ニ五月節一、仍今夜始也、

廿七日、（庚戌）雨降、申刻、人々來、秉燭余出レ庭、（衣冠、薄色指貫、持ニ夏扇一、）一獻、（亮持ヲ來盃一、可レ居ニ折敷一、而持レ手、失也、(敷自レ余居也、依ニ參議不一レ巾上一、直被レ着、也)）余取レ之、巡ヲ流殿上人座一、大進、次五位了、瓶子、二獻權大夫、殿上人座權大進、次居レ汁、次三獻、別當殿上人座、大夫進、次居ニ菓子一、次人々起座、次余歸入、供ニ御膳御手水一如レ昨、（今夜、手洗如レ昼也、）今日、宮陪膳威儀女房等上レ髪如ニ昨日一、他女房不レ上也、長曆例也、（三月一日皆上之云々、）

廿八日、（辛亥）雨降、立后第二日也、公卿少々來後、先始ニ公卿座事一、余如レ昨、着ニ衣冠一出レ座、（大夫、左大將、平中納言、新宰相中將等在レ座、）次殿上人雅行朝臣、公經朝臣、宗隆等、着ニ廣庇座一、次一獻、亮宗頼朝臣、持ヲ參盃一、（居ニ折敷一、瓶子藏人五位、）余取レ盃、（宗頼取ニ瓶子一入レ酒、）擬ニ大夫一、巡流了、殿上人座、大進長房勸盃、（瓶子取五位、）次二獻新宰相中將、（瓶子殿上五位、）殿上人座、權大進長兼、（瓶子取五位、）次居レ汁、飯、（本居レ之、）余手長伊與守季長朝臣、大中納言手長役送諸大夫如レ恒、殿上人座、次五位役也、次公時申上、下レ箸如レ恒、此間、權大納言隆忠來、次三獻平中納言、（瓶子殿上五位、）殿上人座、少進兼時、（瓶子次五位取、）此間、季經卿參來、次居ニ菓子一、手長前送同レ前、次殿上人起座、勅使未レ來、仍且可レ供ニ御膳一之由仰レ之、余入ニ簾中一、次供ニ御膳一如レ昨、次供ニ御手水一同レ前、此間、公卿等猶來、三位中將公衡、二位宰相雅長等卿來、（小時、）御書使左中將實明朝臣來、權亮相逢、申ニ事由一、（東面妻戸、）退歸召レ之、（今日、祝呪人、無下請ニ取御書一之儀上、直進ニ女房一、永久例也、）此間、諸大夫敷レ座、（高麗疊、東京茵一枚、諸大夫役レ之、透渡殿、頗南縁、寄ニ西邊一也、如レ例、）又敷ニ圓座五枚一、勸盃公卿料也、次中使實明朝臣、持ニ御書一、昇レ自ニ中門内方一參上、就ニ寢殿南庇東面妻戸下一獻レ之、女房大貳取ヲ入之一、余取レ之、持ヲ參御前一、進ニ中宮一、御覽之後、余書ニ御返事一、（書ニ紅薄様一重一、以ニ今一重一裹レ之、如レ例、不レ結レ類也）此間、有ニ勸盃一、一獻權大納言隆忠、二獻平中納言、三獻二位宰相、四獻新宰相中將、已上皆居ニ圓座一給ニ肴物一、有ニ轉盃一、五獻權大夫、雖レ敷ニ圓座一不ニ着座一、先例也、次公卿等、自ニ下﨟一起座、次自ニ簾中一押ヲ出祿物一、（女裝束、）御書、實明就ニ簾下一、指レ笏取レ之、直退出、（不レ拜、依ニ御返事一也、）次諸大夫、撤ニ座幷肴物等一、次敷ニ啓陣座一居レ饗、此間、余又出座、亮宗頼參上、申ニ將

佐參入之由、仰可着座之由、次左少將定家朝臣、右少將高通朝臣、左衞門權佐家實、右衞門權佐長房、（基親、爲宮司、論預賞懃也、）右兵衞權佐親兼（左近能不參、）等着座、（中門廊座也、）次一獻權亮兼良朝臣、（瓶子諸大夫、）二獻大進長房、起次將座勸之、（瓶子取五位、）三獻權大進長兼、次殿上人四位已下、取祿給之、次將佐起座、此後、可有氏院參賀、而日來人衆未參、其間、卿相、數刻雜談云々、余即歸入簾中了、此間、別當參入云々、秉燭以後、猶以不參、（此間、隆忠、季經等欲退出、依無所役歟、）度々遣使、及戌終、適以參集、余出客亭、氏院有官別當已下、列立中門外、大進長房、入見參二通於宮持來、余見了返給、仰可啓之由、長房取之、直經寢殿西簀子、就南庇東面妻戸啓之、女房取之、持參御前、御覽了返給、（須留御所也、余誤不仰其旨、失也、）長房又持來、余取之置前、長房取笏宮退下了、次有官別當已下、秀才、學頭、學生等、列立前庭、（于時雨脚暫止、庭上强不湿、仍不庳也、）二拜了、昇自中門内着座、（北上、件座啓陣退下之、後、諸司官人敷座居也、）次一獻、（奥座大夫、端座左大將、各於座末取盃、自座後進、先々除階于上妻戸敷座、公卿勸盃人、於後妻戸内取盃、有便宜、今座七無路、仍於座下取盃、尤失便宜也、）次二獻、（奥座中納言、端座別當、）次朗詠、（嘉辰令月詠是、）次三獻、（奥座新宰相中將、端座播大夫、）次居汁、（諸大夫居也、）次箸下、次四獻、（奥宗頼、端權亮兼良、）次復飯、次五獻、（奥刑部卿宗雅朝臣、端左少將定家朝臣、）次居菓子、次撤饗、（諸大夫役之、）次給祿、（諸大夫取之、）次學生等退出、

次有奉幣定、大進長房、先入日時勘文於宮持參、一通奉幣日時、（來月三日、）一通一宛、（兩カ）日時余見了返給、仰可啓之由、（須留置、加定文可啓、先覽之、頗無便宜也、）長房取之、如初啓之、返給、持來置余前、次長房退下、次立切燈臺擧燭、（諸大夫役之、）次長房持參硯、續紙、居廣庇、拔笏候氣色、余目之、（無例文、大治、永久例也、）長房書定文、書了、撤硯覽之、余取文、返給折敷、依有宮也、余見了、卷籠日時之禮紙内、與大夫、大夫見了返上、余返入宮、給長房、可啓定文之由仰也、長房又就簾下啓之、返給、硯已下取之退下、次余歸入、次有所宛事、以東廊爲座、大進執筆云々、余不見之、可尋記之、

次押宮司分配云々、

今夜、又仰職事、別□別當可仰下、而忘却、明後日可仰也、

廿九日、壬子、今日、雖可撤御裝束、依日次不宜、明日可撤之、自今日御手水、於御所近邊供之、女房三人、（上中下臈各一人、）着釵子、（不上髮、）供之、即撤之、又日御

膳、自二進物所一供レ之、内膳御飯也、同女房三人、役ヲ供之一、已上、毎日事
也、但於二日御膳一者、旬日一日、十一日、廿一日、不レ供レ之、采女依二
參勤一也、件御膳、用二御大盤一、如二三ケ日儀一也、
卅日、癸酉〔晴〕此日、氏寺參賀也、又〔今日、依レ爲二吉
日〕、撤二〔所之〕御装束幷御倚子等一、
〔寢殿、撤二鎭子、差筵等一、自餘如レ本、但今日依二吉日一、
撤二御倚子一、賜二掃部寮一、其儀、權大進長兼、少進兼時參
入、舁ヲ出之一、瓊代、鎭子、同撤レ之、自二中門内方一、給二掃部寮官人一、
件官人給レ祿、疋絹、其跡、如レ本敷二縹綱一、立二閥屛一、但今日不レ立レ之、失、仍明日立レ之、
女房不レ出レ袖、只出二几帳帷一如レ例、寢殿北庇東面妻
戸、立后日、彼妻戸扉、懸ヲ掩簾一、爲二祿所一、如レ本立レ扉、
元被レ立之所也、皆如レ元立レ之也、出二几帳帷一、東北二棟廊、元公卿座也、撤二母屋
簾一懸レ庇、立后饗座也、皆庇不レ懸レ簾也、撤二母屋際屏風一、差筵ハ、翌日撤了、東中妻
戸、如レ本立レ之、西第一間南面、撤二格子一、如レ本立二妻
戸一、件戸、尋常閉レ之、又同間東妻戸、同立レ之、依二間數不定一、饗之時、入二件一間一、加二公卿
座一、令二隔レ之也、如レ元懸レ簾出二几帳帷一、以二件二間一、爲下女房謁二參
入之公卿侍臣等一之所上、件妻戸以東四ケ間、二行敷二高
麗端疊六枚一、爲二上達部座一、其末、敷二紫端疊二枚一、爲二
殿上人座一、謂二之殿上一、同屋東庇、立后日、四位侍從座也、如レ本鈞二菻
下レ之、同東面北間、上レ菻懸レ簾、出二几帳帷一、爲下女房

謁二宮司一之所上、其前卯酉廊、敷二紫端四枚一、爲二宮司候
所一、二棟廊北面、撤二屏風几帳等一、與侍座也、中門廊、紫疊撤
レ之、侍上二間不レ敷レ疊、追案レ之、件所、猶敷レ疊、下爲二殿上之候所一歟、宮司所、公卿座所之外、雖
レ無二可レ設レ座之理一、其所從未レ可レ置二兩所一、設レ座有二何難一哉、仍可レ敷レ座之由仰了、中門南廊、幷寢殿西
子午廊等、掩簾皆撤レ之、但參賀以後撤レ之歟、以二件西廊北三ケ間一、
爲二余方公卿座一、東面、格子二間、妻戸一間也、自二宮御方寢殿一、顯見レ之、太無二便宜一也、仍寢殿西庇西柱、南行二ケ間、
立ヲ出屏垣一、爲二其隔一、今日依レ爲二參賀一、中門内外、及門前、更掃除、
又敷レ砂、未刻、公卿少々來、大夫兼房卿、左大將良經
卿、大宮權大夫光雅卿等也、
申刻、興福寺僧徒參入、列ヲ立東中門外一、兗藏人頭宗賴
朝臣、降レ自二中門外一已上効レ之、謁レ之、取二見參一歸昇、各覽
宮入レ之、入レ自二中門廊南妻戸一、經二透渡殿一、就二寢殿南
庇東面簾下一啓レ之、女房取ヲ入之一、治部卿取ヲ入之一、依レ時依二其人一、居二近邊一也、非ヲ指二定一也、余居二同所一見レ之、持ヲ參覽宮一、御ヲ座寢殿南面一也、返ヲ給覽
宮一、宗賴更指レ笏、取レ之歸出、返ヲ給宮於侍所一、如レ元降
レ自二中門外一、告下仰可レ引ヲ立中門内一之由上、卽歸昇、次別當
法印覺憲已下、入レ自二中門一列立、北上西面、狹不レ存歟、欲レ進二庭中一、仍余亟（並カ）致ヲ調
之、中門内北腋廊有レ樹、其面列立也、三綱五人、南方、西上北面、列立也、合廿一口、是代々定例也、
次大宮權大夫光雅卿、於二中門一、降レ自二中門外一也、挿レ笏取レ祿、

（白大褂一重也、）入二中門一、自下僧綱與二三綱一之間上、經二列前一授二別當法印一、下立拔レ笏、左廻經二本路一退歸、自二中門外一歸昇了、次亮藏人頭宗頼朝臣、同揖レ笏取レ祿、經二同路一、授二權別當法印範玄一、跪揖レ笏、左廻退歸、已下四位殿上人、左京大夫經家朝臣已下、次第取レ之、（依二殿上人不足一、兩三人、二反取レ之、雖二地下官司一取レ之、五師、得業、猶殿上人可レ取レ之、而諸大夫取レ之、失也、）大夫、取二三綱祿一、次僧徒自二下﨟一退出、各着二白平袈裟一也、次法性寺僧徒二口參入、（供僧阿闍梨行春、上座法橋辨重、）宗頼相逢、取二見參一啓レ之、次第如レ初、次兩人列二立中門內一、（只依レ有二二口一、無二供僧所司之差別一、一列立也、）次大進長房、權大進長兼等、取レ祿給レ之、各退出、次法成寺供僧上﨟權大僧都延景已下七口、三綱三口參入、宗頼取二見參一、啓レ之如レ初、次列二立中門內一、如二與福寺一、亮宗頼朝臣已下、殿上人、官司等、取レ之、三綱祿、諸大夫取レ之、次退下了、次大夫已下退出、

永久例、

山階寺別當眞範僧正祿、權大夫中納言左兵衛督經輸取レ之、

權別當權少都之祿、四位殿上人（非頭）取レ之、今度、

正權別當、雖レ爲二同職一、又爭無二正權差別一哉、仍公卿取二別當祿一、亮兼二貫首一、不レ可レ比二他殿上人一、仍取二權別當祿一也、別當爲二僧正一之時、多大夫取レ之、

延久、別當法印祿、大夫資綱取レ之、但仲納言也、彼是共依二其人一、可レ有二斟酌一歟、

永久、權別當已下參入、大治、別當許參入也、

應保度、中門內引レ幔之由、慥覺悟、然而、年々記不レ見二引レ幔之由一、彼例、强非二規模一、仍今日不レ引レ之、

祿法、

役人、

五月

一日、（甲寅）（天）晴、小浴解除、着二衣冠一降二庭上一、奉レ拜二太神宮一、爲レ新二立后事一、自二去正月一有二此拜一、於レ今者、雖レ可レ止レ之、有二所思一暫不レ止之、今日、終日神事也、

山階寺僧綱已下、爲二訴訟一雖レ可レ來、依二神齋一明日可レ來二九條一之由、所レ仰也、此亭爲二宮御所一之上、余方藏人所障子上、其所狹少之間、數輩寺僧難二參集一之故、可レ來二會九條堂一之由、下知者也、

二日、（乙卯）（天）晴、未刻、向二九條堂一、先レ是、寺僧百餘人來集、親雅朝臣同參候、即以二十朝臣一問二子細一、先所司

俊範、申衆徒申状、其後、寺僧等申所存、其中貞慶已（下イ）講、殊申子細、是石清水〔宮〕寺領、切山住人、乘天山杣人、依時二月之間事也、此事、去三月院御熊野詣以前、寺家訴申、奏事由、依院宣召切山犯人、而別當成清、左右遁之、卅餘ケ日之間、敢不召進、仍衆徒成鬱憤、發向切山、可燒拂之由結構、殊加制止、又仰子細於成清、所召〔取〕彼犯人也、其後、天台方、召證人於氏院、先召問兩方、（非對決也）、此間、法皇還向、其後以兩方申状、奏聞之處、犯人不臣伏、申於使廳可被決之由、被仰下、仍以彼院宣、（家實奉也）、仰寺家之處、然其事、寺僧等群參所訴申也、其趣、古來於衆徒許者、云興福寺、云延暦寺、全不召證人、不決眞僞、只任申請被斷獄者例也、是非齊崇一宗之佛法、衆徒議定、無疑殆之故也、雖社寺之訴、雖尊貴之儔、任法被處罪科、是皆輕忽微少之訴也、更不及今度之濫行、而强被召證人之問、愁以召進之、以件申状、被問犯人之處、所申不辭、頗無所遁歟、雖似指申、實犯證據不分明、次第申状、前後相違、殆所謂奏事不實歟、不及使廳之沙汰、早可被斷罪、（可被禁獄也）、若猶雖及使廳之沙汰、若無承伏之状、可及拷決、訴人又可有返拷、是法意之所差、使廳之故實也、以之謂之、寺家之訴、還（イ）可被處科歟、一寺同心之訴訟、未有如此之例、殆貽寺之瑕瑾〔之條〕、豈又非氏之耻辱哉、是一、次此事、倩案事趣、偏別當成清〔之〕結構也、先々、卿相已上及罪科、全雖不知其事之根元、推而處造意之首、被行刑罰如此、況今度之事、成清之過非一、（始終日不召進事、并犯人指實犯之臣等、成清結構之由、顯然之状等也）、仍先可停止成清之所職等、是二、次依今度之犯過、可領知彼切山相論地、是又非無例、先年與當寺與東大寺、有如此之濫行、依其事、改東大寺領、爲我寺領知行來、〔又余以〕〔　〕之思之、彼相論之地、於今者、不及理非之沙汰、可爲御寺之進止者、是三、余先此條々事、仰子細、成清犯過事、無指證據、無左右難斷罪事、幷相論之地、不經沙汰、可知行之由、事似奸佞、甚無謂之由等也、然而、猶可奏聞之由執申、仍付家實奏聞之、（候所召也）、移刻之後、家實歸來、傳院宣云、於犯人之科斷者、任申請不經使廳之問注、可給獄所、於今兩事者、非裁斷之限者、即以親雅、仰寺僧等了、又私有訴申事、是氏院公文、院司

貞職與御寺下所司等、致闘諍之故、可被處勘事云々、問親雅之處、寺僧申旨有理、貞職無披陳方之由所申也、仍早可停所職之由下知了、仍兩事已裁許、僧綱已下成悦退出了、其後、別當法印覺憲來、余相逢、仰衆徒之間事、如此之間及亥終、即以參八條院、子終歸大炊御門了、

三日、丙辰、〔天〕晴、此日、中宮八社奉幣也、辰刻、文章博士光輔朝臣持參告文草、先內々見之、依有不審事等、以長房問之、條々以證文陳申之、依有先例等、不改直之、告文料紙自藏人方未渡、持參之後、且以淸書、少內記二人、外記一人祗候、巳刻、大夫兼房卿、相具權亮兼良參入、大夫候殿上、相次權大夫家房、同參候殿上、使々大略參集、先是、中宮有御湯殿事、無吸泣、名謁等事、初度〔之〕外、無此事云々、新御湯帷自廊進之、其後着御帳南面平敷御座、着給御物具、裳、唐衣等、御裳ハ以引腰結之、不付小腰也、又雖不理、御髮差釵子於髮、理所爲也、陪膳御厄殿、同差釵子、不理、着物具等、可然之中﨟等各有陳、仍兵衞督殿、爲取入御贈物之役人、裝束叙子同陪膳、兩人候御座前、此間、長房入告文草於覽宮、就寢殿南庇東面妻戸簾下啓之、女房取入之、余先見之、余今日浴之、着束帶、是永承例也、大治依御所勞之間、着給直衣、久安、宇治左大臣着衣冠、今日依永承例也、其後、余持參御前、中宮御覽了返給、仰可淸書之由、件草、先覽大夫之後啓也、此使二人、賀茂使隆保朝臣、平野使雅行朝臣等也、猶以催促、暫待參入、已終、淸書告文了、件兩人猶以不參、仍賀茂使改隆保、入成家朝臣了、件人、爲餘分相催、早〔以〕參入、仍改入也、雅行雖遲參、吉時、巳刻也、欲過、仍且仰可啓淸書之由、即長房入告文淸書八通於宮、先覽大夫之後、就初簾下啓之、余先見之、即覽中宮、返給了、件淸書、毎告文有表書、各書社號也、先々、書上一字、如祈年穀奉幣文如此、而永久皆兩字、仍今日追彼例也、長房取之、置大夫前、次有御禊事、陪膳右近衞中將忠季朝臣、件人、職事上﨟也、始催使申有姙者之由、然而、先例依不憚、猶相催之處、陪膳無其人、尤服暇、權亮使仍改、使〔即〕爲陪膳也、持御贈物、自南階間簾下供之、兵衞督殿、取入之、傳御厄殿取之、置御前、大進長房、取今一前相從、忠季傳取供之、次第如初、次宮主、持大麻參進中門邊、忠季朝臣、於中門北廊西簀緣南妻、跪指笏、取之參進、如初自南面簾下進之、女房次第傳取、中宮取志手撫之吻〔之〕了返給、陪膳取之、於初所返給宮主、宮主取之着南庭座、以試爲宮立也、案北敷之、次讀祓詞、敷小時起座退下了、御禊之間、中宮自解解繩、撫人形給、各入散米、如例、次石淸水使刑部卿源宗雅朝臣正笏、若杳、入自中門、於西案北頭、跪指笏、其實圓中、取第一幣、八幡御幣也、自本四上並立之、立、此間、中宮有御拜、向社方而

(敬拜、作居拜給也、)次使如本倚幣、跪拔笏、(其間自懷中取出之、)歸中門外、次賀茂上下、(只イ)六社使、(平野使雅行緩以遲參、)次第列參、各跪案北頭、同時指笏取幣而立、此間、中宮次第有御拜、(始自賀茂、終吉田、各向其社方、作居拜給也、仍無被催、御拜了、)其事訖、余仰可置幣之由、仍各返立幣、跪拔笏(各不懷中、如法指之疲之也、)歸出中門了、次小使廳官等參進、取八幡已下幣、出中門、(暫於門邊、待使等也、)次八幡已下使、任社次第一々參進、大夫於殿上、(居向座下方也、)賜告文、各副笏退下、相具幣物、參向本社、此中間、雅行朝臣參入、長房申此由、余仰早參入可取幣之由、仍雅行參進、指笏取幣立、中宮向平野方、又拜給了、余告示、仍返置幣退下、直參進給告文、(至于與見、之如河、)退下、此間、小使進取幣退下、次中宮渡御常御所、余出殿上、喚兩大夫、次長房已下、宮司三人參入、撤御拜座、(所司自庭參上、給之、下給御簾、)此間、余召宗賴朝臣、仰行啓御祈之間事、次余歸入了、即大夫退下、小(少カ)時權大夫退出了、

今日、先早旦、宮司供御拜座於御帳前、先撤元平敷御座、其跡立廻五尺御屏風、其中敷小筵二枚、其上敷高麗端半帖一枚、南面有口、又庭中當南階間砌下去五許丈、立案二脚、(東面幷、東西相並立之、)八社御幣、每案各四捧竹立之、其北敷宮主圓座、(始用蒲圓座、仍改直敷之了、)其以東、使等料菅圓座敷八枚、宮主圓座西南方立八足、余仰長房撤之、神祇官祓、不用八足之由、有所見[之]故也、(過依不審、以長房問宮主、[令]申不可然之由也、)又雖(改イ)敷其座、使等不着座也、理須着[座]也、然而永承以後皆以不着座也、仍使々不着也、

幣物事、所宛以後也、須御季所勤之、然而御封未濟也、又事卒爾也、仍申下無用意之由之間、仰廳、爲年預資兼沙汰相催之、少々事、余納殿、又致沙汰云々、永久例、即廳儲也、但彼所宛以前也、然而已叶後例了、

[告文、

使等、

石淸水　刑部卿源宗雅朝臣、
賀茂　右少將成家朝臣、
松尾　散位能季朝臣、
平野　右少將源雅行朝臣、
稻荷　左少將定家朝臣、
春日　權亮右近中將兼良朝臣、
大原野　左少將高通朝臣、

吉田　中務權大輔忠行、

吉田使、初催左衛門佐資能、而着服以後、七ヶ日内也、三ヶ日以後、雖不可憚、本社申七ヶ日之由、又他人已領狀、仍重召催也、

今日、中宮御神齋、僧尼、重服、輕服、妊者等、不參宮中、月水人在廬、不參御前、仍輕服人除服了、參御前也、久安、大宮有前後齋、而即件左府記、不可存前後齋之由、引寛仁小野宮記被注也、臨時祭、又無前後齋、仍只當日齋也、家實來申條々事、棟範依服假、辭申役夫工事、仍昨日奏聞之處、可仰親經者、親經只今參入、棟範服同人在之、仍重可奏之由仰了、自今日、被始今熊野御精進了、

四日、天晴、入夜、宗賴申條々事、

五日、進藥玉、又進昌蒲、御藥湯事有沙汰、内々供大盤所、

六日、宗賴、自今熊野來、仰條々事、

七日、庚申、天陰雨降、及晩頗休、此日、臨時伊勢幣也、依内宮心御柱顛倒、被發遣之、即自今日、廢朝五ヶ日也、天仁、外宮心柱顛倒、廢朝三ヶ日、天永例、上卿中宮大夫兼房卿、奉行宗隆、内宮之度五ヶ日也、今依内宮例、行職事藏人左京權大夫光綱也、依御物忌、於御殿有御拜、余、申刻、着直衣參内、是依幣物不具、至于今、朝臣猶未有一定、仍猶豫之間、幣物不具、自院有御沙汰、具之由、宗隆所申也、依之、告存一定參入之間、所遲々也、于時、光綱、宗隆等祠候、即上卿參陣、宗隆、内覽日時、今月今日申二點、余於二間見了返給、次以光綱、仰宣命之趣、大概、依天永例、仰可被顛倒、是年限遷宮、近在九月、其程不幾之上、可立假殿之上也、已追雜宮、仍召祠官等、被問子細之後、可有左右之由也、并今年御慎、及天變等也、聊注一紙給之、大内記稱病、今日不參、文章生内記以業草之、如此大事、猶尤大内記可出仕也、不然者、又可被仰儒辨歟、而親經服之間、只被仰少内記也、又廢朝事、幣帛發遣之後、可被仰、次是廢朝以後、不能畢公務之故也、然即天永例、發遣以前、於陣被仰云々、見師遠記、所注進也、仍今日被追彼例、晩頭、光綱持來宣命草、見了返給、仰可清書之由、本書仰宣命也、其狀無誤、是感歎者也、雖須整候御物忌之間、依無其要、清書了之後退出、

〔八日、中宮聊不例、御咳、仍始樣々祈等、〕

玉葉卷第五十七終

玉葉　卷第五十八

自建久元年七月
至同年十二月

建久元年

七月

〔二日、癸丑〕小雨、光綱來申云、神泉御讀經、今日滿㆓五箇日㆒、昨日雨降、可㆑結㆓願之由、覺成僧正所㆑申也、何樣可㆑候哉者、余仰云、近日雖㆓小雨降㆒、不㆑及㆑潤㆓率土㆒、早可㆓延行㆒者、又申㆓公卿勅使驛家雜事之間事㆒、入㆑夜、宗賴朝臣申㆓石淸水宮修造之間事㆒、當宮先例無㆓假殿遷宮㆒之由、先々有㆓其沙汰㆒、而今度大破之由、成淸所㆑申也、仍可㆑爲㆑例之由仰了、官外記追可㆓勘申㆒之由申㆑之、且師尙朝臣勘文所㆓持來㆒也、延久二年有㆓沙汰㆒、行㆓御占㆒、雖㆑造㆓儲假殿㆒、追猶有㆑議、遂不㆑遷㆔御假殿㆒、奉㆔移殿內㆒、他間被㆓修造㆒云々、又方忌事、於㆓諸神社㆒者、不㆑避㆓方忌㆒之由、師尙幷在宜等勘申云々、近則宇佐宮造營之時、不㆑可㆑被㆑憚之由、事切畢云々、又申㆓他條々㆒、前宮內卿季經來、召㆓簾前㆒、談㆓和歌事㆒〕

〔廿一日、甲戌今日向㆓九條㆒、自㆓明日㆒可㆑始㆓恒例念佛㆒之故也〕、

廿三日、乙亥午刻、先請㆓法然坊源空上人㆒受戒、次始㆓恒例念佛㆒、今日、先沐浴、今日、法皇參㆔給日吉㆒云々、

卅日、壬午念佛了、入㆑夜歸㆓大炊亭㆒、先向㆓大將亭㆒、見㆓所勞㆒太以大事ニ見、歎思事不㆑少、可㆑始㆓祈等㆒事、致㆓其沙汰㆒、

八月〔小〕

三日、乙酉御方違、行㆔幸大內㆒、曉更還御、余以㆑車參㆔會自㆓閑路㆒、今日、別當通親卿、稱㆓院宣㆒示㆓使廳夜行之間事〔等㆒〕

四日、丙戌〔雨下〕、北野祭、立㆓神馬十烈〔ツイ〕㆒如㆑例、陪膳季長朝臣、使雜色忠光、今日雨下、

五日、丁亥釋奠也、雨下、

六日、戊子雨下、祈年穀奉幣、上卿權大納言隆忠卿、辨右

中辨親經、職事家實、當日有日時使等定、尤不當事
也、酉刻發遣云々、余有勞事、在里亭、入夜參內宿
候、
七日、己丑、雨下、此日、公卿勅使日時定、上卿內大臣、辨
定經、又有勅使召仰事、戌刻、權大納言賴實卿、參內
殿上、以五位藏人光綱仰之、參宮來十八日也、勅使
今一日可被延之由令申云々、
八日、庚寅、天晴、自地向九條、大將祈、以隆憲法印、奉
供養藥師佛、同經十二卷、又自今日、〔尊勝、宗嚴律師、不動、智詮法橋、〕修法始之、件所勞、昨今〕始所等有減云
云、入夜歸參內裏、
十三日、乙未、公卿勅使前齋如例、
十四日、丙申、雨下、此日、〔發遣〕伊勢公卿勅使、勅使權大納言賴實卿、上卿內大臣、辨定經、職事〔左京權大夫〕光綱、光範朝臣、草進宸筆宣命、余
淸書之、辰刻、小浴解除、着衣冠參內、奉行職事
光綱、搜以參候、神寶持參了云々、即參朝餉方、上猶
御寢、示女房、奉驚之、先可有御浴殿之由、示
遣女房、參宮御方、即退下直廬、此間、宸筆宣命作者
式部大輔光範朝臣參入、余於客亭召之、即持來宣
命草、殿下御覽帋三枚、書之、加礼紙、封之、書名二字、如密奏、余取之、開封見之、一
所有加入事、召光範於前入之、即退下、余歸入、欲御覽神寶
之處、頭未參、頭中將成經朝臣、院御共、參天王寺〔云々〕、宗賴朝臣申可參
之由、未參云々、仍余且淸書宸筆宣命、光綱進硯
續帋等、硯、筆、墨、小刀、續帋二卷等、置之御筥、件續帋不尋常、仍以下余所
用意之檀帋、淸書之、書寫漸了、此間、宗賴朝臣參入
云々、仍參御所、先是、御裝束了、御引直衣、紅御袴、白生單御衣、須着御引陪
支、而內藏頭不副進、至于今、其力不及、仍不着御、余供御手水、即以出御、着御
御帳間庇圓座、南面、余候御帳南間母屋圓座、西面、先是、
撤晝御座、其跡敷大床子圓座、爲御座也、同南第
一二間、副奥端敷長筵、次五位殿上人、幷藏人等、
運置神寶件筵上、內宮東筵、外宮西筵、皆悉置了、召藏人頭宗賴、
御鏡、幷金銀御幣等、備叡覽、內外宮共覽之、御鏡持參御座邊覽之、御幣只開覽、不
持參也、是略儀也、次宗賴退下、次初役人參上撤之、次入御、
次有御馬御覽事、此間、余退下宿所、比校宣命、
端一枚書改續之、次改着束帶、參御所、即光綱
覽宣命草、見了返給、此間、御裝束了、次覽淸書、見
了返給、又更奏聞、此事無明、內覽奏聞可有兩度、草同可然、也、又候御前見了之時許、不可有兩度之
儀歟、如何、此次申使王御馬之由、仰聞食了之由、此間、
請申宸筆宣命、封之引墨、不加禮紙、次出御晝御座、
先是、撤疊圓座等、如本敷晝御座、余候御座北間、敷圓座、次召宗賴朝臣、

召勅使、（余仰之、）次頼實卿參上、先候南一間簀子、依主上御目、自簀子北進、跪候當間、余示氣色、卽指笏昇長押、（更立昇、如何、）小膝行進寄、主上給宣命、（以文下、爲使方、）（以右御手給之、笏取御階之後、余進宣命了、）仰云、能々申テ奉レ、十八日可參宮歟、勅使給之退下、披笏取副宣命起退下、余以宗頼可（燒）宣命之由仰之、先是、上卿參神祇官了云々、次余參宮御方、頃之歸參內御方、問伊勢幣發遣了哉否、小舍人未歸參云々、小時、小舍人歸參、申發遣了（之）由、仍主上渡御南殿、（御裝束未撤）（知也、數盛進如恒、右中將基宗朝臣、寶御座御劒前行、又召御草鞋如恒、）取余取御下襲、宗頼取余下襲、藏人持候御笏筥、經二棟廊南簀子、幷南殿北庇等、入自中戶、更東進着御々拜座、於屛風下獻御笏、（宗頼進之、）於御座下、脫御御草鞋、次御拜、（兩段再拜、）仍進御草鞋、次返給御笏、次還御候御裾、如初、次余退下直廬、改着直衣、參宮御方、及晚參內御方、小時退出、

十五日、丁酉、雨下、放生會、上卿通資卿、參議辨親雅、法皇有御見物、如例也、

十六日、戊戌、雨下、駒牽、上卿通親卿、霖雨之間、有天下之損、又勅使、途中大河太多、仍旁可被行御祈等、今日所被行止雨奉幣也、上卿同人、入夜發遣、宣命辭別載公卿勅使事、

十七日、己亥、暴風大雨、自曉、更殊太、終日不止、鴨川、桂川、各以洪水、近年少比類云々、此日有霖雨（之）御卜、上卿兼光卿、官寮共卜申巽乾神祟之由、又仰神祇官人、申定輔令參籠神祇官、令祈止雨之由、又仰東大興福延暦等寺、令修仁王經御讀經、止雨御讀經依禁中神事、於陣不勘日時、內々問日次、以御教書、各仰本寺長吏、（光綱奉行、）又成宣旨給之、又仰東大寺、興福寺、延暦寺等、令修仁王經御讀經、又仰神祇官人中臣定輔、令參籠神祇官、令祈止雨之由、又勅使途中依不審、明曉差飛脚可遣之、此次、心御柱來廿五日可奉立之由仰之、廿日依可指合勅使參宮之故也、差遣宮使二人、所下人二人、此上、能保卿召使者、相副之、且是關家事、仰國司之上、爲下知彼郎從等也、

十八日、庚子、（天）晴、止雨御祈、幷勅使途中雜事、心御柱事等、致沙汰旨如此、昨日、洪水泛溢之間、人不能通、仍今日奏問之由、以宗頼朝臣奏院了、入夜退出、

十九日、(辛丑)雨下、勅使去夜申云、依洪水一日逗留、廿日可參宮、猶若可延引ハ、又重可申、不然不可申云々、
廿日、(壬寅)雨下、至今夕、毎夜有御拜、今夕又有止雨幣、以藏人爲使、被進寮御馬、例也、今日、奈良僧正被供養持佛堂、余引與馬一疋、
廿一日、(癸卯)〔天〕晴、參八條院、殷富門院等、欲參鳥羽、路有煩之上、不參之由有仰、仍〔不〕參、參内、早旦召典藥頭頼基、加灸治、先指點也、今夜無御拜、勅使重不申之故也、宗頼云、祇園所司申云、昨日、廿日辰時ヨリ、至今日、灰毛ナル〔女〕犬參寶前、スロノ木ヲ、數反遶行、又出門廻諸神社、次又歸入大門内方、一丈ヲトヲ、又行道、于今不止、人欲飼食、不喰之、淸淨調備飼之時喰之云々、實奇異事歟、可問准據例、又可奏院之由仰之了、
廿二日、(甲辰)雨下、巳刻、密々向宇治、灸以後不可遠行、仍先以所向也、來十月可有御幸、件御所事、爲見廻也、昨日指點、明日可灸也、余向宇治〔之〕間、宗頼於九條邊逢途中、傳院宣等、
廿三日、(乙巳)雨下、終日加灸治、〔今日、謁法印〕棟範、申大内修造事等、未申覆勘之國々、早可申覆勘之由催之、又遂不致沙汰所々、申事由可催之由仰了、
廿四日、(丙午)雨下、今日又終日加灸、召頼基問神人所在不審事等、宗頼、親經、光綱、宗隆等、〔各申〕條々事、申之、止雨御祈等事、猶可申沙汰之由、仰宗頼了、
廿五日、(丁未)雨下、此日、太神宮御體、奉移東寶殿、奉改立心御柱、明日可還御本殿也、自今夜、被始修止雨法、(不動、)覺成僧正、於本坊修之、
廿六日、(戊申)風雨殊太、此日、依大神宮遷御本殿、西寺國忌、被付寺家了、先例、假殿遷宮時、公家神事哉否、忽依覺悟問人々、(入道關白、經光朝臣、師尙朝臣、等也、)各無慥存知之人、然而、事已希代也、仍可被付寺家之由、官外記所申也、
廿七日、(己酉)〔天〕晴、及晩、密々召法印童舞、於西臺見之、經家卿、忠季朝臣、宗國朝臣等、在前廣庇、中宮女房、一兩密々來見之、舞了、宗國唱催馬樂、頗不堪事歟如何、
廿八日、(庚戌)〔天〕晴、此日、止雨十社奉幣也、(伊、石、賀、松、平、稻、春、日、北、祇)

等也、此中、伊、平、稻、北、祇等當御方角社也、其外、
臨時被加申了、上卿内大臣、八幡使右宰相中將實教
卿、
廿九日、辛亥雨降、此日、於十社有止雨御讀經、仁王經、
除伊勢入大原野、此外、皆奉幣之社等也、今日、卽
定日時、明日雖爲遷宮、自今日被始、不可有
其憚之上、散所佛事、又非無例者也、右中辨親經
來申於東大寺、上棟之間條々事等、季經卿持來人
丸影、見了返給之、
〔八月卅日、右中辨親經來申東大寺上棟之間條々
事〕

九月六

一日、壬子〔天〕晴、宗隆申造宮之間事、光綱申止雨法
結願日事、今日修祓、依灸治不拜之、只爲致謹
愼也、入夜、伊勢守爲季來、神寶發遣、驛家雜事、闕
如事等申也、
二日、癸丑〔天〕晴、早旦、廣房、爲季等參來、神寶發遣、驛
家雜事之間事、終日致沙汰、以親國奏院、又招左
大辨定長、奏聞子細、國司申旨、依有不審事等、仰
含子細、大略申可致沙汰之由、退出了、鷲羽五十
枚、付行事所也、
三日、甲寅雨下、親國又來仰院宣云、驛家闕如事、殊可
致沙汰、聞食驚云々者、親經來申東大寺之間〔條
條〕事、答子細了〔宗頼申條々事〕宗隆申神寶用途
不足事、
四日、乙卯〔天〕晴、宗隆申地神寶之間事、幷人夫散狀、
親雅申氏院條々事、親國申驛家庄々散狀、祭主能
隆來、廣房參上、申人夫不可闕如之狀、條々事等、
仰能隆了、家實申御笛師事、院宣云、可仰實教
〔卿〕云々、長房申宇治御幸之問事、
五日、丙辰〔天〕晴、唐錦一段、鷲羽卅餘枚、被充催之外、依闕
如給行事所、此外、紫革十餘枚、内々給廣房、同依
闕如也、例幣奉行辨親經、棟範、宗隆之間、可催之
由、有院宣云々、光綱所申也、仰早可催之由了、
廣房、宗隆等來、申明後日神寶發遣之間事、〔親經
來〕、申東大寺事、
六日、丁巳〔天〕晴、赤地錦二丈、余又給行事所、依闕
如也、入夜、神宮奏狀到來、瑞垣御門顚倒事云々、去
月廿七〔己酉〕日〔奏〕狀、今夕到來、太懈怠也、仰問

例可行御占之由、兼又明後日、且可勘下修造日時之由了、雖片時可被忿之故也、此事、光綱申也、又相殿御體相違事、明旦召具祭主可參、重可問子細之由、仰光綱了、

七日、戊午(天)晴、此日、伊勢遷宮神寶發遣日也、早旦、廣房、師直等參上、官方外記方事、皆沙汰具了、又行事所事、併沙汰調了、只待上卿參許也云々、宗隆同申此旨、暫相待之、未發遣、仍午時出京、爲方違向水田高濱邊也、依灸治用輿、於鳥羽南乘船、入夜着水田、乍船逗留、

八日、己未自夜雨下、天曙雨止、未明解纜、戌刻着草津、今夜留九條上家、有太白之疑也、

九日、庚申(天)晴、巳刻歸大炊御門亭、此日、被勘後鎭祭日時、(去六日遷宮、今日有例云々、十イ)瑞垣御門顚倒事、只被下修造宣旨、不被勘下日時、(是)先例云々、官并祭主所申也、成經朝臣、申五節事、左大將當仁之由申了、職事辨官來、申條々事、(左大將公繼朝臣、舞作、淡路、藏人事、高道、)入道相國申、未曾有々々々、非藏人事人云々、一人又非重代也、

宗頼申事、

三合御祈事、他條々尤多、

光綱申事、

紀伊國濟物免除事、(院宣率分盡可被下歟云々、)

相殿御體相違事、(院宣不可行御卜、只可奉居直云々、)

家實申事、

十日、辛酉雨下、(宗頼朝臣來、申條々事、)祭主來、仰付中宮御祈事、給御表着小袿等、能隆申夢想事、一生有憑々々、去夜有光物、流星歟、

十一日、壬戌(天)晴、此日例幣也、上卿大納言實家卿、辨權右中辨棟範、申刻、大內記持來宣命草、今年御愼、并相殿御體相違事、并四(門イ)御門顚倒事等載之、明年三合事、可載之由仰之、申云、先例、必シモ不載三合之由云々、又仰云、然者雖不載其事、今明年御愼之由、可載之者、又淸書內覽免之由仰之、

十二日、癸亥(天)晴、今日、觀性法橋、參神宮了、爲逢御遷宮也、神寶發遣、驛家雜事、無違亂之由、伊勢國司所申也云々、(宗頼、長房等、申條々事、)

十三日、甲子自夜雨下、及晚天晴、今日以後、公家爲神事哉否、人々不審、撿舊記之處、具見嘉保匡房記、上古不齋、天喜以後、爲致齋、遷宮當日許致齋、

又無後齋云々、仍申內裏并中宮了、又仰宗頼了、（此日、東北院念佛始也）、
十四日、乙丑〔天〕晴、宗頼申條々事、又仰條々事、三合御祈、并過差制等事也、去夜、於大將九條亭、密々講百首、花月各五十首、法印密々被行向云々、
十五日、丙辰〔天〕晴、親國申更衣用途闕如〔之〕事、長房申明日向宇治之由、親經申東大寺條々事、八幡并佐保陵使事、猶自公家可被立、可載子細於宣命之由、仰之、是院宣之趣也、
十六日、丁卯〔天〕晴、宗頼來申條々事、八十島佛舍利事、猶可被爲先神事之由、人々申之、又朝所事、可被行御占之由、多申之、各可隨人々申狀之由仰之、
此日、伊勢太神宮、遷御新造宮之日也、仍公家、并余爲致齋、雖有遙拜之志、依灸治不拜、但修祓、又臨刻限期、正衣冠祈念之、
十七日、戊辰〔天〕晴、親雅申氏院條々事、長房申宇治御幸之間事、昨日遣季長々房〔等〕於宇治、加撿知也、
十八日、己巳〔雨降〕、今日、法印來、親雅來申云、今日、仁王會出居、而依遷宮年、十八日以前、可忌佛事之由、有師平勘草旨、大外記師直令申、如何者、余云、非佛事、加之、彼ハ若外宮歟、然者、十七日遷宮、十八日後齋也、今度、內宮十六日遷宮、今日非齋限、仍早可行之者、今日雨降、
十九日、庚午〔天〕晴、舍利講如例、行舜、圓能、問答有興、此日、御方違行幸、去夜依雨延引也、余及大將依灸治不參入、
廿日、辛未〔天〕晴、女房爲逢故內府月忌、向九條、今夜宿休、明後日懺法結願也、
廿一日、壬申雨降、親經來、東大寺條々事令申、伊勢幣〔之〕間事、仰子細了、太神宮遷宮、無爲被遂了之由、自伊勢多申上之、爲悅不少、
廿二日、癸酉雨降、已後天晴、（宗隆來申云、神宮奏狀到來、遷宮之間、殊無爲之由言上、又禰宜等、亞勘文申上云々、仰可奏聞之由了、又殊爲天下悅之由、可奏聞之由仰了）、此日九條懺法結願也、申刻、女房歸來、大〔將〕同來、入夜、俊成入道、季經卿已下歌人、五六人、來大將方、花月百首、各撰定十首合之、俊成入道決雌雄云々、余并法印、於簾中竊聞之、興味

尤深、

廿三日、甲戌、〔天〕晴、此夜、女房參内裏、如例、召人事、侍來在共、忠行乘車在共、今旦、定長卿來、依招也、條々事、可奏院之由、仰付了、三合御祈、并諸國事等、凡天下〔大事等也、親經爲院御使來、東〕大寺上棟之間事、可被申八幡佐保陵等〔之〕事、自公家可被申之由也、

廿四日、乙亥、〔天〕晴、法印被來、親性同來、佛法興隆之間事談義、入夜、俄有和歌、及子刻、大將歸九條、召親雅、仰五節之間之事、召長房、仰宇治御餞、以木堂御所、可爲御在所之由上了、日來以棧敷、可爲御所〔歟〕之由、有其沙汰事也、

〔廿五日、丙子、職事等來申條々事〕

廿六日、丁丑、親雅參上、仁王會用途闕如了、仍可被延引云々、猶必可果遂之由仰之、然而、諸國永宣旨、國々都以難濟、成功之者一切不出來、佛供燈明料、〇料一作絶所猶以不可叶云々、

廿七日、戊寅、自院爲定長奉行、被仰下云、流人三人、狀信、遠陵、闕家、未赴配所、二位卿上洛以前、慥可追下之由、可致沙汰者、仰官并使廳了、使廳申云、未承上卿、遠國犯人、使廳不致沙汰云々、官申云、可相尋〔云々〕、及深更、返事等到來、仍明曉進日吉了、今日物忌也、

廿八日、己卯、〔天〕晴、巳刻、重院宣到來、流人事、殊可致沙汰、件流人赴配所之後、可參洛之由、賴朝卿令申云々、今日、召集大夫史廣房、并左衛門府領送使、奉行史等、問子細、件流罪、去七月晦日宣下、而領送使等、于今未出京云々、大略、奉行職事、能不仰之、又官懈怠歟、是又近代之流例也、召各申狀、進院了、又大理許、可遣使廳使之由仰之、頗有申旨歟、

廿九日、庚辰、〔天〕晴、自院被仰下云、被遣使廳使、尤可宜歟、仍宣下〔了〕、今日、法華經五十部、僧裝束〔具〕五十具、經机五十前、進日吉〔了〕、又自中宮、經卅部、經机廿前、被進了、各廳官下家司副之、明後日千僧料也、大將、又經三部、袈裟一帖、依催獻之、

卅日、辛巳、〔天〕晴、此日、御方違行幸也、押小路殿、左大將所勞之後初參、此次申中宮大夫拜賀、内、中宮、依行幸不召具一員、前駈七八人許、如例出仕也、依略儀不申余并母儀、又不申他所也、明曉還御、上下不

改衣服也、余又為方違向雲林院、

十月（小建）

一日、壬午（天）晴此日、中宮御方御更衣、行事小〔少カ〕進兼時仕、所進御疊、御帳、御几帳等、壁沙汰云々、御服所獻御衣、

今日、赦詔、畫日須參內事也、而依灸治盛彌、不能行步、大內記長守持來里亭、以人傳取入一日兩字了、召大內記於簾前、直給之、御畫日成了之後、以地下人傳給、依無便宜也、

今日、於日吉社、法皇被供養千僧、有赦（令）（并常赦、除大神宮八幡宮等所之外、皆赦除之〔云々〕）、總禮、右大臣為上首云々、又有賞云々、（親雅、申五節雜事、親經、申條々事）此日、主上有御讀書事、親經始所參也、五帝本紀云々、今日依旬日解陣、依灸治不遙拜、

二日、癸未雨降、及晚止、今日、法皇自日吉出給、家實注送日吉御幸賞事、兼不被仰合、不可說々々々、梶井宮、承仁、親王宣旨云々、

三日、甲申（天）晴、此日、佐保山陵使發遣、依東大寺棟上事也、雖為上皇御沙汰、自院依被申請、自公家發遣此使、此旨被載告文也、上卿內大臣、雖為神宮上卿、依先例、勤此上卿、使新宰相中將公時、次官時盛朝臣、行事辨右中辨親經朝臣、今日有沙汰、不被獻幣物、荷前（之）外、獻幣物例、不分明之故也、當今御元服、并被崩東大寺之山之時、依廣房申、被獻幣物、大略為失說云々、（親雅參上、申五節之間雜事、并氏院條々事）

四日、乙酉（天）晴、今日、宗賴參院、申條々事、各有御返事等、平野大原野行幸事、必可被行之由有仰、他事不遑記、此日、奈良禪師、法華會竪義所作日也、自兼日修祈等、十二歲遂業、古來無蹤跡、可謂希代事、

五日、丙戌（天）晴、卯一點、奈良僧正送札云、禪師所作、神妙殊勝、感淚難抑、我寺佛法并興隆、只在此事云云、悅思不少、大明神冥助、更不可謝盡々々々々、親雅申五節散狀（入夜、親經朝臣來、申東大寺條條事）

六日、丁亥（天）晴、親國申宇佐使之間事、又晝御座御帳、晝御帳懸改了、依宗賴與奪、下知官也云々、件之間事、以院宣責仰子細、無所遁歟、有若亡、

碩師竪義事、自南都僧綱等、多示悦、實不可思議次第云々、大明神〔之〕御恤、將來有恐々々、〔宗頼、申條々事、〕

七日、戊子〔天〕陰不雨、宗頼申條々事、又親經、東大寺之間、左大臣申狀來申、御拜事、雖入御南大門、猶可有之由、余示之事也、又親雅申五節之間事、今日物忌也、

八日、己丑親雅持來維摩會文書、明日可返給也、不足米文、先日付宗頼朝臣了、

九日、庚寅此日、左大將着陣也、藤中納言定能、扈從殿上人二人、前駈八人、大舍人頭業俊、勘申日時、親雅奉行之、依大辨不參、親雅作申文云々、大將自今日在此亭、〔此夜〕、條々事、可仰寺家之由、仰親雅朝臣了、

十日、辛卯今日、維摩會始也、今旦、親雅下向了、入夜、親雅自途中、以書札申云、大衆拂晴圓了云々、仰云、以院宣被仰下〔之〕者也、無左右拂了、尤奇恠、慥可免衆勘者、

十一日、壬辰御寺所司良信、爲寺家使〔來云〕、衆徒申云、研學竪義〔者、寺家〕第一之學道也、而晴圓以非器身、猥構內奏、尤奇恠、佛法〔之〕滅相也、仍拂了之由所申也云々、仰子細了、

十二日、癸巳家實、宗頼等來、流人奉行使并府沙汰者等、可解任之由、有院宣云々、又去春、頼朝所注進之流人事、近〔日、〕可遣領送使之由、有院宣、此事不可然、仍其旨可奏之由、仰家實了、

十三日、甲午早旦、宗頼、家實等來、卽相共參院了、卽宗頼歸來、傳院宣、史久友、官掌職直、撿非違使資兼等、慥可致任云々、又領送使、猶慥可遣云々、及逆鱗云々、未得其心、入夜、親經進東大寺上棟次第書了、返遣之、

十四日、乙未親經持來東大寺上棟次第正本、奏院之所、可見余之由有仰云々、見了返給、昨今宇治御儲、南都下向、并參社之間事、無他事營之、流人之間事、示遣右大臣、并經房卿等許、各返報之旨、如恐案也、

十五日、丙申終日、沙汰宇治御儲之間事、及晚向宇治、大將同車、亥刻參着、平等院巡撿了、宿小川亭、法印被來、

十六日、丁酉〔天〕晴、參經藏、家司季長、中宮大進長房、

着衣冠、開封、此宮御時、宮司未參、今日依爲吉日、故所令開始也、其後參本堂、及子刻〔まで、〕御裝束已下事、致沙汰、

十七日、戊戌、晴、時雨間灑〔不及濕衣、〕此日、〔太上〕法皇、依東大寺上棟事、（來十九日可有此事、）御下向南都、於〔宇治〕平等院、有御儲事、巳刻臨幸、上下淨衣、須臾還御、供御膳、獻贈物引出物〔等、〕又給御馬一疋、一拜如常、余始精進、仍浴後修祓、〔依經營此事、去十五日、先以下向、右衛門權佐長房、奉行雜事、平等院修理事、兼親自元所奉行也、自兼日、所々差定侍行事等、修理、掃除、鋪設、饗饌、各所奉行也、寛治元年、白川院自臨幸當寺以來、宇治御幸、其例雖多、便路御儲、僅四ヶ度、所謂、寛治二年白川院高野詣之次、御此院、是其濫觴也、鳥羽院永治春日御幸還御之次、於常樂院御所、有此御儲、當院、嘉應二年東大寺御受戒之次、幸平等院、文治元年大佛開眼之時、又以臨幸、（此般、上下皆淨衣、今度又同、）彼皆先代之賢相、當時之寵臣也、經營有便、臨幸得境、今度、萬事尫弱、定招後代之嘲歟、

御裝束儀、可召奉行有記、又在指圖、大概記之、

以本堂北廂、爲御所、（寛治、嘉應、文治等例、也、永治御所見端、）東第二間、敷繧繝疊二枚、（文治敷繧繝疊、其外、繧繝之上、加龍鬢、今度且存略儀、且爲今案、以龍鬢爲疊、差錦縁也、爲有例、）其上、敷唐錦茵、（以唐綾、白唐綾、爲南差小錦縁、）爲御座、副東妻戸、敷高麗端帖一枚、（小文、圓座、）御座前、（也、北）居御大桶一口、（如有風流、）積炭、（出渡御之期、生火也、）北廂東北兩面、懸簾垂之、其中、東西行、敷高麗端疊八枚、二行（對座、）本堂西廂北妻二ヶ間、爲備御膳之所、御所與件所之間、立絹障子、爲隔、副南布障子、立四階黑塗小厨子二脚、（無戸、）其上案御膳、（此後、依無別紙、不書之、可書他料紙、）

今日始精進、仍浴後修祓、〕

十八日、己亥、〔天〕晴、早旦浴、解除之後、巳刻出宇治、申刻着佐保殿、以兼親可入見參之由、觸院近臣、院御所、東南院也、今日不可申之由有仰、入夜、大僧正相具禰師被來、又親經來仰、又寺僧等賀輿、申存旨、明日可有議定歟、今日、浴間有吉祥、

十九日、庚子、〔天〕陰不雨、辰刻、參兼日御祉、有一員御前等、獻金銀幣、親雅取之、宗賴、長房等、在京都之故也、自御祉、參東南院、依仰先參東大寺、相次御幸、午刻、（實未刻、）歟、上棟、法皇已下付綱、次有拜、

幷長吏幷工等賞事了、余參二興福寺一、戌刻向二宇治一、
〔今日有レ赦、〕
廿日、辛丑〔天〕晴、申刻、院著二宇治一給、御儲如二先日一、但無二引出物一、供二御膳一了、還御、今日、官人向二獄門一、免二四人一、昨日、依二行程不一レ叶之故也、此夜歸二九條一、自レ其參內、行二詔書事一、上卿平中納言、
廿一日、壬寅〔天〕晴、今日祇二候內裏一、以二家實一條々事奏レ院、入レ夜親經參上、於二朝餉一、有二御談事一、（染府）亥刻退出、
廿二日、癸卯〔天〕晴、親雅持二來維摩會後奏一、返給三通（試經）（後奏見參）殘留了、孝重進二天文奏一、家實來示二昨日奏聞事等一、來廿五日、於二直廬一、新制定可レ有之由、被二仰下一、仰二宗頼一、催二公卿一、入レ夜法印被レ來、
〔今日、主上、始有二御笛事一、右宰相中將實教、爲二御師匠一、着二御引直衣一、於二晝御座一、有二此儀一云々、余依二風病一不參、寛治、大殿不二候給一也、〕
〔廿三日、甲辰此日、法印房、如レ形被レ始二傳法事一〕
廿六日、丁未天晴、昨今物忌也、此日、京官除目也、執筆新宰相中將公繼、生年十六歳、可レ謂二珍重一、公時、以（又イ）レ爲二上臈一、在二其座一、未曾有例也、於二大辨一者、不レ論二上下臈一、必勤二仕之一、大辨有二故障一之時、自二上臈一、次第被レ催者例也、而前左大臣、殊結構、其意趣如何者、執筆事、父〔右〕大臣如レ形勤二仕之一、花園文書等傳而在レ家、須レ繼二箕裘一之處、自然不レ勤二其事一、空以致仕、恐生之間、使下公繼勤二其役一、以欲レ謝二我怨一云々、以二此旨一、先觸二定長一、僞而稱レ病、不レ可二參勤一之由也、又近曾以二同趣一觸二下官一、是定長不參者、必可レ被レ催二公繼一云云、仍以二此趣一奏レ院、仰云、除執可レ慇、早可レ令二催勤一云々、加レ之、雅長近日籠居、兼忠重喪之後、未レ從二如レ此之役一、公時卿、又聞二左大臣意趣一、避而不レ望云云、仍雖レ爲二最末參議一、強從二此役一者也、但公時卿執筆、被レ召着二圓座一之後、追加レ座、勤二仕顯官擧一、及淸書等役一、尤得二便宜一歟、而自二最前一在レ座、而見二下臈之恩一召、頗似レ無二用心一、
余、辰刻參內、宗頼朝臣、去夜雖レ參レ院、不レ得レ違退出、今旦早參了、未刻歸來、余出二客亭一、（直衣）內二覽申文一、宗頼、光綱、親國等也、此外長房覽二殿方申文一如レ例、次於二公卿休所一、撰二申文一、此間、（又イ）率二仕除目裝束一、（職事）仲盛（行此事）、（左ニ）酉刻撰二申文一了、宗頼又參院、（少ク）小時歸來、相縦家實來、持二參御書一、雅賢卿依レ病辭二參議一、以二其息有雅一、申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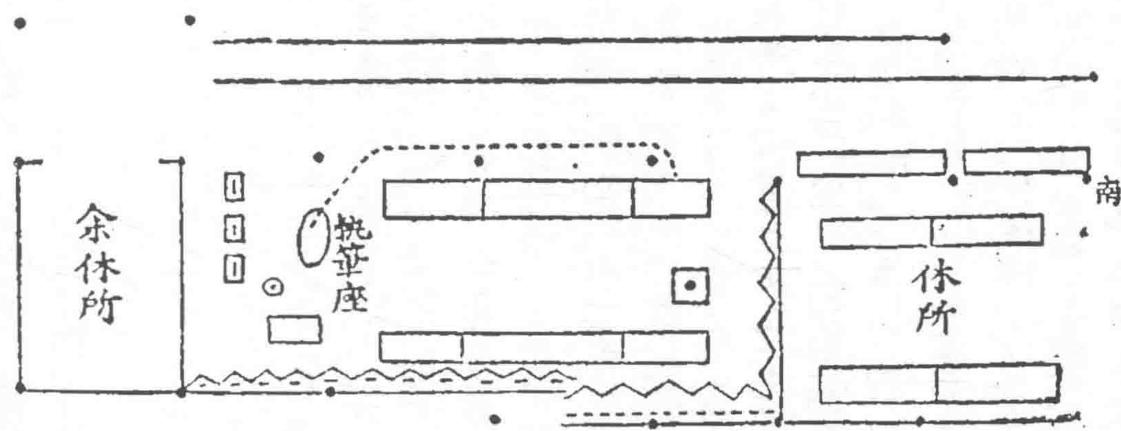
任少將一、其所、參議光雅、成經可レ奏二誰人一哉之由、所レ被二仰下一也、申二所存一了、家實、卽歸參、亥刻歸來、(可レ任二成經一云々、先雅長可二哀憐一也、)次光綱仰二召仰事一、(上卿新大納言賴實〔觸、〕)次余臨二除目座一、(殿中、今度須レ出レ座也、而聊依レ恐レ觸、忽改二御裝束一、在二殿內一、)召二親國一仰云、人々此方實、親國起レ陣傳レ召、權大納言賴實卿、左大將良經卿、(不レ着レ陣、於二休所邊一立ヲ加之一、)別當通親卿、平中納言親宗卿、右兵衞督兼光卿、新中納言通資卿、藤宰相中將公時卿、新宰相中將公繼朝臣等來着レ座、次左中辨親雅朝臣、右中辨親經朝臣、左少辨定經朝臣等置二宮文一、次余問二新宰相中將在レ座哉否一、於二賴實卿之後一召レ之、卽公繼朝臣起經二簀子一入レ自二北第一間一、(當時祗候入レ自二第二間一、最宜歟、)着二圓座一、(北面、)正レ笏候、余示二氣色一、(小咳也、)公繼覽二硯官帳一、其儀如レ常、但先不レ披レ見レ之、置替之後見レ之、彼家說歟、道理不レ可レ然、余見了返給、執筆復座、參二大間一、任二三省一、皆如レ常、先任二式民一之後、申二事由一、召二院宮申文一、(定經朝臣始被レ召二親雅、定經等一也、)次任二兵部史生一、此間置二火爐一、居二衝重一、余陪膳親雅朝臣、雖レ進出一、仰二不レ可レ居之由一、仍歸入了、(殿中例也、)次頭中將成經朝臣、就二殿下一勸盃、余招二賴實一給レ盃、(自二殿下一指出也、)賴實取レ之歸座、巡流了、(卽賴實退下、)此間、定經持ヲ參院宮御申文一、公繼取レ之指レ笏、就二殿下一覽

レ之、余取二御申文等一、便賜下可二袖書一〔之〕申文等上、(賜書二取之一、)公繼取レ之復座、書二袖書一、此間、余院宮御申文、放二禮紙一、(不レ撤二其帶一也、)一通之中、卷ヲ籠他申文等一、指ヲ出自レ簾、公繼指レ笏進寄、(於二殿下一可レ指歟、)取レ之復座、暫置下硯與二一宮一之間上、(予家說不レ然也、)先書二袖書一了召レ辨、(親雅參上、)令レ下ヲ勘之一、次余申文、少々相加、折紙賜レ之、執筆及而取レ之、依二余命一也、執筆先任二內舍人一、(是花園家說也、)次任二諸道舉一、次任二院宮當年給一、(是又相ヲ違家說一也、)次余撰ヲ出顯官申文一、召二左大將一給レ之、大將取レ之歸座、撰ヲ出可レ任者申文一持來、余取レ之、加ヲ置大束一、此間、余撰ヲ出可レ任之者申文一、給二執筆一、(給二申文於執筆一事、有二三說一、一ハ、乍二大束一給レ之、爲二執筆一依一之大事也、二ハ、撰ヲ出可レ任之中文一、一度二給レ之、三ハ、兩三度二、少々ツヽ給レ之、是殊致二會釋一〔之〕時事也、今付而勸二此事一、感心最深、仍於レ事施二芳志一也、)次第可レ任之者等任レ之、此間無二申文之任人等一、令レ出ヲ進名簿一、或執筆召二宗賴一仰レ之、或余又仰レ之、此間、親雅持ヲ來下勘中文等一、卽任レ之、及二翌日之卯刻一、漸任了、皆悉任之後、取レ笏示二氣色一、(先レ是、大間入レ日了、)奏二大間一、置二硯上一、又示二氣色一、仰下可レ有二敍位一之由上、執筆召二男共一、藏人參、執筆仰云、綴紙、(須レ召二五位藏人一仰一也、仰二六位一無レ謂、)頃之、五位藏人光綱、持ヲ來綴紙二卷一、(置二柳筥一、)執筆取二綴紙一、(光綱取二柳筥一歸了、)置レ前、一卷入二第三筥一、一卷々ヲ返之一、又摺レ笏候二氣色一、卽書二敍

八（道上不書之、只自端書之也、又行別〔列イ〕、其間大臣置之、此事未得其心）了、次封成柄、引墨、次取成殘申文等（元入第三筥也）、一通之中卷籠之、加入第一筥、次取大間、加入之、置替硯筥、候氣色、指笏押筥、就簾下進之、余取之披見、右少史清書、師尚仍密々示之、〔返〕給執筆、於大間不入筥、令直之、執筆引寄筥、起座、不復座（〔退出了、〕必可復座）、可尋之、退出了、次余示氣色、通資卿（本自在端座）、來簾下、余給筥（留成殘申文許也）、通資取筥、余仰檢非違使兩人事了、通資於公卿休所、披大間讀上之、此間、辨官二人撤筥（親雅、親經等也、近代無此事、仍余依誡仰也）、巳刻、內覺清書、午刻、外記持來大間成文、又收闕官帳了、覽筥返給外記了、

未刻、家實來、下名之間事、奏院了、其後於直廬有五節定、宗頼執筆、其後、宗頼參院了、今夕可被行下名之故也、今日、除目了之後、送書札於前左大臣許、感公繼執筆、返札丁寧、殊有感荷之趣、

廿七日、（戊申）辰刻議了、未刻、持來大間成文、卽退出、入夜有下名、東大寺工等、被任諸國權守介〔諸國〕掾目等也、上卿左衛門督云々、



十一月

一日、辛亥、〔天〕晴、今日、於直廬有新制議定事、着直衣、先參院、以棟範入見參、依召參御前、申新制之間事、即參內裏、先是、內府、堀川大納言、新大納言、平中納言等參入、候宮御方、余參朝餉、次參宮御方、其後向直廬、宗頼持來意見新制等目六、見了返給、次余出居簀莚、次以宗頼招着人々、內大臣、（直衣）大納言忠親、頼實、中納言通親、親宗、兼光等也、（已上來留）次宗頼持來目六等、（有懸紙、結中）余取之、以代々制符目六、授內大臣、次第見下、（如形見之）至于兼光許、委被見了、取筥候、余仰云、先神事之條、可有沙汰、代々制符宣下、區分、其中可叶時議事、取要可被定申者、兼光卿、四五ヶ條申之、親宗已上、大略同之、少々有申加人々、神事條定了、宗頼書篇目、（進文書之後、便候的實于歟、臨期藏人持來硯續紙、殿上硯也、抑爲議人頭之者、若可候座末歟否、〔驗〕既未決、粗案准據例、保延八年例之時、有殿上定、頭中將敦長、於小板敷書側〔〇書側一作事例〕間、又於私家、書定文之時、於簀庇、居簀子書之、爲家司〔役〕之故也、禁中之儀、猶難可爲簀首、保延例、足准據之上、余〔已〕在座、就家司之頭、猶以勿論歟、旁以此趣、含宗頼仰耳）次佛事、次他雜事等、此中、過差之制、殊有沙汰、條目事繁、不遑具記、委旨可在職事、側聞、新制目六沙汰之後、付意見目六、又有評定、各議定之後、暫交語、小時、人々退出、內府、忠親、兼光、暫留有事、次復辟之間事、示合人々、忠親、兼光等、可依寬治嘉應例之由示之、其理可然歟、此事、依天永例、不被下、准攝政宣旨、自明年春、叙位、可行御前之儀之由、豫申定了、而却被載記之處、（爲房記）永久元年十二月、京極北政所、重惱有危、元正之間、令喪葬者、叙位除目、可無便宜、仍以新議不被下、准攝政宣旨、年中主上覽吉書云々、以之思之、永久邂逅之儀、已有由緒、二代不易之例、何強改之、仍超此間、所答如此、重經奏聞也、〔欲隨聖斷耳、〕

三日、癸丑、〔天〕晴、大夫史廣房來、年中用途事、先日、被注仰之外事等、皆悉可注申之由仰之、親經申行幸之間事等、〔宗頼申條々事等、〕

四日、甲寅、〔天〕晴、午刻參院、依御湯之間、不參御前、謁右大臣、又以家實、奏新制之間事、條々被仰下、余又奏、頼朝卿可被授官之由、可然之由有仰、其儀可問人々、余申云、縱不可被問、右大臣、民部卿、宜歟者、今日、宗頼朝臣、突鼻一切不過事也、不可參院之由、有仰云々、今夜、余宿內裏、

今日、右大臣有示事、丹三品腹姫宮、可有院號之

由、毋儀存知、而奏聞有憚、余可發言云々、余モ頗可有其恐歟、且是似被妨后位之故也者、右大臣云、全不可然、彼本意、只在院號云々、以御消息、内々可觸遣歟云々、此事雖不可然、爲天下、頗穩便之沙汰也、世上之謳歌、有大事、仍人々其心恐鈍、尤不便之處、忽有此沙汰、誠天之助也、中宮之御遜也、仍五日余依右大臣風諫、以消息粗示遣之、相計可披露之由有命、爲後日記之、

五日、乙卯〔天〕晴、候内裏、申刻、下方有火、院御所近邊云々、仍營參、太早速之由被感仰、件火佐女牛西洞院也、小時消了、今日又觸右大臣、頼朝若可被任大將、更不可惜之由示之、親經持來行幸用途分配減定注文、是内々事也、非改用途帳也、依諸國究困、余以今案仰申也、

六日、丙辰雨下、以家賢、示宗頼事、示女房三品、今日被仰出仕了、院參事未定云々、其次、世上浮言等不可信之由示之、頼朝卿今日入洛、而依道虚衰日、延引、明日云々、親國申五節主殿司等、幷宇佐使之間事、此日、右大辨親雅、持來延曆寺戒狀、余依風病、以人傳取之、伊勢守爲季、申別宮造營闕如之由、行事辨殷給御教書了、

七日、丁巳〔天〕晴、時々風吹、此日、源二位頼朝卿入洛、申刻、着六波羅新造亭云々、騎馬帶弓箭、不着甲冑云々、院已下洛中諸人見物云々、余不見之、且登騎馬入洛有存旨云々、入夜爲方違向雲林院、

八日、戊午自院爲家賢奉行、被仰頼朝賞之間事、申所存了、尤可被任大將歟、而忽無沙汰歟、右大臣申可避之由云々、而又思返歟、此夜、小除目、向左中辨親經許、始爲後見〔也〕親經●衣冠、盛經等參上、女房又參入、

九日、己未〔天〕晴、立春日奉幣、陪膳以政朝臣、使爲說、陰陽師晴光、入夜參内、今夜、頼朝卿初參、先參院、其後參内、於晝御座有召、西簀子給圓座一枚、余候長押上、用陪膳圓座、小時起座、於鬼間、與頼朝卿謁談、此夜被行小除目、頼朝被任大納言也、雖辭推而任之云々、

〔九日〕、謁頼朝卿、所示之事等、依八幡御託宣、一向奉歸君事、可守百王云々、是指帝王也、仍當今御事、無雙可奉仰之、然者、當時法皇、執天下政給、仍先奉歸法皇也、天子如春宮也、法皇

御萬歳之後、又可奉歸主上、當時モ、全非疎略云云、又下官遂事、外相雖表疎遠之由、其實全無疎簡、深有存旨、依恐射山之聞、故示疎略之趣也、〔云々〕又天下遂可直立、當今、幼年御尊下、又餘算猶遙、賴朝又有運〔者〕ハ、政何不反淳素哉、當時ハ、偏奉任法皇之間、萬事不可叶云々、〔而〕所示之旨、太甚深也、又云、義朝逆罪、是依恐王命也、依逆雖亡其身、彼忠又不空、仍賴朝已爲朝大將軍也云々、

十日、庚申、〔天〕晴、午後陰、春日祭也、近衛使保宗、辨右少辨家實、中宮使宗賴朝臣、平野祭、上卿平中納言、宣命上卿右兵衛督、辨闕如、催棟範云々、新大納言賴朝卿、示遣慶事了、

十一日、辛酉、依梅宮祭、奉幣十列如例、陪膳光重朝臣、陰陽師廣光、此日、新大納言賴朝卿參詣八幡云々、入夜、依官奏參內、（束帶、）吉書奏也、左中辨親經候之、及深更退出、

十二日、壬戌、天晴、頭中將實明來申五節之間事、〔親國申宇佐使神寶用途之間事、宗賴朝臣、去夜歸自春日、晚頭來臨、申五節宮御幸淵醉之間肴物事、可用元永例之由、仰之、今旦、左大將見最吉夢、〕

十四日、甲子、大原野奉幣如例、中宮御方、同被發遣之、使侍所長勤之、陪膳亮宗賴朝臣也、依月御障、無御拜、御禊如例、依爲片祭、於社頭事者、付諸司如例年、自明春、可被祭也、是先例也、於奉幣者、不依春冬、所被立初度幣也、

十五日、乙丑、〔天〕晴、此日、五節參入也、公卿、左大將、右宰相中將公繼、受領上總美作等也、參入儀、左大將一人御覽、左大將、幷公繼等也、五節參入、來出立所人人、（隆忠、定能、經房、季經、經家、兼頁、）進出車人、（忠親、實家、實宗、定能、）下仕車、（五位藏人光綱、兵衛佐行輔、）几帳角取人、（賴高、國行、兼資、兼時、）寄舞姬車人、（定能〔卿〕、家房〔卿〕、兼頁〔卿〕）寄〔傳〕童等車之人、（伊輔、忠季、）寄下仕已（少カ）下車人（常祇候殿上人等也、）於出立所、有所々御使等、八條院小將成家、給童裝束蕪物等、親雅取祿、殷富門院使長俊、以政取祿、殷富門院給舞姬裝束也、

子刻參入、余出帳臺、右大臣、左大將、權大納言、別當、三位中將忠經等扈從、

十六日、丙寅、此日、於中宮御方、有淵醉事、殿上有打出、（實紅葉、殿上許也、）申終殿上淵醉了、殿上人廻五節所、後有

此儀、初獻、大進長房、瓶子於諸大夫、二獻、權亮忠季、瓶子同、三獻、亮宗頼、瓶子藏人忠國、朗詠藤中納言、今月違是隆房、四獻、右宰相中將公繼、人々被レ闕、又今様於二勸盃所一出レ之、次亂舞、及公卿、次五獻、右衞門督隆房、朗詠新豐酒色、文亂舞、今度六位已上、澄レ椅、近代例也、二人舞也、公卿猶一人舞レ之、殿上人白拍子、公卿白薄様、隆房出レ之、事了、出二阿聲一起座了、申終、殿上淵醉了、殿上人、廻二五節所一、其後參入公卿、權大納言、新大納言、大夫、藤中納言、別當右衞門督、三位中將二人、忠經、公衡、右宰相中將公繼等參入、兩貫首、其外上﨟一兩着座、其外在二西渡殿一、今日以二南殿西庇一、假爲二宮殿上一、以二本殿上一用二帳臺一〔之〕故也、亥刻事了、

十七日、丁卯、此日、童女御覽也、先有二殿上淵醉一、左大將、五節所獻二召物一、藤中納言調二送之一、仍公卿着レ之、參二御覽一之人々也、隆忠、頼實、良經、通親、忠經等也、右大臣不レ着レ之、依二寬治六年例一也、仁平大臣着レ之、不レ足二據用一、不快之例也、三獻之後、朗詠〔此日、童女御覽也〕、亂聲、付二童女一人、左中將兼宗（第一）（中將、伊輔（第二））忠季（第三）付二前童一、少將雅行（第四）付二後童一、付二下仕人一、五位藏人親國、家實、少將定忠、中務大輔忠行〔等也〕、下仕二人別、一人付也〕、公繼童付人、成家、宗輔、成定、付下仕人六位如レ例、今日、殿上召物、以下家司送レ之、隨身勤二役送一、殿上五位、爲二參議已上手長役送一、六位爲二殿上人役供一也、肴物、折敷高坏也、菓子入二土器一、居二折敷一持二來之一、可レ居二高坏上一也、〔亮宗頼調進也〕、

十八日、戊辰、此日、豐明宴會也、內辨右大臣、外辨上左大將、小忌上卿親宗卿、宰相公繼朝臣、辨家實、少納言親家等也、節會以前、右大臣被レ訪二左大將五節所一、勸盃酌、二獻、節會始以後諸卿訪如レ例、於二左大將五節所一、有二三獻幷催馬等一、右大臣來訪事、殿上人五六人、指二脂燭一前行、其中、忠季朝臣裝レ束、依二余命一也、其座設レ茵、又勸盃之時、余、大臣、左大將許也、余陪膳殿上四位能季朝臣、左大臣時盛朝臣、雖レ〔非〕二家司一、依二致裝束一、候二五節所一、仍所二召用一也、大將手長、長兼、殿上五位也、是依二內儀一、雖二殿上人一用レ之、一獻、居二菓子一、止二二獻一了、大臣依二余命一起レ座卽歸了、〔節會始以後、諸卿訪如レ例、於二左大將五節所一、有二三獻幷催馬樂一、子細在レ別〕

十九日、己巳、此日、棚進二所々一、院、殷富門院、姫宮等也、內、中宮、八條院、七條院、已上、去夜進レ〔之〕了、或又進レ錦、今日雨降、今日平野、大原野行幸御祈奉幣也、及二子刻一發遣、依二幣料錦解怠一也、亥刻、〔左中辨〕親經來申云、上卿申云、伊勢幣料之內、自二藏人方一可レ〔被〕レ渡レ錦、依二尺寸不足一、重尋レ之、已雖二持參一、沙二汰出納一、爲二重服一可レ憚歟、且

〔于〕レ今次第違亂、非レ無レ所レ恐、如何者、余云、重服諸
司長官不レ被レ憚、尤可レ被レ准歟、但其物在二其家一者可
レ憚、件條委可レ尋レ之、當時申下在二下人家一之由上云々、
猶有二此疑一歟、尋捜聊も有二不審一者、早可二延引一、一定
渡二他所一者、不レ可二延引一者、
廿日、戊午晴、此日、行幸御讀經日時僉名定也、十社、行事
辨親經爲二内覽一來、即見了、○一作返給、今日、祭主來申二太
神宮遷宮別當遲怠之間事一、任二申請一書二給御教書一了、
〔又宗賴來申二條々事一〕
廿一日、辛未〔天〕晴、親經來申二行幸之間事一、諸國可レ付二
其法使一之由、有二院宣一〔云、又家實來傳二院宣一云〕賴朝
卿申云、近國地頭不當之張可二停止一云々、職事一人承
レ仰、可レ被レ尋二諸國幷社寺、其所等領一云々、即可二奉
行一之由、仰二家實一了、只近國可レ限二何國一哉之由、尤
可レ被レ問〔旨〕奏レ之、〔法印被レ來〕、今夜爲二方違一向二
雲林院一、
廿二日、壬申與二報篋一同時出二雲林院一、寅刻歸レ家、彼家
有レ堂、有二中垣門一、又別也、仍雖レ不レ可レ有レ憚、猶奉幣
當日、爲レ致二謹愼一、所二忩出一也、此日、吉田奉幣也、入
レ夜、民部卿經房、爲二院御使一來、賴朝可レ被レ任二大將一
之間事也、辭申云々、猶可レ被レ任之由申了、
廿三日、癸酉〔天〕晴、賀茂臨時祭也、使伊豫守季長朝臣、
余給二馬鞍舍人長貞座、居飼、雜色、隨身等一、府生忠武、雜次、還立御
神樂如レ例、中宮上御簾、御裝束如レ常、打二出二色一、大
夫刷レ之、有二三獻一、上首内大臣、奏二宣命一、御覽御座、
西面、堀川院例也、還立公卿五人、今夜宿侯、
廿四日、甲戌〔天〕晴、早旦向二九條一、奈良禪師上洛、爲
レ聞二竪義一所レ候也、申刻始レ之、問長、精義、如法三問
了、所作〔之〕優美、實歎レ耳、問答成敗、非二幼年之所
爲一、偏大明神之加護也可二歎美一云々、入レ夜歸二大炊
御門一、此夜有二除目一、賴朝卿任二右大將一、先レ是、右大
臣上二大將辭狀一也、
廿五日、乙亥自二今日一神事也、但服二魚味一、平野社依レ不
レ忌二魚類一也、依二明後日行幸一、自二今日一精進也、早旦、
光綱持二來右大臣之解、右大將之狀一、去夜依レ及二深
夜一、不レ能レ持二參九條殿一、今朝所二持來一也云々、
廿六日、丙子行幸出立、無二他事一、親國來云、御後殿上人、
猶一切無二領狀人一〔云々〕、
廿七日、丁丑〔天〕晴、此日、平野行幸也、余乘レ車供奉、車
副褐冠、依二寛治例一者、可レ着二布衣一、但是又正儀也、入

レ夜遊御、子細在レ別、
廿八日、戊寅、〔天〕晴、早旦、向二九條堂一、自二今夜一依レ始二
懺法一也、是恒例也、奉三爲故女院一、所レ介レ修也、以二御
忌日一、宛二結願一〔也〕、今夜宿レ堂、
廿九日、己卯、〔天晴〕、過二懺法時一、今日、法印被レ來、又〔職
事等來申二條々事一〕
卅日、庚辰、〔天〕晴、參二法成寺御八講一、大將相伴也、余
不レ立二行香一、大將已下立レ之、事訖歸レ家、改二著直衣一、
參內宿仕、

十二月〔小〕

一日、辛巳、參二御堂一、依二南京竪義一也、衣冠也、竪者、興福
寺成恩、探題、雅緣法印、精義、東大寺貞敏律師、問者
五人、東大寺也、一問之間、余聊有二口入之事一、已身成
道同時歟否事也、歸參二內裡一、
此日、右大將賴朝、拜賀也、
二日、壬午、參二御堂一、五箇日也、大將相伴、其外定能、定
長、忠經、季經等參入、依二四位家司不參一、殿上人能季
朝臣、傳二下官袈裟一、每事如レ例、歸參二內裏一、
三日、癸未、參二御堂一、天台竪義也、探題澄眞法橋、山、竪者
圓城寺慶春、一問聖覺、公卿光雅、季經等參入、歸參二
內裏一、今日、右大將賴朝、著二直衣一出仕云々、只參レ院、
不レ參レ內、日些出仕、前駈六人云々、〔今日、女房退出〕
四日、甲申、參二御堂一、結願也、於二饗座一有二盃酌一、資泰朝
臣持二參盃一、參入公卿、忠親、良經、經房、隆房、家房、
經家等參入、余立二行香一、不足一人、經家朝臣、此日歸二
大炊亭一、今夕、女房向二九條堂一、依二明日結願一也、
五日、乙酉、右中辨棟範來云、來廿二日二宮可レ有二御書始
事一、左大將〔實房〕可レ參二文人一〔云々〕者、依二保延三年
十二月廿五日、法皇親王之時、御書始例一、可レ被レ行云
〔云〕、又云、保延例、菅在良、爲二大學頭一、爲二序者一、今
度、在茂當仁、而日來爲二御師讀一、奉レ授二數卷之書一、而
忽弃置、被レ召二光輔一、（法皇例、敦光爲二御師讀一之故也、）忿二怨此事一、不
レ可二勤仕一、爲之如何云々、余云、保延三年、在良已歿之
後也、如何、棟範云、時登なりけり云々、不レ足レ言、棟
範云、可レ召二長守一歟、余云、猶可レ被レ仰二子細於在茂一、
盡レ參哉、依二吉例一、被レ召二光輔一、雖二後日一、尤可レ被レ召二
加之一、凡〃在茂之爵陶、尤有レ謂事歟、又仰二大內修造
之間事一、範棟云、季御讀經事、所二奉行一也云々、此日、
九條堂懺法結願也、又故女院御忌日也、導師慶智、入

レ夜女房歸來、依二月障一、在二別屋一、自二今日一、余神事殊
密、仍小浴修レ祓、又於二庭上一遙拜、宗頼朝臣、今日始
參院、被レ免二奏事一也、
六日、丙戌〔天〕晴、此日、當年不堪荒奏也、被レ付三行所宛
申文、位祿定等一、右大臣參內〔奉〕三行之一、右大辨親雅、
直、左中辨親經等候レ之、余着二布袴一持レ笏、奏以前、
於二宮殿上一、謁二右大臣一、〔今夜退出、〕
七日、丁亥雨下、今日、猶可レ有二官奏一、仍參內、而臨レ期、
親經、俄稱レ病不參、他人又不レ能二催出一、仍明日可レ被
レ行之由仰了、是上野讃〔岐〕等後不堪也、今夜、地頭事
尋二家賢一、泰經卿奉〔行〕云々、仍可レ問二子細一之由仰
了、今夜宿候、
八日、戊子〔天〕晴、此日、官奏也、上野讃岐等後不堪也、
上野五通讃岐九通也、五通已上、依二執政臣免一所レ入
也、先日、殿房所二申請一也、依レ有レ例許レ之、右少辨
家賢始候レ之、於二辨官一者、初度必シモ不レ候二吉書奏一
也、作法中品、無レ可又無二殊大失一、〔深更退歸〕、今日、
前大將乘二牛車一參院云々、此事如何、然者、大將辭
退以前可レ乘歟、教訓人、有若レ亡歟、前大納言、前大
將、乘二牛車一出仕、未二曾聞一、是院宣也、勿論々々、

九日、己丑〔天〕晴、此日、內侍所御神樂也、入レ夜着二直
衣一、相三伴大將一參內、宮密々昇給、於二御殿南面一、竊所下
令二聽聞一給上也、主上不二令レ參給一、依二寛治已來例一也、
余相三交女房一、密々臨二其所一、於二戶外簾中一見レ之、與侍
學侍等、入二戶內一、候二寶前一、他人不レ入也、本拍子顯家、
末基宗也、
今年、大內行幸不レ可レ有之由仰了、當時不レ可二事闕一
之故也、今日能保來、
十日、庚寅天晴、召二祭主宮司寮頭大夫史等一、以二家賢一、
仰二寮末一之間事、宮司大略無レ所レ遁歟、可レ召二請文一
之由、下知了、〔又〕付二家賢一、奏二條々事一、新制之間事
也、前大將、郎從之中、成功之張、注三進交名一云々、
十一日、辛卯〔天〕晴、此日、月次神今食也、夜半、史以業
來、申二神今食神服闕如之由一、仍忽給二絹綿等一、仰二納
殿一所レ給也、〔是以〕、可レ稱二伊豫國所濟一、自二納殿一下
給〔之〕旨、不レ可レ稱之由仰也、件男爲二國沙汰人之
子一、有レ便之故也、奉行辨等懈怠、言而有レ餘、今日、前
大將參內、予謁レ之、前將軍示事等、天下政忽可二直立一
之由、不二見給一、然而御申之所レ及不レ可二懈怠一云々、又
世間事將來までも不可有不□□□祝言不レ可レ被二信

用巨細雖多不能具記也、
十二日、壬辰小雪、自院被仰前大將勳功賞大功田之間事、余先日所申出也、申子細了、又公事用途、依闕如成功之者廿五人、前大將進交名云々、以家實申行幸賞之間事、又齋宮寮頭事、可〔計〕沙汰之由、有院宣、
十三日、癸巳自院以宗頼被仰大功田百町可下宣旨之由、幷勳功賞衛府十八人可被任之由、但今日日次不宜、明日可被行云々、御將軍明日下向也、仍早旦、大功田事可宣下之由仰之、又除目、行幸還御以後可被行之由仰了、又此旨奏了、
十四日、甲午〔天〕晴、此日、大原野行幸也、午一點出御、日沒著御社頭、子終還宮、子細在別、還御之後、被仰賞、上卿追可申請、參議辨其身敘之、外記史讓子、參議實教、上臈二人、臨時被敘之、今夜宿候、今日、前大將歸國了、
十五日、乙未此日、季御讀經初日也、辨棟範不內覽御前僧、余加勘發、無申旨、不足言也、今夜月蝕也、然而、依康和例、被行此御讀經、以之爲月蝕御祈、仍仰御願趣、月蝕事、幷明年三合事等也、此外於延暦寺被修藥師經御讀經、此夜退出、
十六日、丙申入夜參內、此夜有後不堪奏、讃岐九通、上野五通、右少辨家實候之、奏申光綱、
十七日、丁酉〔天〕晴、此日、御前論義也、結僧綱山階寺權別當範玄也、頭中將實明在座、此夜、余小童、生年六歳、於八條院有著袴事、仍余參入、大將相伴、〔子細有別〕密儀也、此夜有官奏、家實候之、奏申長房、
十八日、戊戌天陰、此日、季御讀經結願也、余著座、右大臣已下公卿七八人、參入南殿、隆房以家實自院被仰前大將申狀二ケ條事、群盜事、幷新制事等也、此夜有不堪定和奏等、親經候之、奏申長房、
十九日、己亥〔天〕陰、〔早旦〕、業俊來云、去夜、白虹有貫月事云々、此日、被發遣宇佐使、前大膳大夫家綱也、又中宮被立鹿島使、權少進行方、子細在別、入夜參院、謁龍顏、歸參內裏、有官奏、上野讃岐等後不堪也、其後退出、家實候之、奏申長兼、入夜、風吹雪下、
廿日、庚子召司天之輩問〔曰〕、白虹變事、皆恐申白虹之由、資元一人申非白虹之由、不可說々々々、各被申狀付宗頼了、明旦可奏之由仰之、又御祈之間

事、可奏之由示之〔了イ〕〔雪少下〕、

廿一日、辛丑、〔天〕晴、此日、三合御祈、廿二社奉幣也、上卿内大臣、行事辨親經、宣命辭別、被載白虹變事、及晩、宗頼自院歸來、仰御祈事等、又家實重奏了、家實來、語前攝政息元服之間事、〔此夜、中宮御祈、被始〕天地災變、幷泰山府君等、

廿二日、壬寅、此日、前攝政息、於法皇宮六條殿、有元服事、花園大臣例云々、今夜、叙正五位下、先日以家實被仰合、申不可〔有〕難之由、又於禁中給御裝束、改着之、東北對妻、只一間云々、又召御前、召給勅祿云々、公卿三人、殿上人十人扈從、加冠右大臣、理髮頭中將實明云々、

〔此日〕三合、白虹等御祈、御修法二壇、被始金輪無動寺法印本房、北斗俊證本房、

廿三日、癸卯、此日、内御佛名也、大將初度也、有宿申事、雖國忌廢務、依有例被行之、又宿申事、嘉保、知足院殿初度、雖國忌、有此事、追彼例也、余着座、然而、早以退座、頼實已下、立行香、今夜宿候、此日、又被始御修法、不動、實慶〔也〕、候禁中、

廿四日、甲辰、此日、中宮御佛名也、余不出座、頼實已下、公卿十人參入云々、侍長仰御導師、依六位進長等不候、六位簡衆勤指燭、使行事大進長房役、被綿事、有打出、白衣云々、

廿五日、乙巳、隆憲法印來、談世上事、〔今日〕、自院賜御書、新大夫可任少將之由、被仰下、可在御定之由申也、今日即被任之、右少將云々、其名家實、右少辨家實、忽被召、其名改名資實云々、上卿藤中納言云々、

廿六日、丙午、此日、内幷宮御方御櫛上云々、内裏依典侍故障、他上臈女房上之、宮内侍役之云々、此日、二宮於仙洞、有御書始事、左大將入文人、爲上首云、實宗雖行本宮事、詩筵不交云々、

〔建久別記〕

建久元年　○安榮云九條家古寫本不載、或曰非兼實所書、今從流布本以閣本玉海補之、待疑者取捨、

『十二月

廿六日、天晴、此日、高倉院第二親王御書始也、於法皇六條殿有此事、依催晩頭着束帶蒔繪劔、參院、于時公卿兩三參會、右中辨棟範朝臣來云、今日御事、外題可書之由有仰云々、仍於便所本公卿座乘燭取

置管絃具等於此所書之、相待之處、少時棟範持來仰書、相具本并泥坏筆等、件御書並檀紙、唯裏紙白色紙、伊經朝臣書之、予書外題、口（御註孝經四字也、）即返授了、大宮大納言實宗被來此處、今日奉行之人也、仍其間事等言談、戌刻事具了云々、仍人々著殿上、南大盤上居之、次一獻、（勸解由次官清長居盃於折敷持參、先例多殿上四位也、而今日無大臣大納言上首、仍五位持參歟、瓶子中務大輔忠行、）次二獻、（宰相中將公綱、瓶子可尋、）次三獻、（民部卿經房中納言、瓶子可尋、）兼居廾了、實宗卿云、先例下著之由不見日記、仍今日可略云々、少將棟範來云、今日題者、左中辨親經朝臣也、保延顯業可爲左中辨（兼文章博士、）獻題之例也、而先例皆文章博士獻之、而親經不帶儒官、又今日兩文章博士之猶仕作詣、彼親經獻題如何、各可斗申之由仰實宗卿了、（此事日來無沙汰、無各以顯業後胤被仰親經了、而勘例下令申爲經而作口其人懈怠、今日此沙汰出來、不便々々、）實宗卿示人々、而人人數刻閉口、亞相云、不可爲定儀、只斗談可詣云々、仍經房卿申云、無先例、頗雖爲不審、已被仰了、有何事哉、所詮可在御定云々、棟範云、有例之由親經申之云々、（云力）可尋之由亞相被示、仍棟範尋之、親經申口、承平二年、朝綱民部少輔非文章博士獻題、其座文章博士參候云々、又同年竟宴有盤、又非文章博士獻題云々、而此條大不審、承平九條殿御記云、令大江朝臣（民部大輔文章博士、）令題云云、而申朝綱之由、是誰人說哉、以何可背九條殿御記哉、頗可謂奏事不實歟、何強執此役（内力）哉、仍予云、承平大江爲文章博士獻題、而令申狀如何、仍重被尋問之處、一定爲朝綱由申之、其上不能是非、又有僻事何強弁代々御書始例、可求竟宴例哉、大不得心次第也、』

今日、又荷前也、〔又尊勝寺灌頂云々〕、此日、公家被行天地災變御祭、〔案後〕其後又被行玄宮北極御祭、齋（宜）、祭文、兼光〔卿〕書之、今夕有玄宮北極御祭祭文御諱〔字〕、余參內、奉書入之、

廿七日、丁未、雨下、以消息、除目奉行人、并朝覲有無事、申院、仰、被除目事可計云々、又朝覲行幸、不可有云々、又家實兩職事、有沙汰、此日、家實申改名并僻書等事、宗賴申之、

廿八日、戊申、〔天〕晴、今日參院、參御前、小時（少力）退下、以泰經卿、并家實等、奏聞條々事、其後參八條院、又向九條堂、次參內、有東寺最勝寺等灌頂定、又此次、有官奏、親經（闕イ）候之、又今日官考定也、歸家定修正雜事、長房被任五位藏人、仍長兼書定文、

廿九日、己酉、此日、家荷前也、使季長朝臣、國行、余着二衣冠一拜レ之、是非二尋常之儀一、然而、粗有レ例之故也、今夜追儺之次、有二小除目一、又衛府等、多被レ辭レ官、

玉葉卷第五十八終

玉葉　卷第五十九

自建久二年正月
至同　三月

建久二年

正月

一日、庚戌、晴、時々雨降、寅刻拜二天地四方等一〔如レ〕例、午刻手水、陪膳季長朝臣、其後齒固、未刻、人々少々來、先レ是差二随身一人一、遣二内大臣家一、依レ可レ來二拜禮一也、同刻内大臣來、須三驚二扣門外一、人々降立之後、被レ進二中門下一也、而無二左右一來人被三徘二徊中門廊邊一、即余示二人々一、令三降二立中門外一、左大將已下四上北面臨時客之時、列二立殿人所前一、立都外拜禮之時、北面立例也、内大臣降レ自二中門内一、立二中門一、次余降レ自二南階西頭一、當二西柱砌下一步一丈許、南面而立、左中將伊輔朝臣持三來沓一、随身等列二居余四方一、次内大臣練二立庭中一、左大將已下次第列立、次殿上人　頭大藏卿宗頼朝臣　已下立二其後一、伊豫守季長、同在二此列一、上官家司職事列二其後一、皆悉立〔再拜〕了、余揖二内府一一兩度之後、左廻昇レ階、伊輔取レ沓、着二菅圓座一、東面、次内大臣昇レ自二南階東頭一、經二簀子一東行入レ自二南面東第一間一、經二座末後等一着二菌座一、左大將已下、直出二中門一了、須臾内大臣起レ座、出レ自二中門廊妻戸一、即余降レ自二南階一、伊輔取レ沓、出レ自二中門一、内大臣被レ立二北方一、余揖而過、大臣被レ居レ地、於二門外一乘レ車、兼具扇發レ駕、參院、此間公卿等列二立中門外一、余下レ車經二列前一、進二中門下一、次尋三申次人於二左大臣一、答云、別當、余目二其人一、通親卿進來氣二色于余一、昇レ自二中門外一、其息通宗取二其沓一、進二寢殿簀子一、南階東門、候二氣色一、右廻退歸、降レ自二中門内方一、仰二聞食之由一、氣色許也、立二中門外北方一、通宗令レ着レ沓、次余已下列二立南庭一、參議已下立二後列一、納言已上一列、猶依レ庭、經二三間許一令二余進上一也、殿上人立二參議後一、依二人多一五位立レ後、仍其列四重也、皆悉立了、舞踏如レ例、次余經二列前一退下、内大臣、左大將、藤中納言等、居二其外一、下臈等皆出二中門一了、昇レ自二中門内一、着二公卿座一、須レ出二中門一、去年如レ此、而雜人充滿殊狼藉、〔猶〕仍忘レ禮昇レ自二中門内方一也、人々次第退下、右内兩府來着二公卿座一、須臾余參内、先レ是右大臣候二殿上一、余同着二殿上一、即參二御所一、召二忠季、信清等一、令三奉二仕御裝束一、此間余參二宮御方一、欲レ供二御樂一之間也、左大將來告二御裝束之由一、余參二御前一、即着二殿上一、告二人々一、自二下臈一起座、余於二

弓場殿、着靴、進立中門下、付實明朝臣、奏事之由、（奉仕御殿御裝束了歸出、）仰〔他〕聞食了之由、余已下列立前庭、（東上如何、）依六位遲參、頗經程、忽拜舞了、（此間、主殿官人立明在列後、）參御前、右大臣已下着陣歟、以實明仰內辨於右大臣、余歸參宮御方、更參內御方、見外任奏了、小（少カ）時退出、其後女房節供、（仲資奉仕之、藥實朝臣陪膳、）余節供、陪膳同人、（以政朝臣奉仕之、）此日來家拜禮人々、

內大臣、　左大將、　藤中納言、

左大辨、　治部卿、　前宮內卿、

六條三位、　新三位中將兵部卿、

二日、辛亥、天陰、午剋手水、陪膳光範朝臣、其後大外記師直持來敍位勘文、左中辨親經朝臣來申此旨、仰可召之由、即師直持來敍位勘文、（入筥加符如例、未見〔也〕、）余披禮紙於筥中披見之、問不審事等、見了如元加禮紙、置筥外、押出筥、師直進寄取之、懷中笏取筥退下了、件師直於長押下揖之後昇長押、頗不審也、次余歸入、其後師直以人陳加封爲失之由、又申云、除夜被解其官、衞府等之中、或有不入補任之者、又有辭退之人、仍未成宣旨、三ケ日以後、委相尋之後、可宣下云々、此日、光綱、（藏人方、）官方（家實）申吉書、（傳奏、）各見了返給、今日、大納言賴實卿來、余出客亭、（直衣居、寢殿簾中、）謁之、小（少カ）時退出了、余歸入之後、又他公卿等來、不謁之、入夜大理來、依勞風氣不謁、以人謝遣之、兩貫首申吉書、實明云、殿上幷宮御方淵醉只今了、殿上八十餘人候云々、入夜又他公卿等來云々、各以不謁之、今夜、女房乘車出門外、向北戶上家、即歸、明日可方違、而年始出行、依日次不快、今日出行也、

三日、壬子、天晴、午後雨降、午剋、手水、陪膳光重朝臣、即見鏡、今日〔以〕欲出行、而自去夜風氣咳氣共以不快、雖相勞猶無減、仍不出行、大將參所々、（八條院、內裏、院等也、）民部卿來、不謁之、入夜爲方違向經家卿六條家、女房同車、密々事也、乍乘車待鐘鳴歸來、此日、公繼卿來、陏能謁之、

四日、癸丑、雨降、午後晴、自院被仰下云、敍位猶五日可行、式日事不可依日次云々、此事太無謂、五六日兩日共日次不快之時、依式日被用五日也、今年六日無程（暇イ）、五日凶會也、先例如此之時、必〔期〕被延行、今仰不審、勘先例雖言上子細、猶不可延引云々、未得其心計也、和讒卿相觸七日之

出仕、申此旨歟、近代之事只如此、何爲哉、後七日御修法事、長者三人皆辭、尤不便、猶被催發成云云、今日、長房申吉書、(藏人方、政所方、)長房申云、家習先奉行神事、也而分配御齋會、云々、爲之如何、仰云、全不可依家例、早可申沙汰、就中、御齋會年首最初之吉祥御願也、更不可憚者、仍領狀、入夜實明朝臣來仰叙位之間事、明旦相具目錄可來之由仰之、

五日、(甲寅)天晴、此日、叙位儀也、(內宴日不被忌、)執筆左大辨定長、有功過定、(讃岐、與齊實家卿、)見合中納言親宗、陪帳事(○陪帳事一作陪膳事)定文口、宰相中將公繼兼行、公時俄稱改例也、余依咳病在簾中、次第如例、中宮御給權亮忠季叙正四位下、可悅々々、妻后御給多加階也、任先例奏聞也、後七日御修法、事非長者勤仕例、綱所注申兩度云々、

六日、(乙卯)早旦自院以北面下﨟賜御書、加叙三人事被仰下也、又泰經卿來、於直廬謁之、條々事奏聞了、明日叙位可被忩之由、以資實奏之、又以消息觸右大臣(可勤內辨云々、)今旦以五位藏人長房、後七日御修法阿闍梨事、被申仁和寺宮、只今參院直可申沙汰之由被申云々、後聞實任被催云々、濫行顯露人也、如何々々、

七日、(丙辰)天晴、長房申云、散位人無例、仍改實任被催延杲云々、隨又領狀云々、忽無補長者之儀、仕承保大治等例、雖非長者召奉仕云々、三人之長者同之辭退、尤無謂、就中、俊證、覺成共祗候院中、被對捍、被追希代不當之例、如何、早旦、自院給御書、加叙人事也、天晴、此日、白馬宴會也、豫奏院、又觸內辨、右大臣仰職事、催諸卿可忩行之由結構、而叙位奉行職事頭中將實明朝臣遲參之間、事頗懈怠、尤遺恨々々、未刻、右大臣、藤中納言參陣、申刻、(諸卿大略參入、)此後、實明朝臣自院歸、參內、加叙、幷被止位記之雜事等、注折紙持來、此間以頭亮宗頼朝臣仰內辨、相續以實明朝臣仰加叙等事、(實明持來折紙、與今旦御書聊有相違、然而就御書仰下了、)余須着束帶也、而所勞不快之閒、密着直衣候中宮御方、仍外任奏(之)等直可奏、不可持來之由仰職事了、申終、實明覽下名、(書入加叙、消除少々、止位記之者之故也、)見了返給、可傳內侍之由仰之、小時、內辨進中門邊、仰內侍持下名、臨東階上、內辨進寄取之、着中門北几子、召二省下之、(二省丞迎參經半時、日已沈西、外記懈怠、太不敵、不敵、)內辨歸入仰職事令引陣、(左近次將遲參、又移刻、)次內辨

着兒子、內侍出東階、內辨謝座（直向乾揖、雖人名歟、是下官也云々、宗說也、但臨時先向西揖、常禮也、）昇殿開門等之後、〔下〕於陣着、叙位定令就弓場奏聞之故」昇殿、給位記筥了、（輔代列參之後、更召式部給式筥之後、更可召兵部也、而始召式省參上、給筥退下之後、不召兵部、々々推參給筥如何、）召舍人、少納言參上、召刀禰、諸卿參列、（上首內大臣也、）謝座酒禮了、昇殿不着座、被催叙列叙人、列者召大理、給叙位宣命、諸卿下殿兩段再拜、復座後、叙人給位記、（三位中將忠經以下立叙列、經房卿雖參內不立、如何、不當々々、）拜舞退下、次親族拜舞、諸卿歸昇、左大將獨留立軒廊北邊、公卿參上之後、立軒廊西間、見白馬奏、（先左奏加署、次右奏不加署、雖大將聞、猶進奏〔之〕例也、但不付大將署所、）進弓場奏聞之後復座、次內辨仰大辨、令撤版標等、次白馬渡、此後、余歸參宮御方、不見、此後事余密々於南殿簾見之、主上寂密也、相具中宮、渡御簾中、御覽節會白馬渡、後還御也、節會終頭大將又參宮御方、其後余退出、今日、內辨復座後舉燭、近年未有此例、尤可謂早速、但頭中將早參歟、外辨之列、猶不及晚歟、職事懈怠、尤遺恨々々、不出御、御忌月例也、

八日、丁巳、天晴、此日、諸寺修正始也、又御齋會始也、余依風病不快、不出仕、申刻、左大將參官廳、依御齋會也、依上﨟遲參、且始事云々、其後賴實可參入云々、自官廳參院、而依御寸白御幸忽停止、仍參法性寺、咒師三手之後退出了云々、御齋會事、右少辨資實奉行、藏人官事長房申沙汰云々、

九日、戊午、朝小雪、風病猶不快、仍不參御堂、大將又不參、

十日、己未、天晴、宗賴朝臣來申條々事、其內申學問料事、余仰云、可被行試之由、可奏聞者、其闕已有二段、一人雖優內舉、今一人仍可被行試也、實明朝臣申藏人所望之監事、余仰云、當時侍中四人皆非重代、雲客之陵遲、近年無比類、皇化自近及遠、禁中之逡犯、先可被糺定也、而六位藏人無其人之間、近日隨時萬事陵替、於今度闕者、必可被撰器量之由、宜可奏達者、又申齋宮寮頭之間事、仰可奏之由、光綱申女叙位之間事、不知子細事等太多、仍粗示仰了、猶以不得其心歟、女叙位之職事、第一之大事也、近代一切不存此旨、何爲哉々々々、此日、宮御方年始吉書也、頭宗賴朝臣申先覽余、次覽大夫、（定賴來此事、使覽大夫也、）次參內、啓中宮、件吉書事、建禮門院之例、於廳請印、亮已下着廳云々、而永久之例、

無所見、又久安宇治槐門記、不漏巨細具錄之、而年始吉書事、事又以無所見、疑無其沙汰歟、但大治（皇嘉門院后位之初、故殿定有御沙汰歟、）應保（皇后宮立后、即故殿同御沙汰、）此兩度、亮一人申吉書之由有所見、更無着廳之儀、仍以件兩度之例、只宗賴朝臣所申吉書也、無廳之請印者也、此夜、余猶風痺不快、仍不參御堂、大將又自明日連夜可參、卿依所勞事不參、兩夜父子不參、尤有恐怖、御堂之事、非有殊障者、必不可闕參入者也、今朝以使者訪申、法皇御惱無爲云々、仍明日可有修正、御幸者、神祇權少副大中臣親家來、仰付神官祈請事、付進神馬二疋（內外宮各一疋、）聊注旨趣給、明日可下向云々、

十一日、（庚申）陰晴不定、此日、女敍位也、又院先御幸白川押小路殿、今夜可幸法勝寺云々、余依所勞不參入、女敍位依爲有限、相勞所參內也、大將供奉御幸、自其參法成寺云々、余着直衣、晩頭參內、豫奉行職事光綱一人祗候、他職事未參、又執筆未參云々、兼日依可指合、御幸殊可被忩行之由申請云々、而遲參如何、直廬裝束如敍位除目、（立屛風（等）也、）女敍位多出居座事也、然而余依所勞不快、可在簾中、敍位除目有簾中之儀、女敍位何其儀哉、乘燭、宗賴朝臣已下（實明外皆參、）於例所撰申文、（不書目錄、只付短冊、書袖書、結之、）余先參內宮兩御方之後、退（硯筥蓋不結之、以空勘文結之、下方置之、袖書ハ橫不置也、）應待執筆、亥刻、左大辨定長參候休所、先是、入眼上卿親定（ママ）參入云々、〔今〕余着布袴（依簾中也、）坐簾中、召五位藏人光綱、仰左大辨可召之由、即參議左大辨定長卿參着公卿座末、（端、）余召之、（只咳音許也、）定長微唯揖、經簀子着圓座、（少膝行着之、）刷衣裳正笏、余咳之、定長召光綱、（不召男共、直召其名、例也、）光綱參候簀子、定長仰硯緘紙可進之由、即持參之、置執筆座前、（柳筥盛二筆硯、緘紙二帖等、）執筆置笏引寄之、取笏候氣色、余咳之、執筆申返緘紙、招墨染筆取笏候、（猶引返緘紙、未招墨以前、可候氣色歟、男敍位之時在兩說、女敍位之時必先可候也、其故ハ給中文勘文之後、招墨有何之故也、）余以中文空勘文等給執筆、自簾下（以文下爲執筆方、）給指出也、執筆取之後座、（須下進寄簾下、指笏也、）而作座指笏空手進寄、此人作法先々如此、中文勘文等座前橫置之、拔笏置右、引寄柳筥、（勘文硯與圓座之間、橫置之也、）先見中文短冊、並置硯左、（奧方也、勘文猶在前、）先取筆待中文、解短冊置硯下、（柳筥上、）披讀申、展置硯左、先取笏申云、名字三ヶ所皆招之、已爲難書、爲之如何、余云尤難書也、但已爲可被敍、敍人雖宜優之有何事哉、仍取緘紙染

筆叙之、置筆讀申叙位（姓名許也）、次取藏人申文讀申、傾叙之其名俊子云々、余問云、仁和寺一宮（後三條院御女）名也、於齋宮齋院者憚之歟、於內親王者先例不必避之、但件人頗有名人、又被尊崇歟、如此之人雖有樣有用捨、但若又爲齋內親王哉、惜不覺悟先例、憚哉否、可問外記者、定長置筆、召光綱問外記、々々申云、國母之外、先例不憚者、余云、非國母者雖后宮名不可避歟、勿論申狀也、只惜事、其年其人分明可勘申也、（先是定長自懷中（被）取出抄物申云、俊子ハ樋口齋宮也、余云、件齋宮ハ恂字歟、如何、定長云、一定俊字也云々、仍不憚齋內親王名之例ヲ所尋問也、）光綱退下問云、此間且叙御匣殿藏人、依余命也、次定長取笏申云、院宮御申文、（院宮之次無乃字也）余咳之、定長先召實明朝臣不參、仍召男共、光綱參上、定長仰云、院宮御申文、光綱退下、余云、以近衛次將可召也、定長云、倦召有例云々、余重不言、竊案之、縱雖有例無其謂事也、近衛次將者召御申文之使也、其品非卑、何故以人可傳哉、以違先々例備證據、可謂不足言、然而可爲執筆之失、强不可執論也、抑、叙藏人御匣殿、藏人之後召院宮御申文者例也、先叙掌侍例未撿知、定有所存也春除目先任內竪、秋先任式部、叙位先叙式部、女叙位先叙藏人、是古來定準也、今夜始見此儀、可謂希代之例歟、掌侍如叙位之時之王氏藏人等、置其所叙院宮給之後、追所皆藏人上也、今作法未曾聞、女叙位者雖事少、其習多不存故實之時、必有違失者也、但不可守一偶、追可撿先例者、不經程持參院宮御申文、（左少將定家朝臣取副笏也、）執筆取之置前、（横勘文等同所也、）押柳宮申文等於座下、（申文之硯下方ニ横置之、）揷笏取院宮御申文、進寄座下、被置文、褰簾進之、余取之、定長退拔笏候、余一々披勘〔封〕撤礼紙、（不撤裹紙、）一通之中弓範之、（八條院、殷富門院、七條院、中宮叙子內親王等也、）突張御簾、定長揷笏進寄、褰簾取之復座、座前横置之、拔笏引寄柳宮申文等、如本置之、先撤勘文見之、（欲叙院宮給之時、見勘文不得心、）次叙院宮給、皆叙了、（凡申文等多叙了懸勾、置硯東方、院宮御申文不引裹紙也、）至于中宮御給之所、押筆申云、則子與範子（前齋院御名云々、）雖字異訓同如何、余云於女名者、不憚同訓歟、中后安子者名人也、國母也、然而高陽院泰子也、況於已下哉者、定長伏理、叙之、次未叙女官等申云、小輪轉勘文（小字未聞事也、大輪轉雖絕、猶以輪轉勘文ト申之、加小字未聞事也、）余許之、定長召男共、光綱參入、定長仰如初、次叙女官等、（須見合笠勘文也、而一切不見勘文、如何々々、）此間持參

輪轉勘文、執筆取之叙之、（可申上歟、無宿叙之如何、）次叙加階
（先叙外階、）皆悉叙了、書年號月日、放紙餘写之、一兩度
覆勘問硯左、爰余云、被尋外記事、未申上如何、
定長取之、笏召光綱、尋之中云、不叙藏人之例、天
永二年也、於齋宮齋后（御）名之例、未勘得者、（副申其例、）
（多之由、令申不勘得（之）之由如何、）次定長取院宮御申文一通、放裹
紙、硯之儲紙挑結、成文空勘文同體加之、（外題不引座也、）撤
硯筆殺紙等、押遣座下、成文同撤之、以叙位置柳
筥、揷笏取之、進座下重之、余取叙位、返給柳
筥、定長取之復座、調更取成文、副笏進寄獻之、
余取之、定長復座、闕雜具、退下候座、未女叙位
之時、不必復座、或直退下者也、但復座又非難、次
召光綱、尋入眼上卿、光綱申候座之由、余目之、
親宗卿自座前參進、（可經實子也、）余給叙位、副笏退下
休所、抑、女叙位之時、執筆一人參候、大臣之外、他公
卿候座之例、未召有、而親宗中間參上候座、專不
可然、雖然不能追立、令召光綱尋之、爲表
候座之條無謂之由也、此日、資賢來、望亭除目事
可奏聞之由仰付了、此夜宿候、中宮御給內侍所
〔可〕叙也、

十二日、辛酉、天晴、午刻許退出、此夜、女房爲見咒師
參法成寺、余庇車出車三兩、（殿上人）前駈地下君達兩三
人、諸大夫七八人許也、（以上皆衣冠、）大將乘半蔀車、（隨身上﨟冠也、）
扈從、（在車後、）（半物）定雅能季等在大將車後、余網代車未出
來、仍乘大將網代車、先以參御堂、（隨身猿上﨟冠騎移馬、）小童
（生年六歲、着布衣也、候八條院小童也、名土用丸、）與大將同車參御堂、爲見物
咒師也、今日給咒師猿樂裝束了、小々有未進之
所々重加催了、且所給也、今夜咒師七手了、先女房
歸、（大將在共、）其後余歸宅、
十三日、壬戌、雨降、此日、中宮女房爲見物預參御堂、
而依雨留了、法印被來、親經來申父入道所勞危急、
役夫工奉行難叶之由、仰可付職事之由了、
十四日、癸亥、〔陰晴不定〕此日、內女房、中宮女房參御
堂、（內裏女房出車二兩、中宮女房三兩也、）大將着束帶、參御齋會、覽行香、
了參院、供奉御幸、其後參法成寺云々、今日、御齋
會內論義於南殿行之、依御物忌也、又右近擬居
左近陣、依天永二年儀也、右近陣爲中宮侍之上、
太無便宜云々、先日余仰長房、（奉行職事也、）令撿先例
所行也、長久三年有此例、左近儲擬、然而天永以來
雖儲其座於左陣擬、并役人皆右近沙汰也、依近

例、今度又同、天曙之後、女房等歸參、大將歸來、公家不動法(賀慶僧正修之、)今日結願、(依阿闍梨辭退之、)中宮御修法猶延引、又公家北斗法同延引、

十五日、甲子、終日風烈、此日、女房密々參詣吉田賀茂祇園等、侍等在共、能季乘車在車後、晚頭歸來、戌刻供節供、(陪膳季長朝臣役送方、家司等勤之、)其後參內、依為年始有前駈等、(諸大夫十人許着衣冠、)用大將半蔀車、依略儀也、出車一兩、(殿上人、)牛物車等也、大將乘網代車相從、(隨身□不騎移馬、)中宮聊有御風氣、余依所勞不參入、明曉修如法泰山府君御祭、依御惱也、以宗頼奏條々事、親經申、役夫工辨辭退事、(仰云、可仰他人、雖親重病、尤可被從々、)三合御祈事、(仰云、月宛法事可(為)相計沙汰、大頒事猶不可然事歟、)公卿勅使事、(仰云、猶早速可有沙汰歟也(云々)、)學問料事今日不奏(之)明日八幡御幸云々、余仰云、公家御祈、屬星御祭、以在宣可修之由、可仰光綱者、

十六日、乙丑、無舞樂踏歌、依御忌月也、恒例也、

十七日、丙寅、參內宿候、

十八日、丁卯、入夜自內裏參院、依蓮華王院修正也、西面閑所被寄御車、未得其意、余褰御簾、御車出西面門、余於南面門乘車、(御車過了後乘之、北面輩候御後之後也、)入自御自蓮華王院南門、寄御車於御所南面、(先々寄東面、今如此、若近年(之)例歟、)余經公卿侍臣前、昇東面階參上、褰(上)御車簾、卽入御妻戶了、余着公卿座、(入自座後戶也、)人々皆着座、小時、右少辨宗賓(束帶、)自南方參、先請奏、余參御所簾前奉仰退下、次法咒師有鎮法等如例、此間、藤中納言定能卿來告召之由、卽參御所、(仰云、問所勞之由、定痛奏風心云々、卽御所火桶被生火、同注文等甚和緩也、)初夜導師以後咒師五手了、大導師(賀顯法眼、)所作了、公卿已下取布施、(北面經南西北等、引布施於諸僧了、經正面御前復座也、)次龍天、毘沙門鬼等如例、次撿校賓慶僧正、取牛王奉授法皇、次還御、余褰御簾、于時寅終也、余不參六條殿、直向九條、為遂明日講演也、

十九日、戊辰、恒例舍利講也、講師貞覺法師、問者範源已講、此夜留九條、依明日內府月忌(也)、

廿日、己巳、故內府月忌如恒、今夜猶留九條、明日歸路之次為參院也、今日欲參、而院參給日吉、明日可歸給云々、

廿一日、庚午、入夜參院、仰云、今日物詣了、歸來之後、只今始自行、有可奏事者、其後可謁、暫可候歟、又無殊事者、後日可參入者、更無可申入事、奏

後日可レ參之由二了、謁二泰經卿一、仰ヲ伺條々事二了、參二八條院一、即參內宿候、
廿二日、辛未申刻退出、法印被レ來、以二泰覺一可レ爲二平等院執行并權上座一之由、明後日可レ成二公旨一之由、仰二宗頼朝臣一了、今明依二日次不レ宜也、
廿三日、壬申明日於二禁裏一可レ有二散咒師一之由、豫以有レ議、而今月爲二御忌月一、仍奏二事之由一、延ヲ引來月二日一、
親國來申云、公卿勅使之間事來月廿五日云々、但驛家事不レ叶歟、三月上旬又可レ問二日次一之由仰了、
廿六日、乙亥此夜、參內宿候、除目之間事、以二宗頼一條々奏レ院、歸來傳二仰旨一、傳奏泰經卿云々、宗隆承二役夫工事之後一、始來仰二條々事一了、今日參內以前、實明朝臣爲二院御使一來云、明日可レ有二御方違行幸一云々、未レ聞食一如何、此仰未レ得二其心一、此行幸事催二院邊一云々、奏二事之由一、可計之後下知了、未レ仰奇思不レ少、奏二其旨一了、
廿七日、丙子天晴、此日爲二御方違一臨ヲ幸法皇宮一、其實無二遊方忌之用一、只心閑爲レ謁二龍顏一、法皇欲レ有二行幸一、仍余參ヲ之由申行云々、余自二閑路一豫參會、暨御輦扣二東門一、余降レ自二殿上廊東妻一、進參二門下一、左大將立二門南腋一、公卿等列ヲ立殿上前屏外西上南面一如レ恒、昇ヲ寄御輿於二門下一之後、余正レ笏進ヲ出簾前一、氣ヲ色于頼實卿一、院司上臈也、頼實卿離レ列進出、相揖入二中門一、進二御所方一、余少退二北方一、歸出、余又進出、示二氣色一、復レ列了、次余經二列座一進二中門下一、次大將前行立二中門外南腋一、次御輿進二中門外一昇廻、御輿依レ不レ向二西北一也、昇ヲ居中門一、余候二中門北腋間莚道東方一、脫レ沓給二隨身一、次實教卿開二簾戶一、取二御劔一前行、次下御、實明朝臣獻二御草鞋一、余奉二扶持一、次公時卿取二御劔一從レ之、後余插レ笏取二御裾一、經二中門並透渡殿及寢殿東簀子等一、入ヲ御自二同東面北際妻戶一、內侍二（少カ）人豫候二此處一、受二劔璽一也、主上暫不レ脫二御裝束一、小時法皇渡御、女房丹三品候二御共一、院鈍色御裝束也、余依レ召參ヲ候御前一、暫而退出、歸ヲ參二內裏一也、
廿八日、丁丑此日依二歸忌日一、無二還幸一、明曉可レ有二還御一也、今日於レ院北面下臈等可レ奏二雜藝一云々、爲レ見レ余有二御結構一云々、而自二今旦一頗病、都不レ能二起居一、脚氣歟、邪氣歟、未二辨濟一、一切不レ動二身體一、此旨示二女房許一、又仰二資實一了、返々遺恨不レ少、大將參入、然而不レ被レ召二雜藝座一、云々、是余不參不快之故歟、此夜典樂頭頼基來問二病有様一、任二申狀一加二療治一、
廿九日、戊寅寅刻還幸云々、余依二疾寸步不一レ退下一、只平ヲ臥直廬一、加二種々療治一者也、
此夜、春除目也、執筆左大辨定長卿、余依レ疾坐二簾中一、

有功過定、(權大納言實家卿與奪、平中納言親宗卿見合、藤宰相中將公時卿讀定文、右宰相中將公繼卿書定文、)辰刻、內覽申文、先宗頼朝臣光綱等覽申文之後且撰之、(於休所撰之、)數刻之後、他職事等參入、重以內覽、(實明朝臣、親國長房等也、)未刻、宗頼朝臣參院、未撰終申文、仍仰付光綱、親國等云々、(長房依有所勞、參院、及晚歸參、)日沒新大納言頼實、藤中納言定能等參入之由相觸、答早參神妙之由、相觸執筆定長(卿)參入、而未撰終申文、然而尋子細處、光綱早以退出、親國候內御方、撰申文之所、只六位兩三未及付短冊云々、召寄親國仰子細、光綱致沙汰之間、白地爲尋陣頭事、參內御方也云々、此間、長房歸參、取申文目錄、藏人範秀雖成草、未曾有云々、仍更取之歟、光綱雖遣召、猶以不參、奇恠之條、無物取喩、秉燭之後、猶以不終篇、仍且仰親國、仰召仰事、赴陣仰之、上卿頼實卿、其後如形雖付短冊、目錄淸書無期云々、仍只以草案(紙屋紙)假加置之、即以長房召公卿、頼實卿、良經卿、定能卿、親宗卿、公時卿、定長卿、公繼卿、着座、以親國(五位藏人、)宗隆、家實、長房、(五位藏人、)等、任位次取筥文置之、次召左大辨藤原朝臣、(先問在座哉否於頼實卿、)即定長卿着圓座、覽闕官帳如例、次添大間任四所

任兩人、召院宮御申文、(仰宗隆、)未任終四所之間、將參御申文、定長推筥拜笏就膝下覽之、余取之、即給可袖書之申文等、(撰拈儲也、)定長取之復座、先任四所之後、先任當年給、及三道之時成束、次取下勘之、次任公卿當年給、此後加袖書、召宗隆笏申今夜可任者任了之由、仰可寫大間之由、即寫大間封之、(也イ)(加詞旁如恒、)封成束加盛筥、(成束申文以紙捻結之、)加之、(片匙也、同)就膝下進之、復座引置筥等退下、今日執筆着圓座、即實家卿參入、(頼實早出、)相繼經房可參入、任四所之間、居火桶銜盃、有勸盃、(實明朝臣、長房取瓶子、)余在膝內受盃、招實家授之、先是余問云、受傾文也候不、實家召家實問之、申山城文候之由、仰可定申之由、其後參議召藏人、召切燈臺硯等、定之、調所揔返抄事、被尋官、遂以猶加所字也、以之爲善也、書定文了、實家卿取副笏就膝下與之、余之加置申文等、未議始以前、外記重闕官帳下宮留之、並置申之也、今日依四位家司不參、不居余銜盃、但縱雖家司參入、依命座歸不居之、今日依家司不候、揔以不及欲居也、是又先例太多、議始、覽之後、定頼朝臣自院歸來、仰條々事、但被

召留目録、未被定任人云々、明日可參入、可被仰子細云々、但以御消有被仰事等、已領事始之時、光綱加勘發、更無披陳、方今日棟範朝臣雖參入、俄頓病更發、逐電退出了、仍少辨一人候筥文也、其不足五位藏人二人取之任位、次親國取一筥、公卿自陣來直盧之路、經南庭也、理不可然、廻大路可入自西面門也、然而太以迂遠、又無便宜、仍隨宜經南庭、此直盧依每度如此也、事訖給申文等於宗頼、令調之、藏人等所爲散々之故也、凡近代之侍中皆以卑賤、有若亡之間、公事之時、每度泥々、爲之如何、

卅日、己卯、此日、除目中日也、執筆同人、秉燭以前、定長參入、而一切無他卿、仍責出右兵衛督兼光之後、大將着陣召之、即良經卿、兼光卿、定長卿、公繼卿來着座、次置筥文、也（如去夜）次召定長、定長着圓座、余給公卿給等、（今夜出來申文、並前官未給申文也、）定長更挿笏進來取之、復推出大間筥、定長取之引廻復本座、未置筥之前座置筥、緣大間、先任今夜下給申文之中、公卿當年給、此間、宗隆持參去夜下勘申文等、次第任之、又有袖書下勘者、（猶宗隆也、相替可召他人歟、）又任內舍人文章生外國、次執筆三勘文（轉任、兼國等也、）宿官、定長置兼國勘文、見了即返給之、定長復座任之、定長申云、所載大間之闕任了、而權守今無闕、爲之如何、余觸給外記所注進之權守闕注文、（是正闕不足之故、內々依仰外記、令注進其闕也、）定長取之、（不推筥、及而取之、依命也、）皆任了、任宿官、皆悉任了、封大間成文等進之、復座引筥等退下、此日無題官擧、外記史共無所擧申文、仍任入眼日有此擧之例、明日可有擧之由、豫仰之、今日良經爲上首、仍無勸盃也、依中間宗頼歸參、猶被留目録了、明日可定事云々、條々有被仰下事等、不記子細、今夜余猶在簾中、依疾不快也、居火爐衝重如例、公繼卿始終候座、

建久二年

二月

一日、甲辰、陰晴、此日、除目入眼也、執筆同人、（左大辨定長也、）奉行職事頭○一（作頭）亮宗頼朝臣、巳刻參院、爲申定任人事、也申終歸來、大概雖定仰、猶有未決事等、仍重以參入、亥刻歸來、其後書任人等於折紙、（使左大將書之、）之後、召五位藏人長房、召諸卿、余在簾中、如夜前、上卿

右衛門督隆房卿云々、大將書任人折紙之後、着束帶之間、依可經程、且召之、中納言仰宮文、(於召仰者、中納言仰之例、尤邂逅也、於宮文者、其例不可勝計、)先規多存之故也、不經幾程、公卿等來直廬、次第着座、先是、左大將着座、(其外右衛門督隆房、右兵衛督兼光、藤宰相中將公時、左大辨定長等也、平中納言親宗、追所參加也、)次召宮文、(五位藏人親國、左少辨宗隆、右少辨家實、五位藏人長房等也、)次召右大辨、(北弼如恒、官姓朝臣也、先問在座哉否於大將之後召之如例、)定長卿着圓座、余賜大間書、定長押宮挿笏(作座揷之、定長定作法也、)進寄褰膝、取宮復座、未直他宮等之前、賜申文一結、(非大束、撰可任之申文、爲一束、相加任人折紙、所賜也、須賜大束、而依可經數刻、撰出少々賜之、又芳心之至也、)定長又挿笏進寄、取之復座、直置宮等、取出大間、繙之、次第任之、(公先內舍人、如去年、)此次之作法如例、左少辨宗隆去夜所下賜之京官未給等、勘上持參之、又今夜所出來之申文等下給之、(定長不令紬下、給之、尤失也、)過半任了、申事之由、召宗賴朝臣、(召名朝臣也、)召瀧口所衆勞帳、(天氣云、藏人所瀧口勞帳者、)識中間召左大將於膝下、賜顯官申文、令擧申之、大將歸座、次第見下命擧之、(公時朝臣申擧冊、大將召男共、硯切紙等如例、)相具擧冊及撰出申文、(宛申文留宰相之許、而件擧狀之留多以被任之、仍密以藏人獻、〔凡〕被〔參〕依懇勾加成來、雖不當、是又先例也、)持來膝下、余〔以〕取之、撰出可任申文等、賜執筆、議終頭召着公卿等於座、(先是或徘徊休所邊、多不候座也、)仰可有受領擧之由、(兼光早出、其外皆候、)各起座於休所召外記〔近〕進擧冊、各取副笏、復座之後、更自上﨟次第就膝下進之、皆悉任人了、定長寫大間、(今度不給受領案、未曾聞、失禮言語不及了、)召長房、召綾紙、書敍位符、成柄加盛宮、(大間敍位成柄等也、)進膝下覽之、更歸取成殘申文、〔又〕就膝下進之、(自宮中取出任人注文、同與之、)復座、引直宮等取寄物並大間、禮紙不納宮中、件禮紙不入宮、白紙也、未曾有云々、)直退出、次余見大間端許、召親宗卿、(在座)作宮賜之、親宗挿笏取宮(其中儀中笏、)於休所披之、人々相共見了、相具公時向陣、先是辨官五位藏人等拔宮文、今日依勅盞無便宜、無勸盃、三箇夜依四位故障不居、余衝重但在膝中之時、雖有陪膳、不居之也、但參上領居之時、依目空歸去、是先例、而今度以不及領居之儀、家司不參之故也、又此例太多歟、執筆狼藉不可勝計、失禮散々、偏不受口傳、只以書付爲事歟、其中猶有失、重任延任等、作載大間、不書尻付、是先代未聞之失也、翌日辰一點事了也、事訖召宗賴卿檢非違使別當、(左衛門能保卿、)使宣旨、(藏人左衛門一臈政光、)幷若狹計略等事〔於陣仰上卿〕

二日、辛巳、天陰風吹、此日於内裏（南殿北廂也、）有晝呪事師、（法成寺呪師也、余召進之、）南殿御後懸翠簾、爲兩方御在所、以中間爲主上御所、以西門（出例几帳、不出女房衣、）爲中宮御座、（敷繧繝疊二枚、立廻屏風、立三尺几帳、設小火桶、生座、）其西間女房出袖、（是非打出之儀、不出裝只女房等居こぼるゝ體也、是故實也、）中宮御方、東面六ヶ間同居出儀也、南殿北廂御在所間以東只懸簾、不出几帳、御座間以東簀子敷菅圓座四五枚、爲近習公卿座、（左大將、左衛門督通親、左宰相中將實教等也、）殿上人等候東子午廊西簀子、同近習殿上人等也、（但少々有推參之輩、大弁在々々々）以瀧口方爲呪師散樂等着裝束所、前庭敷長筵五枚、爲呪師遊場、副北屏（件屏中間有妻戸、以件戸爲呪師散樂參退之路也、）敷紫端疊三枚、爲唱人座也、未刻事始、亥刻走了、惣十手也、終兩三手、依入夜主殿官人立明、呪師散樂各給垸飯、（先例賜酒肴、今度仰伊與守季長朝臣、令調之、間、相加飯、已爲垸飯、過差不嫌、仍不改之、所賜也、）隆房卿追參入、余召御前、雖非近習之人、又強非殊遠之上、依無人所召也、且是優公卿也、余着直衣、候簾中、公卿又直衣也、寂密々儀也、唱人着纈給袍、或冠、或甲、於儀者元裝束體也、是布衣之者、依不可參御所之壼、先例如此也、但於散樂者、不禁布衣、是先例也、

今日午刻清書之内覽、（依候内裏、不加解封、）見了返給、未終外記持來大間成文等、定長依申請給時遣之、其次仰○恐任脱延任無尻付之事、即返上件尻付了、加注了、

三日、壬午、天晴、終日候内裏、入夜退出大炊亭、先是宗頼於禁裏申條々事、仁和寺宮被注申三合御祈事、又申明後日下名之間事、

此日、丹三品於淨土寺遊堂始行五十講、院渡御、公卿藤中納言定能（ナイ）卿已下十人云々、

四日、癸未、宗頼朝臣早旦參院、申下名任人之間事、入夜歸來、被仰明日可被定之由云々、粗有被仰事等、此日、奉幣十烈（列カ）如例、文章博士光輔朝臣陪膳也、中宮同御奉幣、權大進宗方奉行、使權大進長兼也、入夜外記來申云、會參氏人一切不參云々、仰民部大夫重永令催之、此日、祈年祭也、行事辨宗隆、

五日、甲申、此日、春日祭也、近衛使知光、（昨日遣舞人中將下襲、大將又遣陪從裝束、共以職事仲盛爲使、）行事辨右少辨宗隆、中宮使權大進長兼等也、今日、下名也、早旦、宗頼參院、申刻歸來、持來御書、即任被仰下之趣、注任人於別紙進覽、又賜御書御返事、及深更歸來、少々被加任人等、宗頼即參陣、上卿源中納言通資卿云々、頭中將實明云々、院宣云、藏人可仰、七條院一臈者可仰遣之由仰了、今

日、女房三位局密々參詣春日社、
六日、（乙酉）入夜女房自春日歸洛、參社之間無違亂、謁禪師云々、長房申云、明日咒師酒肴事、內藏頭猶以所遁云々、太奇怪々々、讃岐始申一具可調進之由、依重仰、皆領狀了云々、
七日、（丙戌）天晴、此日於禁裏有咒師事、仍未刻着直衣參入、（冠身不騎移馬、）大將同車也、於南殿北壺有此儀、始去二日、良經卿（候階以西、遲參之間、東座無便宜之故也、若資子之後、藏人持來圓座、令敷也、）通親卿、隆房卿、實教卿、公時卿等參入、（以上御階東座、）殿上人實明朝臣、忠季朝臣、信清朝臣、五位藏人三人範光等候之、先日近習之殿上人等多以推參、不可然、仍今度豫仰奉行職事、不令參入荒涼人、是依御前座即爲御所壺也、屛戶西邊侍、散樂等六人候之、（俗三人、僧三人、）於（依イ）唱人者着蠻繪袍甲等、主手樂人者被免烏帽體爲狂物也、是先例云々、宮御方女房居出事如先日也、入夜未事訖、余參院、（七條殿、）召參御前、數刻申雜事、又有勅定、良久退出大炊亭、於內裏親國申公卿敕使之間事、大將始可着行政之日、問在宣注申兩三日、廿六日可宣之由仰親雅所申也、

八日、（丁亥）天晴、法印被來、召宗頼朝臣仰條々事、（大內行幸事、三合御祈事、列見事、新制事、可仰合人人事、同樣定事、（來十三日也、）方上座之間事、）長房申條々事、光綱親國宗隆等同申之、泰覺來云、明日可拜堂平等院云々、
大內行幸日次、十七日之由、撰申之由、宗頼所申也、行幸行啓奉行共、長房可申沙汰云々、中（○恐宮脫）御方御所事兼時奉之、
九日、（戊子）天晴、宗頼朝臣、大外記師直等參上、召具左右近、左右馬寮等、催吉上、令注申不仕之狀、（左右衞門、左右兵衞、先日注進了、）仰可注〔申〕〔主〕上人父祖等之由返給了、宗頼申他條々事、親國召具伊勢國司爲季參上、申公卿勅使驛家之間事、仰可奏聞之由、今日以兼時遣泰經卿之許、仰付條々之事等了、
（今日）法皇渡御丹三品淨土寺邊堂、逆修初七日云々、講師今日辨曉僧都、公卿大納言賴實卿已下十一人云々、可彈指々々々、今夜御宿仕云々、
十日、（己丑）雨下、亡母遠忌也、佛經布施取等催遣光明院堂了、依爲薗韓神祭、爲神齋、此夜於九條堂始修懺法、每年例事也、以中宮少進兼時上參大內藤壺、御裝束事令加撿知、及晩歸來、申云、破損殊甚、

鋪設又不足多云々、可爲伊與國沙汰之由仰了、親國來申云、祈年穀奉幣、上卿右大臣領狀可爲當日定云々、尤不當々々、此大臣被好事也、光綱申云、越前國成功事、依重院宣仰遣之處、雖載子細大略領狀、可隨構得者、

十一日、(庚寅)天晴、此〔日〕院修勝陀羅尼也、余依所勞不參入、左大將所參仕也、(牛車如例、)入夜歸來云〔々〕無殊事云々、上首實宗卿云々、召右中辨棟範朝臣、來十七日行幸以前、內裏修造不法之所々、慥可令催勤之由仰了、長房參上申行幸行啓之間事、第二行啓大治被用與、應保車云々、今度可追大治例之由仰了、又大內鋪設事、成功程存公平申沙汰之由申之、又申云、和泉國舍人訴申國司新儀事、可賜御下文哉否、云題不可給、勝他方當家舍人殊譴責之由訴申如何、有可仰遣國司許之由仰之、宗賴朝臣申條々事、匡家之雅不可別給料試、可爲方略試之由、儒中謳歌云々、仍此條雖不可然、若又爲先例哉如何之由、可仰兼光卿光範朝臣等之由、先日仰之、而各申不可有各別試之由云々、已叶恐案、尤神妙々々、又新制間事條々申之、今日向左大臣亭云々、社寺領可注進之由、被宣下之中、可被載員數事也、被申云、只守保元符不可及其外云々、此事不可然歟、此外雖條々多、不能具錄者也、

十二日、(辛卯)宗賴朝臣來申新制之間事、此日、大原野祭也、中宮被祭之、(去年冬依件祭無之沙汰、自今春所被祭也、)奉行家司權大進長兼、并少進兼時相共參社頭、上卿左大辨定長、辨右少辨資實云々、御禊事權大進宗方奉行也、余奉幣十列如恒、

十三日、(壬辰)雨下、棟範來申大內修造之間事、淸凉殿飛香舍等、所課國之申狀不分明、早奏事之由、可共責之由仰之、件所課全非臨時事、永宣旨之國宛也、全不及蒙催促、雖少破可加修理也、慥可仰聞此子細之由仰之、

十四日、(癸巳)朝間小雨、午後天晴、此日、祈年穀奉幣也、上卿右大臣、行事右中辨棟範、職事親國等也、午刻四範持來日時定文、(定長許)之、返給、未刻、大內記長守持來宣命草、見了返給、但三合之上、今年御重厄之由、人々加載之、淸書內覽兒也、光綱來申條々事、長房又申行幸行啓之事、

十五日、甲午、天晴、此日、女房密々詣廣隆寺行願寺六角堂等、右大辨親雅持來太宰府解、宋人楊榮、陳七太等、於宋朝致狼藉事也、留符解了、爲付職事了、

十六日、乙未、天晴、文章博士業實進願文草、來廿日爲故内府可奉供養丈六佛之願文也、此次注申云、去夜有夢想事、故内相府詠一首云

なけくなよすきにし夢のはるの花さめすはさとりひらかましやは

以此旨可申殿下之由、故内府被示仰業實朝臣云々、

聞此言悲泣歔欷、涙已數行、先年出離之由有靈夢之告、故女院、女房洞院局於八幡寶(〇一作宮)前見之、今又如此、戀慕之腸絶、廣切不可盡、今信此等之夢想者、豈不悅哉、凡亡沒以來、遠近親疎貴賤上下、所見所告之夢、皆以生善趣積功德之趣也、凡平生之昔、慈仁禀性、忠孝存心、無禁戒之外犯、有發心之内催、沒後追福、又古今無比類、〔後〕其事又人別銘肝膽、事而無假名、是無佛法納受哉、善根純熟之告、彌起佛法之信心者也、

親國申公卿勅使之間事、

宗頼申新制之間事、付太宰府解了、爲奏也、今日法印被來、泰覺來申平等院雜事等、

十七日、丙申、雨降、此日欲臨幸大内、中宮同之、而甚雨無便宜之上、非指日事、又陰陽師等有申旨、仍今日延引、來廿日可有行幸、於中宮者同廿一日可令退出里第給、其故何者於大内滿十五ヶ日之一氣去王相之忌、可留大内也、閑院已當罡、春末相方也、夏始王方也、因茲於閑院難滿十五ヶ日之宿、至于五月中分、十五日一度可有御方違行啓、此條太有事煩、又貴女連日之御行、曾無先縱、加之、於里亭有可修御祈等之事、仍暫可有御退出也、臨時祭之期、可有入内、其後不滿十五日以前、可有還幸閑院亭、其後同可渡御閑院也、此等旨仰長房了、自今日於清涼殿並藤壺可修仁王講之由仰之、又可行宅鎭祭之由同仰之、是大内魔緣亂入之由有夢告之故也、然者於鎭宅祭者、臨行幸之期可行之由仰之、於仁王講者七ヶ日可修之、仍不止之、但藤壺不可修之、又自明日實慶僧正可修不動法之由仰之、依斯退奏事之由、催之所領狀也、

〔智詮法橋於三井寺明日受灌頂、大阿闍梨行曉法師

大略下方沙汰也、今日法限 裝束一具、爲二女房沙汰一
所二鬪送一也、
十八日、丁酉、天晴、乘燭相ヨ伴大將一、同車、參內、此日、春季
御讀經定也、上卿右大臣、依二參議不參一、行事辨家實
有二定文一云々、參內之後定了、家實內覽、見了返給、先
光綱覽二法親王宣命一、三井寺宮云々、主上御二中宮御方一、余參二
御前一、少カ小時參院、以二定能卿一入二見參一、依レ召參二御前一、
奏二御方違行幸、幷方忌之間事一、其後於二便宜所一招二泰
經卿一奏二任大臣之間事一、卽退出、後日仰下可レ來ヨ示御返
事一之由上了、向二九條堂一、依二明日遠忌一也、先レ是女房
示此堂廿日廿一日可レ修二八講一云、兩三日可二經廻一
〔也、〕今日參內以前召二季弘業俊晴光等一、問二御方違之
問事一、申旨同二賀家之說一、申狀子細太多、不レ遑二委記一、
但八卦御忌方留御一氣不レ可レ憚之由安家申レ之、賀家
申二可レ憚之由一、此事追可二一決一也、又金神七殺方、代
々用捨不レ定、保元不レ可レ有レ憚之由宣下、應保又可二
忌避一之由宣下、當時無二其沙汰一如何之由、晴光申出、
仍問レ官之處、宣下次第如二晴光申一、然而其後無二此沙
汰一云々、猶可レ尋由仰了、自二今日一於二大內一始修二不
動法一、寶慶僧正大內可レ爲二皇居一、而依二卒想一不レ論レ事、所レ令レ修也、

行幸來廿四日之由定、幷行啓同前也、
十九日、戊戌、天晴、此日、先公遠忌也、先午刻、懺法結願、
自二去十日一所二始修一也、其後忌日之佛事、導師權大僧都慶智、請僧
十口、加二導師一、定レ之、例時之後引二布施一、其後恒例舍利講論談
如レ例、講師行舜僧都、問者圓能法橋、
宗賴朝臣來申云、太宰府解奏聞〔之〕處、可レ被二沙汰一云
云、余仰云、先可レ問二例於官一者、此事宗朝商人楊榮幷
七太等、於二彼朝一依レ致二狼藉一、宋朝下二宣下一、自今以後
和朝來客可二傅召一之由下知云々、此事大事也、仍件楊
榮等可レ被レ處二重科一、遣二宋朝之閒一之由、宰府進二解
狀一也、此事已大事也、早可レ被二召戒一後、兩船頭也、而
於二楊榮一者於二我朝一取レ生者也、仍科斷無レ疑、於二陳
七太一者於二宋朝一所レ生云々、先例如レ此之者、自由不
レ被二科斷一歟云々、此等之子細依二不審一、先可レ問レ例之
由所レ仰也、隨二彼狀一被レ問二人々一、可レ有二沙汰一歟、又
云、左近府舞面外記廳天神御輦等可レ被レ進由、有二法皇
仰一云々、仍各可二下知一之由仰了、
長房來申云、金神七殺方事、問二在宣一之處、申云、高倉
院御時、以二御教書一、任二保元宣下一不レ可レ忌二金神方一
之由被二仰下一了、其後無二沙汰一、卽所レ副ヨ進賴業御敎

書也、仰可奏之由了、又云、最勝會式日今日也、講師賢圓有輕服事、可有憚哉否事、問例於綱所之處、注申延引例、（昨日勘申也、）余仰云、天暦幷後三條院御記、諸僧尼無傍親服之由有所見、但不憚之例可勘申之由仰之、今日重服綱所奉行御願之例勘申之、仰可奏（之）由了、

廿日、（己亥）天晴、此日、故内府遠忌也、賴輔入道依夢想告、爲内府勸進一千人、造立周丈六阿彌陀如來像一體、余同與此善、今日當忌日所奉供養也、今明兩日八講如去年、願文仰文章博士業實朝臣令草進之、（清書尾張權守信定生君達也、）導師隆憲法印八講證誠也、其儀本佛前立假佛壇、奉安置佛像、（大座莚實皆略、又絲先撤之、只身光許也、堂狹佛大、依寸法不叶也、）花机高座禮盤等如例、廣庇立行香、（雖無行香、只立其机例也、）散華幷經箱机等其外事如常、午刻、僧綱參集、仰家司伊與守季長朝臣、令打鐘、（其家之設皆爲沙汰、又爲家司、仍仰家司上臈、令行之、今日之事也、）須公卿參上之後觸當座上首打鐘也、而公卿遲參、日已斜也、仍且始行之、依爲内々儀也、次僧侶參上着座、（裕裝束也、）次講讀師登高座、（第二靜殿勤讀師也、）法用如常、説法太優美也、事訖着下座、（本家余女房三人共修誦經、）郎引布施、其後更始八講、今日四座也、（第一座講師靜殿、有表白、問者行舜、第二座講師行舜、問者靜殿、第三座講師貞覺、問者圓長、第四座講師圓長、問者貞覺也、）事訖、僧侶退下、堂童子二人也、參入公卿

藤中納言定能、　右近衛督兼光、

二位中將忠經、　六條三位經家、

已上取布施、各直衣也、殿上人已下衣冠、

今日、八講外無他忌日佛事、未事始、以前月忌如何、

入夜宗賴朝臣來云、左近府舞面、（馬頭守直物也、）幷天神御輦等持參院、被留御所了云々、申他事等、親國申、公卿勅使事等、爲依出堂中不見文書、只以詞令申也、

廿一日、（庚子）雨下、此日、八講結願也、四座如昨日、結座講師貞慶已講也、説法珍重、只恨其音少、云辯云説、末代之智德也、可感也、事訖引布施、各被物一重、布施一裹、水干裝束一具也、（證誠同前、）來臨公卿、民部卿經房、前宮内卿季經卿、三位中將兼良卿等也、法印被來、今日女房三位殿見吉夢、可有皇子降誕、則可踐祚之吉瑞也、可悦々々、可感々々、此夜猶在堂、

廿二日、（辛丑）天晴、丈六佛奉渡法性寺堂、此日未刻歸大炊亭、（大將同車、）女房他車也、宗隆來申役夫工之間事、親

國申公卿勅使之間事(伊勢守爲季申任功之間事也)入夜宗頼申副符之間事、
廿三日、(壬寅)雨降、南都僧等來、圓長律師貞慶已講等也、各謁之、又靜賢法印來、此日、春季仁王會也、大將參入、今日圓阿絕入、經一時蘇生云々、遣侍訪之、光綱來申條々事、
廿四日、(癸卯)陰晴不定、入夜天晴、此日、主上中宮共渡御大内神泉苑、自閑院當西方、即主上御忌方(遊年)也、仍於大内經卅五日、可被移御忌之故也、件日限可爲夏節、仍更以鳥羽爲御本所、可有御方違也、是則於王相大將軍方者、以本所移忌、於八卦御忌者不依本所、以一氣全宿之所移忌故也、於大内經夏節御、神泉又當南方、可有憚、是以更可渡鳥羽也、乘燭着束帶相伴大將參内、主上中宮共聊有御不例氣、然而依殊事不御、猶所臨幸也、供奉公卿已下催分之、余乘御々輿之後、(出御次第如例、)自閑路參會大内、雖須歸參、依脚氣無術、於内裏奉待行啓也、大將歸參、(依爲中宮大夫也、)亥刻、口中宮行啓、經上東朔平玄輝等門、寄御輿於藤壺東面戶、(豫儲遣御輿寄也、)余及大將立屏風几帳等、下御之後退御輿、次名謁、(權亮忠季朝臣問之、)公卿等稱籍退出、公卿列南上東面、副西屏列立也、今日行幸之節有吉書、頭中將覽、余見了返給、依無辨官不下上卿云々、不敵也、又於閑院行幸召仰之後、有行啓召仰、(兩事共大將所奉行也、)先例次々行啓無召仰云々、此事理不可然、於今度者立后以後初度行啓、之後、寂初行啓、即被用御輿、尤可尊禮法、後々無召仰者、是略儀也、仍余依此旨、須召仰六府也、然而依有例、只仰外記、爲省煩也、行啓行列式法只如初度、但無糸毛金造車等、又出車五兩(兩列四人乘也、)共侍各二人也、(初度十兩也、)以藏人女騎如例、(車御之時無之云々、)兩方共有大殿祭宮司等、皆供奉行啓、奉行人神祇官可引導之人事、不致沙汰云々、仍臨期無其人之間、以職事宗雅令引導、不可爲例也、
廿五日、(甲辰)天晴、此日、春季御讀經初日也、上卿右大臣、其外新大納言頼實參入、中納言參議一切不參云云、仍申終、上卿右大臣以行事辨資實、人數如此、爲之如何之由、被相觸、答云、一定有可參之人者、暫可被待歟、不然者、於今無其力、早可被始、先例粗所覺悟也者、即被始云々、

余雖候宮御方、依所勞無術、不出座、中宮猶不快御坐也、歎恐不少、召醫師時成御、唯有小針、又自今日於山上無動寺令修延命法、（阿闍梨法印慈圓）是非依御惱、依別願所始修也、先年爲御愼、又天變御祈也、御衰日之條、此宮御事立后御祈以下有其驗之上、本文尤可修祈之故也、但依御惱修御祈之條、猶頗不審之上、今日忘却シテ供魚味云々、仍明曉修御祭等如法、泰山府君御祭、（晴光使大夫進祭時給御教書也、）又土公鬼氣等御祭同修之、（土公在宣、鬼氣業俊、）又有明後日（十七日、）於春日御祈七ヶ日可轉讀金剛般若經、示僧正許了、又三ヶ日奉幣同御祈也、

今日放免所口置之、寺僧等爲三合攘災、幷中宮御惱也、但條々召仰子細、可令書進起請之由、仰親雅仰了、

今日、新大納言賴實卿一人、候南殿、右大臣一人候御前、事始之間、右衞門督隆房參會云々、中宮聊不豫御坐、仍卜筮之處、頗煩之由占申也、

廿六日、乙巳、中宮猶不快御坐、仍今曉使主税助晴光修如法泰山府君祭、又自今日三ヶ夜修土公鬼氣祭、（土公在宣、鬼氣業俊、）今日依僧徒早出、引茶延引、明日可引、云々、有例之故也、此日、左大將始申行晴政、子細在大將記、余候內裏之間、不知當日事也、

廿七日、丙午、自今日於春日御社、以三口僧、七ヶ日之間轉讀金剛般若經、又以御表着御小袿等、進春日御社、又於大原野吉田祇園等、令修仁王講、七ヶ日、又於宮御方、請三口僧、令修仁王講、欲轉讀大般若經之處、修中可當御燈之齋、勘先例之處、雖佛事猶被憚也、仍所行仁王講也、又以行曉律師令修羅睺星供、使業俊修天曹地府祭、自今曉又修泰山府君祭、自今夜三ヶ夜式部少輔範光宮御祈可行泰山府君祭云々、今日有引茶、又御論義也、範玄法印勸番云々、一番弁忠山、千慶寺、共已講也、

廿八日、丁未、雨降、此日、季御讀經結願也、右大臣、左大將、右兵衞門督兼光、前宮內卿季經、三位中將兼良等參入云々、參議不候、仍兼光一人候南殿云々、行事辨家實幷兼光等遲參之間、秉燭事始云々、自今日以覺成僧正、宮御祈令修不空羂索供、中宮今日聊宜御坐、今曉御汗小（少カ）出、之爲悅々々、將儀今日欲參內、而聊依有御減、又留、無便宜、仍延引了、

今日以眞圓可被任給僧正之由有院宣、余乍恐

申二子細一、仍今日僧事一切被二停止一了〔云々、〕仁王講如レ例、

廿九日、戊申天晴、入レ夜退出、於二直廬一有二臨時祭定一、頭宗賴書レ之、中宮御訪公卿少々參入云々

三月

一日、己酉陰晴不レ定、依二風氣一不レ出二御燈一、遣二職事、陰陽師等於二河原一、令レ修二由祓一、又行二旬祓一、（大舍人頭業資行レ之、）余着二衣冠一降二庭中一、遙二拜大神宮春日御社等一如レ例、依二去夜召一、右大辨親雅朝臣來、召二御前一仰二狹山庄之間事并和泉國春日神人等訴申事、及逐電惡僧事等一、親雅又申二他事等一、（少々）小時、五位藏人長房參入申云、圓宗寺最勝會問二日次一之處、六七八九日等皆吉之由所レ申也者、余仰云、八日可レ宜、八專中猶可レ用二辰日一之故也、又申二他事等一、親雅重申云、狹山庄事付二國司陳狀一、（河內國司也、）寺家未レ申二左右一、件使今日可二歸洛一之由雖二相存一、只今在京三綱等申云、衆議之後定申二子細一歟、仍今一兩日必可二遲引一也、其間遮二國司訴一申云、上所二聞食一尤次第可二遂問一、仍且可レ被レ奏歟者、又申云、問注所事兼尤可レ被二申定一歟、先々寺家望申、氏院問注他諸司諸國等又望申、官廳院廳等、今度又同前歟者、余仰云、件使者可二遲々一、且尤可二奏聞一也、但件別當僧正書狀頗有二不得心之狀一、仍件子細、親雅參院早可二申披一也、兼又問注所事、於二今度一者氏院尤宜歟、件趣同可二奏聞一者、即參院了、入レ夜歸來云、法皇昨日自二仁和寺一、（日來日岸之間、依二理趣三昧一所レ御二坐法金剛院一也、）直幸二丹三品逆修所一、淨土寺、今日又直入二御今熊野御精進屋一給、未レ還二御六條殿一、仍行二向泰經卿家一、仰二聞子細一了、泰經明日明後日不レ可二參院一、然而於二子細一者、承了之由所レ申也云々、今日、季經卿〔被〕來、自二淨土寺一所レ參也云々、今日當二四七日一、聖覺導師白也、公卿十四人賴實卿已下云云、可二彈指一之世也、季御讀經初度、各公卿一兩人、業房舊妻佛事、公卿十四人、但是非二臣之不忠一、君之私曲也、莫レ言々々、

二日、庚戌宮自二昨日一御減、今朝御平愈、如レ例無二御溫氣一云々、爲レ悅不レ少、

三日、辛亥晴、公家御燈如レ例、陪膳頭中將實明朝臣、役供五位藏人光綱云々、向レ北御拜、（兩段再二拜之一如レ恒、）宮御方無二御禊一、嘉保元年御祭無二御湯殿一、仍無二御祓一、爲二先例一之由見二舊記一、仍無二御禊一也、宗賴勘申也、自二今夜一始二

舂季不動護摩、今朝所結願修法也、宗隆來、役夫工之間申條々事、今日平等院一切經會開旨、家司亮宗賴朝臣、家司長房、樂屋行事職事二人(此次余示付法成寺支配之間事、是兼尤法皇可聞食置之故也、)

四日、壬子晴、入夜雨降、光綱來申院宣云、今明可有小除目云々、六七日吉日之由撰申云々、

五日、癸丑雨降、大將退出、日來候內裏、□□宗賴來申條々事、光綱來云、除目明日可候云々、何事哉、宗隆召具大夫史廣房參入、申役夫工支配之間事、

七日、乙卯此日、中宮御祈、使大舍人頭業俊朝臣、修屬星御祭、三ヶ日修之、使內藏權頭國行也、祭文手自草之、自昨雨降、而臨期天顏快晴、星躔分明、悅思不少、御撫物御鏡也、此夜、大將依召參內裏、

八日、丙辰此日召泰覺貧泰朝臣等、改法成寺□支配、爲終不日之功也、家領併宛之、親國申、公卿勅使驛家雜事、長房申來廿五日最勝會講師領狀之由、

九日、丁巳忠季朝臣來、任大臣之間事、粗示之、入夜歸來、忠親可殊恐悅之由令申云々、

十日、戊午泰經來傳院仰云、內府可轉太相、(年齡未至雖不可必然、依御要推而令斯職之由、若有後嘲歟、丞相云、猶直任之、輙似跡進退、非無事之憚、太相近代大略弃置之官也、內大臣身雖無奉公家、惟可貴拜任、不可有巨難者、)忠親卿可任內大臣者、此事去二月付泰經卿、奏聞子細、令仰如契請、尤以可也、申御定可然之由了、此次余示付法成寺支配之間事、是兼尤法皇可聞食置之故也、

十一日、己未以宗賴朝臣、稱奏任大臣之間事、其次明後日、十三日、可有兼宣旨之由奏之、卽歸來、仰聞食之由、入夜忠親卿來、余依疾隔簾謁之、件卿丞相之間(之)事、爲悅示所來也、大將外推擧殊珍重之由所謝恐也、此次新制之間事示合之、去夜、入道中納言長方入滅云々、末代之才士也、又詩人也、可惜可哀、仍宗隆重喪、以宗賴奏事之由、仰云、可仰棟範之郎可不宜旨之由仰之、

(十二日)

十三日、辛酉天晴、此日、官列見也、上卿通親卿、兼光卿、參議雅長卿云々、又公卿勅使召仰也、申刻、右大臣參陣、令勘申日時了、秉燭、勅使實宗卿參入、奉行職事親國於殿上召仰之、又任大臣兼宣旨也、亥刻、忠

親卿參陣、前駈六人、三位中將忠經卿扈從、其息三人（被宗、忠季、兼季、）同連車云々、頭中宮亮宗頼朝臣仰可任給内大臣可撰申日時之由、即忠親卿退出於華山院、有大饗定〔云々〕又今夜女房參内、余庇車、車副布衣、前駈衣冠十人、左大將藤中納言等連車、殿上人兩三在其共、忠武着布衣候車後、出車、殿上人車二兩、半物車、職事車也、御車尻出〔布〕衣有物具、從車不着打衣表着、只裳唐衣許也、是最略儀也、先是余參内所相侍也、今夜宿候、雖所勞無術、中宮密密可御覽南殿花、余不候者、可無便宜、仍強所不參也、今日、忠親退出之後、宗頼朝臣向内大臣四條亭、仰太相國事、須先行向也、然而保安三年新任兼宣旨之後、仰太相國、加之、内大臣晩頭可來之由被示云々、彼家儀可尋注之、

十四日、（壬戌）拂曉、中宮女房等（其裳中宮及母儀同相交、其檳不裝仁安也、）（中）竊向南殿、（上御寢未驚給、）余及大將〔仰〕（相府イ）之歷覽、及申直誠、祕而不令知人、日出歸入給、櫻花之粧、實動思慮、目者也、此樹天暦御時被植之、舊木燒失故也、其後堀河院御時又被損之、（時範奉行植之、）當時之樹即是也、余未見此花、希異珍事也、今日始翫之、感心千廻、忽散餘執了、爲悦々々、入夜月前又見花、今日、棟範申役夫工之間事、

十五日、（癸亥）自今日於春日社修唯識會、家司爲季領狀、而去夜經房卿送使示頓病之由、仍忽補下總守親光、令下向了、入夜退出爲勞病也、又爲唯識會所作也、此夜始唯識會所作、自今夜又修不空羂索護摩會之間修之、仍五ケ日也、（親雅、國季勤仕、）

十六日、（甲子）天晴、親國申公卿勅使上卿闕如事、實家之外無可被催之人、可奏聞之由仰之、宗頼申條條事、任大臣内辨可催忠良之由其仰云々、〔今〕又新制之間申條々事、即被進目録返給、可令見左右兩府并堀川大納言前左大臣等之由仰之、大將自内裏示送云、詩歌會明日之由、親宗卿令申之、件卿此事發起衆也、入夜右大辨親雅來申、別當僧正申東西金堂々衆騷動之間事、書長者宣案賜親雅、加制止之事也、唯識會所作如初日、（昨イ）

十七日、（乙丑）天陰不雨、唯識所作同昨、今日於禁中（大内、）公卿侍臣不期而會、（其實親宗卿被左大將命、告人々云々、）欲構詩歌而依能保卿轉憤忽然而停止了云々、入夜大將所相語也、凡不能左右、可彈指也、

(自瀧口方運設打出納長櫃昇立之蔵人取出置上御蓋爾也、打出紫、匂、紅打、衣、紅單、裏、款冬、表、着前、木虎白當、裳也、

十八日、丙寅、天晴、唯識會所作如昨日、
十九日、丁卯、向九條、依今日例講、明日内府遠忌也、入夜右大臣被來、言談移刻、及五更被歸、
廿日、戊辰、講演如常、
廿一日、己巳、巳刻彌踏大炊亭、今日、家尊勝陀羅尼也、導師行曉法印、請僧慶智僧都已下十口也、公卿季經經家等卿來、南簀子敷爲座例也、奉行家司國行也、
廿二日、庚午、陰晴不定、早旦着直衣參内、此日、臨時祭也、未刻、着束帶參御所、上御螢襧御裝束大進長房寮仕之、押昆明池障子於荒海障子際額間以北四ヶ間爲中宮御方、北第一二三并三ヶ間母屋出袖妻、御禊以後出之先例也、或又先出之、猶不可然歟、同第四間出織物几帳、同御禊以後出之、爲御在所、三方立廻屏風、敷繧繝疊二枚、東京錦茵等、御所之間并引廻壁代、四方皆引之南方上之、刻限昇給、御共女房五人、大納言局持御劔、按察局持火取、兵衛督持御衾、大貳兵衛佐持几帳、已上着物具、同參上、候中宮御座邊、余大將同候、次御禊、額間敷御拜座、南面、余褰額間御簾、奉出之後着殿上、先是公卿多在座、御拜了之間、余又參上褰御簾入御、余同候簾中、此間左大將奏宣命、見了返給、次出二間打出、〔次〕宗頼出季長房等出之、加檢知也、其後左大將參上副之、余同時此間立障子、第三間階間也、敷庭座、次實明參上、余仰可告諸

卿之由、今日依御物忌不出御、雖出御御禊座庭座并舞之時不出御、先例也、仍此間改着御直衣、是又例也、余雖外宿之者、於宮御方被召入之上口、通親卿推參朝餉云々、甚奇恠々々、仍余近座也、然而此御物忌雖被破之間、猶表御物忌之儀也、次左大將已下着壁下座、次、余居殿上々戸下、年中行事障子邊引南爲見物也、次實明朝臣參年中行事障子邊、奉仰向瀧口召使已下、可經庭座前、而經後如何、可謂、次、使已下着座、自瀧口方參進也、此間、風病發動、仍經下戸參局方、謁女房、此間一二獻勸之間也、即向直廬改着直衣退出、經貞觀殿北東自宜陽門退出也、于時戌一點歟、今日重坏、中將成定伊輔等朝臣云々、今日、神事又精進也、使發遣以後服魚味無憚云々、此日、文章博士光輔來大炊亭、内々仰宸筆宣命趣、先例必於直廬仰之、仍明後日於内裏可仰之、今日參來之次、豫内々仰含子細也、
廿三日、辛未、天晴、此日、中宮退出於大炊御門亭、余居四方、如去年立后之時、是於大内至經十五日了、閑院自大内當巽方、卽春末夏始王相方也、仍於寒方推滴一氣之間、退出於此亭宿十五日畢、移其忌、閑院忌可無憚也、之後可參閑院主上來月十五日可有遷幸也、之故也、主上者來十四

日先行幸鳥羽、（卽可為御本所、）十五日可還御閑院、鳥羽依為御本所、一宿其忌付故也、余依所勞不參入、於此亭御裝束事等致其沙汰也、修理掃除鋪設等事、大略沙汰調了、長房雖為御裝束行事、行啓無人之上、出御之間、出車已下雜事為令申沙汰、令參內、宴了、大殿祭六位進行方引導之、子刻行啓、（用御輿、但無殿人、是略儀也、）兩大夫之外、權中納言通資卿、前宮內卿季經卿、三位中將兼良卿等供奉、啓將雅行信清等朝臣也、諸衛供奉如例、出車五兩、（毛車、車副四人乘之、衛府者束帶、各二人副之、）半物得透車、殿上人就之、南階前豫搆御輿、寄立、屛風几帳大將奉仕之、下御之後名謁如例、（權亮依病不參、亮司之、）今夜行啓、宗賴奉行也、

廿四日、（壬申）晴、着冠直衣參中宮御方、入夜參內、今度公卿勅使參宮日數迫、仍明日如法拂曉可被發遣、仍今夜所參籠也、今日晩頭依潔齋也、於直廬召光輔、（奉行職事親國仰召也、）仰宸筆宣命趣、退下之後持參草、是內々事也、今夜宿仕明曉可進之、先為見子細、今夜密々令進也、一所留之、

廿五日、（癸酉）天晴、此日、公卿勅使發遣之日也、勅使權大納言實宗卿、上卿大納言實家卿、奉行職事藏人勘解由次官親國也、未明浴之後、着束帶參御所、上未懸給、親國又未參、召出仰懈怠之由、無披陳之方、先可有御湯殿之由、示置女房等、退下直廬、召光輔朝臣召宣命草、見了之後清書之、（先是親國進硯檀帋等、）書檀紙、（續三枚、書之也、）書了一反比校了号之、切封紙封之、（不加禮紙、）引墨相具草、懷中之、參御所、忠季朝臣可參御裝束、而遲參、仍余與女房相共奉仕御裝束、（御束帶之頃、謂御拜之時、召御直衣也、然而依事怱忩、直着御束帶者也、）次御覽神寶、其儀東庇南第三間敷厚圓座、為御座、同第一二間（在庇地也、）敷長筵、（東西副天南北行敷之、）其上取置神寶等、（西內宮、東外宮也、出御以前置之、）余候母屋南第二間、（豫陪膳圓座也、抑、始此所敷御座、々々可敷之所敷予座、問親國、答執不改、齋保之例見時範記云々、是誤事也、仍余仰令改置之、）次宗賴朝臣參上、開御鏡幷金銀幣帛等備叡覽、了退下、次親國已下殿上六位等撤神寶、次主上入御、次可御覽御馬、而依毛付持不參、暫以遲々、此間內覽宣命草、仰天變事可加載之由、其後又內覽同草、全不載天變事、問其由親國、歸來云、依可遲急、只所覽同草也、清書所載天變也云々、申狀不足言歟、早可清書之由仰之、此間、忠季朝臣參上、卽有御馬御覽事、其儀垂庇御簾、第三間敷大床子圓座、為御座、石灰壇

（第二間也、）敷陪膳圓座、爲余座、出御（不改御裝束也、）之後、忠季朝臣經上戸、參上、候東簀子南第二間、（向乾、）次自瀧口方引出御馬三疋、（近衛官人等引之、內宮二疋、外宮一疋也、）三匝之後引出了、忠季退下、次入御、次局御簾撤圓座等、次主上出御座、（持御扇、筆宣命、）余候額間、以宗頼朝臣召勅使、々々參上候廣庇南第三間長押下、（御座南間也、）余示氣色、即挿笏自同間昇長押上、參進御座邊、主上賜宸筆宣命、仰云、能申天進礼、又廿八日可參宮者、實宗退下長押下、挿笏取副宣命退下、（實宗猶有不承御氣色、仍余返仰詞之、）次主上入御、余自地向直廬、此間、親國持來宣命清書、見了返給、聊有可直事、仰其旨了、（不可重持來之由仰之、）小時（少力）參上御所、頃之申伊勢幣發遣之由、即渡御南殿、（忠季朝臣取御座御劔前行、余取御笏、宗頼劔余下取如例、）經清涼殿東廣庇（於額間召御草鞋、如例、御路〔敷之〕筵道、）并長押南殿北面戶及御帳後戶等、着御々拜座、（南殿母屋角間、裝件御座、立廻大宋御屏風、其中敷筵、其上敷半帖、如例、張面裝之也、）東妻切可立通障子、而不立之、雖然臨期可解忘、仍忽不令立之、於御屏風下召御笏、（宗頼獻之、）御拜了、召〔御〕草鞋還御、其後余於直廬改裝束退出、宗頼參鳥羽了、余付消札、昨日有被仰下事、申件御返事也、

廿六日、（甲戌、）宗頼持來御書、其狀云、權大納言忠良、權中納言能保、參議光雅〔云、〕皆是善政也、能保當時之珍也、不能左右、其外道理各至極事也、可悅可貴、天下之謳歌可然耳云々、仍昨日作恐其上子細是三合凶年可被慎、世謗人悲之由也、今仰隨喜感悅、千緒萬端者也、

廿七日、（乙亥、）早旦書昨日御返事、以宗頼令進之間、自院以北面下﨟親盛無御使、賜御書、披見之處、仰云、藏人頭有御要、仍可任大納言歟、

大納言、忠良、定能、　中納言、能保、實教、

參議、光雅、實明、　藏人頭、親能、兼宗、

如此可被行歟、爲宗頼者可叙平（正力）三位者、余作恐進報狀云、任御定早可仰下、但昨日之仰、第一之善政也、（今朝所申之狀御返事之狀、不改之進上、其上副進今日報狀也、）今日之儀、天下必然目歟、其故雅長實教雖不仕、被超越實教之條、尤不便也、次宗頼叙三品之條、四位參議數人可被超越、定有人怨歟、於宗頼本望參議也、仍彼是共無其益歟、次無指朝家之要、加任大納言之條、定爲世之誹謗歟、當時五人職事之中、取文書被任者、只宗頼一人也、五位職事皆有若亡、而中將貴

首兩人被補〔之、〕藏人方事偏以失歟、此條已爲
天下之愁、又一身之歎也、上奏之趣、畏懼雖多、爲
君可招後代之毀、爲世又非公平之政、仍愁以言
上、恐戰不知所謝者、已上御返事之趣也、此上逆鱗存內事也、
然而更爲身不言上、只爲君也、件御返事給親盛、
其上宗頼所參入也、卽宗頼歸來傳御旨、其趣殊
無逆鱗、雖非快狀、又令伏理給歟、如昨日仰可
致沙汰云々者、此條可叶天意神慮之由言上了、
除目任人之間事委注付、重令參宗頼了、入夜歸
來、又傳御旨、其趣似快然、悅思不少、除目事御定皆
分明也、仮元可任五位尉云々、未曾有歟、又光長卿
能州知行、不造熊野新宮、不當之由有仰、卽尋遣
光長之許了、爲奏御返事也、明日申子細、仍卽進
退了、

廿八日、丙子、午上雨降、此日、大臣召也、

太政大臣藤原兼房、
無才漢、無勞積、只以先公之舊勞、下官所推擧
也、爲上古之政者、猶可謂非據者歟、

內大臣同忠親、
無才漢、又非英華、然而年來當禮儀作法之道、當
時頗有其褒、雖無相承之可恐、又有嗜學之可
優、且又奉公年久、勞効差積、仍余從左大將良經、
强以擧之、豈非攘災之計哉、

權大納言同忠良、
當時第一之中納言、中攝政之息、前攝政猶子大納言
範、傍若無人也、而通親可申可超之由云々、自
本狂亂之人也、

權中納言同能保、
三議第二撿非違使別當任日勞効尤深、才漢奉公共
範、然而東將之緣者、爲當時之珍、他人强不可成
愁歟、雅長卿有嗜才之聞、又位爲二品、任日之第
一也、旁雖可有哀憐、愁超越、此兩三年都以不
出仕、法皇惡之不被任歟、凡無兼官之參議、年
限多積之後、欲登用者也、近則宗通卿雖被超
數輩、不愁不痛、奉公積年、今雅長何强及籠居
哉、太奇恠之由、有院宣也、此條又一旦非無其
謂歟、

參議同光雅、
元散三位也、此卿先年無罪坐事、僅免霜科、雖
昇月卿、所經歷大辨藏人頭也、已如失前途、

法皇知食此理、忽授此任、善政之至、莫過於斯【也、】

未刻、余着直衣参内、自御湯殿方参朝餉、先是公卿少々参入云々、及晩頭忠親卿参内、(定長朝、兼宗、忠季等朝臣、兼季等遣車、)祗候殿上端座、内辨中納言忠良未参、再三遣使之由宗頼所申也、亥刻、忠良卿参着仗座、宗頼仰内辨云、余向南殿東簀子邊、垂見仗下之作法、于時内辨移外座之間也、其後仰官人令置軾、(此次使官人直沓、)次頭大藏卿宗頼朝臣入宣仁門、着膝突、(經柱外、)仰宣命趣歟、(奏、)授折、内辨召大内記仰之、此間余爲勞病歸参御所方、休息萩戸邊、小時、女房持來宣命草、(被示宗頼所進也云々、)見了返給、(先例太政大臣(事)之所、當時執政臣雖可任、依議讓任他人之由載之、是猶未給此職之時例也、今已經太相、斯退先了、更不可有此状、隨大内記爾示之時、答此旨了、但忠雅公任太政大臣之時、入道關白雖經太政大臣、猶載此状云々、恐失錯歟、)仰可清書之由返給之、(上卿直進弓場被奏云々、余候御前之故也、將又被略内覽歟、)頃之奏清書、見了返給、余更相伴女房等向南殿、(主上密々雖渡御、即又還御、)御装束儀如相撲召合、是定例也、余伺見陣方、公卿等起座向外辨之間也、其後内辨出宣仁門外了着靴歟、此間可引陣、而職事等無音、仍余仰令催之、遲以遲遲、頻加催促、又不擧庭燎、再三下知之後立明、其後左右近將陣階前左右、如例、次内辨着靴入自宣仁門、自宜陽殿西壇南行、更降小庭、入軒門、余折東入自軒廊東第二間、西進立同第一間北邊、内記捧杖相從、内辨取之副笏立、(余所存ハ自宜陽西壇直南行、使部随身若官人褰幔、南進入自軒廊東妻、西進可立西一間也、經幔門之例可尋之、)次内侍加賀出自東面北際簾東行、經東庇下南長押居東階上、須臾歸入了、(經本路、五位藏人光綱引導之、)次内辨進寄東階南外、揖昇階經簀子着南庇兀子、(第二間西柱東頭、自下着之、)次被催開門、闈司等(先仰開門、開之後、可被催闈司歟、又其音至而微也、纔頭雖不聞、及推量仰開門歟、)開門了、良久余咳然、次召舍人、(其音猶而又短、未聞如此微音、又利字殊短、甚見苦々、)依摩頭丸、告大舍人稱唯、次良、久少納言親宗進着版位、内辨宣刀禰召、(此間一切不可聞、堂下仍少納言數刻不進、准如例、亡頭丸雖告召成之由、猶不信受歟、依再三譴責、僅以稱唯、)少納言唯出承明門了、小時權中納言泰通卿、平中納言親宗卿、右衞門督隆房卿、左大辨定長卿、新宰相中將成經等、入承明門東間、各立壇下列立了、上首咳然、内辨不得其心、仍余示氣色、【了、】于時内辨召宣命使、(其詞不同、)以扇鳴笏、定長卿進昇自東階、立内辨後簀子、(向乾、)内辨賜宣命、定長取之退立軒廊東第一間、(西面有說、(々)亭也、)内辨降東階北頭、向階揖、至東第二間、向宣命使揖、出自同間、自櫻樹東

程、褰始斜行、經中納言列之後、立奏通上、次宣命使經公卿列前、幷蹲笏版位東等、就宣命使版、兩段群臣再拜、（忠良獨不拜、依爲昇進也、是例也、）次宣命使經公卿列上（四）也、後等如本列、頭奏通已下經本路退下、次忠良卿進大納言坫舞踏、（依爲勅授、不解劔也、）了退出、次新任内大臣起殿上座、立弓場殿、（造合間、向乾立、然在軒廊第二間也、）以其息左中將兼宗朝臣、奏事之由、拜舞、（此間、予息幷少納言親宗秉松明列居、定長等在此所、）次付藏人右衛門權佐長房、奏饗祿事、（其詞、上達部已下饗祿給ハム、）歸下仰聞食之由、此次仰昇殿、内大臣又拜舞了、入無名門、立小板敷下、揖着殿上小臺盤下、頃之退出經弓場殿（東柱柱外也、）階下軒廊東二間、（東進也、）宣陽殿西壇上宣仁布政宣陽建春等門退出了、事散了、余又退出、今日大饗、忠良爲尊者云々、後聞、經房兼光經家等卿向饗所云々、經房卿日來勤仕内辨、又可爲尊者、上臈皆不出仕之故也、而余再三奏事之由、所責出忠良也、經房爲納言、淺位年齡未聞人、非其人、又無識者之名譽、旁可招客嘲、仍爲只公事之陵夷、强所奏請也、

五獻、幷少納言祿事、（忠季朝臣師經、）

御遊、拍子隆房卿、笙經家卿、篳篥盛能朝臣、笛忠季朝臣、箏兼宗朝臣、和琴隆雅朝臣、琵琶堂上無其人、仍陪從之中彈之、

打出萠木句云々、中宮女房等少々借訪（○一作諧、疑譜之誤）之云云、此日早旦、織部正和氣時成參上中宮、奉指點稱女房之由、不顯其事也、〔候〕小庭頭〔了、〕

廿九日、□□□忠季朝臣來、大臣之抃悦未休之由所語也、歸家先拜入道相國云々、次右馬權頭兼親賀去夜威儀珍重幷兩有情之趣、有畏悦之返報、今日公卿勅使參宮之翌日也、依例不神齋、今日、中宮密々令灸給、光雅卿來、今度之事、余多加唇吻之故也、余不謂以人示慶之由、

玉葉卷第五十九終

玉葉　巻第六十

自建久二年四月
至同年五月

建久二年

四月〔大〕

一日、（戊寅）雨下、中宮御方、依御更衣、改御装束、奉行宮司六位進行方也、而遂以不參云々、尤奇恠、仕所、幷掃部寮進御座已下舁等、臨進御帳帷、御几帳等、如例、女官、幷宮侍、（著衣冠、）勤雜役、母屋不懸壁代、夏季不懸之例也、此日、平座、幷除目也、（爲被任大納言參議等、所被行之也、）上卿權中納言泰通卿、參議左大辨定長卿、參勤兩事、除目無殊事、因幡前司中原廣元、（大博士廣季男也、賴朝卿腹心也、）任明法博士（兼任無先例歟、）幷左衞門大尉、（上古任大尉、近代頗希、爲義任大尉云々、）大郎蒙使宣旨、此事如何、家已文筆之士也、所期大外記明經博士也、而今之所任驚天下之耳目、此事通親卿爲追從加諷諫云々、人縱加教訓、身自不可用歟、或云、遂可轉負佐、是允亮等例也云々、凡非言語之所及、恐賴朝卿運命欲盡歟、誠是師子中蟲如喰師子歟、可悲々々、巳刻、宗賴朝臣參來齎折紙、（法皇御進發以前申定了、）參陣了、及夜半、外記爲内覽持來也、此夜、山階寺別當僧正覺憲來、依旬日之神事、（自去々年冬、每月朔修祓、遂拜大神宮、春日、）不謁之、以人々傳示條々事、不追具錄、

二日、（己卯）午後天晴、今日、公卿勅使歸參云々、入夜親國來云、勅使大納言申云、路間無爲、無事參宮、自朝雖雨下、剋限天晴、神感揭焉之由、神官等所申也云々、雖又外宮正殿萱葺、爲鳥多以被咋拔事、及大破、尤可有沙汰云々、早可仰遣祭主許之由仰了、今朝、能保卿、遂使申云、近江國佐々木庄者、延曆寺千僧供庄也、而稱有未進、自寺家遣宮仕法師數十人、譴責佐々木太郎定綱住宅、（件定綱在京、其子在國、云々、定綱爲近江國惣追捕使、賴朝卿殊所召仕之武士云々、）苛酷過法、遂以放火、近邊人屋多以燒失了、然間、定綱郎從等、多以出來、凌礫宮仕法師等了、依此意趣、可燒失定綱京住所之由風聞、事及大事歟、何樣可有沙汰哉者、余答云、早以此狀可

レ尋二座主一、又大理直可レ被二觸遣一歟、入京之條、定爲二虛說一歟、又定綱雖二此後一、猶愼而不レ可レ致二狠藉一之由、能可レ被二誡仰一歟、於二事之成敗一者、法皇還向之後、左右也、當時之濫行、兩方能可レ有二禁止一歟者、卽召二遣宗頼朝臣一了、不レ經二幾程一、參二入座主顯眞之許一、先可レ止二狠藉一之由、可レ加二制止一之旨仰遣了、

三日、庚辰、（天）晴、午刻許、宗頼來申云、仰二遣顯眞許一之處、請文云、此事、及二山門之騷動一歟、凡近日山上飢饉之間、近江國中、無道沙汰充滿云々、仍頻雖レ加二禁制一、敢不二承引一、遂及二此大事一了、但且可レ相二待法皇還御一、又被レ觸二遣關東一之間、蹔可レ停二止狠藉一之由、賜二御敎書一、欲レ加二制止一者、余仰云、以二此狀一、可レ仰二遣能保卿許一、兼又任二申請一、可レ書二賜御敎書一者、申刻參內、依二御物忌一、不レ參二朝餉一、於二二間一謁二女房一、向二飛香舍一見二藤花一、雖二綻始一、未レ及二盛粧一、倩思二舊跡一、寔動二感腸一而已、光綱持二來三萬六千神、宜處朝臣奉二仕之一、天地災變、業俊朝臣奉二仕之一、等祭文草一、共二光範朝臣一所二草進一也、余見了返給、此祭文無二御諱字一云々、於二玄宮、北極、幷泰山府君等一者、在レ之云々、各自二今夜一可二參籠一云々、棟範朝臣依二瘧病一、辭二申役夫工辨一、昨日發了、明日爲二加持一所二辭申一也云々、早可レ祈之由仰レ之、

四日、辛巳、（天）晴、早旦、宗頼朝臣來云、今日可レ參二詣日吉社一、日野牧之間事、有下可レ仰二座主一之旨上者、可レ承レ仰者、仰二子細一了、今日、殿上人五六騎參入、於二南庭一懸二蹴鞠一、忠季朝臣已下五六人、其外又宗祗候男共兩三所二召加一也、今日、廣瀨、龍田祭、廢務日也、然而依レ爲二內（々）事一、不レ憚レ之、

五日、壬午、（天）晴、右大辨親雅、持二來太宰府解一、香椎宮修造事、可レ被レ勘二下日時一事也、爲レ付二職事一留レ之、件事先日爲二資實奉行一、自レ院賜二宗頼朝臣一、而余申云、如レ此事、先都督付レ官、々付二大辨一、々々申二執政臣一付二職事一、奏聞之後、給二上卿一所二宣下一也、直院奏之條、先例未レ聞、爲二別御定一者、非二此限一、不レ然者、奏二事之由一、返二給宰府一、可レ付レ官歟者、宗頼以二此旨一觸二資實一、可レ然之由有レ仰云々、仍今日所レ進也、本爲二宗頼奉行一、仍爲レ付二彼人一、所二留置一也、親國來申二條々事等一、佐々木定綱狠藉事、山門衆徒、差二三綱等一、或進二熊野道一、或遣二關東一云々、待二彼成敗一之間、蹔落居云々、近日出仕辨官、只棟範一人也、而依二瘧病一不二出仕一、今月諸社祭、無レ人二于奉行一、欲二少納言一之處、一人重服、

二人輕服、仍擬例之處、康平之比、右大辨定親、奉行諸社祭之例、所勘申也、仍催親雅之處、三社（松尾、平野、梅宮、）祭所領狀也、寶希代之例也、或人云、賴朝卿女子來十月可入内云々、如此之大事、只大神宮八幡春日御計也、非人意之成敗者歟、今日巳剋聞此事、

六日、（癸未）天陰、微雨下、此日、殿上人等參宮御方、有蹴鞠會、及晩雨脚頻降、仍分散了、午刻、延曆寺所司三綱、日吉社宮司等參來、家司右衞門權佐長房謁之、三綱申云、大衆云、近江國佐々木庄者、當時千僧供庄也、而依若干之未濟、遣宮仕法師等、頗以譴責、然間、自放火於宅、宮仕等打滅之、猶付之、遂以燒失了、宮仕等欲退歸之處、引三方橋、不得人通、一方有路、僅逃去、于時數十騎軍兵出來、及傷殺害、蒙疵之者太多、終命之者兩三、事之奇異、先代未聞、依山門之訴、及朝家之大事、其例雖多、未曾有如此之例、只引破神人之黃衣、若伐社頭之樹木等之類、猶以罪及月卿、未宥霜刑、至于今度之事、已絕常篇、仍賜定綱幷子息等於衆徒之中、於七社之寶前、可問子細、此旨、先達奏下之御綸、（綸一本作讀）而可驚天聽、卽差三綱一人、可進南山也、衆又差所司一人、可遂關東云々、抑、來十九日日吉祭也、然而依此事、可延引其祭之由、同大衆所（申）也者、（山下所司綱中狀、）此上副奏狀一通、余披見之後、余答云、如聞者、貞綱濫行、不能左右、遂天聽者、定有科斷歟、法皇還御以前、私不能成敗、南山關東之使者、尤可然、隨又還幸在近、可相待成敗歟、抑、日吉祭延引之條、專不可然、如此事、爲重訴訟、彼事於大事、抑、神事待裁報、是例也、今之沙汰、全不可及此儀、縡未達叡聞、訴訟之許否、成敗之遲速、忽非可存知、早勤行恒例神事、可相待還御也、或云、神事默止之狀、更不可叶神慮者、卽三綱已下退出了云々、然間、余委披見奏狀之處、頗有可用心之詞、所謂、神鏡打擲之疵云々、此詞尤可忌避歟、今稱神鏡者、所懸帳之御正體鏡也、而指而名神鏡、太無便宜、世之所稱以賢所謂神鏡也、而打擲之疵、尤有禁忌、仍可直之由仰之、自（路召返、執棠（棠一本作案）之、三綱敬屈者也、）卽返給奏狀、伏理持歸了、明日可返上云々、今日、宗賴參上申條々事、又光綱親國、長房等、各申條々事等、不具記、宗賴申云、棟範痢病平愈了云々、仍今月諸社祭、（明日松尾、平野、明後日梅宮、）可奉

行之由、可催棟範之旨仰了、（元右大辨親雅領状、大辨奉行爲代也、乃所仰也、）
七日、甲申、〔天〕晴、此日、松尾平野等祭也、日來、棟範依瘧病、右大辨親雅朝臣所領状也、而棟範病愈了、仍諸社祭、皆可奉行之由仰了、隨又領狀云々、平野祭上卿通資卿、宣命上卿、挺階奏等、兼行云々、中宮被立平野使、南庭立御禊案、（西面、）并敷使、宮主等座、寢殿御帳前、撤平敷御座、敷御拜座、立廻屏風、如例、陪膳亮宗賴朝臣、役宮司等、或服暇、或所勞、無其人、權大進宗方參入、而使俄闕如之間、（六位進可勤仕、而業家對捍之間、雖納名、欲罷晩頭、仍點之、）以宗方爲使、仍職事國行、勤役送也、女房大納言殿陪膳、酉刻發遣、即宗賴參內、有御禊事云々、（陪膳資明朝臣、役供親國、使侍從有道云々、）秉燭以前程、余參內、（直衣也、仍御祓以後所參也、）於鬼間、召硯御座御硯、（乞淨筆於女房、〔用之〕）書天地災變御祭（祭後朝臣奉行之、）札二枚、（御諱字各書祭文狀也、件札、長一寸許、弘六寸許、厚三分許、內寸法、〔云々〕大有二枚也、）書了、如本以紙裹之、置柳筥返給光綱、（御祈奉行職事也、）明曉可有御祭云々、其後參御前、小時退出、向九條、依遠夏節也、女房先是自大炊亭〔直〕向九條了、
八日、乙酉、天陰、上方小雨（少カ）降云々、今日雷鳴、此日、梅宮祭也、未刻、於九條亭、發遣神馬十列、陪膳光輔朝臣、役康宗、依使俄闕如、奉行康宗取幣、使右近將監時綱也、而瘧病忽發、逐電退出、仍以行事職事、令取幣、是例也、其後晩頭歸大炊亭、與女房同車、有前駈、并共殿上人隨身等、車懸下簾也、余於門外下車、引入車、女房下自閑所車寄也、（西面、宜旨局也、）今日、梅宮祭、上卿民部卿經房卿、今日、能保卿送使云、山大衆蜂起、閑定綱、以能保可取質之由議定云々、此事雖堪、爲之如何、余云、此事、一切不被信受、爲損人凶害者、所申出歟、更不可被慇存、一切不可有別事也、及沙汰許定者、返惡事也、努力々々、不可聞入之由仰了、此事予計座主顯眞、爲損人爲亂事、所構出之事歟、入夜法印被告示云、先日、大衆使御返事、殊大衆等甘心褒譽云々、是理之所致、仰旨有其謂、就中、神鏡訛謬、御准不當之由、歸伏旨承之、爲悅々々、是存外事也、又云、去夜大衆殊上拍子了云々、已拂澄雲了、
九日、丙戌、〔天〕晴、入夜雨降、親國來、申祭主能隆朝臣申、外宮正殿萱葺破損、行假殿遷宮、可被修造之由、仰可問例之由了、又申賀茂祭無用途之由、仰可尋付成功之由了、宗賴朝臣申、制符之內、放

免裝束、余分可レ停ヲ止風流一之由、誤而書下了、可レ停二金銀錦繡風流一之由、仰下可三改直一之由上、其外申二條々事等一、泰覺申、平等院供僧事、山寺共有レ悶、各仰下可レ行二轉任一次第等上了、來十二日密々可レ御ヲ覽童舞一、而件日可レ立二大神祭使一、仍十三日可レ覽之由、仰二長房一了、樂屋幄、幷樂器等、可二借儲一之由仰了、又樂人舞人少々可レ召之由同仰レ之、與福寺三綱二人來、爲二寺僧之使一云々、先日長者宣不レ申二返事一、殆稱二不當之由一事、別當僧正參洛之時、粗仰ヲ聞子細一了、披ヲ陳件事一也、次第頗不當、仍不レ示二分明返事一、

十日、丁亥午上甚雨、及レ晚天晴、親國持ヲ來御書於宮御方一、薄樣立文也、御返事、薄樣結レ文、其上又以二一重一裹レ之、手取レ之給二御使一、是定例也、或賜二硯蓋一給レ之、退日之事、不三必賜二物蓋一也、宗頼朝臣申、鹿未頭貝、日野敬撿注之間、大衆蜂申事、明旦召ヲ具使所司一、可レ參之由、仰二宗頼一了、件撿注使貞光、今日所二歸洛一也、如レ存遂二實撿一了云々、衆徒申狀、太以不當也、有安持ヲ來方磬樂一、少々令レ打レ之、

十二日、己丑此日、大神祭使立日也、中宮依二月御障一、無二御禊一、自二中門邊一發ヲ遣之一、今日及レ晚雷雨、

十三日、庚寅〔天〕晴、此日、於二中宮一御ヲ座大炊亭一、有二童舞事一、醍醐僧正勝賢童舞也、南庭儲二樂屋一、立二五大幄一、其中敷二紫端疊十枚一、爲二舞人樂人座一、上東西北三方幔、懸二樂屋中央一、立二大鼓一、(小大鼓有二火焰、日形等一)其東立二鉦鼓一、大鼓左右立二左右桙各四一、(東左、西右、)西方立二狛桙四一、前庭當二樂屋南柱一、東西行引レ幔、又自二西幔西妻一北折、南北行同引レ幔、其北妻、迄二西子午廊第三間一、寢殿東南兩面垂レ簾、出二几帳一、如レ常、南面七箇間、除二階間一之外、女房有二押出事一、非二打出一、只所二着用一之濃絹衣等出レ袖、不レ出レ裳、是〔定〕例也、是宮女房休所也、西子午廊北際三ケ間、同出レ之、是余女房見物之所也、寢殿與二西廊一之間小廊二間、懸ヲ覆簾一、不レ出二几帳一、爲二余居所一也、寢殿南簀子、敷二菅圓座一、階西一枚、東五枚、爲二上達部座一、殿上人別無レ座、只候二中門廊西緣一也、已刻、儲二樂屋一了、樂人舞人等參集、午刻、童舞參入、入レ自二東四足一、樂人等迎踊、有二參入音聲一、不レ具二打物一、容略之儀、雖レ不レ可レ及二此儀一、爲レ有二其興一、參通二御所一申行一也、此間、公卿着ヲ座簀子座一、左大將良經、權中納言兼通、左衞門督隆房、三位中將兼良、宰相中將公繼〔等〕也、次舞、不レ振二桙一、左、賀殿、蘇合、太平樂、三臺、馬頭、龍王、右、地久、古鳥蘇、狛桙、皇仁、新麼訶、納蘇利等也、申終事了、召二童舞於西臺一、給レ〔扇〕各二本、又扇廿許給二樂人等之中一、其後於二東透渡殿一、有二御遊一、余依二人人勸一、在二簾中央一、語ヲ唱律樂歌一、尤有レ興、拍子公繼卿、笙樂利秋、笛季通卿、忠季朝臣、樂人宗方、篳篥樂人季道、琵琶隆房卿、方磬有安等也、子刻了人々退出、今日

舞之間、忠季朝臣向樂屋吹笛、依余命也、公繼卿於室上彈琵琶、尤有興也、又有安依別仰打大鼓、尤優也、

十四日、辛卯、前左大臣許示、公繼來臨、琵琶、歌、共優美之由、有恐悅之報、今夜依御方違、有行(幸於)鳥羽、仍戌(刻)參內、寅刻還御、於路天曙、辰刻歸宅也、

十五日、壬辰、春日社解到來云、十三日羽蟻出來者、可行御占之由、仰長房了、

十六日、癸巳、(天)晴、宗賴以消息申云、座主申云、日吉祭事、任被仰下之旨、早可遂行之由、三塔大衆一同所申也者、即着飛脚、以件請文、令進院了、熊野御進向(一作行)之路也、入夜、泰覺申平等院供米支配之間事、昨日御占形到來、長房參上、可行御占、而以消息問之、雖然無例、頗不當也、氏長者、及卯酉己亥年公卿等、可愼病事者、可告廻氏公卿之由仰了、占形太重、

十七日、甲午、親國申條々事、祭之間、藏人方功、猶不足云々、近代職事好巨多成功、太以不當々々、

十八日、乙未、天陰、微雨下、宗賴朝臣來、申條々事、新制追可被仰下之間事、幷諸寺諸山佛寺注文等事也、先日、日吉祭延引之間事申院、右大臣返事、今日到來、殊可仰含之由也、

十九日、丙申、雨降、此日、日吉祭也、賀茂祭使、少將保家、舞人、半臂、下重、以職事定綱送遣之、刑部卿宗雅朝臣、今日進發、大將自筆書金泥經等付之、加小布施也、今日堅固物忌、春日社怪異、余病事重云々、去十六日所進院之左大臣幷泰經卿等返事到來、此日、法皇還御、日來雖神事、明日殊潔齋、是例(事)也、

廿日、丁酉、(天)晴、此日、賀茂祭也、午刻、親國來云、警固上卿右衞門督云々、未始、宮女房、幷家女房等、密々向棧敷見物、大將相伴之、余同竊雖欲見物、昨今春日怪異物忌也、仍不向之、二位家密々見之、棧敷、光長卿儲之、先宮御方、出車三兩、左少將定國、同少將定家、右少將高通等車也、車副紋、布衣侍二人相具之、次同半物車、小進雜將、侍一人、次此方女房出車二兩、前兵部大輔能季、此車、二位乘之、然而、依表出車之體、出衣四具、故法性寺、北政所、密々御見物如此云々、騎射時又如此、次車前大膳大夫定(家イ)綱也、各又殿上人也、各侍一人、次半物車、職事信光車也、又侍一人、次大將車、八葉車、懸下簾、侍一兩相具之、次共人々車三四兩、其後、兩方雜仕車二兩、但不遣出晴方、自棧敷之後方竊入云々、事了、秉燭之後歸來、無殊事云々、申刻、中宮使權亮右近中將忠季朝臣參入、即出御々拜座、頗撤御帳前數御座、敷小筵

二枚、其上敷高麗半帖一枚、立廻五尺屏風二帖、東面敷之、御拜之時、向良給也、着給打衣、表着裳、以大腰假結之、唐衣等、又差釵子給、陪膳堀川殿、(元大納言殿内大臣女也、)役供中﨟一人、皆着物具、差釵子、次陪膳亮宗頼朝臣、持御贖物一裘、(散米、)參上、就階間簾下、役女房取之、授陪膳、役送奉行少進兼時、又持御贖物(人形解縄、)參上、宗頼取之、又授女房供之、次宗頼於中門内緣南妻、取大麻(宮主進之、)如初簾下進之、宮撫給返給、宗頼取之、返授宮主、々々經案南着圓座、次使忠季朝臣、(垂纓若浪打下襲、)同經案南、着使圓座、件案、當階間東間南北妻立之、倚立御幣等、其西敷宮主圓座、主乾敷使座也、次宮主御禊、此間、宮解々縄撫人形給、御禊了、宮主經本路退下、次宗頼朝臣參上、(兼時相從、)撤御贖物、次使起座、跪案下挿笏、(其儀中、)更起進案南端、懸手於幣帛立、(取二捧、可立也、懸手之條不可然、)次御拜、(向乾給、兩段再拜了、)次使跪拔笏、經本路退下、次小使等、取幣進西方、更可渡御前之故也、次渡南庭御覽、(先仕丁二人、時粧相並、次御幣二人持之相並、)次騎馬召使二人、(但不騎、)各從一人、次小使二人相並、次餝馬識、上手將曹下毛野厚助、下手府生中臣武友、已上候院邊也、次馬副十人、次手振十二人、麹塵褐、一藍下襲也、次引馬懸蘇芳末濃(緂二)鑭余府生兩人、下毛野忠武、秦兼次等也、忠武褐返紅打、付飈飼具、兼次標(圖イ)上下、紅打付結文、次棘策六人結髮、而又付物忌、着毛沓、薄物蘇芳上下、濃打衣、白單衣、余調給之、夜前遣之、次雜色十二人、朽葉上下、萠木袙、如例、已上(物)、皆取物如例、付杜若丸並蝶等也、餝馬舍人二藍款冬袙、引馬舍人萠木款冬袙、各有居飼、皆渡了、更渡御東車寄方、車爲渡門前也、皆渡了、忠季懸裾、歩過門前也、即向列見、先是、命婦藏人向列見、六位進棠家出立之、(所保先例也、)命婦(部丁〆(〆一作ク))了、御大夫車、(毛車、)有從車、(六位進車出衣、)藏人、(〆〆カ)御權大夫車、(毛車、)有從車、(長車、出衣、)點一條大宮邊家、爲其所、各宮侍(文官上日者、)各二人、着衣冠副之、法皇有御見物云々、

廿一日、(戊戌、)天晴、早旦、宗頼朝臣參院、申條々事、歸來云、隆職官申事、少々可口入、如行幸可奉行者、余申云、行幸奉行者、作巡隨末役所被仰也、今年諸社行幸、尤可被仰、其外口入之條、以何事可被相分哉、又只勘例下宣旨事、彼是相違、可奉行歟、然者、兩人共可開閲文殿之由、可被仰歟、是又綷新儀也、且有評定、各被召仰其身、其上可

レ被レ觸二遣開東一歟者、彼卿先日有二申旨一之故也、
廿二日、己亥、以二宗頼一、自レ院被二仰下一云、官中執權、可
レ仰二隆職一者、余申云、此條其理可レ然、殆可レ謂二善政一、
但賴朝卿在京之時、隆職雖レ返二着本官一、於二官務一者、
廣房不レ可二相違一之由令レ申了、謂其根源又起レ自二彼
湊請一、旁不レ被レ觸二仰關東一之條如何、若可レ有二思慮一
歟者、歸參了、
廿三日、庚子、天晴、此日、吉田祭也、中宮被レ立レ使、陪膳
亮宗頼朝臣、役送權大進宗方、御拜儀如レ例、余向二藏
人所屋南庭一、敷二拜座一、十列等在二南門外一、只神馬、御幣
許、在二門內一、陪膳季長朝臣、職事泰家爲二奉行一、陰陽師
晴光、申始發遣了、先レ是、女房於二西廊西面妻戸一、有二
祓事一、職事泰家取レ幣、陪膳季長朝臣、余神馬使左近將
監時綱、今日吉田祭、上卿新宰相光雅卿、行事右少辨
資實云々、今旦、宗頼來云、廣房有二糸惜一ハ、其子公尚
可レ加二五位史一者、此事又尤可レ然、仍申二所存一、事
條了、資實來臨、呼レ前、五位史之間事、子細可レ奏
聞一之由仰レ之、隆職官務、事理雖レ可レ然、依二前大將
有二申旨一、一旦可レ被二觸仰一歟之由、雖レ言二上一、不レ可レ然
之由有二其仰一、其上不レ及二異儀一、公尚被レ補二大夫史一
事、専不レ可レ然、先例被レ加二五位外記史一事、皆有二由
緒一事也、或身生二其家一、奉公久積、年齢差闌、後榮難
レ期之者、只以レ經二朱紱一、爲二極望之樂問一、有二此例一、所
レ謂政孝、孝忠等之類是也、或長者頗不レ堪二其器一、局中
有二違亂一之時、爲レ補二其闕一、有二被レ加事一、所レ謂、永業
被レ副二師經一、并大外記師安被レ加二信俊一等是也、今於二
公尚一者、年僅廿四、雖レ爲二奉公之器量一、忽難レ被レ授二
極官一、何況廣房盛年之忠公也、其身不レ可レ飽二奉公一、公
家又猶必可レ被二召仕一者也、而其子居二此職一者、曾
難二相並一、是第一之公損也、兼又隆職官務之故實、局中
之積習、更誰比レ肩哉、今被レ副二任幼稚之公尚一之條、
世以不レ可レ許、云レ彼云レ是、其理不レ可レ然、只近日可
レ被レ收二公之國、兩三〔者〕有二其聞一、廣房更不レ嫌二其國一、
早被レ任二受領一、隆職一人可レ掌二行局務一也、若又隆職
望二申受領一者、早可レ被下任二廣房一如上レ本、朝家有二何
損一哉、此兩箇之間可レ被レ行歟、被二仰定一之事、以二申
破一、返々雖レ有レ恐、於二近臣寵臣等之事一、専不レ能二是
非一、官外記、及諸道之要事、猶不レ違二衆望一、不レ乖二道
理一、可レ被レ行歟、是偏爲二天下一也、此旨、細々可レ達二天
聽一之由、具以相含了、資實服膺、退出了、此次法曹事類

可申請之由、仰付了、今朝、宗頼歸參院、然而不得便宜、不能申達云々、然間、資實參入、仍重仰含子細者也、今夜歸參、可申入云々、

廿四日、辛丑、（天）晴、申刻、着直衣參院、胡旋翻袖云云、仍不申入、遂電、參內、入夜退出、此日、太相國拜賀也、依被乞前駈四人、催送之、亥刻、被參中宮、以亮宗頼朝臣啓事由、再拜、依召參殿上、女房（按察局、）褰簾、相國入簾中、（殿上々垂戶內也、）同人取琵琶一面、置其前、相國取之、指出簾外、其身又退居殿上、召三位中將兼良與之、中將取之、授殿上人歟、此間、以共殿上人隆雅朝臣、觸示余方云、可參何方哉者、答云、此亭無便宜之間、難致其禮、太有恐、仍不被渡此方、於殿上邊、可遂見參者、即余出居殿上、給謁示此子細、即歸入、相國又起座、存退出之由之間、降立中門、頗進下砌外、聊向西再拜、是禮之厚也、彼大二條關白、任太政大臣、詣宇縣、被奉拜兄前太相國、（于時、宇治殿、年闌病侵、然猶居平等院、進退不叶、無答拜之儀、）舊模不忘、相叶今禮、可爲美談歟、其身共雖不及祖跡、共禮已可類往事、是皆我家之餘慶、抑又先閤之遺德而已、仍劇以宗頼朝臣、遣門下、（欲乘車之所、）謝遣此恐了、此仰遂又有恐之由、被報答云々、今日、資實於院申云、五位史事、昨日仰旨未遂得、今旦、澄憲與弟子、（仰室御弟子、高松院御腹、澄憲令生之子也、雖密事人皆知之、）於仁和寺受戒灌頂、依訪其事行向、歸參之處、胡旋盡曲、今夕明旦之間、可申入云々、

廿五日、壬寅、或人談云、一日、前小攝政始參院、（共人忠季朝臣一人、件人、高松殿猶子、）先是、前大攝政參候簾中、小攝政候簾外、能被見物云々

廿六日、癸卯、朝夕天晴、自巳至未雨降、卯刻、法印送書告云、山門衆徒、只今下洛之由、所聞及也者、乍驚遣人令見、已有其實、集會京極寺云々、倒衣〔裳〕參內裏、無人、只能保卿、宗頼朝臣等候、余仰大理、催官人、幷武士等、可令候陣口之由、下知之、而官人一切不候、志府生僅兩三人也、其外皆候院云々、仍能保差使、觸院近臣、武士、前將軍之侍三人（時定、高綱、成綱、）之中、相幷不及五六十騎、又遠江守義定（去比下、拔束了、）郎從十騎許、令召候、事體頗尫弱云々、以宗頼欲令進院之處、大衆已發陣之由、有其聞、仍豎相待他職事、即光綱參入、以件人申院云、衆徒下山、無日來之風聞、事已倉卒、迷是非了、召座主

已下門徒、僧綱、幷公卿等於院、可被議定歟、依內裏不審所候也、衆又撿非違使一切不候、少々可被差進歟者、卽光綱歸來云、惣思食無限、官人等、早可召進、衆徒若參者、不出事可被相防者、大夫尉廣房參入、依召參院了云々、大衆於京極寺、待整其勢云々、此間、余又進宗賴朝臣於院、武士無人數、官人又不候、大衆入陣中者、何樣可仰哉、豫欲承存、雖未聞詔狀、大概不過日來之風聞歟、衆又猶可有議定歟者、宗賴駿參了、此間、衆徒忽參陣、自二條西行、到町辻陣口也、云々、官人兩三人、幷義定郎從等、堅候件辻云々、能保云、時定只今不候、雖尋求、不見來云々、余仰云、於高綱者、定綱〔之〕弟也、一番對大衆者、定有不慮之事歟、候二條堀川邊、可存不虞之儲歟、能保稱善、然間、大衆過町、陣中及半云々、仍以史以業、候陣外可奏所存、猥亂入陣中、理不可然、訴訟之裁斷者、不可依陣中陣外、慥可罷退之由仰之、此間、守護武士、頗及鬪諍、相互有小及傷云々、然而、深加制止、不及殊大事歟、良久、以業歸來云、全不可參入院中、只以訴訟成敗可爲望、其趣、具載奏狀言上先了、今所申請死罪也、重衡卿依滅亡南都、身雖公卿、不遁斬刑、定綱欲滅亡叡山、其品不及重衡、早可被行死罪云々者、此間、猶打破官軍、殺害之由有其告、仍以大夫史隆職、重仰云、訴訟狀、早經院奏了、隨御定可仰下、先可止狼藉也、若不憚朝威、致此濫行者、衆徒已可爲違勅之者、訴訟豈及裁報哉、武士之防禦、未及任法、衆徒之所行、先以自由、太無其謂、猶不罷退者、定有後悔歟者、此間、自左衛門陣、雜人數千逃入、殆充滿南庭、縡太以濫吹、然而、無人于制止、余仰職事藏人等、令突共頭、又仰能保卿、頻以追却衆徒、未反西洞院辻、雜人、檢非違使從者等、剩逃入宮中、寔王化之衰微、眼前見現、可悲々々、仍作色勵聲、悉從退却了、良久、隆職歸參、全不存狼藉、下僧等之中有此事、或又見物之輩之中、若有定綱之黨類、以飛礫打衆徒幷武士、尤可被制止云々、卽仰能保卿、制止之、此間、宗賴歸來、僉議尤可候、但於禁中可有之、又仰云、無狼藉、而可被制止、又聞食訴訟之趣、可被仰云々、早可召、可然之人人云々、又以親國、被仰同旨、先是、宗賴歸參之間、

又以光綱、奏大衆申狀了、仰頭中將、召左內兩府、實家、實宗卿等、他人多候院、仍付光綱、悉可參之由仰之、又自院可被仰下之由申之、申剋、人々參入、左衞門督通親卿、民部卿經房卿、平中納言親宗卿、左大辨定長卿等也、左內兩府已下、殊所遣召之人々、皆以不參、此內、實家卿追參入、又光雅卿同參入、人々各在鬼間、須於殿上有議定也、然而、先例如此急速事、必可然、或各別被問、或又隨便宜、內々被尋之、加之、人數太不足、還可輕々、仍只作在鬼間、以宗頼問之、（先是、座主已下、山門僧綱等十餘人參、僧綱等在陣邊、座主在小板敷邊、且又議定之趣、有漏聞、仍留時宜耳、）其趣、衆徒申狀如此、（子細見惱、）其上、座主申云、早可召賜其身、不然者、必定可及大事歟、縱雖被仰此旨、其身已逐電、（今日、衆徒入洛之間、早以逃脫了云々、）忽不及召賜、又此事可觸關東、然者、待其左右之間、早可罷退之由、可被仰下歟、此旨申院、可然之由、所被仰下也者、座主申旨如此、此上何樣可被仰下哉、日已及斜陽、議定之間、定向夜漏、狼藉彌陪增、殆可及大事歟、各能開腹心、可令言上者、于時、實家、光雅、（未參之間也、）一同申云、可召賜之由、被仰之條、不可然、當時雖似無爲、向後如何、只先

被誡衆徒、所行一々不當、幷當時裁斷、（定綱配流、下手人禁獄、）更非輕科之子細、可被仰問者、此中、左衞門督申云、貞綱令逐電、須付主人被召也、主人ハ卽前幕下也、加之、召賜其身之條、不被仰合彼人者、輙不及成敗、仍旁可聞食彼處分、仍當時雖有強威之訴訟、已不可有其詮之由、可被仰歟者、（此問、余一兩座問答、人々申狀、所詮如此也、）余先仰座主云、流罪〔若〕不足者、禁獄如何、公家之法莫過之法、至于召賜之條者、無例無理、以此事、可爲登洛之詮之由、衆徒存知、太不可然、禁獄不請申者、殆爲大事歟、如何者、座主云、禁獄之條、更不可叶、衆能々議定畢、是已其內也、猶雖無始終、可被仰可召給其身之由也者、余折中仰下云、再三不經奏聞、無音參洛、剩亂入陣中、驚聖聽、及傷官軍、不奈詔旨條々之科、衆徒爭逃申哉、加之、今所申之旨、太無所據、死罪之條、我朝不行之法也、准申重衡等之例、已以勿論、召賜其身之條、又無比類、我朝之法、莫過遠流之刑、更不可論罪輕〔重〕、何況其身已逃脫、付主人、前右大將、召取其身之上沙汰也、擅挙具神輿、歸本山、可期定綱出來之時歟、裁斷之有無、更不

可依狼戾者、座主以三綱仰衆徒、（此間、實家、光雅、參入、他卿侯皆）良久申云、被咨仰下之條々、似過非過、流刑已宣下之由、依奉及若被行其科了者、申改朝務之條、彌可爲難治之次第、仍未被行以前、爲達愁緒、所馳下也、先々衆徒參洛、全無奏聞之例、至于裁斷之條者、所犯已希代、科斷徒不可類常、仍可申賜其身之由、所言上也、此條不可及被仰關東、若被行所當之罪、將軍豈間然哉、但相待其身出來之間、蹔可歸本山之由、被仰下、爭乖勅命哉、然而、不承分明之勅裁、歸山之條、所不存也、仍於神輿者、不可奉相具、於衆徒者、爭違勅命哉者、重仰云、定綱其身逐電、因之彌招重科、敢不可緩刑法、今隨勅定、申可歸山之由者、又爭不奉具神輿哉、棄神輿歸山者、已是違勅也、縦雖可召賜其身、當時逃脫之上如何、待歸來者、以何爲期、可候陣頭哉、所申不當、猶早神輿相共歸本山者、不待此申狀、且以大衆申狀奏院、宗頼馳參了、衆徒重申狀、座主以親國申之、其狀云、經數月猶可候陣頭、早可召賜其身者、所申太奇恠、即以親國重奏此旨了、

亥刻、宗頼歸來、傳院宣云、重々被仰衆徒之旨、一々叶叡慮、尤神妙思食、大衆申狀、又聞食了、先衆徒不當條々、被仰下、（子細、不過先度召仰之趣、仍略之、）了、至于訴訟之條者、定綱、其身若候者、可召給之處、已以逃脫了、被召出、可有御沙汰也、被仰關東、召出其身之間、蹔可歸山之由、可被仰下者、（此旨、大概不過先度之趣、然而、任御定趣、不能是非、）於禁獄之條者、不可被仰、（此事、令計之上、左衛門督定申之、可謂徒年之由、可被仰下者、他人又同之、）彼不進申之上、又不可過遠流之故也、衆又衆徒不承諾、猶棄神輿者、座主慥可奉送本社之由、可被召仰者、以御定之趣、仰座主了、頃之、座主申云、衆徒猶雖愁、無勅許、所詮、件定綱、仰京畿諸國、可召進其身之由、被下宣旨、（稱今取宣旨云々、）者、以之可爲一分之裁許云々、以此趣、又欲奏聞之處、藏人基保來申云、衆徒棄神輿逐電了、只宮仕神人、少々在神輿之邊云〔々、〕仰座主召留之、遣大夫史隆職、仰今度申狀裁許之由、（此條更非雖有、已理之所致也、仍奏聞之後、仰之者、彌可懈怠之故、與人々相議、先仰之、）而衆徒變詞、此條更非裁許、座主爲奉具神輿、於大衆所計出之奇謀歟、太不可然之由、殆及放言、悉退散了云云、次第不足言、於今者、奉送神輿事、仰座主、

座主申云、先例、自官觸祇園、以彼社神人、卽暫所奉安置祇園也云々、問隆職之處、申無先例之由、然而、依座主申狀、觸遣了、是不可有其難之故也云々、此上、座主内々致沙汰、營夜中可奉渡之由、再三仰含了、此後、可被行之事等、與人々相議、今日子細、具可觸遣關東、又此後、被仰合座主、禁獄若譴申者、可滿徒年之由、幷流罪、又不可被召返之由、可被仰歟云々、卽差宗賴朝臣、奏衆徒申狀、幷退散之次第、神輿事、人々定申旨等了、此後、人々退出、（實家、通親、親宗等、先是退出了、）深更、宗賴歸來、院仰云、衆徒次第不當也、神輿事、早可被沙汰、於今者、明日人々猶相議、可被定行、今夜已及曉天了、不可及次第之沙汰云々、余此夜宿候、及曉天、神輿猶坐途中、一有生無人、仍仰陣吉上、守護武士等、遙奉懸目、若如盜人、不可近與邊之由、誡仰之、爲不虞之誡、今夜猶可守護内裏之由、仰大理也、能保卿退出了、今日定始、暫以宗賴朝臣、問答後、余開鬼間北障子西扉、與人々直議定也、凡古來、台嶽之衆徒、致訴訟詣闕之例、已及數度了、未聞如今度、訴狀不存理、問答有依違、大略不辨前後之小院迷等、恣企惡行之間、忘理致歟、先例、於訴訟之根元者、雖無道非據、至于奏狀〔之〕旨、幷言上之詞者、賀帶一旦之道理、以火如爲水、而今度之爲體、一切不辨東西歟、可彈指可彈指、就中、最後申狀、太無所詮、遂以變其詞、棄置神輿、逐電、可謂奇異之珍事歟、抑、武士之底弱、今日顯現、爲朝顏恤弱歟、今日欲行復任除目、幷詔書發奏、而神輿猶不歸坐、事太無便、仍不能被行他事、忽以延引了、

廿七日、（甲辰）今日、祇候内裏、早旦以宗賴奏院云、神輿猶在途中、祇園神人雖奉渡、衆徒少々隱居近邊小屋、凌礫神人等、仍不能寄神輿遂云々、再三雖仰座主、敢力不及云々、早仰使廳、可被追却散在之衆徒歟、兼又此後之成敗、召座主已下、可被仰合歟、昨日、終日奔營之間、所勞能發、今日相扶欲參入者、宗賴歸來、仰云、座主被召遣了、召公卿、及他僧綱等於禁中、可議申者、神輿事、返々聞食歟、早仰使廳、可搦召件惡徒等、兼又寄宿之家主、同可注進之由、可仰下者、余又申云、僉議之條、猶於院可候也、相扶所勞可參入候、在京之

惡僧事、早可下知、卽可仰大理之旨、仰宗賴了、申刻歸來云、座主已參入、且被仰合之處、座主計申云、一者、猶可召賜其身之由可被仰、不然者、必是又可下洛歟、二者、誠賜御敎書、引率山門僧綱等、企登山、可加制止、其趣、且以可被書下也、所詮、遠流永不可被召返、禁獄又可滿徒年之由、可被裁也、又參洛之張本、可有御沙汰之旨、同可被裁者、此兩方之間、賜御敎書之儀、尤（然イ）歟、不可及異議、早可書給、於今者、他僧綱不可參、又不可有公卿僉議者、卽參院人々皆退出、一切無人、以女房申入了、數剋之後、新少將忠行（近日寵愛之人）也、有召、卽參御前、余申云、賜御敎書之儀、尤上計也、然者、貞綱可被召出之宣旨、早可被下歟、卽件狀、裁彼御敎書、尤可宜者、可然之由、有天氣、今夜、內大臣拜賀云々、依及夜漏、早以退出、（丹三品出來、仍觸以訊之、無稱立了、）歸參內裏、御敎書之趣、仰宗賴了、（宗賴不參院、）（門徒僧綱等、今夜中可登山之事、昏賜御敎書數十通、幷神輿歸座事、仰大理幷座主、致其沙汰之故也、）又神輿事問之、申云、猶恐狼藉、不可叶之由申之、仍座主可被差副官使、檢非違使等之由令申、仍仰大理了、早可差進之由申之、又仰隆職宿禰、令差進官使云々、必今夜之中、可奉渡之由、返々召仰了、御敎書、明旦、書其案可進之由申之、余仰云、可遲々歟、今夜可馳筆也者、宗賴云、座主明日可登山、仍明日可給之由申之、事又大事也、卒爾書給者、自有違亂者、可爲朝大事、猶明日可書進者、所申可然、仍明旦可書進之由、仰了、余今夜猶雖可祗候、爲勞病退出了、禁中守護事、各召仰了武士、檢非違使等、令分候四方也、子刻、宗賴申云、已奉渡神輿、兼又僧綱等、返事少々進之、各申可登山之由云々、或云、明曉、大衆例可下京云々、

廿八日、乙巳、〔天〕晴、寅初、宗賴進札、相副座主申狀、其狀云、日吉神輿四ヶ所、（昨日、先奉下三所、今四宮所未不振下云々、）已奉振上中堂了、當時爲僉議奉振之由、雖令申、如先度、自有卒爾參洛事歟、仍所馳申也云々、余仰云、早可奏聞、兼又彼下洛已前、早速可登山、若又今之間、遮以參洛者、如初、座主可參上之由、可仰遣之、余以書札申院、御返事到來、尤慜思食、能可致沙汰者、又余送使於大理之許、仰此旨、兼又早可參內之由仰之、大理云、枉可有臨幸院御所、不然者、更不可出仕、後聞決定可懸能保之身、仍不

レ可レ致ニ沙汰一者、余答云、此事、理不レ可レ然、行ヲ幸院御所一之條、實爲レ人無レ煩、爲ニ沙汰一、可レ得ニ便宜一、然而、事甚以輕々也、安元、俄怨ニ腰輿一有ニ臨幸一、人々爲ニ朝之瑕瑾一、其例又太以不快、旁以不レ可レ然之上、院仰不レ可レ然云々、昨日、能保參院申レ之、不レ許了、一人之臨幸、全不レ可ニ容易一、況恐ニ衆徒一、被レ避ニ竄居一之條、更不レ可レ有レ事也、依ニ此事一、忽蟄居、又不レ可レ致ニ此沙汰一之條、如何、若非常大事出來、此條又不レ可レ爲ニ御過失一歟如何、尤可レ被ニ擬イ按誑ニ事一歟、爲レ遁ニ不定咎一歟、招ニ一定之誹一、頗可レ被ニ思慮一歟、如レ此問答及ニ再三一、愁申ニ參內之由一、頗不レ足レ言歟、辰刻着ニ直衣一、先馳ヲ參院一、先レ是、宗頼令レ見ニ御敎書案一、大概尤宜、一所有ニ可レ直之所一、仰ニ其旨一返遣了、即可レ參ヲ會院一之由仰レ之了、以ニ家實一、奏ニ條々事一、衆徒若參洛者、相防之間事如何、行幸事、能保申旨如レ此、此事專不レ可レ然事歟、而其辟殊深、仍奏聞、又若臨レ期有ニ可レ被レ議之事一歟、早可レ被レ召ニ人々一者、仰云、早可レ召、又行幸實不レ可レ然、檢非違使等、不レ候ニ內裏一、尤不便、殊所レ被ニ仰下一也者、此間謁ニ右大臣一、又宗頼朝臣參來、持ヲ參御敎書案一、一所改直了、即奏聞、其狀叶ニ叡慮一之由、有ニ御感一云々、先レ是、即遣ニ座主許一了云々、余先可ニ持參一之由仰レ之、而不レ見ニ其狀一、依ニ急事一、先遣了、尤越度歟、然而、其狀強無ニ相違一、於レ今何爲哉、又可レ召ヲ進定綱一之由、賜ニ宣旨一了、候レ院之間、法印被レ送レ書云、大衆不レ可レ下ニ下京一之由承レ之云々、又座主早以登山了云々、於レ今者、不レ可レ及ニ議定一之由、有ニ院仰一、人々少々雖ニ參入一、不レ及ニ其沙汰一、未刻、余參內、入レ夜退出、依ニ明日物忌一也、今日、僧綱等皆悉登山了云々、丑刻、波印示送云、大衆可レ從大イニ院宣一、流罪可レ宜議定了云々、山上之大慶、天下之所レ慶也、即奏レ院了、今夜、內大臣拜賀、參レ院給ニ御馬一、參ニ中宮一、給ニ送物一、笙、是不レ可ニ必然一、優ニ其內大臣子息等奉公一、所レ給也、又觸ニ余方一無ニ便宜一、不レ可レ來之由答レ之、又於ニ殿上一竊謁レ之、

廿九日、丙午、[天]晴、物忌也、宗頼申云、日吉神輿、衆ヲ捨途中一、已經ニ一兩日一了、事尤可レ被レ謝ニ申三社一歟之由、問レ例之處、外記勘ヲ申之一云々、尤可レ然之由仰レ之、又可レ奏旨仰レ之、即參院奏レ之、可レ然之由有レ仰、今日早旦、座主又申ニ衆議一同之子細一、定綱、井子三人配流、下手人禁獄云云、同奏ニ其旨一、殊院閉食之旨有レ仰云々、又來月一日、可レ有ニ件奉幣一、又明日卅日、可レ被レ行ニ配流事一、雖ニ凶會一、如レ此之急事、先例強不レ撰レ日、於ニ今日一者、復日可レ有レ憚之由、言上了、座主又申云、神輿明日之內、可レ奉レ迎ニ山上一、依ニ五月會一也云々、又座主進ニ流人注文一、

定綱可レ被レ流二渇王島一之由申レ之云々、此事又以不レ可レ然歟、仰云、只可レ遣二薩摩一云々、此夜、新大納言忠良拜賀、參二中宮一、又觸二余方一云々、又右大將頼實拜賀、不レ參二中宮一如何、太奇恠、々々々、

廿日、（丁未、）〔天〕晴、宗頼來云、院仰云、流人、國司官可レ被二沙汰一云々、即仰レ官、令レ注二進之一、付二其狀一可二宣下一之由仰了、上卿已參陣、宗頼參入了、及レ晩、宗頼又來云、今日、依二今日吉祭一御幸、及レ晩還御、仍奏二條々事等一云々、復任除目之次、不レ可レ有二他任官一云々、定綱配所事、如二余計申一、不レ可レ遣二其島一、只可レ被レ配二薩摩國一也云々、又云、慶房、其身早可レ任二受領一、公尚五位史事、不レ可レ被レ行云々、光綱申二孔雀經御修法之間事一、來月二日不レ可レ叶由、仁和寺宮被レ申云々、長房又申二條々事一、多是齋宮寮事狀也、今日、以二豐原泰元一補二日野牧下司一了、依二重代相傳一也、能州事、尋三遣院近臣等之許二了、

五月

一日、（戊申、）〔天〕晴、此日、被レ發三遣三社奉幣使一、（日吉、祇園、北野等也、）神輿奉レ棄三置途中一、經二一日二ヶ夜一、先規已稀、尤依レ有二其恐一、可レ被二謝申一也、使三用世間役諸大夫等一也、上卿内大臣、行事右中辨棟範也、申刻、棟範内三覽日時定文一、見了返給、相次持來、宣命草同見了返給、兎二淸書内覽一了、

今朝、座主示三送宗頼朝臣許二云、三社神輿、今日爲レ奉レ迎二本社一、去夜、社司少々參洛、而其殘雖欲レ參之間、惡徒追散了、凡先日僉議之場、亂レ事之徒、無人皆所レ知也、東塔西谷、幷無動寺大衆等也、無二此御沙汰一者、始終不レ可レ叶、加之、今日、社家有二式日之神事一、神輿不二歸座一者、神事違例歟云々、可レ仰三遣智海、源賢、（已上、西〔塔〕谷衆徒、）之、幷無動寺法印等之許一、兼又總大衆、已服二膺院宣一、一兩凶徒、縱雖レ欲レ亂レ事、更無レ煩二于禁遏一歟、依二少事一勵二叡念一者、爲二山門一有二後悔一歟、非二嘗恒例神事之違例一、欲レ抑三留臨時辭謝之奉幣一、裁許過分之上、剩致二此濫行一、太不當之由、仰三遣座主許二了、即下三知山上一之由、有二座主之返報一、良久及二未刻一、座主申云、神輿來レ迎之由所レ承也、奉幣不レ可二延引一者、法皇今旦爲二御方違一、臨三幸天王寺一畢、仍忽不レ能二奏達一、遂違亂出來者、太不レ可レ宜、仍殊仰三遣子細一之處、神輿移二本社一、奉幣無爲被レ行了、尤爲レ悦々々、傳聞、去比

六百九十

自山門遣鎌倉之使者已歸來、可召賜定綱於大衆之中之由、分明〔之〕裁斷、加之、發遣使等、已過法、歸敬當社、鄭重甚深云々、惡徒聞此趣、彌得其力、遺流之裁許、更以爲不足言云々、誠是天魔之所爲也、不能左右云々、齋宮院事、猶仰本功者、可令修造之由、可宣下之旨、仰親國了、隆職有申旨之故也、以兵衛尉豐原康基、可爲法成寺領近江國日野本牧下司之由、成賜下文了、依爲重代也、大外記師直來申云、詔書覆奏、去廿六日依神輿事忽延引、問日次之處、今月二三日可宜之由所申也、而大納言、各稱障、爲之如何、明後日、三日、左大將可參行之由仰之、今年、左近馬場騎射、大將可見物、然而衆徒事、餘氣未散、仍今年不見物之由仰了、今日、資實來、能州事、可傳女房(丹三品)之由、先日仰之、爲示件返事也、安危未分明云々、猶可執奏之由、所答也、炎旱之愁、漸遍滿天下云々、仍今日可有祈雨奉幣之由仰了、而卒爾之間、今日不行歟、

二日、己酉、天陰、午後雨降、終日不止、民間之大慶也、此日、腹任除目也、(親經、宗隆等也、)宗隆雖中陰中、依有例行之、可有加任者哉否、一昨日奏院、不可然之由、有仰、然而殿房宿禰、可有分憂思之由、有御定、今日必可被拜任之由、懇切令申、仍宗賴朝臣、爲奏其事、雖參院、依無傳奏之人、不能奏達、空以退出云々、早旦、貞慶已講、爲別當僧正〔覺〕(○覺讃四日之記事補)忩使來、申條々事、(狹山庄訴事、東寺末寺川原寺燒失事、寺家行國只之罪科之問事、)以兼親申之、一々仰子細了、不遑具注、座主顯眞、以經圓已講恐申、日野牧撿注之間事、付兼親申之、經圓明日可參之由仰之、爲仰聞旨趣也、今夕、中宮御祈、始修藥師法、(法印仲僧、六口、)以二棟廊(宮殿上)也、東庇(日來定所也、)爲塗擬之所、以此大將居所、(今日渡九條了、)爲法印宿所、宮御精進、逢時給、依爲關白也、即於其所有御加持、又自今夜、以智詮法橋、縞御物氣、(物付高倉、)即修不動護摩、以寢殿西面、爲其所、先禳始御物氣之後、令逢藥師法時給也、光綱申孔雀經法事、仁和寺弟子宮可被修云々、元所定仰今日也、而被申可有延引之由、是伴僧之中、有故障事、又以覺成僧正、可令修護摩壇、同依所勞、申可被延引之由、仍所申延〔引〕也、及今月下旬云々、余仰云、今月十九日之外無其日、被

過六月神今食、太可懈怠、必十九日可被始修之由、早可告申者、抑覺成其身爲東寺二長者權僧正、而若少人、爲大法之阿闍梨、勤仕件護摩壇之條、君臣之穢、誠雖異他、僧中之法、强不然歟、今之次第、頗可謂不足言歟、左中辨親經、今月始出仕、申吉書、此日、隆職宿禰、官務如本之由、被仰之、是裝束司事、如本可奉行之由、被仰下也、宣下左大臣、（宣下口宣云々）職事宗頼也、此事、頼朝卿有申旨、仍可被觸仰之由、再三雖言上、一切無勅許、定有後悔事歟、

三日、戊戌、〔天〕晴、午刻、着直衣參院、以定長卿、（日來依天氣不快、不參御前、近日有恩免云々、）被仰云、今夜欲入精進屋之間、有取亂事等、但殊有可申事者、欲謁者、卽以件人、申條々事、（役夫工懈怠事、兜率寺事、河內國狹山庄國司對捍取不同訴事、天山杣訴事、）此內、狹山庄事爲大事、可有忩裁斷、子細等具以奏聞、仰云、役夫工事、先院分國、幷御領等事、可有御沙汰、諸國、幷賞所御領等事、如（○如一作可有）計申、可致其沙汰者、（省少分、指期可被任）（○任一作仰）之由也、天山杣訴事、遣使加實撿、以件申狀、可下記錄所、狹山庄事、返々聞食、愁不少、以此旨、問國司、可被仰者、余重奏曰、此事、寺家帶道理之條、更無不審、被問國司者、猶定不顧己之非據、逃愁緒歟、於此事者、雖片時、早速可被裁斷也、寺家拓山門訴訟過分裁許、忽欲申大事之由、結構云々、（可被流國司若先遣之由可申云々、）奏狀到來以後者、事太可有煩、爲後日之恐、作憚重所言上也者、仰云、可問國司之由被仰者、非理非之沙汰、只於此事者、可避申彼寺之由可仰也、其後可賜證文者、其後、泰經出來、今日、聊有觸逆鱗之事、仍今一兩日奏事不可叶云々、其後余退出、余候院之間、右大將賴實、着直〔衣二〕（少カ）始出仕、（出松重生織物三重裳着、今着文織物指貫、帶劍、指笏、去就共不招、）暫居上達部座、小時參御所方、卽退出、參內云々、歸家之後、宗賴朝臣申條々事、（宗頼着直衣、參宮御方、問御不例之由、參入云〔々〕）厩房分憂事、明旦參院、可申愁之由仰之、長房又申條々事等、入夜經圓闍梨參入、仰昨日所申之座主返事了、（以定經時仰之、）此次、山門事等、風聞之旨、必定及大事歟、能可相計之由內々仰之、祈雨奉幣、明後日可行之由、余仰之、而辨、明後日有障云々、仍只明日可行之由仰之、

四日、辛丑、〔天〕晴、中宮御方、六府進菖蒲輿、昇立階隱間庭、如例、晩頭、着直衣參內、於直廬有寂勝講

定、依貢首等所勞、行事五位藏人長房、書定文、先覧日時、(来廿六日、)留文返給宮、長房退下、更持硯、例文等、撤筆硯、覧例文、退居前簀子、摺墨、卷返續紙、候氣色、(候氣色之後、可摺墨歟、)書之、(余披例文、與奪如例、件例文去々年定也、去年定文不留置、失歟云々、)盛柳筥持來、余見了、加卷例文、副日時、返給、長房加盛(柳)硯、〇(硯下恐脱筥字)取之退出、次余參八條院、今年未參之故也、須臾退出、余參内以前、有祈雨奉幣、資家來、(晩)覧日時、見了返給、此次長房分憂事、可有怨御沙汰之由、可奏聞旨仰之、相次内記持來宣命草、見了返給、仰不可覧清書之由上了、今日、寺家三綱圓盛、(公文也、)爲別當僧正覺憲使、申條々事、右大辨親雅、相具參入也、以兼時傳申之、余又仰含子細了、(狹山庄事、天山問注事、川原寺燒失事、同境殺害入所領沒官事、)又召寄貞慶已講、仰先日別當僧正所申之事等返事、狹山庄事、昨日參院、申披子細、大略可有勅許之樣、有天氣事也、入夜、左大辨定長、奉院宣、送御教書於親雅之許、狹山庄事、可防國司妨之由、被仰了云々、早成副長者宣、可恐下知之由仰之、

五日、壬子、(天)晴、光綱來申孔雀經法事、來十九日可被始修、仁和寺小御堂可勤行之由、有領狀云云、即被進支度、(行事任尊加署之、)見了返給、炎旱渉日、龍穴、清瀧等、祈雨御讀經(文)事、可申沙汰之由、仰宗頼朝臣、依所勞、與奪長房了云々、棟範依病不出仕、以書送兼時許云、上棟以前、可催庄公之注文進之、猶有可改直之事等、然而、委細不能仰下、早可催之由仰之、中宮御方御節供、内々從臺盤所供之、是例也、藥玉傍御帳、六位進奉行也、

六日、癸丑、陰晴不定、長房申云、祈雨御讀經日次、明日九日等吉之由、擇申之、仰云、清瀧明日可被行、龍穴來九日可被行、共於日時者、明日可被勘之由仰了、神泉御讀經、十餘日之間、問日次可行之由仰之、忠季朝臣來、召爲定、内々問造宮之間事、

七日、甲寅、天陰、午刻參内、今日勘清瀧、(今日可始、)龍穴、(来九日丙辰、)等御讀經日時、上卿權中納言泰通卿、辨右少辨資實也、職事長房内覧日時、便可奏之由、上卿示之云云、見了返給、未刻、左大將參陣、有詔書覆奏事、(去年日吉千僧、井東大寺上棟等敍位詔書也、二通副一通紙、挿二枚云(々))先頭宗頼來申詔書覆奏候之由、仰可聞食之由、其後、挿杖持來之、(上卿進弓場、奏之、)余於鬼間見之、召書御座御硯、(六位持來、職事皆不候、仍非藏人持參、藏人不候、不敵々々)奥之年號之奥、一寸許指上天、書可字、如例返給、

次余向九條、依方違也、今夜宿堂、入夜宗頼爲院御使來云、頼朝卿申狀如此、可計申者、定綱顯科之間事也、申狀分明、已當時所被行之趣、自然符合了、尤神妙之由奏了、衆又山僧不當等、可被誡事、被仰下、召谷々學頭、於私家若陣邊可仰含子細云々、申承了之由、其次可被仰含之趣、粗言上了、

八日、乙卯、天晴、拂曉、向大將宅、今日、宇治離宮祭、神事(之)故也、爲付忌於堂、依爲自領也、故宿堂、依爲神事、當日忩所渡他所也、棟範來申役夫工之間事、宗頼又申條々事、召季長、仰大將(之)宅修理之間事、申刻、歸大炊亭、女房列車也、入夜、法印之許、箎部四人來、令彈箏琵琶、又打方磬、曉天分散、宗頼申云、學頭等、一切不可參之由申云々、重可仰座主許之趣、仰遣了、

九日、丙辰、(天)晴、興福寺三綱、爲別當僧正使來、狹山庄裁許、大衆喜悅之由也、又他事等有申事等、長房申祈雨御讀經事、消濫先三ヶ日也今二ヶ日可延引之由仰之、又明日可有祈雨奉幣之由仰、今度以藏人可爲使者、親經朝臣申神泉御讀經用途之間事、雖重服、依非神事、所奉行也、又申云、際之間候御讀○讀下恐脱經字事如何、仰云、全無憚、早撰日次可候者、親國申如說仁王會之間事、來十九日雖叶云々、座主申云、學頭等、猶不可參歟、於院可被仰下歟云々、以宗頼申院、御定不分明云々、明旦重可參奏之由仰之、今日、民部卿經房來、於宮御方謁談雜事等、數刻之後歸了、定經籠居之間事、委細示之、召造寺行事侍重永、仰條々子細、書副消息、遣大僧正之許了、

十日、丁巳、(天)晴、親國來申來十九日仁王會不可叶之由、猶可構行之由、可仰官旨仰之、光綱、神宮上卿、猶人々辭退之由申之、仰可奏聞之由、内大臣、大納言實家、實宗、此三人之間、重可被仰『之由仰之、宗頼朝臣申御方違行幸之事、在陰陽師等申狀、猶依有不審、可召遣在宣之由仰之、又可向内府許之由申之、仍今年可遂賀茂詣哉否事、可示合之由仰之、撿先例、初度皆四月也、而宇治殿攝政之最初、爲御堂御共御參、是四月也、其後、獨初度之御參詣八月也、最以之可准哉、然者、今年八月欲遂之、若又猶任常例、可期明年四月歟、可被計示者、長房申祈雨御祈幷最勝講之間事、今日祈雨奉幣、藏

人爲使、又被進黑毛馬於二社、又有旱魃御卜、兩
事上卿左衛門督云々、內記內覽宣命草、又長房內覽
占形、祟乾東等神祟之由占之、祟神、官寮共卜之、役
夫工事已欲闕、占卜之所示、可謂指掌歟、仰可
院奏之由了、又五龍祭可行之由仰之、問日次
之所、來十三日云々、』上文之由仰之以下流布本載在于七日條 入夜、右少辨
資實來、申仁王會不可叶之由、猶可構行之由仰
之、召前條々可奏之由仰付之、役夫工欲闕事、炎旱
御祈等終可被行、而用途不叶事、神宮上卿不盡其
人、經數月、尤可被定仰事、廣房分憂分思事、山門
衆徒沙汰、猶於院可有御沙汰之由事、已上五ヶ條也、各有
子細等、不遑具注、此次法印之邊密與凶徒之由、
有天氣之間、語示之、疑座主讒奏歟、此次、資實密
語云、忠良卿拜任大納言、拜賀之日、參院、依召
參御前、法皇御寢之間、自日沒之程、及子刻、祗候
御前廣庇、法皇寤給、御覽簾外之處、着束帶之人、
儼然而候、忠良拜賀之由御忘却、太猶奇思食、頃之思
食出、被仰早可退出之由、其時、始起座退出云々、
尾籠之至、言而有餘、如此之人、顯先祖之耻、可悲
可悲、

十一日、戊午、晴、午後小雨、長房申祈雨之間事、五龍
祭、明後日十三日、可被行、而無用途云々、筑前國
御祈油之中、雖切渡對捍云々猶可盡之由仰之、又昨
日御卜趣奏聞、任例可致沙汰之由、有院宣云
云、先可注方角之神社等之由仰之、又可問奉幣
日次之由仰之、即注申云、來十三四日共吉云々、十
四日可被始神泉御讀經、伊勢當日、尤可有憚歟、
仍十三日可有奉幣之由仰之、申刻、宗賴朝臣
〔着直衣〕參上、申條々事、一昨日向內大臣第、太宰府
申、綱首罪科仗議事仰之、最勝講初日可參之由被
申云々、其次、余問賀茂詣事、猶明年四月可宜之由
被申云々、又祇園御靈會〔日〕、中宮同可避給哉否事
問之、同可避給之由被申云々、宗賴勘例之處、上
皇、并東宮御所、共渡門前、更不被憚云々、中宮又
無憚陣中〔之〕禮、仍雖可准彼等例、顯德、白川院御宇、中宮賢子也、帝妃共避給、仍今度同可有行啓之由仰之、又
公家御方違、來廿二日可幸鳥羽之由仰之、又余同
日可向南都、可付忌於佐保殿之故也、件御出事、
可申沙汰之由、仰長房、今日召在宣朝臣、問公
家、并私方違之間事、今日、忠季朝臣來、召前談雜

事、其次申云、來十四日内大臣着直衣可出仕云云、向内裡、可被免直衣之由、内々申云々、丞相直衣、更不可及異議之由答之、

十二日、己未、〔天〕晴、泰覺參上、申條々事、離宮祭日鬪諍出來事、幷東北院懺法衆等事、法成寺便補保事（伊與國成功給替宜了）等也、長房申南京下向之間事、又申祈雨御祈之間事、（師尙師直勸中例、）余仰云、神泉千度解除事、（季長（○一作季以）可奉仕之、）諸社御讀經事、（方角神社等之外、今加五社、）諸寺御讀經事、（七大寺、延暦、園城、仁和、醍醐、圓宗、六勝寺等也、）尤可被行、奏事由可宣下者、（諸社御讀經用途、諸國之勤、諸寺御讀經用、本寺物云々、）又奉幣事、只可被申廿二社也、上卿、左大將可勤仕之、定明日可被行也者、辨棟範領狀之由、長房申之、親國申仁王會十九日不可叶、廿七日（於官廳可被行、）可被行之由、宗賴來申云、山大衆事、豎不可有沙汰之由、有院宣者、又云、孔雀經法事、仁和寺宮、所被辭申也、覺成僧正、二禁所勞危急、修中若有事者、爲法遺恨歟、枉可被延引者、可被延歟、將以他人可被修歟、可計申者、申刻、余着直衣參院、以棟範入見參、有可奏事者、以人可奏聞、眼前雖申披歟云々、以泰經卿、奏條々事、役夫工事、祈雨事、孔雀經法事、禁中落書事等也、歸來仰御返事、小（少カ）時以棟範有召、參御前、頃之退下、猶以泰經申條々事、退出、參内、仰宗賴召延杲、（在壇所、）仰落書之間事、件法師在壇所云々、卽搦之、大理之許、召遣官人、可給之由仰之、件落書範高持向、可仰子細之由仰畢、余退出〔了、〕

件事根元者、今朝、采女（但馬、）依爲御物忌、可參籠之由觸催、未明參入、（爲稱參籠早參耶、）北路、經女房壺禰町上綠、伊豫内侍局前、有落書、取之披見、與藏人範高、其狀、群盜入内裏、可搜壺禰之趣也、件消息、送延杲弟子少納言君所從房、（房號）許云々、判署事、行俊云々、仍問延杲之處、杲以在壇所、卽所奏捕也、末代之作法、王化之衰微、言而有餘、可悲々々、

覺成僧正、煩二禁、尤有煩云々、仍遣内藏權頭國行訪之、其次、仁和寺宮之許、示遣早馳御祈之間事、歸來云、仁和寺〔宮〕被示云、祈雨事、只可修法神泉之由、可有御願歟云々、覺成僧正、五百餘壯灸了、其後未見可否云々、大略以外大事云々、

十三日、庚申、〔天〕晴、早旦、能保卿之許遣使者、問去夜

所召賜之犯人申狀、而返事之趣、勿論事也、不能左右、此事、一切不信受、不致沙汰之體也、長房來申祈雨之間事、其次來十七日可被行祈雨之法、可參勤之旨、可仰遣勝賢僧正之許之由仰之、請雨經可宜歟、但又雖孔雀經、可隨計申之由仰之、宗頼來申云、山門張本事、暫不可有沙汰之由、有御氣色者、今日、祈雨廿二社奉幣定也、又諸社諸寺御讀經、并神泉御讀經定等也、又同於神泉苑、被行五龍祭、(陰陽頭宜憲朝臣、)又欲行千度祓、而依用途闕乏、俄延引、明日可被行云々、未刻、着直衣參內、先是、左大將參陣了、依爲奉幣上卿也、余參內之、即棟範覽日時定文、(新宰相光雅執筆云々、)見了返給、小時覽神祇官請奏、見了返給、(不入筥也、)酉刻、源中納言通資參陣、定申神泉御讀經、奉行辨資實、覽日時定文、見了返給、小時、又覽諸社諸寺御讀經日時、(載一紙也、)僧名定文等、(諸社載僧名、諸寺只書寺號、不載僧名、例也、)見了返給、抑日來、神泉御讀經事、左中辨親經申沙汰、而今朝出來神泉事、若可有憚哉疑申、此事尤可然、仍問官外記、所申無所據、仍問大阿闍梨延杲、尤可有憚之由所申也、仍改家實了、亥刻、持五龍祭々文清書、(陰陽師進之、用紙墨字也、若以朱可書歟、可尋之、)余以御坐御硯、(先洗之、)并清淨墨筆等、書御諱字了、所書返給長房、(奉行職事也、)即以奉行藏人範高、遣神泉苑了、三ヶ日、可爲神事、而宮御所、在修法壇、又被渡御物氣、仍余所候內裏也、內大臣、今日着直衣、可出仕、而被免直衣、欲參內之由、先日以忠季朝臣被示之、大臣被免直衣事、頗事新歟、然而、仰宗頼、遣御教書了、此旨又奏聞了、今夜、勝賢僧正返事到來、雖傳其法、依不肖不堪勤仕云々、是故實也、仍重可催之由仰之、又神泉苑、死骸充滿、穢屎汚穢、不可勝計云々、仍擬明日明後日之內、可洒掃之由仰別當能保卿、(以藏人基保爲使、)又可被造假屋事等、以資實奏院了、今日不承左右、

十四日、辛酉、〔天〕晴、此日、神泉御讀經始也、東寺第四長者延杲、率伴侶廿口所勤行也、又掃部頭季弘、於神泉苑修千度御祓、限以三ヶ日、午刻、宗頼朝臣、爲院御使來云、頼朝卿申狀如此、何樣可有沙汰哉者、其狀云、山門衆徒奇恠之由也、又近江國守護事等申之、余申云、衆徒事、以此狀賜座主、可被披露

山上歟、近江守護事、有御計、可被仰御返事歟
者、（愚案、猶頼朝卿、以直正之武士、可令守護存歟、）相次長房來云、神泉洒掃事、
無左右仰、假屋事、可待成功者、每事不分明歟、
敢力不及、但勝賢申云、神泉苑荒廢年久、爲之如何
云々、但叅上可申上云々、延杲弟子寛鏡法師爲實
犯之由、延杲進證文、是昨夕事也、今朝經奏聞、遣
大理之許了、次第不可思議事也、戌刻、長房自院來直
處、申云、勝賢僧正叅入、申云、請雨經法、尤可勤仕之
處、如當時者、旁難被修歟、永久五年、勝覺僧正以
後、八十餘年之間、絶而不行此法、相雖傳其法、恐
無見其法之者、何況神泉苑近年荒廢、縱雖被洒
掃汚穢死骸等、無四壁者、不可叶、閉四門禁不
淨、就中、於東門者、堅閉之、而外垣皆無、實門戸無
形、猥稱不淨、爭得禁止、其所已不法、其勤又有闕
歟、内外不相應、豈得法驗哉、仍都不可叶也、於
孔雀經法者、雖可然、是又多仁和寺之人所勤修
也、當時人雖傳習、猶邂逅事歟、但〔猶〕於此條者、
仁和寺宮、有其許者、可隨重仰歟、抑只被仰醍
醐之一寺者、以衆力之懇念、必可有其驗也、何必
及大法哉者、以此旨、經奏聞之處、所申非無

其謂歟、下官可相計者、余奏云、請雨經法事、勝賢
申狀、尤有其謂、靈池荒蕪、龍神若無影向者、法驗
又還少歟、修造神泉苑之後、專可被行此法歟、
不可叶當時之要、孔雀經法事、所申未得其心、
件法以仁和寺爲本、當寺爲邂逅例之由、尤不審
也、先聖寶僧正者、彼寺之始祖、大聖之權化也、延喜聖
代、炎旱渉旬、仍奉勅、先修請雨經法、七ヶ日空過、
敢以無驗、可延今二ヶ日之由雖有綸言、僧正
不承諾、申可改修孔雀經之由、於東寺修之、果
以有驗、是則末世之門徒、請雨之法驗遲及者、以之
爲例、令悟後昆也、權化之示現、末代之美談也、
謂其濫觴、法驗如此、近則、定賢法務者、醍醐寺之人
也、奉修祈雨法、兩座歟、共修孔雀經法、每度有
效、何況勝賢之祖師、定海大僧正、乍承請雨經法、
堅以辭之、於本寺勤行孔雀經法、七ヶ日之中、效
驗炳焉、甘雨普潤、上古近古其例如此、今之申狀、
迷是非了、若依此奏請、不行其法者、當寺之人、
於此法貽瑕瑾歟、爲宗爲寺、頗可謂遺恨歟、
但宗之長者、定有深心歟、見證之愚臣、不能成敗、
雖然、炎旱之體、已超過先代、朝家第一之大事也、大

師儀請雨孔雀之二法、消炎氣旱魃之一災、其法未絕、其人繼道、而此時不被修者、祕法之傳習何要哉、至于本寺懇祈者、貫首承大法者、彌可勵最負之心歟、所申旁以無理致、猶可修孔雀經法之由、可被仰下歟者、此旨仰付資賢了云々、今夜不能參閉、明曉御進發以前、可申入之由、資賢令申之云々者、今日、神泉御讀經開白也、丑刻、下方有火、院御所近邊云々、仍倒衣裳參、法皇爲見物御坐火下云々、余候公卿座、火消之後還御、以棟範入見參退出、于時天已曙了、件火、五條南油小路西小屋ヨリ、火出來云々、南及六條坊門、東亘油小路、未及西洞院消了云々、

十五日、壬戌〔天〕晴、炎暑逐日盛、天下之歎、只在此事、此日、祈雨廿二社奉幣也、上卿左大將、行事右中辨光雅、依五位使不足、多上卿前駈四人、俄以點定次官云々、是上卿命也云々、上卿巳刻參陣、先問卜串、次奏宣命草、余在直廬、仍以大內記長守內覽之、見了返給、其後、余着直衣參御前、卽上卿就弓場奏宣命、淸書長房持來、余見了、主上又御覽、雖不可必然、余經御使（○使作覽）也、了返給長房、申使王御馬申之由、余仰聞食之由、卽上卿出自右衛門陣、參神祇官、頃之、棟範自神祇官送使申云、伊勢使爲定、親廣兩人參入、親廣給幣退出、以子息爲代官、可令下向、件者六位云々、爲定已載宣命、而爲役夫工沙汰、暫在京爲要須、爲之如何、仰云、爲定已載宣命了、又親廣以（少カ）六位爲代官之條、太不可然、爲定猶可發見者、小時、職事申事由、仍主上着御々裝束、御束帶如恒、於御殿坤角、御座供巽向、有御拜、五位藏人長房獻御笏、頭宗賴依爲外宿也、今日御物忌也、余依着直衣、臨候閑所、御拜之間下直廬、忠季朝臣奉仕御裝束也、大將自神祇官參宮御所云々、大炊殿也、孔雀經法用途事、已及闕如云々、只今奉行職事等申上、懈怠不覺、敢不可者、不可說、々々、法皇、今晚（曉）爲御方違、御幸天王寺、來廿三日可有御歸京云々、

十六日、癸亥〔天〕晴、申刻以後天陰、自今日、神祇官人、參籠本官、限三ヶ日祈請甘雨、權少副大中臣親廣云々、勝賢僧正、猶辭申孔雀經法、重仰遣子細了、又以五位藏人長房、祈雨法勝賢辭退之間事、申合仁和寺宮、入夜歸來云、仁和寺宮被申云、勝賢辭申之由、此法、醍醐寺殊不行之由令申之條、勿論也、兩門共行之、更

始不レ及レ申、只末代作法、法驗極難レ有歟、而大法無
レ驗者、爲レ宗可レ爲二遺恨一、仍辭申歟、猶堅辭申者、又不
レ及二苛責一、於二延杲一者、一切不レ可レ候、當時如二長者一、
然者可レ修歟など思食事もや、候らんと存て、不レ可
レ然之由、雖レ欲二言上一、無二仰合事一、進而言上之條、偏
似二過絕一、仍猶豫之間、有二此仰一、悅而所レ申二子細一也、
一切不レ可レ叶、勝賢猶辭申者、只不レ可レ被レ修二大法一
也、任二勝賢申請一、被レ懸二醍醐寺一、還可二御覽一歟、若猶
自二公家一可レ被レ行者、止二延杲之御讀經一、可レ被レ改二
勝賢一也、此條爲二延杲一雖二不便一、申二眞實事一也、又可
レ被レ修二水天供一、（廿壇歟、卅壇歟、可レ在二時議一、）戌刻、余退出、其後長房
持二來勝賢返事一、今度領狀、自二明日一（十七日、）可二勤修一云
云、但於二本寺一可レ修之由、所レ申也、用途事、光綱沙汰
也、不レ可二懈怠一、明日先可レ持二來此亭一、可レ加二檢知一之
由仰レ之、又供米事、筑前國重任之功也、（油卅石之内云々、）殊
〔不レ可〕レ有二不法一、丁寧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以二奉行職
事一仰下之處、以二別使一仰遣也、（右大辨親雅少々沙汰也、）
十七日、（甲子、）陰晴不レ定、巳刻小雨、仍今日御修法可レ被二
延引一歟、還可レ試二御讀經（明日可レ被レ結願一、）驗一歟之由、思慮之
間、卽時天晴、雨止雲散、靑天如二日來一、猶今夜可レ始二
御修法一之由、有二其沙汰一、申刻、持二來名香淨衣以下雜
具等一、各見了送二遣之一、今日差二越前國所役一送遣了云
云、又以二職人甚保一爲二勅使一、向二本寺一仰二御願之趣一、
棟範來申二役夫工之間事一、其所御領等、借預所之許、可
レ付二神部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了、泰經卿奉行云々、宗賴來、
（昨日參日、今日下向、）告二家勝講中宮御方、上御壺禰几帳事問レ之、
建禮門院出二織物几帳一、又女房出二綵袖一云々、此事不二
心得一、織物者、出二御所間一、打出者、爲二女房候所衆行一
之條、尤不審、仍故女院皇后宮御時之例等、可二尋問一
之由、仰二長房一了、爲二奉行一之故也、
定綱赴二配所一之間、率二數多甲兵一、又子息三人同船自二
海路一可レ向之由申レ之、領送使等、其力不レ及之由所二申
上一也、仍仰二遣大理之許一、取二進定綱陳狀一、仍今朝召二隆
職一問レ之、重又召二進領送使申狀一、以二官掌一爲レ使、重仰二
遣別當之許一了、可レ尋之由所レ申也、資寶參申云、延杲
申云、已有二兩氣一、今二ヶ日欲レ被二延引一者、此事須二奏
聞一之處、行程不レ可レ叶、已被レ始レ法了、於レ今者、數日
相並之條、彼是似レ無二其詮一歟如何、以二此旨一可二計
答一者、入レ夜、有安來、座主顯眞、昨朝入二大原一了、一昨日
依二相招一罷向、故可レ被二披露御所邊一之由、有二申旨一

僧有安、與二彼闍梨一甚深知音也、仍所二申付一歟、天台座主、被下二撿封宣一事ハ、必非二一箱料一ハ、只爲下開二慈覺大師經藏一、修中治文書上所二申下一也、我モ人モ知シテ候ケル也、而今度披二見一箱一之處、爲レ披二一箱一可レ申ヨ下件宣旨一事ニテ候也、此事尤可レ有二御存知一也云々、又一箱ニハ、自二座主之初一至二于覺慶座主一皆開二此宮一之由事、自筆記納レ之、而明快座主以後、無二件例記一、明快、良眞、仁源、忠尋、快修等也、此事、極以不審、仍顯眞作レ恐追二舊例一書レ之納了、此事又可二知食一事也、如レ此事、荒涼不レ可二披露一、仍密々所二申入一也云々、又云、顯眞先年見レ夢、件狀、只指二明鏡一人一、今度披二一宮一、果符ヨ合所見之物等一ハ、如二夢想一、在二件宮之中一、實感涙數行、着レ冠之俗一人、相共沙汰此事一ハ、夢ニ見レハ、即澄寶之所役ニ天有ケリ、俗ト見ル、尤不審也云々、又云、座主辭退之志、尤懇切也云々、即昨日朝入二大原一了云々、已上有二要語一、或人云、法親王、可レ被二引移一云々、若少々座主、先例如何、又件親王、世間出世、共人之所レ不レ許也云々、入レ夜雨下、及レ晩殊下、是御讀經之驗歟、

十八日、乙丑天晴雨止、猶頗天陰、此日、神泉御讀經結願也、夜雨感思之由、內々可レ仰二阿闍梨一之由、仰二資賢一、申刻、資賢來、明曉可レ參二天王寺一云々、召レ前申二條々事一、

祈雨法之間事、　　諸宗御教書事、

御祈用途事、　　內裏盜人結構法師事、

定綱下向之間事、

昨日申、天王寺御返事到來、水天供、還可レ相二待法驗一、云々、

十九日、丙寅〔天〕晴、未刻參內、依二御物忌一、不レ參二御前一、忠季朝臣候、呼レ前、內々有下示ヨ合內府一事上、中宮御方、上御壺禰之間事也、即參二九條堂一、依二例講一也、此夜宿レ之、女房同爲二方違一所二來會一也、

廿日、丁卯巳刻、講演了、歸二大炊亭一、

廿一日、戊辰依下明日可上レ下ヨ向南都一、今夜向二九條亭一、

廿二日、己巳未刻以後雨降、入レ夜殊甚、寅刻、着二冠直衣一、下ヨ向南京一、庇車、不レ懸二下簾一、隨身上臈、冠、褐衣、下臈布衣、在二車後一、撿非違使志資兼、前駈殿上人三人、右中將忠季朝臣、刑部卿宗雅朝臣、前兵部大輔能季朝臣等也、諸大夫十人、皆衣冠、公卿二人、新宰相光雅卿、前宮內卿季經卿等也、但光雅過參、下向之後、經二一時一下向、辰刻、着二宇治一、以レ船渡レ河、不二逗留一、直下ヨ向於二八幡一伏拜、下レ自レ車、未一刻、着二佐保殿一、〔上下〕稱レ饑、申刻、先參二興福寺一、先南圓堂、修二諷誦一、大褂一領、布施一裹、師物布二百段、諷誦經導師貞慶已講、表白甚優、則當僧正獨參ヨ候北床一、次向二金堂一、見二作事一、次詣二講堂一、又

誦經（綵如、初、導師已上綵能　宗雅朝臣、業清等取之）、次參二東大寺一（忠季朝臣、參二興福寺一之時、頗遲參、餘四御）
（門前參二東大寺一之間、若二中紙一、前駈宗雅朝臣、能季等、不レ着二中紙一、發經、消、不レ知二案內一歟、）依二甚雨一、佛前假
屋下敷レ疊坐レ之、（下臈二打板一、其上敷レ疊、誦經了、如二興福寺一、但宗雅朝臣、業清等取レ之、）次
歸二佐保殿一、卽別當僧正來、余聞レ嚴謁レ之、示二可レ務之
間子細一、僧正伏レ理歟、不レ遑二具注一、又覺憲申云、室宇
山舍利事、寺僧大略申云々、小（少カ）時退出、次大僧正被
レ來、（相二具禪師一）中間大佛上人重源來、余又謁レ之、歸去之後、
猶謁二僧正一、及二鐘鳴一被レ歸了、上人室宇舍利之間事、
委細有二示旨等一、末代之珍事、凡非二言語之所一レ及、子
細在二別紙一、抑今日下向、依二造寺犯土一、爲レ遂二夏中氣一、
宿二佐保殿一也、他所々、一切不レ可レ叶之由、陰陽所レ申
也、此夜爲二御方違一、行二幸鳥羽一、甚雨無二便宜一、然而、
今夜必可二遂給一云々、左大將供奉云々、
此夜、於二佐保殿一立二春日奉幣使一、業清不二參詣一之恐
謝事也、
廿三日、（庚午）自二去夜一及二卯刻一甚雨、天下忽直了歟、可
レ悅々々、孔雀經之効驗、可レ貴可レ信、早旦東大寺上
人、舍利之間事、持來種々證文等一、見了返給、一通依
レ乞返也、（流記）、殊三通爲二書寫一留了、巳一點出二奈良一、
一四點着二宇治一、着レ宿之後、向二棧敷御所一、被レ出二寶藏
物等一加二撿知一、此中、長保大女院四十御賀之時、宇治
殿童舞陵王、裝束在レ之、可レ謂珍重々々、少々寶物等、
依二鎰在二經藏一、不レ能二悉見一之、申刻歸洛、日沒、着二大
炊亭一、先レ是、法皇遷二御自二天王寺一云々、歸宅也郎（齋イ）、
以二長房一、（自二昨日一宮二祗候也、）孔雀經賞之間事奏レ之、今夜、依
レ無二傳奏之人一、不二申遂一云々、此夜、有二仁王會定一、上
卿內大臣、依二參議不參一、辨資實行事云々、余自二宇
治一、以二左衞門尉信弘一、遣二上醍醐勝賢僧正之許一、示二降
雨之慶一、
廿四日、（辛未）天晴、宗賴朝臣來、申二條々事一、伊勢國地頭
之間事也、先日依二賴朝卿奏請一、遣二官使於彼國一、相二副
彼卿使者一、尋二搜子細一歸參、文書及二數合一、仰レ官令
レ注二進肝心之事一也、余仰云、注可レ出レ可レ仰二遣關東一之
事等上、其上於二神宮上卿一（或家卿領狀云々、）奉一、定二寄人一、加二評定一、
可レ仰二遣關東一、此旨可二奏聞一之由仰了、（但上卿、既レ無二家、來、消可取文書、忽不レ可レ叶云々、仍於二一上奉、若地頭非行上卿條仿神官、同申二定寄人一歟、又記錄所等之、中可レ顯二御定一之由、可二奏聞一之由仰了、）
又新制之間、僧中裝束事僧綱所二訴申一、初任僧綱、幷
二三僧等餝減省事等申レ之、各仰下可二奏聞一之子
細上了、親國申下神宮與二松尾社一論二申遠江國池田御
厨一記錄所勘狀事上、仰二存旨一了、光綱申二每月四季御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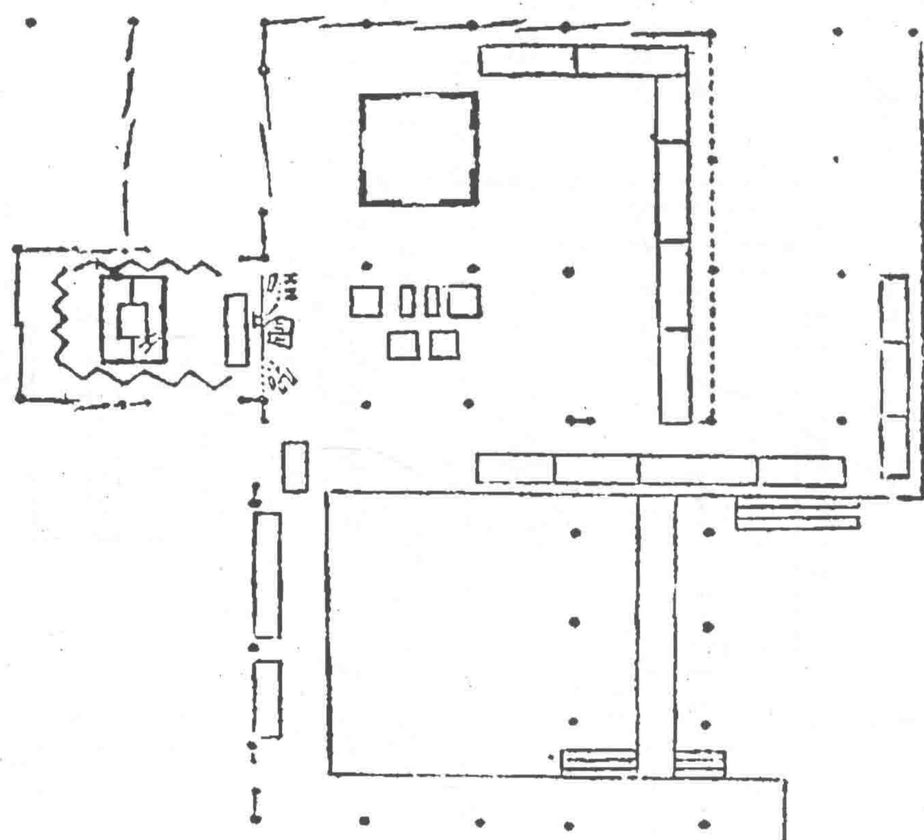
法用途、僧名等事、仰可奏聞之由了、未刻、長房來云、孔雀經事、今日參院奏聞、仰云、勸賞事、可問勝賢者、仍以御教書馳遣之處、申云、清流社可寄阿闍梨五口、永保信覺僧正、保元寬遍僧正等、各依祈雨大法、勸賞有兩事、准彼等例、雖可申請兩事、忽不及兩事、只所申請五口也云々、卽奏聞之處、余可計奏者、余申云、員數雖過分、近代如此事、皆過舊例、隨又祈雨大法、保元以後絶久、今適有此事、隨又効驗揭焉、任申請、有恩許、有何事哉、兼又昨雨雖顯法驗、若此後旱魃者、爲國土猶可不便、仍仰門弟等、速々降甘雨、國々可停炎旱之愁之旨、殊可祈請之由、可被仰下歟、又當時修此法事、寬治定賢以後、始及百年、云佛法云王法、已屆澆季、忽有此靈効之條、爲宗爲法、爲世爲君、可謂珍重、殊感思食之由、尤可被仰下之由、同奏了、資實來申仁王會之間事、猶於官廳可被行之由、同仰了、

廿五日、壬申、〔天〕晴、最勝講々師信憲已講、興福寺、假依所勞辭退之由、長房來申、可催他人之由、仰、入夜申覺親已講、園城寺、領狀之由、宗賴參院、奏條々事、來

仰御返事、棟範申役夫工之間事、入夜、澄憲法印來、勝賢僧正、大法之間、談有奇瑞等之由、佛法之驗、尤可信仰歟、

廿六日、癸酉、〔天〕晴、此日、最勝講初日也、未刻着束帶、相伴大將參內、召長房、問事具否、僧二口未參云云、重可催之由仰之、小時、申皆參之由、此間、主上召御裝束、忠季朝臣奉仕之、御引直衣也、白生單衣、御單重、紅御引陪支、紅御袴、御直衣等也、余着殿上、卽證誠參入、余召宗賴、問事具否、申具之由、卽奏事之由、仰聞食之由、余尋辨候否、申不候之由、仍使仰鐘、卽槌鐘、次出居成定朝臣、忠季朝臣、隆保朝臣、雅行朝臣、忠行等參上、次余已下着御前座、敷兩面疊一枚、權大納言忠良卿、良經卿、權中納言通親卿、泰通卿、隆房卿等也、次余仰出居催僧侶、次從僧等置草座、香爐宮等、次證誠覺憲僧正已下、衆僧着座、次講讀師先着禮盤、次總禮、綱所稱之、次登高座、次打磬、次公卿置笏、次堂童子着座、次唄、次分花宮、次散花、次表白、此間、藏人頭中宮亮宗賴朝臣、入南第一間、就講師座右、次仰御願之趣、三合、天變、炎旱等事也、余兼不仰之、當座思出、先召宗賴朝臣於座下仰之、退歸、修表白之

期仰也、次談經論義如例、講師權少僧都覺什、問者興福寺順高、(新院禾碩學也、)先有表白、如例、論義了、余起座、參御所、次有行香、上藹不候、頗輕々也、仍不立行香也、次僧退下、公卿出居、隨次退下、今日事、遲始之間、已欲及晚、余召職事、(宗頼參上、)仰云、今日、僧綱等之中、有着織物表袴之輩、慥可問子細、歸參申云、綱所不分明申者、余云、顯忠、成寶等是也、綱所何隱申哉、太奇恠也、宗頼申云、如御定、件兩人着之、各陳申云、委不承仰、又聊可用古物之由、依傳承着之者、仰云、全可着古物之由、不被仰、誰人下知哉、又不蒙仰者、爭他事等守制哉、此申狀不足言也、慥於夕座者、不可候座、可退出也、但忽僧二口處勘事者、御願可闕、仍於明日者、改着表袴可參、可免給也、各申恐懼之由、退出了云々、余又仰云、綱所沙汰不當也、先着制物者、參上御前以前、可加制、不承引之間、(○之間一作者)可申上也、而不制不奏、新制之初、破制着御前座、是綱所過怠也、加之、被尋問之時不分明、申文兩人不取請文、又去十日從僧、織衣、幷表袴等事、內內僧徒存知之趣、可尋問之由、被仰了、而其後無音、一昨日、始申各不聞之由、懈怠之至、責而有餘、自本所被尋問者、從僧織衣、爲人殊有煩之由聞食、仍若訴申者、隨奏狀、可被改(宣イ)宣下、又不愁申者非此限、爲聞其意趣、被尋之處、十餘ヶ日無音、遁申不聞之由、懈怠奇恠之上、今僧徒、以件尋、存可破制之由云々、此即綱所、慥不仰之所致也、云彼云是、其科難遁、慥止出仕、可催進他從儀師之由仰之、次夕座始、余不着座、論義未終之間、大將、幷宗頼朝臣等、先以令參〔上〕中宮、爲催促行啓事也、論義了、余又參中宮、其後、女房等乘出車、次羞御輿、先是有御反閇、(陰陽頭宣憲朝臣、)宣給祿如常、次公卿列立、(大夫良經卿、權中納言定能卿、平中納言親宗卿、權大夫家房卿、散三位季經卿、經家卿等也、)次寄御輿、次大夫權大夫參上、立屏風几帳等、次乘御、次余於大炊御門西門乘車、立高倉辻見行啓、(亞將定綱〔○一宣忠信〕濟等也、)即候出車之後、但余於二條町下車、(行啓經油小路、)參會、西子午廊西面、稱御輿寄、羞御膳如例、兩大夫候之、未出御、次下御之後、退御輿、次有名謁、權亮忠季朝臣問之、次人々退出、忠季朝臣、行啓等、寄女房出車、御匣殿候御車也、後出車、毛車五兩、出蘇芳張單重、衞府各二人、着束帶付之、半物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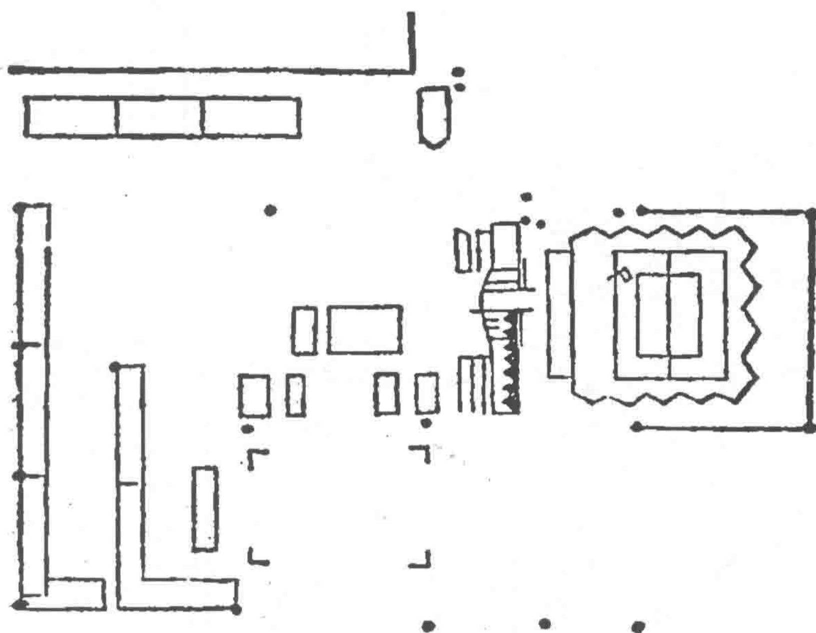


仕等、着二生綾重一也、女房或可レ着二綾重一、然而、猶(於イ)毛車之膓、可レ着二張單重一、是正法也、仍今度如レ、此後仍不レ可二必然一、可レ隨レ宜也、

中宮、去正月御退出、依二方忌一也、其後渡二御邪氣一、今曉追二御物氣一、今夕御入内也、今日追物之次第、大夫取二御衣一給レ僧、(御單衣也、)其上、又御衣一具相具、持二遣僧宿房一、又物付二給衣三領一、護摩、今日同結願也、餘三七日三ヶ日也、

廿七日、(甲戌、)天陰、最勝講第二日也、余着二直衣一候二簾中一、未刻、僧侶參集、中宮昇給、先レ是、大進長房奉仕、上御帳御裝束、其儀見二指圖一、

以二夜御殿西一間一、爲二上御帳一、(依二其同狹一、假(從イ)北際于チ今一同押、北二同チ故合也、(放合恐誤歟))東西北三方、立二廻五尺屏風一、其內、東西行、スチカヘチ、立二三尺几帳一基一、(頽有二重織物帷、副(濃)蘇芳綱手、)副二南簾一立二四尺几帳一、(六幅、面白、大文浮物中重、白生絹、裏單衣、浮物以二紺緑青一、畫二鳳凰竹桐蝶小鳥等一、黑紐大文浮物染絲縫レ之、以二胡粉一畫二野筋小草蝶小鳥等一、)敷二繧繝端二枚一、其上敷二東京錦茵一枚一、南西方、出二彩袖一二具、紅薄様重、白生單衣、紅引陪支、青朽葉、表着二藍唐衣、白腰裳等也、中宮昇給、御出レ之、大將出レ之、先レ是、中宮女房持二參之一、撫二自(今イ)外藏人宮司等役レ之儀一、刻限昇給、女房五人着二物具一、祗候如レ常、余及大將同候レ之、女房三位殿不レ着二物具一、只着二裳唐衣許一、密々參二入御在所御匣殿一、三位殿祗候、自餘女房、(宣旨、按察、大貳、兵衞佐等也、)候二西中妻戸外二間一、常(本)



二四是也、次事始、朝座講師行舜、問者玄俊、夕座講師公
雅、問者信弘、室堂子一人不足、六位勤ヲ仕之一、今日、公
卿上首實宗卿、此日、於二官廳一被レ行二如說仁王會一、三

合御祈也、總講師覺憲、最勝講以後被レ行レ之、撿校權
中納言泰通卿云々、
廿八日、乙亥、〔天〕陰、最勝講第三日也、余猶着二直衣一候二
簾中一、今日、公卿左大將已下也、中宮昇給如レ常、朝座
講師顯忠律師、問者東大寺、惠徹、夕座講師圓長、問者顯
尊、事了、宮歸給、更女房參入、引二人打出一、但不レ撤
之、昨日又如レ此、早旦、長房參院、尋二僧事有無一、不レ可レ被レ行
之由有レ仰云々、宗頼、光綱申二條々事一、
廿九日、丙子、天陰、巳刻參院、以二泰經卿一入二見參一、只今
依二供花之間一、不レ謁、暫可レ待歟云々、仍暫祗候之間、
泰經卿出來云、定經二數刻一歟、加之、今日、未レ供二朝
饌一以前、介レ出二御供花座一、縱雖二其事供饌以前一、御對
面無レ心歟云々、見二氣色一、今日有下不レ可レ召二御前一之
天氣上歟、仍逐電退下、歸ニ參內裏一、未刻事始、左大將
爲二上首一、余候二簾中一如レ例、朝座講師成寶律師、問者
隆圓、夕座辨忠已講、問者賴惠、中宮昇給如二昨日一、今
不レ着二給表打衣、張袴等一、只御唐衣、生御袴等也、每日
不レ着二物具一、是先例也、大將出二打出一、昨今又同前、事訖
余下二直廬一、與福寺別當僧正來二宿所一、余謁レ之、僧正語
云、室生舍利事、近日寺僧之沙汰彌以强盛、召二室生五

師二八、并神寺等一問二此事一之由所レ承也云々、今日、每月七瀬御祓云々、棟範來申二役夫工之間事一、依二去廿二日洪水一、奔レ出二御杣御材木七十餘支（本カ）一云々、猶待二河水泛溢一、可レ出二御材木一云々、而無二食物一云々、今日、公文從儀師相慶、免二勘事一了。、

卅日、丁丑雨降、天下之疑也、此日、最勝講結願、并賑給定也、上卿左大將、參議光雅、事了、朝座始了、說法之間着陣、夕座始レ之、卽歸二着御前座一、余着二束帶一、然而、大將之外、參入公卿皆下﨟也、依二輕々一、不二着座一、候二簾中一、講師朝座範圓已講、問者兼算、夕座覺親已講、問者經雅、證誠澄憲參之間、申刻始、戌刻事了、中宮昇給如レ例、今日着二給物具一也、夕座了、余改二着直衣一退出、於二宮殿上一、謁二別當僧正一、衆徒僻二申室生舍利之間事一也、今日、棟範申二役夫工之間事等一、

玉葉卷第六十 終

玉葉　卷第六十一

自建久二年六月
至同九月

六月(小)

一日、戊寅(天)晴、旬祓如レ例、(陰陽頭宣憲、)大夫史隆職來、今日可レ有二記錄所評定一云々、太神宮御領等事云々、自二今日一內辨中宮供二御贖物一如レ例、今日、山科寺別當僧正覺憲爲二院御使一、持二來院宣一、泰經卿御教書也、室生舍利事、寺僧自由狼藉之沙汰可二停止一之由也、親雅參會、卽戌刻長者宣可レ給二寺家一之由仰了、覺憲今朝參院、有レ召參二御前一、寺僧申旨具以言上、然而全無二思食留之氣色一、大略不レ足レ言、是又權者之故歟、然而先日余示二泰經卿一、又覺憲同不レ聞之由、泰經自家書二御教書一、申二懸院一、有二天許一、仍賜二覺憲一、泰經雖レ須レ參二啓同事一也、汝早可レ參二啓殿下一之由令レ申、仍持參之由、覺憲所レ申也、余依二神事一不レ謁レ之、以レ人傳二示之一、余成二給長者宣一之上、以レ詞可レ仰二含寺僧一之趣、具以仰二聞覺憲僧正一了、僧正有二服膺之氣一云々、卽今日下向云々、自二今日一依二御體御卜一、神祇官人可二參籠一、而依レ無二其人一、(當番公業朝臣、加レ灸、腮汁出、仍被レ免、)大祐大中臣知雅被二責取一進奉了云々、

二日、己卯(天)晴、巳刻許參內、主上聊有二御風氣一、一昨日、奉二見謁一退出、依二不審一、今日所レ參也、全別事不レ御云々、悅思不レ少、此日以二使者一大將迎レ婦之儀、猶不レ可レ然、隨又無二其家一、力不レ及之由、示二遣能保卿之許一了、返報云、去夜自二關東一此間事、偏可レ隨二殿下御定一之由申送候、仍於レ今者、可レ奉レ迎二大將一也、進レ娘之儀不レ可レ候云々、(日來、賴朝卿可レ進レ娘、不レ可レ奉レ迎之由依レ令レ申、力不レ及之由、彼卿再三示レ之、然而、近例皆不快、加レ之、當時事體頗尫弱、仍廣元下向之次、示二遣子細於賴朝卿之許一、仍問二披子細一、通二誡能保一歟、最神妙也、)而其家猶不レ作、此直廬(能保、閑院西町構二小直廬一、稱二其所一也、)甚狹少、此外無二其所一、如何々々、余示云、一條家、(能保、本住所也、而去年其妻有レ事、然而、一周已過了、更不レ可レ忌之由所レ存也、)何事有哉、又陣中家不レ可レ有二難者一、雖二狹少一不レ可レ煩歟、陣中之條、猶不二打任一事歟、仍一條家可レ宜之由仰レ之、深更退出、今日參內以前、棟範來云、役夫工事等、今日奏レ院之間、(傳奏泰經、)以外逆鱗、行事辨、幷

殿下大以突鼻、自今以後一切不レ可二申上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了云々、余造宮出レ力致二沙汰一、而去年內宮之時、今年外宮之沙汰、兩度勘責之御詞過レ法、賓催二退心一之因緣也、可レ悲々々、然而、不レ能二披陳一、只沉レ罪所レ過也、所詮寧レ任二冥蒸一而已、宗賴云、院宣云、今明可レ被レ行二除目一、早可レ憑二日次一之由、泰經申送云々、余云、今日九坎、明日滅日、四日可レ宜之由、且可レ奏者、

三日、庚辰、〔天〕晴、棟範又來、申二造宮之間事一、

四日、辛巳、〔天〕陰、未刻、宗賴來、自レ院下給折紙、被レ載任人一、皆以珍事也、不レ能二左右一々々々々、日吉神主成仲、任二大舍人頭一、村上判官代經業、任二中務權大輔一等、且以猥瀆事也、能州被レ召了、隆房給レ之、以二長門一爲二院分一云々、又仲遠給二石州一、廣房不レ被レ任二受領一、七條院猶無二沙汰一、此兩事尤可レ被二行事一歟、勿論勿論、親雅來申二條々事一、大將可レ渡二大理許一之間事、可レ注二申日時〔等二〕之由仰レ之、入レ夜、外記持二來除目一、上卿兼光卿、參議光雅卿云々、見了如レ本封レ之返給、今夜、爲二十五日方違一、女房向二九條一、余依二神事一不二向居一、同居之故也、大將可レ渡之間事、依二申請一、任二先例一、遣二能保之許一了、

五日、壬午、〔天〕晴、午刻、宗賴朝臣來云、去夜除目有レ被二任漏一之者、（上、駿河守藤遠朝、賴朝卿推擧云々、少監物以行、元內舍人也、而誤而卽被レ任二內舍人一、仍可レ被レ改云々、）追密々可レ書二入召名一之由、有二院宣一（參議卿奉行、）者、早可レ仰二上卿一（兼光）之由仰了、親國來申云、離宮三ヶ院修造〔之〕事、本功之者、雖レ申二領狀一（但爲二季賴一堅辭レ之）、合期之勤不レ可レ叶、仍宮司任レ例可レ立二假屋一之由、被二宣下一之處、一切不レ可レ叶之由申云々、齋宮御參宮、已今明也、沙汰太懈怠、重憶不レ可二事闕一之由、早可二下知一、又內々仰二合官一、可二言上一之由仰了、申刻、多武峰撿校法橋辨胤參來、依二神事一立二門外一云々、依レ召所レ參也、仰二宗賴朝臣一、下二知三ヶ條事一、

一衆徒、拂二別當成圓一、憶可レ注二申其張本一事、

一峰大衆、自今以後、可レ停二止自由狼藉一事、

一御墓守人數、可レ限二百八十人一事、

已上、各在二子細等一、不レ注二具註一、

辨胤在二門外一、宗賴輙難二問答一、仍相具退出、委仰含、明日可二言上一之由、仰了、今朝、信宗僧都參二門外一、與二大神社司宗賢一（樂工宗師也、）有二論申事一、信宗依レ有レ理事一、給二御教書一了、

六日、癸未、〔天〕晴、大佛上人房（春乘）來、依二神事一、招二入北宅一、

問舎利之間事、依宗事、使大將問之、申云、空諦狂惑也、舎利可返送之由、令申衆徒事者、是實事也、但論其實、件舎利可返送之方略、更不候、又空諦狂謀之條、更不存事也、然而、先爲休惣衆徒之欝陶、以方便之言、强稱此旨、先日事之子細、具以達叡聞了、然者、舎利返納、幷空諦之科斷、更以不可被行、然者、公家無裁報者、衆徒爭强申哉、當時於乖乘之身、已欲(或イ)宛亂罰、加之、造東大寺之間、多以與福寺之力成其功、若與彼寺違背者、大厦不可成、仍一旦爲散大衆之欝訴言而已、兼又先日所進之經文、疏記等申請、欲經奏聞者、即返給了、(切紙四通在之、)上人云、依法皇勅喚、所參洛也而御遊無隙之間、未能達天聽、事隙可召問之由、有御定、所相待也云々、宗頼參上、多武峰之間事、靜胤申旨條々申之、一々仰子細了、光綱申植木庄、幷但馬室之間事、(各在子細、不能記錄、)隆職申雖宮院修造之間事、宮司幷本功之者、相共不可闕神事之由、〔殊〕可仰遣之由仰之、(有其舎屋、本功之者、随可修造、於無實之所者、宮司可造假屋之由也、)又殊可仰祭主能隆朝臣(近日上洛云々)之由同仰之、此事、奉行職事親國懈怠不覺之間、于今無沙汰、期日僅七八日、大途雖相叶事歟、親國即參候、以此旨、加勘發、更無披陳之方、親雅申云、室生舎利事、別當僧正有申旨云々、即刻副進消息、衆徒止自由之沙汰、可待上御成敗之由也、兼又於舎利者、必可被返置之由申之、余返給親雅、相副先日寺家問注室生五師法師記、仰可奏院之由了、今日、記錄所評定也、仍明旦可參奏之由、親雅所申也、棟範申役夫工之間事、召具祭主、明後日可參之由仰之、自院米二百石給造宮所云々、尤神妙之由奏聞了、

七日、(甲申)〔天〕晴、此日、祇薗御輿迎也、仍刻限以前精進、入夜服魚類也、申刻、相伴大將參內、大將爲方違、向九條了、余祗候禁中、入夜及子夜退出、儀我庄下司下文、遣法印許了、依彼人被示、所補也、氏院領也、大理執啓之儀、可追先規之由、今日申切了、日來之間、稱變數十度、事甚奇異、依或者之教訓、自昨日頗和顏、今日事切了、其間子細不遑記錄、末代之珍事、只在此事、可憐云々、

八日、(乙酉)陰晴不定、午後雨、小(少カ)雷鳴如形、猶又有炎旱之愁、仍祈雨之事、可申沙汰之由仰光綱、長房依所勞也、今日、棟範朝臣召具祭主能隆參上、役

夫工之間條々事、召ヲ仰之一、又親國申云、離宮院假屋事、佑隆幷本功之雜、各領狀了云々、尤神妙、宗賴朝臣申ニ條々事一、朱雀大路墓所耕作事、早奏ニ事由一、皆悉可ニ停止一之由仰レ之、又申下尊ヲ敬法一事上、今日有ニ記錄所評定一云々、隆職、廣房等參上、各有ニ申事等一、隆職、離宮院之間事、廣房齋宮寮米之間事也、又宗賴申ニ院號之間事一、來廿七日姬宮可レ有ニ院號一、宗賴可ニ奉行一之由、先日仰〔了〕之故也、本宮事、資實奉行、上沙汰右大臣云々、

十日、亥丁〔天〕晴、祭主能隆參上、長房參會、齋宮寮事仰ニ尋問一、此間、南方有レ火、下人云、院御所云々、仍余周章參上、火即滅了、但萱御所炎上了、於ニ本體御所一者免ニ餘焰一了云々、人々多參上、右大臣自ニ御所方一出來、直衣、烏帽、上括、足有ニ所勞一、然而、寶藏已燒失之間、御本尊寶物等爲レ令ニ取出一、相扶參入云々、暫談ニ雜事一、退出了、女院御ヲ座此御所一歟之由、相存之處、如レ例飛ヲ幸仁和寺一了云々、人口不レ安、蓋如レ此之故歟、余參入了、即以ニ光綱一、進ニ今熊野參入之由一、言上、歸亭之後、光綱歸來傳ニ仰旨一、殊有ニ丁寧之仰一、如レ例〔々々〕、

十一日、子戊〔天〕晴、此日、月次祭、神今食等也、月次祭上卿權大納言忠良、神今食上卿源中納言通資、辨右中辨棟範、兼ニ行南方一云々、少納言平信清、稱ニ遂忌之由一、先例依レ不レ忌ニ神事一、仰ニ可レ參之由一、猶法家申ニ不レ可レ然之由一云々、仰下可レ勘ニ進本文一之由上、而不ニ注申一、依ニ先例一、仰下可ニ參入一之由上、參議召稱レ障不レ參、合了之後、自由對捍云々、午刻、大僧正送レ書被レ示云、大佛勸進春乘上人、十日朝遂電了、凡無ニ申限一云々、是依ニ空諦佛舍利之事一歟、仍仰ニ衆徒一、永可レ停ヲ止此沙汰一之由、可ニ下知一旨仰下了、又以ニ宗賴一奏ニ事由一、全無ニ懲思食之氣一云々、法皇已權者云々、寶爲ニ其議一歟、可レ恐々々、光綱申ニ祈雨奉幣之間事一、二社十列、明日可レ被レ立〔之〕也、是治曆元年例云々、佛事御祈、猶可レ懸ニ勝賢一人一之由、有ニ其沙汰一、被ニ仰遣一了、水天供十壇可レ被レ行、而懸ニ醍醐一寺一可レ被レ修、可レ注ヲ申阿闍梨一之由仰ニ勝賢一了、

十二日、丑己天陰、此日、被レ發ヲ遣祈雨二社奉幣使一、殿人爲レ使、被レ乘二十列一也、又上卿權中納言云々、辨棟範內ヲ覽日時一、內記內ヲ覽宣命一、免ニ請書內覽一了、此日、有ニ仗議一、太宰府言上、綱首揚榮罪科之間事也、上卿內大臣、公卿十餘人參入云々、余今夕、參內宿候、依ニ明日行幸一所レ宿

也、今日、謁定長卿、仰閣室生舍利之間事了、可
被仰下之趣也、
十三日、(庚寅)、自夜雨降、入夜殊太、民悦何事如之哉、
昨日、被奉二社十列、今日雨降、實神感揚焉者歟、又
勝賢承殊仰、即降雨、自本今年祈雨被仰勝賢了、
法驗猶感思之由仰遣了、此夜、依明日避神輿之路、
有行幸大内、蓋近例也、余供奉、(車如例)、先親國覽日時、
(不副内侍所日時、仍仰之、今被申)、有召仰、上卿親宗卿、右大將、始可
供奉行幸云々、仍暫被相待、依遲々不待之、
出御後、親國云、依人數多之由承及、不參之由、付又
催之使被申云々、次第太不當、近衛大將供奉行
幸者、事不聊爾、必待大將所出御也、近代不
然、是非禮也、何況初度供奉、尤可被待也、然而、幼
主不可及深夜之故、且出御者也、而初任大將進奉
不參之條如何、若猶被相待者、及夜殆可曙者歟、件
卿自元以來猥謂證、爲身能、法皇第一之花族、有
識之由、深信思食云々、仍公庭拜趨、院中奉公、只可
任意之由、殊蒙仰云々、世稱之、任意之恩未聞事也、
仍現此不當歟、不能左右云々、身無一能、又不
學我朝書記、只如通親之商人賤客之翔、頗相惜云

云、然而、指無朝要人、以白氣爲業云々、奇恠奇
恠、此夜、宿内裏、今夜、中宮不行啓、是二條院御時、
皇后宮例也、凡院、春宮、后宮、皆避正門、仍無禁忌
也、今日、行幸以前、親雅申云、別當僧正申云、大佛上
人、經廻淀邊、全不隱遁云々、朝家之寇也、然而、
依余申、猶被暫下院宣、(定長奉)、仍即可下知之由仰
了、其上、又可成副長者宣之由仰之、其案、必可
覽之由仰之、今日、行幸以前、勘申受宮上棟日時、
(八月十二日、儲日廿七日云々、但注別紙、不載勘文也)、此日、又有記錄所評定云々、
自今日、公家三合御祈、又季御修法、(山分)、法印被修、
即被參御加持也、於大内直廬謁之、今日、座主
進辭状、宗頼申之、仰可奏之由了、
十四日、(辛卯)、天陰、猶雨降、早旦、親雅齎進長者宣、案少
少直付遣了、今日、祗候内裏也、職事殿上人一切不
宿候、不可思議事也、雖召遣奉行職事、不在其家
云々、疑見物歟、此日、遷御閑院第、入夜、若束帶、
參御所、先是、召奉行親國、問召仰事、申不存之
由、仰云、經兩三日、爲旅所之儀者警固也、雖一
夜、今度已渡殿上陣座、仍侍臣不警固、然者、無召
仰者、以之可帶弓箭哉、仍必可有之歟、申云、

經房卿申不可有之由云々、猶由可有之仰、(去夜又有之云々、)仍忽令書日時之間頗經程、又依爲三ケ日之內、無反閇、是爲故實之由、陰陽家所申也、戌刻出御、(無反閇、仍先無立御幄西間給之儀、其外如例、)余候御後、昇出御輿之間、右大將參入、(隨身著朽葉狩衣、候大將之後、今日初(度)參也、)閑院之儀又如例、名謁了、入御本殿、內侍所入御之間、暫御朝餉壺、(數參、一枚、)即昇御、解御裝束、余同之、參宮御方、向直廬、解脫就寢、行幸以前、興福寺進奏狀、空諦上人、取室生舍利之間事也、即付宗賴朝臣了、明日今日吉日、小五月仍不可叶、明後日可奏之由令申、余仰含子細了、

十五日、(壬午、)上天晴、申刻雨降、小雷、此日、祇園臨時祭也、上卿源中納言、依御物忌、陪膳宗賴朝臣、役供光綱等祗候、使侍從能資云々、未刻、余退出、爲發遣神馬十列也、申刻小浴、著束帶、依雨中門鋪座、陪膳光重朝臣、奉行仲盛、使有賴、陰陽師晴光等也、

十六日、(癸巳、)陰晴不定、時々雨降、覺乘法眼來、語舍利之間事、勝賢僧正來、示合室生舍利之間事、有申旨等、不盡紙上、又法印被來、宗賴來云、座主辭狀奏聞、仰云、可返給、辭申旨不可收給者、又云、興福寺衆徒奏狀、(室生舍利事、)仰可合人々可令計沙汰者、

十七日、(甲午、)天(晴)陰、細雨降、申刻參院、依召參御前、室生舍利之間事、有評定、召勝賢僧正、幷內府等、(先是參候、)仰旨不足言々々々、余已下不能覆奏退下、大旨、此事不可切、是非未斷、而可涉旬日之趣也、其後參內、深更退出、可召春乘上人、幷空諦等之由、有院宣、內府仰定長卿了、

十八日、(乙未、)雨降、勝賢法印來、

十九日、(丙申、)雨降、女房相共向九條、依例講、幷明日爲故內府可書一日經也、舍利講如例、出御以前、室生舍利流布上人(空諦房、[illegible]也、)來、問子細、即歸了、

廿日、(丁酉、)雨降、寅刻、沐浴之後、(女房等同之、)始懺法、卯刻、書始寫經、余幷御堂御前以下、新昵之貴賤男女、幷南法印、同門弟少々、相幷卅八也、余書方便品、午刻寫功了、未刻供養、(導師佛嚴上人、聖心、件人、最後出家之戒師也、今之作善、輙依有夢吉、修之、其趣頗有苦患之趣也、先々出離善人之由、遮近(見)告之、而今有此夢、殊奇、其中著涉〓之衣、別有〓鮮云々、此夢(多イ)不過上人之處、說法之中、以忍辱之衣、爲著衣、可出生死之由釋之、此之相應、證利有感者也、)以月忌參勤僧三口、(公顯已下、律師也、)爲題名僧事了、引布施、其後有月忌舍利講、儲四種供具、三具人別引之、今日、於嵯峨構濁着(僕、)又給帷、又寺邊聊有小賑給事、皆爲內相府

也、悲歎更摧肝、及晩、大佛上人來、今日、依召參
院、空諦相共參御前、召佛舍利卅粒了、(金色一粒、同召了、)又
女房丹三品一粒、右大臣一粒各取了、法皇深以御信
仰、證賢僧正讀經文幷未來記、法皇聞之、有信解之
御氣色、於今者、常不可參之由、被召仰空諦了
云々、相續左大辨定長、爲御使來仰云、召上人等、
尋子細了、事體敢非詐僞、仍舍利少々召留了、於
今者、有御信仰之由、可仰興福寺衆徒者、申云、
此事、日來迷是非、今承分明之仰、不及異儀、早可
下知此旨、抑、先日於御前有議定、一向難信之由、
勝賢僧正所申也、其趣尤可然之由、愚臣同所存申
也、然而、於此事者、法皇令入未來記給、今偏御
歸敬、定知此事有其實歟、仍此上、再難申返子細、
自本於此事之成敗者、只以聖斷之一決、可知事
之眞僞之由、中心思刻了、而有此仰、不能申是
非者、卽定長卿以院宣之趣、可仰親雅(當時、召眞興福寺三綱、可參候也、明日爲令聞被三綱、仰此旨也、)之由、仰定長、々々仰親雅了、
親雅又仰三綱了、一言不加私詞耳、抑、此事猶事
體太理不盡也、縱雖有御信仰、聊以其證據、可被
仰下歟、衆徒定不信伏歟、又天下之諸人、猶抱難
信之思歟、爲之如何、但此事、余始自聞子細、以
凡夫之愚智、可是非之由、全不存、只仰冥告、又
任勅定之處、忽有此院宣、縱雖狂誕、縱雖眞實、
只任我君之勅斷、法皇之御果報、政務行儀作法、一向
非普通之式、疑權化之所現歟、於雅正者不知之、
於奇特者無此類之故也、入夜參八條院、深更
歸大炊亭、自官人告云、自昨日聊有御不例事
者、乍驚尋申子細了、非殊御事云々、

廿一日、戊戌、自夜甚雨、早旦、進消息於宮、奉尋御有
樣了、

廿二日、己亥、天陰、大雨降、酉刻參內、依中宮御不豫不
審也、殊事不御、主上又自今朝、御心地不快御云
云、然而依〔御〕物忌、不參御前、今夜宿候、今日、大
將參內、卽向大炊亭、日來在九條亭、

廿三日、庚子、天陰小雨、時々天晴、此日、止雨奉幣也、上
卿民部卿、只二社許也、仍神齋如例、入夜退出、依
主上、中宮共無別御事也、

廿四日、辛丑、雨降、入夜殊甚、民又歎水損、仍余致信、
祈申佛天、神祇官人參本官、可祈申之由仰之、又
可行御卜之由同仰之、光綱奉行也、明日可行御

ト二云々、
廿五日、壬寅、陰晴不定、晩頭雨降、入レ夜、或降或止、此日、左大将渡二別当能保卿一、一條室町亭、申刻、藤中納言定能卿来、呼二簾前一謁レ之、晩頭、民部卿経房卿来、小(少ヵ)時向二大理亭一了、戌刻、右兵衛督兼光卿来、暫而参二姫宮行啓一了、依二明日院號一、今夜被レ渡二六條殿一云々、其後、定能卿帰了、各為レ訪二今夜事所一レ来也、晩頭遣二消息於彼家一、昔無、御紅涙様二亜、如レ例結レ之、引レ裂、以二同源様一紙一裹レ之、如二薄物一裹レ之也、同源様ナ細ク切天〔細ク〕結レ頭、片匙結レ之、不レ引レ墨也、只書二和歌一首一、無二他詞一、
和歌云、
ちよふへきちきりをむすふうれしさをこよひのそてにかさぬへきかな
召二使於晋司一、出二居簾前一、自賜二消息一、使勾当源国時、照行男也、賜レ之、向二一條亭一、依二先例一、雖二地下六位一、若二指貫一、雖レ有レ制如レ此、戌刻帰〔来〕〔献二〕御返事一、無二源紫源様一也、其體同レ前、
返歌云、〇欠歌本闕、
内々遣(少ヵ)二使於彼亭一、問二事具否一、申二自レ是可レ告之由一云々、小時、告二事具之由一、仍仰二右大弁親雅朝臣一、問二吉時於陰陽師一、主税助晴光、為二御身堅一被召儲、使レ問レ之、申二亥時巳至之由一、次有二身堅事一、次出行、先レ是、着二装束一、布袴、不レ着二半臂一、是故実也、布袴〔之〕時、不レ着二半臂一也、表衣、下襲、如レ例、亀甲浮文織物指貫、白張単、白張下袴等也、白檜扇、帖紙付レ銘、無文玉帯、蒔絵野剣帯レ之、余渡二六角亭一之時、所帯之海浦之劔也、持二京極殿御笏一、降レ自二中門内方一、前駈兼親朝臣献レ沓、〔朝臣〕是先例也、即懸二据於劔一、於二門外一乗レ車、於二車中一下レ裾也、前駈以政朝臣褰レ簾云々、
此夜之儀、殿上人不二扈従一、仍前駈上臈勤二此役等一也、経二大炊御門、高倉、一條等大路一、到二御所門前一、其後事不レ能二記録一、但如二傍聞一者、無二殊違乱一云々、
指燭二人、頭中将實明朝臣、左少将公経朝臣、
沓取、左馬頭高能朝臣、
褰簾、三位中将公衡卿、
陪膳、左中将基宗朝臣、
示下前駈可二着座一之由上事、讃岐守頼保朝臣、
〔一〕所々有二饗禄一云々、
今夜御出事、
檳榔毛車、新調、物具敷物等、皆悉新調也、
車副二人、賜二装束一、〇〇〔料材〕平絹、
黄牛、牛童薬師丸、給二装束一、前木上下、白張、
仕丁、持二雨皮張莚等一、給二装束一如レ例、
前駈十人、殿平、大納言御時、前駈十人、追二彼例一也、
四位二人、前摂津守橘以政朝臣、右馬権守源兼親朝臣、

五位六人、内藏權頭源國行、散位高階仲資、(御匣別當)、散位源兼資、筑前守藤親房、中宮少進源兼時、左馬權助國基、殿下勾當文章生高階泰範、大將殿勾當源國時、(御)使、
六位二人、
此中、兼資、兼時、依レ爲二物吉人一、勤下然付二脂燭一之役上、
已上、各撰消畫也、
隨身六人、番長深狩袴也、騎二移馬一如レ例、舍人、居飼、前行如レ例、(不レ賜二染色一、各褐衫參上云々)、下﨟五人、襖袴垂レ之、已上、皆壺胡籙也、隨身等、不レ給二裝束一也、
雜色十二人、
衞府長二人、余、左府生下毛野忠武、(余方長)、同右府生(秦)兼次、(大將殿長)、
已上兩人、白襖上下、濃引陪支、指帶、平緒、
走長二人、友弘、(余方長、今夜許御共也、)武久、(渡二大將殿方一)
列八人、
今夜、參入侍男共等、各着二布衣一云々、
五位四人、民部大夫宗季、大和權守盛永、下野權守與家、民部大夫頼盛、
有官、
宮内丞藤孝行、所司、
彈正少忠紀久佐、
修理少進中原爲言、
左衞門少尉中原信弘、
右衞門少尉平貞時、
藤重經、
左兵衞尉豐原泰基、御衣使、
藤康基、
右馬允源康長、
無官、
藤原親康、忠弘男、中宮侍二臈也、
紀久時、久佐男、
中原弘綱、信弘男、
已上十六人、元永例也、各撰二其人一、
後聞、今日祿、前駈給二白張單重一云々、蘇芳宜歟、如何々々、
廿六日、癸卯、天(晴)陰、小雨時々降、此日、法皇寵第三姫宮覲子内親王、有二院號事一、(母法皇愛妃丹三品也、)准后之人直院號、八條院、七條院例也、非二母后一之人蒙二院號一、二條院、九條院是也、雖二准后一擬二母儀一、雖レ非二母儀一又后宮也、非二后位一、非二母儀一、蒙二院號一之例、今度始也、然而、時儀之所レ推不レ及二是非一者歟、午刻、宗頼申二公卿散

狀、賁寶爲院御使來云、院號之條、人々所申如此、注折可計申者、(人々多申宜陽門也、)余申云、群議已同、宜陽門不可及異議歟、然而、被用中門之號、未有先例、安嘉、宣秋等之門如何、又被取御所之號、不可有其難歟、但衆之所成、不可變、宣陽、一同之定、又難被棄置歟、左右可在勅定者、宗頼、賁寶、相具參院了、(陣頭、議定以前、自院內々被問人々、是近古以來例也、)申一點、余着束帶參內、于時公卿少々參入、丞相相違未參云々、余參宮御方、於閑所解脫休息、申終、左〔右〕大臣已下參入云々、即宗頼朝臣出仗座、仰云、覲子內親王可有院號事、何樣可申哉、可被定申者、左大臣已下議定了、招宗頼奏之、大略、一同宣陽門也、(少々雖有相加之人等、於宜陽者一同也、)余仰云、以覲子內親王、可爲宜陽門院之由、可仰下者、(先是、宗頼自院歸參仰云、中門之號、誠雖無例、人々議定一揆也、)(仍可用宜陽門、)宗頼向陣頭仰之、但不仰判官代、主典代事云々、是於院左金吾通親、(院近臣、姬宮後見、今日之事、本家執行人也、)幷資實等、不可仰院司事之由、示宗頼、々々觸余、々只可隨本所命之由仰了、其故、此事本家雖不可被知之事、近代之事、萬事不可自專之上、於此事者、非后位之人、院號之時、於陣仰院司、頗無其謂之由、官人所相傾也、(八條院例、於陣仰之、時人難之、七條院、又追彼例、仰之耳、)仍通親等之言、非無其理、加之、是又勅定之由、相存之故、不加恐臣之詞而已、其後、公卿等起座、召留兼光卿、宣下母儀榮子、(丹三品也、)可叙從二位之由云云、余即參院、候公卿座、(今日、爲姬宮殿上座、未敷紫疊二枚也、若端也、)相次、右大將頼實參入、此間、招賁寶入見參、歸來、院號宣下、尤神妙云々、小時、三丞相參入、(左內兩府、常稱病、今日早參、)其後數刻、晚頭、新女院別當左中將通宗朝臣、依召(賁寶傳之、)參御前、(寢殿南庇東面妻戶、爲御所、)賜院司折紙授余、余頗居向座末方、置笏取折紙、見之即返授、仰可仰下之由、通宗退下、次右大臣、右大將、左衞門督、右宰相中將、已上、(公卿院司四人也、此外不補公卿院司、皆在此座、大臣院司、建春門女院始也、)起座、降立中門外、(四位五位院司、同列也云々、)付右中辨棟範朝臣、(別當也、)奏事由、(御所、如初而步過南面、依御咳音、更參東面、)歸出、仰聞食之由、各拜了、昇堂上、即余退出、日來所勞不快、依追從之心切、相扶參入、於座更發熱、然而、相構祗候、事了退出了、但今夜、女房參中宮、仍余參會、依所勞無術、不退出宿候、院司殿上人等、追可注入之、

廿七日、(甲辰、)〔天〕晴、但時々雨降、余候直廬、今日、大理參內、於直廬謁之、(隔簾、依痾也、)嫁娶之禮、如思遂了之

由、頻有喜悅之色、自本好敬禮、太不當、今又悅豫、如何々々、

廿八日、乙巳、陰晴不定、兩度大雨、又兩度天快晴、事體頗奇、仍猶明日可有祈雨之由仰了、親雅申寺家申狀等、其中有室生舍利事、先日、以院宣仰三綱、而猶可被書下長者宣、以其狀、可披露直會之由、別當僧正申上也、余仰云、早以此旨、觸定長卿、可被書下院宣也、其上可成副長者宣者、今日、終日平臥宿廬、前後不覺、仍明旦可退出之由仰了、一條、今日、女房改裝束、又撤〔頭〕私筵已下云々、

廿九日、丙午、陰晴不定、所勞聊有減、仍着直衣參御前、未刻退出、爲療養所勞也、此夜、六月祓如例、於凝殿南面有此事、陪膳光重朝臣、陰陽師宣平、奉行信光、女房於簾中傳取贖物、居余前如例、撫大麻了之後、進菅貫、事了返給、女房候內裏、於西面車寄方有此事、（陪膳季長朝臣云々、）宮御方節折事如例、少進兼時奉行云々、一條六月祓又如恒云々、陪膳以政朝臣、奉行國基云々、今日雖凶會日、大將神事祈早了、加之、式日事、須不撰（擇イ）日之上、於六月祓者、必可修之事也、先年、故泰親朝臣云、夏者火也、秋者金也、火能尅金、仍夏秋氣節、相改之時、天氣相亂、人氣相反、人ハ成病、世ハ招災、因玆、金火相尅之時、故修解謝之法云々、是故、人之傳无辨知之人之由、所談說也、以之思之、萬人必可修歟、女房方、神事祈未始云々、然而存此理之故、夫婦之間、各別之儀、不可然之上、女者有三從之禮、陰德從陽、更不可停止之由、示大將之許了、何況、夫婦同居、更無各別之儀、彌勿諸事歟、後聞、大理成不審、大將答此旨云々、此日、依醫家吉日、灸治一所、明日以後、久無吉日、病責侵之故也、

七月大

一日、丁未、陰晴不定、時々雨降、依旬日、雖修祓、依昨日小灸、不遙拜、爲三ヶ日內之故也、後可補此拜也、親雅朝臣來云、先日、覺憲僧正、以三綱所言上之舍利之間事、經院奏之處、定長卿所書給之御教書如此、（只有御信仰之上、不可成大佛坊之由也、）者、余召親雅於前、條々可奏聞之趣、具仰聞了、明日、明後日、鳥羽御忌日、并法勝寺御幸之間奏事、不可叶、且可仰聞定長之由仰了、言上之旨、不違記錄、偏依思佛法王

法之事一、不レ顧二恐忌憚一、所存言上了、定不レ叶二時議一
歟、爲レ之如何、
二日、戊申、時々〔雷〕雨、自二去月十三日一、至二今日一、一日不
レ空、毎日降雨、事體尤奇、仍猶可レ行二御占一之由仰
レ之、入レ夜行レ之云々、光綱持來ト形一、上卿泰通卿
〔云々、〕寮申二理運之由一、官申二理運之上、巽乾神祟之
由一、仰下可二奏聞一之由上、又依二雨體一、猶可レ有二止雨奉幣一
之由仰レ之、
今日、宗頼來申二條々事等一、
三日、己酉、雨降、此日、御二幸法勝寺一、余依二所勞灸治一、不二
供奉一、法印被レ來、又辨賢法印來、入レ夜定長卿來、依二
相招一也、余召二簾前一、尋二室生舍利之間事一、御信仰之
趣、大略無二深御意趣一歟、只爲レ休二上人愁〔心〕一所レ被
レ仰歟云々、可レ謂不レ足レ言々々、此事、邪正難レ辨之
處、法皇一向御信伏云々、郎令レ入二未來記一給、已是
唯佛與二佛境界一歟之由存之由、今又如レ無二思食旨一云
云、然而、一向信受之仰、尤可レ有二御用心一事歟、然而、
不レ能レ申二是非一、只以二御定一可二下知一也、此外多談二雜
事一、今熊野巫女、并日吉二宮巫女等、稱二神託一、今月可
有二御愼一之由云々、又御持佛堂預慶惷法師煩二邪氣一、
行慶僧正令レ付レ惱云々、同稱二此趣一云々、此問事、余
有二申旨一哉之由、有二院宣一云々、余云、此事未二承及一、
如レ此之時、尤可レ有二御用意一歟之由答了、又云、今日
向二左大臣亭一、是去院號日、陣座散々狼藉之事等、可
レ仰レ官之由、蒙二一上命一、仍以二六位史一仰二隆職一之處、
非二官所一レ知、可レ爲二外記沙汰一之由令レ申、爲レ申二上件
事一、今日所二罷向一也、左大臣大爵云、京極大殿一上御
時、依二此事一、大夫史孝信及二怠狀一、有二沙汰一、不レ知二先
祖事一歟、官爭不レ知哉、已爲二裝束司一、鋪設之損破、豈
不レ致二沙汰一哉、勿論申狀也、凡隆職於レ事等閑、專奇
恠也、還着二當職一之時、不レ申二慶於一上一、太奇異事也、
此外於レ事如レ此、退可レ申二訴訟一云々、大臣之爵、如
レ此之由、定長所レ語也、一上事尤可レ然歟、良久退下
了、
自二今夜一、女房三位局祈、法印始修二藥師小行法一、依二所
惱不快一也、依レ有二夢告一、始二此祈一、尤可レ憑者也、
四日、庚戌、雨降、此日、止雨奉幣也、又廣瀬龍田祭廢務
也、然而、依レ有レ例被レ行二奉幣一、上卿右兵衛督兼光卿、
辨資賢也、入レ夜爲二方違一向二九條一、宗頼來申二條々事一、
此夜、依二神事一不レ宿レ堂、宿二女房三品家一、且又爲レ訪

レ病也、鐘鳴之後、相俱向レ堂、
五日、辛亥、天晴、昨日止雨奉幣、今日天晴、尤神驗也、可
レ悅々々、過二彌勒講一之後、入レ夜歸二大炊亭一、在レ堂之
間、宗賴朝臣來、仰二條々一、院宣學問料事、可レ被レ行レ試、
但若道理顯然之輩者、一人なとは可二計仰一歟、可二相
計一云々、
當時、所望輩之中、抽而可レ給之人、殊不レ見歟、兩闕共
被レ行レ試、尤宜歟、兼又、此中、仲章、起家藏人、敦範、卑賤寄才、知
範、本給料此等、兼申二方略一、若得二試及第一者、此輩之中、
一人ハ可二方略一歟、可レ隨二御定一者、
六日、壬子、天晴、未刻、俄雨下、即止、宗賴來云、院宣云、
學問料事、課試不吉例也、仍不レ可レ被レ行、兩闕共相
計、專一人可レ被レ仰者、此事、兼光卿自レ本不レ受レ試
云々、一定可二申止一之由、自稱之由風聞、果以如レ此、
太以奇怪、仍申云、給料試不吉之由、誰人言上哉、永久
承安可レ爲二不吉一歟、勿論候、若被レ納二此監奏一者、又
給料專一人事、可レ被レ問二其人一歟、又御定也、恐案難
レ及候云々、
七日、癸丑、天晴、有二法勝寺御幸一云々、仁和寺宮、以二靜
海阿闍梨房領、役夫工之〔間〕事一、被二示送一、子細太多、
粗返答了、召二經師等一、拂二書籍蟲一如レ例、女房〔伺己〕
候內裏一、然而、節供於二此亭一行二如在之禮一也、陪膳季
長朝臣、余節供、乞巧奠等、如レ例、
八日、甲寅、天晴、申時、俄小雨降、此日、左大將渡二新所一
之後行始也、檳榔毛車、本所新調、牛、院御牛云々、直衣、薄色浮文
織指貫、文唐菱、白生單衣、松重織物三重表着、經重々々、中陪裏薄物也、白帷、不
白下袴等也、前駈八人、五位六人、六位二人、隨身上﨟冠、二藍上下、
レ給二引陪支一、依二新制一也、下﨟五人、﨟木一色也、已上、上﨟下﨟皆給二當色一、本所給レ之、共殿上人、左
少將保家一人、束帶、衞府長泰兼衣、布衣、虫襖上下、不レ着二引陪支一、雜色十
人許也、移馬舍人、蘇芳衣、形本文紫甲、居飼、仕丁、牛飼、黃香上下、等、皆
給二當色一、申刻、先來二此亭一、着二酒饌一、女房陪膳、其後參內、及
レ晚退出云々、院依レ御二今熊野一不レ參云々、大理、今日
隨身給レ馬云々、棟範申二役夫工之間事一、條々巨細也、光綱、親
國等同申レ之、光綱申二明日行幸公卿一切不レ候之由可
レ奏〔之〕由一、仰レ之、宗賴來、學問料試、幷參河國濟物等
事、委仰レ之、可二奏聞一之趣也、兼光卿强抑二留試事一、
爲二不吉例一之由奏聞、未レ得二其心一、蜂腰〔同〕病之相
論、頗不レ得二其理一之故歟、可二彈指一云々、
十日、丙辰、天晴、入レ夜、持病更發、親雅、幷職事等、雖
レ申二條々事一、不レ能二成敗一、依二明日奉幣一、前齋如レ恒、

十一日、丁巳、天晴、針博士和氣定親故典藥頭定成孝子、頗得道之骨云々、來、於前令合麝香丸、以今案、加麝香丸、令一分也、卽令進中宮了、今日所勞猶無術、今日、祈年穀奉幣、上卿內大臣、辨棟範朝臣、當日有定、執筆光雅、內覽日時宣命草等如例、宣命清書免之、

十二日、戊午、天晴、爲訪余病、大將來、頃之參內了、右大辨親雅卿申條々事、

十三日、己未、天晴、此夕、宣陽門院初度御幸、自六條殿、日來與法皇同居、自院號之日、所御座也、渡正親町亭給也、公卿、右大將已下廿人云々、唐車、出車五兩、毛車、女房二人乘之云々、左大將、當日申刻始蒙催、然而、依卒爾不參、此日、法印被來、今夜、女房自內裏退出、密々儀也、能季在共、

十四日、庚申、天晴、送瓮供於三堂、故殿、先妣、女院等也、余依病不能正衣帶、在簾中、如形拜之、公家御瓮、猶依日次不宜、無其沙汰、先被問例也、

十五日、辛酉、天晴、早旦、扶病小念誦、今日、右中辨棟範申役夫工之間事、仁和寺宮領事、奏院之處、可勤仕之由有仰、參上可申云々、圓勝寺領、阿波國勝浦庄、幷法金剛院領、周防多島小俣庄等也、同領他庄之事、仰子細了、

十六日、壬戌、天晴、宗頼朝臣申條々事、其中、隆職、廣房識申宣旨、奉行事、奏聞之處、無分明勅答云々、

七百二十

棟範申役夫工、幷記錄所評定之間事、光綱申條々事、親雅又申氏院條々事、今日、記錄所評定云々、廣房申記錄所沙汰之事等、廣房可宣下之由、此日、大將參院、網代車、番長依所思(〇一作勞)事、不引移馬、仍不用牛飼也、依召參御前云云、先來此亭、自是參院、次參內、晚頭歸宅云々、

十七日、癸亥、天晴、巳刻、自院二品丹後、也、送札云、落書遣之、此事雖無御信用、自他所聞及者、自成奇歟、又似疊心、仍內々所遣之人心、又々奇恠、不能左右者、

披落書之處、光長卿、賴輔法師等、怨一所家領不被付長者事、奉呪咀法皇、是依院宣被抑留之故也、加之、光長集武士欲企謀反、賴輔法師、又以使者、仙洞之不可、朝暮通關東云々、又通親、定長、基親等卿非常者也云々、余付御使、返進落書申云、先日被仰下之旨、殊畏申、無御信用之由被仰下、實事愼不足言、又有謬事等、以可被察他事、今仰雖可然、如此事、猶可被糺定眞僞歟、而已無顯露、奏請之人、就何可被尋決、實以難治也、可召進所指申之僧侶武士等、有交名也、又如何、抑懸生承如此之事、實宿運之盡也、以詞不可

言、以筆不可述、太神宮、八幡、春日大明神、可答此眞僞給歟、此口余有所推思、果以不可遂歟、人心末代行法皆如此、不可驚事歟、即示遣此事於光長卿、圓阿等之許、各有驚歎之神狀、

十八日、甲子、天晴、以右馬權頭兼親朝臣爲使、有副消息、重示送子細於女房之許、其狀太委、不能具注、所詮就落書、有數々條顯然之不實、若以之可有御推察事等也、仍其上其子細、又可有沙汰之趣等也、今夜不得便、不謁女房云々、此夕、能保卿來、依訪余所勞、隔障子談雜事、聊示此事、太驚奇歟、前周公之遊、卑賤之輩、結構ハ云々、

十九日、乙丑、天晴、早旦、以興向九條、依今朝講演也、午刻許、女房向來、例講論義了、今日、兼親早參院、謁女房、達子細了、女房返事太快歟、且悅思不少、今日、依御推事無口、今夕明旦之間、可申奏此子細、但此事、一切無御信用、於其條者、更不可不審云々、此外有巨細之趣等、入夜右大臣來、終夜言談此事、太以歎息、但事體不足言、內冥加也云々、」

廿日、丙寅、天晴、此日、故內府月忌也、例講如常、又故女院御匣殿遠忌也、而依圓阿勸進、余幷女房已下勸一卷經、具小捧物、忌日之次、所供養也、導師三井寺顯圓已講、故宗延法眼弟子也、說法甚優美也、入夜歸大炊亭、女房同之、

廿一日、丁卯、天晴、自今日始祈等、聖天供三壇、（晴遍阿闍梨、經圓、親嚴等也、）又始不動護摩二壇、（一壇、此事祈、法印於山無動寺始之、一壇、四季夏秋之分、恒例護摩也、成圓闍梨於此亭始之、）又始愛染王供一壇、（宗嚴律師、）宗賴朝臣、棟範、（役夫工作、）光綱等、申條々事、此日、服始靈藥、（安息香丸、）今日、秋季仁王會定也、上卿隆忠卿、執筆定長卿也、

廿二日、戊辰、天晴、未刻小雨、大將送馬一疋牛一頭、今日、大理於彼亭、結構造泉之間、所立之牛馬也、而大將志與余也、留之了、

廿五日、辛未、天晴、此日、大將亭始饗應賓客云々、藤中納言定能、民部卿經房、別當能保、左大辨（定長）三位中將兼良、殿上人忠季朝臣、宗國朝臣等來云（々）三獻有朗詠、（藤中納言出之、合月微是等云々、）其後、大將女房行始、來此亭、半蔀車、前驅十人、（四位二人、五位七人、六位一人、）雜色（兼）長、兼仁在共、大理、幷保家朝臣等連車云々、大將約綱代車、兼以來、小時、女房歸、余與贈物、手本付銀枝、宗國朝臣取之、保家受取之、

廿七日、癸酉、大將來、（布衣也、）今日、召圍棊上手二人、催其

興、（彈人好方、越前公實〔遍〕等也、好方得定先、獨昆賞二了、懸物、扇十二本、）此日、召登實、奏賀舍庄被寵野口牧之間事、

廿八日、甲戌、天晴、早旦向九條堂、爲受戒也、請源空上人受之、

廿九日、乙亥、天晴、小雨（少カ）〔降〕、今旦、又請印西上人受戒、及晚歸大炊亭、

卅日、丙子、雨降、終日不止、日來頗有炎旱之愁、而今日雨、天下民間之悅、何事如之哉、入夜殊甚、若涉旬日殆愁霖歟、宗賴來申條々事、以圓阿、光長等（ニカ）書狀爲使、兼親遣丹三品之許、爲奏覽也、而不取佛、返遂其趣、非快歟、返札之體又不快、不能左右事也、

八月大

一日、丁丑、天晴、昨日大雨、若及數日者、天下又可愁洪水之處、今日雨止、定叶民望歟、此日釋奠也、上卿右衞門督、參議光雅卿云々、大將初度作文事、仰長房令奉行云々、問日次之處、來十二三日吉云々、今日、長房申淨妙寺損色文、仰可勘功程之由、又先例、寺家沙汰事、仰可觸長吏（入道關白息禪師）之由了、旬祓如例、依灸治膿汁出、不遂拜、

二日、戊寅、天晴、女房三位、參籠日野寺、依所勞也、父入道圓阿、相具參籠云々、

宗賴申條々事、天山切山之間事、院仰未得其心、申子細了、今日、辭賢法印來、談世間不當違亂事等、歎息奇極也、

三日、己卯、天晴、棟範來申役夫工之間事、上棟事、强不可闕如歟、道宮使申上事體、殊不穩申云々、今日、內女房卿局來、太政大臣被來、又覺成僧正來、各謁之、入夜、逢不動護摩時、明曉可結願也、今日、召佛嚴上人、令見空諦所進佛舍利、申眞舍利歟之由、然而依不審、召砥令磨之、舍利漸減、爰知僞物歟、又令見抄出祕經等、大略詐僞物歟云々、僞作經論、先蹤有之云々、就中、三卷大日經、未聞名字、所載之事等、醍醐寺邊、知法稱雄（カ）之人々、所持之抄物也、更無不審、一々事、詐僞事歟云々、實勿論事歟、空諦之罪業、當無間之中劫歟、可悲々々、但猶可尋眞僞事歟、

四日、庚辰、天晴、此日、北野祭也、依灸治膿汁未止、自河原立幣、

十二日、戊子天晴、欲參院之間、依御方違、已幸鳥羽云々、仍乘燭參內宿侍、日來、依所勞灸治不能居、今日始所出仕也、此夜、七條院、密々入內、即被退出了云々、

十三日、己丑天晴、巳刻、自內裏參院、以資實入見參、仰云、只今欲幸嵯峨之間、物具等取亂、不能謁云々、即退出之間、資實又進來云、日來久不令謁申、今日尤可見參之處、不謁、尤遺恨也、兼又先年所下賜之草子、拾遺抄、早々可令皆進、暑熱之比、雖無心〔得〕、猶可被相構者、過此間、可進之由申了、即歸宅、

十四日、庚寅天晴、巳刻、宗賴朝臣來申云、八幡別當成清、只今進奏狀、折紙也、是近代作法、云、宮寺四ヶ條訴訟、今日之內無裁斷者、可抑留放生會者、件事等、日來下官抑留之由、殊成關事等也、今寄事於放生會令譴奏歟、奇恠之至、無物于取喩、早參嵯峨、可奏聞之由仰了、即馳參了、入夜歸來云、仰云、於會者必可遂、四ヶ條之中、於明舜事者、可裁許、自餘事等、追可有尋沙汰了之由、可仰者、即資實直召取宮寺使、所司仰聞了云々、任御定可下知之由仰了、資實密語云、此事等、成清申狀、有理之由、思食歟云々、勿論々々、成清見近日之山氣色、現非常歟、可悲可悲、

十五日、辛卯此日、放生會也、上卿民部卿經房、辨定經、余獻幣帛、使基清、藏人五位非職也、十列如例、陪膳季長朝臣、

十九日、乙未晴、早旦、女房相具、向九條堂、女房自今日始如法讀誦之加行之故也、今日、例講論義如例、自今日至來廿九日、所經廻、余自廿一日可始恒例每年念佛之故也、入夜、女房始加行懺法、行宗阿闍梨、并余、同讀此懺法、余且存念佛之加行由也、今日讀三時也、

廿日、丙申天晴、內府月忌如例、懺法三時如昨、

廿一日、丁酉懺法三時了之後、請法然房源空上人、受戒了、入夜、又讀懺法、即余始念佛、女房始讀誦也、其法如如法經行儀也、又女房一人爲同行、師房、

廿二日、戊戌此日、待賢門院御忌日如例〔云々、〕

廿三日、己亥天晴、此日、官考定也、上卿內大臣、大臣上卿希代事也、中納言親宗、隆房、參議定長、公繼等云々、每事嚴重殊勝云々、裝束用損亡之古物、上卿被咨云々、

廿四日、庚子早旦、中宮女房告送云、宮自去夜聊不例

御坐、卽送二占形一、殊不審歟、依二日次宜一、卽今日始二祈等一、鬼氣、土公等祭、(晴光、自二去(〇一作今)夜一三ケ夜、)呪咀祭、(業弘、同、)月曜祭、(晴光、)仁王講、(限二七ケ日一、僧三口、)入レ夜、左大辨定長來、召二前廣庇一、奏二八幡祈之間事一、今旦、還二御自二嵯峨一也、

廿五日、(辛丑、)中宮、今日猶六借御坐者、今日、修二熒惑星祭一、(晴光、)

又始二不空羂索供一、(覺成僧正、)三位殿參宮了、入レ夜告送云、今夜、御汗快出、御溫氣散了云々、以二今旦御增之時一、問二加持之吉凶一、申二最吉之由一、自二明日一只誦經、心閑可レ奉二護身一之由仰レ之、今日、召二陰陽師七人一、行二招魂御祭一也、

廿六日、(壬寅、)天晴、中宮御不例、猶六借御坐云々、凡無二思慮一、今日始二種々御祈一、

宗嚴律師、(熾盛天供、)無動寺法印、(不動護摩、當時住山、卽無動寺也、)智詮法橋、同修法、(日來護摩、自二今日一成レ法也、)賴眞、(愛染王供、)月曜祭、(業弘、)天曹地府祭、(成元、)明旦修二七座泰山府君御祭一、

廿七日、(癸卯、)天晴、此日、有二靈所御祓一也、(七所、)陰陽師七人、使地下職事儲衆等也、此夜、修二七座泰山府君御祭一、自二今日一聊有二御減一、溫氣大略散了云々、今日、智詮出レ力奉二護身一云々、佛神之加護歟、此夜、女房先以參內、讀誦之行、今日滿二七(ケ)日一之故也、余明日可レ給也、

廿八日、(甲辰、)天晴、今日、念佛結願酉刻也、其後、自二山法師許(印イ)一、成圓阿闍梨爲レ使來、可レ始二大法一之間事也、(來月一日、普賢延命法、但猶有二未定事等一、)又藤中納言定能卿來、於レ堂謁レ之、其後參內、奉レ見之處、大略如二平減一、今夜宿候、

廿九日、(乙巳、)天晴、自二今日一於二春日御社一、以二十口僧一、轉二如說大般若經一、限以二七ケ日一、去年供養之御經也、又太神宮獻二神馬二疋一、又春日立二神馬幣帛使一、(基淸、藏人五位非職也、)余早旦退出立レ之、手自書二告文一、祈二一ケ條事一、(中宮御惱、卽時消除、必可レ被二(待イ)國母之號一事、院中落居結構之人、必顯二其失一、無レ過之身、早得二其得一、神若有レ靈者、不レ可レ棄二忠士一之事等也、)加レ封給レ使、於二寶前一可レ燒之由仰レ之、入レ夜歸參二內裏一、宮不例、大略平減、仍大法可レ延引一、卒爾之間、有二不法之疑一之故也、此由示二遣法印許一了、今日、中宮欲レ被二退出一、依二減氣一留了、來月、心閑可レ有二退出一也、

卅日、(丙午、)遣二書札於院女房二品之許一、返事到來、甚快然、遂成二奇人疑一云々、東報有下不レ信二落書一之趣上歟、因レ此更和顏歟云々、然而、奏事趣、猶以不快、爲レ之如何、此日白地退出、聊有二可レ見事一故也、靜賢法印來談二世上事一、如二余案一、今日、於二內裏一謁二大理一、有二示事

等、右大辨親雅來云、切山事、定長奏聞之處、召成淸於殿下、可被召問子細者、余申云、不被副御使者、私問答、一切不可叶、兼又先可止當時之狼藉之由、可被仰下旨、可奏聞者、寺家使三綱、且仰此旨了、

九月小

一日、丁未天晴、不出御燈、遣職事仲盛、修由祓如例、句祓遙拜、又如常、

二日、戊申天晴、忠季朝臣來、入夜參內宿候、親雅朝臣申條々事、

三日、己酉雨降、公家御燈御禊也、陪膳宗賴朝臣、余依有勞事不參、事了參上、宗賴朝臣申條々事、

六日、壬子大將、依聊不例、自今夜、以智詮阿闍梨渡物氣、此日、中宮不豫之後、今日始有御湯、未刻、定長卿申送云、（傳親雅朝臣）只今召具成淸法印、可參之由、有御氣色者、例幣前散齋之間、僧尼參入陣中、非無所憚、私齋雖可同、已自院召給、加之、事急速大事也、仍余俄以退出、相具宗賴朝臣、爲召問成淸也、晚頭、定長卿、親雅朝臣、成淸法印等參來、先以宗賴朝臣、申五ヶ條□□訴訟、余一々仰子細、余偏依阿黨、不成敗宮寺之訴之由、成淸讒奏、因玆天氣不快、仍以條々子細、先勘問、此事一塵無拔陳之方、皆以伏理了、先理不盡之裁許之條、全不好申、尤可被盡次第之沙汰也、但問注可宜者、一、是遣神人、振榊、押領相論之兩津之事、宮寺全不下知、直（右イ）人自由之狼藉歟、太以恐申、早可召取彼神人等者、是二、（已上、）天山切山相論事、（是）栢榴山屋形山事、早可被遣御使、（是三、與補案牧相論事、）殘三ヶ條、自元殊非訴申事、只事次所言上也云々、已上條々、日來數十度、雖被仰下、全不承諾、只以讒言爲事、仍余枉可召賜成淸之由奏聞、爲證人所申副定長卿也、件卿面聞此子細、明日具以可奏聞之由所申也、深更、女房同退出、

七日、癸丑天晴、晚頭參院、一府生不祗候、仍以預法師、申女房云々、又自殷富門院御方、內々申入了、被仰慥可候之由、前攝政、（近衛、）同時參入、被候御廐廣庇云々、余先依召、參御前如例、（業忠、付北殿上人傳召之由、北面下臈也、）巷說嗷々之後、今日始謁龍顏、天氣快然、中心成喜悅、然間、女房二品（法皇愛妾、丹從二位是也、）出來、法皇相代入御

爲謁前周公也、其後、與女房談語、陳落愰了、貞妃有伏理之色、鄙生頗無過之驗歟、亥終參內、上付寢、參中宮御方、（少カ）小時退出了、

八日、甲寅、送札、謝去夜之畏於女房、有可奏聞之儀（儀イ）、親雅朝臣來云、與福寺兩別當、今日、春日八講結願了、即終夜可參上、爲訴切山猥藉也云々、余以一昨日次第、可仰遣之由下知了、定長卿相副成清文書進院宣、（餘仰此旨也、）即書、具宗賴朝臣奉書、其上親雅朝臣、戌刻長者宣、以參入之三綱（此兩三日、爲寺家使所參候也、）仰遣子細了、南大門金剛力士、以佛師康慶可令造立之由、寺家懇望、（先院又云々、）奏聞之處、可問院實（院實父、）之由有仰云々、早可問之由仰之、

自此日、於無動寺、余所始不動護摩、法印修之、

九日、乙卯、天（晴）陰、入夜甚雨、宗賴爲奏開條々事得參院、依明旦天王寺御幸、忩々不承勅答宣退出了云々、親國來申云、伊勢奉幣上卿左大臣故障、右大臣參天王寺、內大臣穢氣、藤大納言實家領狀、辨棟範朝臣云々、

十日、丙辰、天晴、今旦、法皇參詣天王寺、十ヶ日可有經廻云々、是念佛御當番云々、親國可被截辭別事等、注申之、又仰子細了、

十一日、丁巳、天晴、此日例幣也、上卿藤大納言實家、辨右中辨棟範、申刻內覽宣命、少內記以業持來、見了返給、（辨別、三ヶ條、三合、天變、神宮怪異等也、）無辭別之時、無草奏也、兎清書內覽了、小時、藏人次官親國（奉行職事）來申云、中臣使、祭主能隆卿參勤之處、依服假、神祇官以大祐永兼截差文、而上臈爲季清定等訴申云、例幣月次祭等使、祭主有故障之時、上臈可勤仕、其例又如此、而乍置在京上臈二人、催下臈無謂云々、但爲季有所勞、不能勤仕、清定尤可下向者、仍問伯仲資王之處、本官在京次、差申了、難被改歟云々、兩人已參入、理須依上臈歟、永兼、內々申入、蒙御定之由、所申也者、仰云、宜、（〇一作一旦）依上臈、發遣清定者、其後、永兼來訴、伯又有申旨、然而仰同旨了、

十二日、戊午、天晴、檢非違使章廣、爲大理使來、申俸饒法師之間事、子細委召仰了、使廳之沙汰、太以不當也、章廣阿容歟、

十三日、己未、天晴、參內、幷八條院、深更歸家、此夜天陰、失清明之名、尤遺恨、

十五日、辛酉、天晴、此日於春日御社、供養自筆般若心

經五卷、(一卷金泥、四卷墨字、各寫二十二卷、此中、中八大將筆也、餘一身不書得之故也、)過密々事也、以覺乘法眼爲導師、此事年來每月朔、手自書心經一卷、歲末以十二卷、被供養之、而此四五ヶ年、自然懈怠、而去春、覺乘參御社之時、夢想云、大明神仰云、彼心經ハ如何云々、覺乘即不語件夢、去此始申也、此時、余始聞驚、懈怠不信之責、已餘身、仍文治三四五六、幷四ヶ年分、書其闕分、所奉供養也、於金泥一卷、爲謝此恐、所副供養也、兼又或人夢云、爲余轉讀百萬卷心經、可奉法樂春日大明神、但早速可果之由也、仍今日、一日之中、勸進百萬卷、其數已及百六十餘萬卷也、此事、即供養心經之次、啓白御社了、余自無言轉讀千卷、(今日、食事只〔〇一作召〕一度、謹愼也、)爲信心發起利生有感者歟、入夜、女房相伴、向九條堂、自今夜、始恒例懺法也、逢初夜時、今夜宿此堂、

十六日、(壬戌、)拂曉眠覺、寒出今日可爲神事之由、處、以渡角家、即催具僕從、歸大炊亭、依明日春日若宮祭、今日爲奉幣也、午刻發幣帛、陪膳兼親朝臣、陰陽師內匠頭業弘、先例、此祭幣、只自政所立之、無御祓之儀、然而爲致仰信、沐浴修祓、取幣遙拜、但使只小使下家司許也、不相具神馬十列也、未刻參內、今日、中宮依被浴藥湯也〔云々、〕入夜始之、此間事、依不審、暫可宿候禁裏也、

十七日、(癸亥、)陰晴不定、此日、春日若宮祭也、神齋如例、中宮、自廳被付幣於社、同神事也、去年又如此、今日、以書札、送右大臣許、(候天王寺、)依禁省櫻樹花、可有臨時奉幣之事示之、爲遂叡聞也、此事、延喜、天暦聖代有例、其後殊不聞、天德二年秋、發梅桃之花、同三年、中宮安子降誕皇子、(圓融院是也、)彼度被發諸社幣帛、爲追彼例、可有奉幣也、七社、

十八日、(甲子、)戌刻、經家卿、(候天王寺、)告送云、今日辰刻、念佛三昧院、幷念佛堂、皆燒失了、仍不及寺中云々、件念佛堂、在西門外南腋也、近日、熒〔惑〕示變、諸社怪異御占、多申火災之由、今果而有此災、尤可恐愼歟、忽召宗頼朝臣、明曉爲御使、可參寺門之由仰之、余雖可馳參、遂御明後日也、加之、人々不可豫參之由、遮有院宣之由、長定所告送也、仍不參之由奏聞、即內裏御使也、

十九日、(乙丑、)天晴、宮聊溫氣御坐、仍今日止御湯、已四點、依例講向九條、懺法講等了歸參、權右中辨定經

來二九條一、申二役夫工一、行幸之間事一、入レ夜雨降、
廿日、丙寅、丙降、及二深更一、宗賴朝臣歸來、傳二法皇御報一、火起レ自二二品局一云々、餘焔不レ及二寺中一、猶珍重事歟、明日奉幣事、依二先日師尙勘文一、有二其沙汰一、而猶不審之間、尋二見宣命等一之處、延喜、天慶等、無二宣命一、天德二年九月十三日、有二宣命一、依二天變一、石淸水已下五社、可レ調二進神寶一之由、有二御願一、其後無爲、仍爲二報賽一被二發遣一、更不レ載二狂花事一、但延喜十五年、依二衆木秋花一、有二六社石淸水等也、奉幣一之由、見二外記日記一、然者、依二彼例一被二發遣一、更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之上、奉幣已明日也、之イ兼不レ能二停止一、仍於二發見之條一者、偏任二延喜例一、事無二異儀一、重加二思案一之處、不レ被レ申二伊勢一之條如何、中古以來、臨時諸社幣、多被レ申二伊勢以下一歟、或依二御占之方角一、或謝二其社之怪異一之類、非二此限一、只祈二年災一、申二變異一之時、有下除二伊勢一臨時奉幣例上哉否、重問二外記及師尙等一了、
廿一日、丁卯、天陰、入レ夜雨降、此日、依二三合、天變、及櫻樹秋華等事一、被レ立二石淸水已下七社奉幣使一、蓋依二延喜十五年九月七日、天德二年九月十三日十七日等例一、所レ被レ行也、上卿內大臣、行事權辨定經、奉行職事光綱元宗賴也、而服參二天王寺一之間、與二寺光綱一云々、等也、當日有二日時勘文使定一、宣命草奏等事一、近代例、兼日不レ行二使定一、甚無レ謂、然而、上卿入別好二略儀一、爲レ省二出仕之煩一歟、可レ謂二奇恠一云々、申刻、使以下參集、相次上卿內大臣參入、先內三覽日時定文等一、依二參議不參一、行事辨定經書レ之、定經持三來直廬一、見了返給、少カ小時光綱持三來宣命草一、見了返給、但不レ載二天變事一、仍可レ加レ載之由仰レ之、但更又不レ可レ及二內覽一、直可二淸書一之旨同仰レ之、余候二中宮御方一之間、直奏二淸書一、使等發遣了云々、主上有二御湯殿一、無二御拜一、只依二余申給一、着二御々引直衣一、有二御祈念事一也、今日可レ爲二御精進一、以二石淸水一爲二社上首一之時例也、而奉行職事兼申之間、今日服二魚味一給云々、然而、兼不レ知食二不レ可レ及二不信懈怠之恐一、御湯殿了之後、更可レ爲二御精進一、且又此旨、可レ有二御祈念一之由申了、先レ是、光綱來申云、今日、使季經、基親（等、）卿申レ未二着陣一、仰三合上卿一之處、私難二進止一、可レ依二御定一之由申レ之云云、余云、散三位着陣、更無二別事一、不レ及二吉書申文一、然而、今日依レ仰、早着陣シテ、可レ被レ賜二宣命一、如二神祇官奉幣一懸レ膝、給二宣命一之儀、未曾有事歟、可レ被二計定一之由答了、各着陣、給二宣命一了云々、抑、今日奉幣之間

事、去夜各尋問、今旦、師尚勘申云、延喜廿年祈雨、幷保安三年依御薬平愈之事、被立五社奉幣等、皆石清水已下、不被申伊勢也、此外無所見、師直又多勘申其例、仍今日、石清水已下被発遣七社之奉幣使也、且是延喜十五年依此花事、被立石清水已下之故也、師直重注申先祖十市有象勘草、（天暦狂花之時、勘申延喜例、件勘文、延喜十五年奉幣、准依狂花之由、有所見、仍今進之歟、）仍今日奉幣不延引、如本議所被進発也、今暁、宮母儀有寂吉夢、宮御悩平減之趣也、泰覚法橋又同来申寂吉夢、先日、（一昨日且也、）余及宮所御覧之凶夢、早見直了、為悦不少者也、

廿二日、（戊辰）雨降、午後天晴、上皇昨日御帰洛、仍巳刻参院、以棟範朝臣、入見参、依供花之間取乱事、不謁之由被仰出、余申天王寺念仏堂事等、有服膺之天気云々、小時、向九条堂、依懺法結願也、公卿季経卿一人也、事了帰参内裏、宮御不例有増気、歎思不少、昨日始祈等了、又猶祈等致其沙汰、明日行啓事、先日仰宗頼了、自明日、即可渡物気也、此夜女房参内、日来在堂也、此日有軒廊御卜、上卿藤大納言、□□□□大将参入、

廿三日、（己巳）天晴、此日、中宮依不例、退出里亭、重日雖可憚、事火急之故也、加之、故殿強不忌重日給、今日御心地聊宜、仍行啓之間無為、悦思不少、今日賜糸毛御車給也、事卒爾之間、出車三両、（毛車〔也〕）、四人乗之、大夫已下、公卿六七人許供奉、亥刻出内裏、即渡御大炊亭、即此夜始修不動法、（智詮権法橋、）又渡邪気也、病悩、邪気無其疑之故也、物怪渡云、今夜又以行暁法印、（三井寺知法人也、）始修北斗法、（削死簡、付生簡、命之祈、不如此等、）又以晴光修如法泰山府君祭、又奉神馬幣帛於春日、（余行啓以前退出云云者、使者頼有、告文自作之、）即帰参也、又於八幡始行仁王八講也、

廿四日、（庚午）此日、於日吉、始修大般若御読経、今日御有様、只同前也、

廿五日、（辛未）祭主能隆、今日下向、賜宮御衣、（御衣若小袿等也、）能可祈念申之由仰也、

廿六日、（壬申）始熒惑星供、珍賀修之、於住吉社、始大般若転読、是宿願也、

廿七日、（癸酉）天晴、此日、中宮御祈、始修普賢延命大法、大阿闍梨法印大和尚位慈円、護摩壇阿闍梨時退也、御悩祈、須修七仏薬師法也、且是皇嘉門院后位之時重悩給、行玄座主、（于時法印大僧都也、）修件法有効験、旁可修

彼法之處、余年來、中宮御祈、可修普賢延命之由、中心祈願、而間、去比或僧（法印房人（也））夢想、法印、中宮御祈念、修此大法、壇中有大瓶、納不老不死藥之由見之、仍彌起信力、可忩行之由、致其沙汰之間、有此御惱事、已火急、若有不慮外之恐、必有不修此法之後悔歟、加之、病祈者、即爲保命也、夢想之告、定有深心歟、令修延命之祕法、殆可謂相應、仍殊所始行也、以寢殿南面爲壇場、晝御座、暫渡北面、御帳暫撤之、於寢殿被行、如此事之時定例也、以西子午廊爲法印宿所、其外點近邊人家等、爲伴僧等宿所、修法雜事、僧房裝束事等、皆悉沙汰具了、每物盡美、事爲大事之上、此法久絕、爲法爲病、無事可致丁寧之故也、本尊曼陀羅、（繪本也、）幷四天王等像、新圖也、（佛師法橋賴成、）即今夜供養之、然而、殊無賜布施之儀、又佛布施猶無之、皆是先例故實云云、子剋許始行、初夜時、中宮於中妻戶簾中也、令逢時給、母儀二品、幷余等候御傍、奉扶持、余信心猛起、潤知必有靈効者歟、先是、請澄憲法印、奉供養藥師佛、（在十二神像、）幷藥師經十二卷、其後修大法也、凡堂莊嚴之躰、實嚴重殊勝也、雖末世、爭無効驗乎、伴僧廿口、小壇七、（息災護摩壇、聖天、十二天、四天王、各一壇等也、）此日又始修祈等、春日御社唯識十講、賀茂社三ヶ夜奉幣、羅睺星供、（經圓已講、）廣隆寺藥師經御讀經泰山府君祭七座、（宣憲朝臣、季能朝臣、宣平朝臣、廣元朝臣、資元朝臣、晴光（朝臣、）業弘（朝臣、））焔魔天供三壇、（宗嚴律師、證運律師、覺嚴已講、）屬星祭、（清光（〇一作晴光））

又此外、於春日社寶前、大明神本地一鋪、（五體、不空羂索、藥師、地藏、十一面、二體、幷五尊圖繪也、）同經六卷等、以大僧正奉供養之、此日、奉加少灸、余奉指檢、醫師等不能登入、又簾下不能出御之故也、大椎、身柱、巨穴、三ヶ所也、」

廿八日、（甲戌、）早旦、圓阿注送云、去夜夢想云、此大法必可有法驗、大阿闍梨法印壇上、畫圖佛像云々、此事不可說也、此法祕事、壇上畫作本尊云々、仰而可信者歟、今日、大土公祭、（業弘、）泰山府君祭、（宣平、）春日御神樂、（權大進宗方登入行之、）吉田社百座仁王講、大原野社大般若御讀經、御惱同前、地體溫氣不醒之上、午後殊有更發之氣歟、

廿九日、（乙亥、）今日、於梅宮轉讀百部仁王講、於法成寺、修最勝講、（金堂、僧三口、）又於同五大堂有念誦事、（僧三口、）於總社修仁王講、泰覺有夢想事云々、御惱必可

平減一歟、件夢去廿一二日之間事云々、此日、請二法然房上人源空一、中宮有二御受戒事一、先例如レ此上人一、強不レ參二貴所一之由、有二傾驚一云々、是不レ知二案內一也、受戒者、是專不二聊爾一、以二傳受人一可レ爲レ師、而近代、名僧等、一切不レ知二戒律事一、靡仁、忠尋等之時までは、名僧等、皆好二授戒一、自レ其以後都無二此事一、近代上人皆學二此道一、又有二効驗一、仍不レ顧二傍難一、所二請用一也、司天等云、熒惑已入二軒轅中一、猶女主星云々、彌驚恐不レ少、昨今、地體御温氣聊薄ク令レ成給也、是灸驗歟、

玉葉卷第六十一　終

玉葉 卷第六十二

自建久二年十月
至同閏十二月

建久二年冬

十月(大)

一日、丙子、晴、入夜雨降、中宮御方御更衣御装束如例、但晝御座爲大法壇所、只北面敷改御疊少々也、殿上臺盤所如例、此夜以請遏阿闍梨、令修冥道供、在茂朝臣草進祭文、依雨於侍廊行之、又修火星供七壇、(安覚、法眼練性、寮源、増覚、成円、行秀、寛意、)於祇薗始大般若讀經、此日平座也、

二日、丁丑、(晴イ)今日始修祈等、羅睺星祭、(三ケ夜、宣平朝臣、)使權少辨業家、天曹地府祭、(業弘、)又始星供等、(日曜、金曜、計都星、)藥師護摩、(尊忠法印、)愛染王護摩、(顕真阿闍梨、)

四日、己卯、賀茂御神樂、少進兼時爲行之、以覺成僧正始修不空羂索供、又修如法鬼氣祭、(宣平朝臣、)

五日、庚辰、今日、始修法二壇、佛眼法宗嚴律師、(本尊新圖給之、)六字法晴遏阿闍梨、貴布禰社供養御正體并法華經一部、

六日、辛巳、於多武峯供三經、(法花經、唯摩經、金剛般若經、)今日又有受戒事、(法然房、)

七日、壬午、自今日、奈良大僧正、引率門第六口來、住近邊宿所、以件六口僧徒、始不空羂索讀經、僧正又毎日來、被講讃心經廣釋、此夜、以大僧正爲導師、奉供養白檀一尺六寸不空羂索像一體、(此五六ケ日之間、爲宮御祈所新造也、)同經六卷、同金泥自筆經一号、宮御衣一具、(大夫取之、)銀造劍一腰、(權大夫取之、)此後始御讀經也、貞慶爲發願導師、今夜始水曜供、

九日、甲申、此日、始法華經御讀經、

十一日、丙戌、臨時春日奉幣使基清、(有告文、)獻蒔繪細劔一腰也、今日俄思立、供養金泥心經一卷、自筆書之、并墨字金剛般若十卷、(元所調置也、)[以之]貞慶已講爲講師、余粗示聞子細、貞慶演説旨趣、大僧正、余相共拭感涙、實雖神明三寳、爭不伏此理給哉、殆可謂神歟、可尊々々、此感應必不可空者也、

十二日、丁亥、此日獻二神馬一疋一、
十三日、戊子、夢祭、晴光、三ケ夜、
十四日、己丑、晴、此日、千度祓也、陰陽頭宣憲朝臣已下陰陽師十人、於二西面臺一有二此事一、簀子敷二紫端疊一、爲二陰陽師座一、各前立二八足一、殿上人亮宗頼朝臣以下七八人、爲二陪膳一、一度二二人相替勤レ役也、役家司職事僧衆等也、二時許結願了、各給二（○給下恐有脫字）一疋一也、
十五日、庚寅、晴、此日、於二大原野一、一日讀二大般若經一、導師信憲已講、天曹地府祭、陰陽刻博士菅野季長、此日、不空羂索御讀經結願也、文仰二智詮一、終日加持、然之間、今日不二發給一、余深奉二信仰一、春日大明神、及南圓堂不空羂索觀音、去十一日夜、貞俊說法夜也、或人見二不可說夢一、先日大僧正供養之尊像、放レ光照二中宮御身一、守護給之由所レ見也、而今當二結願一、有二此平驗一、大明神之加護、觀音利生、雖レ經二曠劫多生一、不レ可二謝盡一者歟、又今旦、法印入二病者帳內一、護身之間、老嫗一人、竊出二御寢所一、逐電了之由見レ之、果以御驗、實不可思議也、南北二京、佛法之棟梁、共以施二其驗德一、可レ憐々々、可レ尊々々、智詮又今日摧二肝膽一、遂以不二更發一、總而謂二顯密行之三ケ事一、皆顯二其驗一、實雖二末世一、信力之前、効驗更不レ可レ空者也、余不レ堪二情感一乎、自取二御衣一、袈裟、被二大僧正一、又奉レ出二牛一頭一、讀經僧達、元本施二小袖等一之外、今日之經頭、各給二生御衣一領一了、又智詮給二生御衣二領一、物付、同一領給レ之、
十六日、辛卯、今曉、於二此亭南庭一、以二晴光一修二如法泰山府君祭一、余著二衣冠一、出二祭庭一拜レ之、今日、自レ宮被レ發二遣諸社奉幣一、

十一月（小）

一日、丙午、晴、宮御方供二忌火御飯一、自二晝御座方一供レ之、如二旬御膳一、早旦供也、中古以來、今月入月之後、爲二神事一依二五節一也、然而、散齋非レ重、加之、日來御邪氣餘殘、非レ無二不審一、仍且勘二先例一、今月猶可レ渡二御物氣一、隨又御修法壇等、不レ出二宮外一、但當二諸社祭日一、猶止二御加持等一、修法之時、微音竊行レ之、余同祗二候宮中一、散齋之間、強不レ可レ憚之故也、但今日依レ爲二旬日一、爲レ致二遙拜一、自二立后之時一、每月有二此事一、自二夜半一出二居北隣宅一、辰刻、解除遙拜去月、御病危急之間、所レ皆爲二僧房壇所一、仍闕二此拜一、仍今月爲レ補二其闕一、兩度拜レ之、之後、歸參、又今曉、御加持等止レ之、依二忌火御飯以前一也、晝幷初夜等時、奉二仕之一、實明朝臣來、申二臨時祭定之間事一、

(来九日可宜云々、)親國申、尊勝寺灌頂事、先仰可催資賢之由、并皆有院云々、可催少納言之由仰之、長房申八十島雜事、攝州庄々、以官使可譴責之由、國司申請之、奏聞之處、有勅許云々、可然之人々、先可相觸之由仰之、大將參院云々、以定長卿入見參云々、大將語云、大理以其息馬頭高能朝臣、可任中將之由奏聞、院宣云、然者以他人可(四位也、)任馬頭云々、仍思留中將之由、能保卿所談也云云、深夜向北隣、依明日春日奉幣也、春日神主、故障之時、或神祇官(中臣氏、)申祝、或權神主申之、其例共存、尋撿之處、權神主不在任之時、神祇官下向云々、當時、權神主無隙、仍勿論云々、

二日、(丁未、)〔天〕晴、此日、春日十列如例、於北隣立之、陪膳式部大輔光輔朝臣、使職事散位業清(藤氏、)、奉行同清忠、陰陽師主税助清光等也、其儀如例、未刻、余先發遣、其後、女房(今旦又來此宅、)幣又發遣、役人同前、依無幣取、六位行事清忠取之、其後歸參宮御所、女房同之、入夜、宮御方幣、自河原發遣、行事大進長房、使權大進宗方也、依御不例之餘氣、御禊儀不可叶之上、御修法在宮中、仍旁自河原所發遣也、宗賴參上、申除目之間事、明旦可奏聞之由仰之、此次余仰可勘先例、寛治復辟以後、年内被行京官除目、(准攝政官下之後、直廬初度也、)嘉應秋除目以後、有復辟、今度尤可追寛治例歟、此旨可奏聞之由仰了、但此事非強望、若除書怨思食者、只可被行事也、天永、大治、久安、皆御元服次年御前儀也、仍勿論、寛治、嘉應似今度儀〔也、〕親雅申云、春日祭開神殿之役、權預、次預、以何可役哉事、問神主正預等之處、申狀不一同、(參陸奥能綱、遠忠奥祐忠、)猶難一決、仍俄占之、親雅不參上、仍仰長房占之、(晴光、自然候逢也、忽他人不能召出、)一、(祐忠權預、座次上臈、)二、(能綱次預、座次下臈、)以何可開神殿寳藏哉之由問之、一叶神慮之由、分明占申、仍其定仰下了、

長房、又申八十嶋之間事、以職事清忠遣舞人、半臂、下重、於近衛使之許、辨右少辨資實、明曉下向云云、今夕來、召前仰權官、可從祭事之間事仰之、」

三日、(戊申、)天晴、此日、春日祭也、神齋如例、昨今停止御加持讀所之時、微音行之、今日、平野御禊云々、及晩長房〔來、〕申八十島雜事及闕如之由、今日雖參院、不能奏聞、御所中間之故也、入夜宗賴朝臣來、同每事不能奏達、明旦又可參云々、

四日、己酉(天)晴、未刻、宗頼來云、今旦參院、除目事延引可宜、先例之條、所申可然、若如成功、必有可任之者、臨時可被行小除書歟、其條者、下官可相計云々、申刻、長房申八十島之間事、庄々猶對捍云々、同刻向北陽、立梅宮奉幣十列等、陪膳光輔朝臣、陰陽師主計頭資元、使瞬如、仍奉行職事泰家勤之、但不向社頭、先例云々、入夜參內、相具小樂器、(大鼓、鉦鼓、羯鼓等許也、)參入、頻有許容、其後向直廬、有五節臨時祭等定、頭中將實明朝臣書之、(定間、左大將在座、)盛加兩例文等於柳筥持來、撤硯盛例文許覽之、余留文返給柳筥、實明取之復座、(但不數座、是例也、)余披見例文了、實明先書五節定文、(余與奪如何、)次書臨時祭定文二通、(與奪又如例、)皆書了、自懷中取出、(今所書之定文、入筥中了、)又盛柳筥持來、今度(作三)柳筥留之、實明退候本座、余各見了、加卷例文等、如本盛柳筥返給、實明進來插笏取筥、加盛硯等、取之退下、今朝、宗頼朝臣、便可有行幸舞人定之由申之、余許之、仍宗頼儲候、而余案之、行幸日時、先日所勘者、去廿八日也、其日已過、未改勘延引日時、仍不勘日時以前、定舞人、於理有妨、是以不定、仰此由於宗頼了、即歸參御前、樂器許容、無他事、小時退出了、

五日、庚戌(天)今日、欲被行京官除目、而余可被追寬治例之由、依令奏聞、來十二月可被行之由被仰下了、今日成功之輩許、少々可被任之由、有院宣云々、戌刻、自院賜御書、(御使、北面下﨟也、)云、兵衛佐致成、丹二位子、可任少將、其所武衛可任範能子有能、(丹二位、改之、)前攝政息家實可敘正四位下、(越階、)實保、基範、高能之間、可任中將、可計申云々、少將、武衛越階等事承候了、中將事只在勅定、一度三人過分歟之由令申了、院御書云、高能四位之後、中將難事歟、頻懇望、如何云々、余申云、實雖為避近事、能保當時頗為珍物歟、人還不可為例歟、好花族之蛮、為學執政子息、不可似求此例歟之由、令申了、基範、中將殊不可然歟、重仰云、高能可任者、只可被任一人歟、又右大臣申加階云々、(宗頼持來今度御返事、其次語云、傳奏定長云、頗逆鱗歟、殿下御返事到來之後、むつけさせ給つゝ、成功も何も、不可任之由被仰云々、此事未得其心、)余申云、高能事、只依被仰合、申一端之子細了、凡八中將數人、強無其人者、不可被登用歟、右大臣加級事、左大臣官位、共上﨟超越之條、未曾聞歟、太政大臣又不居左右大臣之下者也、若被許右大臣

加級一者、太相、左相同可レ被レ叙歟、事爲二大事一、世又可レ傾、仍乍レ恐言二上子細一者、深夜又御書到來（宗頼朝臣持來也、）云、中將早可レ任二高能一、能保懇望之故也云々、右大臣加級事、被レ仰二僻事一也、兼二申其子家經一也云々、勿論勿論、雜任等、宗頼注二折紙一持來、於レ院申定了云々、余又注下賜裁二御書一之趣上了、但高能ハ、本左馬頭也、兼帶無レ例、若收公歟、將又可レ申二任他人一歟、此條仰不二分明一、仍重以二書札一（以二侍良時一爲レ使、）尋二此等子細一、待二此勅報一、可レ始二除目一、且參陣、可レ催二具上卿已下一之由、仰二宗頼一了、曉鐘之後、貞時歸來、御返事遲々云々、仰云、然者今度總不レ可レ任二中將一、追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又能保内々示送云、雖レ任二中將一、可レ避二馬頭一歟、一切非二所望一、縱追可レ補二馬頭一之由、雖レ被二仰下一、同時不レ被レ任者、猶可レ有二不審一、仍今夜、中將事、不レ可レ有二其沙汰一歟之由、所二相觸一也、御定又符合、仍此旨、馳仰二遣宗頼之許一（候レ陣）了、先レ是、行二除目一了、上卿退出之間、使者到來、更削二除高能一了云々、待二勅定一可レ行之由仰レ之、而且行二除目一、尤不當之由仰遣之處、只兼宗之一事、可レ待二御定一之由、忽存知了、尤不覺、但高能拜任事、上卿參議外記之外、未レ及二聞書一、他人不レ知、仍無二其苦一云々、次第重々狂亂歟、不レ能二左右一、叙位除目、每度摧二心肝一、實生涯無二其要一事也、雖二自今以後一、以二不レ過之事一、果懸二其殃一歟、可レ恐可レ慎、今度、中將事覆奏、頗所二自讃一也、只任二御定一、拜二任於馬頭一事者、追可レ有二沙汰一事也、而察二叙慮一、計二時儀一、再三覆奏、已叶二天氣人望等一了、如レ此之用心、爭無二越度一哉、無權之執政、孤隨之攝籙、薄氷欲レ破、虎尾可レ踏、半死々々、又聞、通親卿如レ例、致二種々讒奏一、是八十島祭、典侍共料、藏人所衆、被レ付レ使之間、其中一人在二通親之許一、因レ之、罵詈放言、奉行職〔之〕事、長房讒奏之詞、視者聞人皆驚二耳目一云々、然而、法皇無二勅答一云々、一之莫加也、

抑長恨歌繪相具天、有二一紙之反古一、披見之處、通憲法師自筆也、文章可レ褒、義理悉顯、感歎之餘、寫二留之一、其狀云、

唐玄宗皇帝者、近世之賢主也、然而、愼二其始一、棄二其終一、雖レ有二泰岳之封禪一、不レ免二蜀都之蒙塵一、今引二數家之唐書、及唐暦、唐紀、楊妃内傳一、摘二其行事一、彰二於畫圖一、伏望、後代聖帝明王、披二此圖一、愼二政教之得失一、又有二厭離穢土之志一、必見二此繪一、福貴不レ常、榮樂如

夢、以之可知歟、以此圖永施入寶蓮華院了、
于時平治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彌陀利生之日也、

沙　彌（在判）

此圖爲悟君心、豫察信頼之亂、所彰也、當時之規摸、後代之美談者也、末代之才士、誰比信西哉、可褒可感而已、

六日、（辛亥）〔天〕晴、宗頼來、申公家御祈之間事、所存仰聞了、長房參院、陳申通親之訴訟云々、大略件訴状似無許容歟、定經來申役夫工、幷行幸事等、

七日、（壬子）〔天〕晴、親雅申云、別當僧正覺憲申云、天山切山境論事問注之條、日來不承諾、而以重仰催集會、仰含之處、早隨御定可遂之由言上了、但宮寺不進陳状、太自由、早可被召下之由言上云々、爲奏此事召遣定長卿了、入夜請文云、參籠今熊野御共者、仍召宗頼、仰子細、付定長可奏聞之由仰了、件卿素所申汰沙也、又明後日可追物驗者貸法眼、同可奏聞之由仰了、

八日、（癸丑）〔天〕晴、申刻、宗頼自今熊野歸來云、天山切山等事、太諠譁也、而寺僧等承申問注之條、尤神妙聞食、於今者、早仰子細於宮寺、早速可被遂問注也、不進陳状之條、太不當、早可被責召、但於今者、又陳状之條、強不及寺家訴、只以遂問注、可爲詮〔之〕事歟者、中宮御驗者貸事尤可然、但今整猶不可被遂物氣歟、又件智詮、朝夕祗候者云々、強不可貪一旦之賞歟云々、余重奏云、貸事只守先例所言上也、強不能進申、如此之事、自上且感佛法之威驗、且爲施本宮之面目、進而所被仰下者、於懇望者、太非本意、左右只可在御定者、仰云、爲本宮之望者、早可仰下法眼者、傳奏云、智詮頗不受者也、仍一旦被濫仰歟、然而僧本宮有此賞云々、尤可援悅者也、

九日、（甲寅）〔天〕晴、此日、八十島祭發遣日也、御乳母大納言三位（能保卿嫁之人也、）未下向、申請院廂御車云々、勅使藏人仲章、奉禮陰陽助濟憲朝臣、（今日宮遺忌、然而依非祭日、自院有遣賞、雖然、不供奉路頭、先以下向云々、今一人助季弘朝臣可下向、而依候今熊野御共、被貪遣忘之人、）自中宮被副使、蓋先例也、少屬左少辨三善仲親爲使、所被副御衣也、禁中宮中、下官皆爲神齋、而余忘却、有不淨事、忽行水解除、又中宮御方、同諸人忘却、今曉追邪氣、仍同以御衣解除之、寅剋、驗者智詮法橋參上、追物之儀如例、（今度他王爲主領云々、仍於追物之所、忽浴水云々、）天曙之程、

事了賜祿、自殿中（寢殿西面妻戸）押出之、權亮忠季朝臣取之被、智詮（纏紅葉衣五領、青單衣）、智詮肩祿退下之間、藏人頭中宮亮宗頼朝臣仰云、依中宮御惱平愈之驗德、可上賜法眼和尚位、而爲神嘗祭散齋、仍過神事、可被宣下、且內々所被告仰也者、（隨以此旨、示余、即以余命、內々所告仰也）、又於中門外、余賜牛一頭、（左府生忠武、着布衣、牽之、從僧受取之）、物付賜祿、（薄色生衣二領、少進兼時取之）、其外賜長絹三疋、綿三十兩、以侍賜宿所、此外垸飯二具、又湯帷、他雜事等有之云々、智詮下宿所之後、以兼時、重盛、修修驗子細、即賜鈍色裝束一具、智詮渧泣之外無他云々、寔佛法之德、可感可貴者也、今日賞〔之〕事、以宗頼奏殿悦申之由於法皇、依御坐八十島棧敷、及晚參今熊野、依御入堂之間、申置藏人實家退出了云々、後聞、今日八十島、公卿八人扈從、殿上人十七人、其外藏人五位等、又十餘人云々、隨兵相模守源惟義、（世號大內）、是源氏之末流也云々、

十日、乙卯、〔天〕晴、天文博士廣基、持來密奏、去四日熒惑犯太微、上將星之變也、右大辨親雅來申條々事、其中、春日正預遠忠沙汰之分御供、依其身重服、以代官可勤仕歟、可被付神主歟、尋先例之處、有政故障之時、泰隆備進了、以代官勤仕之例、無所見之由、社家言上、仍先日付遠忠可勤仕之由仰下了、而勘故殿御記之處、保安二年閏五月廿九日御記云、左少辨實光來云、春日預實俊訴申云、神主伊房輕服之間、執行彼役之所、知欲備進御供、先例、神主未補之間、執行此役云々、爰召問神主伊房之處、勘申先例云、神主有障之時、以代官令備進御供、預專無執行之、近則、伊房妹死去之時、以代官令勤仕御供養者、以伊房申旨、召問他司等之處、申云、所訴申不當也、近則、實俊御供、當番故障出來之時、以代官令勤仕此、蓋神主無勤其代、以之推之、神主有憚之時、何以預令勤其代哉者、實俊訴申旨、不當之由、仰下了云々者、有政故障之時、泰隆奉行、專非例歟、是前攝政之時事云々、先日尋本社之處、不注申保安例、尤不足言也、仍改先日下知、以遠忠代官、（以權預茁忠爲代官云々）、可令備進御供之由、可仰下之旨、仰親雅畢、入夜參內、於御前見齒圖、（自院被獻也）、其後參八條院、子刻歸宅、

十一日、丙辰、〔天〕晴、宗頼朝臣、申伊勢造營御材木之事、第三筏師流死了、件筏可被用哉否事、人々申狀、

左大臣、右大臣申云、可被行御卜、隨彼狀可被用捨、內大臣申云、不可被用、只可被卜何祟哉之由云々、仰可奏聞之由了、造宮使申云、來十九日、可付御殿桁、而此事遲怠者、彼日以前不可出材木、仍今明可有急沙汰云々、仍明日可行御卜之由仰之、實明朝臣來申、五節之間殿上人出衣可用唐物哉否事、可隨新制、又可奏之由仰之、

十二日、丁巳〔天〕晴、法皇、今旦自今熊野令出給云云、親雅申金堂佛之間事、定經申役夫工、幷行幸之間事等、又條々仰含了、

十三日、戊申晴、今夜、丹後淨土寺家渡云々、法皇相具渡給、自今夜三ヶ日、可逗留給云々、是被准移徙、三ヶ夜夫婦不離之義歟、今日、改勘松尾北野行幸日時、上卿右大將、行事〔辨〕權右中辨定經、持日時幷行幸舉幣定文、（今夜、同定奉幣使、光雅可執筆、）見了返給、又被行軒廊御占、上卿同人也、神宮上卿藤大納言、所勞不參〔之〕替也、件御卜、去比自御杣出筏四艘、其中、第三筏之師、入河水溺死、其筏雖不穢、（筏在上、人流下、仍筏不穢也、）所乘之人已沒亡、以彼筏材木被用正殿之條、依有事疑、被勘先例、寬治以後、度々有如此事、且依先例、被用捨之處、不可被用之由、官寮占申之、又被卜其祟之處、公家御愼、又所愼之由占申之、深更自宗頼之許、內々所進也、早奈事之由、任御卜趣、不可用第三筏材木之由、可宣下之旨仰了、此夜大理歸京云々、五ヶ日之間、無爲無事云云、是已爲世爲君爲吉瑞云々、今日、奈良禪師、慈恩會竪義所作日也、

十四日、己未雨下、早旦、以人日來風雨之難、今旦降雨、珍重之由、賀送能保卿許、甚悅之由有報狀、又送住吉和歌、一見了返送了、長房來申條々事、行幸當色可支配之由仰了、伊與、參河、鹿田、方上等許也、他家領、皆充法成寺修理、免如此之臨時雜役之故也、及晚大將來、今夜歸一條亭云々、申刻、大僧正自南都示送云、禪師竪義、凡不能左右、感涙難禁、實非只人歟云々、其後寺僧等、多賀此事、貧悅思無限、偏是春日大明神冥助也、生年十三歲、兼不伺算、勤大業、南北二京、古今未曾有例也、一問別當僧正云々、是故大僧正覺信、承保之例云々、每事珍重、所作美麗、萬人感歎、敢無比類云々、

十五日、(庚申)〔天〕晴、此日、吉田祭也、社頭事、家司為季奉行、毎事泥々、鋪設不具云々、返々奇怪、其旨仰了、余幷女房、向北隣、發遣幣帛、行事親輔、依社頭行事職事猶闕如、令差進了、(為祝忽冊大庭、仍所差進親輔也、)陪膳又皆悉稱障、仍以左少將定家、依參合也、女房陪膳同前、神馬使左近將監時綱也、仰可參社頭之由了、入夜、長房來申云、齋宮寮言上云、依觸卅日穢、今月次節神事等、或延引了、或又欲延引、穢次第雖為各別、宿館報穢始已經七ヶ日了、(有子細等、)仍自然之往反混合、如無疑、但猶分明可被仰下、若新嘗祭延引者、新米自何日可供哉、同可被裁下云云、余仰云、早下官外記可勘例、又書別紙下明法博士、可令勘穢否者、又申云、八十嶋祭、攝津國驛家雜事闕如事、奏聞之處、可計沙汰云々、余申云、先例勸是座隔一兩日、假免除之間、尫弱之國司、無力可奔營之條、頗似有其謂歟、然而、不從雜掌〔了〕在廳官人等、皆悉隱遁、領狀之庄々雜事等、猶無催促之人云々、此條尤難其科歟、尤為向後、可有炳誡歟者、雖多他事等、不遑具錄、此次、今月下旬、來月上旬、兩度上表事、可申沙汰之由云々、永久以來、攝政三讓之外、只復辟一度也、而寬仁、寬治、三讓之外、復辟之表二ヶ度、始有勅答、第二度被下關白詔也、今般可追彼兩例之由仰了、寬仁、寬治共十月也、而今度依中宮御惱、十月過了、如之復辟兩度之條、日來不致沙汰、自然所延怠也、今宗頼朝臣勘申先例、仍所仰下今月表事也、宗頼朝臣申代々表作者、幷寬仁、寬治、第四度表事等、又申他事等、實明朝臣申五節公卿殿上人散狀、又云、殿上人出衣事、唐綾、和綾共可用云々、余仰云、主上始可出御帳臺、大臣一人不參、尤不便、重可相催者、親雅朝臣來、申別當僧正申條々事、又申春日旬御供事、件事、先日任保安例、仰子細了、而重申此由、未得其心、仍重仰含了、遠忠代官可勤仕之由也、

十六日、(辛酉)天晴、長房來申上表之間事、作者兼光卿、清書伊經、使忠季、宗國等朝臣可催之由仰了、復辟初度(攝政第四度也、)今月廿六日、第二度(被下關白詔之度也、攝政第五度也、)十二月十六日、豫所定之日次如此、公卿七八人許、可相觸之由、同召仰了、申刻參院、以泰經卿入見參、依召參御前、中宮不豫之間事有御尋、言上子細、又

新制不被施行事奏聞、頗有然給之天氣、但始終不
可叶事歟、乘燭參內、於直廬、頭宗頼定申行幸舞
人、(以下野大原野行幸定文、爲例文也、若雖先帝、以同社行幸定文、可用例文歟、尋問之處、先例皆如此云々、)其儀
如常、暫了覽之、見了、相加例文返給、先是、右少
辨資實、覽行幸御祈諸社十社、諸寺御讀經日時、幷諸
社御讀經僧名等、(諸寺御讀經、永久例不伺定文、其外猶有例、只可依先例之由、被宣下、仍今度又不具定文之由、殿所申上也、)上見給返給、又頭中將實明、覽御帳臺指圖、
仰子細了、其後歸參御所方、暫祗候、退出之〔次〕、
宗頼申云、中宮淵醉、公卿等少々領狀、右大將、藤中
納言、右衛門督云々、此外未見散狀云々、又條々
事、今日奏聞、皆有仰詞云々、不具記、其後退出、今
夜、前攝政中將家實拜賀云々、又丹二品息少將致成拜
賀、參中宮、來余方、拜了呼前、爲追從也、
十七日、(壬戌)〔天〕晴、大將來、文書等、散々大略取櫃目
錄了、長房來申上表之間事、大將追却厚直子、召
兼次養子(故兼重子、生年十三云々、)云々、遣宮使知雅來云、齋宮穢
及神宮了、仍廿五日榜付不可叶云々、役夫工之
間、頗有如此之事、尤其恐多事歟、
十八日、(癸亥)〔天〕晴、長房申云、明日大原野祭、上卿闕如
云々、可奏聞之由仰之、入々大略固辭云々、明日事
可闕如歟、仍以國行、遣民部卿許云、神事也、大
事也、又氏社事也、縱雖所勞、不及殊事者、猶可
被相構歟、近代大事、偏如私營、尤不便者、申云、
雖有所勞、(日來實不出仕云々、)此仰上、不及申是非、相扶
可參勤者、及晚、長房參上、申云、實教卿參入云々、
可告經房之由仰了、又兼光卿明日可參之由、可
仰遣旨仰之、卽仰遣、及晚可參之由、有請文、宗
頼朝臣來申條々事、公家御祈事、行幸間事、宮中殿中
事等、大原野祭、宮司可皆參之由仰之、宗方爲奉
行、其外不參云々、仍儲可參之由、仰長房、愁領狀、
近代、初年之外、只一人參入云々、余有所思、每年可
皆參之由、縱雖非皆悉、兩三人必可參旨、豫仰
之、而各對捍不當、仍殊所召仰也、親雅又申條々
事、長房、齋宮寮穢事、申法家、勘狀子細不分明、猶
可問明基之由仰之、又官外記未勘申云々、猶可
問師尙、廣房等之由仰之、宗頼申宮御方淵醉公
卿散狀、八人參入云々、右大將已下也、
十九日、(甲子)天晴、此日、大原野祭也、宮御方幣、午刻、
自河原發遣、奉行兼時、御惱以後、未復尋常之
上、當時有月障、仍自河原所立也、余幷女房如

例、於北陣欲立之處、聊有不審事、仍自河原立之、行事爲説、使左近將監時綱、陰陽師天文博士廣基云々、余着衣冠、降庭祈念、大原野社頭事、中宮御沙汰也、宮司長房、宗方等、參社頭、申刻、定經來申行幸之間事、又申役夫工事、宗頼申條々事、同刻、頭中將實明朝臣、爲院御使來云、役夫工事、已闕如之由、造宮司知雅所申也、何樣事哉、若無御沙汰歟、又行事辨不致〔御〕沙汰歟、委可尋、又五節不出仕之殿上人、慥可催、其中申灸治之輩、不申暇、奇恠、早可被尋、又宗方申昇殿事、暫不可被免申、殿上人太多、總以不可被免者、即以兼時、先仰院宣趣於定經、有陳申旨等、即下知之狀、推陳之趣、頭中將面所聞也、以其旨可奏之由仰了、余即謁實明、所存子細申了、宗方事、不可然退、可申殿上人事仰之、可然早任一々御定、可沙汰之由、使仰實明了、役夫工事、所詮歲內無所濟者、一切必不可叶、指期日被責過、過彼期日、可被上拍子也、其外更不可有異議之由、可奏之由仰之、即頭中將歸參了、晚頭、右兵衛督兼光來、余以宗頼仰云、來廿六日可上復辟表、可令草進、其趣如寬

治、攝籙漸積年序、主上已加冠冕、及二ヶ年之頃、親萬機給也、加之、今年當凶年、彌雖(或イ)非可歸正之秋也、早罷過分之職、可叶民望之趣也、兼光申云、承候了、抑、寬治被載天變事、件條如何、仰云、彼此變異之趣、可被勘見歟、當時殆惑入太微、已爲重變、寬治被載者、追彼例、有何事哉者、即余出逢之、但隔簾談雜事、此間、式部大夫基業(顯業子、俊經弟也、儒士)也、參上、以宗頼問造曆之間事、今年十二月有閏、而件基業可置明年二月之由所申也、仍奏事之由、可尋唐曆之由、被仰都督了、其上基業注進子細、仍參上可申上之由、依召仰所參上也、基業申云、任百注經之説、明年二月可有閏之由所申也、加之、今年三合之災年也、凶年之習、以有閏爲重、而幸閏在明春、尤可被改置歟、凡漢家之法、六十年ニ一度有差分之法、我朝不知之、仍有如此之違亂、造曆有十二ヶ條之説(信西之説也云々)、而我朝博士只知其十一、未知第十二之祕説、所謂、改作更注之説也、依不知此説、有過云々、(雖多子細、悉不能記錄)余仰云、付他道申、此事尤可感、且是可謂存忠歟、但以此等申狀、被問曆道、可有沙汰之由仰了、即奏

事之由ニ、可レ問ニ曆道ニ之由、仰ニ宗頼ニ了、
廿日、乙丑、雨降、五節參入雨降、頗邂逅事歟、公卿藤宰相中將公時、（參入御覽、共被レ免、）左大辨定長、（有ニ參入ニ、無ニ御覽ニ、）殿上出雲守云云、（無ニ參入ニ、有ニ御覽ニ、）安房守云々、（共被レ免、）亥剋、着ニ直衣ニ、（不ニ出衣ニ、）相ニ伴大將ニ參內、主上御殿、奉レ驚レ之、召ニ忠季、信清等朝臣ニ、令レ奉ニ仕御鬢御裝束等ニ、五節晩參之所々、皆參了云々、實明朝臣云、左大辨、五節存ニ參入之儀ニ、已參ニ陣頭ニ、而雨降頻下、如レ此之時、略ニ陣中之儀式ニ、密々參ニ入五節所ニ、已存ニ先例ニ、將如何、余云、任レ例早可ニ參入ニ者、余卽着ニ殿上ニ、（御倚子下、先レ是、大將着ニ殿上ニ了、）索左大臣、右大將、左衞門督等候ニ殿上ニ、少時、實明朝臣來、觸ニ五節皆參之由ニ、卽余參ニ御所ニ、御裝束皆了、余告ニ出御之由於實明朝臣ニ、（以ニ忠季ニ告レ之、）卽公卿左大臣已下、進ニ清涼殿西面ニ、次主上出レ自ニ北鳥居障子ニ、於ニ同西面北一間長押上ニ、（准額間也、）着ニ御履ニ、（實明朝臣奉レ之、）御指貫ヲ踏ヲ入御沓ニ給也、深沓、淺沓、雖レ有ニ兩說ニ、今夜召ニ淺履ニ也、近代多如レ此、其程道之時、召ニ深沓ニ云々、余同奉ニ扶持ニ、卽經ニ二棟廊前緣、南殿御後、宮御方、晝御座前簀子等ニ、入ニ同西一間ニ、（件間、異常之時、宮殿上妻戸內、女房達ニ人々ニ所也、而今夜被レ出ニ件間內ニ、北間爲ニ御路ニ、依ニ帳臺之便宜ニ也、）入ヲ御大師壺禰ニ、東面妻戸先於ニ戸下ニ、脫ヲ御々沓ニ、（實明取レ之、）件間、須レ懸ニ御簾ニ、而不レ懸レ之、失也、又御在所與ニ舞床ニ之間、卷ニ御簾ニ、不レ可レ然、仍先使ニ實明下ニ件簾ニ之後、着ヲ御々座ニ、（敷ニ高麗端疊二枚ニ、其上敷ニ同端中帖ニ、立ニ大宋御屛風三帖ニ、其外可レ敷ニ余座ニ、或兩面疊、或菅圓座也、而今夜惣無レ座、太疑レ惜也、又他公卿座、雖レ不レ可ニ必敷ニ之、先例或闕レ敷ニ所司疊ニ、然而、是非レ例歟、今夜同無レ之、）余候ニ御座西邊ニ、左大臣、右大將、左大將、候ニ北御屛風外ニ、左衞門督、依レ無レ所、候ニ東戸外ニ、次舞姬等、入レ自ニ南戸ニ、參入列ヲ居舞床之南ニ、次大歌發歌、其後經ニ數刻ニ、舞姬昇ヲ居舞床上ニ舞也、（北面、先例以ニ御所方ニ爲レ上、是非難レ知レ之、）舞了、如レ本居ニ此間ニ、殿上人亂舞了、舞姬等次第退下、次公卿等、出ニ東戸ニ列立放出、主上於ニ戸下ニ着ヲ御々沓ニ、（實明奉レ之、）此間、左大臣已下列居、主上經ニ本路ニ還御、余以下扈從、如ニ出御ニ、其後余退出、于レ時丑剋也、

今日、主上御裝束、

小葵綾御直衣、同文白御衣二領、同單衣、紅打御衣、（出給也、）濃紫霰地窠文御指貫、（浮文織物也、非ニ二重織物ニ、組垂腰白如レ例也、）紅御下袴、白檜扇、淺御沓等也、

余、綾指貫、不ニ出衣ニ、

左大臣同前、右大將、薄色指貫、（不ニ出衣ニ、）

左大將、堅文織物薄色指貫、出ニ蒲萄染打出衣ニ、左衞門督同ニ右大將ニ、今夜不レ持ニ晝御座御劒ニ、是定例也、凡

主上出御之儀、只混ニ合殿上人一、竊叡覽之儀也、今夜、御路不レ敢二鋌道一者、故實也、而南殿御後以西敷レ之、然而、已渡御之時見レ之、仍忽不レ能レ撤云々、明日淵醉、可二忩行一之由、仰二實明朝臣一、依レ可レ有二中宮淵醉一也、

廿一日、丙寅〔天〕晴、此日、中宮淵醉也、里亭儀、母后之時、多於二里亭一行二此事一、妻后常祗二候禁裏一、適雖レ在二里亭一、不レ可レ然、竊檢二先例一、上東門院立后以後、每年御二座禁中一、而寬弘六年、依二懷孕一、御二座里第一、彼時、公卿參入、有二淵醉一、見二行成記一、其外、後一條院中宮、後朱雀院嫄子中宮、常有二此事一、仍今日淵醉所二申行一也、殿上裝束如レ例、但母屋際障子、頗破裂、仍副二障子一立二四尺屛風一、不レ懸レ簾、爲二略儀一之上、思二事理一、兩不レ可レ懸之故也、殿上上妻戸有二打出一、薄萌黄、紅單、紅打紅梅表着、蒲萄染唐衣、白腰裳也、寢殿東面四ヶ間、加二御手水間一定、有二押出一、非二如法之打出一、只女房若川之衣を、居こぼれたる之由也、於本之時の押出は、不レ出二裳并裳腰一、五節之時押出は、禁中にも、出二裳并裳腰許一也、仍今日如レ此、自餘事、不レ替二尋常之時一、御簾雖レ非二新調一、撰二尋常儀一懸レ之、几帳帷同前也、今度几帳皆新調也、余稱レ障不二出居一、於二簾中一寢殿東面、交二居女房一見物也、晩頭、殿上人來二集殿上一、淵醉了、卽所レ來也、兩貫首同來、今日事、長房奉行也、去年同奉行、今年長兼着服、其外無二殿上官司一之故也、秉燭以後、上達部等來、大夫權中納言泰通、右衞門督隆房、藤宰相中將公時、三位中將公衡等也、皆直衣、大將之外不二出衣一、大將出二紅梅織物出衣一、人々來集之後、先居二着物一、其式如二去年一、過可レ追二皇嘉門院御時例一、去年ロロ待賢門院例也、然而如レ此事、專可レ用二宗例一、而今年忘却、兼日不レ仰二此旨一、寔所レ誤也、簡衆等役レ之、居了一獻、權亮忠季朝臣、瓶大夫取二瓶子一、初大將次第巡流、次居二菓子一、次二獻、頭中將實明朝臣、瓶子藏人範高、次朗詠、右衞門督發音、今月以是隆、周昭王、穆王等、各兩三反、次三獻、藤宰相中將公時、瓶子右衞門佐資能、件卿於二勸盃之所一祖裼、依二大將命一也、人々從レ之、公時卿兩度領レ之、指レ劔復座、復座之後、更服脫也、此間、今樣、泰通卿出レ之、公卿殿上人、多以助音、數反、公時未二復座一之前、發聲也、其後出二萬歲樂一、亂舞、自二下臈一舞、於二打出前一舞レ之、件一間爲二舞臺一、不レ敷レ疊、自二第二間一敷レ之也、及二公卿一、其後白拍子二人舞、卽置レ扇、公卿同二人舞也、大將依レ無二對揚一、獨舞レ之、事了人々退出、

今朝、神宮奏狀到來、依二齋宮寮穢觸來一、不レ供二朝夕饌一、次第神事延引云々、依二件穢一、新嘗祭可二延引一哉否、內々問二官外記一之處、依二神宮穢一、公家停二止新嘗祭一之例、無二所見一之上、此祭、幷奉幣、專不レ可レ被二停止一云々、隨又去夜已五節參入、仍不レ仰二可レ止レ祭〔之〕由一也、

廿二日、丁卯〔天〕晴、此日、童女御覽也、出御一所也、申刻、相二伴大將一參內、餘共忠季朝臣、高通朝臣、大將共定家朝臣、賴房、但余車次大將車、其後兩方共殿上人、隨二位次一、遣レ車也、少々于レ時殿上淵醉之間也、小時亂舞了、廻二五節所一了、其路渡二御前一、如二例年一、殿上人、今日不二出衣一也、余伺二見御殿一之處、殿上南格子、

不撤四季御屛風、幷厨子等、仍仰藏人、令裝束、余參御前、此（問）、實明以女房（伊輿内侍、）申可付簾之殿上人事、只仰可計下知之由、（去年依此事、頗喧嘩事出來、太無要、仍不可入也、）次余着殿上奥座、（御侍子下、）先是、右大將、左大將、左衛門督等候、余召頭中將、問簾裝束了哉否、已着了云云、仍參御前、入自御座北間簾、卽主上出御簾中、立几帳、太見苦事也、仍仰女房撤之、次召頭中將、令直廣庇掌燈、（可イ）廻御簾所立也、次仰人々可召之由、次右大將賴實、左大將良經、左衛門督通親等、參着廣庇圓座、次簾參上、（高通一人付之、）下仕候前庭、（藏人仲章、基保付之、）置扇、御覽（殿上人藏人、各取脂燭、如例、）（出イ）之後、簾進北、大輪步歸、退下如常、下仕同退下了、次公卿自下﨟起座退下、今日、公卿着座之、卽兩大將隨身、列居前庭、又雜人數人、各主人加制止、右大將隨身、退中門方了、左大將隨身、凡不聞下知歟、仍召實明朝臣、庭中雜人、隨身已下、可進退之由仰之、卽各立去了、次余退出、大將寬留候、今度、新嘗祭上卿兼光卿、參議光雅卿云々、明日、內辨右大臣可參云々、今日、余不出衣、但着淺黃織物指貫也、大將出裏歟冬厚衣浮文、今日參內以前、大外記師直來申云、依神宮穢、新嘗祭延否事、兩方共不揚得先例、於祈年、月次例幣等者、有其例、若可准歟、神今食又無奉幣、可准神嘗祭歟云々者、余仰云、今日祭、旁不可延引歟、先至于祈年等祭例者、已被發遣奉幣使、新嘗無此事、尃不足爲例、神今食事、尤可比歟、然而、彼者月次祭同日事也、祭已延引、神今食雖無幣、忌諸神相嘗之儀、（神祇令文也、）聊非無可恐、仍承曆三年有議被行御占、依不快、兩事同延引了也、於新嘗祭者、曾無延引例之上、五節已參入、至今不及延引停止之儀、何況於奉幣哉、至于承曆例者、不可似今日之儀、猶剩之恐條者、聊有可相比事、天永二年六月十一日、院御領有死穢、件穢及院御所、幷內裏了、然而未及廣、仍神今食可愼行之由、被仰下之由、見外記日記、彼非忽諸神事、式日有限、嚴重之祭禮（祀イ）、臨期停止、爲神事違亂、仍穢氣未遍之間、隨宜可行之由、被仰下歟、今度以同前也、彼者內裏穢也、是者本宮穢也、彼無他事之煩、是者已五節參入了、其後、更祭停止之例、未曾聞也、乃輕重不齊、仍隨宜之沙汰、尃可叶時議、不可乖神慮歟、就中、件穢、齋宮女房、不知

此事、参神宮云々、太神宮之習、殊不奉幣云々、然者、只暫参候前庭之女房、即退出者、不可有着座飲食、不可必為穢歟、仍件條、重被尋遣了、大略未斷觸穢歟、但於此事者、祢宮自稱觸穢、其上強不可及疑殆歟、縦雖有穢、公家之祭、専不可止之由所存也、此上如何、師直服暦退出云々、神事猶有恐、仍以恐案之趣、載消息、問遣内大臣之許、返事云〔々、〕神宮有穢、新嘗祭可延引哉否事、被仰下旨、一々叶恐案候者也、此事、無奉幣之上、五節已参入、忽逆亂、未曾有〔之〕事候歟、抑又春日社有穢之時、不止大原野、吉田祭事、抑可相準候哉、旁不可延引之由、存思給候者也、恐惶謹言、

廿三日、戊辰、雨降、此日、節會也、聊依有労事、不参内、其旨觸遣奉行職事頭中將許了、闕行参府、内辨右大臣云々、左大辨定長、以其息清長、進櫛棚等於中宮御方、櫛風流、小炭櫃、櫛風流十荷也、并送余許、櫛風流、蓬莱、櫛風流十荷、入曉更、殿上人等、参宮御方、與櫛於女房等云々、

廿四日、己巳、時々雨降、此日、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長房來申明後日上表之間事、定經申行幸神賀用途不可闕如之由、并役夫工之間事、感仰行幸用途合期沙汰出事、此夜無動寺法印被來、大乘房供養事、明年五月、下官登山、可遂供養之由示了、又被示法成寺平等院執〔筆〕印、堅以辭退之由、余答子細了、召典樂頭頼基、仰合宮御灸治之間事、

廿五日、庚午、此日依吉日、中宮奉指験、今日依血忌、明日可奉灸也、余指之、不召醫師也、

廿六日、辛未、〔天〕晴、此日、復辟初度表也、是攝政第四度表也、永久以來、復辟表、只一度也、而永祚、寛仁、寛治、皆主上御元服之後、兩度被獻也、第二度被下關白詔也、憶事理、宜如此歟、仍今度依寛治已往例、所上第四度表也、寛仁、寛治、共十月有此表、今度、中宮御不豫之間、忘他事、自然延而、及于今月也、作者權中納言兼光卿、公卿作表例、忠輔、輔正、匡房等例也、近例、永範、俊經、又以公卿之後作之、就中、寛治兩度、(第四五度也)共匡房卿作之、或人云、雖公卿居儒官者作之、兼光居其職、不可然云々、此事謬難也、二條殿、關白第三表、匡房中納言之後作之、知足院殿、辭内舎人之表、同人作之、當時式部大輔文章博士皆非改歟、清書前宮内少輔伊經等也、

未刻、人々來集、先奉行家司藏人右衛門權佐長房、仰陰陽師主税助安倍晴光、令勘申日時、即以人傳覧之、入筥、先例三讓之表、初度勘日時、第二三度不勘之、而承保關白第三度、依論年被勘日時之由、見日記、今度、攝政第三度以後、已隔數年、仍勘之、但寛治無所見、見了返給、次余着冠直衣、出寶筵、以頭子午廊為其所、例公卿座、依為中宮殿上也、先是、左大將

已下、公卿在座、余出自中簾、（大將授之、）余目作者兼光卿、（件卿着直衣、）即起座、經座後末幷簀子等、幷余前授表、（着檀紙三枚、無懸紙、）余取之、披置前、（以文下為我方、）使兼光卿讀之、讀了、兼光復座、余如本写之、與左大將、其後次第見之、（但定能卿不見也、次經房、次隆房、次光雅、于時刻推移、加之、又是先蹤而已、仍余仰云、只極置其前、一度可被見也、依時光雅、定長、泰忠等、同時見了、）各見了、取上之、隆房為奥座上首、仍余便歟、取之置前、召長房、仰清書之由給之、其後經數刻、仍召長房、令進表筥檀紙等、（細帖紙同加之、）良久之後、長房持來表清書、余見了、先開硯蓋、染筆加署（掩硯蓋、）卷之、先加裹紙一枚、（件表、檀三枚、仍之、端一枚々々重裹紙也、）次作重二枚、加禮紙、其上又一枚卷之、入筥掩蓋、以檀紙四枚、裹之、（左大將相共裹之、）次細帖紙結中、師盛取合上下置前、（縦、大將復座、）以長房召使、即左近權少將宗國朝臣（寛治、少將有家朝臣、）參上、（帶劍、持笏、）余引廻筥、推遣之、宗國挿笏取之、（横持之、）退下參內了、次召清書伊經、於前簀子賜祿、（白大褂一領、）次人人起座、次下官歸入、其後申請、中宮殿上、（西廊無便宜之故也、）垂廂簾、廣庇敷弘筵、副簾立亘四尺屏風三帖、（所隨有増減也、）中央間、立倚子、（在鴨院倉舗、地舗如恒、）其前舉二燈、此間、大內記持來勅答草、見了返給、仰可持來清書

之由、獻表未見、勅答之前、不可有內覽事也、然而、代々例皆如此、暫而、中使左近權少近雅行朝臣、進立東中門下、左大將着東帶、（先是改着、）降自中門內方、挿笏取筥、（跪取之、）持來指入簾中、（向中門廊之南面妻戶也、餘在其中也、）次仰長房、召勅使、々々昇自中門外方參上、着倚子、次左大將如初降中門廊內方、進出前庭、（當倚子也、跨透渡殿、拜之、雖無倚立、然而、此外無他計也、）拜之、（舞踏、是先例也、先是、雅行起座退了、）即歸昇、次諸大夫等、改御裝束、撤屏風、不撤筵、徹倚子、其次儲勅使家主等〔之〕座、（勅使座在西、疊一枚上加地舗茵等、如常、）副奥柱立一燈、次左大將代余着東座、次以長房召勅使、經透渡殿東簀子等着座、次長房取祿、（大褂一重、）持來左大將座下、大將挿笏取之、更起進來勅使前與之、拔笏復座、次勅使肩祿出砌外、再拜退出、（先是、大將起座、）次余於西廊座、見吉書、官方權右中辨定經朝臣、藏人方頭中宮亮宗賴朝臣、政所右衞門權佐長房等也、（宮職人給（供イ）之、政所不給（供イ）之、如例、）今夜參內、於內裏直廬、可見吉書歟、而寛治例無所見、仍不參內、凡上表夜參內、其例不同之故也、今日、表清書之間、與人々談話多、是公事陵遲之間事也、

廿八日、（癸酉、）〔天〕晴、此日、賀茂臨時祭也、申刻、着東

帶二參內、使以下舞人等、一人未二參內一、懈怠尤甚、仰二長房一令レ催レ之、參二御前一、御湯殿之間也、每年泥々、尤不便、卽催二促女房等一、召二忠季、信清等朝臣一、召二御髮御裝束等一、此間、頻以催促、舞人、公卿等、皆參入、使猶以不參、數度遣二使者一了云々、此間、余仰二長房一、令レ改二御幣幷使宮主等座於西面一、是堀川院東對例也、（元儲二東面一也、）日入之程、使參入、卽御禊如レ例、（舞人引二御馬一之間有レ論、仍頗遲々、依レ不レ敷二御座一、不レ召二御草鞋一、例也、〻）入御之後、敷二庭座一、此間、頭中將實明朝臣、覽二宣命一、（上卿左大將也、）見了返給、次改二御袍一、（青色也、）出二御倚子一、（今度、召二御草鞋一〔也〕、）余經二御前簀子一、向二鬼間方一、次仰二實明一、告二出御之由於公卿一、次左大將已下、着二壁下座一、次實明進二候年中行事障子下一、隨二余目一、經二前庭一召二使已下一、（經レ座之後、此人作法也、定有二存旨一歟、）經二本路一歸入、次使以下參着、（于レ時秉燭以後也、）次一獻、（內藏頭定輔朝臣、）次二獻、（左大將着二垣下一、庭居二衛府一、）次立二螺盃、銅盞、幷插頭花盃等一、次三獻、（藤中納言定能、不レ着二垣下一、）次重坏、左近少將雅親朝臣、宗國朝臣等也、陪從座、藏人右衛門權佐長房、歸路之次、進二寄長橋下一、次左大將已下、次第賜二插頭花一、各復二殿上座一、（六位藏〔舞イ〕人插二頭花、公卿取レ之也、）次入御、（不レ脫二御草鞋一、卽可二出御一之故也、）次撤二庭座幷簀子一、敷二圓座一、次出御、余着二簀子圓座一、次以二宗賴朝臣一、召二公卿一、次左大將已下、參二着御前座一、次殿上人着座、仰二宗賴一、召二使已下一、次參上、求子、駿河舞如レ例、總舞也、次入御、余褰レ簾、公卿平伏、次於二北陣一、御二覽使已下一如レ例、使雖色白張薄色衣也、余此夜宿候、丑刻、使已下歸參、有二出御一、（御引直衣、着二御打衣一、召二御草鞋一也、）參入公卿、余、權大納言、左衛門督、右兵衛督等也、

廿九日、甲戌、還立御神樂、中間入御、余褰二御簾一、卽下二宿所一、直向二九條一、爲レ逢二懺法一也、入レ夜着二束帶一、自二九條一、直參二法成寺一、權大納言、左大將、左大辨定長、中宮權大夫等參入、行香了退出、

十二月

一日、乙亥、陰晴不レ定、午後、雨降雷鳴、此日、法成寺御八講、南京竪義也、戌刻、着二衣冠一、乘二毛車一、（前駈東帶、隨身褐、如レ例、）參二御堂一、朝夕兩座、（朝問者圓能法橋、夕問者聖覺已講、）訖、預等撤二散花行香机等一、當二正面間庇一、立二高机一脚一、次探題山階寺權別當範玄法印參入、昇レ自二正面階一、入レ自二同南間一、着二第一僧綱座西端一、卽預法師、置二竿宮於机上一、次問者五人、（興福寺信憲已講、勤二一問一、）參上着座、次注記興福寺良印、着二其後座西端一、（除二座前一、立二切燈臺一本一、桀レ燈、）次竪者、（東大寺、花嚴宗、尊玄、）入レ自二東庇南

面戸、（竪者用此路、定例也、講座後妻戸也、）先進机下、三度禮佛之後、諷上竿、登高座、（右方高座也、）次預法師取竿、先覧探題、次賦問者、次一問信憲已講、論義二條、（一者花嚴祝時、二者因明、不知其事、）五重之後、探題又三重難之、其後欲判得略之時、余聊問不審、探題粗陳之、第二問之時、可有此成敗云々、而夜已及曉天、仍退出、先是、左大將（衣冠、）參上、一問中間退出了、

自今日、神今食散齋如例、宮御方又同、但依例不憚御堂參也、

二日、（丙子、）天晴、此日、法成寺御八講五卷日也、長房自御堂告送云、事具了云々、戌終、着束帶參入、（不帶劍笏、）先着饗座、先是、兼光卿、季經卿、兼忠朝臣等參入、余直着佛前座、（先問具否於長房、）朝座之間、左大將參入、夕座持捧物、行道三匝如例、事了退出、

三日、（丁丑、）甚雨、此日、天台竪義也、欲參堂之處、咳病不快、行幸在近、若增氣者、折節太無骨、仍今日不參、尤遺恨、新探題貞覺云々、定經參上、申明後日奉幣々物闕如之由、又申神寶用途之間事、

四日、（戊寅、）〔天〕晴、御堂御八講結願也、依明日行幸奉幣、（有伊勢幣、）前齋不參入、於神今食前齋者、先例不憚之、至于臨時奉幣者、所相憚也、先々有其沙汰事也、今日、右大臣、內大臣參入云々、家忠之子孫、丞相兩人相並、尤珍重々々、是卽本願後葉之繁花也、入夜宗頼參上、申條々事、此日、權漏刻博士菅野季長、持來明年易筮勘文、宜吉年也云々、此日、法皇加少灸治云々、御腹病云々、

五日、（己卯、）〔天〕晴、此日、松尾、北野、行幸御祈奉幣也、（九社如例、）上卿右大將頼實卿、松尾行幸來八日也、而今日奉幣、伊勢使七日可參着行程之所、推難如此、近代之作法、奉幣及晚陰者、今夜不可宿勢多、仍今日奉幣、殊所被忩行也、豫官外記上卿、誡仰了、早旦問遣奉行職事許、申沙汰具之由、午刻、大內記長守參入、覧宣命草、少々有改直事、不可持來清書之由仰之、今日、依有所思、小浴解除、（宮下朝臣、）衣冠執笏、降庭奉拜太神宮、松尾、北野等社、又奉拜春日之後歸昇、

今日、九條懺法結願也、女房早旦行向了、女房依月障不合眼、入夜定賴申條々事、天文博士廣基（朝イ）持來密奏、召前問五ヶ變事、申不知之由、此次申云、辰星早沒、夜初長、云詩、辰星、角宿（二星云々）也、東方第

一星也、是祕事也、故奉親朝臣謂、心大星太、嗚呼不
レ傳ニ口傳一之所レ致也云々、
六日、庚辰、(天)晴、此日、改ニ勘行幸日時一、又勘ニ諸社御讀
經日時一、松尾點地大祓等云々、上卿右大將、又此日、
有ニ御馬御覽一云々、松尾社有ニ神馬一哉否事、昨今引ニ
撿舊記等一、寛治時範記之外、無ニ所見一、大略不レ可レ有ニ
神馬一乎、定賴申ニ行幸供奉諸司散狀一、大將來、令レ見ニ
行幸可ニ騎用一之馬等上、大略撰定了、余移馬同所レ點ニ大
將馬一也、余厩馬、倂獻ニ諸社一之故也、
七日、辛巳、(天)晴、早旦、宗賴注ニ進行幸供奉人等一、又御
後殿上人、猶無ニ領狀之人一之由令レ申、早奏聞可ニ責催一
之由仰レ之今日、余洗レ頭、爲ニ潔齋一也、舍人、居飼、車
副、今度布衣、依ニ寛治永久例一也、牛童、同、仕丁等裝束、分給了、隨身狩
袴之外、臨時給ニ打衣、單褐等一了、及レ晚宗賴朝臣來
云、參院奏ニ聞御後殿上人散狀一、可レ責ニ隆雅一之由有ニ
御定一云々、又(云)、東竪表衣ハ五位ハ靫負佐、六位ハ
藏人給レ之、定例也、而左佐朝經、稱レ無レ表被ニ對捍一、仍
仰遣之處、可レ賜ニ夏袍一云々、申狀勿論、仍仰ニ右佐一了
云々、然間、長房參入、申ニ賜了之由一、凡拜任以後、三ケ
度給了、左佐未レ給云々、宗賴又申云、女房出車、殿上

七百五十

人倂對捍、已及ニ闕如一了、如レ此之雜事、一向六位之沙
汰也、而近代、侍中皆有若亡之間、上﨟職事、糺口入、
今度遣ニ御教書一數ヶ度、一切不レ引レ身、爲レ之如何云
云、仰云、不レ進ニ出車一、已無レ事歟、然者、自今以後、乘
車シテ令ニ出仕一之蹤、可レ破ニ却其車一之由、慥可ニ仰遣一、
隨ニ今度請文一、付ニ吉上一、慥可レ破ニ其車一之由、可ニ下知一
者、又申云、上卿揷頭花、永久例、乍レ置ニ行事家政一、他
參議寶隆也、上卿大納言宗通卿、今度被レ追ニ永久例一、公時、公繼
之間、可レ取レ之歟、行事光雅也、余仰云、大納言上卿之時、中
納言取レ之、正禮也、或記所レ書如レ此、江記、及中右記、加之、先
例多是中納言也、何況、近衛大將異レ他、今度、尤納言
(卿)可レ役也、早可レ催ニ兼光卿一、先例、中納言下﨟勤レ之歟、若納言不
レ候ハ、只猶奉行宰相可レ取歟、永久師遠記、雖レ可レ爲ニ
證據一、疑臨時若行事不ニ參會一歟、猶非ニ普通之儀一、行事
參議取レ之、已爲ニ流例一、近則承安如レ此、猶可レ隨ニ常
儀一歟、永久例、聊由緒不審之故也者、猶可レ隨ニ常儀一
歟、(戌刻參內、)依ニ神寶御覽一也、次向ニ直廬一、着ニ表
衣一、衣冠、正禮也、參上、卽出御、御引直衣、着ニ打衣一、御衵ニ給也、余候ニ母屋圓座一、
先レ是運ニ出神寶等一、次藏人頭宗賴朝臣參上、覽ニ金銀
御幣幷御鏡等一、寶殿二所云々、而一所ニハ金銀幣二、御鏡一也、一所ニハ只金銀幣一具、無ニ御鏡一、是別社之故歟ニ

御覽云々、又女躰之方ニハ、御劔不付平緒、細劔無平緒、尤不實、然而此社例云々、男躰方ニハ、如例付平緒云々、御覽了、五位六位撤神寶、次入御、余下直廬、明日、毎事不可懈怠之由、誡仰宗頼了、出車時通領状、御後保盛朝臣領状、隆雅服假云々、隆房卿、實教卿、同服也、成親卿息但死去云々、然而、依有例除服、可供奉路頭之由仰之、隆房領状、實教固辭云云、

八日、壬午、眼對、依有吉例等、處臨幸也、陰晴不定、時々微雪、此日、松尾行幸也、余自去夜宿侯、未明御湯殿了云々、至于巳刻、一切無參入之人〔由〕、仍召遣大外記師直、其家在陣口、即參上、仰懈怠之由、公卿已下、分遣使部、各處相催也、諸司過半參入、逢見參、猶々譴責者、又舞人等可忩催出之由、仰宗頼、余小浴之後、着束帶參御前、蒔繪螺鈿劔、紺地平緒、即少將信清朝臣、奉仕御裝束、先是、左大將參入、左衛門督同參入、其外、公卿一切不參、上卿之許遣人了、小時、上卿右大將參入、余着殿上、召宗頼問事具否、只今召仰了、上卿右大將、使仰留守、上卿源中納言、辨資實、舞人僅二人參入云々、于時午終也、猶可責伏之由仰了、參御前、已御裝束了、余仰云、且只可催神寶、催人等、路頭參會歟、法皇已渡御御棧敷云々者、宗頼申云、舞人已五人參入、如仰且以進發了者、即以出御南殿、于時未一點也、其儀如例、反閇、宣盛朝臣、〔左〕右將渡之後、各臨身相從、是大內例也、給階前之時不可然、公卿列立、左右大將外、通親、能保、兼長、公繼許也、自餘如例、自院御棧敷遣、可打出歟、近代、晴行幸、供奉之上下、只出自院御棧敷左、入自同右、仍於彼邊兩三町之外、見物之輩ハ、只僅見十分之一云々、人々不忠、以之可知王化之衰陵、可悲々々、次寄御輿、三位中將兼良役劔璽、無警蹕、鈴奏、出御東陣、經二條、東洞院、三條、巳上經〔々〕院御棧敷、犯道及廿町云々、大宮、二條、木辻等、以西之路不知其名、仍不取〔〇一作記〕之、渡桂川、有浮橋、又有船等、余渡之時同發樂、御宿院部屋、於御棧敷前、如例扣車、前駈一兩欲下之間、御隨身隨示早可渡之由、仍乍騎渡了、余於外鳥居外下車參入自東中門、屏御輿、奉昇居之間也、余昇自部屋艮角、部屋北面也、候西方緣、今案、御輿向東、役次將猶可參自御帥歟、然者、余可候東方歟、不然ハ可入簾中歟、如此事、更無正法、可隨便也、次公繼、兼良、京出許〔也〕云々、參上、先卷庇簾、突張之、次開妻戶、數刻不開得、適開訖取御璽、授內侍、先是、內侍參會、次出御、召御草鞋、其程已踏行地上、雖有遣、猶無便、仍〔無〕所召也、即公繼獻之、即撤行束堅了、經幄前、北面立給、次公繼取御劔、又授內侍、次公繼開妻戶、垂御簾、次退御輿、大將已下、公卿皆居地也、退御輿之時、各起退下了、大將登御所、余入簾中、即供腋御膳、

無陪膳女房、又無近習公卿、仍左大將勤陪膳、此外密々供小餜、是正シク備其要之膳也、余供之、次供御手水、（大將同陪膳、）此間、昇立神寶机等、（副北幔、）敷宮主使等座、次出御々拜座、（軽幄西間、北面供之、高麗二枚上敷半帖也、）次頭中將實明朝臣、獻御笏、（出入北面西第一間西端、不登緣也、實明蹲居、）次供御贖物、（陪膳同人、役供五位藏人親國、）次宮主獻大麻、實明於部屋乾角取之參入、主上一撫一吻了、返給、宮主取之、着圓座、次使上卿右大將賴實卿、入自東幔門着座、（使座在宮主座巽方、依北面、頗向乾也、）次舞人三人、引御馬、入東中門也、次宮主御禊、（此間、主上摘給人形、如恒、）訖退出、次撤御贖物、引出御馬、次使進寄幣下、跪揷笏、取幣一捧立、主上御拜、兩段再拜也、御拜了、余咳熱、使如常倚立幣、〔跪〕拔笏復座、（此際、去留凡無揖、）次實明撤御笏、次行事參議光雅、取揷頭花、入自東幔門、隨使北方、揷冠退下、次使退下、出東幔門之間、余召宗賴朝臣、仰社司賞事、宗賴於幔外仰上卿了、此間、撤神寶、又殿上人給舞人陪從揷頭、次使爲先、神寶參入社頭、次主上脱御裝束、次余相具大將向休幕、（在內鳥居外南腋、行事所送之、雜事余家沙汰也、）依無供奉之公卿、無勸食之儀、（但居饗也、）只密々差小餜了、即歸參、先以隨身令見社頭事、漸及終頭云々、於部屋、又仰長房、令見社頭事、舞令二曲云々、小時、樂聲止、仍召御裝束、左大將信淸等候之、此間、使歸參、付長房、申御願平安果了之由、仰聞食〔了〕之由、次撤東幔〔門〕、欲敷公卿座〔主〕之間、賴實卿奏見參、揷杖、宗賴奏之、余取之、覽了返給、次賴實卿以宗賴申云、久安度、依廻廊出來、無便宜、不可敷座之由、故殿有仰、何樣可候哉、余依不傳家記、不知此事、問承安例於光雅、隆職等、（各彼時奉行人也、仍問之、）各申不詳之由、仍仰不可敷之由、光賴記、不記久安事之由、宗賴所申也、次如形御馬了、次給公卿祿了、次公卿列立、（御與長等、逐電之間、頗遲々、）左大將經右大將北立東、依所便也、余候簾中、次寄御與、實明朝臣、參自後陣、卷簾取御劔、（先是、主上立輕幄前給、內侍取璽筥候左右也、）安璽中、次乘御、（御草鞋如初、）次安御劔、次公卿大將前行、次御與進給、余暫徘徊、近侍等騎馬了、如初於外鳥居外乘車供奉〔之〕、後陣、今〔度〕不枉道、直自二條東行、御與入御東陣、余入自西陣參會、內侍遲々、仍加催、即參候、次寄御與下御、有鈴奏名謁等、次入御、余即退出了、今日還御之後、不脱御裝束、有每日御拜、

上卿挿頭花事、

此事、不レ可レ有二定法一、只隨二便宜一歟、然而、古記之所レ載、一向不レ可二辨定一、大納言上卿之時、納言可レ取レ之、然而、於レ例者、行事宰相取レ之、不レ可二勝計一、非二納言一非二行事一取レ之例、永久實隆師遠記之外、未レ檢二得之一、仍今度、點二兼光一之處、稱二產穢卅日之內一、公家七ヶ日外、不レ忌レ之、而當社堅ク忌二卅日一、兼光穢之由、本社已知レ之、被レ破二彼例一、不レ宜之由所レ申也、雖二不當一、又臨レ期不レ能二奏聞一、自由又有レ憚、仍所レ點二光雅一也、是任二常例一者也、又非理尤有二便宜一歟、求二他宰相一之條、未レ知レ所レ據者也、

社司賞事、

永久記云、所二申請一九人、然而、依レ例被レ仰二七人一云々、承安、當日無二沙汰一、追可レ被レ仰之由、被レ仰レ之、次年依二本社强訴一、被レ仰二十人一云々、仍今度又被レ仰二十人一了、其中一人辭退、讓二前神主助依一云々、件助依依下可レ被レ超二越子孫一之故上云々、諸社司讓例、又不レ可二勝計一〔云々、〕

馳二御馬一之時、公卿座事、

余依レ不レ傳二家記一、不レ知二久安例一、以二故殿仰一、被レ敎二訓上卿一、爲レ恥々々、但此事猶不審、可二尋勘一也、

神馬事、

舊記云、舞人立二神馬於御前一云々、爰知、只以二十列馬一稱二神馬一也、寛治時範、以二此記一、只諸社皆知下有二神馬一之由上所レ書歟、將又寛治之失誤歟、凡賀茂、八幡之外無下被レ獻二神馬一之例上、八幡、猶承保以來之例也、白川院御時、件兩社、始被レ獻之、其外更不レ見、永久、嘉應無レ之、仍今度又無二神馬一也、不レ知二案內一之人、定就二時範記一、加二謬難一歟、仍爲レ後記了、

九日、癸未、〔天〕晴、定經來云、北野行幸御休幕、先例所レ用、右近弓場殿屋也、而件屋顚倒無レ實、新造不レ可レ叶之由、職所レ申也、欲レ壞二渡松尾屋一、如何者、仰云、尊不レ可レ有二休幕一、平野無レ之、何況北野哉、近代事、不レ可レ過二省煩一者、光綱申二條々事一、

十日、甲申、〔天〕晴、親雅來、申二條々事一、資實、月次祭永宣旨召物、諸國一切不レ濟、可レ付二吉上一之由存レ之、如何、且經二奏聞一了云々、仰下隨二御定一早可レ付之由上了、

召前問法皇御寸白事、無爲云々、入夜宗頼朝臣、申行幸賞之間事、明日早可奏聞之由仰之、召爲季、來十六日仰可行多武峰法會事之由、領狀了、祭主能隆朝臣參入、仰條々事、先伊勢造宮事勤否如何、申云、諸國無所濟之上、造宮使又不存忠之由、粗有其聞、見濟與所用、可被勘合歟云々、又仰給擣田之間事、申云、各付自領所募申也、祭主勞過分之由、傍輩言上、被尋注、不可有其隱事也、凡給擣田充滿國內之間、齋宮寮米切定已盡了、實雖治之沙汰也云々、仰云、只祭主勞已下、四姓給擣田、皆悉切寮米、如何、其故ハ、各多年知行之地、忽收公可爲人愁、因之欲優之、又寮中闕乏、仍件所領等、於他雜事、如年來、可爲不輸、於寮米之一事ハ、國之大事也、半減例濟之天、被切宛、强不可有人之愁、又神事不闕如之計歟、如何、申云、此條第一之上計也、早此定可被仰下、如仰相傳之領、被割召之條、可爲人訴、寮用如無、又朝家之大事也、折中之沙汰、定叶神慮歟、於能隆者、一切不可愁、殆可進申之由、所存知也云々、此日、御體御卜奏也、上卿定能卿、

十一日、乙酉午後小（少カ）雪、入夜頻降、此日、月次祭、神今食等也、申刻、資實來云、月次祭永宣旨召物、諸國對捍事、奏聞之處、慥任法可被譴責之由、有御定、早可責之由仰了、但當日事、於今者勿論歟、又傳院宣云、一日松尾行幸、公卿等多不參還御云々、於北野行幸者、慥可供奉還御、若不參之輩ハ、委可令注申者、卽資實書御教書、可遣宗頼許之由仰了、今日、不慮下借少々入來、又忘却之天、有見佛事之文書、仍召陰陽師、解除遙拜、衣冠、明後日、北野行幸也、仍自今日可神齋、而依神今食、全無不淨穢氣事等也、但止魚味事ハ、當日許也、

十二日、丙戌自夜雪降、及四五寸、仍宮御方有雪山事、申刻、親國申弓場始事、主上御裝束、御直衣歟、御束帶歟云々、寬治四年、御元服次年、着御麴塵袍之由、有所見、仍可爲御束帶之由仰之、射手等、先可催定公卿之由仰之、右射手七人、合點了、入夜宗頼朝臣來云、自今朝候院、只今承勸賞事、所參入也云々、以御筆被注下明日可給注文之由仰了、此外條々有申事等、明日行幸、可有留守公卿哉否、余仰云、京中行幸、無留守上卿、北野可准京中

之由、永承有其沙汰、是供奉公卿無人數之間、以留守人爲令供奉行幸也、而寛弘、寛治、永久、皆有留守上卿、仍早可催之由仰之、申云、豫仰定長卿、可祗候之由、所申也云々、又申云、晝御膳、於社頭可供歟、先例不同云々、還御之後可供之由仰之、又申云、幸路可經二條、東洞院、一條等、而宣陽門院、御坐正親町東洞院亭、可被避哉否、內々問隆職、廣房等、各申不可憚之由、且奏聞之處、任例不可憚之由、被申下云々、此事素不可〔及〕豫儀事歟、又申云、越前國氣比宮燒失云々、奏聞之處、可計沙汰之由、有仰云々、余云、先可問例、宗頼申云、內々官外記申狀、仰彼近邊國造營云々、然而、是內々尋之、早下宣下可問之、且以官外記申狀、可奏聞之由仰之、此日、四條坊門町有燒亡、卽滅亡了、六角堂雖近々、免其災了、爲悅々々、今日早旦、大將來爲雪山也、

十三日、丁亥〔天〕晴風靜、此日、北野行幸也、午刻、着束帶、相具大將參內、（御有勞事遲參、仍可覽神寶之由、去夜仰宗頼了、）先是、上卿已下公卿少々參入、女房云、未覽神寶云々、事太懈怠、宗頼不待下官參可覽神寶之由申女房云々、而依無直衣、御裝束不覽之由、女房所密語也、勿論々々、然者、豫可申其旨歟、余參入之後、更撹御鬢、召御裝束、（少將信清朝臣候之、）此間、上卿奏宣命草、余見了返給、次御裝束了、御覽神寶、其儀如常、殿上五位六位撤之、神寶舞人、可忩先行之由仰之、次出御南殿、次第皆如例、（左宰相中將實敎、役御劍璽、）經二條、東洞院、一條等、着御社頭、（法皇於一條室町御棧敷有御見物、經仲一人祗候庭、）經南鳥居西脇門等、昇御輿於蔀屋前、（南向、）余經同路、自北妻入簾中、（須自蔀屋之後方可參也、而未曾、此社以指圖、案便宜之時、不知東西之閑路、爲之如何、）候內侍傍、次頭中將實明朝臣參上、先卷蔀屋西面中間簾、（經雖當間、卽昇居御輿之間也、）開簾戶、取御璽、付內侍、次下御、余奉扶持、（今日、御輿迴蔀屋昇居之、仍依無其程、不召御草鞋、）主上立給經幄前、次取御劍授內侍、垂簾開蔀戶退出、（自後障方所參退也、）次持退御輿、公卿起退了、（左右大將居南北、左在南也、他公卿南方、東上北面列居也、）次昇立御幣神寶等、此間、主上供小饌、（御破子也、）余陪膳、又供脇御膳、陪膳左大將也、供了、供御手水、便余供之、次着御々拜座、（經雖北〔面〕間西面設之、然而、引直半帖、奉居乾向也、正爲向社頭也、）次實明獻御笏、又供御贖物、（役供五位藏人親國也、）次宮主於蔀〔屋〕北面妻、獻御麻、頭中將持參之、撫了返給、於初所返宮主、令取之着座、次上卿右大將、進自

南方、着使座、（使座在宮主座巽也、）次索立御馬、（此間、摸入形、給舞人三人也、依前庭狹、北上西面立之、）次宮主御祓了退下、次撤御贖物、引出御馬、次使取幣立、（跪插笏、取一本立之、本二本也、）主上向乾兩段再拜了、余咳然、使跪幣小退、（少々）跪拔笏、着圓座、（右廻着也、）次權中納言兼光、（右兵衛督也、）取副插頭花於弓、自北方進來、插使冠退下、次使起座、直出西幔門、余召宗頼、仰別當賞、（任律師權別當、追可被仰云々、）次上卿參社頭、（入南門也、）此間、主上解脱給、余不儲休幕、依度々例、（或有儲休幕〔之〕例、然而遐邇事也、）於部屋艮角、爲休所、於件所着餞、先例也、而今日一切無其儀、如何、職事之未練歟、行事所之不覺歟、然而、余不尋之、戌剋、社頭事了、（先是遣見也、）使歸參、於西幔門下、付宗頼朝臣、申御願平安遂了之由、仰聞食了之由、（先是、着御御裝束、左大將、并信清朝臣等候之、舞二曲了、未終今二曲之間也、）次撤公卿座、并撤西幔等、次召宗頼、召公卿、然間、上卿被奏見參、（長房奏之、）簾中內侍取之、余見了、覽主上、返給內侍、取副杖與文、返給、長房取之退下、次公卿着座、次舞人上御馬、（南二行也、）次更北二馳、（其實一切不馳、只再上之也、）次公卿起座、次如本立幔、其後、良久、公卿不列立、（此間、內侍取劔璽、居輕幄左右、主上立給輕幄前也、）仍召宗頼問之、申云、列立御前之後、可給祿之由、上卿遂執云々、余云、何年例哉、縱臨期雖有違亂〔之〕例、至不可被追用、或說依馳御馬之座上之時、給諸卿祿云々、未聞列立前庭之時給祿、持祿列立者例也、列之後給祿事、未曾有歟者、仍於〔南〕幔邊給祿、余祿、頭中將實明持來、卽持歸、給隨身、次公卿列立、次寄御輿乘御、（於階隱間、實明役劔璽、）次還宮、有鈴奏、名對面等事、入御本殿之後、余皆行事官賞給、宗賴退出了、于時亥刻也、

今日、供奉公卿、

右大將頼實、　左大將良經、

藤中納言定能、　左衛門督通親、

權中納言泰通、　右衛門督隆房、（路頭許、）

右兵衛督兼光、　別當能保、

左宰相中將實教、

社賞、

別當丞信、（泰經猶子也、任權律師、）

權別當覺什僧都、（追可申請、）

行事官賞、

正三位高階泰經、

藤原光雅、（參議、）

從四位上藤原公房、皆祖父太政大臣、保安二年兼日行幸行事賞、左大臣息中將也、

藤原定經、行事辨、

從四位下藤原資頼、右大將讓、

正五位上小槻隆職、史、

中原師直、外記、

十四日、戊子、小雪、及晩晴、光綱來申條々事、此日、法印被來、入夜大夫史隆職來、申慶賀、泰覺來申條々事、此日、左大辨定長爲院御使來、令宮元服之間事條々、被仰合也、

一御袍色事、

定長云、舊記云、黄袍云々、又云、淺黄云々、謂淺黄、薄き黄色也、非緑色、随又或文にも、染淺黄之處に、苅屋須を出せり、爰知、謂淺黄薄黄也、代々〔記、〕稱黄衣、已以符合、而保延、法皇者給緑色、見親隆記、又院自儲著緑色之由有仰、又寛治、輔仁親王元服之時、大殿依令申給、爲緑色云云、保延任彼例、故殿令申之由有所見、然者於道理者黄衣顯然、於近例者緑色也、今度可就正説歟、可依近例哉、可令〔計〕申者、余申云、恐意所存、正説即淺黄也、是緑色也、其故者、長和二年櫨大納言記云、若黄衣、其淺黄也、世稱之黄衣、如此文者、無疑以緑稱淺黄也、其故只爲黄色、何故可有此注哉、爲不令迷後代之人、聊録子細、實故賢之用心、尤足歎美、若只爲黄色者、子細之注録、無所據、殆有重言之難歟、彼此之人、更不書無益之筆、況於如行成哉、上古之證、以之爲足、至于式文者、即淺黄にも、聊可有黄氣、近代、偏薄縹色、已是誤也、然者、淺黄之染草出苅糟、全非疑殆也、何況、寛治元年故京極太閤記、儲注緑色之由、是又中古之證據也、永久、花園左大臣、元服袍爲緑之由、見中御門右大臣記、保延之例、可謂規模、然則、縦雖無他例、縦雖爲失誤、被追保延之日、爭不可遵其例、況於有他例哉、況於行成録子細哉、上古、中古、近代、皆以有其證、今度、不可及異議、可被用淺黄也緑色者也者、

一同文裏、幷闕腋縫腋事、

定長云、保延親隆記云、文雲鶴闕腋云々、不注裏有無、永久爲隆記云、無位袍、單無裏云々、今度如何者、

余申云、於レ文者、保延分明者、只一向可レ被レ追二其例一、或記、(宇治左大臣記也、然而、不レ顕二其記一也、)注二委之由一、然親隆奉行云云、専可レ被レ用二其説一歟、但闕腋之條、頗不審、於二童服一者、闕腋也、元服以後、用二闕腋一之條、其理如何、随二代々記一、不レ見二此事一、猶可レ被レ尋歟、裏事、保延一定、其裏平絹之由、有二所見一、可レ依二彼例一歟、

一加冠祿事、

定長云、代々例、賜二御衣一、今度御出家以後、不レ能レ給二法衣一、永久、(花園之時、)總無レ祿、只被レ引二御馬一、今度如何、

余申云、保延例、専不レ足レ被二追用一、於二大褂一者、必可レ給、其上可レ被レ加二織物細長一歟、又女装束歟、私家元服之時、給二女装束一、可レ被レ准歟、但法皇之宮、已無二妻后一、仍此儀不二相叶一歟、猶可レ給二女装束一者、女院同居、若可レ被レ寄二事於彼御方一歟、恐案、猶織物細長被二相加一、雖二新儀一、不レ可レ〔有二〕巨難一歟、只例祿ばかりにては、拜之間、頗似レ無二差別一歟、事了給二諸卿祿一之時、大褂也、略議雖レ無二祿拜一、(保延例也、)正禮須レ有二祿拜一也、而加冠祿、混二合此祿一、頗〔及二〕凡庶一歟、仍以二新儀一可レ被レ加二織物一之由、所レ存也、女装束織物之間事、可レ在二時議一、

一理髪祿事、

定長云、先例、皆加二給御袙一、今度不レ可レ給二御衣一、只褂許歟、如何、

余申云、猶大褂外可二加給一歟、於二理髪一者、猶賜二御袙一宜歟、即給二親王服一之條、無二其妨一歟、曾雖レ無レ例、今度之儀、又新儀也、事不レ可レ有二巨難一之故也、於二加冠一者、已丞相也、給二親王之御衣一、無レ禮、於二理髪一者、不レ可レ有二此憚一之故也、

一勅使祿事、

定長云、保延給二女装束一、今度大褂歟如何、

余申云、大褂可レ宜也、其故ハ、加冠祿、雖レ可レ賜二女装束一、依二法皇之儀一、又無二女后一之故、被レ止二女装束一者、至二于勅使一、又同前也、若又猶依二女院御在所之儀一、加冠可レ賜二女装束一者、勅使祿、同前之條、又似レ無二用心一、仍旁大褂宜歟、被レ加レ袴之條、可レ随レ體、若可レ依二四位五位一歟、但如レ此之勅使、殊不レ見レ給レ祿之例一、然而、又可レ依レ事歟、且可レ被レ勘二先例一、

一總角人、幷祿〔之〕事、

定長云、保延忠能朝臣、(四位、)給レ祿、褂袴、今度經

家卿歟、〔可レ被〕レ持二四位一歟、如何、
余申云、被レ追二保延例一者、四位侍臣勤仕、任レ例給レ祿宜歟、袴之條、可レ依レ位也、爲二四位一者、可レ給也、

一三宮元服事、
定長云、雖レ可レ爲二同夜一、先例不快也、仍明年可レ有レ之、而正月御忌月、二月冷泉院例如何、
余申云、一度兩人、尤得二便宜一、然而、可レ被レ避レ例者、又可レ在二時儀一、明年二月、冷泉院已吉例也、尤不レ可レ被二忌避一〔歟〕、凡又雖二何月一、更以不レ可レ及二其難一事歟、只可レ隨二時之宜一也、
　已上、被二尋問一事如レ此、
余仰二定長一云、法興院領備前、勅使棟範知行、前周公掬賞之間、此所知、又收公、不レ被レ勤二寺用一、寺家觸申之處、不レ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此事如何、法興院之佛聖此時始停止歟、氏寺事、不レ可レ依二棟範一之、奇恠事歟、
又宇治臣倉供僧良豪、不レ被レ切二供田一、是爲レ不レ用二長者任符一也云々、仍已欲レ離レ寺、爲レ之如何、
件兩事、早可レ傳二前攝政一、不肖之沓、長者之時、氏寺堙滅、付二冥顯一、尤不便、又可レ爲二罪業一歟者、定長申二早可レ達之由一、今日、候二八條院一之小童來、卽歸參〔了〕
十五日、己丑、〔天〕晴、親雅、宗頼、光綱等各來、申二條々〔之〕事一、
十六日、庚寅、〔天〕晴、此日、東山南殿（世間云二之法住寺殿一、）御渡也、酉刻爲二吉時一云々、又資實、秉燭之節可二出御一之由示送、仍酉刻、着二束帶一（弓箭、釼）參二六條殿一、先レ是、右大將頼實、新大納言忠良等、在二上達部座一、余入レ自二座末妻戶一、着二端座一（着二端座一之人、須レ經二西簀子一也、然而、且隨レ便經二庭中一也、）卽以二經仲一申二入之一、大將云、事皆具了、被レ待二御參一云々、其後良久、此間、左大將參入、着二奥座末一、猶依レ移レ刻、招二經仲一示云、吉時酉亥云々、戌不レ宜之由承レ之、猶經レ程者、定及二戌刻一歟、（此間日入申、仍秉燭之後、猶爲二酉刻一也、）可レ付二便宜一者、經仲參二御所方一了、小時、經仲來、告二御裝束成之由一、仍三卿起座、卽定輔朝臣、告二出御旨一、（元自取レ松、在二御車〔之〕邊一、今自レ庭來告レ之、）余參入、問二御反閇了哉否一、申二訖之由一、仍寄二御車一、召二定輔、經仲等一、令レ懸二打板一、此間、公卿列二居前庭一、（其實、只賴實一人也、他人皆立二先行乘馬一云々、大將欲レ進之間、已乘御、仍進行了、）余先搴二御簾一、法皇出御、次又褰二御車簾一、法皇乘御了、余出レ自二中門廊南妻戶一、

着レ沓暫待レ之、公卿皆乗馬了、御車遣ヲ出中門一之間、余降ヲ居庭上一、中門外庭也、御車出了、於二門外一乗レ車、候二武者所下北面遊等之後一、経二六條河原等一、到二南殿西面門一、御車遣ヲ入南面門一、余入レ自二北門一、西面北門也、参會、御車到二南階前一之次、余自二簀子一参上、褰二御簾一下御、先院司懸二打板一如レ初、入御レ之、又撤之後、余依レ有二所労一、直退出、右股依於遊之故也、出二北門一之間、二品参入、余乗車之間、下人猥藉殊甚、然而、不レ及二殊闘諍一過了、兼聞二此由一者、過二彼参二、可二退出一之處、於二門下一相逢之間、更不レ能二歸入一、頗無二便宜一者也、即歸宅、依二邪病一、不レ候二殿上襲座一、早出也、今日、丞相不参、如何、三人皆現出仕人也、就レ中、右大臣不参、尤奇恠、且又大臣不レ候、獨候二殿上一、頗無二便宜一歟、後聞、自二余處一従雑人之中、松一二把、投ヲ懸彼共人之中一云々、此事総奇、其庭兼光卿相交、仍以レ使遣二件卿許一、問二子細一、彼卿、二品婿也、雖レ不レ及二此問一、且面二彼卿一、見二此事一、為二證人一也〔歟、〕凡近代之事、無二是非一、仍為レ後所二仰遣一也、但以二此事一、不レ為レ要、明日上表、并扈従之間事、一為宗所二仰遣一也、其次、為レ見二事形氣一也、勿論無為之由、有二返報一、尤神妙歟、今日無レ攤云々、此夜、大風頻扇、

七百六十

十七日、辛卯、〔天〕陰、雪降、入レ夜雲散月明、此日、辭二攝政一第五度表、復辟第二度也、依二寛治例一行レ之、無二日時勘文一、奉行家司長房也、作者右兵衛督兼光卿、寛治、匡房卿作レ之、四五度表一例也、清書伊経〔朝臣、〕使左少辨（時イ）宗國朝臣、寛治、四五兩度、右家朝臣勘レ之例也、勅答使左少將成家朝臣等也、

未刻、公卿少々來、作者卿同以來、仍余着二冠直衣一、出二賓莚一、先度、束帯依レ為二宮御方一、以二西廊一為二公卿座一、然間、勅使來臨之時、依レ無二便宜一、返以二宮殿上前廣庇一為二勅使迎束之處一、兩方相交事、無二便宜一、仍今度、一向暫以二宮殿上方一、為二餘方一、依二家狭少一、只随レ便、又有レ例歟、左大將、直衣、右兵衛督兼光、同、大宮權大夫光雅、束帯、等許也、經房兼忠、元領状、依レ稱レ病、内大臣定長兼長等遅参、仍只三人也、余目二兼光卿一、經二廣庇一、入レ自二余座當間一、授二表於余一、無二禮紙一裹紙一、余披覽、使兼光卿讀レ之、即經二本路一復座、次余賜二表於大將一、指二寄光雅一、同時見レ之、見了返上、余召二長房一給レ表、仰下可二忩清書一之由上、此間與二人々一言談、余仰二長房一、令レ進二函櫃紙等一、長房云、漸欲レ書ヲ終表一者、余云、内大臣許可、遣レ人不レ待二丞相來臨一、早議畢之條、頗似レ失二來臨之詮一之故也、又勅答上卿已参レ陣哉否、可二問遣一之由仰レ之、此間、兼光卿退出改レ服、為二歸参一也、日已欲レ入之間、内大臣来臨、着二端座一、先レ是、余召ヲ見表清書一、長房持ヲ來筆一、余書ヲ入署名一、返ヲ給筆二了、次以レ表授二内大臣一、内大臣見了、欲レ授二左大將一、然而、余乞取加二裹紙禮紙等一、井四枚、如レ例、

納函、又以檀紙四枚裹之、指寄左大將、（自座中進來、副奥座方居也、依內府在端座也、）相共裹之、結中如例、（大將復座、）以長房召使宗國朝臣、（宗國持笏、）參上、余授表函、宗國挿笏取之、參內了、次召清書於前給祿、（大褂一領、諸大夫取之、敕使爲親云々、）此後、與內府交語、余問云、今日出仕、可用代劔哉、常所帶只蒔繪劔也、而今出仕非拜賀、被下關白詔之後、始出仕、參內之路、用敷政門、公卿有扈從、大路如拜賀、家習頗刷之時、雖非拜賀、用螺鈿例也、於先例者、無所見、於愚案者、螺鈿可宜、賢慮又如何、答云、如仰被用螺鈿、不可有事難者、其後談他事等、秉燭之後、被歸了、余又歸入、此間定長來云々、其後兼良來、又兼光歸參、此間大內記長守持來勅答詔書等草、見了返給、（只內々以人傳覽也、）仰清書不可持來之由、其後、良久及戌終、勅答之使、右少將成家朝臣來、余先是着東帶、（螺鈿劔、有文帶、紺地平緒等也、）居向中門廊之妻戶簾中、長房來申勅使參來之由、余卽出自件戶、（大將扶腋、）降自中門內方、（徒跣也、）到勅使前、跪揖、笏取函、右廻歸昇、入妻戶內了、出東庇座、（件所、宮殿上廊東庇也、立后之時、用四位侍從〔座〕之處也、准東三條對東庇也、公卿等在此處、）呼兼光卿、（他卿起座了、須可（〇一作強不）召〔錄〕答之、）令讀勅答、蓋寬治之佳例、匡房讀之例也、卽召長房給函、（納勅答、）此勅答、卽載關白萬機之由也、次以長房召勅使、勅使昇自中門廊、經同西緣、着倚子、卽余出自同戶、降自初所、（前駈頭身持松明進參、左中將兼宗朝臣獻沓也、）出砌外、頗北進、當倚子程拜舞、（先是、勅使退座了、）訖歸昇、入初戶了、（余昇降之間、大將降居中門下也、殿上人等、在中門外、）次長房仰諸大夫等、改御裝束、（撤屛風倚子地鋪草墩等、敷座如例、副北柱擧一燈、）次以長房、召中使、〔僕イ〕々々經透渡殿着西座、次余出自初戶、着東座、〔座イ〕次三位中將兼良卿、持來祿褂、（白褂一重也、）余乍居挿笏取之、更起到勅使座前、跪與祿、拔笏復座、（揖如常、）次勅使取祿降自中門內方、出砌外再拜、勅使降堂之間、余起座歸入、不受拜例也、次又諸大夫、改御裝束、兩座弘筵等、皆悉撤之、（撤勅者撤燈也、）卷公卿座端簾、如本擧掌燈、次余出座、大將已下着座、次有吉書事、先官方權右中辨定經朝臣、（播磨國年料米、）次藏人方、（勅解由次官親國、寬治時範例也、臨時公用、）已上每度、長房先申其人候之由、次政所、（長房、美濃（作イ）國御封也、）次人々起座、列立中門外、（大將、并兼良〔卿〕等、進中門下、）余降自中門內方、（兼宗獻沓、如例、）出中門、（兼光、光雅、定長、三卿列居南、上首小揖也、）於門外乘車、（三位中將褰簾、四位尉斯親取榻、）參院、（東山御所、）以定長卿入見參、依御遊之間、無御前召、後日必可參云々、卽參內、入自左衞門陣、

(院參々內之間、忠季取履、)經床子座前、(上官在座、各居地、隆職、師直平伏、)對上首、
〔小〕揖而過、(隨身相從、)郎經陣座前、中門外、弓場殿代
〔等〕昇自小板敷、(有揖、)着殿上御倚子下、卽起座、
參朝餉、(寬治例也、或參晝御座、)小時、(少ヵ)下直廬、(殿上人等、皆可取脂燭、而忠季定家許取之、各不存歟不具哉、)宗賴來云、叙位除目雜事、准攝政儀行
之、(餘於直廬謁之、)余早仰可宣下之由、宗賴向陣宣下、
(上卿兼光卿、)余歸入、宗賴歸參之後、文出座、有吉書事、先官
方定經朝臣、(讃岐國年料、)藏人方宗賴朝臣、(臨時公用、)各長房先
申事之由、左大將在座、於直廬無政所吉書、先例
也、次長房持來官外記宣旨書、(先外記方、各入筥、余留文返給筥、先例依不審、雖問隆職、師直等、各申不知之由、仍准他事留之、)〔次左大將起座、赴陣下吉書三
通、(藏人方二通、官方一通也、)一余歸入、寬治二年後二條殿爲內大臣
被下之例也、余今夜宿候、是又先例也、入夜有立
願事、〕
今日、勅答詔書等、上卿大納言實家卿也、抑近例、只奉
覽官宣旨、不持參外記宣旨、師直豫成不審、而
寬仁、行成卿、兩宣旨奉覽之由、有所見、又憶事理
宜然歟、仍豫仰此由了、
准攝政、上卿、元點定能卿之處、依候院御遊座不
參、忽所仰兼光卿也、

今日、扈從公卿、
左大將、(前駈六人、)　右兵衛督兼光卿、
新宰相光雅卿、　左大辨定長卿、
三位中將兼良卿、
殿上人、
左中將兼宗朝臣、　右中將忠季朝臣、
左少將定家朝臣、
前駈十二人、(寬治例也、)
四位二人、(以政朝臣、兼親朝臣、)
五位十人、
隨身褐衣如例、
此夜、余參內以前、攝津守行房、爲七條院御使來、
問來廿六日可遷幸本所(少將信淸七條亭也、)之間事、可用
移徙之儀歟、將又常行幸(但可有反閇、)儀歟、如何、余申云、
非新造、不可被用移徙禮、有何事哉、又仰云、
可借進車者、申可進庇車之由了、卽下知之、〕
十八日、(壬辰、)午刻許、參御前、實教卿祗候、有御笛事、
明年朝覲行幸、必可有御笛之由、余申之、實教云、
常有御沙汰者、蓋相叶哉云々、凡御骨法之得、天然
實可然事也、及晚退出、

十九日、癸巳、〔天〕晴、為逢講演、向九條堂、舎利講如例、講師範源、問者圓能、此夜夜宿、為逢明日月忌也、又明日、院御行始、近々之間可参入之故也、

廿日、甲午、午後天晴、自晩頭雨下、入夜甚雨大風、此日、法皇御渡以後、初度御幸也、便渡御家勝光院南堂御所、即被用御渡也、未刻、余着直衣、（此車、随身上臈冠也、）参院、祇候西公卿座、以定長卿、入見参、仰云、今日發事也、其方、定風早からん、此方可参云々、即相伴大將、参御所、定長云、可祇候長講堂内云々、仍余入堂中、居佛前、定能卿來、談雜事、其後經數刻、御所未成、仍遲々云々、再三被遣人了之由、忠行來告、（件御所、故親綱以加賀國力營之、）日没以後臨幸、御車寄、當御所西面廊中、余寄御簾、出御西面北門、到當御所東面門下車、（先是、御車寄寢殿南面東妻戸、被待余也、）参入、昇自中門廊、褰御簾、入御之後、余即退出、大將同退出、今日、大將着織物指貫、着半靴、帶劍笏、他人一切不然、白川院以後、以此御幸為第一晴、今度已御行始也、人々尤可刷歟、而如野皇、上下不知案内也、又去十六日、幷今日、大臣一切不供奉、如何、就中、右大臣不被供奉、如何々々、余直歸大炊亭了、

廿一日、乙未、〔天〕晴、此日、為方違、向頼輔入道雲林院、為本所移忌法成寺、自大炊亭、當禁忌方之故也、

廿二日、丙申、天陰、午刻歸大炊亭、

廿五日、己亥、天陰、小雪、申刻着直衣参院、以泰經卿入見参、此間、定長卿來談云、法皇御不食、自去廿日有御增氣、又御脚腫給、痛御灸治、御心地六借御云々、然間、泰經卿來云、依灸治、苦痛無術、不謁云云、又女房二位殿云、御不食有小增、御腫相加、御看病之間、無其隙、雖存可見参之由、不得便宜者、余申云、猶召醫師等、可有評定候哉、又天變頻呈、今年三台、閏月在前、旁可被修殊祈歟、如此事、不撫御、不快事也、尤可被申行者、此間、右大臣來、談雜事、泰經歸來云、此御有様、〔賢〕歎思不少、御祈事、即以此旨奏聞了云々、其後與右大臣言談、秉燭以後退出、参內、亥刻、左大辨、幷定經朝臣等参陣之由、長房申、仰早可見文書之由、今日、復辟以後、初度吉書奏也、是寬仁例也、寬治、年內無官奏、今度、不堪奏未被行、仍任寬仁例所行也、余下直廬、改着束帶、此間見文書了之由、長房

申、即奏者辨來云々、仍余出賓筵、（裝束如常、）長房申事之由、即令敷座、擧燈、長房又參上、余示氣色、次權右中辨定經朝臣、捧杏杖參上、作法如常、爲給文書、參上之時退立天、（出歟）更膝行參上、異棟範等作法、是余之所存也、雖無殊（伏イ）失、屈行、膝行等作法、不知口傳歟、太見苦也、駿川、石見、紀伊等題文也、事了、余招定長、示付大僧正兩職辭退事了、此次、御惱無別事、八、可奏聞之條々示付了、又八幡宮寺進切山陳狀、（年末露顯、適以進上、）即付定長了、此上下興福寺、即可遂問注之由、可下知也、其旨可奏之由仰了、及深更退出、

廿六日、（庚子、）〔天〕晴、此日、二宮御元服也、（守貞親王、世稱今宮、）於法皇六條宮、有此禮、加冠左大臣、理髮頭中將實明朝臣云々、余不參、一向被追保延例、（法皇御元服也、）彼度、加冠左大臣有仁、〔故〕殿者不參給、仍不參〔給〕也、未刻、大將先來此亭、即參入了、依召進袍笏等、使藏人右衞門權佐長房也、大文表衣、（打裏、帖襟、用正儀、）置蒔繪衣筥蓋、以打裏裹之、笏（新造也、）以檀紙二枚裹之、加納筥內、納長櫃、（赤衣仕丁、持之、）相副下家司、保延以中將憲俊朝臣爲御使、今度催伊輔、忠季等之處、各或服暇、或故障、不來、仍所用長房也、是內々事也、全以不備禮儀、只隨便而已、

後聞、御袍、綠色縫腋云々、加冠左大臣、拜之間、有去留之揖云々、此事不審、定有例歟、然而、道理不可然也、實宗、親信等卿、扶持親王云々、

廿七日、（辛丑、）雪降、宮御方有雪山、依院御惱不審參入、殊事不御云々、以泰經卿、被仰除目之間事、條條又言上、大略、今度除書、冷然歟、尤爲悅々々、世上之風聞、皆珍事也、怨氣之處、已無爲無事也、凡御惱之間、一切不可知食、只可計沙汰云々、但前攝政息、可被拜（任イ）三品、如何云々、申可然之由了、太早速歟、不能抑留、

廿八日、（壬寅、）〔天〕晴、此日、京官除目也、准攝政宣旨以後、依爲初度議、（儀イ）大間不載復任、又不任、重服、觸穢輩、幷故者御給、名替、國替等、已是先例云々、執筆左大辨定長卿、淸書上卿源中納言通資、參議光雅等也、召仰上卿右大將賴實也、巳刻、着直衣參內、即內覽申文、（不覽殿方申文、職事三人、爲家司、此外不召加他家司之故也、）申刻、書調雜任等、以宗賴朝臣進院了、良久不歸來、〔次有敘位、事了退下、召淸書上卿、可給大間敘位成文、（加納）

筥ニ、次召ニ宗頼ヲ、可レ仰ニ上卿ニ之條々仰レ之、今日被レ補ニ檢非違使別當ニ、（兼光）
戌刻、南方有レ火、七條坊門油小路云々、坤風頻扇、法皇宮（六條西洞院也、）有レ危、仍促レ忽參、風忽變、焔赴ニ東御所ニ、無レ恐、但以ニ實明ニ入ニ見參ニ、雖レ有レ恐、無爲悦思食云々、即以ニ泰經ヲ、又被レ仰ニ同旨ヲ、今日、依ニ長講堂供養ニ、（導師公顯僧正、讃衆八口、公卿内大臣已下濟々焉〔云〕々、）御ニ東山ニ、乘燭還御、燒亡周章之間、宗頼未レ奏ニ任人事ヲ、只今泰經伺ニ御所ニ之間也云々、
余示ニ泰經ニ云、若有ニ可レ承之事ハ可レ候、不レ然者、欲ニ歸參ニ如何、示ニ暫可レ候之由ヲ、仍祗候執筆定長在ニ風下ニ、仍遣ニ隨身下﨟一人ヲ、歸來云、雖レ有レ恐、風直了、只今所ニ參入ニ也云々、即以參入云、先日、大僧正事、令レ申〔之〕次、勅定云、僧正轉任事、思煩了、難治第一之事也云々、此間、定能卿來語云、大貳辭退、密々出ニ所望ヲ〔了〕云々、余内心悲案、在ニ親信卿ヲ、辭ニ納言ヲ、可レ被レ任ニ都督ヲ、可レ爲ニ上計ニ歟、但件卿期ニ亞相ニ云々、可レ悲之世也、良久、泰經歸來、條々有ニ仰旨等ヲ、然而、遂以無ニ珍事ヲ、即歸參了、即書ニ任人折紙ヲ、着ニ束帶ニ之間、且仰ニ召仰事ヲ、（上﨟右大將、）次出ニ居賓莚ヲ、（硯筥置ニ申文ヲ、又置ニ十年勞筥ヲ、各置ニ座左方ヲ、余引ニ遣右方ニ、依レ無ニ便宜ニ也、）召ニ五位藏人親國ヲ、召ニ人々ヲ、右大將頼實、參議光雅、公時、定長等來、着座、（十人、中納言一人不參、未曾有々々々、）次權右中辨定經朝臣、右少辨資實、藏人右衞門權佐長房等、置ニ筥文ヲ、（定經以ニ硯筥ヲ置ニ圓座東傍ニ、仍余指示之、令レ置ニ圓座前ニ也、又忘却之、不レ拔ニ〔筋〕遂失非レ一、如何、）次召ニ執筆ヲ、々々着ニ圓座ヲ、次第如レ例、院宮御申文、幷下ニ勘未給ニ事、共召ニ定經朝臣ニ也、進ニ院宮御申文ニ之次、給ニ可ニ袖書ニ之申文ヲ、執筆復座、加ニ袖書ニ之間、余又披ニ見御申文ヲ了、即又執筆袖書了、下勘之後、余又給ニ御申文ヲ、（相ニ副他申文、幷任人折紙等ヲ、）事甚有ニ便宜ニ、課試及第勘文載ニ記傳三人ヲ、而先可レ被レ任ニ上﨟二人ニ之由、外記令レ申、仍以ニ親俊有兼ヲ、任ニ諸司助ヲ、而定長申ニ孫親綱事ヲ、尋ニ外記ニ之處、無ニ同時三人拜任之例ヲ、仍可レ被レ任ニ二人ニ也云々、重仰云、猶可レ勘ニ申其年例ニ者、其後良久、分明不レ令レ申、然之間、卷ニ大間ニ了、仍下名之時、可レ有ニ沙汰ニ之由仰了、次有ニ叙位ノ事ニ了退下、召ニ清書ニ上卿〔可〕給ニ大間叙位成文ニ、（加ニ納筥ニ、）次召ニ宗頼ニ可レ仰ニ上卿ニ之條々仰レ之、今日被レ補ニ檢非違使別當ニ、（兼光、）
今度除目、院宮給、皆衞府也、尤奇怪事歟、雖レ奏ニ此旨ヲ、無ニ御承引ヲ、八條院、殷富門院等御給之上、進ニ成功ヲ、各任ニ衞府ヲ、尻付只注ニ御給ヲ、不レ載レ功之由、執筆

問レ余、々仰二可レ在レ意之由一、猶問、仍答二子細一了、濫口任二靭負尉一之時、近例、如レ此也、注二功之由一、是濫口任二左右衛門尉一、曾無レ例之故、爲レ顯下募二成功一之由上也、是猶有二世毀一、況諸院宮給、有二此例一、太不レ可レ然、何況其功僅濟二半分一云々、太見苦事也、但於二尻付一者、院宮給、任二兵衛尉一、已有レ例、仍不レ注二付成功之由一也、
又神祇官進二連奏一、而權大祐已下無闕、皆剩任也、仍只任二大祐一人一、不レ任レ殘也、權大祐濟定、先日任二權大祐一、而大間任二大祐一謬也、仍今日仰二淸書上卿一、加二權字一了、
又以二院内官未給一、被レ申二内舍人一、此事如何、仍申二子細一、可レ隨レ仰之由、仰二宗頼一了、御給ハ三分也、内舍人〔ハ〕二分也、仍以二外國二分代一被レ申ハ例也、未レ聞下以二内官未給一任二内舍人一例上、公家雖レ不レ及二抑留一、爲二本所𢘾弱一也、仍一旦可レ奏二子細一之由仰了、下名之時、隨二御定一、可レ有二沙汰一歟、若可レ任ハ只以二臨時内給一可レ被レ任也、右大臣不レ知二除目一之故、有二此失一歟、余免二淸書内覽一了、遂夜退出、
廿九日、癸卯、〔天〕晴、澄憲法印來、又無動寺法印來、各謁談移レ刻、及レ晩宗頼來云、右大將以二消息一被レ言、任二諸宮〔任〕御給一、不レ任二院御給内舍人一如何、非二善政一歟、若依二傳レ仰人一、有二用捨一歟云々、卽以二去夜御定趣一、且答申了云々者、次第勿論、以二此次第一、今夜可レ奏之由仰レ之、此外條々仰了、然間、右大臣送二使於宗頼一云、此事尾籠也、不レ可二披露一云々、身帶二丞相一、又執二仙洞之雜務一、兼二御厩別當一、知二行數ヶ所領一、剩給二數國一、只爲レ先二欲心一、敢不レ知二公事一歟、自現二不覺一、放二言人一、今又祕藏、是賢人歟、佞人歟、未レ辨二是非一而已、寄二事於院御威〔風〕一勸賞之儀、太恐惕之由、愼可レ答之旨仰了、可二彈指一之世也、今夜召二夜居僧一子、（國隆弟）
卅日、甲辰、陰晴不レ定、此日下名也、

閏十二月

一日、乙巳、去夜下名、又有二上階一、定輔三品、未曾有事歟、兼忠一身濫、實以不便、凡今年除目敍位、毎度非據、實非直之事歟、
二日、丙午、〔天〕晴、此日、法皇三七日御逆修初日也、仍午刻參院、（國身上臈、冠此直）於二長講堂一有二此事一、余依レ召祗二候簾中一、御導師公顯僧正、說法之間、聊有下涉二禁忌一之〔間〕事上歟、請僧十二口、公顯其外護摩師也、右大臣、内大

臣已下公卿濟々焉、皆直衣也、說法了退出、人々猶祗候、爲逢懺法例時等也、

三日、丁未今日御逆修、毎日講澄憲法印、昨日御佛事、只一度許云々、今日說法、萬人拭涙、法皇萬歳之後、天下之人有機、人民之愁歎等、悉演說云々、

四日、戊申此日、小除目也、被任內藏頭也、未刻許、自院有御書、被仰合〔內〕藏頭任人事也、申所存了、入夜向九條之間、於途中、宗賴朝臣來逢、於車中披御書、只注給任人也、仰聞宗賴、卽向九條、依明日一品經事也、今日除目、上卿源中納言云々、法成寺、平等院執印慈圓法印、被辭申、仍可返付覺尊之由、〔必〕內々以觀明法橋、仰遣了、此事子細趨多、不能記、付法印辭退、其志甚深、可貴々々、

五日、己酉〔天〕晴、此日、奉爲故女院、奉供養一品經、又副供養佛像一鋪、釋迦、彌勒、地藏、各圖一鋪中也、件經、入道關白已下、一族之親、幷男女近臣、皆悉勸之、余〔分三〕勸發品、有所思、手自書之、破前院手書、漉料紙、其色濃縹也、紺紙移手又易破、仍廻今案、所令漉川也、尤佳々々、以金泥書之、表紙同色、〔其〕紺如常、金泥經、水精軸、十八品、開結經、心經、阿彌陀經、轉女成佛〔經、〕八名經、都盧卅四軸、各副捧物也、依指合院御講、秉燭以後、澄憲法印來、卽始、上卿等着座、藤中納言定能、大宮權大夫光雅、左大弁定長、前宮內卿季經、六條三位經家也、說法珍重、太自常、實是當時之逸物、緇素之才藝、未如此師之說法、先世之感報也、不能左右々々々々、但今日所存之意趣、兩條略了、尤遺恨、老侵事緊、令忘却歟、

抑今日佛事、有深意趣等、不遑具記、委見願文、余愁已之後、十二月、爲神今食之齋、仍彼御忌日、不逢佛事、爲恨之處、今年十二月有閏、雖非正忌、又不可准他月、仍空難過、今日愁所修微善也、卽始自今日、一千日之間、仰十口侶、給小衣槇也、可滿三千部轉讀也、此等其大概而已、子刻歸大炊亭、覺尊法印返事、觀明來示、歡喜悅豫、無物于取喩云云、

六日、庚戌雨降、依官奏、秉燭之後、着直衣參內、暫候御前、下直廬、改着束帶出座、或說奏布衣也、隨宜耳、權右中辨定經朝臣、御奏如例、屈行膝行太見苦、又進文之時、如著座之時、居天進之、未聞之事也、又膝行、更不突右膝、只蹲居天步也、又起座之揖忘却了、每事不足言、今日、參內以前、親雅、光綱、長房等、申條

條事、左大臣以大外記師直示送云、公卿分配事、隨先日御定、(余預仰子細也、)欲申行、先例不入分配之公事如之、(注折紙、)此中、兵部省手番、爲藏人方沙汰、外記不知之、又射遺臨時處分也、除此兩事之外、皆悉可入歟、又放生會可入篇目歟、(例幣春日祭、只入篇目、不入其人、)如何、余云、兵部手結、射遺之外、皆可被入、其故者、釋奠者、祀須卒參之公事也、然而、入分配、以之准之、御曆奏被入之、有何難哉者、此日、荷前擬侍從位祿定、所宛申文、不堪申文等被行也、事了退出也、

十一日、(丙辰、)奈良禪師來、有豎義事、自院資實爲御使來、御惱事、并役夫工事等被仰也、御所事等、條々存旨言上了、禪師所作太珍重、幼年之者、可感々々、是皆大明神之冥助也、將來有之者歟、

十二日、(丙辰、)午刻參院、以泰經卿入見參、即以親能朝臣有召、講演已始、其路又無便宜、仍自御所內參上、候簾內、天王寺別當僧正、并正護院宮等被候、又女房二品出來、謁之、問御有樣、御不食之上、御痢病相加之、大略還少之躰令存歟、講了、(今日覺什說法也、異樣、)即退候便宜所、(寢殿西面也、)召間賴基、時成等、所申又雖治歟、右大臣同在此座、祈療之間事、存旨示聞了、以資實申醫師申旨、并思趣了、即退出了、向九條、此夜宿此堂、明日爲節分可來宿、而依當太白方、自今夜所宿也、依昨日院宣、役夫工行事、辨定經可持參庄公濟否注文之由、雖仰遣、申未注出之由、猶不日可進之旨、重仰遣了、

十三日、(丁巳、)〔天〕晴、此日召禪師於堂、行小講演、問答成敗不異成人、猶々可感、入夜定經持來役夫工濟否注文、有可直事等、仰子細、明旦可持參院之由仰了、此夜、宿賴輔入道北家、爲違東方也、

十四日、(戊午、)未刻參院、以資實入見參、此間、右大臣出來、(平禮直衣、)云、自明日異圓可修尊星王法云々、七佛藥師法、依度々不快、(蓮華門院、高倉院、)仍不可被行云々、此事奇異々々、又云、勝賢同自明日可修佛眼法云云、一昨日、右大臣云、勝賢可修如意寶珠法之由、令申云々、余云、未聞眞言院法之外、顯露稱其名、被行此法例、但定有所存歟者、而今日聞此旨、叶愚案了、猶其實雖爲件祕法、僞稱他法之由云云、先日、右大臣說、尤不審、勝賢思返歟、右大臣語言

歟、即依召參、聽聞之所、今日第四七日、被供養焔魔王、導師祐範律師、說法中品歟、事了退出、以泰經尋勸源於女房、今日、頗御病有減之由所示也、崇德院、幷安德天皇等、崩御之所、建一堂、可資彼御菩提、幷亡命之士卒滅罪之勝因事、可申沙汰之由、仰泰經了、即退出了、此夜、又召禪師於宮御方閑院、有問答事、其所作院於昨日、實非直也事歟、不堪感荷、召其師匠圓長律師、被直遣一領、又信家、故宗通孫息定玄、定能孫息有番論義、實優美者〔等〕也、

十五日、己未〔天〕晴、以經圖、平等院等事、仰遣覺尊法印之許了、及晚示返事、今日、宗賴光綱等、申雜事、又兼親申季長申狀等、親雅申氏院雜色罵嘗藏人頭之罪無實之由、禪師今旦歸南都了、

十六日、庚申〔天〕晴、法皇聊六借御云々、午刻參院、以資實入見參、依召參聽聞所、宮違被坐、今日導師澄覺、今日始聽之、其骨得天然、足感歎、召醫師等、問御惱之安否、御腹張滿、始如當月妊者、又御脛股腫無減之上、御腰猶腫給、昨日又御面小少カ腫給、御痢度數雖有減、其躰太不得心、不覺而洩云々、是不快之相也、御不食猶未減、乍帶件四腫病氣、力不衰微、起居輕利、行法轉經如日來、死相一切不現給云云、又隨服藥、御惱陪增、偏邪氣所為云々、以右大臣被仰下云、崇德、安德、兩怨靈鎮謝之間事、且〔而〕問例且尋人、可令計奏者、此事、余先日所奏請也、退出之〔間、〕次參內、

十七日、辛酉雪降風烈、未明、人傳、法皇有事、余不信此事、果以浮言云々、未刻參院、以定長申入、此次可被行赦令之由奏聞、明日可宜歟、仰云可、然早可申沙汰者、詔書之趣如何、御逆修之由、若可被載哉、仰云、可依先例者、依召參例所、宮違祗候如日來、今日五七日也、導師澄憲法印、被供養木像千手觀音、幷廿八部衆形像也、中尊一尺六寸歟、每七日御佛、皆如此、說法珍重、不能左右、退下了、次謁右大臣、今日頗宜御坐云々、去夜、痢病度數僅兩三度、今朝又同、中將親能云、去夜聊有御膳事云々、人氣色頗安堵之體也、與右大臣暫言談、退出了、去夜、入道左大臣薨逝、日來之病也、中宮御所殿、今日退出、

十八日、壬戌雪降、此日、院御逆修御法事也、導師前大僧正公顯、請衆八口、此中、僧綱二口、被供養金泥兩界種字曼陀羅也、未終、相伴大將參院、余及大將、共引移馬、大將日來依所勞不出仕、今日所

出仕也、先是事始、仍直著堂中座、先是、太政大臣已下、公卿卅餘人在座、余日來依仰、於簾中聽聞、今日依爲儀式日、出座者也、于時導師登禮盤、總禮之間也、其後法事如(是イ)例、說法優美、更不耄、生年八十二云々、事了被引布施、太相國已下取之、太相國、左丞相不蹔舍指貫、右大臣、內大臣、蹔舍之、導師被物十重、其外物十餘種歟、讃衆只一重、蹔也、不似衆日風聞、頗以冷然歟、今日無別御願文、併被載初日御願文之故也、從僧撤布施、僧徒起座之後、公卿退下、余同退下、謁右大臣、問御動靜、今日又宜御云々、悅思不少、此日、公家奉爲法皇御惱除愈、被行非常赦令、近例必被拘强竊二盜、然而、今度事、可異常篇、仍皆悉可被赦除之由奏之、且是先日、右大臣申此旨、內々御氣色也、但觸大神宮、八幡宮訴之輩、可被拘歟、且是爲流例之上、今度御惱、爲彼神祟之由、有御占云々、兼又佐々木貞綱、山門訴、黨類事、如何、其內、遠綱事、未被歎定云々、爲神宮神人之由、有本宮訴、仍斷罪猶豫、被禁此一人、又如何、條々以宗賴付定長奏聞、御講中間奏聞云々、余歸出間之、仰云、如計奏可被行、但宗廟訴可拘之、貞綱緣者同之、但遠綱可免之云々、仰早可下知之由了、又御佛事之由、可被加哉否事、取御氣色之處、只可相計云々、爲宗御惱事、可加赦御逆修由旨仰了、卽余參內、相次赦令上卿大理兼光卿參陣、暫而、內覽詔書草、只載御惱之由、不(書イ)載除愈之狀、但有延齡之句、余雖(少カ)之、上卿伏理、入件句直、可清書之由仰之、小時、覽清書、余於鬼間、以壹御座御硯、入御覽日、十八日三字也、返給、卽退出了、抑、關白詔之時、主上有御覽、於今者、可爲宸筆哉否、未勘先例、臨期有疑、理之所致、於件詔書者、依難治有此儀、推攝政宣下以後、理須關白書也、高倉院御時之例、雖問兼光卿、不詳云々、但憶事理、可如余案之由、所申也、仍余書之、今日赦、檢非違使多以不參、以院力者被釣之、十四人、卽時參入云云、近代之事、皆如此、

十九日、癸亥、風雪甚烈、爲逢例舍利講、申刻向九條、先是、山階寺別當僧正覺憲來、余謁之、明年於金堂可行常樂會、而彼會以前、先可移行吉祥御願、光明皇后、被始此事、卽安置吉祥天云々、其後、可行常樂會之由所存也云々、尤可然之由仰了云々、禪師所作、未曾有之由、感歎無極、小(少カ)時退下了、於九條講演之後、宿此

堂、
廿日、（甲子、）陰晴不定、逢故內府月忌、女房今日來、及晩余參院、（秉燭也、）以定長入見參、又奏爲崇德院、安德天皇等可被建一堂於讃岐、長門等兩州事、幷崇德院可被預官幣哉事、（相副宮外記、幷左內府申狀等、）只宜能可令計奏、隨其趣、可有沙汰、且又可問人々云云、御惱之有樣同前、於痢病者御平愈、他事無減云々、卽參內、此日、施米不堪等定、（少々、）幷和奏等也、先是、左大臣參陣云々、小時、定長卿參入、經數刻有奏、余着布袴、（野劔笏如常、）右中辨棟範候奏、其作法又不思義也、結申詞、又不審多、申上ト云詞ヲハ、タ天マツルト結申、又一年同國、兩度申不堪之由、結申之、不足言也、又着圓座之後、下逃片足結文、是若辨官作法歟、可尋之、長押下膝行只一度、甚略也、未得其心、奏了余退出、今日、長谷寺訴事、尋內藏頭經仲、件男、本奉行也、件寺別當賴繼申狀、具以奏聞了、聞食披云々、
無動寺法印、自今日、於彼寺修法、法皇御修法不動法云々、今日參院、卽被登山了、先參中宮、奉護身云々、

廿一日、（乙丑、）雪及尺、可謂瑞、此日、公家御佛名也、秉燭之後、着直衣參內、於直廬、定御導師、頭宗賴書之、如例、長房先是覧日時、披見之處注時、已忘故實歟、佛名延引之時、雖勘日、不注時者也、仰其由返給了、余雖相具束帶、大納言已上、不參不出座、乍直衣候簾中、主上着御御引直衣也、公卿着座、僧侶參上之後、余退出了、
今日、神宮役夫工等上卿（申以）事、幷崇德、安德等事、以消息仰遣定長卿許、入夜示送云、神宮上卿事、先可仰左內兩府、兩主事、明日議定、有何事哉云々、役夫工上卿事、不仰左右、尤不審也、仍尋遣了、
明日議定事、仰宗賴了、兼日各不相催、只臨期參入之人々中、三相府之外召留、少々可有評定之由也、此日、仰下法成寺、平等院執印別當事、（平等院事、仰宗賴、法成寺事、仰親雅、先例、大辨書下之故也、）明日爲吉日、仍可書下之由仰了、
閏月可有憚哉否事、先日示合法印、今日以泰覺、不可憚之由所示送也、
今日於內裏、定能卿語云、法皇猶不快御座、今日御膳又不通了、御腫幷御腹張滿、凡無減、殆於御腫

者、有増氣云々、
廿二日、丙寅陰晴不定、此日、院御逆修結願也、未刻、
着直衣、伴大將、各皆身上臈冠、如御法事日、參院、先是、左大臣、内
大臣候殿上、殿上廊、爲御修法壇所、仍以尋常上達部候所、爲殿上、立大盤也、余加着之、
大將同之、招資實、欲入見參之間、告事具之由、
仍人々相共參御堂方、余今日候簾中、左大臣已下、
着佛前座、四イ小少カ時、法皇渡御、被仰可始之由、聖覺已
講爲導師、説法優美、事了被引布施、大臣不取之、次例
時調聲同人、了、重被引布施、今度、大臣已下取之、口別被物二重也、仍各大臣一人、大納言一人、取
被物、自餘布施、參議已下取之、三口之外、不置之、被送僧房云々、又口別被引牛一頭、
余歸着殿上、三丞相同前、大將退出了、召宗頼、召着人
人、左衛門督通親、民部卿經房、別當兼光、大宮權大夫光雅、左大辨定長等也、右大將、先是退出了云々、又召文
書、見下書、仰定長、令讀官外記勘文、次第定申
之、取條例、可被頒崇德院、安德天皇怨靈事云々、 各定申了、仰左大辨、直令
奏、而依御寢、不能申入云々、仍人々退出了、
定趣、
一崇德院御陵邊、讃岐國、立一堂、可被置佛事、
一同尤申可然之由、民部卿申云、讃岐國、本置佛
寺、寄田園事在之云々、委可被尋歟云々、件沙
汰、可爲院沙汰哉、又可爲公家沙汰哉事、人
々申狀不一同、但多分可被下宣旨云々、余
同之、
一國忌山陵事、
兼光卿申云、此事、已上或不可然、或又同之、余
出不審云々已建廟基、擬神明、今更被置國忌
山陵、如何、人々尤稱可然之由、但可爲例之由、
仰宗頼了、
一崇德院成勝寺事、
民部卿經房、申出此事、已上人々同之、
一官幣事、
大略申可被立之由、但余重出不審云々、於被
列四度祭、幷廿二社之條者、忽不可然、退委
被尋之後、可有左右、先依院御惱、臨時可被
奉幣歟、而三ヶ條可有議也、
一ハ任寛和三年圓融院院號以後、被奉幣北野之例、
只自院被奉東遊走馬等、退可有公家奉幣之沙
汰歟、二ハ、只自公家、任永延三年北野宮初度奉
幣例、臨時可被發遣歟、三ハ、縱雖不例、四度祭、
廿二社等、毎年二季歟、一季歟、定式日、可被立
官幣歟、此三ヶ條之間、一同可被申者、左大臣、

左衛門督、別當、左大辨等、自公家臨時可被奉幣、此內、〔左〕大臣自兩方可被奉云々、右大臣、民部卿、大宮權大夫、今度只自院被奉遣、退委有沙汰、可及官幣者、余當時、臨時之幣、公家院之間事、偏可依勅定、於此條者、殊可隨叡慮之趣也者、

右大臣申云、若有官幣者、廟號無謂、尤可有別號、川原宮可宜云々、人々有服膺（天イ）之氣、別當云、廟號又不可有難云々、余云、元曆、自院被獻幣、彼時有沙汰歟、可被尋告文之趣歟、

一安德天皇御事、

長門一堂事、一同可然、國忌山陵事同前、但可依崇德院例、

依不擬神社、無奉幣之沙汰也、

可問例之由、仰下事等、

一雖無追詔、不置國忌山陵例事、

一不列四度祭、廿二社之社、別預官幣例事、

一被獻幣帛於廟基、若宮寺之宣命文事、

一奉祝神明之後、被置國忌山陵例事、

可被尋讚岐國事、

崇德院御陵、有堂舍哉事、

被置何佛事哉事、

寺領田薗子細事、

余退出了、此夜、中宮欲入內、而依指合此定、明日可有入內、

廿三日、丁卯、〔天〕晴、此夜、中宮御惱平復之後、始入內給也、亥刻入御、被用絲毛御車、余着衣冠、乘毛車、參會內裏、（出御之後、自閑路參會也、）出車三兩、（出毛車、數引、有五兩、武末、公卿略定也、）一員如例、無女藏人女騎、供奉公卿、大夫、權大夫、藤中納言、權中納言、右衛門督、別當前宮內卿、啓佐成家朝臣、定忠等也、母儀二品、同車參內、余幷女房、同宿仕也、今兩三日可祇候、

廿四日、戊辰、此日、以宗賴奏崇德院奉幣之間事、仰云、自公家可被立云々、就之仰云、幣帛前數如何、可被〔召〕加宇治左大臣歟、將不可然歟、又使參議歟、四位歟、又兼可有山陵使哉、元（天イ）曆、自院被獻之時、被中三陵、然者、安樂壽院一所歟、將任元曆例、可被加成菩提院、白川院、（理不可然、）法金剛院、（雖理可然、非陵、公繼使如何、）歟等事、可問人々之由仰了、今朝、長谷寺別當賴繼得業來云、寺僧成璦、追却之時、及鬪諍、已死去了云々、事太

非常、驚奇不少、仰子細了、
廿五日、己巳（天）陰、此日、中宮御佛名也、大夫已下、公卿十一人、殿上人又廿餘人、依六位進不參、侍所長分行香輪、其外以内藏人範高補簡衆、令勤雜役也、行事權大進宗方、余不出座、今日、余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仍精進、此日、有上野後不堪奏、棟範候之、奏事光綱、
廿六日、庚午申刻參院、以資實入見參、御惱自若云〔云、〕參八條院、入亥刻退出、此夜、女房同退出、
廿七日、辛未依官奏參内、上野後不堪也、右少辨資實候奏、奏申兼祐朝臣、其後向九條宿堂、
廿八日、壬申雨降、入夜甚、戌刻、歸大炊亭、今日以宗頼被仰條々事等、役夫工之間事、深恐思食、雖有御免之庄々、無其理、可召返、注子細、可言上云々、又釋尊寺事、可被避申神宮、可被放法華堂領也云々、又崇德院讃岐國御影堂領、可給官符、又長門國可建一堂之由、可宣下者、皆任御定、可宣下之由、仰了、役夫工之外事等、余奏請事等也、今日被發遣山陵使、崇德院廟、可立官幣之由、被告申安樂壽院也、上卿藤中納言定能卿、使大宮權大夫光雅卿、余免告文内覽了、
廿九日、癸酉午後雨止、入夜天晴、此日、崇德院奉幣也、上卿權大納言隆忠卿、使宰相中將公時卿、申刻、大内記長守持來宣命草、見了返給、被奉幣故左大臣廟之由、被載辭別也、無別使并別宣命也、兼被問人々也、以宗頼申昨日被仰下御返事等、入夜歸來、兩宣下事、讃州、長門、早可仰下、長門堂事、宣旨口宣奏覽了、今夜、追儺之次、除書有無事、不可有云云、大炊殿事、今夜必可有沙汰之由言上、然而、猶無分明仰、又明日拜禮如何可有云々〔於〕内御方、殿上淵醉事、同可有之云々、追儺上卿右衛門督、參議大宮權大夫、辨資實云々、今日有修正定、余依所勞不出座、長房書定文、經御覽、見了返給、湯漬行事入宣房、明日、公家四方拜事、以左大將、持次第令申子細、長房奉行也、同以大將仰聞了、

玉葉卷第六十二終

玉葉

巻第六十三

自建久三年正月
至同年十二月

建久三年

正月

一日、（甲戌）晴、自昨日夕、有風氣、及深更殊獄樂、仍曙天之後、有四方拜事、未刻、人々來、陪膳遲參之間、手水懈怠、依日景傾、着束帶、出客亭、以長房召大外記師直、即入自車寄妻戸、候中門廊西緣、隨召稱唯了、更揖、（是上官作法也）經透廊、跪余前簀子、昇長押上進宮、余置笏引寄宮、師直退候長押下、余披禮紙於宮中、見勘文、如本卷之、（少々同不審事）置宮傍押出宮、師直懷中笏進昇、取宮退下、次余取勘文、歸入簾中、次左大將已下、列立中門外、使長房申事由、（長房來打出間簀子申之）歸出、次左大將已下、列立南庭、（大將已下九人）次殿上人、伊輔朝臣已下、（兩貫首遲參）列其後、次四位家司兼親朝臣、大夫史隆職、大外記師直、六位上官一人、又列其後、各再拜了、上官、殿上人、公卿、下﨟兼光已下、直出中門了、經房已上猶列、大將已下、次第經列前、出中門、（大將退出之間、定能經房等敬居、如蹲居、參通小敬居）但大將、及三位中將兼良等、留中門北方、次余出簾外、降自南階、（在中將親能朝臣、持來履）出中門、（大將、非參議卿等、居中門北方、小向）（定能已下、列居中門外）定能卿小揖、於中門外乘車、（被且提簾）參院御所、（六條殿）余到門外之間、公卿等降立、右大臣已下列立中門外、余降自車、（右中將伊輔朝臣獻沓）經列前、立右大臣上、他公卿等追參之處、皆加列、左衞門督通親卿、歸出自御所方、同加列、（右大臣云、作法可動中次、眼公何出御、參御所方了、今歸來、已以出御歟云々）依右大臣氣色、進來余前相揖、昇自中門外、參寢殿簾前、（候階東間）右廻歸出、降自中門內方、（降自簀子南妻也）仰聞食之由、（其詞不聞）余目之、通親獨立中門外北方、（北面通宗令着沓）次余氣色于右大臣、進出溜外二三尺許、揖始、當南階東開柱、更向北揖步、（頗斜揖也）去階隱間溜、四五丈許、北面而立、（揖如常）次右大臣已下、次第列、依納言人數多、余一間許立進西、參議已下立後列、次殿上人保盛朝臣已下列其後、次四位殿

上人、下臈數輩、不列之、依無其所也、次五位殿上人、又列四位後、（納言[已]上、參議已下、四位、五位、幷四列也、）皆悉列立（六位不列、）了、余已下拜舞如常、公卿經房已下、及殿上人等、皆直出中門了、通親已下猶列、余揖離列、大輪右廻シテ、練廻テ經列前、（左大將、藤中納言等、小退列跪居、通親深敬折、）於寢殿東妻程[深]練留於中門外、昇自同外管子、入北廂戶、（不入南寄戶、是故實也、）暫居公卿座、招寄定長卿、問御惱安否、昨日今日頗宜御云々、此間、右內兩府同着座、余即起座參內、（于時、日未沈西山、比近例頗以早速歟、）入自左衛門陣、着殿上、即起座參御前、申行御饗御裝束事等、左大將、幷少將信濟朝臣等候了也、次余歸出殿上、先是、右內兩府已下、公卿四五人在座、其外人七八人候鬼間幷中宮御方、以職事相告了、余示御裝束了之由於人人、自下臈起座、於弓場殿着靴、列立中門外、兩丞相同前、（內大臣、出自小間、右大臣出自西一間、）余同降自小板敷於弓場着靴、進立列上、付頭中將實明朝臣、奏事[之]由、御裝束、幷出御之後、（即實明來出也、）歸來、仰聞食之由、（實明不經殿、只如本經砌、）余已下、列立前庭、（余小練步、）以西爲上、如例年、（公卿一列、四五位一列、六位一列、）拜舞了、右廻シテ練旋、出中門昇殿、此間入御、余云、大臣着了者、可仰內辨之由、示付實明朝臣、參宮御方、數刻之後、歸參內御方、內辨未着兀子、余暫候御前、退出、于時內辨召舍人之間也、（內辨右大臣、外辨實宗已下、）及深夜有手水、齒固、節供等事、女房節供如例、（陪膳皆以政朝臣也、）

二日、（乙亥、）晴、午刻、手水如恒、陪膳業實朝臣、其後齒固、今日不出行、上官列參、進見參公卿少來、

三日、（丙子、）陰、及晚小雨、入夜甚雨、申刻、着束帶（縫腋、）釼、有文帶、參院、（大將、及三位中將相伴也、）以內藏頭經仲、入見參、依召參御前、法皇御浴之間云々、女房二品謁之、（紅梅浮句衣九領、今一重織物、不着唐衣也、）問御惱安否、答云、窮冬兩三日、天氣快然、（但御胸病、無殊減、）昨今頗不快、就中、自元日、御陰大䐜、雖無別苦痛、起居禮拜等之間、又非無苦痛云々、醫師殊恐申云々、又來十二日、可被發遣公卿勅使云云、件間、殊可被祈申之趣、具示女房了、恐身於仙洞、疎遠無雙、殆被處謀反之首、然而、中心之襟、上天定照歟、仍偏存忠、不殘所存、可遂叡聞之由、示付了、秉燭之後、參八條院、謁女房、次參內、先參朝餉、次參中宮御方、宗賴朝臣、申役夫工上卿隆房卿辭退事、幷敘位人々申狀等、明日可來大炊亭之由仰之、退出了、

四日、丁丑、午刻雨下、及晩天晴、此日、阿彌陀堂修正也、仍亥刻參御堂、季經卿外他人不參、然而任例着渇濟、撤供燈明已下、毎事不法、甚數不足條々、勘發執行、而今日了、此日敍位之間事、以宗頼朝臣條々奏聞、而今日可有御灸治哉否議定、醫人相論之間、無他事、不能申入、空歸來、但付文書等於泰經卿了云々、

五日、戊寅、晴、依吉日始念誦、此日敍位也、巳刻、着直衣參内、即於直廬内覽申文、如常、（定經、光綱、親國等也、頭中將遲參、長房爲余使參院、未歸參也、）其後、宗頼參院、條々奏聞了、戌刻、歸來傳仰旨、亥刻議始、余依風病發動、仍在簾中、召仰親國、召長房、執筆定長卿、宮文棟範、定經等朝臣、資實、入眼上卿別當兼光卿、依參議不候、辨資實書之、召仰上卿實宗卿、執筆作法如例、有源氏爵未給申文、定長加袖書、下勘之、（余所傳、於敍位者、不加袖書、所下勘也、）余誤以不可敍之者、入折紙、執筆載敍位了、余披見之處、然以招除了、執筆依復本座、更召着之條、依無便宜也、又範保朝臣、依外記役勞、被敍四位從上了、尤雖可有尻付、依爲新儀、猶爲有豫議、今夜不加尻付、且又先日議定之時、於五位者、可賜一階、至于四位者、難爲永代例之由、有令議、仍旁不加尻付、然而、爲使人知此由、可仰外記之由、仰入眼上卿了、中宮御給、賜少進兼時、依奉公無雙也、今度敍位、殊不驚耳目歟、神妙神妙、

今日、定長卿、事未始以前、傳院宣云、來十二日可有公卿勅使事、可被載宣命事等、可計奏、且可被載之由、思食事等、

一（外宮）役夫工懈怠事、

申云、聊被謝申、有何事哉、

一可行臨時祭事、

此事、直可被行歟、又將不可然者、被載有何事哉、但非殊大事歟、

一禰宜七人、可加一階事、（祭主能隆計申云々、）

祭主計申旨、定叶神慮歟、但先可被尋先例、公家公卿勅使之時、若有此例歟、

一可有御參詣之由、可被載歟事、

此事、輙難計申、猶被載告文之條、可有思慮歟、只仰勅使并祭主等、可有監告、可被祈請歟、

一天下太平事、

此條、勿論早可被載〔之〕、

已上、就被仰下言上之趣如此、

此外、余竊言事等、兩條、

一者、今度勅使、被申御除癖延齡也、而實保萬年之算事、雖爲人間之極望、生者必滅之習、雖願不叶、何況叡念之底、更無在世之怨、不如速期遐齡之託生云々、此事、道理尤可然歟、爰聊有可被思慮事、其故何者、當今御成人、漸以在近、以後時爲期、可爲乞命之源歟、天子幼稚之間、法皇有大故者、無人于委謝、天下忽暗然歟、近則白川法皇保七十七之寶算給、是已近例也、縱不及彼算、經今五六廻之星霜、被待孫帝之成長、何強爲難哉、具被載此旨之廟意、定令豁歟、是一、

二者、國家之理亂者、喩病知也、雖有急病、郎時平全、則更無餘殘、漸病積年、不覺而衰微、則祈療更不及、治天下又復如此、寇賊入境、暴惡雖滿國、追罰勵、則一時退散、復如本、當世之貴賤、所目見耳聞也、平家九郎之反逆、義仲行家之亂、皆以如此、賴朝之勇無爭鋒、至于今、屬太平了、而漸々國衰、面々人訐、萬民爲之窮困、四海依其滅亡、年中臨時神事、佛事陵夷、日々陪增、諸國庄園、五畿七道荒廢、年々相累、微臣總已以後、六七年來、公事之廢絕、諸國之衰陵、昨如天今如地、國家之滅亡、忽然而欲至、大廟之靈意、歎息在之、淳朴之風、雖莫不可覃、隨時之政、負鏡何爲、維哉、非我君之仁德者、不可興欲亡之天下、非吾后聖運者、不可潤欲乾之海內、請延五六廻之算、可補百千分之一歟、以此等趣、可被計截也、御惱已危急、祈禱更不可怠、倩思因果之道、理非與寶者難謝之、非肝心者不可報者歟、聖襟深思量、以可被成敗徵諫之可否歟、是二、

上件兩條、依爲至極之事、粗開腹心了、恐職之至、取喩無物、相計可奏聞之由、示付定長了、

定長語云、昨日、諸醫相論之間、無御灸、今日、卒爾有御灸云々、余問云、昨日最上吉日也、雖爲血忌日、於灸點者不可憚、仍昨日指驗、于今日令灸給、宜歟、凡人之所用也、人君御事、今一重可用心、然而、事已急事也、隨又去年最初御灸如此云々、然者於此條者、不可有巨難也、而空過

吉日、今日寅最惡日、招驗郎令灸給之條、未得其意、寅日者非晉入吉日、已出禁忌之日、加之、戊寅者四絶日、於針灸者、其忌惟深、今日御灸、太爲奇、但於急事者、血忌人、神所在之外、不避之云々、爲其識者勿論也、若然者、彌又昨日可被指灸點也、前後相違、首尾錯亂、次第最不審、定長云、昨日依血忌日灸點、猶有憚之由、知康法師猥執、他醫殊無申、歟止了云々、此事未（已イ）會聞也、血忌人、神所在者、全非日之吉凶也、是各別事也、諸道之人、滅亡我道、如師子之中蟲喩、末代之事可悲々々、雖無益事、存旨粗含定長、定長服膺歟、

明日節會、可被忩行之由、可相催旨、仰資明朝臣了、內辨右大臣可被勤仕云々、

六日、己卯、雨降、資能敘四品、絁保敘從上之間、法皇有逆鱗、事次第不足言披、陳子細了、具旨不能記盡、

七日、庚辰、晴、此日、白馬節會也、內辨右大臣、有加敘、（業忠敘四品從上、依推絁保也、業成、敎成、敘四品、依推資能也、）又諸司、外衛各一人、被此位記、今日下名有改直事、新四位等、皆入四位籍、此事未會有、下名之習ハ、不分別正從、只四位、五位、六位ト書シテ、敘正下從上、々（○々恐可有四位部正下從上之四字也）者ヲハ、入其位籍、新敘之者ヲハ、入本位、是古來之常例、始而不及異議也、而今度、入眼上卿兼光卿、（依參議不參、以右少辨資實令書入也、）失誤歟、內辨又不見咎、如何、敘位夜及曉テ、藏人不來覓、直納日記御廚子、余又不及尋見、今日、內辨直下名令進之時、余所見咎也、內辨已及宜陽殿邊、仍仰入眼上卿兼光卿、令直之、不着陣、於殿上邊、與其子資實、相共切續之云々、若可着陣歟、直了、宗賴持參、與內侍了、次內侍取下名出東檻、內辨給之、着宜陽殿代兀子給、二省如常歸入、次引陣、次內侍出、次內辨謝座、昇殿着座、（初揖拜之後、揖若向乾、）次開門、次園（闈カ）司着、次被奏敘位宣命、（弓場殿、於軒廊召見宣命之間、內記自前進杖、如白馬奏等、頗不似先例、自左腋進、定例也、）次賜位記筥、（無上階、）次召舍人、少納言就版召刀禰、次外辨右大將已下列立、仰敘尹、謝座謝酒、昇殿着座、次被催敘列、（仰定長卿、）次敘人參列、（宣命宣制以後可拜、而即時拜舞退出了云々、尤違例也、）次內辨召光雅卿、（其詞不問、）給宣命、次內辨已下、下殿列立、（北上西面、左胡床之跡也、先是撤了、）宣制、兩段再拜了、復座、次又親族拜、（加敘人、拜舞早了退出、）次還昇、兩大將留軒廊

見白馬奏、右大將立西、依位階上﨟也、然而見奏進弓場求、左大將爲先、皆是先例也、右大將先進
指笏於左前腋、左大將指笏於腰、又左大將先進
弓場、付職事之間、右大將並立、付同職事、左大將
先歸昇殿、右大將直退出了、件奏留御所、叙位宣命、及件奏、共長房
傳奏〔也〕次内辨令取版標等、次白馬渡如常、次居粉
熟、下箸、次居飯汁、下箸如例、次一獻、國栖奏、
仰定長被催可止留之由、殊被仰之、一節了復座、次二獻御酒勅使、定長卿、次
三獻、内辨爲見宣命見參等向陣歟、此間余退下
直廬了、不見其後事、無殊事之由、大將所語
也、
今日、主上中宮相伴女房等、密々渡御南殿、御覽節
會之禮儀、
今日、參入公卿、
右大臣、大納言、頼實、良經、中納言、定能、經房、兼通、兼光、
三位、忠經、
參議、光雅、公時、定長、
八日、辛巳、晴、酉刻、着直衣參院、一府生不見、雖尋
求東西、敢以無人、仍遣其殿上人於臺所邊、以女房
申入之、良久、少將忠行來、傳二品消息之御有様、只
御同事也、今日御參、殊悦思給云々、忠行云、來十二
日、公卿勅使一定也、自十日可被始孔雀經法云

云、余云、公卿勅使以前於寢殿被始大法之條、如
何、實雖爲法體至于被發遣公卿之使者、爭
無神齋之儀哉、猶十二日以後、可被始修歟、將又
猶可被忩始者、於長講堂可被略也、若於寢
殿被始行大法者、於何處可御覽神寶、金銀幣
等哉、又賜告文於勅使、可被發遣幣帛哉、門内
已被立神事札、其中豈無齋屋哉、於玉體者、更
神宮不可被奉忌、於他佛事者、專可被禁忌
也、凡神事之間、古來就重禁也、其身重喪之人、猶
有神齋之法、忌服者僧尼、況於神宮事哉、兼又日
吉神事、不忌山僧、忌他僧、春日神事、不忌奈良
法師、忌自餘僧尼、是專雖無其理、用來如此、況
於法皇御身者、更非禁忌之限、以他佛事更不可
被給勅使、神寶等者也、此事雖和讒、偏爲后而
言上者、忠行歸來、傳仰云、所申、專合理、專可延
引大法也、又示合仁和寺宮等、追可一定者、女房
又示云、叙位之間事、定有中心之鬱歟、而今日參入、
又言上如此之事、殊悦申不少云々、天氣又快歟云
云、余竊案之、此程不足言之事、何及鬱陶哉、實
狂人走之喩歟、勿論々々、

亥刻退出、參法成寺、呪師一手之後、即退出、法皇不豫之間、須止呪師、猿樂也、然而還依有禁忌、法勝寺已下皆有之、當時獨不能停止、慾雖備佛事、強不足賞翫者也、

自今夜、中宮御祈〔始〕百座招魂祭、十箇夜、每度十度也、又夢祭三箇夜、是皆依夢想也、行事少進兼時、

九日、壬午晴、此夜不參修正、入夜、定能卿來、參法成寺云々、相語云、法皇今日又增御、凡非申限云云、又云、去敍位之間事、偏依實致之追從之詞、此逆鱗出來云々、不能左右云々、申刻、能保卿來、日來、依入道左大臣事籠居、今日始出仕云々、余隔簾謁之、

十日、癸未晴、及晩、右大辨親雅朝臣、自南都歸洛、申條々事、吉祥御願、御本尊、早速出來給、寺僧〔大〕威云云、即七日夜奉迎別當住房、八日曉奉渡食堂、即始御願了云々、金堂猶依半作、不能移行之、年來無本尊修此御願、今爲中宮御沙汰、被奉造立、尤珍重也、此事濫觴、光明皇后御願也、我氏繁花之、起以彼皇后爲始、今當中宮后位之時、再造立靈像、實機感時至者歟、南圓堂不空羂索、余又造之、藤家之中興、法相之紹隆、竊在此時者歟、常樂會事、今年旁不可叶云々、依法皇御不豫、舞裝束已下奉加事等、皆不可叶、加之、因幡國所課、都以不可叶、左金吾爲勅使、可參向伊勢、彌以無人于催促云云、且又院御惱、如只今無御減、今過兩旬者、經營還無便歟、仍今年此儀可停止之由、欲下知、但大僧正被示此旨也、

今日、於院去七日下名改直之間事、人々多以沙汰評定云々、

十一日、甲申晴、未刻參內、申刻參院、謁右大臣、以定長卿、條々有被仰合事、明日公卿勅使之間事〔也〕申所存了、

一院中有堂舍、有塔所、仍自御棧敷、可被發遣之、而渡御之間有煩、爲之如何、

申云、長講堂爲別方、門又別也、在殿上廊之塔所、暫移他所、於寢殿被發遣、可宜歟、

一御法服不可叶、鈍色裝束如何、

申云、猶可召表衣也、鈍色無便歟、

一爲宿裝束者、御拜如何、又堂上御拜如何、

申云、有何事哉、堂上又有何事哉、
一宸筆告文、有可被加事哉如何、
余見之、殊雖不見及、仍申其旨了、
　抑、件告文趣、先日、即以定長卿、被仰合之時、
申兩條事了、一者、暫保仙算、可被奉待付
當今御成長事、二者、國土之已弊、朝務之廢沒、可
被直立事等也、而被載始一事、不被載後
條、神鑒如何、可悲々々、
右大臣、以定長奏云、宸筆定難叶歟、誰人可書
哉、准公家例者、關白可書歟如何、仰云、不可
然、如右大臣可書云々、余被醒御心之故
歟、此事不所望、何況今度勅使違亂多端、壽永不
快之例、近在眼前、法皇之勅使、理不可然事也、
隨又例已最不吉也、而今度強發遣、雖知神慮、不
交此事、一之冥加也、今日謁右大臣、粗述思緒
了、右大臣、有伏理之色、及子刻、向九條、依方
違也、宿入道北家、棟範來九條、申御齋會用途
事、
十二日、乙酉、晴、早旦歸堂、未刻參內、及晚歸大炊御
門、此日、法皇被發遣伊勢公卿勅使之日也、勅使左
衛門督通親卿、奉行別當定長卿、判官代淸長等也、辟
家雖〇（恐脫本）不論先例勤否、兩國之庄薗、併被宛催、平
等院領、未曾勤如此之役、然而今度依爲別事、不
及子細、殊加下知、所令勤仕也、翌日問送右大
臣許、返禮如此、
　不垂母屋御簾、庇御簾東南垂也、寢殿巽角兼置
神寶、臨期定長卿、下知淸長、開金銀幣宮蓋、其
後出御、神寶北二、南面設御座、御覽了還御日隱
間、此間、閇東鳥居障子、次卷東面妻戶御簾、五位
殿上人等、撤神寶了、次定長奉仰召勅使、卽通
親卿參進、賜告文退下、（雖可爲宸筆、依忝御筆雅濟書了、無便宜之所、仍密々入東廊簾中、日來公卿侯所也、而爲參幣垂御簾、其事了、賜神祇官、相具諸中門外、其間、入件所、書之、有宸筆御諱、件告文有黃紙、令封御、又有封字）御法服之間、無其煩、假改堂上座、於庭
中、可有御拜之由、被仰出、仍當南階、聊副西
儲御座、（寬治、天永、各雖無所見、依仰立屛風了）忌部、卜部、持參御幣
如常、有御拜、（兩段再拜）訖撤之、依召中臣參（上、）奉
仰退歸、（其趣不承及）御出入之間、兼雖垂御簾、御拜之
間、從跪蹲居地上、神寶御覽之間、尤可引神馬、
而如天永者、儲中門、無云甲斐、忘却、不敵
候、

傳聞、勅使不レ出レ衣、殿上人七八人送レ之云々、

十三日、丙戌晴、仁和寺宮、以二仁隆僧都一、有下被レ示事上、去十日被レ修二孔雀經護摩一了、而猶可レ爲レ法之由、有二其沙汰一、此事不レ可レ然之由等也、

十四日、丁亥晴、申刻、左大將來參、御齋會竟云々、小（少カ）時參二官廳一了、戌刻、着二直衣一參院、以二奏經一入二見參一、御有樣只同前、御足腫、聊雖レ有レ減、御腹脹滿、上方有レ增云々、此次奏經云、孔雀經護摩、猶有二傾申人等一、仍自二明日一、欲レ被レ始レ法、而勅使參宮以前、猶有二其憚一歟、加之、仁和寺頗有下被レ濫之氣上、是則以二大師御本尊、御經等一、於二御在所傍一、有二豫議一、被レ始二修護摩一了、而今不レ滿二一旬一、忽被レ改二大法一之條、雖レ可レ隨二御定一、頗似レ無二其益一、法驗之條、全不レ可レ依二伴僧之有無一、何況只身執レ法、强申下行二護摩一之由上、有二讒奏人一云云、此事難レ堪レ云、佛經之自身、護摩之間、大事出來、不レ可レ有レ恨、不レ可レ有レ恥歟、此事未二存得一之由、殊鬱陶云々、且可レ申二合之由、有二其沙汰一者、余答云、勅使參宮以前、公家有二御拜一、院中雖レ無二其儀一、於二寢殿一被レ始三修大法一之條、聊可レ有二思慮一歟、何況仁和寺宮有二所存一、申二定護摩一了、然而經二一旬一、猶無二其驗一者、依二御定一、被レ始二大法一之條者、理可レ然、依二傍人之難一、七ヶ日之中、忽被レ改二修一之條、先於二彼宮御心一、定有二其意一歟、（御イ）如レ此之事依レ人依レ事可レ有二斟酌一歟、奉レ爲二法皇一、雖レ入二過彼宮一、可レ被レ安哉、在俗之謬難、尊不レ足レ據用一歟、於レ起レ自二叡慮一者、非二此限一者也、但猶十七日以後宜歟者、亥刻參二法成寺一、先レ是、左大將、中宮權大夫等參候、余於二正面間一見物、招二居兩人於同所一、咒師三手了、龍天已下事如レ例、大導師良幸等法師授二牛王一、（大將同レ之、先レ是家房卿退出了、）事了、余歸レ宅、于レ時鐘鳴以後也、此夜、經房、光雅、季經等卿、參二御堂一、大導師祿、兼親朝臣取レ之、余依レ着二正面座一、無二[illegible]之儀一也、大將語云、御齋會上卿左大將、御論義、於二御前一有二此事一、勝賢參加持香水、其後退出了云々、此日無二僧事一、

十五日、戊子雨降、此日、女房密々參二詣賀茂、吉田、祇園等一、行輔朝臣乘車在レ共、侍男共在二車後一、召二人車一也、入レ夜節供如レ常、陪膳、兩方、兼親朝臣兼勤レ之、家司隆職勤二仕之一、女房良業勤レ之、

十七日、庚寅參院、以二奏經一入二見參一、御惱同前、謁二右大臣一、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孔雀經一、（仁和寺宮、）日來有二無益之沙汰評定一、遂恐二人口一被二始修一云々、勅使參宮日如何、猶

可異日歟、但寄永例、参着日被修佛事云々、以後爲吉例、勿論々々、今日、余先参法成寺佛所、奉禮佛、少々仰可奉改直事等、自御堂参院也、其後向九條堂、聊依産間有不審事也、亥刻、男子平產遂了、後物暫雖經程、又無爲成了、爲悦、此夜宿堂、依此不審也、今日、年始政始也、上卿通資卿、同欲有吉書奏、余依宿九條延引、仰明後日之由云々、

十八日、辛卯、巳刻、自九條参内、未刻退出、光綱申云、仁壽殿觀音供事、俊證僧正申云、先例、後七日御修法勤仕之人勤之、恒例也、而勝賢俄以遁避、尤不便云云、以此狀問勝賢之處、先例全不相兼事也、加之、依院宣、卽参仕、御所令不可勤仕、俊證申狀不當云々、奏事由、可催延杲之由仰了、長房申云、勅使驛家雜事上道事、不被仰下、不存知之處、定長昨日申此事、雖無日于下知、猶試可仰歟、如何、仰云、早可下知、先日泰覺申、此事可用意之由仰了、且可尋遣者、又召泰覺仰條々事、

十九日、壬辰、御寺三綱圓盛、爲大衆使参洛、親雅相具、参上常樂會、猶必於金堂可行也、於作事者、如形不可闕如之由、工所申也、隨御定欲定之由、衆徒言上云々、余仰今年不可移行之由了、其次非一、條々委細、不遑具錄、

一御堂半作事、

一會不可奉安置御佛事、先是、只院佛師等、問此事、申不可然之由也、

一院御惱之間、京都沙汰無便宜事、

一公家御沙汰、於不法、未作堂舍、佛像之前、移行大會事、私不可相違、必可有謗難事、

一御佛猶難合期事、

已上、以此等之故、委細仰遣了、

例講如常、雖欲向九條、依有風病氣、假於此亭行之、外記持参諸司修正見参、而如立文委之、様上下、此事未曾有、仍問之、依人敎訓之由諫之(也、)不足言也、

廿日、癸巳、晴、午時、左大辨定長、直衣、爲院御使來、傳勅定云、木幡淨妙寺別當職、可補正護院宮、覺忠僧正讓與之、而木曾亂之時、入道關白称之、與覺尊、理不可然者、申云(々、)左右可在御定、但彼寺、藤氏一安置其骨、法成寺入道相國、殊有起請之狀、仍寺務之仁、又大旨爲一族之人歟、粗他人雖相交、皆是

長者之最也、今法親王御知行、道理不相應、事又無便宜、抑又將來逆亂之基歟、此等子細付言上、雖有恐、推靈魂之所思、粗以上聞者、定長歸參了、余參法成寺、大將相伴、又奉禮佛、猶不快、重仰子細了、其後參院、(大將同之、)以定長重被仰下、猶早可補彼宮者、申承之由、退出了、(密々重示子細於定長、然而凡不可及奏聞之由示之、不及左右、)向九條、故內府月忌也、入夜參內、有吉書奏、權辨定經、作法不思議、如例、又無退下之揖、此事度定有所習者、又結申之時、有司字、是一說也、奏申光綱、勅使通親今日歸參、神宮付彼、申無爲事云々、

廿一日、(甲午)晴、以宗賴朝臣、進淨沙寺別當、今日於院可付定長卿之由仰之、而件卿不詣候、仍付資實奏聞了云々、仰云、尤神妙思食、但猶可依覺忠僧正讓之由、可書進證文者、仍令書進了、宗賴、長房等、條々有申事、今日聊有病氣、不能成敗、明日可申之由仰之、女房參內裏、密々用人車、

余亥刻參內、有官奏事、資實候之、奏申光綱、

廿二日、(乙未)今日、又有官奏、資實候之、

廿三日、(丙申)參院、以定長入見參、御有樣同前云々、右大臣出來、談雜事之間、有召參御所、謁女房、陳謝世上浮言之恐、報旨快然、小(少カ)時退下、猶謁右相府、明日孔雀經法結願、宜有無有沙汰、院可行之由、被仰宮、不被受申、尤可然歟、泰經出來、申云、除目傳奏不可叶、御祈奉行之間、指合故云々、余云、早申定他人、可交替者、泰經云、凡不申達得、爲之如何云々、余召出親能朝臣、奏泰經申旨、仰云、今度除目、曾不可達叡聞、仍不可有傳奏之人者、重奏云、此事以外大事候、然者不可被行除目歟、爭不知食、可被行除目哉、於雜任者、勿論不可奏、又不可任新叙[位]之受領、大內記、大炊頭、如此之事等、不可默止、而不聞食、八、不可任、爲朝大事歟、猶奉其人、欲申上、如何、仰云、所申可然、早以泰經卿可奏者、即泰經眼前仰此旨了、即退出了、歸參內裏、又有官奏、資實奏申衆親朝臣、即退出大炊亭、

廿四日、(丁酉)晴、早旦、請佛嚴上人、受吉祥天印與言等、巳刻參內、即有申文內覽、(宗賴、光綱、親經、長房等也、)晚頭擇申文、宗賴參院、歸來云、勅定云、少々可申上、即依泰經

命一、注二折紙一付二彼人一了、明日可レ奏之由云々、
此日、除目始也、戌終事始、執筆定長卿、議中間有レ定、大内記事也、人々申狀在レ別、事了、辨官撤二宮文一、余歸入了、
參内公卿、
内大臣、　左大將、　中納言、定能、經房、泰通、親宗、隆房、兼光、
參議、光雅、公時、定長、
取二宮文一人、
右中辨棟範、　權辨定經、　五位藏人親國、　右少辨資實等也、
廿五日、戊戌、晴、此日、依二國忌一院、時綸、除目中絶、豫尋二先例一、當二國忌之日一不レ行レ之、仍明日明後日可レ被レ行也、右大辨親雅爲二檢使一、參二法成寺佛所一、入レ夜歸參、申二子細一、相好未レ奉レ直云々、申二可レ直之由一仰レ之、宗頼申二除目所望遼事一、入レ夜雨下、
廿六日、己亥、晴、除目中日也、戌終事始、執筆定長、次第如レ例、今夜、余在二簾中一、有二風氣一上、大將之外、無二可レ然之人一、又無レ人、輕々之故也、有二顯官擧一、定長申云、諸道年擧之間、竿、明法、學館院等、隔年也、而上二擧狀一如何、可レ問二外記一云々、此事未レ知、諸院擧、總以隔年也、而中古以來、每年任レ之、今申狀尤不審、而執筆以二辨棟範一問二外記一、々々申二每年之由一、仍任レ之、
有二顯官擧一、余相二加袖書一、申文二下レ之、民部卿擧レ丞之狀也、而事了、宗頼云、人々傾云、袖書申文相加被レ下レ之、仍不二撰上一云々、此事可レ尋二余所存一者、不レ可レ論二短冊、袖書一、所レ上之申文、皆悉下レ之、可レ有二議定一也、若任二舊例一、就レ擧被レ任者、袖書申文（也、）甚難レ堪事歟、人々雖レ未レ知二可否一、若於二袖書一者、不レ可レ受レ擧之由、惜有二先賢之説一歟、可二尋知一事也、子刻事了、人々退出、
參入公卿、
左大將、權中納言泰通、別當兼光、新宰相光雅、左大辨定長、
宮文、
棟範、定經、資實、長房、
此日、宗頼爲下承二除目一事上參院、然而依二巫女遊戯一、不レ能レ奏レ事、空以退出了、件事稱二之陽劔一云々、仙洞之禮已廢、可レ悲々々、但先々常有二此事一云々、今度巫女裝束公卿已下、營レ之無レ他云々、此事又不吉之徵驗歟、

廿七日、(庚子)晴、入眼也、巳刻、宗頼參院、未刻歸來云、泰經被召御前、仰云、今度除目、一事已上、不可知食、只可計沙汰云々、即先日所付泰經之折紙、被返下了云々、泰經密々云、有限事等、注任人可被進之、其次可被申定大事等歟云々、仍余注立必可有沙汰事、其奥又注付可在聖斷事等、具以奏聞、仰云、如注申可被行、其外大事等、皆宗頼逐電參入了、秉燭之比、歸來云、泰經又參御所、以無分明仰、只藏人可任出羽之由許、所被仰出也云々、大内記事、偏可在下官之最云々、泰經内々云、可被持下名歟云々、戌刻、人々參入、余書儲任人折紙、(使大將持之、)待右大將參入、(依可爲功過上卿也、)彼人參入之後、亥一點議始、召五位藏人親國、余依風氣、不出座、次第如例、執筆終大間之間、余仰右大將云、受領文可被尋者、即召右中辨棟範問官、申攝津上野兩國文書候之由、上卿申上之、余仰可被定申之由、即被仰文書可進之由、藏人立切燈臺、辨官進文書、見合雅長卿、定文公時卿、讀帳光雅卿、(一身讀兩國帳、上卿、先例如此之由、被與奪也、)依任人甚少、功過定未終之間、除目已任了、然而受領擧之後、可卷大間、密々仰之、(是例也、)仍執筆空手候座、上野勘文造五代帳、長和以後、多三代帳也、未有此例云々、而上卿云、雖爲新儀、御定無左右云々、余慭此言、相尋云、御定之由如何、近日定無院宣歟、又微臣全不定仰、此事令風聞、太謬事也、如此事於有難者、更不可被廢、公事陵夷、職而在斯、早尋官、可被究決是非也者、上卿以辨問官、々申云、此條未曾有例也、然而、所司勘上、非御定者、不能返、愁所進覽也、長和宣下之後、四代猶不詳、況五代哉者、上卿申上此旨、余云、凡吏途之事、曾不辨是非、只上卿仰合官、可被定行也、但有長和宣旨者、豫官須請天裁事歟、乍存爵、無音進文書、在尋問之時、申此旨、如何、此條頗似無思慮、抑、彼宣下之意趣如何、依彼趣可被左右歟、爰兼光卿在座、(即知行彼國之人也、)申云、爲省煩所被下歟、如今上野國中間交他人、更遞任之例、已未曾有、仍今度造五代帳、何必依彼宣旨哉者、上卿云、可在御定云々、余云、若只爲省煩被宣下者、今勘五代、不可爲過歟、不着座了、公卿可着行列、見官外記政之由、雖有康治之宣下、其後有着座、公卿以之不處違

勅、尤足爲例歟、上卿云、尤可也云々、余重云此事、猶可被問官也、官若不甘心此事者、何可依所司之失錯哉、早返給文書、追可有沙汰、但官存趣未得其意、所以何者、若如此之國司、不可勘五代者、中間之宰吏、可棄置歟、此條又未曾聞也、無宣下、八、爭棄一任哉、若不可棄者、又濫五代之帳外如何、此條、分明可辨申者、上卿以此狀問官、々申云、被棄一任之條、專不可然者、五代帳之條、何有其難哉、只申上無例之由許也云々、此申狀太無所據、棄存此由者、初問之時、可申此旨也、始處所司之失、今又歸道理、可謂前後相違、然而、所詮無國司之過、早可言上之由仰之、卽上卿披覽定文、少々有改直事、須臾書改、就簾下奉之、余取之、卽仰受領擧之由、卽諸卿起座、於休所召擧冊、(外記儲書之、近例也、)右大將已下、一々復座、更起座、就簾下奉之、余取之、次第置硯筥了、大間封成束等、盛成殘申文獻之、定長復座、諸卿又起座了、此間、宗頼參上、申云、淸書上卿親宗卿也、而遲參、當時大理卿可仰歟、許之、卽大理着座、余招簾下、給大間筥、(加盛成文、留成殘申文、)以宗頼仰、有兼叙爵權守等事、卽兼光卿息也、須載大間也、而直叙爵、卽可任權守之處、叙人一人、頗冷然也、又六位不可任尋常國權守、仍淸書之次所加任也、

今日、參入公卿、

右大將、左大將、通親、經房、泰通、兼光、雅長、光雅、公時、定長等卿也、

曉天、外記進大間成文、召名等、召名返給、留大間成文等、此夜宿候、

廿八日(辛丑)晴、今日退出、候內裏之間、召宗頼、仰明日下名之間、可奏聞事等、大內記事、宗業稱下官挿留之由云々、定長竊申請大間成文、太不當也、然而借遣了、

廿九日(壬寅)晴、今日、隆聖所修之愛染王護摩結願、御卷數進中宮、自今夜、又更始同護摩、余祈也、覺成僧正修公家御祈、四季金輪法、余沙汰也、今日依爲歸忌日、不留家也、去夜有宿他所之故也、定長進大間、改親綱尻付、(須注〔文〕方略也、而注文章生、未付有失也、今改正了、)又忠良仰年給申文不載二合之由、尋撿、而不下勘、任撿了、又無二合尻付、而申請大間、返上之時、不改直、仍余注付此由於別紙、問遣了、爲續公事、

之命也、
卅日癸卯晴、入夜雨降、此日、御方違行幸也、（幸白川押小路殿、）未刻、定長卿爲院御使來、於直廬謁之、傳勅云、今度御惱御祈、日吉社可被獻十列東遊等、寛和、圓融院、北野社被獻東遊例也、但今度有殊御願、以殿上人可被然、使已下公卿使又如何、可令計申、又舞人裝束、可被召諸國歟、將可爲院中之沙汰歟、又於社頭可有如法之御神樂、將東遊許歟、又賜插頭花之間儀如何、條々可計奏者、
申云、使四位殿上人可宜歟、公卿使、代始例也、不可必被許容歟、舞人裝束事、用途諸國之勤、不可及異議、但事爲御祈、院沙汰叶時議歟、但摺袴、任例可被充公卿歟、（院司公卿也、）社頭東遊宜歟、賜插頭花之間事、只於中門邊、諸社臨幸之時、如社頭之儀、可被行歟、條々、此旨可奏聞者、
恐案、此事專不可然、不可叶神慮歟、此次、定長語云、近日、偏以巫女之說、被指南之間、不便事等風聞、八條院三位殿、牽呪咀法皇之由有其說、太問惡事也云々、大間訛謬事、無云甲斐、不見咎、失也云々、此外申事等太多、不能具記、又定長謁兼時、云、近日、殿中上下諸人、以口可如與、人口有恐、能々可被用心云々、定長云、自可向左內兩相之許、此臨時祭之間事、可尋問云々、
戌刻、着束帶參御所、此間、長房覽日時、見了返給、上﨟不參之間、兼光卿勤仕召仰云々、兩大將稱病、亥刻行幸、次第如恒、余自閑路、參會押小路御所、小（少カ）時臨幸、下御之後、余退出大炊亭、所勞無術之故也、

二月

一日甲辰晴、申刻、着直衣參院、依聞御惱小（少カ）增之由也、以資實入見參、御有樣只同前云々、定長卿來、語日吉臨時祭之間事、左內兩府申狀、同下官案、公卿使、四位舞人、不可然、以四位爲使、五位可勤舞人云々、而御定云、公卿爲使、可有四位舞人云々、（使三位中將忠經、四位舞人兼宗、親能、通宗、敎成等朝臣、五位舞人、公定、忠行、師經、今一人忘却、）華族與近臣被組交云々、又云、舞人馬、舍人、居飼裝束、自院可調賜云々、於御所可有片舞、（但不可有庭座之儀、）摺袴可被宛院司公卿、舞人陪從祿、歸參之後、於院可給歟、（左大臣申此旨、）將於社頭可給歟、（內府申此

宜、如何、余云、社頭可宜歟、右大臣疑云、可有定説否、余云、不可有定歟、公家之法、於御前有此事、當時其儀不相應、此事又以定不爲專公事也、殿上定又以不可必然歟者、余以資實召醫師時成、問御惱子細、如申狀者、一塵無其憑、日來御減之由風聞、未得其心、居暖氣可決勝負云云、定長云、御惱御秘藏非只事云々、候院之間、宗頼朝臣竊神宮奏狀、奏聞之後、可問例之由仰之、（鳥居柱、倒熊野權現字云々、）又申離宮三ヶ院顛倒事、仰下遣官使可令取損色之由了、即參内主上、御宮御方、小（少ヵ）時退出、中宮御方違行啓事、仰宗頼了、

二日乙巳晴、長房申佛舍利事、行事辨親經領狀云々、

三日丙午陰、入夜雨下、宗頼朝臣來申云、八幡別當法印成清、以所帶別當職、讓補弟子道清法眼、成清可轉任檢校之由言上、早依請可宣下之由、有院宣云々、右大臣（左府）、早可宣下之由仰之、又大理申使廳條々事、賜御教書可張行之由申之、余仰云、事次奏聞之後、可下知、於御教書始終不可叶之上、人口彌有恐歟者、又申、廣房注申神宮御領子細事、爲見披子細、留文書了、又云、祈年穀奉幣上卿右大臣云々、兼親參入、示僧正返事等、興福寺金堂、大略於作事者欲終、而因幡一切無沙汰之間、被引彼テ未作事等、有少々云々、（○大略以下文意不明、疑有訛脱）親經除服之後、今日申吉書、

四日丁未午上雨降、降時以後天晴、余以書札問法皇動靜於二品、返報云、此五六日、夜々御辛苦、事外有御增云々、又以書狀示送右大臣許曰、御惱少增之由風聞、於今者、尤可有行幸也、而近日事、如此之進退、於事有恐、相計可付天氣歟者、即報狀到來云々、即奏聞之處、尤可然、但院中、五旬法已下充滿、就中、寢殿有件法、爲之如何、可相計云々、長房申云、明後日可有佛舍利定、上卿右大將辭退、可催資宗卿歟、早可催之由仰了、此日、春日祭奉幣也、陪膳光輔朝臣、使清忠、奉行業清、申終發遣之、

〔也〕

中宮使發遣、少進源兼時也、近衛使參內者、左中將伊輔朝臣云々行事辨權右中辨定經、（已上、皆明旦可下向云々、）此日、祈年祭事、右少辨資實、日來領狀、而假病惱、仍右中辨棟範行之、

五日戊申晴、春日祭也、神斎如恒、凡八月之後爲散齋、

祈年祭、三ヶ日齋、并春日祭、三ヶ日齋、皆如㆑例、
六日己酉、小〔少ヵ〕雨入㆑夜降、申刻、參院以㆓資實㆒入㆓見參㆒、御有
樣同前云々、資實語云、松尾驗者三人參入、一人ハ、一人ハ、
此兩三日奉㆑祈、全其無㆑驗、一人ハ、去夜始參、一切不
㆑出㆑聲、只嘿然而祉頭候、人成㆑奇、疑是構㆓外法㆒者
歟、申云、以㆓弟子㆒可㆑奉㆑祈、於㆓自身㆒者罷歸、可㆑奉
㆑祈㆓念本尊㆒云々、彌以有㆓奇事㆒歟、凡如㆑此之事等、專
見苦事也、法皇、佛法薫修、已超㆓過當世㆒、練行之貴、法
華轉讀及㆓七百部㆒、只以㆓此功用㆒、一向被㆑奉㆑責㆓十羅
刹女㆒、効驗立可㆑顯歟、而不㆑思㆓食此事㆒、召㆓無益之狂
惑㆒等之條、太儒弱事歟、如㆓右大臣㆒、不㆓申行㆒、太恐也、
太恐也、自㆑院向㆓九條㆒、見㆑行㆓啓御所㆒、即歸㆓參內裏㆒、
自㆓今夜㆒始㆓祈等㆒、
公家、一字金輪 覺成僧正、中宮、佛眼 隆聖、院、愛染王 無動寺法印、
下官、不空羂索 宗嚴、大將、不動 知詮、
件五尊、有㆓存旨㆒、所㆓相配㆒也、
今日、於㆓內裏㆒、光綱申云、佛舍利發遣日次、來廿六日
己巳之由、所㆓勘申㆒也云々、余云、重日尤有㆑憚、可㆑改
勘㆒者、廿七日庚午云々、件日於㆑家不㆓用來㆒、但公家
事、可㆓勘例㆒之由仰㆑之、辛未日之例勘申、件兩日共不㆑用也 仍
可㆑用㆓廿七日庚午㆒之由仰了、今日被㆑定㆓佛舍利日
時㆒也、上卿大宮大納言實宗卿、辨左中辨親經朝臣、
七日庚戌、陰晴不㆑定、此日、爲㆓御方違㆒、中宮行㆓啓九條
亭㆒、二位殿母儀家也、家雖不㆑足㆑言、然而、年來余止住所也、依㆑無㆓他所㆒、㒵所㆓渡御㆒也、即以㆓件家㆒、爲㆓御
本所㆒、大將軍方忌、本任㆓大炊亭㆒、仍自㆓彼亭㆒入內、
閑院爲㆓四方㆒、仍當㆓大將軍方㆒也、雖㆑滿㆓一氣㆒、每州五日方違、太可㆑有㆓
事煩㆒、仍取㆓本所於彼家㆒、爲㆑移㆓方忌於其所㆒也、戌刻
出御、行啓次第存㆑例、余着㆓衣冠㆒、乘㆓毛車㆒、自㆓閑路㆒
參會、出車不㆓下引㆒、立㆓門外㆒、依㆓家狹無㆑所之故㆒也、
他女房密々先行儲候也、曉鐘之後還御、于㆑時、大雨深
泥、仍密々招㆓乘大將於余車後㆒、雖㆓不當㆒、依㆑有㆓病氣㆒
也、今夜、於㆓九條㆒、招㆓引樋大夫㆒、北面方、大將相共、
勸㆓盃酌幷藥粥等㆒、他人皆取㆓近邊宿所㆒、一身祗候、殿
上依㆑爲㆓不便㆒也、還御以後、余退㆓出大炊亭㆒、
今日行啓、被㆑用㆓御車㆒、寄糸毛、
出車檳榔毛三兩、
供奉公卿、
左大將、大夫、藤中納言定能、平中納言親宗、三位中
將家房、權大夫、藤三位雅隆、前宮內卿季經、六條三
位經家、

啓將、
右中將成定朝臣、渡レ左、實保朝臣、
反閇、陰陽師宣憲朝臣、
今日、行啓以前、覺成僧正參上、奉二護身一、其次余謁、
候二公家御祈子細一了、
八日辛亥 陰、入レ夜雨下、貞慶已講來、件人可二籠居一云
云、仍爲レ尋二其事一、所二相招一也、申旨條々、仰旨種々、
大略依二冥告一、所二思立一歟、意趣尤可レ貴、其上猶余有二
仰旨等一、大略重可レ祈二請大明神一之由也、末代雖レ有之
顯賢也、可レ叶二物用一之人、緇素皆如レ此、是則佛法滅
相也、可レ悲々々、
九日壬子 晴、右大臣送二消息一云、來十八日拂曉可レ有二行
幸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云々、其旨仰二宗賴之許一了、實明朝
臣可二奉行一、仍仰遣了之由、有二返報一、外記持二來春日祭
見參一、見了返給、未刻、宗賴朝臣來、申二條々事一、院御祈
千僧御讀經日次、幷用途等事、月內無二日次一、爲レ之如
何、仰云、來十八日可レ行レ之、用途猶可レ尋二付之一（少々書付了云）
云、上卿仰下可レ催二右大將一之由上了、辨又棟範之由同
仰了、又申云、祈年穀奉幣、廿七日法皇御衰日如何、是
辭別可レ被レ誡レ後、御惱事之故也、余云、全不レ可レ有二
其憚一、院御祈、被レ立二奉幣一之時、尤可レ被レ避レ之、恒例
祈年穀奉幣、何可レ避二法皇御衰日一哉、就二辭別一撰二日
次一事、未曾有也者、光長卿妻、（中宮宣旨）、昨日男子平產
事、女房遣レ使賀レ之、大原野祭、分配長房依二所勞一不
レ能二出仕一之由申也、（於二舖設一者可二沙汰送一云々、）仍宗方、兼時可レ參二
向於御禊事一之以後、藏人、五位殿上人、可レ令二役送一
者、
十日癸丑 今日、母遠忌也、又薗韓神祭也、仍不レ從二佛事一、
又不二出仕一、神齋如レ例、上卿藤中納言云々、入レ夜密
有二他行事一、
十二日乙卯 巳刻歸二大炊亭一、明日、日吉臨時祭、自二仙洞一
發遣、人々可二豫參一云々、仍欲二參入一之處、於二西面御
鞠壺一、可レ有二此事一、外人不レ能二參入一云々、仍示二合右大
臣許一之處、可レ取二御氣色一云々、專不レ可レ然、只不二參
入一之由示了、
十三日丙辰 晴、此日、法皇爲レ除二愈御惱一、被レ奉レ遣十列
東遊於日吉社一之日也、天延二年、圓融上皇、被レ獻二十
列東遊於北野一之例云々、彼者報賽也、是者祈禱也、彼
者略儀也、是ハ嚴重也、彼者叡念御願也、是者巫女狂
言也、由緒旨趣、皆以雖レ異、自二射山一發遣之條、只假二

其名於彼例許也、
使三位中將忠經卿、（座助、被直召之間、有執物云々、）
舞人、
左中將兼宗朝臣、　左中將親能朝臣、
右中將通宗朝臣、　左少將敎成朝臣、（龜王、兵衞督房子也、舞之金毗羅、）
已上四位、此中、金毗羅、少將敎成、有執物、又有
讒、左近將監近武云々、可悲々々、
侍從公定、　左少將忠行、　侍從雅親、（云々イ）　左少將師經、
殿人左近將監藤忠綱、　院殿人□□□（其名不覺悟、）
陪從
四位四人、
左京大夫顯家朝臣殿上人、殘三人不覺悟、
告文可尋注也、
今日之儀、人驚耳目、敬神之禮、雖不及左右、頗不
叶物儀、神慮如何々々、御惱已危急、如此事、先
先多被立、御願効驗已顯、以後爲神賽被行之例
也、凡近日之事、萬事只以目耳、於院無庭座之儀、
只於便宜所給插頭花之後、有片舞、其後發遣云
云、明日歸參之時、於御所可給祿云々、
十四日丁巳、陰、雨降、申刻參內、即參院、依無一府生、

招出女院女房、（殷富門院）傳申之、少時、中將親能朝臣來、
以件人問御有樣於女房、只同御事云々、但女院女
房云、去夜聊餘有御減云々、親能云、昨日秉燭參着
社頭云々、御神樂殆及曉天云々、今日午刻、使已下
歸參、於西面織戶中門方給祿云々、自院向九條
室、自今夜至來廿三日、可經廻也、
十五日戊午、少雨、此日、院御祈、公家於延曆寺、可被
行千僧御讀經之日時定也、上卿右大將、辨右中辨
棟範也、入夜件人持來日時、余雖免內覽、依爲
大事所持來也云々、又申袋米布施等、諸國散狀大
略催滿了、近日事、每度强之、今度不召成功、以諸
國力沙汰寄了、尤感思之由仰之、
十六日己未、於角家、沙汰大神宮文書等、（宣依有御使也、）棟範申
云、千僧總講師澄憲法印、依院御惱片時不宜、難
登山之由申也、仍可催智海之由、仰座主了、
入夜、棟範申云、智海老耄、可召辨賢歟云々、猶可
請智海、不參者、可召辨覺之由仰也、深更又院
邊物忩云々、聊雖有御惱亂、不及絕入給云々、
十七日庚申、晴、及晚參院、去夜、事外辛苦給云々、其後
雖落居、猶不快云々、謁右大臣、密語御處分之事、

北面下臈等、競立新立莊、甚不便、然而力不及云
云、大途公家御沙汰云々、尤珍重也、子細故不記之、
次參內宿候、依明曉行幸也、
十八日辛酉、雨下、終日不止、未明、行幸於法皇宮、(六條西洞院、)蓋被訪御惱也、依上皇、母后等病臨幸例、頗
以邂逅、
正曆二年九月十六日壬子、爲訪東三條院病、行
幸式曹司、此日有御出家、幷院號等、御惱非危急
云々、又有勸賞、亮闇中也、
寬德元年十月十六日甲辰、爲訪上東門院病、行
幸、無賞、於中門下御、還御、御輿寄寢殿南階、
有鈴奏、御輿鳳輦、有饗無祿、
永承七年五月六日庚戌、依同院御惱、有臨幸、無
賞、御輿葱花、無饗祿、
延久五年四月七日庚辰、爲訪上皇疾行幸也、今
曉、五壇法、渡高房朝臣宅、依上皇可渡御、先以
渡之、無賞、
同廿九日壬寅、又臨幸、今度有賞、(院司皆悉浴恩、)同五月
七日崩御、
此外無所見、鳥羽院御惱之時、稱不快例、無行幸、
遂以有事、安元建春門院御事、又無行幸、大事出來、
仍余案之、有行幸有吉例、有不吉、無行幸、近
例兩度皆不吉也、仍就寬治、永承等吉例、申行此行
幸、法皇太悅給云々、寅刻、寄御輿、(鳳輦、)余自閑路、
參會六條殿、入自北門、先參御所、見御裝束諸司、
御裝束依有無便宜之事等、仰定經朝臣、少々改
直之、寢殿只垂御簾、敷母屋御座、其外無別儀、中
門北廊北三ケ間、奉仕諸司御裝束也、(是尋常上達部座也、)以
寢殿北面、爲御在所、(故建春門院御座、二棟北面如本、同南面爲行幸之御路、仍不出几帳也、)
(少々)小時臨幸、(于時、夜漸欲曙程也、)余自門內北腋、進寄御輿邊、(依雨、)
(降、昇立留內〔左〕將門內、指笏立、)于時、院司左衛門督通親卿、(即供奉行幸人也、)
進出中門下、余進立御輿前、示氣色、通親入中門
內、即歸出復命、余先進中門下、次御輿奉昇入、(大將先行、)
(大將相副、如例、)奉昇居御輿、於中門下、(東爲前、)下御、(成經取御劍、家房取御璽、)余指笏取御裾、(宗賴取余裾、如常、)入自御休所南面妻
戶、余褰御簾、(件簾中、內侍二人、祗候、受取劍璽也、)頭中將取御挿鞋、即
渡御寢殿、御所鋪設同之、(奉居階上、)余以實明朝臣、
申行幸之由於院、御報云、念誦以後、可申案內
云々、于時天曙了、余休所、殿上東妻母屋庇二ケ間

也、辰刻、下直廬、改着直衣、(不揖、蒞)参上、午刻、以左中将親能朝臣、(直衣、帯弓箭、如恒、)為御使、申可有行幸之由、先是、主上着御々引直衣、待御使給之間也、仍即以渡御、余左金吾等候御共也、外女房両三人同以候也、(主上着給鈍色二御衣、(有裏)生下袴、御直衣等也、不着御打御衣、)数刻御対面、有小御(少々)遊、(主上御笛、女房安芸弾箏、法皇、并親能、教成等、今様、院御音如例、)申刻、還御之後、丹二品、為法皇御使参上、有被申事等、(余依院御気色、候御前、故承詔旨、依女房示也、)白川御堂等、蓮華王院、法華堂、鳥羽法住寺等、皆可為公家御沙汰、自余散在所領等、宮達有分給事等、随聞食及、面々可有御沙汰云々、(此外、今日吉、今熊野、最勝光院、後院領、神崎、豊原、会賀、福地等、皆可為公家御沙汰、但金剛勝院一所、可為殷富門院領云々、)此御処分之體、誠穏便也、鳥羽上皇者、普通之君也、而於処分者、尤遺恨、併被委謝美福門院、法皇崩後、女院被分献公家、(今法皇御字也、)也、後姿之所覃、法皇之御耻也、而今法皇於遺詔者、已勝保元之先跡、百万里、人之賢愚得失、誠無定法事歟、入夜、余改着束帯、又参入、重又渡御院御方、無程還御、今度被申留人々事、(宜陽門院、親能、教成等事也、敢無他人事云々、)亥刻還御、(不捨雨皮、寄御輿於中門、撤之、大将役之、)依甚雨、無鈴奏、(於中門邊奏之、敢不聞及也、)大将擬笠立庭中、(留身取之、)改成入御、時寄御輿於南階、蓋寛徳先蹤也、(殊以此旨、以定長卿奏院、有可付(殊イ))車駕還御、余自此直帰九條、依明日遠忌、并廿日、廿一日、八講等、可宿九條之故也、

十九日(壬戌)晴、故殿御忌日、導師慶智僧都、又恒例舎利講如常、有百種供養、如例、

廿日(癸亥)晴、此日、故内府忌日、於嵯峨如形供養仏経、於此堂修八講也、証義者法印澄憲、講師、(権少僧都範厳、行舜、権律師公雅、聖長、法橋円能、已講増円、信宗、覚親等也、)午刻事始、公卿経房、季経等卿来、奉行兼親朝臣、堂童子二人、(衣冠、)毎事如例、今日依当忌日、供養経一部、関白次供養之、範厳着下座、即給一重一裳、(経房卿、親能朝臣等取之、)乗燭以前四度了、三方誦経如例、(公季長朝臣加署、宗頼、兵(?)部、依為職事官司也、)

廿一日(甲子)八講結願、午刻事始、中納言定能、親宗、兼光、参議定長、散三位忠経、季経、経家等来、左大将、又講演之中間着其座、傾也、入来聴聞之所四度了、引布施、公卿七人皆取被物也、捧物、水干装束、各一具也、

廿四日(丁卯)早旦参院、今日無為御云々、未刻帰来、此夜小堂修二月也、兼光卿、経家卿等参来、僧十口、(僧綱二口、)無事如例、入夜事始、亥刻事了也、四位已下、諸大夫等取布施、公卿不取之也、

廿六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依二奉幣一爲二祈事一、

廿七日、庚午、晴、此日、祈年穀奉幣也、上卿内大臣、申刻、定經朝臣持來日時定文一、見了返給、同終、大内記宗業持來宣命草一、見了返給、仰不レ可レ持來淸書一之由了、諸社辭別、被レ申二法皇御事一、殊雖レ無二先例事一、無二寳儀一之故載レ之、延久有二別諸社奉幣一、依二彼例不快一、不レ被レ立二別奉幣使一、今有二恒例幣一、仍被レ載二辭別一也、又大神宮有二他恠異等一、同載レ之、今日、召二忠季朝臣一、内々若不慮大事出來者、天下可レ爲二亮闇一哉事、仰合内大臣一也、

廿八日、辛未、雨降、自二此日一、法皇御祈、被レ始二焰魔天供十五壇一、爲レ恐二公用之御祈一云々、忠季朝臣歸來、傳二内大臣報一云、亮闇之條、兩方共無レ難、猶内々可レ被レ取二法皇御氣色一歟、雖二不レ可レ然事一、又殊有二思食旨一歟云々、所詮、大治例、宜之由被レ存歟、此夜、定經朝臣、廣房等被レ召レ院、役夫工事懈怠之由、有レ議、勘發云々、卽兩人共來、先日所レ進、七道濟否勘文等副二目錄一、仰二子細一、各間不レ能レ申二子細一、賜二此注文一、閑引勘可二申上一云々、然而、今夜不レ賜二注文一、追可レ賜之由仰レ之、

廿九日、壬申、午後天晴、此日參院、以二資實一入二見參一、此間無爲云々、次參内、亥刻歸レ家、

三月

一日、癸酉、晴、不レ出二御燈一、遣二職事仲盛於河原一、修二由祓一、旬祓、又如レ例、於二南庭一遙拜、今日由祓以後不レ齋、又食二魚類一、

二日、甲戌、陰晴不レ定、今日念誦、書二奉心經一、召二權右中辨定經一、役夫工行事辨、返二給諸國濟否文書一、又別紙注仰詞一、副レ之、又條々有二申旨等一、入レ夜、宗賴朝臣、長房等來、申二條々事一、賀茂祭奉行、職事光綱、依二重惱一、仰二親國一、臨時祭事、仰二頭中將一、辭退、猶可レ返二仰親國一、々々本奉二行御更衣事一、可レ仰二長房一、此旨仰二宗賴一了、又祭使本府申二散狀一、合點下給了、長房申二佛舍利事一、來四日受戒、十日發遣云々、又申二大將座之間事一、

三日、乙亥、晴、午刻、着二直衣一參内、依二御物忌一、不レ參二御前一、參二宮御方一、小時參院、頭中將實明朝臣來觸レ之、藏人宗濟叙爵、有二勅許一、其替業家、中宮六位進、可レ被二仰下一之由、有二御定一云々、早可二下知一之由仰レ之、卽以二件人一、入二見參一、定長卿來仰云、只今念誦之間也云々、此次相

語云、此七八日無御増、御手頗減了、御足頗減、無御辛苦、夜快有御寢、御膳八、來廿三日之後、猶以不快云々、只今御馬御覽云々、大略付減給歟、如此之時、殊可有御祈之由事、次可披露之由、示付了、爲示神宮幷宇佐之間事、雖招泰經卿、依遲來退出了、向九條、近邊有鬪諍事、厩飼口男致害智詮法橋下法師云々、件法師寃通彼妻女之故云々、事發、雖非無其謂、當時所行尤不敵、仍兵衛尉重綱搦留之、而御厩舍人等來、奪取了云々、事次第不穩、欲相尋之間、長房依開封、宮司下向宇治、仍尋遣光長卿許、大略事有其實歟、仍件犯人、幷奪取張本男女人、召給檢非違使資兼了、(於唐橋以北給之六條歟、不可入使廳使之由、自故殿御時、被沙汰置也、元八八條以南、高倉以東、爲此領內、而余案之、ロ(闕カ)轉之沙汰、向後爲違亂之基、加之、當時使廳不知之間、如夜行、不合期、旁失公平、仍唐橋以北、被給使廳了、)入夜、謁大炊亭、此日、御燈御祓、公家、中宮、如例云々、

四日、丙子、陰晴不定、此日、仁王會定、幷佛舍利發遣日時改勘之、又同事、度緣請印也、仁王會、上卿內大臣、奉行、辨左中辨親經、檢校親宗、定長等也、佛舍利上卿實宗卿、兩事共職事、長房奉行也、外記內覽度緣、親經內覽仁王會日時定文、檢校文等、長房申條々事、女房向堂、爲訪灸治也、

六日、戊寅、唯識會行事、盛經領狀云々、公家御方違、十三日依爲太白方、(鳥羽自閑院爲南、)來十日可有云々、

七日、己卯、晴、長房申條々事、親國申加茂祭使事、院仰云、只下官相計可令催、於對捍人者、可辭所職之由可仰云々、余就上﨟、先可催三人之由、仰之、(光盛、公國、公淸等也、)此日、奉書寫金泥般若心經一卷、幷墨字最勝王經、正論品等了、隆職來申官廳破壞事、直先可催功國之由仰之、

八日、庚辰、晴、終日奉書不空羂索經、明後日於御社爲奉供養也、長房取進盛實朝臣名簿、

九日、辛巳、晴、宗賴來申條々事、親國申明日行幸事、余仰云、明日夜行日也、雖有例、猶他日可宜、明後日御寢日、全不可被憚者、又申云、祭使事、公經朝臣、頗未斷申狀也、承彼狀可奏云々、頭中將實明、又申臨時祭之事等、

十日、壬午、晴、巳刻、着直衣參內、依被發遣佛舍利於諸社也、卽主上着御々直衣、先是有(御浴殿、)少將信淸、女房相共候也、(御引直衣如恒、白御衣、二單衣、紅張袴等也、不着御打御衣也、)此間、豫五位

殿上人等、運置神寶等、主上先於二間、有毎日御拜、（今日未無御拜、仍先令拜給也、）次出御晝御座、余經御帳後、着母屋圓座、此間置神寶了、

被獻佛舍利所、總五十ヶ社也、

宇佐、八幡、

已上、各被加御裝束一具、其法服也、御念誦（水精、）一連、入圓筥、御襪筥、（四方居筥也、）各置朱漆辛櫃蓋、

賀茂已下、舍利許也、

各一粒、入銀小筥、其上裹紙、納小塔中、（四寸許、以朴木作之、加綵色、）叡覽之時、辛櫃蓋一二五基ヲ置也、

皆悉取置了、召長房、開御念誦筥、備叡覽、又塔一基、取出銀筥、同覽之、（此役藏人頭可奉仕也、而共服藥、仍召奉行職事令役也、）次五位、六位、次第撤之、次入御、先日官府請印了、仍今日無內文、仍上卿不參也、今日、終日公家及余神事也、但不忌僧尼、佛事、姙者、月水、服者等忌之、又終日御精進也、承曆以後如此、事了參院、以經仲入見參、自昨日又聊御增氣云々、招出定長、問子細、去夜頗有御振、今日猶不快、御膳如無云々、小時（少カ）歸參內裏、申刻退出、今日、於春日社、供養經五卷、前大僧正參仕、自被供養也、

十二日、（甲申、）晴、午刻參院、以經仲入見參、御惱只同前云々、資實委語御有樣、御足汁出之所、有熱氣、其口喎（瞬イ）云々、去夕、大略御絕入云々、今朝又不快御、但相者本覺、申猶更不可有怖畏之由云々、右府出來、談雜事、御惱雖重、非急事歟云々、未刻許退出、參內、即歸宅、

十三日、（乙酉、）晴、此日寅刻、太上法皇、崩御于六條西洞院宮、（御年六十六、）鳥羽院第四皇子、御母待賢門院、二條高倉兩院父、六條先帝、當今三帝祖、保元以來卅餘年治天下、寬仁稟性、慈悲役（行イ）世、歸依佛教之德、殆甚於梁武帝、只恨忘延喜天曆之古風、自去年初冬、御惱始萌、漸々御增、遂以歸泉、天下皆愁之、況朝暮狎德之類哉、海內悉傷、況名利飽恩之輩哉、未明、右大臣、及資實、告事一定之由、即着直衣冠、（少カ）馳參、以泰經卿、申入兩女院、以資實觸二品、小時、右大臣出來、語御臨終之間事、善知識上人湛敬、（本成房、）仁和寺宮勝賢僧正候之、十念具足、臨終正念、面向西方、手結定印、決定往生、更不疑云々、（後聞、不向給西方、向巽方云々、又頗微笑、疑生天之相、）

歟云々、右大臣云、昨日謁、便宜奏諒闇及議之由、(雖)無殊勅答、天氣似宜云々、暫而左大將參入、又左大臣參入、余內々示合亮闇之間事、有服膺之氣、召宗頼朝臣、仰非父子之間、有亮闇之例、可問之由、即又仰可參內裏之由了、先是、職事等參入、皆令參內裏了、巳刻、余退出、參內、(大將相伴、)大外記、兩大夫史等參入、各仰勘文事、(宗頼、於弓場殿邊仰之、)余參朝餉、(少々)小時退直廬、披亮闇記、抄出當要事等、(大將相共抄之、)此間、左內兩府參入、(直衣、)左大臣、於院御所可被參內之由、面觸也、內大臣命其子忠季朝臣、令告之、(其使逢路頭云々、)兩府共坐御殿南廣庇云々、未刻、余參御所、宗頼朝臣持來師尚朝臣、師直、廣房等勘例、見了返給、余出鬼間、招兩府、(仰藏人、召圓座三枚、率留令敷之、)宗頼持參勘文三通、余如形見之、與左大臣、左大臣毎見一通、且與內大臣、各一見了、返與余、々示合可有亮闇哉否奏、左大臣云、承和例符合之上、大治上皇着御一年之服、若爲帝王者、亮闇無疑、祖孫之間、其例如此、況當今傳國之間、法皇之恩難被謝、以此等之儀思之、尤可有亮闇歟、內大臣大略同之、百千事無益、只以登極之次第、必可有此儀歟、大治之例、雖可比、猶就重可被仰諒闇之由歟、余云、大治之例、不可比、彼者曾孫也、是祖孫也、彼者上皇現存之時也、是先帝晏駕之後也、彼者無傳國恩、是有登極之詔、三ヶ之條之差異如此、何況、大治無亮闇者、爲帝不快也、承和有亮闇者、爲君最吉也、承平半年之心喪者、只以謂祖孫、依厚禮也、今度者、服紀不齊之上、有讓國之子細、云彼云是、尤可有諒闇歟、兩丞相共諾、余召宗頼、返給勘文等、仰云、任承和例、可天下亮闇、可勘申代々例之由、可仰外記者、此後、暫與人人言談、各以退出了、余退盧、披舊記、檢先例之處、猶今日奏遺詔、可被行固關等歟、其故、先例、多葬送日、先被奏遺詔、而保元依御遺言、當日有葬禮、彼日依關白薨日、及五箇等之難、不被奏遺詔、(依遺詔、本家之葬禮、雖不撰日、於關公家事、又可撰日、仍被避彼日也、)後日奏之、葬送夜、遣勅使之條、不分明、安元葬送之夜、爲吉曜、本所存可奏遺令之由、而公家彼日可奏之由抑留、是御陪廬之日、必可奏遺令之由、奉行職事致謬案、執柄又不被仰子細之間、有此失、仍葬禮夜、雖遺令以前、依難默止、被獻御使了、件兩度之

外、曾無此例、遙尋舊例之處、天暦八年、太后崩御、葬送以前、奏遺令、正暦二年、圓融院御時、崩御當日被申之、（葬禮以前、及七八日也、）今度御葬送、明後日重日也（遺詔之第三日、）仍後日可奏之由、本院有存知歟、此條不可然之故、今日被奏遺詔宜歟、先例如此之由、〔以〕長房、内々觸本所奉行人等、（右大臣、及經房卿、）兩人共有不存之義、有不當之色云々、爰長房云、此事自公家非可被寵執、今日被奏遺詔之條、有例有理之上、葬禮之夜、勅使之條、又以不叶物儀、仍改安元之遺失、復往代之正禮、如何之由、一旦被聞達許也、此上之左右、只在本院之最而已、于時、兩人服膺、忽被催遺詔使了云々、仍仰宗頼、固關、警固事等、令催促之、（但遺詔雖爲後日、猶今日令行件等事之由、思〔以〕存之、是依延久例也、又道理尤可被急行）歟、上卿別當兼光領狀云々、秉燭之後、遺詔使前丹後守仲經朝臣參陣、付大外記師直奏之、外記申上卿在陣、上卿付藏人頭宗頼奏之、宗頼以女房告余、々於鬼間邊問之、宗頼申云、太上法皇遺詔使申云、可停止素服擧哀者、余云、葬官可停事、不被申歟、如何、宗頼云、依不審、尋上卿之處、外記不申云々、余云、先例有如此之事、只使之失、此旨可令聞上卿也、御事、仰返聞食之由、也、（先例）又依遺詔、可止素服擧哀、兼又一關之間、可停止宴飲、作樂之由、可仰上卿者、宗頼向陣仰之、次行固關（付固關司、）警固等之事云々、入夜、左衛門督通親卿、爲右大臣使參内、以女房卿局、有示事、蓮華王院寶藏所納之寶物等散失事云々、右大臣可被計沙汰之由答之、而本院之沙汰不可叶、猶可給出納一人之由、右大臣令申云々、仍差遣出納一人事、猶依不審、仰遣其趣、未聞返事、（左金吾歸參之後、必可有沙汰之由、右大臣申旨以消息、示送女房之許、爲證文、取置之、）今夜宿候、宗頼朝臣、今日召宣憲朝臣、問次第日次等申也、

十四日、（丙戌、）晴、早旦退出之間、宗頼申出納歸參申狀、并右大臣返等事、大臣返札報云、此事、微臣報申之由、尤有其恐、迷是非了、又件寶藏宿納御佛事用途云云、出納云、院御使相共付封了、依右大臣命也云云、余退出之後、以使者、（兼親朝臣、）示送右大臣許云、通親卿稱御使來、觸寶物散失之由、可爲本所成敗之由、再三答之、而件條都不可叶、可給出納一人之由、自本院被申旨、委細示之、仍獻出納之處、無左右被付封了、加之、如御報者、不知之

趣也、又宿納御佛事用途之由、又不承及、旁足驚奇、早遣出納、可令解封、此事、天下之聞太不便、若爲金吾之虚誕者、何無左右、被仰可加封之由於出納哉、縦又雖被付封、尤被出彼用途之後、可有沙汰事歟、如今沙汰者、依宿納資賊、自公家、似被抑留彼用途、事太非常、不慮之逆亂也、返々驚歎無限、早々獻出納、可令解其封也者、大臣返答云、件事、全非兼雅發言、只金吾兩御倉、(七條殿、蓮華王院寶藏等也、)納物悉散失、各欲付封、如何之由被申候しかば、尤可然とはかり令答了、始終本末、全不知、但於今者、被解封、還又輕々也、如仰只可取出宿納之物也、明日御葬送了、明日可取出也云々、此事未得其意、金吾虚言歟、大臣所答、又以不被陳、縦雖不日發言、依金吾之語、答同心之趣、已是不異發意、又撤宿納之物之後、可有沙汰之由、尤可被示歟、今被問子細之時、有此答、未弁是非、卽召宗頼、御葬禮以後、早可遣出納、可被取出彼宿納之物之由仰了、倚廬之間事、仰親國了云々、其所可依高倉院例之由仰也、(東子午廊女房局、并御厨子所屋也、)昨日、於舊院々司公卿參集、被定院號、後白河院云々、

十五日、丁亥、陰、不雨、此日、後白河院御葬送也、雖爲重日、依遺詔所被行也、(前三日可行之由、被仰置云々、)其儀、待賢門院、建春門院等例云々、廂御車、(車副二人、)炬火六人、北面下臈、(大夫尉公朝、定康、造酒正尚家、前大和守親盛(國イ)検非違使章清、信兼、)燒香四人、同北面下臈、(左衞門尉藤能兼、同資重、平基保、同資兼、皆左衞門尉也、)素服之人、右大臣已下、步行于御車後、他人不供奉、仁和寺宮已下、一町許居從其後、前陣被參自閑路云々、是爲停路頭狼藉也、已御遺言云々、御車牛等、賜導師、呪願云々、舁入御棺於御車役人、(中將親能、基範、少將教成、忠行、資明法師、範綱法師、能盛法師、業忠、範清等云々、)今日、余參内宿候、亥一點、被獻勅使、(頭中將實明朝臣、無別御詞、只御不審之由也、)及深更、又被獻、(藏人左衞門權佐長房、)各歸參、無爲奉納之由令申云々、

十六日、戊子、早旦退出、依爲歸忌日、先向北家、其後來此亭、入夜又宿北屋也、

十七日、己丑、今夜爲方違、欲向九條、而中宮聊不例御坐之由、女房告送、仍劇以參内、(忠季朝臣在共、)頗六借御坐、然而依御寢日、復日不及御占、只明曉可修土公、鬼氣、呪咀等御祭之由仰之、入夜爲方違向九條、先是、以忠季朝臣、條々事問送内大臣許、其中主

上內藏寮御衣色事、問遣之、先々多黑色也、而保元內府記、注鈍色之由、若有兩說者、今度尤可從輕也、保元例慥爲鈍色歟、凡御束帶、皆雖爲黑色、於御袙、大口者鈍色也、御衣又可同歟、如何者、余向九條之後、忠季來傳返報云、保元度、依衰日不出仕、然而、彼時委細尋問、所注置也、定無謬事歟、如仰鈍色尤可宜歟云々、仍即此旨仰宗賴朝臣了、今日、爲示御誦經使院北面發可被催渡事、宗賴向右大臣亭、其次大臣云、御處分帳、來十九日可進也、以定長可爲使、保元度、忠能卿爲美福門院御使、持參臨御下文、(非御處分狀、被院〔諸〕事、被獻公家之由、賜下文云々、)賜祿云々、此事不審也、今度追彼例、欲點定長、且又何樣可候哉云々、余云、保元例、更不似今度、彼之美福門院、掌行表事、忠能爲彼御使、又彼者臨下文也、是御處分狀也、輕重不齊之上、今度、兩女院雖御坐、更非其事、掌行之御跡、偏右大臣之沙汰也、定長爲大臣之使、令參之條、理不可然、須大臣自被持參也、延久一條大閤白、被持參舊院御書目錄、(此例、宗賴所勘出也、進房記、)爲尤足准據者歟、但推而示此旨、頗非無所憚、內々下官命、如此之由可相語之旨仰了、宗賴同來九條、明旦可行向之由所申也、此夜宿堂、

十八日、庚寅、晴、早旦、歸參內裏、午刻、宗賴朝臣參上、(今朝、向右大臣亭、所歸參也、)申云、右大臣申云、自身持參之條、尤可然、抑開御封之間、無證人、可有後日之恐、宗賴參上、相共可披歟、將又殿下有御參六條殿、於御前可開歟云々、(宗賴私申云、此條共何樣にかはろらん、但可申此旨之由申了云々、)余云、此條共不可然、只舊院近臣、如泰經、定長、相共可被開歟、又可承刻限之由、可仰遣之、召仰宗賴、自地退出、念誦如例、今日、宮別事不御、悅恐不少、自今日、使覺成僧正令修愛染王護摩、(宮御祈也、)申刻、宗賴示送云、右大臣、秉燭之程可參之由被申〔云々、〕余戌刻參內、先是、右大臣參上、於鬼間(敷圓座、)謁之、大臣召資實、被仰御手箱可持參之由、即資實持參手箱一合、大臣取之、被置余前、余召宗賴、令解封、(須於御前解封也、然而與右府相爲令開、先以披之、)一々見之、丞相又相見文書三通、(御手箱之外一通、御願目錄一通、砂金散用一通、御佛事用途注文、)余留御願目錄、返與殘二通了、砂金事、直可被示合左武衞之由示了、資實參進、申大臣云、御願櫃十三合、所持參也、大臣云、女院御身、不可罷入、仍併可持參之由、二品所申也、但此中十三腰申請、可

レ給二籠僧一者、余云、當時被レ取二置內裏一之條、尋不レ可
レ然、早如レ本可レ被二持歸一也、可レ給レ僧之御劒等、早
可二斷絕一也、目錄留二內裏一了、是內事也、其中貴重物
等、尤可レ被レ置二寶藏一歟、若御要之時、以二目錄一被レ申、
有二何煩一哉者、大臣歸參了、左武衞雖二遣召一、不レ參、次
以二宗賴一、返二御手箱於御所一了、余參二御前一、經二叡覽一
了、加二納御劒目錄一、付二余封一、預二女房一了、今夜宿候、
依下明日可上レ御二倚廬一也、
今日延杲申云、俊證僧正所レ修之延命法、所レ申二付延
杲一也、可レ續二行一歟云々、又覺成申云、延命法者、東寺
御持僧必所レ修也、仍覺成可レ修レ之、如意輪法、他人可
レ承也云々、余可レ問二綱所一之由、仰二宗賴一了、又申云、
寺務事、不レ待二勅定一、先例所レ致二沙汰一也云々、同可
レ問之由仰了、
十九日、辛丑、晴、此日、主上避二正殿一、御二于倚廬一也、余未
明相尋之處、陰陽師未レ參云々、又職事未レ見、仍早召二
具宣憲朝臣一、可二忩參一之由、仰二宗賴朝臣一、在二陣中一、小(少カ)時、
宗賴持二來日時勘文一、是內覽也云々、見了、不レ加二禮紙一、凶事勘文如レ此云
云、給返、只遣二倚廬日時一也、不レ覽二御調度日時一、延久、保元、安元等例云々、即余着二直衣一、參二御
所一、宗賴付二內侍一、奏二日時一、候二御簾一、或指レ杖云々、留二御所一、先例歟、
卽工等參二入下板敷二云々、余仰二下素服人々一、
公卿、
大納言實宗卿、　左衞門督通親卿、
左兵衞督能保卿、　左宰相中相實教卿、
藤宰相中將公時卿、
殿上人
實明朝臣、　宗賴朝臣、　通宗朝臣、
信清朝臣、　高通朝臣、但不參、　忠季朝臣、
光綱、　親國、
長房、　範光、
藏人、　非藏人等、
御厨子所預、
紀久信、
出納、
女房、
帥典侍、　伊與掌侍、　弁掌侍、
次更下二宿所一休息、秉燭、着二吉服直衣一、參二御前一、召二
親國一、問二倚廬御裝束具否一、申云、皆悉沙汰具了、但御
裝束未二持參一、所二相待一也云々、此間、於二御所一、招二能
保卿一、令レ見下昨日右大臣所二持參一之御處分帳上了、能

保云、今日於レ謁ニ右大臣一、毎事申談、又承了云々、如レ本付ニ余封ヲ了、及ニ亥終一、持ヲ參御裝束ニ云々、仍仰ニ親國一令レ問レ時、申ニ已至之由一、此間、主上着ニ御裝束一、（吉服御引直衣、袷二御衣、單衣、紅生御袴等也、）忠季朝臣、信清等候レ之、內侍二人（伊與、辨、）參上、取ニ劍璽ニ（置御座御劔、內侍進テ直取レ之、）候ニ前後一、主上經ニ御殿御帳北、并東中障子等一、御ニ東面北妻戸下一、（內侍候ニ同戸內ニ）（南北廊一、）頭宗頼朝臣、取ニ脂燭一前行、頭實明朝臣取ニ御草鞋一、余褰ニ御簾一、即實明取ヲ璽御宮ニ前行、忠季朝臣取ニ御劔一、候ニ御後一、（先宗頼、次實明、次主上、次余、次忠季、次第此定也、）其路經ニ臺盤所廊南緣一東行、入ヲ御自ニ倚廬御所西面北戸一、（宗頼留ニ戸外一、實明朝臣自褰レ幌、入ニ其中一直進ニ御帳前一、其路頗不レ得レ心、須下自ニ帳北一參進上也、而經ニ帳後南等一、不レ存ニ先規一歟、）余參進、褰レ幌即參入、忠季朝臣相次參入、主上經下帳與ニ三尺几帳一之間上、御ニ東前敷座一、（東面）余經ニ同路御座北間一、（無座）此間、實明、忠季等、置ニ劍璽於御帳中御枕方一也、（南）忠季經下帳與ニ母屋柱一之間上、實明經ニ柱外一、（不レ知ニ故實一也、）各退下、次實明朝臣取ニ御冠一、（先レ是、倚廬東面、出納等參候、藏人傳ヲ進之一）入レ自ニ倚廬東面南戸一、（件戸、先例不レ懸レ物、今日懸レ幌、〔可〕レ尋也、）經ニ女房候所一、經ニ母屋西際御帳、并御座北等一、置ニ御前一、（件御冠、纓細燕尾切上結、土高坏、置ニ柳筥、其上置ニ染布切一、其上置ニ御冠一也、先例置ニ御座前疊一、云々、而問狹疊廣、御座外無レ所、仍只置ニ御座上一也、）次宗頼朝臣持ヲ參御裝束一、（袍、布黑染闕腋御袍、同半臂、結一筋也、同下襲、同布單衣御袴、平絹鈍色御袙單、柑子色大口、置ニ柳筥一、居ニ土高坏一、相ヲ加纓御帶、并御扇等一也、）置ニ御前一、（御冠南、）次實明朝臣、持ヲ參內藏寮御衣一、（鈍色絹御衣一領、御宿衣也、其絹厚、同色二御衣一具、柑子色御袴一腰、裏白平、以ヲ置衣筥一、）置ニ御座南傍一、次召ニ忠季朝臣一、（撤ニ胡籙一、只帶ニ劍許一、參上也、）經ニ同路一參上、先解ニ吉御直衣一、置ニ御帳北邊一、（依ニ余命一也、）次着ニ御裝束一、（向ニ吉方一、乾也、）忠季一人奉ヲ仕之一、半臂緒只一筋也、（長一丈、自レ中二倍ニ押折也、）仍乍ニ二倍一引まはして、奉レ結ニ左方一、無ニ垂緒一也、御帶索也、（卷レ紙如レ例、）自レ左引まはして、片匙奉レ結レ之、御裝束了居御、其後撤ニ本御冠一、（留置ニ吉御裝束上一、御冠指同撤レ之、）奉レ加ヲ服御冠一、此間、召ニ御櫛、髮搔、藏人範高置ニ柳筥一、持ヲ參之一、（經ニ前々路一也、）忠季取レ之、如レ形奉レ理レ髮了、即返ヲ給藏人一了、主上着御了、東面御座、忠季朝臣追出了、余竊奏云、向ニ舊院御在所方一、（乾角也、）爲ニ報酬一、着ニ錫紵一之由、聊可レ思ヲ食叡念之中一之由奏了、依レ有ニ所思一也、主上隨ニ申狀一、暫有ニ御祈念一、次召ニ忠季一、撤ニ御裝束一給レ之、如レ本置ニ柳筥一、取レ之退下、於ニ戸下一、召ニ藏人一給レ之、御冠留ニ御所一、令レ置ニ御帳中御枕上方一、（忠季先置レ之、其後取ニ御裝束一退下也、）次女房等參入、經ニ御帳後一、候ニ女房候所一、少々又候ニ御前一、雖レ不下預ニ素服一之人上參入也、安元如レ此云々、次實宗卿已下公卿并殿上人、於ニ此陣外一、（西洞院面、北門北腋也、）着ニ素服一了、脫レ之歸ヲ着陣一、其

筵、女房帥典侍已下、於同所着之、脫之歸參、男女皆吉服上着之也、是先例、次供御膳、(女御裝束、自東面供之也、陪膳帥典侍、役送若菜服女房等也、黑漆御臺、面押紫布也、六前、白飯上盛黑飯也、)居了之後、立御箸、即撤之了、次余退下直廬、今日、被立初日御誦經使、酉刻、上卿實宗卿參入、參議光雅當也、今日依當吉日被立也、

廿日、(壬辰)於直廬書寫御處分帳等了、如本付封、返上女房、余及晚退出、

廿六日、(戊戌)晴、此日、二七日御誦經也、三七日同、今日定之、上卿實宗如例、同人始終奉行也、申刻、外記爲內覽來、見了返給也、今日、雖爲余衰日、不憚之、初度擇吉日、後々不可然之故也、勘先例、問人々、(左內府、)公家御衰日之外、不避之、今日、每七日不當御衰日、於他憚者、不相避之、宗賴來、申條々事、此中有座主中受戒事、自倚廬還御之後、可奏下戒狀之由仰了、親國申亮闇御裝束之間事、

四月

一日、(壬寅)晴、依法皇中陰、無平座儀、

二日、(癸卯)雨降、此日、倚廬還御日也、又有解陣、開關等事、被下黑橡宣旨、有御齋會定等、(已上公卿實宗卿云々、)余今夕着亮闇服、(鈍色直衣、指貫無文、冠卷如常、衣平絹白也、)戌刻參內、(車如常、但簾無文帶革也、此外無相違、疊如例、)未還御云々、仍先參倚廬御所、此間、陣事了、公卿已下、於此陣外脫素服云々、仍女房等同脫之、次頭中將持參錫紵御裝束、(去月十九日所召之御裝束也、御冠、先是進女房、)了云々、次召忠季朝臣、奉仕御裝束、依安元例、只着御大口、御袙、表衣等、自余略了、着御了、暫居御、即脫〔之〕、忠季取之退下、留絹類、(御袙、大口等也、)自余加宗御帶、給宮主、(藏人留之、)次歸參、着御亮闇御衣、(先是進女房云々、)黑御直衣、鈍色二御衣、柑子色御袴等也、御冠相具進之、(元御冠無差別、)然而、本御冠爲同物、仍不被改之、御裝束了、忠季退下、次余仰宗賴、令撤掌燈、(藏人役之、)又以藏人、取前敷御座一帖、敷南間、(懸簾之間也、御被月御座也、向乾也、)〔卽〕移御、次實明朝臣、自同間供御贖物、(役送、親國、)次獻大麻、次宮主奉仕御禊、(錫紵御衣、盛其筥也、)此間撫人形給如常、御禊了、宮主退下、次實明撤御贖物、次主上如本着御前敷、(御座如本敷、忽藏人不候、仍臣見參、仰忠季令敷之、臣役也、)掌燈如本舁之、(藏人役之、)次實明、忠季取理劍、次主上還御本殿、其路如渡御、余裹舄、宗賴獻御草鞋、即取脂燭前行、入御所、又余褰御簾、(藏簾也、)內侍於簾

中、取埦〔劔〕（御劔、直置寶御座了）、次余退出、此日、自今朝、奉仕亮闍御裝束、御殿、朝餉皆蘆簾、又鈍色縁御疊也、御調度、黒染屏風几帳鈍色也、委旨見奉行人注文、

八日、己酉、遣宗賴於勝賢僧正住房（清淨光院）、奉迎如意寶珠、安置禁中、余參會也、此間事有子細、不能具記、只錄大概也、先弘法大師渡唐歸朝之時、有嫡々相承之珠、即被載御遺告、被埋室生精進峯、是又大師自所被造珠、被奉納法勝寺圓堂本佛愛染王御身了、（作珠、自大師相傳、至于範俊僧正、々々進白川院、）今一有寶珠、（其出所未詳、）同範俊所進云々、而鳥羽院御時、預給家成卿、沒後召返之、安置勝光明院寶藏、而此法皇御時、去壽永之比、九郎義經欲奉取、法皇之時、勝賢僧正奏事由、申出彼珠、修件法、果以無爲、其後依院宣、修長日御祈、去年祈雨之時、即以此珠安壇上、果以有効驗、今度御惱之時、同修之、頗雖無始終之靈驗、早速結願、仍御終焉之時、不修也、然而依有七日御祈、猶不返納、大略如私物也、不返上、遂以崩御、余側聞此事、今日遣宗賴、即付御所進之也、今日、余愛染王行法結願日也、又最上吉日也、專表示、尤爲吉祥敕、御塗籠立白木床子（新造）、奉安之、件珠安置厨子張、有錦覆、本納入角〔赤〕辛櫃云々、而件櫃在醍醐、於珠者、先以召寄了隨身云々、聊有疑歟今夜余宿候、

五月

一日、壬申、雨降、依旬日、著吉服修祓、但依亮闍不參拜、依不知先例、召神祇大副兼貞問之、申先例不詳之由也、前齋院可被渡此亭、（依法皇忌分也、）云云、仍以兼親爲使、觸遣右大臣幷經房卿、（件卿、爲彼齋院後見云云、）入夜歸來云、右大臣云、公家御沙汰、法住寺萱御所、若西八條泉御所等、齋院暫御座、尤可然、但彼宮事不能進退、可被觸仰戶部云々、經房云、日來可申事由之旨、頻有仰、然而、依無心不申出、〔云々、〕今有此仰、早申彼宮、可申御返事、若〔可〕渡御者、五月有忌、六月可渡給云々、今日、賴朝卿修佛事、施物之躰、尤可然之由、人感心云々、宗賴、進四人勘文、依明日宛物也、余仰大理可持參之由返給了、

二日、癸酉、晴、又時々降雨、別當兼光卿來、宗賴參會、申今日宛物之間事、條々問答卅余人、合爪點給了、近

代及百人、尤不便事也、此日、法皇卅九日御法事、雖當復日、依陽明門院例、不被憚、公家不遣度者御誦經使、依復日也、是又先例也、余不參法會之莚、依風病猶不快也、入夜、大夫尉廣元參入、左衛門督、依仰可參之由也云々、余全不召也、然而可仰遣關東事等、以武衛可傳仰、（依有所思也、）爲使下向之由仰之、明日可首途云々、密々申云、今度向不可入如此事中之由將軍誡也、上洛之後、又以書札、重以有嚴密之命等、爲身不爲告被仰遣事等、（之イ）依此事、若有不快事者、太可不便云云、勿論事歟計也、廣元被思飽將軍歟、是依廷尉事也、可然々々、今日御法事、七僧六十僧云々、

三日、（甲戌）晴、能保卿之許遣人、廣元申狀如此、然者、以他人可被誂候歟、將又只以力者可遣歟、可相計之由、仰遣之處、親能今兩三日之間、可下向歟、然而不讀漢字之人也、隨仰可遣力者歟、且是往還可早速之故也云々、仰可然之由了、頭中將實明朝臣、申殿上番事、此次仰可令注殿上人上日之由、（去今兩年也、）

六月

一日、（辛丑）雨降、此日雖可有旬政、昨日加灸治、依爲三ヶ日内神齋、可有憚、十一日可補此闕之由、神祇大副兼貞所申也、仍無此政、於遥拜者、亮閑之間總止之、史持來季御讀經立文、（一昨日有宗來、十六日可被行云）云、

內裏、幷中宮御方、供御贖物如例、供進之時、中宮及陪膳女房等、用吉服、

二日、（壬寅）雨降、泰經卿進二字、（仲資僧進、）定長卿相具其息勘解由次官淸長來、（定長、先年初參了、淸長、今日始所參也、）左少辨宗隆來（今日付宗綱、獻二字、）此日、職事等、多申數ヶ條事、今日、記錄所評定、

三日、（癸卯）晴、及晚微雨、左衛門權佐朝經初參、（昨日進籍、）其弟朝基、（昨日進籍、）依爲幼稚、今日不參、追可參云々、大夫史隆職來申云、仁王會殺生禁斷、先卅ヶ日可下知諸國、而、官使懈怠、于今未下向云々、期過了、於今者、不可下遣歟、將猶可遣歟、仰云、雖期過、爭空不下知官符哉、早可下遣、但於本官使、重可加誡、差替他人、可下知者、

四日、（甲辰）晴、此日物忌也、右大辨親雅來門外云、興福寺三綱爲寺家使參入云々、明日午後、相具可參之由仰了、

五日、（乙巳）物忌也、但依爲乙日、午後職事等來、又興福寺三綱二人參入、先日進奏狀事等令申、親雅同參入、其外又有條々事等、余又仰條々事、

六日、（丙午）大雨、典藥頭賴基參入、持來溫白丸、然而、今日依爲長病日不服也、

八日、（戊申）晴、法勝寺執行章言初參、又持來法勝寺庄々注文、以忠季朝臣內府之許有示遣事、

八月

七日、（□□）參內〔也、〕入夜向九條堂、自明日爲修恒例念佛也、

八日、（□□）早旦洗髮、午刻、請源空上人受戒、即始念佛、

十日、（□□）未明向東家、小浴之後、着吉服、衣冠、見石淸水神輿、中宮所被調獻也、蓋先規也、去年自然無沙汰、今年雖爲亮闇年、思准據例、不可有憚、仍所被獻也、奉行宮內大進長兼、着吉服、（束帶、）相具參內、先是〔是、〕亮宗賴朝臣覽日時、次余出居上達部座、先是敷淨筵、取盥御裝束少々、（長房長兼時、宗方等、皆着吉服役也、）余見了、次第運出、其後出南簀子、禮御輿、（三基、皆昇立庭中、）久（雖床之上立大床子、其上居御輿也、）見了歸本座、次宗賴朝臣覽御輿目錄、（奉行長兼書也、以檀紙書之、亮宗賴加署、）見了返給、次召寄御輿丁裝束一具覽之、（件裝束、總廿四具也、）次御輿發遣了、後余歸堂、于時日未出、即始念佛了、

十一日、未刻、長兼歸參、御輿無爲奉送之由、所申也、（諸宮寺請文、）又產穢日數之間事、委仰遣之、成濟已下伏理無申事云々、

十五日、（□□）寅刻向東家小浴之後、着吉衣冠、遣職事一人、陰陽師等於川原修由祓、（依放生會也、）其後、余降庭上、向石淸水方祈念、今日、猶依可修念佛也、凡彼官寺之習、不忌佛事、然而爲謹愼也、又今日放生會、無風雨之難、無爲事可被遂之由、殊丹精所祈念申也、是則產穢日數事、任式文幷大治四年例、公家之法、可忌七ケ日之由仰下了、攝左內兩府申難一決之由、然而、余以道理定仰了、而若有例事者、成濟如例成阿黨、稱不叶神慮之

由歟、仍殊致祈願之處、無爲無事被遂了、悦思不少、日未出以前歸來、始念佛了、
十六日、□□入夜歸大炊亭、先是、參八條院、并内裏、
十九日、□□早旦、女房同車、向九條（東家也、）此日、大將女子依行始也、吉方無可然之家、九條不當凶方、仍所行向也、中宮御行、始雖不當指吉方、又不當凶方、仍故女院御所、爲追彼嘉例也、未刻、女子來、大將半蔀車、（車副一人、）車後出衣、（女郎花、經重、紅引へき、蘇芳裏、着靑色唐衣、）前駈十六人、（衣冠、此中數內一人、依所勞不參、仍定十五人、）四位二人、五位十二人、六〔位〕二人、余左府生忠武、着布衣、在車後、出車〔兩〕三兩、（伊輔朝臣、忠季朝臣、高通朝臣、）無牛物車、先例也、其後、殿上人三人、雅宗朝臣、宗國朝臣、高能朝臣等也、（巳上束帶、）寢殿南面寄車、左兵衛督能保卿、着直衣來會、寄車也、其後余暫謁武衛、（少カ）小時小兒歸、先女房指出贈物、雅宗朝臣受之、次寄車、次余女房相共向堂、亥刻歸大炊御門亭、
廿日、□□此日、中宮出給大炊亭、依明後日可有御灸治也、出車五兩、（但依高倉不出之、）用糸毛、公卿九人、此外兩大夫、諸衛一員皆參、每事如例、
廿四日、□□雨下、此日、最勝講初日也、依物忌不參、證誠天台座主顯眞、
廿六日、□□雨下、余參最勝講、朝座中間也、内大臣已下、候御前、余不着之、（與親國同參内、仍只仰且可始之由也、）朝座了、歸着殿上、以實明朝臣、奏事由、尋辨之間遲來、仍便仰鐘、頭中將仰藏人、令槌鐘、出居着座之後、余已下着座、事了、參御前、退出、
廿八日、□□雨止、余參内、朝座行道之間也、證忠已下在座、余加着之、朝座了退下、余不歸着殿上、以宗賴仰事可始之由、（少カ）小時槌鐘、公卿着座、余在簾中、事了、參御前、〔者〕有小弓沙汰、暫祗候、退出了、大將同參、又退出了、今日寅刻、雨猶不止、水損無疑、仍余忽着衣服、出戸外、向天祈也、即北風忽吹、信心發發、一時許祈念、（少カ）先是、祈雨事等、仰遣宗賴之許了、即付寢、小時眠覺、天顏快晴、朝日照臨、感涙數行、仍止祈雨事等了、法成寺水入之由有告、仍卒爾行向檢知、無殊恐、歸來之後參内也、鳥羽邊洪水殊大云々、然而不及巨害、佛天之助也、

九月

一日、□□晴、旬祓如例、又遣職事一人於河原、有御燈由祓事、

二日、□□晴、長房申大將姫君五十日之間事、仰子細了、以宗頼朝臣、仰合城與寺事於左大臣、又記錄所所進御祈諸寺諸國等文書、下左大臣、於彼所、爲令注申也、又仰合僧正轉任之間事、能保卿來、談雜事、

三日、□□晴、以忠季朝臣、仰神宮上卿之間事於内大臣、（内々仰也、）又仰合城與寺事、

四日、□□季弘申云、去夜熒惑犯天江了、三ケ日以後、雖可進奏、且所申也、即勘進先例、多以無爲、又粗有咎徵、御祈事可申沙汰之由、仰宗頼朝臣、忠季朝臣來、示内大臣返事、神宮上卿事領狀、但過今月可承云々、猶廿日比可被受取之由仰之、又城與寺事、所望之人々、皆以無所據、只可爲後院領也、不可爲異議云々、宗頼朝臣申左大臣返事、城與寺事、三人所被申、皆有謂、又無據、所詮可在御定、但法皇御知行未處分、而崩御、公家御沙汰宜歟云々、兩府申狀、已以符合、道理可然事歟、問狀ニハ、若可爲後院領哉否之條ハ、一切不仰也、

十月

一日、（庚子）陰雨間灑、平座、上卿源中納言、參議左宰相中將實教、辨少納言等、各稱障、可譴責之由、仰長房了、入夜宗頼朝臣、申條々事、去夜有仗議、石淸水修造之間、可奉遷御躰、所申幷彌勒寺淸祓、同寺宇佐御躰、御在所等之間事也、此次錢貨停否事、有僉議、（但此條不被定文、）群卿一同申可停止之由、内府獨申云、直法事使廳不遵行、最不可然、先件條、任宣下旨、可施行之由、可被仰下歟、其條不拘制法者停止、又同歟云々、左大臣被申可被停之由、但若沽價事、無宣下者、始終者、不可限錢貨、雖他物商人違、犯無糺行之、最不便歟云々、親國申孔雀經法、僧前諸國散狀、此日、宮御方御更衣儀如例、行事宮司權大進長兼也、依御物忌、几帳、疊等、自去夜籠候、行事同候、又旬御膳釆女等、同以籠候、法成寺寶藏事、今日猶不終功、明日可沙汰終云々、自今日、宮御祈、始修佛眼護摩、（覺成僧正、）又修大威德供、（山法

印依想也、余旬祓如例、

二日、辛丑、今日、猶天陰小雨、右中辨棟範朝臣來、申新御堂之間事、元儀、鳥羽勝光明院之内、有可被立之儀、即專始礎了云々、而去月洪水之間、鳥羽爲水底、縱雖有防河之沙汰、始終非無恐、此雖、他堂雖可同、於新造之條者、彌又似無用意、加之、故院雖有造佛之沙汰、未被定佛閣之地、豫可被占鳥羽之由、雖有其御意趣、白川院證金剛院、鳥羽院勝光明院、各究華麗、盡莊嚴、而締構不及彼跡者、頗可無本意之由、有御猶豫云々、而今所被建之御堂、頗存儉約、仍以鳥羽、被占佛地之條、遐可乖彼叡念歟、何況諸堂築垣已下、併損壞、其中勝光明院殊太云々、而供養以前、須被修復、而當公家御忌方、非無事憚、若不修治者、又法會可換儀式、云彼云是、改鳥羽之儀、蓮華王院法華堂等近邊可宜之由、忽以有其儀、（此事去比、余示右大臣、々々々與藤臣會議、尤可然之由令謂了、）云々、而若蓮華王院内、可被建立者、子午歟、卯酉歟、又御佛安置之躰如何、隨有無便宜事等、仍法花堂傍有空地、可被立彼所歟、而其地頗有高下、平等被曳成ハ、非無事煩、此等之間事、可蒙處分之由、藤院司等所申也、兼又鳥羽已礎了、今被改之條、涉禁忌歟之由、通親卿所申也、同可承御定者、

十一月

廿日、己丑、晴、此日、左大將女子百日也、秉燭、着吉服、直衣、冠、密々渡大將亭、（北小路東洞院、即座所也、夜々儀、五十日、皆於此亭、有其儀、）網代車、前駈衣冠、隨身布衣、不引移馬、（上﨟隨身等、不着布衣冠、撰可參之、會彼亭之由仰之、余乘以、生彼亭之由也、）自北小路面門、遣入轂車、子午廊北妻、大將出來、褰車簾、余下車向寢殿、（能保卿蒙）先、是、公卿大略來臨云々、即女房等、（皆着物具、女房八人、）列居南面簾中、其後余出、自寢殿南面西第一間妻戶、經座上、直着座、（依居便、是例也、）藤大納言已下、公卿着座、次供養姬君御前物、陪膳左近中將兼宗朝臣、（帶劍、持笏、）取打敷參上、四位家司兼親朝臣已下、花族諸大夫等役送、皆悉供了、陪膳退下之後、余起座、經本路歸入、先是、姬君、（乳母長房妻抱之也、）在母屋御座、余仰陪膳女房、摘切市餅、（凡百切也、）入銀器一口、次余入丹井煎、（今入一口之銀器、）以摺木、（銀柳有二、今用木也、）摩之、以箸、（同有二、用木、）三度含之、此間、五位諸大夫等、取折櫃物、籠物等、置南

資子敷一、（依二時剋推移一、余命二于一人一、シテ取二誼物兩三一盃也、）盃了、余歸出復座、次四位家司以政朝臣、居二盃於折敷一持來、余取レ之、（以政取レ酌、）擬二藤大納言一、巡行如レ常、（奥端、諸大夫、取二瓶子一、）次二獻、右中將伊輔朝臣、（瓶子諸大夫、伊輔取二續酌一、勸盃人ハ、經二床等奥等一也、）次最末參議兼忠卿申二上之一、（兼忠居レ汁之故也、余前猶追可レ居歟、然而兼忠居レ之、仍余仰令二中上一也、）次下レ箸、其後更居レ汁、如何、今夜、余前汁有二三盃一、豫居之條失錯歟、次三獻、頭中將實明朝臣、（取二續酌一、瓶子諸大夫、）次又居レ汁了、申上又下レ箸、次四獻、兼光卿、（取二續酌一、瓶子勸解由次官淸長、）次命二泰通卿一朗詠、（令月、德是、各二反、余仰二今一句可レ有之由一、隆房出二周公旦之句一二反、）次五獻、播中納言泰通也、（件卿一人、着二装束一、不レ取二續酌一、瓶子少納言輔房、）次居二菓子一、次居二薯蕷粥一、（不レ待レ居食レ之、）次案二出馬一疋一、（余隨身忠武、頼武引レ之、）藤大納言前駈、於二中門一受取也、（件前駈可レ跪二候西中門一、而自レ東出、未レ渡二南庭一、如何々々、）次余歸入、人々退出、余參內、中宮昇二給上御盛䴚一之後退出、于レ時子刻歟、今日、公卿座饗饌、本所辨備歟、而親宗卿不レ應レ請、推參之間、令二一前不足一、兼忠卿不レ預レ饗、然而召二着座一、余仰二長房一、（歸入之次、竊仰レ之、）追令レ居二件饌一也、行事須下豫隨二見參一居上加之上、尤不覺也、每獻傳二其盃一、於二殿上人座一、無二別勸盃一也、殿上人座、次五位役レ之如レ例、菓子、殿上人座添居也、薯蕷粥追居レ之也、余役送、國行、仲資、相替勸レ之、納言手長大中納言兼行、保行勸レ之、此事不レ可レ然也、諸大夫之中、頗撰二可レ然人一、兩大納言手長可二兼勤一也、以二他人一可レ用二中納言已下手長一也、先々、（七夜、廿五、十日夜、）大納言兩人、人別有二手長一、是又不レ可レ然、未レ見例也、是等行事不覺也、但不レ替二手長一事者、恒例也、大將可レ異レ他、仍大納言手長可二各別一之由、所レ存也、大納言兩人、人別相替事ハ又不レ然也、

今日、來臨公卿、

前大納言實家、　藤中納言定能、
播中納言泰通、　平中納言親宗、
右衞門督隆房、　二位宰相雅長、
中宮權大夫家房、　三位中將兼良、
源宰相兼忠、

殿上人、（着座人也、）

頭中將實明朝臣、　左中將兼宗朝臣、
左中將成定朝臣、　右中將伊輔朝臣、
右中將忠季朝臣、

依二座狹一、此外不レ着也、

廿一日、（庚寅、）晴、頭中將實明朝臣來云、明日新嘗祭行事、

辨左少辨宗隆卜食也、而稱レ病、仍可レ催二親經一之由仰レ之、件宗隆、春日祭非レ巡勤レ之、大原野祭、依レ巡勤レ之、兩ヶ重役、其程近々也、不レ可二譴責一也、神祇權大副卜部兼貞來、申二訴訟之間事一、證文等之中、頗有二不審事一、仍遂二問注一、可レ被レ下二勘記錄所一之由仰也、傳聞、前大僧正公顯、爲二前大將堂供養導師一、去比向二關東一、而不レ遂二前途一、於二路頭一頓滅云々、生年八十四、赴二遠路一、於二途中一頓滅、可レ悲々々、後鑒所レ覃、偏是似三追從貪欲之徵一、門弟等不レ加二制止一之條、至恐至恐、但實否未レ聞、

廿二日、辛卯 陰晴不レ定、入レ夜、左中辨親經朝臣來、新嘗祭神服神饌等闕如事、各可二譴責一之由仰也、右中辨棟範朝臣、申二條々事一、

廿三日、壬辰 天晴、稻荷社神人有二濫行事一、以二檢非違使明基一、仰三遣大理之許一、親經參來、申二去夜新嘗祭之間雜事一、藏人方、每事無二沙汰一、依二內侍不參一、及二曉天一云云、又諸國不レ濟二神饌一、然而、內膳司如レ形勤二仕之一云々、又申二記錄所、幷粟田宮等之間事一、親國申二雜事等一、

廿四日、癸巳 晴、法印下洛被レ來、卽今日自レ山直所レ來也云々及レ晚、勝賢僧正來、依二招引一也、大佛上人有二申事一、住吉神人被二殺害一之間事也、件事可レ請二上人一之由、早以仰聞了、入レ夜、女房先參內、暫可二祗候一云々、相續余參內、此日、和奏也、左大臣、左大辨、左少辨宗隆等候レ之、余着二布衣一、但不レ帶レ劍、依レ無二亮閣野劍一也、尋常之時、猶有二此例一也、宗隆結文之間事、似レ在二故實一、自余作法太異樣、如何々々、父卿、官奏能知之由、有二其聞一〔之〕者也、此夜宿候、

廿五日、甲午 日出以前退出、洗レ頭、始二唯識會所作一、奉行家司爲季下向、自二今夜一以二阿闍梨賴眞一始二修不空羂索護摩一、五ヶ日也、是又例事也、

廿六日、乙未 所作如レ昨、入レ夜、向二雲林院園阿家一、爲二方違一也、件所雖レ有レ堂、門各別也、又中構二檜垣一、仍散齋之時、所レ不レ憚也、何況唯識會神事者、不レ忌二佛事一、勿論也、

廿七日、丙申 早旦、自二雲林院一、向二九條堂一、奉二爲故女院一、自二今夜一始二修懺法一、是又例事也、爲レ逢二彼發願一所レ向也、長房申云、明日尊勝寺灌頂、上卿左衛門督、不二尋逢一云々、可レ催二通資卿一之由仰レ之、入レ夜申云、通親卿尋逢、領狀云々、

廿八日、丁酉此日、尊勝寺灌頂也、午刻、先日遣ニ關東一返札到來、天台座主事也、狀云、如レ此事、下ニ知子細一、只左右可レ在ニ御定一云々、去々年、顯眞補ニ座主一之時、被レ問ニ人々一、各申ニ法印當仁之由一、其上雖レ不レ及ニ異儀一、猶親昵之間、爲レ免ニ自專之咎一、仰ニ宗頼朝臣一、于レ時頭弁、仍直仰ニ合子細一了、問ニ三相府一、仰ニ明日可レ向之由一、其次若可レ補者、可レ任ニ僧正一之間事、先問ニ先例一、相ニ具件例一、可レ向之故也、

玉葉卷第六十三終

玉葉　卷第六十四

自建久四年正月
至同年十二月

建久四年（此卷九條本逸今以玉海補之）

正月

一日、己巳、午上天晴、晩頭小雨、此日依為本命日、未明修泰山府君祭、（在宣朝臣、當正朔祭冥道、可拂除内之災変之由、殊可祈請之由仰之、）鶏鳴、拜天地四方、（皆吉服、雖亮闇年、猶有此拜、是先例也、具見天仁殿暦、）其後更就寝、依陪膳（業實朝臣、）遅參、及午刻有手水事、即見鏡、已上、（兩事共著亮闇服、先例也、女房居簡見之、依着吉服也、尋常用鈍色、依參内也、然而、家中強不用之、仍元正就吉也、余依着鈍色、不居簡也、）此間、僕従等漸來集、仍着束帯、（亮闇如例、兼々招寄忠季朝臣、令調裝束、件人、此道得其心云々、仍為相試也、）欲出之間、大外記中原師直持來叙位勘文、依嘉承例、（見殿暦、）余不出客亭、以長房令傳獻之、（長房指笏取之、覽畢、持來出居方、余留文返給笏也、）其後、大將來臨、相伴參内、入自左衛門陣代、昇小板敷、出上戸、（暫欲居殿上、而其座不見、仍直參御前、）參朝餉、上御中宮御方云々、仍進參、小時、上還御、聊有御歡樂事也、然而、故不出口外、于時職事未參、尋召之間、女房等語云、今朝、公卿済々參入、皆以退出云々、然間、頭中將參入、召御前、令尋沙汰、公卿両三人祗候、（隆房卿為上首、）但官外記未參云々、早可召遣之由仰之、參入時、可申案内、大將可着行旨仰之間、隆房卿已下着陣、任例奉行已及三獻云々、近代、大納言已上、敢不勤此事之間、大將可着行之由、人々不思寄、尤有理、職事等、（宗頼追參入、）不知官外記參、不告大將、不足言也、仍大將乍候禁裏、不行今日事、雖似不忠、無其過事歟、及晩、相伴大將、參殷富門院、（御座白川押小路殿御所、）謁女房、退出歸宅、今日、余前駈十四人、（無四位、）其殿上人、伊輔朝臣、忠季朝臣、能季朝臣、忠行等也、大將、并三位中將兼良等相供、（高能朝臣、高通朝臣等、左大將、右大將、前駈八人云々、）今日、余召府生番長等假隨身、依兼次、頼武所勞。也、但不召將曹已下一員、是例也、大將又同、家裝束如例年、裝殿、但不敷地鋪茵等、（他事同例年、弘庇立屏風、）又立庭上幔如例、藏人所、（諸國勤之、）侍所、（世間五位勤之、）饗如例年、御簾疊几帳、皆尋常、隨身狩袴鈍色、皆自納

賜給之、（須染色、而既有違々事、不染給之、違例也、又其色不同、旁以不當事也、官人依無沙汰、不束帶、件褂袴料、固給之、此條不可、然事歟、）壺丸結如例、前駈皆亮闕、（豐前守有資一人、着吉服、依為宇佐使、國司、）宮御方御藥陪膳、女房宣旨局也、禁裹改疊、不替、直廉、女房局簾等破損殊太、獻闕又不可然、仍渡直御所御簾等云々、御藥之時、様御袍上着御生氣御衣、是先例也、宮御方御裝束等、（御座、疊、几帳、壁代引物、三尺几帳等、皆同、）如尋常、不異例年也、御服平絹純色、（淺黃練色、又不嫌云々、）女房等、內宮兩方共、被許綾、（其色鈍色、淺黃等也、）理雖不可然、保元以後代々例云々、仍強不制止、般富門、宣陽門、兩女院、可居所々饗之由、御後見等骨帳、余加制止了、依為未曾有違例也、嘉承、（父院喪、于帝、）大治、（鳥羽院喪、白川院、）安元、（故院喪、建春門院、）治承（故院喪、高倉院、）等、皆以不居饗、而保元美福門院不居饗之由、有豫議、（止居之由、無所見云々、）仍可居之由、道親卿張行、隆房卿、追後非據歟、然而、余仰子細停止了、此事、余雖不可知事、自後院廳被催送事也、仍尋沙汰也、余家無宿申、亮闕先例云云、此事猶可尋事也、後聞、政所、猶稱先例有尋由云々、女房節供、陪膳兼親朝臣、（祿同人勤仕之、）余節供棟範朝臣勤仕、陪膳兼親也、內御藥陪膳女房等、皆用亮闕服也、

八百十六

二日、（庚午、）陰晴不定、早旦手水、（陪膳兼親朝臣、）即具鏡了、主上自昨日聊有御藥事、今日殊以煩給云々、余密々欲參歟、然而、事似周章、猶豫之間、女房示送不可然之由、仍不參、明日可參也、且御祈等、明日可始修之由、仰宗賴了、今日、公卿少々來、其中謁隆忠卿、

三日、（辛未、）晴、巳刻參內、奉見御有様、御獄樂之躰、更以驚目、凡神心迷惑、仍不顧三ヶ日之中、御祈等事、致其沙汰、成功尫弱、諸國不合期、事又卒爾也、仍余自今夜、仰覺成僧正、修不空羂索法、（此病、有其本誓之所也、）又掃部頭季弘朝臣、修天曹地府祭、是皆余沙汰也、又仰功國、行泰山府君御祭七座、又明日可有十二社奉幣之由、加下知了、（伊勢已下也、）又七僧藥師法可被行之由、致其沙汰事、來六八日之間也、其外御祈等事、注目錄給宗賴朝臣了、今日、終日奔波無他、深更退出、自今日、其物已出現給也、三ヶ日之間、有宿申、又藏人所居饗、（諸司勤之、）

四日、（壬申、）晴、巳刻參內、（今日直衣也、）能保卿祗候、御祈事等、致其沙汰、大法事、彼卿沙汰也、但新造等身藥師如來七躰事、被仰可然人々七人、被下行其用途、納

殿無物之故也、座主之許、遣請書、并仰可候二間夜居之由、(御持僧是也、)此條、舊年可被仰、而拜堂延引之間、明春可被仰之由、有其沙汰、令依大法事、一重辭退、其故、先師全玄僧正、中陰之間、登山拜堂延引云々、令參御祈之條、若可有事憚哉云々、然而、有議不被憚之、不着服、不遁喪之故也、抑件法、初後奏妓樂云々、而亮閣中、禁中音樂有憚、然而於中堂可被修之所、拜堂前也、進退惟谷、內々仰合內府之處、只非大法、可被勤修之由被申、然之間、座主申云、仁源座主修此法之時、略妓樂了、其例又吉也、仍今度、亮閣之間、用此例、最可叶物議之由被申也、仍其定被議定了、

此日、被立十二社奉幣使、上卿實家卿、(伊勢、石淸水、賀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日吉、祇園、北野、貴布禰、)辨右中辨棟範朝臣、八幡已下四社、公卿使如例、稻荷、春日、大原野、(已上殿上四位、)日吉、祇園、北野、(已上殿上五位、)貴布禰、(神祇官人、)依殊御祈、用殿上人使也、自去夜、俄此沙汰出來、仍毎事遽忽、伊勢幣料、卒尒所難叶、仍仰後院儲之、(其中、兩面、自餘倉町沙汰渡云々、)諸社幣、大藏省々下云々、正月七ヶ日之中奉幣、頗雖希代例、御祈有限、又非可憚事、加之、檢先例、承平年中、正月三日有奉幣、准彼例所行也、宣命趣、疱瘡并天變事等也、今年爲厄年、其由同載之、未刻、上卿參上、當日有定、雅長卿書之、申刻、大內記宗業內覽宣命草、其狀云、祈神道佛界之由載之、余難云、於伊勢幣者、不載三寶字、依他事、自然有件字、猶先例削除之、何況、正稱佛界哉、若有先例歟、如何、陳云、他社宣命無憚、於伊勢者、素不改之由所存也云々、重仰云、此申狀太無謂、我朝之習、以伊勢事爲本、爭以可載他社之狀載皇奏哉、太以不當、雖須召過狀、年始最初之御祈也、有人愁不可宜、仍宥之、仰子細、敢無披陳之方歟、濟書見之、伊勢宣命、件所潛改之、爰知、本載佛界字歟、宗業雖有苦學聞、家非重代、身隔庭訓、故有此失歟、依此宣命沙汰、秉燭之後發遣也、御修法數擅、今夜雖可始、致齋有憚、明曉可始之由仰之、但覺尊法印申云、息災法、多初夜可始之云々、仰依請被申旨雖可然、先例急事之時、雖息災猶曉始之、非無其例也、然而、今日頗落居給、仍依請之由仰也、此夜、余宿候、今日、召權漏刻博士菅野季長問公家周易御勘文間事、以左中辨親經朝臣問之、條々

由、子細粗有符合事等、仍感仰其旨、又御祈等之中、可召加之由、仰宗頼朝臣、

五日、癸酉、晴、此日、粟田宮有奉幣、上卿左衛門督通親卿、辨左中辨親經朝臣、使左近權中將成定朝臣、今日、御有機宜御、仍七佛藥師法、來八日可被始行之由、下知了、有條々之故也、一者、明日六日復日也、御藥之御祈等、多被始了、於今者、雖不可及日次之沙汰、大法猶可撰日、而依御惱被修大法、復月猶可忌避、二者、八日同、雖不入之、吉齋日也、緣日也、吉曜也、(六日ハ火曜、八日ハ木曜、)三者、我朝被崇異言教以降、爲年首吉祥御願、被置顯密之齋會、(顯者御齋會、密者後七日法也、)而今依御惱事、能宗大法、彼法以前被始行之條、聊可有思慮歟、於爲急事者、非此限、御藥聊安堵之課也、又日次、八日爲勝、旁理在延引、仍仰下此旨也、宗頼申云、保元法皇御時、於禁裏被行尊勝陀羅尼供養事、被問人々、殊有其沙汰云々、余云、今度、同可問之相府云々、

六日、甲戌、御惱同前、尊勝陀羅尼事、可被行之由、入申也、但其儀頗不實、

七日、乙亥、無節會、亮闇例也、外記來、申御弓奏可付內侍所之由、仰聞食之由了、是又亮闇例也、舊例、或上卿參陣奏事由、付內侍所云々、然而、中古以來、多以如今日儀也、

八日、丙子、晴、御齋會始、大宮大納言已下、公卿濟々云云、女王祿、二位宰相雅長卿參行、辨親經朝臣云々、此日、於禁裏、(二棟廊四面母屋庇、及西簀子上板敷、立屏戶、入道場內、)被行七佛藥師法、(座主權僧正慈圓行之、)先日、宗頼朝臣遣請書、又仰御持僧事、(可候二間御加持之由仰之、先例也、)今夜着法服、相具前駈幷延曆寺所司等參內、先於二間、候御加持、(有作法云々、取香引導從僧等、置禮盤已下物具、)余謁之、次向宿所、(暫以記錄所爲其所、)改着淨衣參上、堂莊嚴事訖、始初夜時、余率代主上逢時、佛後遣戶懸掩簾、件間、頗上大幕、件廿口之內、(僧綱五口、餘大僧都實圓、爲第一、行護摩壇云々、)去年孔雀經法道場、同此所也、而護摩壇在左、是依所便宜也、今度、護摩壇在右、是山門之流、曾無護摩壇、准左例云々、等身藥師如來像七躰、新造之、(佛師院尊、彫刻之、僅一兩日之內、終其功也、件用途仰訂可給之人々七人、余下行佛師之料了、)本願藥師經卅九卷摺寫之、其外金泥二卷藥師經、納御經箱云々、輪燈幡已下、佛具太多、併能保卿所調進也、初夜時了、參二間、有御加持、但不用十二神將咒、只以藥師大咒、念誦加持也、靑蓮院座

主、康治之比、修件法、主上有御温氣、依有梗疑、被用念誦加持云々、高倉院御時、都被止御加持、然而、今度已無癡了、傍倣塡場行秘法、加持停止之餘、前後相違、仍依大阿闍梨執申、所被用康治例也、或人云、後七日法、加持香水以前、無御加持云々、此條、當時無覺悟之人、但此條未知本說、又無其理、仍問入道博陸、并内大臣等之處、共被申不可憚之由、仍所被行御加持也、後日、左大臣勘申先例、余又勘出了、凡以勿論事也、此夜、不參御堂修正、令參隆忠良經等卿令行也、依大法指合也、

九日、丁丑今日、巳刻、賴輔入道入滅了、卅年奉公之舊老、忽以遷化、最足哀慟、仍今日雖欲參御堂、停止出仕了、臨終正念、往生無疑云々、此事、悅恐不少、自玄冬煩不食、遂以如此、余頻勸進臨終之行議、果以十念成就、實是先世之宿緣也、

十日、戊寅外記政始、上卿左衛門督通親卿、御齋會中有例、爲請印、與損度緣、所被忩行也、此日、於御殿、被行六十口御讀經、（新佛新經仁王等也、限以三ケ日、）上卿權中納言泰通卿、當日定日時僧名、今日不出行、

十一日、己卯杖、主上御疱瘡令膿給之間、無御温氣、又不辛苦給、醫師等、謂不忠義、偏是御祈等驗也、

十二日、庚辰御殿御讀經結願、

十三日、辛巳千僧御讀經日時定、上卿別當兼光卿、辨資實奉、申下十五日於延暦寺可被行、疱瘡祈也、此日有度緣請印、二位宰相雅長、少納言信清等行之、

十四日、壬午雨降、御齋會竟、右大將已下參入、内論議之時、大將早出、無上卿之間、召出通親卿、（皇嘉門院晏修正以後、）被行之云々、依亮闇、於南殿被行御論義例也、最勝光院御八講始、今年、依相當高倉院十三年御忌、舊臣等供養一品經云々、余圓阿入滅之後、今日始出行、先參法勝寺、故院崩御之後、御願寺等事、忽可陵遲、余傷此事、强所參入也、上卿實宗之外、一切無參入之公卿、余、定能卿、兼良卿等、所相伴也、行事辨資實也、終頭參法成寺、事訖參内宿候、

十五日、癸未此日、延暦寺千僧御讀經也、（行事辨資實、使光盛朝臣、）此日、七佛藥師法結願、午刻被行、日中時、淨衣、主上令逢時給、御惱平減之故也、時了、更退出宿所、着法服、率伴僧參入、（出御之後、皆也、）御殿垂母屋御簾、撤晝御座、副北障子、敷大阿闍梨座、副西長押、至于南第一間、更東折、敷伴僧座、座主已下各以參着、主上

御母屋御帳北間簾中、發願之後、御加持、猶念誦也、依御浴以前也、次頭中將、仰度者并勸賞、（以相大僧都實圓敘法印、）頭亮宗頼朝臣取祿、次座主退下、伴僧先以退下、於弓場殿給祿、僧綱祿、五位六位藏人取之、凡僧祿、出納取之、即退出了、今日、有兒物、依千僧并大法結願也、

十八日、丙戌、蓮華王院修正也、

十九日、丁亥、向堂、依恒例舍利講也、此夜、宿南家、依方違也、

廿日、戊子、未明歸堂、依内府月忌、件講演了、歸大炊亭、今日、始有御湯殿云々、

廿二日、庚寅、公家被始除目御修法、東寺法務覺成勤仕之、私同修不動法、權大僧都印性修也、此日於禁裏、欲被供養尊勝陀羅尼、而余猶廻思慮、於法勝寺被行、可宜之由存也、仰含左内兩府、左大臣如恩案、内大臣其不可有難、但猶保元例、内裏宜歟云々、今度有不似彼例事等上、仍來月七日於法勝寺可被行之由定仰了、

廿五日、癸巳、轉輪院御國忌、（宗雅奉行也、）此夜、余參内宿侯、除目、秉燭以前、可被始行之由、兼仰執筆已下、

廿六日、甲午、晴、此日、當今御元服以後、始御吉書、并於御前始被行除目也、余自去夜祗候直廬、今日除目、秉燭以前、可始御前議之由、兼仰執筆大臣已下、及官外記等、古昔白晝被行之、中古以來雖及夜漏、仍粗有日中之例、當今無事、似被與行齋禮、仍仰此旨也、御覽吉書之後、奏申文、其後可撰申文、仍日出之程、可有吉書之儀之由、兼以下知之、余卯刻、着直衣參御所、催行雜事、辰刻、宗頼朝臣、長兼等參入、親經未參、重遣召了、辰四點、親經參入、仍余向直廬、有吉書内覽事、直廬裝束如尋常、（不置脇息硯等、在大炊亭不渡之、強不可事凶服、仍不召寄也、）先長房、（帶劔取笏、）進來申云、親經朝臣、指書於枝、先跪眼路揖、候氣色、余目之、親經稱唯、進來覽文、（其儀如官奏、）余取文置前、親經復座揖、（逆退居長押下、如立揖之儀、異官奏、）余見文如常、卷之指出置之、親經又膝行進、取文退下結申、余目之、親經揖退下、次長房又參、申宗頼吉書候之由、余目之、宗頼參上、奉覽之儀、如親經、（但無揖、藏人方定例也、）余直仰可有申文内覽之由、是御裝束、未持參之由、女房示之、依事可懈怠、容易儀也、而宗頼申云、皆具了云々、仍余改着衣冠、（是寛治以來例也、）參御所、女房云、御

八百二十

裝束未持參、競間藏人、々々申云、仰遣御服之處、今日不可叶云々、仍仰天之間、女房云、有舊御衣、（無單衣云々、）余仰不可有苦之由、即着御御引直衣、（忠季朝臣奉仕也、）即出御御座、（西面、余候御座北間母屋几帳內、如官奏、）余召人、宗頼朝臣參上、仰早可有吉書之由、宗頼退下、次左中辨親經朝臣、捧書狀、當御眼路、深揖跪候、（西面、實于南妻、）也、主上令目給、親經稱唯參進、跪御座南間簀子、膝行三度、自同間昇長押上、又膝行兩三度、指寄杖、平伏候、主上以左右御手取文置御前、（疊上西七外也、横置也、）親經取空杖、退候簀子、（深揖、）主上御覽文、其儀以左右手披文、以右手披禮紙、以同手引張禮紙、右上下、（先上、）以同手、文禮紙右端押遣、以同手指文、以左手禮紙左端引張、（先上、余作法、先引張下、而承安高倉院初度官奏、左端、同先引張上給、件作法、奉習故院給歟、仍追彼例也、）以左手取上文、御見了奏之、（文端聊引懸御手上、如常、）以左手置禮紙左端、頗寄右手、卷始、其後不寄右手、以左手押付、漸卷之、半過卷了、更取上、以左手、禮紙端頗引懸左手上卷了、置御座前給、（疊上茵外、）自疊端二三寸許指出置給也、親經置杖參進、取文引廻進下、結申、上目給、親經稱唯、卷文取副、（以文爲杖上也、）深揖退下、次宗頼朝臣參奏、其儀同前、但無揖、又跪時、先突左膝、如何、可突御所方膝也、又退下之時、以杖置文上、（是恒作法也、）

官方吉書、近江國年料解文也、

寛仁例如此、寛治同前、永久雖可用彼例、爲國司之間、奏美作解文云、寛仁雖爲國司、猶奏近江解文也、兩度例也云々、今度非國司、仍就兩度例、用近江也、先例上﨟辨候也、或右中辨候也、是則、左中辨爲藏人頭之時例也、仍今度、就上﨟、用左中辨也、

藏人方平野祭請奏、

代々先例如此、雖下﨟頭、取文書人取之歟、代代皆取文書也、下﨟頭候也、仍宗頼朝臣候也、

文杖事、

寛治、天永、用官文杖、是非除目當日、兼日有吉書、除目申文之時、用藏人所文指也、寛仁如今度、當日覽吉書、然而、文杖事無所見、今度如何之由、豫宗頼朝臣示之、余云、任吉例、於吉書者、用官文杖、有何事哉、而申文之時、又用官文杖之由、無所見、日內事、用兩方杖之條、理不可

然、於今度者、兼日用意、藏人方杖用兩方、最可然、是元永記忘却、不造杖之由記之、存之者、仍用藏人所杖也、

宗頼退下之後、入御、余退下直廬、雖若直衣、有申文內覽事、如例年、職事四人覽之、光綱雖出仕、中風不可叶云々、家司方長房覽之、不結申、退下、實光雖改所申文、猶結之云々、次余參御所、御坐朝餉西間北面二間也、簾中、先實明朝臣內覽之、褰簾指入杖、主上取之、置御前給、取杖退下、依文數少、解結緒兩三通御覽、如本結之、押張御簾給、實明進取之、結申三通、退下、次宗頼朝臣、依爲奉行、申文巨多、是定例也、主上拔取文三通、御覽、如本指之返給、結申如初、此間、余思出四人奏聞有憚之由、以女房、光綱雖中風、如形可候之由仰之、申承之由、此間、親經、長房等、奏聞了、次光綱同奏聞、皆了退下、於石灰壇、撰申文、如例、申文奏聞之時、先候御眼路、隨御目參進、又別如此、依爲簾中、有御咳聲、頗依此給、餘咳之、不可爲例事也、次余退下、任人事等致沙汰、撰申文之間、宗頼朝臣以能季申云、右大臣被上任符、返上轉任申文、可入何束哉、余云、職事存例、可致沙汰、但恐意所存、付任符返上、短冊卷籠任符、可積加御硯宮申文也者、此事爲他人者、不可示、依爲宗頼奉行、所仰子細也、申刻、撰申文了、盛御硯箱蓋云々、余着束帶、奏聞御簾、參御所、左大臣未參云々、酉刻、大臣參入、主上着御引直衣、出御簾中御座、中宮、密々昇給、以御所西同爲其所、此事、先例無所見、只隨便竊昇給也、立廻屛風、副簾立几帳、雖非中宮御所、立巨几帳、定例也、御座間同立之、余着殿上、仰宗頼朝臣、仰召仰事、先是、下吉書了云々、同宗頼也、次以頭中將實明朝臣、召公卿、始於御前被行之時、初夜、頭召之例也、中竟夜、藏人召之也、小時、左大臣已下列立弓場、大臣北上東面、納言西上北面、參議西面、是餘執筆之時、此內裏之儀如此、左大臣經宗、是副北屛立、余以先例、雖示無承引、今左大臣、受彼說人也、尤可被追其跡、而乖彼例、追愚身之跡、是依相叶堀川左府作法歟、于時秉燭、次大臣着殿上座、右大臣、內大臣同着、內大臣着良臺盤、小臺盤太短、兩人着了、無其所之故也、余氣色左大臣、揖起座、出上戶、經年中行事障子東、着御前座、兩面端疊也、次三大臣各以着座、兩面帖、余、左大臣、二人着之、右內兩大臣、着緣端、依無其所也、次大納言實宗、隆忠、頼實、良經等、取宮文、置同座前、次第着座、實宗一人、作向乾立、殘三人、向乾拔笏頗向良起也、直經作法歟也、參議良久不着、仍余揚聲催之、適以一人着座、余取笏候氣色、主上引寄御簾給、是召余也、余微唯揖起座、渡御前、自御座西間昇長押、爲先左足、以右手、竊揮表衣前、先跪圓座西、以同手、小引寄圓座、二三兩度膝行、逃右足着座、深揖居直、引寄下襲裾、正笏候、又主上引寄御

座ニ給、余召云、右ノ大イマウチキミ、（字未レ明）右大臣着座、是ハ、又廻座外、膝行如レ法也、兩大臣作法、彼是可ニ相准一歟、深揖候、又座定之後、余取レ笏候、主上引ヨ寄御硯一給、余召云、内ノ大イマウチキミ、内大臣參上、作法如ニ右大臣一、三大臣座定後、執筆左大臣正レ笏候、主上引ヨ寄御硯一給、大臣小（少カ）揖、所唯之氣色也、以下効レ之、置レ笏、以ニ一宮文書一、移ヨ入第三宮一、以ニ左手一入レ之、置ニ座傍一也、留ヨ置正櫃闕官帳二卷一、先小披ヨ見之一、如レ例、但他文書、皆入之後、可レ見也、而中開見也、其後、猶移レ文、以レ無ニ故實一、以ニ左手一取ヨ上闕官宮一、以ニ右手一、披ヨ遣硯宮於其跡一、以ニ闕官宮一置レ前、此作法又相違、愚案、此内裏作法、以ニ右手一取ヨ上闕官宮一、以ニ左手一、押ヨ遣硯宮一、闕官宮ヲ置レ前之時、副ニ左手一置レ之也、今作法等、未レ見不レ知事也、又引見、指レ笏拂ニ硯已下於東一也、座下、以ニ左右手一、取ニ闕官宮一、宮ノ左右ノ中程チ被レ取也、氣ヨ色于余一、随ニ余目一膝行、就ニ簾下一置レ宮、或不レ置、右ニ開說ニ事也、引廻、廻ニ可レ廻也、而逆ニ廻レ之、如何云々、以ニ左手一褰ニ御簾一、以ニ右手一指ヨ入簾中一、小（少カ）退拔レ笏、更猶退テ敬居シテ候、正ク不レ着ヨ座面一座、懸ニ片尻一也、此法違ニ愚案一、正シク可ニ復座一之後、小退テ拔レ笏チ之後復座也、正シク不レ可ニ復座一之度者、退クヘキ程ニ退ハテ、一座ニ可レ拔レ笏也、事太右レ煩、不ニ目安ニ之作法也、主上御覽了、兩卷共、兩三枚御覽、如レ本入レ宮、突ヨ張御簾一給、大臣急指レ笏、小退テ拔レ笏之儀ナラハ、又小進テ、可レ拔レ笏、前後相違、又如何、進寄、以ニ左手一褰ニ御簾一、以ニ右手一取レ宮、置ニ板敷一テ引廻、又逆也、退復座、以レ宮置レ前、拔レ笏置レ右、置座與レ板之間也、以ニ右手一取ヨ上闕官宮一、以ニ左手一引ヨ寄硯宮一、是作法ハ、如レ存也、家說モ、今度ハ、如レ此引ヨ寄硯宮一也、以レ笏押ニ他宮等一、右大臣以レ笏押ヨ寄ニ遣宮等一、是例也、正レ笏候、主上引ヨ寄御硯一給、大臣小（少カ）揖置レ笏、如レ初取ニ大間一置ニ硯傍一、撤、禮紙ヲ卷取テ、更自レ奥卷レ之、押平メテ入ニ硯宮一、小板下取ニ大間一、更置ニ座上方一、逃ニ右足一、繆ヨ置之一、南北妻、但頗押ニ艮妻一也、其間作法、不レ可ニ記盡一、大盗ニ家說一、長二尺許歟、其程頗久繆了、取ニ四所籍一、移ヨ置闕官宮一、置レ宮之次、可ニ返入一歟、不レ然者、又欲レ任之時、可ニ返入一歟、今作法中間也、取レ笏候、主上引ヨ寄御硯一給、大臣小（少カ）揖置レ笏、入レ水摺レ墨、大間ニ久ク摺之、二百餘反、間、一兩度見ニ切口一、次染レ筋二管返置、本方之筆墨置也、余家說、筆ノ柄チハ不レ置ニ筆臺一、上方許懸ニ紙臺一也、小相違歟、更取レ笏奏曰、四所無ニ指勅許一、此作法、標宗說也、未レ知ニ此說一、次取ニ内豎勞帳一、向ニ座下一披レ之、押合更向ニ御所一、小（少カ）披讀申也、内豎所、以ニ位姓戸名許一歟、末さま不分明、也、押合候ニ氣色一、無ニ指勅許一、是例也、如レ本卷レ之、置ニ硯上一、撤、染レ筆、以ニ左手一、大間ノ書ク所ヲ、小取上テ任レ之、口先示レ余云、先例多任ニ伊勢掾一也、然而、欲ニ伊與掾一は如何云々、余云、只可レ在ニ御意一之由答レ之、置レ筆讀ヨ申之一、只位姓名許也、須レ讀ニ其國掾一也、而每度如レ此、太無得心事也、更取レ筆、成文ニ懸レ勾、置レ筆、任タル枚チ、外サマヘ押折テ、如レ本卷レ之置レ之、取ヨ出闕官寄物一テ、突レ點、上方ニ、頗小點チ合也、如レ本卷合テ、入ニ硯宮一、又取ニ勞帳一披、次枚讀申、今度、不レ押ヨ合於座下一、直披也、置レ之任レ之、其次如レ初、次又任レ之同前、次取レ笏奏云、院宮の御申文、引ヨ寄御簾一給也、抑家說任ニ三人一召レ之、他人皆任ニ二人一召レ之、而今如レ此、被レ尋ヨ習誰人一哉、卽問ニ在座之

參議於右大臣、召雅長卿、(其詞、參議藤原朝臣、)雅長進候執筆
後、執筆仰云、院宮御申文、雅長退下、此間、置笏任
內竪、殘一兩人之間、雅長持參院宮御申文、執筆取
之、置前横、先任內竪殘了、指笏押宮、取集申
文、就簾下奏之、小(少カ)退拔笏候、主上御覧了、(撤禮紙、不撤其
紙、一通之中、餘數通返給也、)卷押張御簾給、大臣指笏、進寄賜之、
復座、座前横置之、拔笏引寄宮等、此間、余撰出內
給已下、院宮公卿給等、給執筆、(任四所了之後、可給歟、但返給院宮御申文之次
給之、是又常例也、)執筆取之、置座前、(院宮御申文同所也、)次任四所殘
了、先任內給、(先申云、內給、)開寄物被示云、所望國不
闕、爲之如何、仰相計可被任之由、皆悉任了、注
袖書了、召定長卿、令下勘之、此間、任當年給
等、小(少カ)時、定長持參下勘文等、次第被任之、皆悉任
了、觸余被奏大間、(引直被押之、)即加禮紙封之、置
硯上、次向座下、
封成束、(數刻、先是、成文及三巡之時、被請紙置、又以數刻、此兩事、如此經一時也、何故哉、)入第
一宮、(右大間中、成殘左成束、)氣色、余進簾下奏聞、復座、引寄
宮等、卷寄物、如本入硯宮、(先是、公卿并大臣等退出了、)次余起座、
隱昆明池障子西方了、即參簾中、次參議撤宮文、
依人不足、最末之人取重之、余指示也、今日、參入公
卿、
余、左大臣、右大臣、內大臣、
大納言、(實宗、隆季、賴實、良經、)中納言、
參議、(不覺悟、)
廿七日、(乙未、)晴、申刻、執筆大臣參陣、而依上官遲參、
數刻推遷、余着束帶、參殿上、仰頭中將召諸卿、
(六位藏人忠綱召之、)其後、猶依外記遲參、(少カ)暫以遲々、日沒之後、
適以參入、公卿列立弓場殿、小時、大臣二人、(內大臣遲參、)
着殿上、余氣色于左大臣、起座着御前座、相次兩大
臣參着、次隆忠、良經、定能、通親等卿、取宮文置之
着座、(通親源時、先突左膝、々行之時、進右、不敬御所、如何、)于時未秉燭、次殿上
五位藏人等、執筆座邊舉燈、次參議着座之後、主上
引寄御簾給、余着圓座、召着大臣等、(此間、內大臣參上、)撤
如去夜、次執筆正笏候、主上以大間宮押張御簾
給、執筆正笏進寄、於簾下、指笏賜宮、(引還、)復座、
置替宮、正笏候、主上引寄御簾給、執筆取出大
間、置硯上、(拔、)以小刀切結緒、(雙サ上不向、切結目上也、)引拔、
二陪折テ、入硯宮、小板下後置、如去夜、(不違折目也、)
次正笏候、又被引寄御簾、次執筆、被觸可召兼
國勘文之由、雖不奪不能制止、即大臣召男共、藏

入參上、被仰宗頼可參之由、此間、余撰給女御臨時被申諸國介之申文、并右大臣任府返上申文等、（件申文、去夜承失了、仍今夜給之也、）大臣取之、先被任之、符返上、（讀申之、右狀皆被讀、可尋也、）次關、余云、女御給、明日可被任者也云々、余云、在御意、但又今夜無其難歟、大臣即被任之、余披之、院宮、大臣、臨時申請外任八、中ノ夜可任者等、皆悉任了、終頭任之也、而明日之由被執、如何、又即時最前被任之、如何、兩方共不可然、余可試人之由不存、而頗似不被存、如何々々、宗頼參上、大臣仰云、兼國勘文、宗頼退下、其後、良久持參兼國勘文之間、數刻空手、太似不得其心、文章生内舍人等、外國不被任、極以不審也、全爵陶之心出色歟、大臣且可任他物之由被觸示、尤可然之由答之、仍取文章生勞帳、讀申、欲任之間、被問可除之者有無、可被問外記之由答之、仍召宗頼問之、此間被任内舍人外國、（大臣云、雖次第不同、隨便可任歟云々、彼意必先在可任文章生外記國歟、）次宗頼持參兼國勘文、此次申文章生可被除之雜事、大臣取兼國勘文、被授余、余披遣禮紙、於前見勘文、（至與終持ア見之、）如本卷之、加禮紙、（不奏聞、）返執事、此間、執事任文章生外國歟、大臣取

兼國勘文、撤禮紙、入第四筥、（可入第三筥歟、）次第任之、隨任合點、任了返與下官、々々取之、加置御硯筥申文了、次被任諸道諸院舉等、先示余云、隨年可任歟、每年歟、余云、近代每年歟、皆任了、（件舉等文、入第四筥歟、）此間、余撰出院宮内官未給、并公卿子息二合申文等、給執筆、々々取之、未給加袖書、召公卿給之、仰明日可勘進之由、大臣云、公卿子息二人、今夜可任歟、余云、京官竟夜宜歟、大臣入第一筥了、（公卿子息二合、有下勘之說、仍爲見執筆作法給之也、）次封大間成文等、奏聞之儀如去夜、成文封樣、依被向座下、不見及之、次公卿退下、次執筆退下、次余起座、次參議撤筥文、

廿八日、（丙申、）雨降、此日、春除目入眼也、任人淸書、遲々之間、亥終議始、執筆同人也、先余着殿上、藏人業弘、召公卿、大臣等列立弓場、次着殿上、次余已下着御前座、次隆忠、頼實、良經、通親等、置筥文着座、參議着座之後、召余、余着圓座、召三丞相、皆如夜夜、大臣正笏候、主上押張御簾給、大臣數刻不進、余示氣色、大臣云、先可有敘位歟、余云、賜大間筥之後可有也、大臣乍座指笏、（去夜、進寄簾下指笏、是正禮也、今夜如此、如何、異說歟、將又敘位之次、遂于兼日之案之間、頗周章歟、）空手進寄、賜筥復座、置

替宮等一、次余仰下可レ有二叙位一之由上、大臣云、可レ召二叙位勘文一歟、余云、在二申文之中一、次大臣召二男共一、五位藏人親國參上、大臣仰二宗頼朝臣可レ召之由一、（此事如何、可レ被レ召二硯紙一歟、将又以レ頭可レ召二硯紙一之由、被レ存歟、如何、）親國退下之後、持二參硯紙一、承下可レ召二宗頼一之仰上、持二參硯紙一、如何、尤尾籠歟、大臣取レ之置レ前、無二被レ示事一、又如何、以レ頭可レ召二硯紙一之由、被レ存歟、尤可レ被レ誘二示其旨一歟、不レ然者、又似レ不レ被レ召二硯紙一、尤不審々々、大臣取二硯紙一置レ前、取レ笏候、勅許之後、見合取二一通一、入二第四筥一、取二一卷一、向二座上一、䋝置、更卷二返之一、置レ前、（先被レ問二加階人歟一、）取レ笏候、勅許之後、召二一省奏一、（以二男共一、召二宗頼朝臣一、仰レ之、）即摺レ墨染レ筆、先書二從五位下一、良久持二參二省奏一、適持二參之一、大臣取レ之、置二座前一、披二省奏一、讀申之後、示云、式部丞、卜部氏也、可レ叙二外階一歟、如何、余云、可レ被レ問例、召二宗頼一問レ之、此間、且被レ叙二民部一、依二余命一也、次余又仰二藏人名一、（藤原基輔也、）令レ叙レ之、此間、外記申云、叙二外階一云々、然而、式部外階之例、猶不レ詳、件元忠、臨時之爵歟云々、仍今夜不レ叙二式部一也、此間、余撰二出外記史申文一、加二叙位勘文一、授二執筆一、（叙人折紙同授レ之、）執筆取レ之、以二勘文一置レ前、先叙二外記史一、（成文入二第一筥一、）次叙二勘文一、（逆上如レ例、）皆悉叙了、勘文返二與余一、余取レ之加二置申文一了、大臣書二叙位一了、書二年號月日一、放二紙餘一、入二第四筥一、卷二叙位一、暫入二大間筥一、次取レ笏候、勅許之後、取二出大間一、切二結緒一、撤二硯紙一、䋝置如二去夜一、次取レ笏候、勅許之後、觸レ余云、可レ召二轉任勘文一歟、余諾、（此事又如何、及二終頭一可レ召歟、太不審、）大臣召二宗頼一仰云、轉任宿官勘文者、宗頼退下、此間、先任二内舍人一歟、次持二參兩勘文一、外記更無二申旨一、先例雖レ被レ召二勘文一、進二轉任一、不レ進二宿官一、申二子細一、保元進レ之、世爲レ失、其外雖レ被レ召不レ進、雖レ不レ進被レ任レ之、而安元不レ進、又不レ任二下名一、被レ任二宿官一、希代之珍事也、今度外記不レ申二子細一、無音進二勘文一、頗恨事歟、大臣欲レ與二兩勘文一、余稱二直可レ被レ任之由一、大臣以二轉任勘文一、暫入二大間筥一、披二宿官勘文一任レ之、（讀申如レ恒、）次任二可レ任者等一、其次第委不二覺悟一、又中間召二瀧口所衆勞帳一、即持參也、（取二勞帳一返二柳筥一、）可レ任之輩、大途任了、先レ是、余取二出硯官申文一、賜二執筆一、大臣次第取、次内大臣、召二當座第一大納言一、（隆忠卿、）賜二申文一、仰下可二擧申一之由上、余云、今夜任擧可レ被レ任、能可二擧申一者、（近例、只假名之擧也、仍仰二此旨一也、）擧了返二上執筆一、々々授レ余、余取レ之奏聞、留レ擧返二給申文一、余取レ之授二執筆一、々々取レ之、次第任レ之、皆悉任了、取二

出大間禮紙、書受領案、此間有定、民部巡、第一第二論申、又闕國少、新叙多、檢非違使舊吏、以何可被登用哉事等也、民部巡、以第一盛光、任大隅、廷尉、舊吏之事、人々申舊吏有理之由、然而、余任檢非違使了、是舊吏、去年去々年相續任了、又檢非違使範保、奉公拔群、仍任伊勢了、藏人任佐渡了、執筆書任了之由申之、余仰可有受領擧由、此間、稱卷大間、稍遲可待擧之處、早以奏聞、大失也、復座之後進擧、先是、内大臣退出、隆忠就右大臣座下、進擧、大臣被示可進執筆之由、然而、隆忠卿猶與右大臣、々々取之與執筆、取集一度可與歟、而毎度傳之、如何、執筆欲與余、余示早可被奏之由、仍更進被奏聞、付御所文也、復座之後、引留筥、以成文加入大間筥、取筥退下、不取如何、次余起座、此間、於殿上見大間歟、其後、參議撤筥文、如先々夜、參入公卿、不覺悟、

廿九日、丁酉、巳刻議了、淸書定能卿、余淸書之次、良業可轉助敎事、幷公經可任中將事等、加仰之、依忘却也、及晩退出、

二月

一日、戊戌、此日、下名也、有加任事等、奉行長房、上卿泰通卿、參議光雅卿、

二日、己亥、宇治殿御忌日、催送布施取等、

四日、辛丑、祈年祭上卿右大將、

五日、壬寅、此日、故院御法事定云々、

六日、癸卯、大原野祭、上卿左宰相中將、中宮使小（少カ）進兼時、

七日、甲辰、於法勝寺有尊勝陀羅尼供養事、於金堂被行也、年來於院被行也、今年爲公家御沙汰、於此寺所被行也、任保元例、於内裡可被行之由雖有議、余廻思案、寺家之儀可宜、仍可行也、此日、親經補氏院別當之後、申吉書、宗忠朝臣來、申拜賀、

八日、乙巳、祇園御八講始、雖爲式日、於公家御沙汰始被行之、仍勘日時也、又有僧名定、上卿泰通卿、宗賴朝臣申吉書、余所勞之間、不出客亭、於内裡申吉書之時、有出御云々、

十日、丁未、春日祭使立、近衞使四位少將宗忠朝臣、遣舞人半臂下襲、行事幷左少辨宗隆、中宮使權亮忠季朝臣、此日、光明院忌日、送佛經、布施取等、如例年、

自二此夜一、於二九條堂一始修二懺法一、恒例事也、
十一日、戊申、春日祭也、早旦行二由祓一、職事向二川原一、此日召二賀茂社司等一、問二祝補任之間事一、申旨委細也、仰云、以二權祝家光一轉レ正、以二氏人廣平一、任二權祝一者、
十六日、癸丑、此日、東大寺別當僧正、幷左大辨定長等參來、申二東大寺柱引、幷戒壇院之間事一、
十七日、甲寅、宮女房告送云、聊有二御不例事一云々、疑瘧病歟、入レ夜參內、奉レ見二御有樣一、無レ疑此病也、今夜宿候、依二日次宜一、行二御占一、又始二行御祈一云々、
十八日、乙卯、終日祗候、及レ晚六借御座、猶御祈、不動法、山座主、不空羂索法、東寺法務、
十九日、丙辰、曉更、女房參內、余又退、依二遠忌一向二九條堂一也、懺法結願、又修二遠忌一、佛事如レ例、慶智爲二導師一、其後、恒例舍利講、夜除歸參、今日、瘧病少々出給云々、
廿日、丁巳、早旦、奉レ見之處、不二出添給一、稀奇隨分致二祈念一、午刻重奉レ見、少出添給、又御心地頗尋常、仍乍レ悅向レ堂、始二八講一、今年新二調佛具一、但無二證義一者、隆憲依レ爲二故院寵僧一也、其外無二可レ然人一也、此日七條之南、高倉萬里小路之邊、有二燒亡一、已向二九條一之間、見付也、依二近隣一、參二八條院一、免二餘燄一了、仍退出、九條雖二程遠一、爲二風下一、非レ無二怖畏一、然而遂打消了云云、深更歸二參內裏一、今夜殊宜御座、
廿一日、戊午、朝間無爲御座、多出添給、巳刻又向レ堂、依二八講竟一也、入レ夜歸二參內裡一、小終聊有下損二御心地一給事上、雖レ不レ及二殊大事一、頗以物怨、所々修二諷誦一、太神宮、春日等、引二獻馬一、無レ程復レ例給了、卜筮之處、有二神祟一、入二和氣一相加云々、修々祈等、多以始レ之、不レ遑二記錄一、
廿二日、己未、御有樣無二殊事一、宮可レ有二御退出一哉否、有二沙汰一、陰陽寮、幷醫師等、申二不レ可レ然哉一、御惱之間、不能二出行一、或御所有二方忌一之故也、仰二合兼光卿一、申二不レ可レ然之由一、仍留了、
廿三日、庚申、早旦、着二吉服一、追二出大炊亭一、此日、依二春日新幣帛一、錦一段、神馬一疋等也、仰二親經朝臣一、令レ草二告文一、仰二散位藤原業家一、自二河原一發遣也、但余先修レ祓、發遣後、降二庭上一遙拜、衣冠、四方拜着二吉服一拜レ之、准二彼例一遙拜、依二懇志深一也、其後歸參、此夜、始二大般若御讀經一、請僧七口、卒爾之間、南京僧等遲參、且以二二口一始也、上卿泰通卿、行事官司長兼、

廿五日、（壬戌）早旦、東大寺柱事、背不可申所之由、仰定長、余一向可沙汰之由、相存之後也、此日、後白川院周闋御齋會也、導師山階寺權別當範玄、咒願醍醐僧正勝賢也、通親卿已下、公卿已下、公卿十人參入云々、大納言不參、不敵事也、

廿六日、（癸亥）東大寺柱、余一向可沙汰之由、仰遣定長許、今日、熊野立使、中宮御祈也、仍精進、依進發也、此日、有記錄所評定、錢貨停否之間事云々、

廿七日、（甲子）實明朝臣、申祈年穀奉幣上卿隆忠卿領狀之由、（大臣沙故障、）長房申吉御裝束之間事、親國申平野佐異御占形、仰任御占趣可宣下之由了、今日、爲故圓阿、余密供養佛經、

廿八日、（乙丑）晴、宮自去夜又聊六借御、歎思事不少、今日、圓阿卅九日也、實明朝臣申祈年穀奉幣定、明日可被行之由、凶會如何、可仰例之由仰也、

廿九日、（丙寅）此日、有記錄所評定、錢貨停止事也、又藏人忠綱與六位外記淸光、兼業等、於陣中有鬪爭事、外記逢藏人、聊有無禮、仍藏人仰吉上、破外記車、入西洞院川云々、宗賴朝臣、申上兩方申狀、重召問彼是之處、共有重科、但藏人所行過法、仍除借、（○借恐籍、）外記二人、殊加守護、可令作（作或候誤、）頭之由仰也、先奏誤事由、下知之、其後向九條、依方違也、

卅日、（丁卯）晴、辰刻歸參、宮女房等云、藏人忠綱事、內御方女房等、依讒奏、主上頗有不快御氣色云々、仍披陳子細、又外記不候陣之由風聞、仍相尋之處、事實也、仍催付吉上、不可免裝束濕脫之由、重加下知了、主上聞食子細了云々、爲悅、件忠綱頗被召仕之者也、今日、中宮御方、大般若結願也、公卿泰通卿、親宗卿等候也、有堂童子二人、（貞綱、有繼、）結願導師、第二圓長律師、（第一僧覺僧都也、然者發願日、件人不參、圓長勤也、先例、發願不相替云々、仍圓長勤也、）圓（事イ）了殿上人宮職事等、（非殿上人相交、）取布施、各裟物一、不爲先導師、自上﨟取之、各僧綱自取布施起座、是禁中例也、次公卿退下、

三月

一日、（戊辰）雨降、今日、依旬祓着吉服、午後、退下大炊亭、先是、職事一人遣河原、有御灯之由祓事、（奉行職事保行、）其後行水、着衣冠、有解除事、祈念之後、改着直衣、歸參內裡、今日、親經朝臣持參記錄所注進狀、（去十九日、先經御覽、重有仰旨、卽件日、重加評定、同廿日入內覽、猶仰子細、仍改直所持來也、）大概神妙、

少々有取捨事、却注付、追加清書、取寄人判、可進之由申也、經仲申今熊野鷄合事、依右大臣并寳饌僧正等申狀、可停止之由仰也、

四月

一日、丁酉、陰、時々日景見、此日、賀茂詣定也、秉燭令來、余着直衣出簀莚、左大將、民部卿、別當藤宰相等、同着座、(三位中將兼𡖖、進着座、)余召人、宗頼朝臣參上、余仰日時可勘申之由、宗頼退下、小時持參日時、(不指杖、不入筥、副笏持來也、)(攝政之時用杖、関白之時副笏、是例也、宗頼内々示合經房、兼光等之處、可宜之由、兩人共稱之云々、然而、余猶不可用杖之由仰之、是非內覽之奏啓之外、用杖事、非流例之上、在諸說之故也、)余一見了、置前、仰硯紙可持參之由、宗頼退下、次諸大夫、(束帶、)置圓座、立切灯臺、又持參硯、(瓦硯、置折敷、)置圓座前、次宗頼朝臣、正笏參上、着圓座、猶置笏卷返續紙、(先可候氣色、)候氣色、余目之、即和墨染筆、付氣色、余自懷中取出例文、(件宗頼所書進、天承年例文也、是故殿御度定文也、有業朝臣書也云々、)與之、宗頼先書大間書、(依余命也、)次余命令入行事、皆書了卷之、撤硯、盛折敷、指笏持來、余乍折敷引寄、宗頼復座之後、加一見、卷籠日時勘紙、授左大將、々々見了、次第見下、更取上、大將持來、(依其程遠、更起持來也、)余取之、置折敷、小指出、宗頼參進、指笏取之退下、加盛硯、自取之退下、其後、暫與人々言談、經房、兼光等云、兼仲依人長被入舞人、雖可然、容躰有人定驚耳目歟、一同狀歟、因之可失其威儀、可被改入國方云々、(件兼仲、先年有舞之聞、然而、故院容而被補人長、又春日詣之時、被入舞人、仍今度又入之、而其後、潤貧過法、飢寒共不可堪、頗有中風之氣、當時之容貌、殆非人類之由、人々所談也、)仍兼仲暫不可催之由、仰宗頼了、小時、人々退出、余歸入了、

今日、來臨公卿、

左大將、民部卿經房、別當兼光、藤宰相雅長、三位中將兼良、(已上直衣人、)

姙者夫、可入行事哉否議定、人々云、公家一切不憚、仍不及其沙汰歟、余云、理可然、但檢年々賀茂詣記、於祭齋者、姙婦之夫、不可入祉頭之由、每度所見也、而行事專可入祉頭行事之條、可斟酌歟者、人々云、此條尤可然、但此故障人々遁々事也、若依此故障除行事者、恐將來、殆行事非其人事出來歟、於入定文者、都不可有憚、仍先只加行事之列、退可有左右歟、且是公卿勅使已下、殿重神事、一切無此憚之故也、今度、若被除件故障者、後代以之可爲例、猶尤可入定文也云々、其

所謂、仍入之、（神寶行事檢非違朝臣、神馬行事國行等也、）又先例、神寶行事、多四位五位二人入也、與承保、長治、天承、（各初度也、）皆四位一人入定文、今度又追彼例也、但仲資雖不入定文相加可被沙汰之由仰之、又親經最可入行事歟、勤御前之辨、先例不入行事、理又可然、仍不入之、又宗隆雖爲家司、當時有觸穢之事、聊非無憚、仍不入云々、且又官（人イ）五人、皆悉載定文條、還似無念歟、仍隨宜少々除也、

今夜事次、石淸水臨時祭事、與人々相議、今年不可被行之様、令申歟、左大臣被申可被行之由、左大臣、內大臣、被申不可被行之由、是亮闇中、不被行事、無延引之例、皆以所被停止也、於此事、追被延行事、不叶道理之由、人々相存歟、非無其謂、

二日、（戊戌、）雨下、巳刻參內、宮聊令煩雜熱給之由、依聞及也、醫師等參上來見、全不可有別事之由所申也、參內御方、小（少カ）時退出、

三日、（己亥、）猶雨不霽、賀明朝臣、申流口名小傳、奏聞、可下之由仰之了、

四日、（庚子、）天晴、廣瀨、龍田祭神事也、此日、鳥羽後院厩御馬十餘疋、自能保卿許引送之、於南面見也、余及大將隨身等騎之、大將在前緣、又季經卿居東方緣、殿上人候中門廊內方緣、諸大夫在中門邊、又朝方卿送馬二疋、同見也、勞飼臨期可進之由、仰返遣了、

五日、（辛丑、）晴、藏人次官親國、召具陰陽師等來、公家御方違之間事也、大內御一宿了、仍其忌付大內了、閑院亭自大內當巽方、依十五ヶ日不可宿閑院御、每一氣可有御方違、先來八日可幸押小路殿、如此兩度可有行幸、第三度可宿大內、其後罷神泉修造、待秋節可修補、是自大內當王相方之故也云々、行衡持參來十六日月蝕不可正現之勘文、件蝕現否事、問在宣、宣平等、各申不定之由、但可有蝕之由、載曆了云々、

六日、（壬寅、）陰晴不定、午刻、着直衣參內、八幡臨時祭停否事、人々申狀不一同、仍可行御卜之由存之、賀明朝臣召具官寮、可參入之由、仰遣了、即頭中將參入、（官寮未參、）又大外記良業參入、余猶問準據例等、又左中辨親經朝臣參候、件人申云、正月賭弓射禮、被移三月、若可准據歟云々、此事尤可然、仍問良

業ハ申云、天暦八年正月四日、穩子太后崩、同年十二月、公卿上ニ論奏ハ正月公事等之中、於ニ節會一者、不レ可レ及ニ停止ハ於ニ射禮賭弓一者、三月可レ被ニ延行一之由也、仍依レ請被ニ宣下一了、同九年三月、所(可カ)レ被レ行ニ件等事一也者、此事符合了、件臨時祭事、人々申云、三月有レ際之時、被レ延ニ四月一例、不レ可ニ勝計ハ然而、彼者臨時之穢氣、若他際等也、仍延引有レ謂、於ニ今度一者、亮闇中、素被ニ停廢ニ公事也、仍專無下可レ被ニ延引一之理上、於ニ今年一者勿論、自ニ明年一有レ議、可レ被レ定ニ其月一也云々、此條、一旦其理雖レ可レ然、一并之終當ニ三月ハ先例延引之月、又四月也、仍被レ延ニ四月一之條等、似レ有ニ便宜ハ加之、兩年相續シテ不レ行ニ件祭一之例、曾無ニ所見ハ仍猶可レ被ニ果行一歟之由、又以有ニ豫議ハ然而、亮闇停止之公事、追被ニ遂行一之事、指而無レ例之間、是非難レ決、欲レ及ニ占卜一之處、天暦賭弓例、指掌符合、仍不レ可レ及ニ御卜ハ早問ニ日次ハ可レ被ニ遂行一之由、仰ニ實明朝臣一了、又此旨奏聞早了、及レ晩退出、向ニ九條ハ故内府後家、有ニ所惱ハ爲ニ相訪一也、入レ夜參ニ八條院ハ亥刻、北方有ニ炎上ハ内裡近邊云々、仍馳參之處、於ニ途中ハ五條坊門、西洞院之由、饒聞レ之、仍廻レ軒歸ニ大炊亭一了、

此日可レ催ニ舞人等一之由仰也、

七日、(癸卯)晴、頭中將實明朝臣、持テ來大外記良業勘ニ申天暦射禮賭弓被レ延ニ三月一例上、如ニ昨日申狀一者、前年(養年)内ハ有ニ公卿論奏一之由令レ申、而如ニ勘進例一者、公卿議奏ハ、天暦九年十二月也、仍彌符ヲ合今度之次第ハ亮闇中停止公事、專不レ可レ有ニ延引一之由、右内兩府已下、多以令レ申、而件兩ヶ公事、共正月可レ被レ行之公事、依レ當ニ一并之終御忌日ハ不レ及ニ異議一延引、而及ニ三月一被ニ遂行一了、論奏ハ、後年御忌月事也、於ニ并年終一者、無ニ左右被ニ延引一也、遊興之禮、猶如レ此、況於ニ敬神之儀一哉、仍今日被ニ遂行一之條、彌以勿論歟、此等子細、雖レ欲レ仰ニ合内大臣等ハ於レ今者、不レ可レ及ニ議定ハ仍早可レ催ニ使已下一之由、召仰了、申刻、宗頼朝臣持ヲ來頼朝卿返札ハ播磨備前兩國、猶可レ被レ付ニ東大興福兩寺一之由也、召ヲ寄上人等ハ可ニ仰含一云々、仍東大寺上人ハ早可レ召之由、仰ニ宗頼一了、(定長爲ニ自熊野一還向云々、仍同可レ參、又勝賢僧正、同可レ參之由下知了、)文覺上人、已非ニ普通之人ハ爲ニ大凶人ハ仍直不レ能ニ召取ハ可レ仰ニ前中納言一歟、此日、可レ被レ行ニ擬階奏ハ而本局依レ不レ書ヲ儲奏文一延引、未曾有、大外記師直欲レ召ニ怠狀一之處、正ク下ニ僚下一了、而史生懈怠云々、師

直無所過、仍件史生可處罪科之由、召仰、今日、民部卿經房來、余謁之、粗述懷世上人口等、戸部伏理歟、

八日、(甲辰)此日、公家被行灌佛、依不當神事也、午刻著直衣參內、上臈等不可有出仕云々、仍余又不可出座也、先是、獻布施於內裡、中宮、八條院等、他所依無催不獻也、以美紙裹之、付白木、署所樣、左方顏低書之、關白兩字也、以下臈隨身獻之、內中宮兩女房布施、各盡善、但依新制、不用金銀錦繡等、其中一兩有繡幷二重織物、止之不出、未終、事具之由、親國(奉行職事)、令申、仰可始之由、(少カ)小時、出居著座、次公卿各取自布施着座、(先置長押際机、如例、通親獨就机南、可然、他人就机東頭、不可然云々、)上首通親卿也、次實明朝臣置布施、即著出居座、次宗頼朝臣、次兼宗朝臣、次光綱、親國、(已上二人、五位藏人、長房觸穢候、不置之、殿職事皆可置歟、)次六位藏人二人置之、次藏人等、途道不參之人布施、一度取兩三置也、抑、公卿布施置了後、親國取余布施置之、是例也、凡机二置餘布施等、置板敷、是亦例也、次御導師慈辨法橋、相具從僧一人、自中門(唯大內者、可入自四幔門、准濕口也、)經南庭、昇自南階、直著佛前半帖、(從僧一人、著廣庇座、件座、四一同、西長押頭、南北行、敷所司疊一枚也、)三禮之後打磬、公卿置笏、次弟子僧(從僧也、)唱唄、同僧進散花、机下取花筥立佛前、(長押下、)唱散花、(已上如例、香爐者、御導師自起座、取花筥、立中帖外、唱唄、散花云々、今作法如何、)次導師啓白了、起就鉢机東頭、讚嘆之後、取御掛酌、(黃酌)三度灑之、(先斟小鉢四口、水中央鉢、其也、次巽、[illegible]、次乾、次艮、次坤也、)讚嘆了復座、次左衞門督已下、次第灌佛、其作法皆相違、通親、雅長、(已上入額間、出山形間、欲不殿歟、於柱粗同大內九條殿說、人退案如此、故似殿歟、於柱如何、)泰通、(入山形間、出額間、偏如大內九條殿說、)親宗、隆房、實教、光雅、定輔、(以上出入額間、此作法未知其故、)(大內、小野宮、共出入山形間也、未知參退共用額間、)又泰通、隆房等、用四鶏黑漆酌自、余北東酌、是非如何、

次實明朝臣(左出居座、)灌佛、此後、任位次可灌佛與、雅行朝臣忩進之間、其上臈宗頼朝臣已下不灌也、最無用心也、次親國、次六位行事藏人等也、次成經卿取祿、(依僧綱、公卿取之、又大々掛也、不賜弟子僧布施、)此間、導師教化廻向、取祿退出、(如舊記、大取布施、咒願云々、今日無其事、如何、)次公卿退下、次出居退下、次六位藏人乘御膳、次女房灌也、(餘瀝々灑之、依切洗也、)次渡山形於宮御方、有灌佛、其儀如恒、未事訖以前、依窮屈忩退出、今夕可有御方違行幸、而余依籠所勞不參、大將、又依所勞不出仕也、今日、山座主、

自山直參內裏、余謁之、去朔日開一宮、於納物之委細者、祕而不被示、其中有不審事云々、始自安慧和尚、(慈覺大師上足弟子、)至于覺慶座主、皆目錄加署、(但非一人、其檢封宣旨被下之時、彼四人仍連署也、其後至快修、散人雖開之、無加署事、而顯眞始如之、其理可然、但件目錄二通也、不署今一通、尤足恠、於今度具歟此等子細、二通共署了云々、)自拜堂之初、一々事、皆相應夢想之告、非一、每事、只冥感所致也云々、又山門之趣、一向歸伏之條、更無不審歟、誠是山王大師之冥助、又是可謂天祐歟、歸來可恐々々、座主又被示、檢封宣旨ハ、開一宮之人、可申下事歟、最雲、明雲、二代申下之了、最不審云々、

九日、乙巳、陰、棟範朝臣、隆職等參入、宗頼朝臣同來、就大神宮間雜記條々、有相尋事等、太神宮禰宜等參入、列立門內中門外、付隆職申參入之由、仰聞食了由、殊無可申事、只參洛之次、所入見參也云々、今日、東札到來、播磨備前國等、可付上人之由、先日令申、而今日狀にハ、可改任國司、(播州來經、備州能保、)但兩寺造了すにハ、各不可次國務、上人可沙汰云々、大旨雖同、聊相違、是非迷惑了、然而、就今度申狀、可致沙汰歟、被任國司、猶國司行吏務ハ、所出可注造寺之用途歟、然間、左右只不能自專耳、今日、經房卿送馬一疋、又賀茂神主重久、進馬二疋、各見了返遣了、賀茂詣料也、

十日、丙午、陰、朝間小雨、此日、召東大寺大佛上人、(俊乘房重源、今ハ號南無阿彌陀佛也、)并彼寺長官左大辨定長等、備前國可被付東大寺之由仰之、但件國可給能保卿、遂可知行之人也、仍可申任國司云々、然而、大佛殿造營之間、能保卿一切不可口入、上人一向可沙汰云云、上人申云、トあひさたハ、凡不可叶事候、一向被仰付、盡成不日之功哉云々、重仰云、自元如被仰、只名代國司也、依可被改任國司、遣先使事ハかりハ、定納言致沙汰歟、於自餘國務者、一切不可知、上人一向可被沙汰也者、上人申云、然其試可相励大厦之功歟、不可煩庄園幷濟物、皆可被免之由、於永宣旨公物者、可濟之由也、各一承諾、退出了、其後、余以使者、此次第仰遣能保之許之處、答云、上人申云、每事萬石ヲ、能保可沙汰給、其外事不可知云々、而今仰相違如何、卽上人之欲退出ヲ、召留テ、尋問候之處、於殿下ヲハ、可成濟物之由、依有召、辭申國務之由、所申候也云

云、次第勿論、上人虚言歟、能保卿之妄言歟、只依頼朝申狀、致沙汰許也、其上事不可知之由答了、不足言々々々、此夜、公卿侍臣拭絲竹之塵、參中宮御方、有催絃之興云々、女房兩人在簾中、彈箏比巴等、有其興云々、

十一日、丁未、甚雨、內大臣、神宮間注之間條々事、被申者、就狀又仰條々事、宗頼朝臣所申上也、夜半、內女房告云、主上有御霍亂氣云々、仍進高良畳ヲ、又醫師參入、天曙落居給、余自今夕面有腫物之躰、不輕、仍付大黃、明旦可被見醫師、仍今夜不參內也、

十二日、戊申、平明、淡答來、先參內裡云々、御霍亂無疑云々、申御治方等了、於今者、無爲云々、女房示送此由、余今見面腫、未刻、文覺上人來、宗頼朝臣先是參入、仰播州事、申領狀、其躰太入口云々、可彈指々々々、永宣旨公物事、猶不可濟云々、又可宛余於庄園云々、仰云、邂逅便宜也、勤無煩、盡勤仕哉、運々莫太之事歟、如定不可叶、先是、勝賢僧正入來、依余召也、申國々間事、又泰經卿來、仰播州之間事、此日、親經召陰陽師、問御占、叅日侘異也、

十三日、己酉、陰晴不定、棟範朝臣申云、今日、有太神宮文事訴定、仍只今所罷向也云々、明日可有止雨奉幣之由、仰宗頼、與奪光綱云々、

十四日、庚戌、陰晴不定、自晚雨下、入夜殊甚、此日、直物之次、有官奏、上卿左大臣、執筆左大辨定長、忠季朝臣來、淸水寺事、城興寺事、委可示合事等、相含了、

十五日、辛亥、雨猶下、仍可行御卜之由、仰長房與之間、及晚天晴、不行之云々、朝方卿、進牛二頭、見了返遣、又中宮權大夫、被送馬二疋、同見了返遣也、

十六日、壬子、晴、此日、吉田祭也、申刻、發遣神馬十列、陪膳光輔朝臣、陰陽師晴光、行事爲說、其事、女房又奉幣、陪膳同前、爲說取幣、貞綱衣冠、大將前駈也、役送、先是、巳刻、能保卿相具馬十疋來、又寮御馬、私厩馬、人人引送馬卅余疋、見之撰定、大將、幷能保卿、召前簀子、各敷圓座、又季經卿同候、無圓座、殿上人宗雅朝臣、親能朝臣、能季朝臣等、候中門廊內緣、宗雅候西廊緣、余大將隨身、皆悉參入、厩司國行々之、候中門、他諸大夫、兩

三同候、終頭能保退出了、近(濃カ)忠季朝臣參上、此日、東大寺上人參入、申備前國事、國司遣前使、不可國務歟、又申云、能保卿、自可國務之由被稱、仍合沙汰不可叶候也云々、以此等旨、仰合能保卿、(以宗輔朝臣仰也、)一切不可沙汰之由申之、仍仰此之旨於前使事歟、强不可申之由仰也、仍上人承伏、申可給證文之由、仰合能保卿、仰宗賴、遣御教書於長官定長卿之許了、其旨仰上人了、今日依神事、上人在門外也、

十七日、(癸丑)晴、忠季朝臣來、令書出賀茂詣次第、未及半、依爲深更退出了、今日、內裏有御鞠也、

十八日、(甲寅)晴、入夜、宗賴朝臣參、申賀茂詣條事、范進次第、每事仰合子細了、權大納言、右大將、中宮權大夫、三位中將、皆被取前駈、或四五人、或一兩人、已及廿人、經仲來、申今日吉祭幷小五月等事、此日洗髮、修祓潔齋、又神馬、舞人馬、乘尻馬、齋餞、

十九日、(乙卯)晴、入夜雨氣殊太、明日之雨無疑歟、初度之事違亂、最可遺恨、然而、只奉任大明神(ノイ)口而已、今日、當色等、皆悉分給了、入夜、招光季朝臣、着束帶、(引物下臈、如先例、)件人依堪能也、卽拔出也、明日依可遲々、今夜所着也、又亥刻乘始新車、(口車、)今日、又依被遙拜、如昨日、

廿日、(丙辰)陰晴不定、此日、攝籙之後、初度賀茂詣也、年來之間、連々相障、于今未遂參詣、今年適無殊事、仍所參詣也、去朔日定雜事、始神寶、同十五日、始家裝束、今日早旦、下家司二人、藏人所司二人、參下上社、行裝束事、(直講中原師直、大講進國重等、參下社、東市正小槻公尙、文章生盛尙等、參上社、)卯刻沐浴、潔々外除、(精進三ヶ日、每日外除也、雖非先例、爲謹除也、)同刻覽神寶、其儀、二棟廊、(尋常公卿座也、)南面上簾撤疊、先神寶行事仲資、取菅圓座一枚、敷西第一枚、余着冠直衣、着件圓座、(東面、)次家司職事、運登長櫃蓋二於莚上、次々第置神寶、(下社並西蓋、上社並東蓋、)皆置了、家司藏人頭右大辨宗賴朝臣參上、開幣宮蓋覽之、次開鏡宮蓋覽、(先下社、次上社、)次退候前廣庇、次家司職事、次第撤、今度乍同前、入神寶昇長櫃蓋撤也、小莚最末撤也、一人取重也、依余命也、次余歸入、卽居寢殿公卿座末方、大將來、居殿上人座、先是、中門廊北三ヶ間張綱、懸舞人陪從裝束、依所狹、門北妻戶西折テ引綱所懸也、次召舞人陪從於切欄之所、(中門廊西面簀子也、)次第給裝束、(家司職事役也、)遲參舞人、分給廳頭、又給陪從裝束同前、

（遲參人、又同前、）舞人陪從布衣冠也、其中、好方、憲親、着五位袍衣冠、帶銀作劍也、次余歸入、先是、木工權頭持盛朝臣參上、出打出、（其色、菖蒲搨五領、紅梅單衣、紅打衵梜裏衣、織物二藍唐衣、白腰裳等也、寢殿西第一二間、并東面戸一間、同妻出也、）巳刻、公卿已下漸參集、大將着束帶來、（自去夜伺此事也、帶銀細劍、紺地平緒、縹花結、又着紅引打、）舞人兩三人未參云々、午刻、余着束帶、（去夜着也、今日更無煩、袍如常、濃打半臂下襲、各折其端不縫也、文遊泉文也、今度、誤中實文如例、半臂織也、失也、紅打引陪襲、同折端也、其外、紅張單、汗取等、如例、浮文織物浮線綾表袴、紅張大口、蒔繪螺鈿水文銀螺鈿劍、紫絲平緒、劍緒共千鳥ヲ摺、其文螺平結也、）出座、（出自打出西遣合間、標南簀子、着西第一間端管圓座、北面、）次公卿、次第相分着奧端座、權大納言隆忠、右大將賴實、左大將良經、左衛門督通親、權中納言親信、民部卿經房、權中納言泰通、右衛門督隆房、別當兼光、源中納言通資、藤宰相雅長、左宰相中將實教、大宮權大夫光雅、左大辨定長、新宰相中將成經、右宰相中將公繼、花山院三位中將忠經、新三位中將兼良、源宰相兼忠、成經已下、依座狹、不着座也、隱居二棟廊簾中、次殿上人着座、（其人、追可尋記、猶不見也、）次余召宗賴朝臣、（右殿上人座、）卽來南簀子、余仰舞人陪從可召之由、卽退出、於中門廊西端召也、卽復座、次舞人、陪從、良久不參、仍宗賴更起座催也、上﨟等頗遲參、隨見參、且以着座、卽上﨟追參着、陪從又着座、其座在中門廊南第一二三間奧端、敷紫端疊、其中居擬、舞人自庭末着東座、陪從昇西簀子南妻、着西座、次可殘前攝津守以政朝臣居盃於折敷持來、職事兼資取瓶子、余取盃、（以政、）擬隆忠卿、次第巡流如例、盃傳殿上人座、（瓶下取、五位、）舞人陪從座國行、（東、）仲資、（西、）勸之、（次五位取瓶子、）次余已下下箸、（汁物居之、）次陪從物音、次家司職事、（四位已下、）取挿頭花、各挿之、（藏人所々司取之、居閑所、役人等取也、出障子上西妻戸、標各座後給之、）次舞人陪從起座退下、次諸大夫、敷管圓座於寢殿南簀子、（先是舞人着座以前、欲敷、余制令敷也、）次公卿自下﨟起座、透廊邊徘徊、次余起座、着簀子圓座、（階西間、南面、）次隆忠卿已下、次第着座、（南面、）初不着座人々此時皆着座、透渡殿、二行敷管圓座、依人多也、次舞人、先上﨟渡南庭、（自東渡西、）其間甚中絕、不可必然事歟、次御幣已下自西渡東、其行列在別、舞人渡了、人々起座、降立中門外、不待乘尻、如何、其後、乘尻二人渡南庭也、次余起座、降自南階、左大將取沓、（大將不指笏、不懸裾、上﨟取之時如此也、）又刷裾、次余出中門對、第一人小揖、（頗行過、少失也、）御前辨、少納言、外記、史、官掌、召使等、在中門外、隨余進前行、先出門騎馬、次余乘車、大將褰簾、季長朝臣立榻、次公卿一々連車、於大炊御門東洞院辻、合立行

列也、路頭行列在別、路頭逗留經二時、是前駈無招、故扣馬不促駕之所致云々、未曾有々々々、其路、自大炊御門西行、至于東洞院北行、至于土御門西行、至于西洞院、北行、至于一條東行、至于京極北行、至于河原、到下社提內、遣入車、(件路、出外鳥居南柱程也、)更南折、外鳥居南去一段、余顔西引入、東面立車、(日記云、鳥居舍倂邊云々同、當時鳥居南際無舍、頭留云云、其南出幄舍、自件舍北解立也、)外撤放牛、立一榻置頸木、(御前弁、少納言、外記、史、分居車前左右、)不經幾程、隆忠車立、余車南、其後、良久車不見、以人雖令見、川原一切不見云々、如法及一時、已及申斜、可謂未曾有、申四點、右大將車立、權大納言南、(其間太遠、如何、)次左大將於余車北邊、欲下車、而余暫仰也、次々車等、如此中絶者、殆可移刻之故也、其後、車少々列右大將南、又民部卿、右衛門督車、於堤邊欲下車、而見大將未降、各暫持疑、太以無謂、其後、別當來、即下車見之、兩卿降、可謂嗚呼、其後、大將下車、各來車邊、其後、猶雖可待公卿、日已欲入、仍示合大將、且又欲下車、以隨身觸列立車等、人々下車之後、余下車、

前駈季長朝臣、取榻立踏板下、大將取沓、余出轅外、懸裾於欄、(兼親朝臣、)懸之、此間、上官平伏、隨余進前行、公卿等皆來集、陪從發歌笛、從其後、殿上人在其後、徐進行、陪從等打拍子、哥求子、經馬場北斜東行、(其路、刈芝敷砂、)祓殿幄北幔門外、御前分居平伏、余垂裾過其中、入自北面幔門、(如御前等留候西幔門外、余招示、令候北幔南也、)經幄北、入自東南北一門、(沓外、無脫履揖、)着座、(揖如常、東面、)已次公卿、自幄後並着座、先是、河西岸右倉西、敷陰陽師座、(獻也、)石倉北、舁立神寶長櫃、(東西妻、)河東岸、引立神馬、舞人馬、乘尻馬、(神馬在北、次舞、次乘尻、北上東面也、先儀式、中央立神馬、左右相分、以中爲上、乘尻二人立北、承安、乘尻猶相分、余案之、社在北方、須北上、以中爲上、未知所據、先例共存、就道理如此、)次供御手水、陪膳以政朝臣、役送三人、國行、仲資、兼時、手水了撤之、(自北供之、)次幣取四人、(五位二人、本社六位二人、松尾、川合等料、)自南進、列立右倉南、(北上東面、)次御贖物、陪膳兼親朝臣、(自南供之、)役送親光、次居諸卿祓物、(諸大夫役也、)次陰陽頭賀茂宣憲朝臣、次修祓、微音不聞、然而、解繩撫人形如常、祓了、兼親持來大麻、余撫之、即引諸卿、歸來撤祓物、(役人如初、)次諸大夫、撤諸卿祓物、次松尾、川合幣、并乘尻等參、本社乘尻、於其所騎馬、是例也、次幣已下前行、余起座着沓、懸裾於欄、諸卿同之、徐步行之間、神

寶長櫃不見、余驚而尋也、猶在幄前、仰宗頼、召下家司令舁之、又舞人等、并馬、先入社頭、更召返、令立中之路西頭、女房車立之、(立橋並頭木、)従車三兩、并中宮女房車五兩、同立連其南也、公卿従余後、陪従在其後、哥求子如例、殿上人在其後、渡瓦橋北行、入内鳥居、斜進入南門、御幣神馬、先以入門、立舞殿前庭、(其路、可経舞殿東歟、経西失也、)神寶長櫃入鳥居、直廻西、舁立諸大夫屋東幔西、神馬留南門外、御前伻伏門外左右、余垂裾、経其中入門、経坤屋東北、舁自北面東第一間、(不撤沓、臨身直之、)着座、(南面、)解劔取笏、此間、諸大夫等、迎神寶、置高机上、(件机、本社儲立舞殿北庭、(東西妻)、神寶次第違亂、如何、)経西幔門也、直次幣取、以幣寄立机退下、(出幔門也、)次余解劔、置座邊、次揖起座、着沓、(無揖、)踏莚道、(先是、自坤屋至于舞殿南階下、按敷莚道也、)昇舞殿南階、(地上脱沓、不敷、臨身直也、)入中間、直進北着拜座、(小莚上、敷高麗半帖一枚、北面之揖、)次宗頼朝臣、取余銀幣、(各二串、)出幔門、経庭中、入舞殿北第二間、進余前左頂進之、余指笏取幣、(宗頼拔笏退下、降長押、有揖、可尋之於故人歟、)起兩段再拜、(兩段之間、作居小揖、如例、)祈請所思心澄信起、誠是神明之玄應也、可悦可仰、了目神詞等、(出中門外、)禰宜、且祝自東西各昇第二間、來余左右、先余取左手、取金銀各一串、給禰宜、(正禰宜資延在座、権禰宜季平也、)次右手取金銀一串給祝、拔笏坐、各取之、入中門内了、於寶前申祝歟、不聞、次祝歸出自中門、於砌上串之遂祝、(其音太高、)次社司持來葵桂、指白木、自余座右方持來、余取之、葵懸巾子、桂ヲ指綿覆也、次賜祝師等祿、五位諸大夫役之、入自幔門、経廊内、於中門外給、先禰宜、次祝、佗社司祿、滿坤屋之後可給、然而、依初度例給之、長治、天永例也、皆悉給了、余揖起座、太廻降南階着沓、経本道、着坤舎、帶劔、忠季朝臣來、扶持之、郎取沓去了、次公卿昇自南面着座、(奥端、分着座、着北座、経末座着之、東上對座、)此間及秉燭、隨身立明、次廻御馬、神馬十列、次三廻了、舞殿也、此間、陪従發言、留廻御馬了、有東遊、舞人等着舞殿、(可入東西間、而入中間、不可然、余仰此旨、)舞人、先駿河舞、次求子、如恒、了各退下、次勸神酒、權禰宜季平勸之、祝取瓶子、昇座末、(昇降自北面西一間、)経座中、就余座右方勸之、左右有酒、小桶也、下有樣器、尻居並折敷也、先入酒、祝定了、作折敷勸之、如本置折敷、季平取之、経余座前、進北長押端、渡哥酒殘、更取勸也、如此三度了、更入酒、勸權大

納言以下、第三度渡酒盞也人別如此勸之、次甘汁粉熟計去、褰居也、仍余已下下箸更食之、〈北味太酢、〉此間、敷神樂座、次可始神樂、而人長改裝束之間遲遲、此間、社司以葵桂與諸卿、其路同神酒、人別懸巾子、如恒、良久、人長參入、各着座、神宴如常、居衝重、次有勸盃、此間徒然、神宴了、舞人已下、起座了、次余已下、拔箸起座、取食少々亂入、追出了、無殊狼藉、不似先々云々、忠季獻之、同人令懸裾、余出南門、御前卒伏門外左右、余不垂裾、經其中、向馬場舍、公卿相從、隔雜人、余仰隨身追散、近令候共、公卿如例、余已下乍懸裾、昇階着長押上圓座、〈余脫沓、不可然、〉以北爲上、各懸尻也、次舞人自北上南、次自南馳北、次兩大納言、〈隆忠、賴實、〉引出物、馬各隨身引之、松明如恒、次人々起座、次余於西面、偸着沓、降南階、御前々行、於鳥居外乘車、經行幸大路、到上社、進外鳥居立車、大將遲來、以候合殿上人獻沓、於轅〈轅イ〉外懸裾、御前々行、此間、公卿少々來、不待總上社例也、入自鳥居、經祓殿幄東北、入西面北第一間、着經幄座北幔外、御前分居、垂裾、經中如恒、自後着之、左大將追參着、於路車轅折、仍遲々云々、據石倉南、昇立神寶長櫃、〈須置北也、而度々例如此、〉同來、敷陰陽師座、神馬十列、立石倉西、北上西面、次供手水、〈自北進之、〉陪膳以政朝臣、役供人人、在大將前駈、仍只同行一人、也其外、親光、泰家等役之、次供贖物、如下社、次幣取五人進立、次陰陽師着座、次祓獻大麻、〈泰親朝臣、如下社、〉引諸卿、撥祓物等了、幣各參本社了、幣一人前行、神馬、神寶、舞人如恒、余懸裾入內鳥居、直着舞殿階下、御前分居、直垂裾、經其中、昇自南階、〈地上脫沓、〉直進、〈寶子也、又左右無庇、〉着座、〈其座如下社、不外叙、北面、〉此間、神馬、神寶不見、東西相尋、直入社內了云々、僅尋出、昇立東北岸邊、神馬引立舞殿北庭西方、次諸大天運置神寶、爲先錦蓋了、御幣寄立机、〈件机、棠立之、〉次宗賴朝臣取金銀幣、〈各一本〉昇自舞殿北面、〈余前也、〉獻之、余指笏取之、〈宗賴拔笏退下、〉兩段再拜、〈如下社、祈請又同、〉次神主一人出來、余給二串、神主取之參入、親國、良久歸出、神主申返祝、次白木指葵桂持來也、余取之、懸冠管社、次結祝師祿、次給社司祿、次余着坤舍、〈無莚道、〉昇東面階、經簀子、入自南面西第一間着座、〈東西、〉忠季朝臣取沓、次公卿着座、昇南階着之也、次廻御馬、廻公卿屋、水屋也、次

東遊、次敷神主座、次神宴、此間、神司與葵桂於諸
卿、次勸神酒、神主勸也、祝言蘇、余并、左大將、
每度渡酒殘了、他人三度了後沃之、次三獻、每度以
政朝臣持來盃、轉盃無渡、然而、依准據例、直不
擬左大將、以持參盃之、〇之下恐有脫字傳之、二獻下箸、
神宴之間、可居渇濟菓子、而遲々、神宴已了、仍略
之起座、向馬場屋西面、以北爲上、上北馳南、如
下社、乘隆稱落馬、責仰令騎也、然而不馳、尤尾籠
也、次起座歸家、經紫野路也、於門外下車、御前
行忠季獻沓、大將已下公卿、光雅、定長等來從、入中門、昇自同廊南
妻、著南面座、公卿同前、次召御前辨少納言
給祿、四位二人取之、次給史祿、外記不參、官掌、召使祿、於中門、
所司下家司給之、隨身腰指同前、余歸入了、
廿一日、丁巳、陰、人々多賀賀茂詣雨止之間事、
廿五日、辛酉、賀茂祭也、近衞使右近中將實保朝臣、中宮
使大進長房、藏人左衞門權佐、小使右助國基等也、余不見物、
召中宮使、渡南庭見之、
廿六日、壬戌、雨降之刻、參內、興福寺三綱二人來直廬、
吉野濫行之間事、條々仰子細、以宗賴朝臣仰之、
親經依穢氣也、其後退出九條堂、入夜歸大炊亭、
女房自今日始春日精進、沐浴解除、陰陽師宣平、陪
膳能季朝臣、
廿八日、甲子、午上天晴、其後天陰、入夜雨降、此日、石淸
水臨時祭也、去月依法皇御忌月延引、今月可被行
哉否、有豫議、被問右大臣已下人々、申狀盡着、仰
先例之處、三月臨期有障之時、四月被行之、已
爲流例、仍可被行之由、多以申之、而內大臣申云、
可被行之時、臨期有故延引尤可然、於今度
者、依亮闇停止了、已是自元不可被行之事也、
何有延引之儀哉云々、此條依有其理、大略被付
此說、而猶依不審、依亮闇停止之事、以他月被
行之例、相尋之處、天曆例、射禮賭弓等、正月公事也、
而被延引三月了、遊興事猶然、況於神事哉、仍今
月所被遂行也、余巳刻、着直衣參內、依使遲
參、申斜有御禊、其儀如例、庭座之間、余須候殿
上、例年如此、而今度、候御殿南廢庇北面妻戶內、
尋常渡殿也、依有便宜也、三獻之後、依寸白更發、觸證
女房、又以隨身觸職事等、退出了、今年、七條院被
候、其御方打出、在西第一間御座際間也、頗似無
便宜歟、須如此之時、强不可被伺候、美福門院

時、全以不レ然、鳥羽院除以致二謙讓一、此女院常以伺候、被レ施二威光一、古今事異、已此罰歟、且爲レ保二身運一、尤可レ被レ卑二下人一、如レ仰々々、然而、已爲二帝母一、有レ恐二于口外一、努力々々、中宮打出如レ例、

蘇芳織物几帳、（有二下給一、出二御所間一、）

紅薄様袿五領、白單衣、（已以餘レ之、絹滿例打出、甚時一尺二寸、）紅打衣、靑朽葉生織物表着、二藍生織物唐衣、白腰裳也、出二例几帳一、

七條院、

依レ爲二一間一、出二例几帳一、有二打出一、昌蒲五領、朽葉表着、二藍唐衣、其厚如レ例、打出不レ知二案内一也、同間哉、引入了、儲二女院座一、但依二月障一不レ被レ昇、彌打出無益歟、如何、

此日、女房參二詣春日御社一、卯刻出行、先レ是沐浴、次解除、（陰陽師宣平、陪膳能季、）庇車、車後出衣、（藤朝臣五領、但御衣也、有二持具一、）車副六人、（白張、不二平禮一、）前駈十一人、（殿上人二人、諸大夫八人、元所レ定殿上人四人、諸大夫十人也、而三人俄有レ障、）皆布衣也、出車二兩、（不レ用二物具一、只裳許也、）每車、衞府二人、御車後、衞府長忠武供奉、出車後、三位中將兼良供奉、網代車、牛童遣也、布衣前駈二人、其後御衣櫃二合、侍四人付レ之、今夕參二御社一、明曉可レ參二東大寺南圓堂一也、

多年宿願之上、中宮御惱之時、可二急參一之由、重立ニ申之一、而遮ニ相隨テ令ニ遲々一、去月依二重病人一延引、今日破石所二參詣一也、每事略儀也、

廿九日、（乙丑、）今日念誦、此日、招二氏公卿已下少々一、淸水寺事有二議定一、經房、隆房、兼光、雅長、光雅、定長等卿也、多申下可レ被レ下二勘記錄所一之由上、余召問、兼光、光雅等伏レ理、不レ可レ被二下勘一之由、殘猶申下可レ被二下勘一之由上、兼光申云、故院御時、被二仰下一子細、幷當別當補任之間事、委可レ被レ尋云〔々〕、又住吉社修造、賀茂八幡等領支配、天永宣旨分明、猶可レ被レ宛歟事、問二人々一、所レ載二宣旨一之庄云々、殊他庄、彼時未レ爲二社領一歟、將又雖レ爲二神領一、被レ除歟之條、猶可レ被レ問之由、人々申也、其後人々分散了、

亥刻、女房自二春日一還向、上下向之間、無爲無事云々、昨日申刻、着二禪定院一、戌刻參社、（前駈、改二着衣冠一也、不レ具二出車一、白地參啓、不レ專二威儀一之時、不レ具二出車一例也、）於二着到殿邊一、昇ヲ放車床一、昇ヲ入南門内一、昇ヲ居中門外祓之際二云々、前駈之中、撰二藤原氏人一、令レ取レ幣、正預遠忠申レ祝、給二祿袿一云々、其後參二若宮一、次歸二禪定院一、今旦、參二南圓堂、金堂等一、次參二東大寺一、次歸路之次、過二宇治一、巡二禮諸堂一、（用レ輿、南都巡禮、輿也、）即歸

來也、去廿六日、南都僧夢云、着黄衣神人、數人作道テ、これは、北政所御參詣之料、可造道之由、依仰下所作也云々、珍重事也、可悅々々、

五月

三日、戊辰、左近荒手結也、

四日、己巳、右近荒手結也、

五日、庚午、左近眞手結也、

六日、辛未、右近眞手結也、雅行、忠行等朝臣、着行云々、

八日、癸酉、晴、此夜、御方違行幸也、右大將已下、公家七八人供奉、還御僅兩人也、余同供奉、主上聊雖有御腦違例事、殊事不御、所大內也、天晴有還御、仍無名謁、少納言能資勤仕鈴奏、不趁如何、御方違所事、雖有種々沙汰、依難治、幸大內、今日以後可停止、神泉猶出之由仰了、

九日、甲戌、覺乘來直廬、內々賜淸水寺所進證文等、可觸大僧正幷別當僧正等、子細仰含了、

十日、乙亥、定長卿參入、去五日下向南都、檢知東大寺勅封倉、幷羂索院等、破雨露更不留云々、又云、大柱卅餘本不日引着了、余沙汰也、上人、殊悅申云々、余於直廬謁之、多談雜事、

十二日、丁丑、晴、與福寺所司、爲集會便參洛、申淸水寺事、左中辨親經朝臣、相具參上、但件人依觸穢不昇堂上、余召寄檻下仰之、淸水寺進嵯峨天皇勅書、幷本願延鎭上人起請、先日伺覺乘法眼下向了、就彼狀、尤可申子細之由仰之、件事未聞及云々、去九日覺乘南下向也、八日有集會、仍未承及云々、其外條々、別當僧正有申旨也、此日、最勝講定也、實明朝臣於御前書之云々、

十三日、戊寅、晴、女房向九條、能季朝臣在共、入夜歸來、史基直持來月奏、去三月々奏也、問遲怠之由、申云、史兼光稱被注漏上日之由、取籠月奏、空過去月、其三日責出評定、件上日事、皆爲虛定、仍一日不入之、一昨日返給月奏、昨廻辨官、今日所內覽也云々、仰云、縱雖有上日漏之愁、觸長者可待成敗、以六位下﨟之身、取籠月奏之條、理不可然、又誰人與之哉、此等子細、可傳仰隆宿禰者、其上直申云、件月奏覽左少辨宗隆之間、重光依爲後下課、於路取留、不返與云々、次第重々尤不審事歟、入道關白、被乞尋常馬、明日可獻之由答之、卽仰

長房二丁、此日、廣房來申云、諸國依二新制一付二請文一之國卅餘ヶ國、所レ殘未レ付レ之云々、又進二文書一之國不レ候、仍內々觸レ緣尋取也、註文卅餘ヶ國也云々、此次常供田之間事、問二子細一、于レ時、神祇少副爲季參會、同申二子細一、禰宜等謀計、更被レ取レ喩無レ物云々、不レ能二具注一、神宮評定注文、返二遣上卿許一了、仰下可レ被二計申一之由上也、爲季語云、祭主殺レ人者也、此事爲レ人依レ爲二生涯之大事一、日來否外、而刑部、丞經俊、可レ科レ赦之由、被二宣下一之間、件之間事、卽爲二能隆之所猶一、仍可二行申一之由承レ之、仍所レ申也、卽被レ殺レ之者、爲季下人也云々、此事不レ被二進（○進恐信）用一事、若實者、驚奇不レ少者也、神慮定有二御計一也、爲レ指レ人、輙出二構大事一歟、將又爲二實猶一歟、遂不レ可レ然（之カ）心事歟、猶々可レ驚云々、八條院御返事、（天王兩宮祈事）付二仲資一、仰下可レ獻二彼宮僧正一之由上了、今日、能綱卿進二金峯山惡僧靜春申狀一、先日仰二件卿一、欲レ令二召進一之間、今日進而申二子細不レ過之由一云々、猶可レ被レ召之由仰也、卽遣二親經御敎書一了、

十四日、己卯、入レ夜、覺乘法眼來、示二前大僧正御返事一、猶又示二子細一了、

十五日、庚辰、雨下、入レ夜、余及女房、參二宿內裏一、神祇少副爲定來、內々向二常供田方一畢、

十七日、壬午、自二內裏一退出、宗賴朝臣來申二條々事一、定長卿召二具東大寺上人一來臨、先日、諸國杜引人夫事、有二申旨一、仍可レ書二進消息一之由仰レ之、件狀所二持來一也、其狀不二甘心一、仍仰二子細一了、

十八日、癸未、晴、早旦、興福寺三綱雖賢、爲二別當僧正使一來、幷別當親經朝臣、共所レ來也、已大衆蜂起了、昨日十七日朝所二罷起一也云々、是淸水寺事云々、仰二子細一了、縱雖レ可レ有二裁許之事一、於二衆徒蜂起一歟、一切不レ可レ有二裁報一之由也、

十九日、甲申、晴、舍利講如レ例、講師因能法橋、問者覺智僧都也、親經朝臣申云、大衆已欲二發向一云々、春日社司內々所レ申也云々、余書二長者宣案一、四爲二士代一、副二文章一、可二仰遣一之由、仰遣了、入レ夜持二參長者宣案一、尤神也、然之間、又春日社申云、今夜已欲レ奉レ遷二御體於遷殿一、而寅刻之外、不レ奉レ動云々、仍所レ被レ問レ例也、內內令二告申一云々、其儀不レ可レ奉レ動二御體一之由、仰遣了、長（少カ）者宣、卽下遣了、其趣、先日仰二三綱一之趣也、夜間小雨降、

廿日、乙酉晴、午刻、前大僧正被送札云、大衆已和平、以仰趣具仰聞了、去夜亥刻、別當僧正面向大衆、能能仰聞了、使理止蜂起了云々、悦心不休、向南讀心經、奉法樂春日大明神、感涙難禁者也、

十月

一日、平座也

十一日、甲辰自去夜有雨氣、曉鐘報、彼蒼忽散、天顏快晴、此日、當今初度吉行幸也、近代々始行幸、一宿之由、人々存也、然而、勘例全不然、幼主御時、有一宿之儀、成人之禮、即日還宮、所謂延久三年十月廿九日、承保四年二月廿六日、寛治五年三月日、（雖御元服以後、猶有准攝政詔、）應保三年二月廿三日等例也、仍今度又無永宿之儀、去八月可有行幸之由、雖有其沙汰、日次之間、有依違事等延引、一昨日九日、上卿隆忠卿參陣、行宣命草、幷召仰事等、昨夕御覽神寶、余自夜前所參直廬也、丑刻小浴、（三ヶ日精進、昨日洗頭、自不參社頭、又無奉幣、經不如、然依程信）也、頃之、大外記良業、（行事）參入、催行雜事、寅刻着束帶、參御前、未供御膳、又內侍未上後、豫經示並女房等、猶以懈止、每事催促、御膳之後、御髮、御裝束（能保卿、實教卿等候云々、）之間、天漸欲曙、于時、公卿兩三、幷諸司諸衛大略參集、只舞人、近衛次將一人未參、數度雖遣人、猶以不參、及卯刻、舞人兩三、近將一兩參入、即以出御、（宗頼朝臣還參、親國獻御鞋、）其儀如例、（左右大將參會、）左宰相中將實教卿、奉仕劍璽役、余於東對（御殿）也、南階着沓懸尻、此間、女房與御扇、招基宗朝臣、密々獻御輿中、御輿御出左衛門陣之後、余於三條坊門西洞院邊、乘車候後陣、御路、經西洞院、三條河原、粟田口等、御也、（入道相國家有憚之由、行事官等令申、仍以相坂可爲御路之由、有沙汰、而件家、其門不向大道、其家非路頭、尤可有憚之由、無經沙汰、草創後別業時之、有議等、皆相定無憚之由云々、加之、按准據例之處、經實卿宅燒亡去之後、只避門不避郭外、郭中陸內也、仍以不避此路給也、）於相坂有餉（引餉イ）云々、於唐崎鷁首副斜岸、相從御輿、奏音樂、湖上漫々、冬日映浪、眺臨之處、遼望催興、未刻着社頭、於東寺鳥居邊、隨身獨晴移馬、當色車副等遣之、於左衛門陣頭程下車、入東楼門、（先是、御輿昇居、）御輿寄、公卿列前庭、南上西面、昇自御在所東妻、（於不沓、）經簀子、候階東間、即實教卿昇、後陣方上、西先卷御簾、（先是、內侍二人候御簾左右也、）次開々戸、取御璽筥授右內侍、次獻御草鞋、次下御、即撤御草鞋、授東竪、次取御劍、授左內侍、垂御簾退下、次退下、次退御輿、余入御所、次上卿奏

寶印一、宗頼、於二御在所北面東第一間一奏レ之、內侍取レ之、可二奏聞一、在二他所一、仍余取レ之奏聞、返給了、次昇ヨ立
神寶一、神祇官退參之問、暫經レ程、次御手水、大將供レ之、次出ヨ御々拜座一、四第二間
乾面、次昇二御笏一、宗頼獻レ之、以二北面第一間一爲レ路、次供二御贖物一、次宮主獻二
大麻一、宗頼取レ之、撫給之後返給、宮主着座、次上卿隆
忠卿、入レ自二東幔門一、引ヨ立神寶一、東方北面、次宮主御
禊了退下、次撤二御贖物一、先レ是、解二々縄一、最花米如レ例、次引ヨ出御馬一、次
上卿就二案下一、取レ幣立、次御拜、兩段再拜、次上卿並レ幣、次
着座、次行事參議公時卿、取二挿頭花一、入二北幔門一、指二
上卿一則退下、次上卿參二社頭一、出二北幔門一、此間、余召二宗頼
朝臣一、仰二勸賞一、宗頼云、先例當社賞、於二社頭一、職事行
向仰二上卿一云々、他社不レ如レ然、可レ隨レ仰云々、當社
事、爲レ先二嚴重一、有二此儀一、人早可レ隨二先例一歟、余又仰
云、今夜還ヨ御大內一、明曉直還御、不レ可レ宜、光綱之許、
可二仰遣一、又供奉所司等、可レ仰二此旨一也、即余退ヨ下休
幕一、着レ膳、宗頼來、申二行事賞事一、公時可レ叙二正三位一、
其外 追可二申請一之由仰也、宗隆、申二四位少辨一之
奏二事由一、於二內裏一可レ仰之由仰也、小〔少カ〕時、余歸參、大將
暫猶休息、晩頭、社事了、座主引レ亭、別當付二櫃別當賞
全等一參上、入二北幔門一佇立、仰二宗頼朝臣一召也、經二前
庭一昇レ自二東妻一、被レ參二御前一、須臾退出、次撤二幔等一、

敷二公卿座一、次以二宗頼一召二公卿一、隆忠卿已下着座、次
舞人上三御馬一、次馳二御馬一、次公卿退下、次如レ本立レ幄、
次奏二見參一、宗頼奏レ之、今度、於二階隱間一、余見レ之、即奏聞了、返給、次宗頼持ヨ來余祿一、
持還了、令二隨身一、次公卿給レ祿、次公卿肩レ祿列立、次
寄二御輿一、寶敬役二御輿一、乘御、始稱二警故一、次出御、余於二
鳥居外一乘レ車、候二後陣一、大將於二聖眞寺鳥居一、密々乘二
余車後一還御、被レ略二馳御一了云々、子時、還宮下御、名
謁、鈴奏了、入御如レ例、次撤二御裝束一、着二御引直衣一、密
密渡ヨ御淑景舍一、宿二藤壺一、先レ是、仰二行事賞一、余就レ寢、
公時卿來二直廬一、申二拜賀一、翌日寅一點、還ヨ御閑院一、下御、鈴奏名謁已
後退出、于レ時天未レ明、
今日、以二大宮後閑所一、爲二御在所一、有二階隱間一、板敷太
高、如ヨ普通人家一也、御在所、艮角去二數十一造、余休幕卯酉
妻也、御在所東立二公卿一也、御社當二御在所乾方一也、
衆徒夾レ路、然而不レ及二南都一歟、今日奉レ念二日吉大明
神一、信心發起、如レ有二感應一、人可レ悦々々、
廿三日、此夜、爲二方違一、向二二條堀川大將宿所一、先召ヨ
進能保卿寄進狀一、依レ可レ爲二本所一也、
廿五日、寅一點、出二九條一、於二宇治一天始曙、巳四點、佐
保殿、未刻參堂、先講堂、次南圓堂、已上有二諷誦一、次金堂、諷ヨ

定作事之間事、酉刻歸佐保殿、
廿六日、辰刻、參東大寺、立柱二本、余已下取綱、爲結緣也、次見廻上人建立堂舍、及羂索堂等、子刻出寺門、申刻到宇治、此夜甚雨、
廿七日、巳刻參經藏、終日禮佛像等、
廿八日、巳刻乘船、頗指上、卽詣日野、供養經、其次禮宣旨堂、幷賀長入道堂、及頤蓮房見之、卽歸京、酉刻向九條、待車、卽歸大炊御門亭、

十一月

一日、甲子、中宮御方、供忌火御飯、此日、御前儀、初度官奏也、去月廿九日、於藏人所勘日時、下左大臣、余着座、直衣參內、奉教御作法、大辨已下參結政見文、是寬治例也、(無政也、寬治例、有政之由職事稱、余成疑問之處、隆職申云、於結政見文、若以之稱結政歟、尤謂也、永久、一度於床子座見文、今度用寬治例也、)秉燭以後、左大臣已下公卿參候陣頭、依石淸水御躰仗議也、或云、吉書奏日、不可有仗議云々、此事太無所據、仍不據用此說、戌刻、於直廬有內覽事、不立切燈臺、不敷圓座、仍進催役人也、此後事不被記也、
七日、庚午、陰、入夜雨降、此日、八條院逆修曼陀羅供也、導師座主權僧正慈圓、讃衆十二口、(此內法印四口、)未刻、着衣冠參彼院、雖爲新嘗會散齋、勘准據例參入、女院以今度御作善、一期等事之由、有御存知之故也、天治二年春日祭散齋之間、故殿參尊勝陀羅尼給、所准彼例也、先是、被始行法會、左大臣已下、候簀子座、余着階隱以東座、散花之間、有堂童子、說法了、行法之間、有讃等、晩頭事了、左大臣已下取布施、導師卅許云々、讃衆布施、一兩口置之間、左大臣退出、其後余參內、此日、官奏、不堪荒奏也、余參內之後、左大臣參陣、子刻有奏、六度揖、彼家說也、副文有五通、而只結三通、但第二三度、共取二通、結一通テ、取加歟、置之、此外、無殊事、結聲太微歟、主上御作法、神妙也、先於直廬有內覽、直辨左中辨親經、(不敷座、不立燈臺、是定例也、中女長房、)
八日、辛未、此日、酉刻、九條殿上、(女房母儀、中宮外祖母、)入滅于東山光明院堂、生年七十、女房在九條、大將同也、但閉眼以前歸一條了、
九日、壬申、此日、不堪和奏也、左大臣候也、直辨親經朝臣、作法同荒奏、

十二月

一日、（甲午）晴、御堂御八講第二日、南京竪義也、申刻着衣冠、（毛車如例、）參御堂、先是、平中納言親宗卿、兵部卿基親卿參入、余直着佛前座、召長房、仰可始事之由、卽撞鐘、諸僧着座、次講讀師登高座、次第如例、朝座了、召長房、仰夕座可始之由、卽諸僧起座、槌鐘、諸僧起座、次第如例、（朝座問者圓長律師、夕座問者猶圓法橋、）次預法師等、撤散花行香机等、更立机一脚於正面庇、次探題法印雅緣參上、（昇自正面階、如例、堂頭等許集簀子、塞探題路、尤濫吹也、仍余仰長房、敢追退之、）次問者五人（已上問、範圓）着座、次竪者東大寺顯範大法師、（三論宗）入自東庇南面戶、經公卿座前、到佛前机下、先三度禮也、讀算、（唱法師、以脂燭照之、如例、）次登高座、次領平、次範圓問云云、五重、次探題難之、次判得略、次藏信大法師問之、此間余退出、

今日、參入公卿、

平中納言親宗、　左宰相實教、　治部卿顯信、

兵部卿基親、　新三位中將家實、

二日、（乙未）晴此日、御堂御八講五卷日也、午刻許、宮女房告送云、新痛御腹庇給云々、依不審、先以參內、卽落居、別事不御云々、然而、只陰陽師等召之、隨其趣、今夜可修御祭等之由仰之、雖御衰日、急事不憚之上、祈者不憚衰日之由、有所見之故也、又召醫師等問之、頗依有蕃亂疑、暫以不供御飯、但事非重、及晚不可有憚之由問申也、當時無爲御座、仍、申初參法成寺、先着饗座、召長房卿、問事具否、申具了之由、卽着佛前、須於南庇有（盃酌、然而、當時參入公卿、定長、經家許也、仍不及其儀也、）槌鐘後事始、（問者猶圓法橋也、）朝座了、召長房、仰可始夕座之由、衆僧起座、今日夕座有庭列、先例也、長房申云、先例、凡僧路用正面、承安以後廻座末、僧綱用正面云々者、余云、僧綱、凡僧、各別之路無謂、猶可尋問者、歸參申云、先度申誤言也、如御定、僧綱下廻座末也、其仰云、事理可然、仍初日余咸此疑、然而、衆僧着座了、仍不及沙汰、於今日者、可廻座末歟、次衆僧參上、（三綱二人、在前、講讀師經正面北間、着北座、衆僧經座末并四着座、先是、権大納言隆忠參上着座、）次事始、先散花、行道、一廻以後、散花師立佛前出讃、卽經簀子于時、余已下從僧後、（自余座南間直出簀子也、）於南庇東第三間、家司兼親朝臣、取袈裟與已下、諸大夫等與公卿、三面了着座、殿上人已下、置袈裟於佛前、余袈裟兼親取之置之、自餘諸大夫置之、次法用如恒、（問者顯圓已講、）事了退出、

惠忠朝臣、問ヲ答御心地一、入レ夜以二御書一被レ仰云、無
爲云々、今日、於二内裏一申二條々事一、若猶不快御者、爲
レ召レ僧、仰二宗頼一令レ勘二文例一、頗不祥人可二檢見一也、
今日、參入公卿、
　權大納言隆忠、右大辨定長、六條三位經家、
三日、丙申、晴、申始參二御堂一、朝夕兩座了、未レ及二日沒一、探
題參入、竪義事始、其儀如レ例、及二昏黑一擧燈、一二問、
得略判了退出、探題澄憲法眼、竪者山春範、一問園城
寺千慶已講、
今日、參入公卿、
　新宰相光雅卿、右京大夫季能、前宮内卿季經卿、大
　藏卿親雅卿、
今日、朝座問者仁快、夕座明禪、
四日、丁酉、晴、申刻、着二裝束一、參二御堂一、先着二饗座一、右大將
遲參、仍且可レ始之由、卽着座、中座朝座如レ例、夕座之
時、有二庭列一如レ常、廻二座下一如二五卷日一、問者長範、
次給二講師布施一退出、次行香、余已下公卿八人、次
例時、次給二衆僧布施一、次退出、參内、亥刻退出、
五日、戊戌、晴、此日、九條堂懺法結願也、又故女院御忌日
也、今年當二十三年一、仍聊可レ修二小善一、此事非二尋常之
儀一、見女子等之所レ云也、然而事功德也、又爲二一經之
說一云々、仍余已下、御傍親、及舊臣等、各營二一卷一、供ヨ
養八軸一、導師公雅律師、余依二神今食散齋一、不二行向一、最
遺恨也、宗頼申二條々事一、七日爲二内御物忌一云々、可二
覆推一之由仰レ之彼日依レ可レ被レ始二除目一也、
六日、己亥、晴、明日欲レ被レ行二除目一、而公家御物忌、被二覆
推一之處、無レ咎云々、然間、左大臣所勞云々、仍延引、
來十五日可レ被レ行、申日其例多之故也、今日、召二實教
卿、成經卿等一、仰下可レ被レ停二中將一之間事上、實教避二參
議中將兩職一、申下可レ任二衞府督一之由上、成經其子任二兵
衞佐一、其身叙二正三位一、可レ避二兩職一之由申レ之、又信清
辭二少將一、望二右馬頭一、而翌日讓二其子一、我身卽可レ任二中
將一之由、成二支度一之由、有二風聞一、仍此條專自由也、
勅許難レ及、不レ然者、被レ任有二何事一哉之由、奏聞、卽
被レ問二信清一、至二後日一不レ可レ望二中將一之由申レ之、經房
卿來云、宮御元服之間事、仰二子細一了、
七日、庚子、晴、猶明日可レ被レ行二除目一之由一仰二宗頼一、雖
レ爲二余衰日一、依レ有レ例也、有二所思一、所二忩行一也、申刻、
下方有レ火、依二内裏不審一、周章參内、於二路頭一見レ之、
南風頻扇、上方有レ花、内裏無事、當時二條北東洞院西

燒亡之間也、仍飜轅歸大炊亭、小時火消了、秉燭參內宿候、依明日除目也、昨今、公家御物忌、然而、殺推之處、無名云々、加之、乙日夕也、仍可有除目、然而朝間外宿、猶可憚歟、仍所參入也、

八日、辛丑、陰、此日、京官除目初日也、戌刻着束帶參御所、中宮密々昇給、主上着御引直衣、出御晝御座、余着殿上、宗頼來云、外記師直申云、定能卿復任事、中陰之內有例、但御前儀、京官初度也、仍可隨仰者、仰云、御前議憚禁忌事、謂最前也、於京官、雖爲初度、於御前第二度也、諸禁忌一切不被憚、限此一事、不可及議歟、但凡中陰之者、復任之條、縱雖有例、外記之所存、不必然事歟、次又散齋之間、復任之條如何、可申此兩條者、申云、外記所存、中陰之復任待御定也、又江記之中、宇佐使發遣之期、近々之間、猶被憚之由、有所見云々、然者、勿論不可載大間、素不申此等事、申無由事、尤尾籠也、小時、藏人資經召諸卿、左大臣已下列弓場殿、大臣東面如去春、次大臣着殿上、次余及大臣着御前座、次通親、經房、親宗等取筥文、次參議光雅着座、次余依召着簾下圓座、次主上引寄御簾給、余召左大臣、而不待余召、隨御簾動稱唯、然而、余猶召之、大臣着圓坐、奏闕官帳如例、（但筥ヲ引廻之時、以左手取筥上方ヲ、左サマニ引廻也、而奏大間筥之時、筥上ヲ右サマニ引廻、不同、如何、）次總大間、（其作法、與去春被用兩說、是只如常也、）此間、余仰實宗（先是着座、）云、受領文ヤ候、實宗召辨資實問之、申四ケ國候之由、（攝津、遠江、丹後、隱岐、）仰下被定申之由、大臣任式民二省史生之後、召院宮御申文、（光雅獨）此間、賜御硯筥申文、余置笏取之、置前、撰分可袖書申文等、不經幾程、光雅卿持參院宮御申文、大臣被奏之、返給復座、余差遣可袖書之申文等、大臣取之、先注袖書、參議三人、當從功過定役、可召誰人哉之由被示、余云、公時卿祗候云々、召着座、可賜彼人歟、大臣仰實宗、々々仰藏人、（大臣直可仰藏人歟、）即公時參候大臣後、須先着座也、然而、隨宜給申文等、次大臣正笏候、余仰可任當年給之由、大臣頗不被存歟、近代、京官除目、二ケ夜被行之時、初日被任院宮當年給事、曾無例、是奏任人於上皇之間、入眼日被定任人、仍不被任也、今度任正禮仰之、大臣有不被存之色、遺恨也、皆悉任了、猶可任京官之由、大臣被申、余云、有例哉、大臣云、諸司二三分、多以被任云々、仍余給諸司奏

諸道擧等ハ、少々任レ之、其中內膳司、擧二典膳之中文一、依二余命一、任レ之、擧二三分一之條、近代雖レ有レ制、件司依レ無二所望之人一、如二案闕一、仍隨レ宜被レ任也、而大臣任之後、披二申文之奥一云々、只有二奉膳署一、無二長官署一、爲レ之如何、余云、早可レ被レ消也、無二長官之署一之文、不二上奏一、故實也者、即塗レ墨了、其外諸司二分等任レ之、此間、公時持二參下勘申文等一、大臣次第任レ之、皆任了、此間、功過兩國、遠江、丹後、今夜任二位次一被レ定也、先例不レ同云々、定了、持二來定文一、實宗付二執筆一、々々與レ余余披見了、奏聞了、留二御所一、次大臣奏二大間封之成文一如レ例、數刻封レ之、加二入一宮一奏聞、復座、引二直宮等一退出、余返二上御硯宮申文一起座、次定長、兼忠等、撤二宮文一、功過定上卿實宗卿、光雅見合、定長讀レ轉、兼忠書二定文一、

今日、參入公卿、

余、　左大臣、　大納言實宗、

中納言經房、　親宗、　隆房、

參議光雅、　公時、　定長、　兼忠、

今日、有二勸盃一、(實明朝臣、親國取二瓶子一、)

九日、壬寅晴、京官除目入眼也、戌刻、左大臣參入、諸卿未レ參、任人之間事、聊有下被レ尋二問其人一事上、自然及レ余、余任人折紙、竊使二左大將書一レ之、大將候之後、未二着陣一、仍着二直衣一、密々招二入直廬一也、參二御前一、大概奏聞了、着二殿上一、先レ是、宗頼下二辭書一、又仰二解官等詔一、次藏人資經召二諸卿一、次左大臣已下列二立弓場一、次大臣着二殿上一、次余及大臣、着二御前座一、次置二宮文一、其人如レ例、次參議光雅着座、暫逃々、仍大臣催レ之、次依レ召、余着二簾下圓座一、次余承レ仰召二左大臣一、(今度待二余召一、被二稱唯一、)次大臣參二着圓座一、次賜二大間宮一、參進、指レ笏賜レ宮、復座正レ笏候、御簾動、大臣取二出大間一、繚置レ之、此間賜二御硯宮申文一、余置レ笏、以二左手一褰二御簾一、以二右手一取二御硯宮一置レ前、撰二出顯官申文、幷明法博士申文等一、置二硯外一、此次求二出院宮未給申文一通一、大臣繚二大間一了、正レ笏候、御簾動、大臣尋二任人一、余先賜二明法博士申文三通一、使二諸卿定文一、大臣召二實宗一給レ之、次余先差二遣院宮御未給申文一通一、大臣注二袖書一、召二公繼卿一、令レ下二勘之一、次撰二出諸申文等一、相二加折紙一、傳二大臣一、大臣取レ之置レ前、先任二內舍人一、是花園說也、去春如レ此、凡大臣作法、今度併欲レ改二去春作法一、而最前任二內舍人一事、春秋惟同、此條不レ被レ知下有二異說一之由上歟、次々

隨當被任之、全無次第、又無申文之沙汰、只如書消息任之、一度申文懸勾、早速之條、爲人第一也、然而、不正作法之條、於公事似存略儀、爲之如何、人々中、有六位權守、被尋例、注進近例等、仍不敘五位、又陰陽大允晴光、辭職讓子息、而被任少允、仍可有連奏之由、大臣被示、余云、尤可然、但不獻辭書者、本寮爭暗知獻連奏哉、以自解任之、問任人於外記、被行轉任之例、粗有之歟、如何、大臣稱善、卽以自解被任之、問少允交名於外記、被轉任了、任人之中、今夜解官之人、誤入注文、是余尾籠也、仍止了、是兵部丞中行、依不仕、被解官、而依爲兵部一、不覺悟其名、任式部丞、太奇恠々々、耄昧隨日陪增、速可遂山林之素懷歟、可恥々々、皆悉任了、奏大間、此間、功過定未終、暫相待、進定文之時、加入大間筥、不入成束奏聞、返給、（被加入定文、仍大臣竊與余取之、加置申文等、須留御所、而忘却歟、）復座、不拔笏直揖、取筥退下、余返上御硯筥申文起座、入眼上卿源中納言、參議公繼卿云々、勸盃如昨、今日、大臣參大間之間、余仰實宗、令定申受領功過、攝津國、光雅讀揚、（神妙、但似起聖、）定長見合、公繼書定文、隱岐、定長欲讀誤、而猶稱故障、仍公繼讀之、定文又兼行、光雅見合、定長空手如何々々、又明法博士定申了、返上申文之次、賜頭官申文、小（少カ）時撰上申文、（不立例也、）余奏聞、返給、授執筆了、明法博士事、余、經房云、章廣、章親之間、可在勅定、親宗申云、章親爲重代、存故實歟、可被抽任、左大臣已下、八人皆章廣也、仍被任章廣了、此中、通親卿申云、經康申文之中、載來世之字、隆賴申文、載此狀、有沙汰、返給、准彼例、可返給申文歟云々、

今日、參入公卿、

余、　左大臣、　大納言、　實守、

中納言、　通親、　經房、　親宗、　通資、

參議光雅、　定長、　公繼、

余於直廬改着直衣退出、于時丑刻也、

十日、（癸卯、）此日、御躰御卜也、而隆房分配、去夜轉左、仍申障、余遣使、今日着陣シテ可行御卜奏之由仰之、領狀尤神妙、

十一日、（甲辰、）晴、此日、月次神今食也、余去一日旬、有所思、不遙拜、仍今日重修祓、遙拜太神宮春日兩社、午刻、左大將來、自是可向九條、資實申今日神今

食神服神座闕如事一、諸國可レ付レ使之由仰レ之、隆職召三具住吉神主二參入、宗頼朝臣參入之後、條々事、召三開長盛二下、（隆職同レ之、於二藏人所一問レ之、長盛候二長押下一、隆職、廣房、師直等、有二蓋盤座一云々、）長盛一事無二披陳一、陳方大略不レ足レ言事者、住吉造營之間事、大略請申了、余初以同前也、

今日、月次祭事、資賢奉行、神今食宗隆奉行也、來十八日千僧事、經二申沙汰一、今日、閣二佛事一、可レ行二神今食一之由仰也、月次上卿右大將、神今食左衞門督隆房、

十二日、乙巳、光綱申云、明日宣命辭別、可二承存一云々、仰下天變事、明年公家御愼事、幷依二大宮司事一遷宮延引事等、可レ載之由上了、又申云、使頗難二早參一、明日雖レ給レ幣、明後日可二首途一云々、

十三日、丙午、晴、此日、宇佐使發遣、左馬權頭範實、（季能觸忌也、）余午刻着二直衣一、（網代車、）參內、於二直廬一行水、參二宮御方一、卽退下、改二着束帶一、（直衣、）神寶御覽之時着二衣冠一、着二直衣一、御禊之時可レ着二束帶一也、然而、依レ有二事煩一、直着二束帶一、光綱云、皆見了、但使未レ參、重遣レ人了云々、未刻參二御所一、只今御梳櫛之間也、仍余參二宮御方一、數刻候二御前一、及二申斜一、女房告二御裝束持參一、忠季朝臣奉三仕之一、御引直衣也、此間、殿上五位六位、運三置神寶於御殿西庇第一二間一、（先以遷、）次出御、余經二御帳後一、候二母屋圓座一、召二光綱一開二御幣御鏡等筥一、備レ覽了、殿上五位六位撤レ之、次入御、改二御裝束一、次主上（御引直衣也、）出ヲ御南簾中一、神馬遲引之間、暫經レ程、適以將來、此間、右中將忠季朝臣、候二簀子一、（向レ西、）次府官人二人引二御馬一、（栗毛、）三迊之後引出、忠季退下、次入御、供二御膳御裝束一如レ例（藏人二人、昇ヲ立案一、次餘不二見及一也、）次改ヲ着御裝束一、其後猶使不レ參、此間、隆房卿參入、奏二宣命草一、御覽了返給、次上卿奏二宣命一、始二內覽一之由奏聞歟、候二御前一、退披見之由仰了、仰下可二淸書一之由上、次奏二官符一、返給了、次奏二淸書一、此間、御裝束了、御覽返給、使猶未レ參、數度蒙レ催、日已欲レ入之間參入、卽出御、光綱獻二御笏一、勸二陪膳一、次獻二御麻一、（忠季傳獻、返給了、）宮主着座、御禊了、宮主退下、次使退下、次撤二御贖物一、次御拜（向二西南一給也、）兩段再拜了、光綱給二御笏一、次入御、使三行事藏人業廣等相共撤二神寶一、須レ昇レ棚也、而昇ヲ並神寶之辛櫃蓋許一、不レ知二案內一也、行方仍余仰也、業廣撤レ之、次藏人上二西面御格子一、次出ヲ御盤御座一、次召二光綱一、召二勅使一云々、參上、近召ヲ寄長押下一、仰云、御在位可二長久一之由、可二祈申一者、範實退下、余召二光綱一、仰二參着日、及路頭俱頼可二存略一之由

等、（参宮、正月七日也、二三日之間、可二参着一、而使七日之由申レ之、仍仰二此旨一也、）次余於二直廬一改二着
直衣一、参二宮御方一、暫候、主上渡御、小時（少刁）余退出了、此
日、余精進潔齋、
使發遣以後、参着以前、主上御精進、又雖レ不レ憚二佛
事一、被レ忌二他禁忌等一、已散齋之儀也、執政臣不レ可レ爲二
神事一之由、見二故殿御記一、仍所レ存二其旨一也、此日下名
也、比二加任事一、
十四日、（丁未）晴、明日御神樂拍子基 宗朝臣、稱レ障不参、
須二鈎出一也、然而、能保卿、内以披レ府結云々、仍不
レ能二鈎出一、基宗是雖二不當事一、彼卿如二嬰兒一、還不レ足
レ言、仍如レ竪レ病二基宗一也、
十五日、（戊申）晴、此日、内侍所御神樂也、主（○上字恐脱）始令レ参二
内侍所一給、余未刻、着二直衣一参内、被レ取二出遮花王院
寶藏琵琶等一、御遊具一具、可レ被レ進二宣陽門院一之由、
余所二申行一也、（○以上九條本缺脱）

玉葉巻第六十四　終

玉葉

巻第六十五

自建久五年正月
至同年九月(但五六月欠)

建久五年

正月

一日、(癸亥)晴、卯刻、拜天地四方、時刻推移、曙天之後也、(國身着衲裝候如常、行事勾當源國助、)巳刻手水、陪膳文章博士業實朝臣、歸入見鏡如例、女房於別屋着白褂見之、雖重服人無憚之由、見保安二年故殿御記、午刻、着束帯、(防禦、相地不將、)相待人々、兼光卿、兼良卿之外他人未來、長房遲參、度々遣人、未刻、大將來、他人々多來、暫相待右大將、及未四點、右大將來臨、豫仰諸卿降立、左大將同之、右大將進立中門下之間、余出自寢殿西第二間、(年來打出間也、今年女房依憚不(問イ)出袖、只出例几帳、)降自南階西邊、(中宮權亮忠季朝臣持來沓、)當西開柱去一丈許南面立、次右大將已下列立南庭、(右大將練步、當南階東開(問イ)柱、猶東面立、)依公卿人數多、余示右大將、西方令進立、公卿立了、殿上人宗頼朝臣已下列立、依庭狹、未少々不立終、其後家司職事列立、(隱岐前司師尚朝臣已下也、大外記大夫史在此列、内藏權頭因行、大舍人頭仲資、宮内少輔盛經等、余仰令立、此列近代上官之外、家司職事不立、依無其謂令立也、六位列其次、)皆悉立了、余以下再拜了、上官殿上人先出、余暫留立、余示右大將云、令忩出之時、不歸昇直出、是例、今日節會可被忩行、斜日已傾、直欲罷出者、即余揖東進、大將同揖、先立出中門外、左大將相從余、余出中門顧向右大將少揖、(大將深答揖、)過公卿列前、至四足、(經房卿已下皆居地、)乘車、左大將褰簾、大將歸列須出右大將、々々固辭云々、余參内、於二條町下車、入自右衛門陣、着殿上、即參御所、欲供御藥之間也、依後取遲參懈怠云々、此間余參中宮御方、小時(少々)歸參、御藥供了、着御々裝束、(黄櫨如例、忠季朝臣、信清朝臣等奉仕之、于時光綱云、御靴不新沈、行事藏人失錯也、欲用古御靴之間、寸法不叶、爲之如何、余云、切華取撤數、試可着御歟、)召御靴、有御試、神妙云々、此間余着殿上、右大將以下五六人在座、余告御裝束已了之由、各於弓場邊着靴歟、次余召宗頼朝臣仰云、近代職之外殿上人不列無謂、早可令列立、即降自小板敷、於弓場着靴、(先是左大臣參入、)立東中門外砌

内、招頭辨、宗頼奏事由、先藏人等立殿上御倚子、次出御、(宗頼褰御簾、獻御笏、)次良久不歸出、仍余頻以咳聲示宗頼、自中門外方(今度取笏、)出來、仰聞食之由、次余氣色于左大臣、進立前庭、(練歩當南階西頭、)次左大臣以下、次第經列後列立、(東上、)次殿上人宗頼朝臣以下列立、(伊輔、忠季、通宗等朝臣列立、足非職也、)次六位範高一人立、其後、皆立了、余已下拜舞、(余須先突右膝也、而依頭氣、年來只突左膝、是知足院殿御作法如此、被陳此趣云々、)了、揖右廻、練退、當有於主上限路、仍早以練止、出中門、昇自小板敷、公卿皆退了、仍余參上、召宗頼朝臣、令撤御靴、余奏御簾、即以入御、余仰可仰内辨之由、宗頼申云、爲一上如何、余諾、思失仰之、恐昧之甚也、次余參宮御方、主上不撤御裝束、即渡御、(少ヵ)小時還御、余候御共、于時光綱奏外任奏、(諸司奏亦同被奏云々、)御覽了返給、次諸卿出外辨、○外辨上下(恐有脱字)云々、余相具内侍、令候南殿簾子、此間仰陣可引之由、光綱跪下知加催促、數剋不引、頻加催之後、僅以參入、(今日次將人數甚多、未見此例、)次内辨着宜陽殿兀子、次内侍出居東階上、余引導、(五位藏人親國扶持、)也、須臾返入、内辨敬折稱唯、揖進軒廊、(陣官人剷敷、)更出自東間、渡對前假橋、練歩、到左近陣南頭、(次將、中將成定朝臣一人依家禮退下、餘人不動、)二三寸進出西、于退立之間、與左近陣

胡床相對被立也、向西一揖、向乾再拜(先突右膝、)一揖、(拜了、頻被剷衣文、不可然事也、)大輪右廻シテ練歩、自練始之所、八事外西寄テ、早速練止也、于時日已雖沈西山、燎未擧于前庭之間也、今日御藥早了、召外辨、猶爲白晝歟、職事之懈怠、後取之遲、最遺恨也、内辨着堂上兀子、仰開門(闈ヵ)司等、(闈座下、不知故實也、雨儀闈座下、晴儀闈陛上、其故八件等雜事在胡床之次時之故也、)次召舍人、(卜于兩字甚短、利字未無勾、)次少納言良久不參内、辨數度被催、其後少納言親家就版位、内辨仰云、大夫君達召戈、(戈字突上テ仰之、近代例也、)次外辨列立、實家卿已下也、立了、内辨仰云、シキキン(先々井字不聞、今日有其字、但不用井字、用イ字、是一說云々)次諸卿着座、仰定長、被催粉熟、下﨟實明在奥座、余參宮御方、伺候退出、參般富門院、(白川押小路殿也、)謁女房退下、歸大炊亭、余出行之間、通親卿來云々、宿申如例、

二日、(甲子、)陰晴不定、午刻手水、陪膳、以政朝臣、今日大外記依可持來敘位勘文、暫相待、先例手水之次有便宜故也、然而依遲々、且始也、其後見鏡又如例、親信卿來、未刻、大外記中原師直持來敘位勘文、余着直衣、出居上達部座、(當間座南面、)召親經朝臣、(昭陽舍迎參、)仰

師直可召之由、親經退下、小時師直入自車寄戸同廊西縁跪候、（持勘文宮、深揖候、）余遥目之、師直稱唯參上、跪長押下、膝行昇長押、指寄宮、余引寄宮、師直取笏、（本不指腰、入懷中、）退、候前簀子、余披禮紙於宮中、（二陪押折也、）被出勘文見之、（右手經、持如恒、）持本卷之、加禮紙置宮外、指出宮、（二三尺許、）師直參進、懷中笏取宮、退居長押下、余目之、稱唯揖退下、出自本戸了、親國申、今日後取闕如之由、淸長申不及之由云々、憖可釣出之由仰之、長兼雖去年勤仕、有別仰者可勤云云、先可釣淸長之由仰之、申刻、大宮大納言實宗卿來、余着直衣出逢、小時退出了、公房中將來、召簾前謁之、依思父相府所聞也、

三日、（乙丑、）晴、時々陰、巳刻手水、陪膳如昨日、卽見鏡、今日余欲出行、然而聊有勞事不出行、晩頭、新大納言忠良卿來、余謁、其聲如女人、

四日、（丙寅、）晴、召親經朝臣、仰靜蓁事、宗賴召具陰陽師等參入、問公家御方違事、五辻之外一切無其所云云、件所本主春日局於彼堂卒去云々、然而年序多隔了、又其屋各別云々、問左大臣内大臣等、各被申不可有憚之由、仍其旨仰下了、此夜、法成寺阿彌陀堂修正也、已欲參之處、今日依吉日浴湯之後、風痺發動、仍俄以不參、大將又依病不參之由所示送也、尤有恐之中心謝之、宗賴申云、大外記良業勘申御衰日敍位例（五日御衰日、六日行幸也、）云々、余云、猶不甘心、六日爲凶會、爲煩之時、依輕被用御衰日歟、於行幸同日之條、八、七日猶有行幸、況敍位哉、全不可有憚、猶六日可有敍位議也者、

五日、（丁卯、）晴、晩頭小雨、入夜止、依爲公家御衰日、不被行敍位議、明日可被行也、此日、中宮有御方違行啓、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御入内自大炊亭、閑院當大將軍方、仍四十五日全雖被宿今日滿日也、（除沒日定卌五日也、）而可有行啓之所々、皆以有禁忌、有方忌、八條院御所之外無其所、仍所行啓彼院也、宿年内内申女房、一昨日以宗賴朝臣爲使被申了、戌刻、余着裝束、（蒔繪劍、隨身壺袴、是非供奉之時先例如此也、行啓ハ雖可用螺鈿劍、先例如此也、）參内、亥刻、行啓出車五兩、（車副女房四人乘之、衣冠衛府各二人副之、）半物雜仕車依不行列、不被具、公卿十人許、兩大夫候之、予自閑路先以參會、於女院御所階隱間、被寄御與、兩大夫候御與寄、余候簾中、寢殿被用宮御方

之故也、女房二三人豫參會、其外又出車之內一兩、近習女房等下車、候御所也、先以御寢殿北面、次於東面有御對面、以恐息小童被告仰、（件童直衣也、）中宮卽以渡御、此後余自地向九條、院中雖被儲休幕、其所讓兩大夫、余退出也、鐘鳴之後歸參、頃刻還御、先有御送物、土御門中納言通親取御(手)本、（付銀枝、）源中納言通資取御琵琶、各於寢殿西廣庇、大夫權大夫受取之、賜大進權大進也、次寄御輿、還御儀如例、余卽參候內裏、依叙位也、

六日、戊辰、陰晴不定、此日、叙位儀也、依可有行幸、被忩行之、巳刻、內覽申文、（宗頼、親國許也、光綱不參、頭中將未出仕、長房難參、無申）文、次於朝餉奏聞如恒、次於石灰壇撰申文、未刻撰了、申終、左大臣參陣、余卽參上、着殿上、藏人召諸卿、大臣以下列立弓場、次大臣着殿上、余參御所、大臣同之、次左大將良經、平中納言親宗、（不拔笏待、藏人解）劒、二位宰相雅長等取筥文、（大將作法神妙也、）次召余着膝下、次余承仰召大臣、大臣着圓座、次奏十年勞、（引還宮事巡也、）次召續紙、（長房進之、）前候氣色、卷返之後、無氣色之儀、大臣被稱無省奏之由、余授式部申文、先是執筆卷返續紙之間、下給御筥硯蓋申文、余取之、先披目錄、次撰分申文、無勘文、仍召宗頼尋之、申只今進入之由、仍申態、卽以下給、取之加置申文、解封開禮紙、（封入硯筥蓋、禮紙卷之、置硯筥下方、其後加申文等之中了、）叙二省了、奏事由、召院宮御申文、（左大辨）叙王氏、（此間持參御申文、）次被奏御申文返給、光欲叙外記史、余撰出史申文二通、給執筆之諸卿令定申、爭申上日之故也、此間叙氏爵等、（藤氏、余以詞仰之、行忠右大臣被擧也、）次叙院宮給、次余授申文勘文折紙等、次第叙之、此間、齊宗返上史申文、公卿皆悉申可依上日之由、其中大宮權大夫申云、仲親申文之由載行幸奉行之由、可被尋歟云々、仍余問之、仍大臣召宗頼被問官、是大夫史與奪云々、仍勿論叙尙友、（第一）訖、次叙勘文了、被召入內一加階勘文、頗懈怠之由被自稱、數刻不進之間空手被待、度々被催之後進之、無入內勘文云々、叙了奏叙位之間、通具叙正下（四イ）日仰之寮中祖父內大臣朝覲行幸建春門院御給云々、書入月日奏聞返給、置替筥之後、取叙位副笏揖退下、抑、叙位端多被置之間、端一枚竊被切留之、頗無用心歟、入眼親宗卿、忠經卿等云々、余退下披膝名之處、通具上臈濟々、其中左大臣內大臣等息在之、然而仰入

眼上卿、除通具了、是入眼以前進退取捨先例太多之故也、又左大臣之許告遣此旨了、通親卿定含恨歟、是余失也、非其人居其官、天譴難遁歟、不覺悟位次、有此過、尤難謝者也、子一刻行幸、夜行自亥刻可被避之由、晴光申之故也、但宜忠申不可然之由、此評定之間、自然及子一刻也、余改着鈍、隨身同著脛巾、狩胡籙也、大將又申出同改裝束等參內也、余自閑路參會五辻齋院御所、中門廊構御輿寄、其外無便宜之故云々、經房豫祗候彼宮、御後見也、余粗歷覽賢宮殿樓閣也、即以行幸、公繼卿役御璐、(內侍二人在簾中、)宗頼獻御草鞋、先々次將候此役、今頗有其程、仍隨便用貫首也、依無所便無鈴奏、余仰此由也、入御之後、小時(少カ)余退出、歸大炊亭、改着直衣、向泰覺家、引入車於門內、待曉鐘直歸、參內裏、依節會也、

七日、己巳晴、此日、白馬宴會也、宗頼不告左大臣之間、愁超越、仰子細了、被申超越無愁之由、尤神妙也、申刻、左大臣參陣、(無加敍、)次第存例、謝座之間日未入、親族拜之間、大臣退出、白馬奏了、兩大將退出、(左大將先進奏、即退出了、)仍土御門大納言通親行內辨事、上臈等退出、不審之間、堂上持疑、內豎申皆退出之由、余自簾中直仰通親卿也、右大將退出、尤不當也、又今日大進次將一人不參、尤奇怪々々、可尋沙汰之由仰親國了、又右大將早出事、先內々尋左大臣、隨返事可問之由仰了、節會以前親宗卿參入、賀申二品事也、

八日、庚午晴、巳刻退出大炊亭、此日、女敍位式日也、雖隨被行之、延引例太多、十一日宜之由勘申、仍彼日可行之由仰之、今日雖無日次之隙、五日以後連日出仕、上下有煩之故也、戌刻、着直衣、(此車、顧身上臈、如例、)參法成寺、(經宮小路正親町等、降自西面北四足、如例、)雅長、光雅、基親等卿豫參入、降居廻廊邊、予入自正面、着長者座、(南障子屏風等、寺家新調之、)公卿各入自座後障子着座、奉行家司末參上、仰職事定綱令催、每事遲之由、次法咒師、次初夜導師、次見咒師三手、次大導師、行家(深カ)初夜導師勤之、以後居湯漬、公卿座僧座同前、余陪膳依家司不參、殿上人成定朝臣勤之、又隆房、經房、季經等卿參入、事了余退出、

九日、辛未晴、棣範中尊勝寺問事、宗隆申御齋會事、親國申左大臣返事、一日節會觸右大將、退出之由也、

以ニ此趣ヲ可レ問ニ右大將ニ之由仰レ之、長房申ニ神宮解宜
事ヲ、仰ヲ合人々ニ可レ行ニ御卜ニ之由仰レ之、
十一日、癸酉陰雨降、此日、女叙位也、申刻、着ニ直衣ニ參
内、先レ是内ニ御次第、進ニ御所ニ了、執ヲ申御作法御不審等ヲ、晩頭、左大臣
參會、余於ニ直廬ニ着ニ束帶ニ參上、主上着ヲ御御引直衣ニ
出御、南面、余着ニ殿庇圓座ニ召レ人、宗頼朝臣參上先長房參入、仰ニ識
人須可レ參之由ニ也、主上御ヲ目宗頼ニ出ニ殿上ニ召ニ左大臣ヲ、左大臣
參ヲ着圓座ニ正レ笏候、主上御ヲ目大臣ニ召ニ男共ニ、長房參
入、大臣仰云、硯紙、無ニ續字ニ如何、家忠執筆之時如レ此、故殿被レ難レ之、長房即持ヲ參
之ニ、硯并續紙二卷盛ニ柳筥ニ也、大臣取レ之置レ前、又正レ笏、次主上御ヲ目
大臣ニ見ヲ合續紙ニ取勝向ニ座上ニ、經宗并此大臣定作法也、終ヲ置之ニ
卷返、被レ問ニ叙人々數ニ、余答レ之兩三人歟、即書ニ從五
位下ニ、余取ヲ集空勘文申文等ニ叙所申文也、指ヲ遣之ニ、大臣取
レ之置レ前、御筥下置ニ空勘文ニ、其南置ニ申文等ニ、叙位ハ空勘文束置也、進ニ愚案ニ了、先叙ニ藏人ニ、御匣
殿叙了、奏ニ事由ニ、仰ニ院宮御申文ニ、忠季朝臣奉レ之、次叙ニ内教
坊ニ、未ニ沙汰ニ中ニ以前持ヲ參御申文ニ、然而猶叙了後被レ奏如何、次奏ニ院宮御申文ニ、其作法如ニ官奏叙位除目
之習ニ、未レ返ヲ給奏文ニ之間、不レ止ニ本座ニ、是依レ無ニ其程ニ也、官奏ハ文書御覽太久、仍賜ヲ者本座ニ、而今ノ叙位與ニ官奏ニ混合、作法不ニ甘心ニ、花園
説云云、御覽了、其儀取ニ御申文ニ置ニ御前ニ、大臣復座之後、
一々披レ符、随レ撤被レ入ニ御硯筥ニ、撤ニ禮紙ニ、毎レ撤被レ置ニ御前右方ニ、御ニ覽申文ニ、

次第並置ニ御前ニ皆撤了、一通之中卷ヲ籠數通ニ、暫置ニ御
前ニ、先卷ニ禮紙ニ、先取ニ一枚ニ卷レ之、次第卷續給也、是余申行也、入ヲ御々硯筥ニ了、更
取ニ御申文ニ、指ヲ置御座端ニ給、大臣指更起參ヲ上於長押
下ニ、指レ笏昇ニ長押ニ、參進取ニ御申文ニ、退下復座、次第叙
了、奏ニ事由ニ、召ニ小輪轉勘文ニ、被レ加ニ小字ニ如何、召ニ宗頼朝臣ニ被レ仰也、又入内一加階勘
文事被レ問レ余、余云、近代不レ進歟、然而召試否可レ在ニ御意ニ、大臣先小輪轉勘文事テ被レ仰了、更被レ問ニ件兩勘文有無ニ、宗頼退
下、其間叙ニ女官等ニ、小〔少カ〕時、宗頼持ヲ參小輪轉勘文ニ、申ニ
兩勘文不レ候之由ニ、大臣不レ被レ見ニ件勘文於レ余、如何、
即叙レ之、次余授ニ加階申文三通ニ、即叙レ之、皆叙了取
レ笏候ニ氣色ニ、有ニ御目ニ、又被レ氣ヲ色余ニ、余目レ之、即書ニ
年號月日ニ放ニ奥一枚ニ卷レ之、置ニ硯西ニ、余云、可レ有ニ男
叙位ニ、藤原範宗殷富門院御給也、以ニ放殘一枚ニ被レ書
レ之、置ニ二通於柳筥ニ、撤ニ他物ニ置ニ柳筥ニ、兩方硯瓶下ノ紙引切テ撤了、硯下テ枕ハ不レ撤レ之、如
レ初起座奏聞復座、御覽至レ奥了、又參上賜レ之、復座如
レ本置ニ硯以下ニ、取ヲ副〔少カ〕叙位二通於笏ニ退下、召ニ續紙ニ、
末ニ持參ニ之間、主上小押ヲ出御硯筥申文ニ、余膝行參上、
副ニ御座間西柱ニテ、昇ニ長押ニ指レ笏、進寄取ニ御硯筥
蓋ニ在ニ筥身上ニ、逆退降ニ長押ニ、退復座、置ニ硯蓋ニ披レ笏、先見ニ
空勘文ニ、次撰ヲ出申文等ニ、
十三日、乙亥晴、戌刻、着ニ直衣ニ、相ヲ伴左大將ニ、參ニ法勝寺ニ、

上卿實宗卿奉神宮事、仍以親信卿為假上卿、而今夜稱障不參、最奇怪也、召資實仰事可始之由、先打鐘、次初夜導師登、咒師二手以後參法成寺、廻東北入自西面四足也、先例或參自南門、而池橋破損之間、其路遙可廻池畔、仍用西面門也、咒師三手、此中愛王丸（宮一丸弟子）、走大唐文殊手、（此道之秘曲也、）大導師了、余退出、于時子終也、此日、參法勝寺、公卿隆房、經家等仰了、參法成寺、公卿季經、親雅等也、今日出行以前、東大寺別當前權僧正勝賢、長官左大辨定長等來、申供養之間事、雖出雜事、可申定之由仰定長了、

十四日、（丙子）晴、依物忌不參御堂、大將參入云々、先參御齋會云々、

十九日、（辛巳）講了、歸大炊亭、大相國一位之後、拜賀有參拜、引出物馬、

廿日、（壬午）於太神宮供養金泥心經六卷、以隆栄阿闍梨為導師、中宮王子誕生御祈也、又春日神社同經一卷供養之、前大僧正為導師、各副布施物、余今日轉讀心經千卷、法樂太神宮、讀百卷法樂春日、皆王子誕生御祈也、

廿一日、（癸未）吉書奏也、左大臣候之、左大辨候之、直辨資實、余於殿上内覧、辨長押昇降之間不陸行、更起テ昇又降、可尋之、大臣今度五度揖也、先々候天氣御目之後稱唯、其後又有揖、卷文之時無稱唯、如何、又退下之時、以文被置杖上也、此夜宿仕、

廿三日、（乙酉）向九條、小兒服異栄也、陪膳刑部卿宗雅朝臣、役送藏人五位六人、皆布衣、密儀也、於堂西廊有此事、余含之、今夜留堂、送關東返札、

廿八日、（庚寅）晴、此日、春日除目初日也、辰刻、頭中將兼宗朝臣來、相次頭辨宗頼朝臣來、余着冠直衣、出客亭、（撤脇息、置硯筥、）仰資告出御之由、次頭辨宗頼内覧申文、（依上臈先覽也、）次頭中將兼宗同内覧、次親國、次長房、（光綱不參、兼宗長房帶劍、如恒、）皆悉御覧了、其儀皆如例、仍委不記、其後召宗頼問左大臣申状、公房三品事被仰下之旨、最可然、暫可相待云々、又與右大將相論故左府遺財事、被相分之條最可然云々、兩條被伏理歟、最神妙、次職事等參内了、余相調除目文書等、申刻參内進御次第、去年雖遣進、依為亮闇儀、聊有相違事、仍書改（使大將書之、）所奏覧也、酉刻撰申文了、依六

位無其人、長房書目錄、日沒之程、左大臣參入、他卿不參、各遣催之、宗賴所申也、余着束帶參御所、公卿四人參入（宮文獻也）、之後、藏人某兼出陣召公卿、（余仰宗賴令召）也、即余着殿上御倚子下、此間秉燭、次左大臣以下列立弓場殿、次大臣着殿上、次余着御前座、次大臣着御前座、次右大將、（作法神妙）、土御門中納言、左衞門督別當等取宮文置之、參議遲參、仍余催之、次雅長着座、次御簾動、次余着簾下圓座、次依天氣召大臣、々々着圓座正笏候、御簾動、次大臣奏閑官帳、（移一宮文書於次宮之間、未移了中間、見閑官帳如何、少々）小退拔笏更退圓座、懸片尻候、（小敬折）、御覽了抑帳御簾給、大臣指笏參進、賜宮、復座末、置替宮之前、被引寄末之宮如何、次參大間、其作法如去年春、次摺墨、次取笏申云四所、（是經宗大臣、作法未知本也）、次任內豎三人（作法如常、但誡小笏帳之後、見寄物）、之後、奏事之由、召新宰相中將忠經仰之、院宮御申文、（召詞、左宰相中將云々、可召左近中將歟如何）、次任四所殘、此間居火櫃衝重等、又頭中將勸盃、次忠經卿參御申文、大臣奏聞、暫退候、御覽了返給、復座如例、此間賜御硯宮御申文、余先見目錄、次撰分內給（在袖書中）、幷可袖書之申文等、此間大臣任四所了、余指遣所撰置之申文、大臣

取之置前、橫、先任內給、次注袖書、（此次可被見公卿當年給、若有二合者爲下勘也、而不見之間、追被下勘、似無用意、職事可儲二合來、不然失也、然而短冊之中無二合來者、爲用意、尤可見當年給也）、召左大辨定長令下勘、（被仰可急勘之由）、次任院宮當年給、大略被申二分代不申撰、仍皆入一宮了、只殷富門院中宮女御三所許也、此中女院雖任掾、猶申內舍人、仍御申文之上引怨（上方引之）、被加成文也、女御給稱無朝臣、被折下方了、中宮一所不申內舍人也、次任公卿當年給之間、有二合申文等、此中望掾之申文、右狀不載二合字、大臣難之、折下方入第二宮、余二合申文不被下勘、依候座歟、自申文被下勘之、（但定長持參下勘申文等、次被下勘也）、自餘皆任了、取笏候、余示可被催下勘申文等之由、召男共被尋之、即定長卿持參、（此次賜自御申文也）、次第任之、余國替申文擧、法成寺咒師愛王丸望播磨掾、先是任內給了、仍余召可任伊豫掾之由、件國又先任余當年給了、然而余塗墨仰可被任國替之由、仍隨命被任了、余當年給改任美作掾了、次定長授大臣二合又以任了、皆悉任了、氣色余、卷大間（引直卷）如之、禮紙封之、置硯上方、次逃左足、向座下、封成文、（經歡刻如例）、次置替宮、入大間成文成殘等於一宮、指

勿押宮奏聞復座、余又返上御硯宮申文、大臣引直宮退下、余退參宮御方宿仕、

今日參入公卿、

余、左大臣、　大納言、(實宗、邦綱、)　中納言、(通親、隆房、兼光、)

參議、(雅長、忠經、光雅、公時、定長、公繼、實泊、)

廿九日、(辛卯、)朝間天晴、午後天陰、入夜雨降、此日、除目中日也、申終左大臣參陣、他卿僅兩人參候、仍重可相催之由仰之、余着束帶參御所、此間、公卿四人參入云々、仍仰藏人召之、主上着御引直衣、余着殿上、次大臣已下列立弓場、大臣着殿上、余參御前、大臣同參着、次土御門中納言通親、別當兼光、左大辨定長、新宰相實明等取宮文、次依召余着簾下圓座、次依仰召左大臣、々々着圓座、賜大間宮復座、置替宮之間、賜御硯宮申文、余取之置前、撰分申文等、大臣移大間、(如去夜也、但願扶人、)次大臣云、無可任之者、可召兼國勘文歟、余云、在御意、即召宗賴、仰兼國轉任宿官勘文可召之由、其後數刻卒手起候、此事太不得其心、先可任內舍人文章生諸道、院々舉之後、可召件等勘文也、然而彼家之習如此歟、數刻不持參之間、大臣案云、然者且任文章生外國如何、余稱善、大臣先任文章生外國、(三人上臈皆候所、所第七以下三人外國也、)次任內舍人外國、此間持參三勘文、大臣留轉任宿官等與兼國、(有禮紙、)余披見之、(禮紙密々卷取也、)如本卷之、加禮紙返與、不奏聞也、大臣取之次第任之、細細被示合也、任了與勘文余、余加置、次任宿官、次任院々舉、(三院皆任、)次任諸道舉、任北堂明經等、不任明法算、大臣云、去年皆任了、仍今年不可任也、於明法算者、隔年可任故也云々、先是任宿官了、即披見上召使申文、(在硯宮、)欲任之間不入日云々、仍稱難書返入不被任、但不折之也、次余外任少少、并院宮內官未給、公卿子息二合申文等、與執筆大臣、皆袖書、暫置之、依顯官舉未說也、件舉事任內舍人外國之間、余賜申文等大臣、々々召實宗、令舉定長書舉冊、(白紙、下臈實明雖候、依大辨定長召之也、)次大臣任外任等、(臨時內給介、并七條院臨時被申請顯權守也、件權守六位也、任讀後、)次舉了、實宗持參目錄申文等、大臣披見目錄了、相加申文與余、余又見目錄、卷籠申文等於其中、進簾中了、(留御所、)次大臣召實明朝臣、依四位召名也、下勘院宮內官未給御申文、(此中女御申文、本所不知之由、大臣傾奇、仍不下勘也、)又公卿子息二合下勘哉否有兩說、大臣云、於未給者下勘云、於當年給者不可勘

〔之〕云々、（此事如何、然而余不解此由也、）但雅長卿二合注當年給云云、余云、參議二合不聞事也、於子息者、依朝恩雖有天許、申文不可載其年歟、大臣諾被返申文、余取之相加袖書束了、大臣京官少々可任之由被示、仍而諸司奏諸道擧、但不諸道擧、仍明日可任歟之由、余示之故也、諸司奏三四人許任之、次氣色、余卷大間封之、次封成束如例、經數刻切件紙、縒之餘之時、先引墨之後切其餘、余家說也、大臣作法不然、先切餘之後被引墨也、次奏大間、復座引直筥、揖退下、余返上御硯筥申文（以前也、大臣退下）同退下、今日火頗衝重勸盃如昨、（頭中將對之、長房取瓶子、）大臣奏大間之間、被取內舍人闕三人、即忘却不取之故也、實宗卿賜盃、復座之時揖也、無謂取空盞之時〔者〕有揖說也、轉盞之時入酒傳者也、尊不可揖歟、

今日、參入公卿、

余、　左大臣、　大納言、（實宗、）中納言、（通親、親宗、隆房、兼光、）

參議、（忠經、光雅、定長、兼明、）

卅日、（壬辰、）陰晴不定、此日入眼也、申刻、執筆左大臣參入、他公卿等少々參會、當任人折紙之間、時刻推移、又分發之間事、重々有沙汰、自關東又有申旨、如此之間、戌刻議始、余着殿上、大臣參上、次第如夜夜、右大將賴實、土御門中納言通親、平中納言親宗、二位宰相雅長等取筥文、大臣賜大間筥復座、此間賜御硯筥申文、余取之先委見目錄、撰分申文等、可任之歟相交タル束ヲハ皆取出テ、置硯筥蓋與方也、大臣之有二分代御申文等、承可任者欲任者、（彼花園說、先任內舍人也、）余與拆紙申文等於大臣、々々取之、先相分置之、先可任者座前橫置之、次可沙汰之文、置下硯與一筥之間、不可有沙汰、又〔次〕第一筥下方橫置之、叙位申文暫入一筥、次任內舍人等、此中有後白河院二分代名替、寬治之比有此例云々、右大臣爲試執筆被書出歟、次任文章生散位、（課試者無）之、次々只隨便任之、全無次第、先觸余召宗賴朝臣、召瀧口所乘勞帳、即持參、大臣與余、余見了返給、（不奏例也、）終頭大臣觸余、仰受領擧之由、右大將以下起座向殿上遂、（不向陣歟、）此間、大臣被出此間禮紙書受領案、大臣云、重任不可載、大間延任可載云々、如何、大略移付大間了、此中、周防國去年可得替國也、而自然過了、如何之由仰合官、官申云、計歷之後重延任、雖無理有例、准彼者可兩年延任之由、

可被仰下歟者、余云、然者於件國者、不可載大間、大臣諾、次公卿等一々持參畢、(先復座如恒、)執筆次第被召、皆悉進了之後被與余、余示可被奏之由、大臣申文等次第被退、(或入第二筥、又入第一筥、又作筥下方留之、)指笏押筥、參進奏聞了、小退(少カ)拔笏復座、(件文留御所也、)次任大納言定能卿也、件人復任載大間、大臣云、可消歟、余云、可依先例、大臣云、其例候公實卿、復任右衞門督移左、其替家賢拜任、消公實任家賢、但彼者任其替、是不然如何、余云、復任者載召名下二省也、而消大間了者、已如無復任、此條雖無理、寛治之例炳然也、今何不准哉、早可消歟、仍大臣消之、但殘中納言尸字許是皆消、恐可似無復任之故也云々、次奏大間、(先是入硯筥、了、)置硯上、有叙位事、召五位藏人、(兼房、)召續紙、即持來、大臣不候氣色直卷返續紙、有叙位如何、(非逆上恐若之、)次入大間叙位於一筥奏聞、返給封成文、(數剋、)加入大間筥、取之退下、余先是返上御硯筥申文退下、火櫃、銜重、勸盃、(兼宗朝臣、瓶子親國、)如夜々、

參入公卿、

余、　左大臣、　大納言、(賴實、)　中納言、(通親、親宗、)

參議、(光雅、公繼、)　(公時、兼忠、)　(定長、實明、)

今日、大臣着柳張下襲、兩夜不然、打下襲也、大臣一切不知申文、偏任折紙、任了之後、更申文懸勾、一一被指成束、依爲容易說、頗無念歟、已如無除目之故實等歟、又讀大間之時、不讀其官、只讀位已下也、最奇、

淸書上卿平中納言、　參議兼忠、　實明云々、

余今夜退出、仍免淸書內覽了、

二月

一日、(癸巳、)旬祓遙拜如常、

二日、(甲午、)此日、下名也、少々有加任、宗賴朝臣來、申人々所望事、注任人賜之、仰可奏聞之由、

三日、(乙未、)申刻、發遣春日祭神馬十列等、陰陽師時光朝臣、陪膳兼親朝臣、使業淸、役送爲說、近衞使高通朝臣、行事辨宗隆、此日、內大臣被來、今日、除服之後着陣云々、余謁之、

四日、(丙申、)此日、祈年祭、春日祭也、神齋如恒、經房卿來、隔簾謁之、數刻談話、宗賴朝臣申條々事、自內裏侍從通光可昇殿之由被仰下、仰宗賴了、

五日、丁酉、陰、小雨、此日、釋奠也、親經朝臣來申造寺之間事、大將來、日來依風病不出仕云々、

六日、戊戌、晴、余向九條、爲見作事也、女房參内裏、（退出以後宿七ケ日、然而依爲公所不憚也、又宇治殿御時、此條無本說、不可憚之由沙汰切了云々、又出自一所之人宿兩所、世俗憚之、然而於公所者又不相憚也、）余宿九條、此日、以宗頼朝臣、重返給座主辭書、又仰子細了、

七日、己亥、晴、今日終日見作事、職事等申條々事、左大辨定長持來東大寺供養雜事注文、余謁之、粗示子細了、又來十日召具勝賢僧正、及上人等可參之由仰之、亥刻參八條院、小童元服於八條院不可有之云々、但余申請彼御所之儀云々、今日、宗頼示座主返事、猶被返上辭狀也、

八日、庚子、雨降、子刻、作事終功、女房相共經渡殿北廂、渡居新造廊、不用移徙儀、大將相從、先羞膳、（不及五菓也、）少時大將歸了、其後就寢、女房今夜不着鈍色、只着白袴、又御膳不用黑也、女房等不着物具、只客許也、報鐘之後、女房渡堂方、明日余神事故也、

九日、辛丑、晴、余寢覺之後、辰刻許渡商家、（用輿、）今日依園韓神祭齋也、女房聞鐘、即渡堂方、是重喪事宜之故也、余須其即（諸カ）雖可渡他家、此堂無呈額、只如持佛堂也、新造廊又頗相去事及數間、付寢之間、自然移刻、強不可重歟、仍以彼爲期所渡他家也、宗頼申中宮行啓之間條々事、來月廿七日之由、先日仰之、而件次猶有月事疑云々、仍十六日可被果遂也、期日僅卅餘日、出立又莫大也、十之八九難叶事歟、然而申之、所及可奔營也、

十日、壬寅、依遠忌、遂佛經布施取等於光明院、如例年、自此夜始懺法九條堂、如例、此夜宿他所、依明日神事也、今旦渡堂、入夜向他所也、

十一日、癸卯、晴、卯刻向大炊亭、申刻發遣大原野神馬十列等、陪膳兼雅朝臣、陰陽師在宣、行事業家、忠季朝臣來、余謁之、一日比謁左大臣、可行啓供奉之由所存也云々、

十二日、甲辰、雨降、此日、余家尊勝陀羅尼供養也、御導師法印、待曉題名僧十口於寢殿南面有此事、公卿少少在簀子座、（兼雅也、親宗、季經、親家、基親、親雅等也、）儲僧前如常、親宗取導師被物、他卿等取題名僧絹裘、其外殿上人地下君達等取布施、依人多不及諸大夫、入夜參内、即歸九條、

十三日、乙巳晴、座主被來、東大寺上人來申、天王寺領住吉社造宮役可被免之由、卽相具彼寺執行僧辨俊所來也、余條々仰子細、上人伏理、辨俊又向關東所朝議非常法咒、以此次余加勘責、無披陳方、須從其科也、然而上人相具來臨、平依申請免給也、及晩左大辨定長、右中辨棟範幷陰陽師三人、（宣憲、季弘、在宣、）參入、爲沙汰東大寺供養日次事也、注申十月廿五日壬午、（復日、）此外無日次、十一日乙酉雖爲章劍、供養支干甞大禍、又下吉也、前日行幸又惡日也、仍注申廿五日之由、云々、其後人々退出、

入夜宗賴朝臣來申云、今日先伺左大臣亭、仰兩條事、（東大寺上棟事、大原野行啓扈從事、共領狀云々、）次向內大臣亭、仰兩條事、（官奏可被仰之由事、同御告事、依病不能、扈從事不可叶歟、又官奏事後日可承云々、此事不得其心者也、）又申行啓諸國所課、幷舞人陪從出車等散狀、

十四日、丙午晴、此日、中宮大原野行啓定也、於大炊亭有此事、寬弘如此、承曆於宮殿上有定、今度一向追寬弘例、仍於家所定也、晩頭自九條向此亭、相續公卿等來集、余書定文草與宗賴、豫令書儲、依時刻可推移也、戌刻、余出居客亭、先是、公卿等在座、余召宗賴朝臣、仰日時可勘申之由、小（少カ）時入日時於覽筥持參、取日時置前、返給覽筥、宗賴取之退居廣庇、余見日時了置前、仰可有定之由、宗賴退下、藏人五位等立切燈臺敷圓座、（藏人頭作法也、）次宗賴朝臣正笏參着、次諸大夫持硯置其前、（是又藏人頭作法也、）宗賴候氣色、余目之、宗賴摺墨之後、又披副續紙於笏、候氣色、余目之、宗賴染筆、余披承曆例文與之、（余隨便宜中也、）先讀云、中宮大原野行啓雜事、（無定字、承曆無之、）宗賴書之、又讀云、一御幣神寶、又書之、此後只可書之由仰之、宗賴書之、（須取出土代、置傍書取、而晴遊之、頗無術歟、一兩枚書了取替、）書了撤硯、盛定文持來、余取之置前、（作折敷引寄也、）宗賴復座之後見之、卷加日時勘紙之中、差遣左大將、々々々以下次第見了、更取上之、余置折敷返給、宗賴取之退下、其後與人々言談、稻荷祇園行幸可延引之由、人々所申也、余云、何依行啓有延引哉、只尋初度日例、就吉例可被進退歟、人々稱善、頃之、人々退下、余參內、及子刻歸九條、

此日、來會人々、

　左大將、（直衣、）民部卿左衞門督別當、中宮權大夫、新宰相、大宮權大夫、（已上束帶、）

日時、

擇申中宮大原野行啓日時、
三月十六日丁丑、　時辰、
建久五年二月十四日
主税頭　賀茂　在宣、
陰陽頭　賀茂　宣憲、
余案レ之、如二承暦例一者、定文內作如レ此、然而於二日時一者、可レ被二行啓大原野社日時ト書一之、今度就二定文一書レ之歟、依レ非二殊誤一、不レ直レ之、
定文書様、
中宮大原野行啓雑事、
一御幣神寶、
行事宗頼、　長兼、
一御装束、
行事宗方、
一神馬十列、
行事長房、
一東遊、
舞人、
家經朝臣、　公房朝臣、
公定、　師經、
資宣、　兼季、
通具、　時通、
成廣、　康業、
陪從、
顯家朝臣、　長經朝臣、
兼定、　家綱、
兼資、　國基、
行事顯家朝臣、
一装束、
舞人青摺十領、加二赤紐一、　季長朝臣、
下襲十領、躑躅、
地摺袴十腰、加二重袴一、
陪從青摺十三領、可レ有二人長料一、加二赤紐一、季長朝臣、
下襲十三領、柳、人長料白、
表袴十三腰、
大口袴十三腰、
行事長兼、
一音樂、
行事忠季朝臣、　宗方、
一社頭装束、

行事親經朝臣、　　濟長、
一女房餝物、
女藏人六人、　各絹四疋、
同采女六人、　各絹三疋、
女官十人掃部二人、樋洗二人、　主殿二人、長女二人、御厠人二人
各絹二疋、
乘車女房四十人、　各絹五疋、
行事兼親朝臣、　仲資、
一祿、
上達部、　大褂各一重、
侍從諸衛將佐加二左右馬助外記史一、　衾各一帖、
殿上人、　大褂各一領、
氏諸大夫、
六衛府將監已下、加二左右馬寮允已下一、
主殿掃部內匠等屬各一人、加二外記史生官掌各一人一、
已上疋絹、
理髮二人、　各褂一領袴一腰、
陰陽師、
神殿預、

舞人陪從、
已上各單重一領、
人長、
氏神主、
樂人、
已上各疋絹、
六衛府番長已下舍人等、
外記官使部各三人、
主殿寮史生已下、
大舍人寮輿丁、
已上各布、隨二見參一給レ之(也)
行事長房、
一饗、
上達部、　內藏寮、
殿上人、　同、
侍從上下、　官厨、
諸衛將佐并諸大夫、　大膳職、
六衛府馬寮六位已下、　各付本府、
供奉諸司、　各任本司、
已上可ニ奏下一、

侍所、
女房衝重四十前、　廿前殿、廿前別納、
女官衝重廿前、　別納所、
本宮官人已下廿前、　殿、
舞人陪從廿三前、　穀倉院、
樂人卅前、　侍從廚、
所々長倉廿具、　十具盛長倉、十具充長倉、
行事長兼、

一出車、
糸毛、
金造、
檳榔毛十兩、
網代車二兩、
一女官料馬十疋、　左右馬寮各五疋、
女藏人釆女各六人、料馬十二疋殿上人、
已上行事兼時、
一御誦經、
一近邊社奉幣、
一賑給料米、
已上行事知家、

一造路浮橋等、
京職、
山城國、
行事兼時、
建久五年二月十四日
件定文、以二承暦定文一爲二土代一、加二取捨一所レ書也、寛弘定文雖二尋求一、不レ得レ之、承暦定文不審甚多、大概雖レ探二比躰一、隨二便宜一少々所レ改也、
十六日、戊申、雨下、此日、仁王會定、幷御忌月仗議也、左大臣以下公卿十人云々、
十七日、己酉、晴、宗頼朝臣來申二法花仗議事一、其趣返分云云、
十九日、辛亥、晴、午刻、懺法結願、親宗卿已下公卿四五輩來臨、次有二遠忌佛事一、故殿、導師覺智僧都、次恒例舍利講、有二百種供養事一、宗頼進二定文一、見了返遣、可レ仰二左大臣一之子細注遣了、
廿日、壬子、晴、未刻、八講證義者隆憲法印、請問八口、互爲レ如二例年一、公卿四五輩來臨、先以二隆憲一供二養法華經一部一、是又例事也、奈良僧都來聽聞、
廿一日、癸丑、晴、八講結願也、經房卿已下公卿六七人來、

座主來聽聞、亥刻歸二大炊亭一、女房同車也、
廿二日、甲寅、寳佛已下延暦寺諸司等群來、重申座主返任事、仰二子細一云々、
廿四日、晴、依二新年穀奉幣一、前齋神事也、此日、女房向レ堂、依レ修二二月一也、明後日可レ歸也、忠季朝臣來賜二行啓日記等一、仰下可二抄書一之由上、大相國被レ來、脱レ履謁レ之、兼宗朝臣宣命辭別宣下之趣、持來令レ見レ之、無二殊失一、返給了、
廿五日、丁巳、晴、此日、新年穀奉幣也、上卿大宮大納言實宗卿、辨權右中辨定經朝臣、職事頭中將兼宗朝臣也、未刻、定經持二來日時定文一、見了返給、仰二可レ奏之由一、同刻、大內記宗業持二參宣命草一、見了返給、可二淸書一之由、同內覽了、宗頼、親經、長房等各申二條々事等一、此日愁息小童等十歲、三歲兩人也、弟小兒今年始參也、參二春日社一、入レ夜歸京、昨日所二下向一也、
廿六日、戊午、晴、今日猶齋也、宗頼申二行啓供奉人幷所課等散狀一、仰二子細一了、長房申二明日樂所始事等一、仰二合次第一了、資實申二法勝寺御念佛之間事一、女房一昨日向二九條堂一、今夜所二歸來一也、猶依レ爲レ齋不レ謁也、
廿七日、己未、此日、當今御時始、所レ被レ召二樂所一也、

別當、　藏人頭左近中將藤原兼宗朝臣、
　藏人右衞門尉橘成廣、
預、　筑前守中原有安、
先例爲レ侍者不レ被レ補、又五位無レ例之由、舞人樂人傾申之由有二其聞一、仍先日召二好方一問二子細一、申二非據之由一、此事元自無レ所レ據事也、近衞召人等殆劣二於侍一也、何故可レ嫌二侍品一者哉、如レ此事只可レ依二器量一也、有安於二管絃道一入レ力習樂、當世無二比肩一之人歟、余當初粗學二胡曲一、尤レ習二故女院一（皇嘉門院）究竟一上手御座也、其外樂等多分以二有安一爲レ師、所二傳習一也、仍彌足二抽賞一者歟、
寄人、
　殿上人、
　　親能朝臣、左中將、箏、　忠季朝臣、右中將、笛、
　　公經朝臣、右中將、琵琶、　隆雅朝臣、前右衞門佐、笙、
　　忠行右少將、篳篥、
地下、
　　經尹、笛、　高通琵琶、　已上藏人五位、
昔諸大夫學二此道一之者、多爲二陪從一、近代不レ然、件兩人頗爲二堪能一、就レ中於二高通一者、重代堪能、旁兼備者也、先例如レ此之選、殊無レ愿二淸選一、且于レ時無二其人一之

故也、今撰能召之、

信綱、　有頼、　仲俊、　俊基、

已上陪従、

舞人、

左六人、

右六人、

樂人、

笛、

笙、

篳篥、

晩頭着直衣參内、仰長房令進日時、即奏聞了返給、以長房仰可為別當之由於頭中將兼宗朝臣、其後余召兼宗朝臣、仰六位別當預寄人等事、於鬼間仰、是國綱也、次余參宮御方、樂所事終、已參殿上口之由來告、仍主上還御、先是渡御宮御方也、余候御共、先自樂所經陣座、更參殿上口、一節以長房召之、即入自中門、於南庭婆娑、則近、好方等也、各束帶、自餘樂人衣冠、是例也、參入音聲萬歲樂也、此間、主上御清涼殿南面簾中、余候廣庇西方御簾際、列居也、無座大將同候東方、一曲了、經南庭參中宮御方、余大將相共參宮御方、余候殿上、大將在透渡殿邊、於透渡殿南庭、又以打營破婆娑、萬歲樂二返之後、經本路退歸退出、音聲慶雲樂也、各歸樂所云々、

事了召長房樂所事、申云、舟屋座兼宗朝臣已下殿上人召人皆參着座、廣庇座陪従寄人四人信綱已下、樂人舞人一物等着之、依座狹他人不着、其後、有三獻、一獻六位別當成廣、二獻陪従仲俊、三獻陪従信綱、瓶子皆所衆云々、次樂人等起座、立幄内吹調子、平調、次舞二曲、萬歲樂、地久、各六人立舞之、依座狹一列立也、次更吹出萬歲樂、別當已下皆相従參殿上口云々、各無進名簿之儀云々、年々記無所見、只承曆記、忠節非陪従之寄人カ、進名簿之由申之由注之、其外無所見、永安度不進云々、次余參宮御方、次退出、于時子亥イ刻也、今日、小童參詣春日社、宗頼朝臣所相具也、

此夜可有臨時祭定云々、兼宗朝臣執筆云々、信綱子可入陪従之由申之、余許之、

廿八日、庚申晴、座主被來、親經朝臣申條々事、其中興福寺御佛寸法相違事、召具院官已下、可參之由仰之、宗頼進御忌月人々申狀、通親申狀最珍事也、不能左右々々、

廿九日、辛酉、以二左中將親能一、自二內裏一給二御馬三疋一、先日下給之外也、於二南庭一見了、卽返ヲ上之一、親經朝臣召ヲ具院算已下一參入、有二申旨等一、可レ問二明圓幷寺家一之由仰レ之、

三月

一日、壬戌、晴、旬被遙拜如レ例、不レ出二職事一人於河原一、修二由祓一如レ常、召二廐馬一見レ之、疲極殊甚、仍長房勘發無二拔陳之方一歟、隨身等依二不仕一、加二勘責一、召ヲ籠內廐一、自二關東一送二先日返札一、座主辭退、專不レ可レ然之由也、朝綱法師事、聊有二申旨一、親宗朝臣來云、御忌月不レ可レ被レ置之由依レ令レ申、奉レ爲二故不忠一之由、宣陽門院中男女致二罵詈一、又爲レ逐二中宮行啓一、余結構之由云云、不レ能二左右一々々、

二日、癸亥、雨降、此夜、中宮自二內裏一退出給、依二大原野行啓一也、公卿七八人許供奉、兩大夫寄二御車一、宗賴依二物忌一不參、忠季朝臣供奉、又問名謁下御之後、余暫候二其後一、召二兼光光雅卿等一、仰二御忌月不レ可レ被レ置之間子細一、兼光卿深以伏レ理、光雅卿自レ本不レ可レ有二忌月之禮一之由、議奏之人也、此次談二雜事等一、

今日、自二內裏一賜二馬一疋一、見了返二上之一、日來所二書寫一之經信卿記、今日終レ功者也、

三日、甲子、中宮依二月御障一、無二御燈御拜一、以二宗賴朝臣一返ヲ遣座主辭書一、密々見ヲ遣賴朝卿書狀一、其上條々仰ヲ遣子細一、入レ夜宗賴歸來云、總被レ留二辭書一了云々、尤神妙也、衆徒重申狀同所レ遣也、余節供、陪膳光輔朝臣、

四日、乙丑、晴、良業持ヲ來御忌月勘文一、內々所二尋問一也、入レ夜兼光卿來、先日所レ示之御忌月之間事、請二二品一云々、爲レ示二其返事一也、此夜、大將家有二作文一云々、」

五日、丙寅、陰不レ雨、親能忠季朝臣等已下、殿上地下之輩七八許輩參入、有二蹴鞠事一、

七日、戊辰、晴、辰刻歸二大炊亭一、此日、大原野行啓調樂也、爲二近邊人宿所一、爲二樂所一、戌刻、權亮忠季朝臣樂行事、申二事具之由一、又進二舞人陪從一、見參女房傳啓、余見レ之不レ書ヲ入六位舞人一、若爲二故實一歟、相尋之處爲二失錯一、仍書加進レ之、御覽了返給、次於二樂所一先有二舞樂一、次東遊、事了參入、經二東面北門一、舞人爲レ先下﨟一、其後陪從相從進二中門邊一、予大比禮退下、參入之間、東子午廊東放二立蔀一、女房等密々見レ之、余同レ之、今余參入、舞人五

人、（公定、兼季、實宣、六位二人、）自餘稱病不參、顯家朝臣爲陪從行事云々、舞人樂人不參、只東遊許也、此夜、行啓御祈御修法被始行之、不勤法、覺成僧正行之、

八日、己巳、晴、此日、行啓御祈十社奉幣也、上卿大夫左大將良經卿、巳刻參入、大内記宗業同參入、先着殿上、内覽告文草、（宗頼朝臣覽之、）余見了返給、聊有改直事、次付女房啓之、御覽了返給、仰令清書、即又内覽、其後啓之返給上卿前、次宮出御南面御座、次供御贖物、陪膳權亮忠季朝臣、役送大進長房、次獻大麻、返給宮主着座、次使々十人着圓座、（公卿使四位次官着之、）次御禊、（此間發口樂、如例、）次宮主退出、次撤贖物、（役人同前、）次使等取御幣立、次御拜、次置幣退出、小使等取幣出中門、次大夫賜告文於公卿等、次召他使等、一々給之、各參本社、（畢イ）了、早旦御湯殿、又豫立案十脚於南庭、倚立御幣、也、事了撤也、寛弘八社、承暦九社、今度十社、

九日、庚午、陰晴不定、今日終日沙汰明日試樂雜事、午刻着束帶參内、依臨時祭也、來廿七日依國忌廢務、上午日被行之、先例也、使舞人公卿一人未參、召奉行職事親國、令催沙汰、未刻、使并舞人少々參入、先有御禊、陪膳宗頼朝臣、使内藏頭經仲朝臣、次入御、改着御袍御下襲等、（青色、橡也、）次出御、先是左大將奏宣命、次宗頼承仰召使舞人、次第如例、二獻之後余退出、明日試樂之間、依有可沙汰事等也、今日、公卿八人參入云々、重盃花族殿上人面々固辭、信清保家等朝臣勤之云々、七條院有上御壺禰打出款冬句也、今日依後白河院御忌月、臨時祭可移他月之由、雖令申之趣、依無其理不改之、（也イ）凡奉爲皇祖置忌月例、我朝無蹤跡、非（罷イ）親帝行過、密々禮只承和一代也、彼度已不置御忌月、可何及異議哉、加之臨時祭式月也、依無列事、進退神事、專不可然事也、

十日、辛未、天晴風靜、此日、大原野行啓試樂也、未一點事始、余先着南階以西簀子、次以亮宗頼朝臣（藏人頭右大弁、）召諸卿、次太政大臣已下着南階以西座、次奏參入音樂〔了、〕參入左近將監狛式親、右近將監多好方、（各左右一者也、）共打壹鼓入中門、婆娑、樂行事權亮忠季朝臣（右近中將、縫腋、垂纓緌懸、）率樂人舞人等相從、直伺樂屋、式親、好方曲折了、入樂屋、行事立大鼓後、次余以隨身（在樂屋四邊、垂纓緌胡籙、）召行事忠季朝臣、出自大鼓東、斜經前庭、進立余座砌下、余仰云、亂聲、（此次仰云、任承暦例左右一度可發、）

又仰云、樂所預有安、候樂屋者、可奉仕大鼓、忠季經本路歸樂屋、次發亂聲、次式親、好方出自東西、各取第一桙也、(是例)進前庭、同時振之如例、次舞、先左萬歳樂六人、(一反拍子)此間、左大臣登上着座、次右地久六人、此間余召人、宗頼朝臣參上、(依無其路、令候殿巽角簀子邊、人々仰之也、)傳余云、大納言藤原朝臣(比巴)、左近中將藤原朝臣(箏)等可彈絃者、職事仲資、少進兼時取絃置各前、(比巴御前予丸、箏中宮内裏、日來取出自貢殿、暫被置御所邊云々、)先是、余示合任承曆例、可有堂上絃哉否、時人々各申可然之由、地久入了之間、以隨身召樂屋行事、仰云、蘇合可有四帖、又高通候樂屋可彈比巴、(此事同示合人々、件高道受重代譜、超等倫、仍有此召、)者、又中宮女房宰相局(故信頼卿女、母仙安藝也、)於簾中彈箏、(此事雖未聞、先蹤重代堪能之者、如此之時不憚其事者、如人々皆甚可無其益、仍令彈之、)次蘇合、此間居衝重、余陪膳刑部卿宗雅朝臣、役送諸大夫(宮職事也、)兩丞相、陪膳四位諸大夫、(役送侍、)次一獻、亮宗頼朝臣(瓶子藏人)弘樂居余座下方(階間也、依便宜、余命令居此所、)勸之、取縮酊、太相國自座前受余盃、復座之後、宗頼起座退了、諸大夫取縮酊、次二獻、左衛門督隆房卿(作法同前、同取縮酊、)次林哥、次青海波、依庭狹隨身等不立垣代、猶可立也、行事豫不下知歟、式親、光重舞之、青海波唱哥笙笛付所如仁平御賀、豫利秋有訴申旨、余不許之、所用正說也、此事先年法皇御賀之時、論訴喧嘩之事也、次狛桙、次採桑老、(好方舞人、)次新靡訶、次太平樂、次王仁、次龍王、(光重、)次納蘇利、(好節、時近、)次奏退出音聲、(長慶子、經本路退出、行事爲先、今度不打亂聲、)次召權亮(今度自堂上召如宗頼、)仰遊目之、(召東遊哥人也、)忠季退下、降中門内方、出中門召之、(今度無將監、)良久、顯家朝臣已下先登入、立櫻樹南邊、(舞人所役、)(色身御隨身、)兵庫頭信綱取拍子、笛、、和琴、、良久舞人入自中門、進立前庭、右近中將家經朝臣、(帥櫻下襲、櫻萠黄袴、)(着二藍切袴、)右中將通宗朝臣、(花款冬下襲、(裏青)款方表袴、指挿頭花、指左方如何、)左少將公定、(例下重不着打衣、)侍從經通、寶宣、時通、右少將、兼季、右兵衛佐公氏、右衛門尉橘業廣、(檢非違使藏人、)左兵衛尉藤康成(非藏人也、)等也、(已上衛府陪從、)舞了歸入、次哥了、陪從退下、于時日未沈西山、公卿退下、余暫着宮殿上、謁太相國右大將等、左大臣先以退出、次余參御前、人々皆退出、今日、打出廿具、(除イ)南階一間、其外皆出之、但殿上不出之、依爲樂所也、打出色紅匂、(紅梅單衣、萠黄裏(表イ)着、蒲匂染唐衣、)萠木匂(紅單衣裏款冬、裏(表イ)着樺櫻唐衣、)等衣每間並出之、今日事一事無違亂、希代之事、以杲遂可爲悅、而每事超過先例、左大臣退出之後、以能季朝臣送

賜一疋一、
十三日、此夜、女房渡ニ北家一、依下自ニ明日一爲中御精進上也、
十四日、自ニ今日一被レ始ニ御精進一、立レ札、余早旦洗レ頭修レ祓、今日、中宮御方有ニ千度御祓一、行啓御祈也、
十五日、此日、賜ニ舞人陪從裝束一、以ニ寢殿東面一、爲ニ御所一、妻戸北間敷ニ高麗疊二枚一、其上敷ニ平敷御座一、西、立ニ廻屛風一、行事良能可レ儲ニ御座一、而無ニ沙汰一、臨期余仰ニ女房一、令レ奉ニ仕之一、出ニ几帳一出レ袖、余在ニ殿上端座一、大夫權大夫共候ニ前殿庇一、無レ座、先レ是、中門廊北三ケ間張レ綱、如レ恒、懸ニ裝束一、陪從裝束遅々、仍不レ懸レ之、依ニ遅々一、且給ニ舞人裝束一、于レ時未レ及ニ秉燭一、次舞人等家經朝臣已下次第登上、自取レ之退下、不登之人不レ亂ニ位次一、諸大夫可レ取レ之、而見登之人取レ之後、役人取レ之、失也、陪從幷不登、舞人之分、行事各分遣了云々、次入御、余已下起座、先レ是、於ニ余方上達部座一見ニ神寶一、依レ無ニ先例一、八幡神輿代々殿上覽レ之、此神寶何不レ見哉、仍以ニ今案一見レ之、諸大夫役之神寶太多、仍悉不レ見レ之、大略許也、神寶不レ美、頗以荒也、是近代例也、見了返納、明曉寅刻可ニ持登一之由仰レ之、
十六日、乙丑晴、此日、中宮行ニ啓大原野社一、蓋依ニ寬弘之佳例一、所レ被レ行也、卯刻、女房等駕ニ出車一、三方寄レ之、殿上人等寄レ之、先例就ニ近邊小屋一、爲ニ其所一（等）、今度無ニ可レ然之家一之上、家中太有ニ便宜一、先例於ニ行啓之日一者、還事無レ憚故也、又寢殿東面戸間一間女房出レ袖、蘇白合單衣、花款冬、表着萠木唐衣、不レ出ニ他間一、是例也、辰刻、人々漸參集、余着ニ束帶一、赤色唐綾袍、帶獨鈷巡方、共打下襲、浮文表袴、有文帶、蒔繪螺鈿水文鞍、紺地平緒、少々、先出ニ居公卿座一、太相國已下公卿五六人在レ座、仰ニ宗頼一催ニ舞人等一、小時歸入了、此間、舞人五六人參入、御扇使遲參、再三遣レ使、此間、内大臣參入、左大臣候ニ近邊一、出ニ立舞人一之由示レ之、數度遣レ使之後、藏人勘解由次官親國爲ニ勅使一、持ニ參御扇一、立ニ中門一、權亮忠季朝臣不レ揖、不レ亜、降ニ逢自ニ中門外一、歸昇就ニ出レ袖之間一、申ニ事之由一、只氣色許也、退歸降ニ中門内方一、召ニ勅使一、先レ是使諸大夫敷ニ圓座一、於ニ透渡殿西間南庭邊一、次勅使親國持ニ御扇一、御硯筥蓋敷ニ薄様一、其上居ニ置銀御扇一、昇ニ中門内方一、就ニ出レ袖之間一進レ之、女房自打ニ出袖口一、乍レ持參ニ御前一、北方打出卽引入、此事雖レ無ニ先例一、思ニ事理一須レ如レ此、女房暫參入、其衣留置無レ所數、先レ是中宮御帳前御座、松重十領、紅打衣、花款冬表衣、赤色小褂、次打出如レ本推ニ出之一、不レ取只本數許也、次三位中將兼良取レ祿、白大褂一領、給レ之、親國取レ之降レ自ニ中門内方一、出ニ砌外一再拜退歸、次諸大夫撤ニ圓座一、余召ニ宗頼一、神寶舞人早可レ進之由仰レ之、次御反閇、陰陽頭宣憲奉ニ仕之一、此間御ニ御大床子間一、女房垂ニ其間御簾一、余竊向ニ大炊御門西門内一、見ニ舞人等一、見參七人、三人遲參、次余歸參、先レ是公卿列立、太相國内大臣已下、寄ニ御輿一、太相國大夫兩人立ニ屛風几帳等一、余幷女房三品相共奉レ乘、女房御匣殿乘ニ御後輿一、余毛、合レ聟ニ代官一、御匣一位依ニ重服一不參之故也、此間、

公卿等前行騎馬、兩丞相出中門、列立北方、次御輿出御、余向中門廊方、人々騎馬之間經數刻、余遣下﨟隨身、仰前陣可進之由、御輿出門之後、猶經時刻、仍兩丞相暫休息中門廊外緣、其後猶良久、仍又遣隨身於御輿邊、催啓陣、宮司等騎馬、御輿漸進出之後、大臣等如本列立、余降自中門內方（右中將伊輔朝臣獻沓、）御前、辨少納言外記史在中門外、漸前行、余垂裾正笏出中門、東進向太相國、小（少カ）揖、（相國居地、內府深磬折、）出門外乘車、（唐車也、伊輔朝臣寄車簾、）前陣猶不進之間、大炊御門宮小路辻、數刻扣車、余前陣等行列大濫吹、依召行事仰之、又遣下﨟隨身（騎移出、）於行列使許、（大炊御門東洞院辻、）早仰令進之由令仰、此間、出車十四兩（糸毛金造網代二兩、）列立大炊御門南邊、（西上北面、）先陣漸進、出車等前行、其後余御幣神馬等行列如圖、經大炊御門東洞院三條大宮四條朱雀七條等大路、至于桂川、在浮橋、余不登駄餉之所、於所々進行自出車、未刻着御社頭、余於鳥居外下車、（車邊無殿上人、右馬頭信清獻沓、）登御所、先是下御、退御輿、未備神寶之間也、余入自南樓門、昇自着到殿西面北妻、（切妻所也、）降自南面西妻、仰親經令昇立神寶、（西面、行幸例座不同、或北面、然而承曆例西面云々、）此間供御手水、着御御拜座、次供御贖物、（陪膳權亮忠季、役送長兼、）次宮主獻大麻、忠季於北妻取之獻女房、返給之宮主、々々着座、次大夫左近大將良經卿着座、舞人引立御馬、（家經兩不引、第三第五第九引之、）次中臣祝言、（此間撫人形散散米如恒、）次宮主退出、次撤御贖物、引立御馬、次使就案下跪、指笏取幣二本、又立中宮御拜了、余以咳聲驚示使、又跪置幣拔笏復座、次權大夫家房卿取〔指〕挿頭花、入自南樓門、指使以列、（數刻不指得、然而遂指之、）次使起座退下、出自南樓門、神祇官人昇出神寶等、使爲先神寶舞人、率陪從等、參社頭、（川面西面、西鳥居、）舞人等暫不引御馬、余高聲催之、其後引之、未練之所致也、又行事不催仰也、社頭事計其程、余自御在所直着被戶幄、（御在所南去三段、余西面立之、入自北面登之、）御幣神馬引立、（北上南面、）先手水、（陪膳以政朝臣、）次供御贖物、次陰陽師着座、次御禊了、陪膳取大麻持來、撫了返給、撤贖物、此間以隨身見遣社頭、未廻御馬了云々、重遣之廻了、起座爲先御幣神馬、參社頭、（西鳥居、上廊同路也、）於直殿邊撤劍（能季撤之、）着座中座、（揖如恒、）次親經朝臣持來白妙幣、（今日無金銀幣、）余取之兩段再拜、神主出來取之參入了、余此間祈請所思、（其心大遐、所願決定可成就也、）次神主返祝了、（於中門內申之、仍不知之、尋親經知之、）次給祝

司禄（諸大夫取之）、次余起座初所帯剣、直着休幕、此間廻乗尻馬云々、次太政大臣左大臣已下着休幕、次余出居座、次羞饗有三献、羞暑預粥、次引出物、（大臣各二疋、大納言一疋、隆忠、）先是、（三献之間、）勅使頭中将兼宗朝臣参上之由長房申之、召来仰社司賞事、仰啓事之由、可仰上卿之由仰之、即余参御所、次使帰参、申願平安之由、（宗頼朝臣啓之、）次有片舞、先両大臣已下着庭中座、（先敷座、忠季召之、）次仰片舞公卿四人并拍子笛等、（忠季朝臣仰之、）次陪従進立、次舞人進舞、（公卿四人、舞人六人、）了退下、哥了陪従退下、次撤牓上御馬、次馳之、次上乗尻馬、次馳之、次公卿退下、次寄御輿、還御、余御共参内裏、下御名謁、（輪廻同之、）次余退出、

今日無風雨難、毎事厳重、如思遂之、神感之至也、可悦々々、

四月

十七日、（戊申）雨降、此日、賀茂詣也、朝間雖有雨気、已午刻雨止、日景間見、乃遂参詣之間、自路頭雨降、参社之間彌密、毎事無威儀、最為遺恨、但非無先規歟、去三月卅日定雑事始神宝、（長房執定文筆、）去十四日始装束、（宗装束、奉行職事所司行之、社頭事只本社沙汰也、）又御祈勤仕之僧侶、及本社司等、殊仰可祈申之由、又於賀茂下上社三ヶ日修仁王講、仰法成寺平等院、又令祈念也、一昨日始精進、（先沐浴、）昨日猶修祓、而日着衣冠遥拝、

今日辰刻覧神宝、其儀尋常、上達部座撤畳巻簾、先敷菅円座一枚、（神宝行事職事長俊役之、）余出居、（冠直衣、）奉行家司左中弁親経朝臣、着衣冠参候前廣庇、（元長房奉行也、而依親父蔵人左京権大夫光綱去十二日他亡、仍被改仰件朝臣也、）次家司職事等運置神宝、非常、（先敷莚二枚、南北行、其上置長櫃並、其上置神宝、如例、）次親経進参開幣筥鏡筥等蓋覧之、次始役人等撤之、此度乍蓋昇出也、（此神宝無神服、是例也、）次撤小筵、次余帰入了、次舞人等漸参集、而行事家司経仲朝臣遅参、再三雖遣人、称只今参之由、猶以不見来、仍勘先例、奉行家司賦挿頭花、事已度々也、保延天養之間、知信、光房等常勤之、仰親経朝臣令賦之、先余出居上達部座、（寝殿也、）親経候中門廊西簀子、蔵人所々司散位盛長、着衣冠執挿頭花、入中門進砌下与之、家司取之、次家司職事執装束、次第賜之、於切欄之椽上給之也、（先是、中門廊北三ケ間引幔之、如去年、）依無神宴、不給人長装束、又毎給装束、

人別賦插頭花也、（箏持給插頭花、）皆悉賜了、箏持一人遲參、其分自外給臨頭、次余歸入、次小童令着裝束、（以二棟郎東庇北二ヶ間、爲其所、木工權頭時盛朝臣奉仕之、）次總角、（左京大夫顯家朝臣候之、又季經朝臣着直衣同候、爲此道先達也、少々事等扶持、仰顯家朝臣師遠了、）此間、余着束帶、（去夜着之拔出也、仲盛奉仕之表袴色目如常、（也）赤色下襲也、但着紅引陪襲、綾平緒如常也、（如去年也、））此間、公卿已下參集、又舞人皆參、小童僕從等聊遲參、來集之後、余先出座、（小童候南面簀子四方、）次公卿着座、（大宮大納言實宗卿已下也、）次殿上人兩人着座、（忠季、雅行等朝臣也、）次余召親經朝臣、仰舞人可渡之由、次舞人渡前庭、（自東渡西、爲先上臈也、乘尻不渡、騎馬之時渡也、）

左近將監中臣近武、　　右近將曹下毛野武安、

（余隨身）左近府生下毛野忠武、　　左近府生秦兼仲、

右近府生中臣武友、　　左近府生佐伯國方、

左近府生秦兼景、　　左近府生秦兼直、

右近府生秦兼隆、　　左近番長秦清景、

次可敷圓座、爲遲々、仍召親經仰之、此間前插神寶等渡前庭、諸大夫敷圓座、（余座在階西、）次自下臈起座、余降居圓座、人々同着座、次舞人十人爲先上臈渡前庭、（不具舍人居詞、先例也、）次引分乘尻二人、（右衞門尉源行季、左兵衞尉源季賴、）渡南庭、（上臈爲先、下臈可爲先歟、）次小童馬僕從等渡之、先馬（無貝丸申象御馬也、金地鞍小輪懸、（面色々糸唐、）片親切付、［　］泥障（面金銅伏輪蛭打交差繩、）［　］（不知）打緂置居同懸、用如例、）鑣二人左番長秦賴氏、（余隨身也、赤色上下押散手狛文、紅引折紅單衣、付散手甲平緒踏懸打懸切（錦文也）左枠比禮等也、）左近衞奏小男也、（未付名、號平于男、號次董子、繝上下押貴德袍文、紅引折同單衣、風流又貴德物具也、兩人共出衣、）張口次童二人、（其一人左衞門大夫爲成子、一人兵衞尉成國等也、萠木顯文枠持衣袴、以糸置小鳥、文摸置裝束文也、濃緂衣縣芳單衣、以紙押酒井洲濱文青海波裝束也、出衣、）次雜色四人（近武于孫平于賴茂、于朽葉卓狩衣上下、以色々紙押小鳥文、獨左國裝束文也、裝被染衣常上下顯文（青單衣也）出之、是縫代裝束也、）舍人一人（裝束上下濃狩衣也、）居飼一人如常、渡南庭、留中門邊、次公卿起座、降立中門外、（大將獨留、）次土用丸於中門廊西簀子所（切懸）騎馬、國行抱乘之、（時盛奉上例裝束、）次出中門幷四足門外扣馬、（行列在御前々、）大將降中門、來南階邊、次陪從發哥笛、次余降自南階、（三位中將兼良舉沓、不取沓、不指笏、不給御中也、四位前駈兼親取沓、候獻之、）余出中門、北向實家卿小揖、出門乘車、（大將實雖、四位前駈、以政朝臣立榻、）路頭暫以逗留、然而不似去年、于時午刻也、未始着下社、於余車經近衞東洞院之間、雨降漸密、下於河原甚降、仍小童令乘余車、（寬治元年依雨有御同車之例也、）小童僕從等在余車後、當鳥居南東面立車、（垂簾外敞、立榻於頸木如例、）此間雨猶不止、祓戶幄雨脚不留云々、仍移座於馬場屋、（寬治三年於上社甚雨之間、以馬場用此幄、追彼例也、社頭御裝束行事師盛勤申、此例爲家故之祓、果以如此、尤可謂歟矣、）此間、公卿車來集、（家司之人於階邊下車、如例也、）余卷簾、以政立榻於踏板前、（雜色授之、）兼良卿獻沓、兼親取次之如先、余下車於幄外、雖可懸裾、馬場屋在

咫尺、仍不懸之、實宗以下懸之無謂、公卿殿上人在余後、小童同之、（爲晴儀者、不可來被騷、今依雨儀、用扈從屋、仍所來也、）陪從發哥笛如例、御前々行、余經馬場、北昇東南階（到引廻幔、御前可平伏、其幔門外也、而事倉卒之間、未引幔、仍南階前平伏也、余經其前、依西不距候也、）着座、（東向、其南敷遍公卿座、有指席、余座後併北立廻屏風也、余座高麗疊三枚敷之、無軾帽、）次大納言等昇自南階着座、中納言二人昇自後着座、次御幣神馬神寶列立、（北上東面、）舞人馬列立其前、（同前、）次供手水、（陪膳以政朝臣、役送三人、仲資、丘後、兼資、）次供贖物、（陪膳兼親朝臣、役送親光、折敷高坏一本也、）次諸大夫居諸卿祓物、次陰陽師着座修禊、座遠不聞、仍計程解々繩撫人形也、次陰陽師祓了、顧面陪膳兼親懸裾、取大麻昇自南階、參上、余撫之、次引諸卿歸來、取余祓物撤之、（親光取之、）次諸大夫撤諸卿祓物、（此間小童併侗余座屏風北邊、殿上人等候西廊、）次引分乘尻幷兩社幣、各參本社了、次公卿起座、今度、大納言已下降自後方、次公卿座降南階、（兼具獻沓、余示云、早相具小童可路大炊亭、卽又可被歸來也者、）卽路於階隱間、余取裾懸劍、（殿上人忩行來懸之、）參社頭、（御幣已下了、前行如例、御前又前行、隨身在其前、發哥笛、）余笠前駈賴高指之、公卿在後、陪從在其後、發哥笛、中宮女房車三兩立路北見物、（殿上人四、宮侍中宮府各二人、若布衣、爲前駈、忠季、定家、兼季等車也、依雨引入衣、）渡橋南門、（舞人馬留過廊外、）（經東北入自北西來、）先着神舍、（第一間、着座西面、）自解劍置座傍、此間先令置神寶、（先是、御幣舁立舞殿前也、）先例或余着舞殿之後置之、式文如此、今依長承二年例先令置也、諸大夫取之經中門廻廊、次第置之、（先階前置也、）次白妙幣倚立机了、次余取笏移着舞殿座、（伊輔朝臣獻沓、件沓不可投也、而隨身獻之云云、先指部案數遍道、依雨暫遇々、余令數之、）沓脫沼下地上不撤之、（隨身以弓置之、）余着半帖、（北面揖引、寄下置笏、）次行事家司左中辨親經朝臣取金銀幣、（下家司親行指笠、）昇自舞殿西面北第一間、進余座前左方獻幣、余指笏取之、（親經拔笏退下、）余兩段再拜、（祈所思、）拜中間隨身追前例也、次禰宜祝等自左右、余左手取金銀各一捧、先授禰宜、次右手取金銀各一捧授祝、各取之參社內了、余拔笏候、次社司出來、祝取白妙幣、次撤梓弓、次舁案各入社內了、良久還出申還祝、（中門外南上、向南申之、）次卽持來葵桂、（自東進來、如初、）余置笏、（左依解劍也、）先取葵入巾子、次取桂指冠後、（結置之、）次賜禰宜祝祿、於中門取之、此次賜他社司等祿、依余命也、（是又前々例不同、）次余揖起左廻着沓、坤舍（今度撤沓、伊輔役也、）帶劍、（伊輔朝臣扶持之、）余公卿等着座、（余拜之間、人々不着座、件舍南邊併侗也、）次召親經仰云、卽可廻御馬、其間可獻葵、又廻御馬了、卽可有東遊、其間可勸神酒、各同時可有其儀、是事爲早終也、次廻御馬、雨之間甚無便宜、同

時社司等持來諸卿葵桂、各自座後獻之、次廻御馬了、騎馬引入中門歟、東遊、此間勸神酒、禰宜資兼持橫手、居折敷、有花筅、昇座、末經座中、祝秀輔乍土瓶相從、資兼進寄余前、取橫手、加花筅、撤折敷、入酒祝言、其詞不聞、如何、訖勸余、余左手取花筅、右手取橫手右柄飮之返授、資兼取之、更起臨北砌、乍立渡澆瀉、立板敷上也、跪可渡歟、歸居本所、又入酒、資兼取橫手、沃入酒也、又勸之、余飮之返給渡弃、沃カ殘又成勸之、余飮了返給、資兼又渡澆瀉、三度了、次勸賓宗、同每度渡之、此事不可然、主人猶有三度之後渡之例、況巳次哉、今度於砌所沃弃之、勸次忠良卿、此座向座末渡之、錦桙數列、次勸良經卿、次勸親信卿、巳上皆每座渡澆瀉、次勸親宗卿、每度渡澆瀉之間、時刻太久、仍余可用路儀之由仰之、仍此卿以後一二度渡之也、皆勸了退下、先是、東遊了、次公時申上粉熟、其汁粱居之、余已下起箸更澆食之、次拔箸自下﨟起座、余着沓、並直歸參取沓、召兼親令懸裾、出南門經本路、辨少納言候、外記史不見、如何、陪從相從、着馬場屋、不乖裾、不脫沓、居陪長押懸尻如例、次舞人上御馬、自北上西、次馳之、自南馳北、次賓宗卿引引出物馬、忠良卿可來上社云々、仍不引之、次人々降立、余降階乘車、

于時未秉松明、隔三町遣出之後、始秉燭也、參上社、行列不調、鳥居下立車、兼良卿車太遲々、仍隨候合、以雅行朝臣令取沓、先着馬場屋、同昇自西階、外記定參會此所、着座、北上西面、忠良、良經、兼良着座、他人不着之、次手水、以政陪膳、如初、次供贖物、並親陪膳、先是幣以下列立、次祓了、撫御麻、諸卿皆如下社、次四社幣分參了、次大社幣已下前行、公卿起座、余於西階下着沓、並直獻之、懸裾參社頭、直着舞殿座、不撤沓、如下社、次置神寶、倚立白妙幣、次親經朝臣持來金銀幣、余取之兩段再拜、上社不解劔、先例也、神主來授幣、金銀各一串也、次權禰宜幸平參上、先取捨、余仰云、先可撤白妙幣、其後可取神寶也、幸平以親經申云、當社習、祝取白妙之幣也、重仰云、於社司役者全不可知、取神寶之次、先例如元取白妙幣者也、幸平取白妙幣了、次取桙、次取弓、其次々第撤神寶了之後、昇入棚了、神次桙退出申返祝了、去年依久申返祝之所、頗有相違、可尋之、持來葵桂、余取之懸冠如下社、或上社歸着座獻之、或又如此、今日依長承二年之例者、歸後座可令獻也、然而神主巳持參、不能追歸、加之又恕中心依神恩給祈請成就、之間存之、可仰可恐、次賜社司祿、神主祿獻之、退歸之次給之、他社皆同、次余揖起座、左廻着饗座、昇自東西階、經北簀子着東一間座、西面、次公卿着座、先是居內

職寮簾、（社又居交肴物、）次獻諸卿饗、此間廻御馬、（廻雲屋也、）同時勧神酒、資保作法太以相違、一者乍居折敷勧之、二者返給横手於祝、祝自入酒、更傳神主、主人之外、毎度渡澆湯之條同下社、仍忠良以下ハ、余仰三度之後一度令渡之、次東遊了、給舞人陪従祿、神酒之後一獻、（陪膳兼親朝臣、以政朝臣早出云々、）次湯漬、各本居也、余座同之、但羞湯之次、又勧之、余如形服之、人々同之、自下﨟起座、此間、下人等亂入取饗膳、狼藉殊甚、次余起座降自西階、（不降南階、恐也、）着馬場屋、（御前々行如常、）如下社、次上御馬、次馳之、次忠良引出物馬、（隨身引之、如下社、）次乗車歸宅、用紫野路、于時亥刻也、

今日、行列任長承二年例、聊相違去年、子細見圖、大將番長一人騎馬、下﨟步行、（番長二騎、下﨟兩人、寛治三年例也、後年雨降、自然行合先例、）又諸卿雜色路人數、人列不過廿八云々

十八日、己酉、晴、此日、祭也、未剋着直衣參内、申刻、中宮使參入、御禊了、（職事右中將伊輔朝臣、陪膳少進兼時役送、）次西廊西面被渡馬已下、次同門前渡車、次近衛使參内、有御前召、清涼殿南面簾中儲御座、親國申近衛使參入之由、余仰可召之由、親國降自長橋代召之、此間、藏人業廣敷圓座、次使參着、次藏人兩人居衝重、次親國勸盃、次賜御衣、（紅打御衣出自上月給之、）次使取之、於砌内拜舞、（可出砌外歟、）更歸着沓退出、次舞人進前舞求子歸入了、次御覧餝馬、（遅々殊太、未知其故、）右大將番長一人近衛一人着褐冠引之、未曾有例也、手振馬副同渡馬引出車中門了、此事先例不然、仍可引歸之由仰之、次主上渡御宮御方、御覧雜色已下車等、如宮使、是又遅々、仍及日沒了、次余退出、見物之者等歸來云、兩使晩頭渡大路、太遺恨々々、中宮使強不可入夜、而遅々、子細最不審、可尋也、

十九日、庚戌、天晴、此日迎大將小兒於余許、可養之故也、申刻兒來、余庇車々副六人、雜色長忠武着布衣、（薄青白、裏濃色衣、）候車後、前駈十四人、（兼親朝臣已下、）殿上人五人、（親能、忠季、雅行、高通、資家等也、）無出車、先例也、女房大納言宣旨等、召殿上人車、（侍二人有共、）爲迎向大炊亭、相伴見所來也、本家之人故不來、是先例也、先例及余女房親唐車、公卿扈從殿上人前駈、殊關威儀也、而今度女房重服、仍無自行迎之儀、用女儀也、入夜向九條、依明日方違也、此夜謁或上人、

廿日、辛亥、晴、小兒祈、依吉日始祈、（指向ル卷、仁王講、）巳刻出九條入夜向水田、

廿一日、壬子未明解襖、午刻着二大渡一、以レ輿歸二九條一、乘レ車歸二大炊亭一、此日、吉田祭奉幣也、

七月

一日、庚申晴、巳刻着二直衣一參內、此日、密々被レ進二小神寶於太神宮一、豫祭主能隆朝臣參候、銀小兒銀衣錦茵等也、此外紅薄様一帖、錦一段、所レ被二相副一也、已上內外宮各如レ此、小兒居高三寸也、以二鳥毛一葺レ頭、中宮手自令レ齊給レ之、具仰二御願趣一了、來三四日之間隨二參着一可二奉納一云々、先可レ納二外幣殿一、官幣、々次開二寶殿一奉納、是先例也云々、此外自二內御方一幣料紙膝突單重等被二相副一云々、申刻退出、

二日、辛酉晴、鳥羽院御崩日也、任レ例有二免物事一、親國持二四人勘文一、合點給レ之、於二鳥羽安樂壽院一、自二後院一有二佛經供養事一、御導師澄憲法印、請僧六口、八條院御方有二御佛事一、請僧廿口云々、其次故院御時有二此事一、彼例懸二佛像一同時供養、女院御方布施引了、六口請僧殘留、被レ引二院御方布施一云々、今又依二彼例一所レ被レ行也、後院別當顯家朝臣行二此事一、最勝寺御八講結願也、上卿新大納言重喪之間、民部卿經房假爲二上卿一、

三日、壬戌晴、法勝寺御八講初日也、證義者、山階寺別當僧正覺憲也、上卿大宮大納言實宗卿、辨資實、先定二日時僧名一如レ例、

四日、癸亥晴、廣瀨龍田祭、神齋如レ例、女房在二別屋一、

五日、甲子晴、入レ夜前大僧正入洛、依二余招請一也、炎旱涉レ旬、雖レ不レ及二巨害一、漸有二民愁一云々、仍自二今日一令レ拂二神泉池一、又祈雨奉幣可二御沙汰一之由仰二宗賴一、與奪公定了云々、

六日、乙丑晴、未刻、奈良前大僧正參入、談二議南都衆徒間事一、申刻、別當僧正參入、先レ是權別當法印範玄同參入、共在二中門廊一、以二辨別當親經朝臣一爲レ使、度々仰二御寺一之間雜事等、各有二申旨一、大僧正又相議、所詮自今以後圓堂中﨟等許成二集會一、恣申二非據事等一、永可レ從二停止一、僧綱已下上中﨟皆悉集會、可二申上一之由仰レ之、各服二膺之一、可レ成二賜長者宣一之由、仰二親經一了、

七日、丙寅晴、法勝寺御八講結願也、雖レ有二參入之志一、依二所勞一不參、家節供乞巧奠如レ例、女房依二重喪一不レ供二節供一、例也、此夜、大將於二此亭一有二作文事一、公卿四人、兼光卿、光雅卿、定長卿、基親卿等也、雲客儒士

相丼卄餘人歟、題後會只期秋、講師宗業、少納言基長、（本名能資）難申、可候殿上列之由、先例慥不覺、仍不許之、儒士例置侍也、

八日、丁卯、今日有祈雨奉幣、上卿左衛門督辨宗隆、此日始祈等於無動寺、不動堂始修不動法、（座主修之、伴僧六口）又春日五所御本地、年來奉造顯之、今日預僧五口令始修行法也、第一御前不空羂索、（座主）覺成僧正、第二藥師、（智取）山座主、相並不動法修之、第三地藏、（平岡）印性僧都修地藏行法、先例此尊用息災祈事、未曾聞也、然而就兩界行之、無妨之由所申也、第四十一面、（伊勢內宮）隆聖阿闍梨、若宮十一面、親嚴已講、如此配分也、余又沐浴潔齋、始修愛染王行法、依有所思、始修此所等也、又春日御社轉讀金剛般若、大僧正參社壇、祈請之、

九日、戊辰、晴、南部惡僧千榮參入、雅緣法印所召進也、

十一日、庚午、晴、此日重有祈雨奉幣、藏人爲使、上卿隆房、辨資實、自明日可有清瀧御讀經、今日可勘日時、奉幣發遣以後可勘之由仰之、宗賴朝臣申條條之事、

十二日、辛未、晴、甘雨猶不降、仍神祇官人參臨本宜、可祈申事、辨水天供七壇可被始修事、仰公定了、又自來十五日可有龍穴御讀經之由同仰之、此夜御方違行幸、五辻左大將供奉、余依所勞不參入、

十三日、壬申、晴、新大納言定能卿持來興福寺供養雜事注文、先日賜日記等、可抄出之由依相含也

十四日、癸酉、晴、三堂送盆供、拜之如例、職事兩三人着衣冠役之如恒、今日、女房退出自內裏、直向五條堂、依修小佛事也、

十五日、甲戌、晴、此日、祈等結願、又念誦終、未刻、自地向九條堂、依盂蘭盆講也、（今日始之、）請僧三口、略儀也、最勝金剛院同始之、入夜歸來、

此日、於陣勘神泉御讀經日時、自明日可被始、雖爲伊勢幣前齋散所、佛事依有例可被始修、但於日時者、猶今日可勘之故也、上卿兼光卿、辨定經朝臣、

十六日、乙亥、晴、此日於神泉苑被始孔雀經御讀經、依祈雨也、東寺第三長者極大僧都印性、率廿口伴侶行事、下野國住人朝綱法師、依押領公田之過、可勘罪名之由、被宣下了、今日先爲遂問注、雖

レ被レ召ニ其身一、拒ニ詔使一、不ニ參對一、彌增ニ其科一者也、前大將申旨事也、
十七日、〈丙子〉晴、此日、祈年穀奉幣也、上卿右大將、辨宗隆、申刻、内ニ覽日時定文一、忠經卿書ニ定文一云々、手跡太優也、同刻、大内記内ニ覽宣命草一、見了返給、免ニ濟書内覽一、能保卿以ニ使者一示ニ送朝綱法師之間事一、具以仰ニ子細一了、召ニ公定一自ニ來廿日一仰下可レ被レ始ニ修祈雨御修法一〈孔雀經〉之由上、神泉御讀經、今二ヶ日可ニ延行一之由同仰レ之、又先日山門衆徒張本可レ被ニ注進一之由仰ニ座主一、今日密々被ニ注進一、即以ニ職事御教書一可ニ召進一之由、仰ニ座主及西塔院主實全法印、橫川長吏實圓法印等一了、此日早旦、沐浴解除、着ニ衣冠一遙拜、申刻、天陰小雷、即又晴了、
十八日、〈丁丑〉晴、於ニ神泉苑一被レ始ニ孔雀經御讀經一、滿三ヶ日依レ無レ驗、今二ヶ日可ニ延行一之由仰レ之、
十九日、〈戊寅〉晴、早旦向ニ九條一、爲レ遂ニ舍利講一也、佛舍利七百粒納ニ一壺一、送ニ法性寺尊忠法印許一、爲ニ每日供養一也、入レ夜宗賴朝臣來申ニ條々事一、侍從明日參ニ春日一、相具可レ參云々、子刻、進ニ朝綱法師罪名勘文一、任ニ勘狀一朝綱法師可レ處ニ遠流一、奏ニ事之由一、可ニ宣下一之由仰レ之、今日風吹雲發、頗有ニ雨氣一歟、自ニ此日一被レ行ニ五龍祭一、陰陽頭定憲朝臣修レ之、
廿日、〈己卯〉終日甚雨足、爲ニ國土之悦一、神泉御讀經當ニ五ヶ日一、尤可ニ隨喜一歟、朝間雨脚始濕、仍今日可レ被ニ始行一之孔雀經法暨延引、御讀經二ヶ日可ニ延行一之由、仰ニ奉行職事公定一了、而終日密降、今日專可レ被ニ結願一歟、而阿闍梨職事共無ニ申旨一、仍自レ上又不レ仰ニ下之一、以ニ御教書一且感悅之由仰遣了、諷誦等如レ例、入レ夜女房相共歸ニ大炊第一、此日、小男侍從參ニ春日社一、路間布衣、社頭束帶、
廿一日、〈庚辰〉朝間小雨、巳刻以後天晴、神泉御讀經結願、依レ有ニ効驗一也、被レ仰ニ勸賞一、以ニ弟子逆螢一、阿闍梨覺敎ニ〈左大臣息、法務者云々〉、舉ニ申法眼一、其身未レ極ニ官位一、尤可レ敘ニ法印一歟、而舉申弟子頗雖レ爲ニ過分一、其人爲ニ法器一、其父丞相也、仍優許レ之、以ニ公定一奏ニ事之由一、仰ニ阿闍梨一了、季御讀經、次可レ被ニ宣下一也、今日以ニ仲資一爲レ使遣ニ神泉苑一、仰ニ感悅之由一、入レ夜印性來臨、泣喜悅、
廿二日、〈辛巳〉晴、宗賴棟範申ニ條々事一、朝綱法師事可レ仰ニ遣關東一之由、仰ニ宗賴一了、此外有ニ他條々一、
廿三日、〈壬午〉晴、此日於ニ法成寺一奉レ始ニ興福寺金堂中尊

佛師法眼明圓、印性僧都、加持御衣木、行事官左中辨親經朝臣已下、向寺門始之、於金堂前廣庇始之、行事官等座儲壇上云云、日時於余家勘之、（宣憲、季弘連署、）須於陣勘也、然而造寺日時依爲御忌方、於家勘之、今度雖無方忌事、可一同之上、寄永例爲相違、於家勘之、但猶可經奏聞、其旨仰親經了、事了招印性於此亭、奉始白檀愛染王小像、中宮御祈也、自此夜於禁裏被始修熾盛光法、以寢殿艮子午廊爲道場、以二條堀（○河恐脱）大將直廬、爲阿闍梨宿所、座主修之也、余乘燭參內、事々遲々之間、書置御願意趣、（祭文外也、）進主上、召阿闍梨直可賜之由奏之、即退出、向大炊亭、依小子與榮也、此日、左大將女子食魚味、余亥刻參內之間、頗及深更也、行向、先是公卿等來集、先大將出居、其後供前物、伊輔朝臣爲陪膳、華族諸大夫爲役供、如例、初獻四位可持盃、（雖非大臣家、例如此、）而以政、兼親共以依見病不參、仍爲勸盃、余含了、直向九條、自本不出座、依所勞無術也後聞、隆房哥催馬樂、唱朗詠云々、

廿四日、（癸未、）此日、雨氣出來、廿日雨以後又以炎旱、大法御願意趣條々雨中有祈雨事、而今日有日雨氣、可預法驗歟、此日逗留九條、明日仁和寺宮參會八條院、可謁之由被示、更歸上亭、依有煩也、

廿五日、（甲申、）自曉雨下、天明彌降、可謂法驗歟、可悅可悅、以長房爲使示慶白於座主、於今者天下可無旱魃愁之云々、晩頭參八條院、謁仁和寺宮、亥刻終歸家、

廿九日、（戊子、）陰晴不定、時々小雨、入夜參內、爲逢熾盛光法也、明日結願也、時了退出、

八月

一日、（己丑、）陰、此日、熾盛光法結願也、着法服被行結願時云々、賞追可由請之由被申、仍當座賞、追可被仰之由被仰、（初度皆三ヶ事、同時仰之、頭中將泰宗仰之、）於御殿有御加持云々、賞事往年不必然、近代初度必被仰之、仍所仰也、久安應保例被仰賞也、此日旬祓、遙拜如恒、

二日、（庚寅、）晴、自今夜中宮御祈、始修愛染王法、權大僧都（東寺三長者、）印性爲大阿闍梨、伴僧六口、臺盤所廊塗檀、以廳屋爲僧宿所、僧房裝束、自廳沙汰給之、去廿三日所始之愛染王（白檀、）今日造了、即以件佛爲

本尊、(六寸、居高三寸、)以平等院寶藏大師御本尊印相寫之、余年來持佛部同印相也、彼手挿日輪也、中宮令逢時給、余候御傍、祈念御願成就之由、時了多於御所有御加持、其後余退出、

四日、(壬辰、)晴、北野奉幣如例、女房先渡北屋、奉幣了歸來、

八日、(丙申、)晴、中宮可令逢御修法時給、仍余又參上、時了退出、

九日、(丁酉、)晴、釋奠也、上卿平中納言親宗卿云々、

十一日、(己亥、)晴、定考延引、此日於中宮御方(于時御座臺盤所、)始有和歌會事、題者光範卿、(元兼光卿奉行之、而障出來、仍改之、)題云、月契秋久、序者土御門中納言通親卿、讀師大宮大納言實宗卿、講師權右中辨定經朝臣、余晚頭參內、戌刻、左大臣已下歌人參集、先着宮御殿上、次余出居歌筵、(以南殿四庇為公卿座所、須敷圓座、南面妻戶女房出袖、紅張單、紅引倍、女郎花、表着二藍唐衣、白腰裳、)召宗賴仰人可着座之由、次左大臣以下着座、次置御遊具、次御遊、呂安尊、鳥破、席田、鳥急、律、伊勢海、萬歲樂、更衣、三臺急、廊子、五常樂急、次撤御遊具、次置文臺、次敷圓座、次立切燈臺、次人々置歌、公卿序者位次置之、次召講師披講了、人々退出、

御遊召人、

拍子、　左衛門督隆房卿、

付歌、　少將宗國朝臣、

琵琶、　大宮大納言實宗卿、

右宰相中將公繼卿、(比巴二人、承暦歌合御遊例也、)

箏、　頭中將兼宗朝臣、

女房於簾中彈之也、(宰相局、安藝姬也、)

和琴、　少納言賴房、

笛、　權大納言隆忠卿、

中宮權亮忠秀朝臣、(臨期召加之、)

笙、　從三位經家卿、

篳篥、　右少將忠行、

詞人、

關白、　左大臣、

大納言、(實宗卿、隆忠卿、右大將賴實、左大將良經卿、)

中納言、(通親卿、(序者)經房卿、親宗卿、左衛門督隆房卿、中宮權大夫家房卿、)

參議、(右中將公繼、)

從三位、(季能卿、季經卿、經家卿、式部大輔光範卿、)

頭中將兼宗朝臣、　頭辨宗賴朝臣、　左京大夫顯家朝臣、　中宮權亮忠季朝臣、　右京大夫隆保朝臣、

左少將成家朝臣、　右中將通宗朝臣、　權右中辨定
經朝臣、(講師、)　右少將宗國朝臣、　左少將定家朝臣、
式部少輔範光、　左少辨宗隆、　少納言賴房、　右
少將忠行、　少將通具、
女房二人、(讃岐、賴政女、　丹後、賴行女、)
權大納言隆忠依ニ禪門教訓ニ不レ從(讀イ)ニ和歌一事、頗柳
棙喩歟、可レ嘲々々、
十五日、(癸卯)晴、放生會、上卿通親卿、(已役、)參議忠經卿、
辨右中辨棟範朝臣、此夜、御書所作文也、序者賴範、
講師宗業、讀師業實、
十六日、(甲辰)巳刻以後甚雨、此日、無動寺大乘院供養也、
願文(親經朝臣、)奉行右少辨資實、公卿五人(經房、隆房、定長、季經、經家、)登山
有ニ行香一、七僧法會也、導師隆憲法印、布施供養、皆余
沙汰也、有レ煩、(大將申レ之、)以ニ故皇嘉門院崩御御所一、移ニ造
此堂跡一、年來之間無ニ便宜一、不レ遂ニ供養一、今年破石所
レ遂ニ大願一也、此日、中宮御退出、依レ可レ有ニ御灸治并
御服藥一也、自ニ今夜一修ニ佛眼法一、
十七日、(乙巳)晴、八條院御所炎上、余參上、又向ニ九條一、
依ニ火近一也、入レ夜歸宅、中宮有ニ御灸治事一、余奉レ指ニ
灸點一、歸レ家之後、進ニ使於八條院一、(御ニ歡喜光院一、)中宮被レ獻ニ御
書一、今日余於レ堂聊有下觸ニ五躰不具穢一之事上、然而參ニ
宿中宮ニ了、依レ無ニ殊神事一也、
十九日、(丁未)晴、午刻向ニ九條一、依ニ舍利講一也、論義如
レ參、此夜宿レ堂、依ニ明日故內府月忌一也、
廿二日、(庚戌)晴、參ニ法成寺一奉レ禮ニ新造佛一、可ニ改從一事
粗仰了、參ニ歡喜光院一、依ニ八條院御坐一也、小時歸參
レ宮、
廿八日、(丙辰)陰、時々雨降、此日、小童(生年三歲、)初參ニ殷富門
院一、有ニ御猶子之儀一也、余網代車、布衣前駈八人、(殿上人五位、)
共殿上人四人、無ニ出車一、乳人車自ニ閑路一參會、我車尻
出レ衣、(紅單有ニ物具一、)辛櫃已下物具雜具等同以渡レ之、自ニ今
日一即可ニ祗候一、暫不レ可ニ歸來一也、申刻出ニ九條亭一、乘
燭之後參着、左衛門督隆房卿寄レ車云々、

閏八月

一日、(戊午)此日洗レ頭、自ニ明日一爲レ修ニ恒例念佛一也、
二日、(己未)辰刻向ニ九條堂一、巳刻受戒、(佛嚴上人、)午刻始ニ念佛一、
九月指ニ合興福寺供養一、仍彼岸之間可レ修レ之、今日三
萬反、
九日、(丙寅)午刻、念佛結願、總五十二萬反也、今日依ニ歸

忌留宗、
十五日、壬申、陰不雨、此日、十三社奉幣也、依天變怪異、及天下騒擾競起、所々謗言等繁耳、又主上今年御愼上九月爲太一家御厄、如此之間所被行也、上卿大宮大納言實宗卿、行事左中辨親經朝臣、公卿之外諸社使用殿上人、大原野已上四位也、伊勢、石淸水、賀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住吉、日吉、廣田、祇園、北野等也、
晩頭、宗頼朝臣馳來云、奉行吏與鹿食人同宿、卽着座了可有憚哉、法家申可有憚之由、但可在勅定者、先例不被憚之例在之如何、仰云、六畜無五躰不具、又或文食鹿人雖忌三ヶ日、不及甲乙、隨又先例多不憚、早可發遣、卽進發了、勿論事也、
「祭主爲中臣使、爲仰付御願趣、殊所召用也、宗頼奉勅、余計奏其趣、召内裏、殊所仰子細也、又召宮御所、賜御衣、仰御祈事、余謁之仰所存旨趣、此次密々語云、先日兩度有吉夢、各注進早了、但有未申上之事、今年公卿二人可有事、是殿御事ヲ恐ク奉思之人云也云々、凡不可說事也云云、爲後思合仰之、」〇祭主以下九條本首書

十六日、癸酉、此日、崇德院奉幣也、使定家朝臣、上卿平中納言、辨定經朝臣、又有内侍所行幸、戌刻着束帶參内、卽御裝束行幸如恒、頭中將候御劍、頭辨取御裾、入御之時、余褰御簾、辨獻御草鞋、御拜之後還御、御簾御殿新調、又有幣帛、用納殿色紙、云々、
此夜於院法華堂、奉爲故院、有六部一日經供養事、又以眞圓僧正被修法華經、件僧二口、
十八日、乙亥、晴、召高通、撰調可進相國管絃譜等、入夜成經卿來、申廻廊之間事、今日物忌也、
十九日、丙子、時々雨降、午時始法華經不斷讀經、每事例事也、申刻向九條、例講也、此夜宿九條、
廿日、丁丑、晴、辰刻、右大臣來、數刻談話、興福寺供養不可具御前之由存知云々、存知之旨可然歟、講演了、未時歸大炊亭、
廿二日、己卯、晴、此日、法華經結願、依先例被仰賞、法橋一人也、阿闍梨眞圓僧正、此夕向九條、女房相具、
廿四日、辛巳、晴、風烈、寅一刻出九條向南都、大將相具、光雅卿來會九條口、巳刻着佐保殿、未刻參堂、先參南圓堂、次參金堂、公卿等相從、議定供養日事等、申刻歸佐保殿、今日、余已下毛車衣冠、明日可

㆑爲㆓束帶㆒之故也、入㆑夜僧都來、又別當僧正來、今日、別當權別當參ヲ會御寺㆒也、

廿五日、壬午、雨下、此日修ヲ造南圓堂㆒之間、依㆑有㆓所思㆒、運㆑土築㆑壇、寅刻、（依㆓吉時㆒也、）着㆓束帶㆒、先奉ヲ幣春日社㆒、（有㆓告文㆒、親經草㆑之、藤氏、職事清忠爲㆑使、）次參㆓御寺㆒、隨身襲袴壺胡籙、上下皆束帶、先參㆓金堂㆒、公卿僧綱同着㆑座、待㆓雨晴㆒之間、卯辰兩時空過了、（寅巳吉時、卯辰惡時也、）巳刻雨止、然而依㆓地温㆒、廻廊之內置㆑土敷座、先以㆓長房㆒問㆑時、（在宣朝臣召時、）次余已下移ヲ着廻廊座㆒、次余已下入ヲ出於袖㆒、（取ヲ出御紙裏奩㆒入㆑袖、）昇㆑自㆓堂東階㆒、入㆓巽角壇彩石跡㆒取㆑杖、（築僧ヲ立堂㆒、親經傳ヲ授之㆒、）三度築㆑之返ヲ給杖於親經㆒、直着㆓壇上座㆒、公卿僧綱同運㆑之、社司正久等昇ヲ居彩石㆒、々造等立㆓壇下㆒、皆修築了、行㆓諷誦㆒賜㆑祿、（忠季朝臣取㆑之、）次着㆓庭中㆒、總禮三度、緇素同着、總禮三度了、參㆓講堂㆒、誦經之後參㆓東大寺㆒、諷誦之後退出、卽改㆓裝束㆒、申刻歸㆑京、子刻歸㆓大炊亭㆒、

廿七日、甲申、晴、大地震、入㆑夜宿㆓大將二條亭㆒、依㆓明日三社奉幣㆒也、

廿八日、乙酉、小雨、此日爲㆑祈ヲ請山階寺供養事㆒、奉ヲ幣三社㆒、（春日使文章博士業實朝臣、大原野使宮房、吉田使下總守親光、）依㆓康和例㆒無㆓告文㆒、入㆑夜參㆓內裏㆒、丑刻退出、鐘報之後與㆓女房㆒同宿、

廿九日、丙戌、晴、此日、法華經誦經結願也、公卿六七人來、

卅日、丁亥、小雨、入㆑夜甚雨、申刻參㆓仁和寺㆒、兩女院（八條院、殷富門院、）入㆑夜歸來、今日戌刻、右中辨棟範朝臣頓滅、昨日參入取㆓布施㆒、今日忽然而赴㆓他界㆒、無常之煞鬼、實以無情者歟、頗辨㆓黑白㆒者也、可㆑悲々々、

九月

一日、戊子、雨降、旬祓、遙拜如㆑例、又御燈由祓也、中宮御方依㆓御灸治御服藥㆒、無㆓御燈事㆒、

十五日、□□、參㆓法成寺㆒、奉㆑禮㆓興福寺金堂御佛㆒、相逢頗宜歟、明後日可㆑奉㆓南都㆒云々、行事所太以尫弱、仍侍四人、中宮大夫属政職、左大史仲親、左衞門尉政經、同親重等差ヲ副行事㆒了、中尊爲㆓大像㆒之間、陸地不㆑可㆑叶、以㆑船可㆑奉㆑渡㆓脇士座光等㆒、奉㆑乘案可㆑用㆓陸地㆒之由評定了、仰ヲ含行事辨親經及侍所事等㆒了、又御面薄其重猶少、仍今十重可㆑奉㆑押、又座光同可㆑押㆑薄、仍其數薄、二萬枚計同奉㆑相ヲ具於南都㆒、可㆑奉

レ抑之故也、自二御堂一參內、入レ夜退出、
此日、奉レ渡燒銀相具、家司長房奉レ案置二法成寺一了、
暫奉レ安二金堂內陣一云々、
十六日、□□行事官行事侍等參二法成寺一、終日可レ奉レ渡二御佛一之間事、致二其沙汰一、人夫猶不足、入道中納言八百人沙汰進之上、召二諸國幷御願寺等及僧宮達等一、領狀二千餘人云々、手宛定千六百人餘乘太多、而各所進不レ如二員數一之間、殆不足云々、國々多以不レ進、可二譴責一之由召仰了、
十七日、甲辰雨脚滂沱、此日奉レ渡二御佛於南都一、雨之間船路陸地共以不レ合二期一歟、雖レ然無二濕損一云々、人夫猶不足之間、今日不レ遂二前途一、宿二途中一、自レ元三ヶ日之由致二用意一了、今夜雜事儲、宇治平等院、明夜事、寺家仰二國內土民一、於二木津一儲レ之云々、御佛明後日可下着二南都一給上云々、此日依二若宮祭一、奉幣如レ例、又興福寺供養祈、春日一社獻二幣帛一、使盛經、儒士又有二告文一、次多武峯椎岡等同獻レ使、有二告文一、多武峯使文章博士光輔朝臣、椎岡下野守行長等也、兩社帶劍如レ例、二墓解レ劍、取二副告文於笏一拜レ之、不二還昇一、召使賜二告文一也、御佛渡二給大炊御門一、余於二門下一奉レ禮レ之、行事等不二相副一、尤奇怪也、甚雨之間、有二濕損之恐一、難レ遂二前途一之由、親經來申、於レ今者不レ及二異議一、能々奉二裝隱一、惜可二首途一之由仰レ之、條々懈怠事加二勘發一、無二披陳之方一、尤不レ足レ言也、今日告文 銀豫事殊戒レ之、春日告文同レ之、
此夜小除目、被レ行二辨官轉任一、長房任二右少辨一、兼三事、光雅卿被レ仰二檢非違使別當一了、親國雖レ爲二任四位階之上臈一、長房兼二五位藏人極負一、候二中宮一、々司家年預等又以器量不足、世之所レ許在二長房一、仍奏二事由一補レ之、
十八日、乙巳自地向二九條一、聽二聞懺法一、即歸二大炊殿一、召二忠季朝臣車一、即同車也、
十九日、丙午依二春日詣精進一、洗レ頭解除如レ恒、今日見二廐馬等一、移馬引出物等撰定也、不足太多、仍申二請寮御馬十五疋一、其中爲二神馬一一疋、所望栗毛駿也、
廿日、丁未造二明後日次第一、卯刻着二束帶一、乘二毛車一、參二法成寺一、於二金堂佛前一、奉レ鑄二銀小像一、如レ圖只一度に奉二鑄成一了、悅恐不レ少、座主修二行法祈念一、皆有二作法等一云々、余歸宅、金造之間也、其間、座主猶在レ堂、未刻開眼、其時又參堂、座主爲二導師一、被物一重、布施一裹、被物季經卿取レ之、舍利一粒奉レ籠二銀像一之中、即安二置黑漆小帳一、

同車歸宅、奉安淨所、
廿一日、戊申晴、寅刻出京、巳二刻着佐保殿、未一刻參社頭、太相國、藤大納言、左大將連車、納言參議騎馬前駈、隨身染分蒸㮨巾一員御前、（非少納言、大外記亘業、大夫史隆職、）等如例、移馬舍人着香唐紙（文甲、）薄色衣、太相國不召具一員、永承例也、依佐保殿前大路狭、余先乘車、願西方留車之後、公卿等騎馬前行也、（御前在公卿前、）於社頭下車、（三位中將兼亘獻發、）着祓座、（入自前如例、）太相國已下氏公卿着座、（隆忠猶不着座、如何、）次供手水、以政朝臣陪膳、（太相國於殿後手水、）次供御贖物、（陪膳同前、）次居公卿祓物、（太相國陪膳時盛朝臣、）次御幣（大社一人、若宮一人、率川一人、）神馬（一疋、）神寶（只金銀幣許也、豫立件具櫃、）等列立、（北上西面、）次陰陽師着座、次御禊了、以政朝臣獻大麻、引公卿、撤贖物、次若宮率川等幣發遣了、次御幣已下前行、余起座着履、（在座前、）取裾至于南門下垂裾、經御前中入南門、經幣殿東第三間、（隨便宜也、）於西造合邊解劍、（定家朝臣參來、）着座中門座、（自後着也、不採當中門、敷弘筵、其上敷高麗疊一枚、）次太相國、左大將、三位中將着座、（與余座經席敷、高麗疊三枚、）次長房持來余銀幣、余取之、暫待相國已下幣、各持來其幣、（太相國宣房取之、）一同兩段再拜、（餘祈所思、不能委歟、）次神主參上賜幣拔笏、神主取幣入中門内了、還出申返祝、次廻御馬、社司出來引入中門内了、次賜社司祿、（氏諸大夫取之、）次余經本路、（於初所帶劍、）退出、（公卿近如先、）參御寺、（入自西門、）入西北門巡禮金堂彌勒淨土佛壇、未歸洛、又堂莊嚴等未沙汰、各今夜之中可修功之由仰了、公卿等佇立金堂壇上、余向金堂、爲捧出銀佛、奉納眉見之間也、件事更無煩、可奉納眉見之底、其上可入玉之定、仰定了、此事尤爲悅不少也、次經廻廊之東南、爲禮中門二天也、即歸佐保殿、（公卿猶騎馬、）其後遣長房於寺門、堂莊嚴事令致沙汰、今日、前大僧正被來、今日、余自京着佐保殿、即招別當僧正、授銀像、爲遣佛所也、余路之間安車中、降自車之時奉入懷中、豫構淨机、奉安其上、召覺憲所授也、奉渡佛所之間、及殊威儀之時、無便宜、又差別如家司、頗事聊尒也、仍召寺家別當爲使召渡、是今案也、今日不居公卿饗、略儀也、
廿二日、己酉雨降、但自參堂、至錫杖之期雨止、是冥感也、早旦遣使者、令見寺家莊嚴、甚懈怠、大略無兆期云々、仍遣家司職事一兩人殊加催、此間人々來集、太相國右大臣已下濟々、先是、公卿座居饌、余座横座也、如常、余及兩大臣座敷東京茵、（無地舖、）堂莊嚴

猶遲々、然而依二日景一令レ欲レ傾、午刻余出座、(裝束如レ例、但薄物薄色下襲、而織物表袴、二藍無二中陪一、)參二御寺一、先公卿起座列二立南階西脇一、(大納言已下降レ自二西面一、大臣等降レ自二南階一、)次余起座降レ自二南階一、(左大將獻レ沓、)與二相國一相揖、於二木柴外一乘車、(今日公卿先騎馬了、)大將褰レ簾、季長朝臣獻レ榻、路頭列、(前擔二神寳一、神寳如レ例、其後移馬、舍人居飼、次官掌召使、次隨身、(加二一員一)次前駈諸大夫殿上人、次御前、次公卿納言參議等也、次車、次檢非違使、次雜色、笠深沓、次大臣大納言等、)前イ外一、當二門中間一立レ車、(解レ轅立レ榻、下二車簾一、)舊記立二門坤一云々、然而依レ無二其所一、向レ門立レ之、次太相國、左大臣、(自二御寺西大路一連レ車、)右大臣、大宮大納言、藤大納言、右大將等也、左大將經二上臈車後一、於二余車南方一下車、來二車下一、先レ是以二長房一令レ見二寺中一、庭上裝束未レ終云々、又以二親經朝臣一令レ見二寺司列立一哉否、歸來申二列立了之由一、(先レ是爲レ拂二雜人一、遣二檢非違使於寺門一、季國、明基等也、)次余卷レ簾立二榻於車前一、(季長朝臣役レ之、)次大將獻レ沓、余降立、(先人々降立之後下レ車也、)人々雖レ懸レ裾、余獨不レ懸レ之、懸二隨身之弓一也、即入二南大門一、向二寺司一相揖、(別當已下列二門內東脇一、南上西面、先例、或北上歟、)於二中門壇上一、先拜二金堂一、三度、次向レ西禮二南圓堂一、二度、次入二中門一、經二大鼓前一、斜進昇二西登廊一、(儲位供座、)南面石階一、自二同廊一東行、經二金堂西南壇上一、(左大將三位中將等相從、)於二唄座一禮佛之後、入レ自二休幕東面簾一、

此後事不レ被レ記也、

玉葉卷第六十五終

玉葉　卷第六十六

建久六年自正月至十一月　七年自正月至十二月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　九年自正月至六月　十年正治元正月　正治二年自正月至十二月

〔建久六年〕　○此卷九條本逸、今以玉海補之

正月

一日、丁亥晴、寅刻、四方拜如㆑常、巳刻手水、依㆓四位遲參㆒、以㆓五位上藹國行㆒、爲㆓陪膳㆒、午刻、上達部少々來、余着㆓束帶㆒、先出㆓客亭㆒、長房來、申㆓師直候之由㆒、仰㆓可㆑召之由㆒、卽大外記師直、覽㆓叙位勘文㆒、其儀如㆑例、見畢、留㆑文返㆓給宮㆒歸入、小兒戴餅、此間、新大納言來、長房申次、欲㆑進之間、藤大納來、余欲㆓答拜㆒、重廻㆑案、壯年之姪、强不㆑可㆑然、頗以輕々歟、仍聊有㆓相勞事㆒、且可㆑有㆑拜之由、以㆓長房㆒仰㆑之、卽隆忠已下、公卿九人、殿上人十餘人、家司職事、上官在㆓此列㆒、任㆓位次㆒立㆑之、六位上官等列立、上首練步、皆悉再拜畢、余以㆑人々早々可㆑被㆑參㆓七條院㆒之由示㆑之、依㆑可㆑有㆓拜禮㆒也、卽人々退出、其後、余參內、及㆓酉刻㆒、左大臣已下、自㆓女院㆒參入、小朝拜如㆑恒、余已下立㆑之、節會內辨大宮大納言、未㆓事訖㆒、余退出、今日、少將立㆓家拜禮、小朝拜等㆒、任㆓位次㆒立㆑之、不㆑着㆓染裝束㆒、普通闕腋袍也、着㆓濃裝束㆒、又節會之時着㆓胡床㆒、

今日、家拜禮、來臨公卿、

權大納言、隆忠、　定能、

中納言、經房、　泰通、　親宗、

參議、　公時、　光雅、

散三位、　實教、　兼良、

殿上人、　貫首已下、

家司、　師尙、以政、兼親、隆職、師直、

廣房、　國行等、任㆓位次㆒立㆑之、

今日、七條院拜禮、左大臣已下參入、余不參、美福門院拜禮、故殿不㆓立給㆒、雖㆑爲㆓帝母㆒、未㆘必可㆖受㆓攝籙之拜㆒歟、況於㆓今之女院㆒者、非㆓上皇之同居㆒哉、是以不參、女院、打出裳、唐衣、爲㆓公家御沙汰㆒、被㆑宛㆓召諸國㆒也、今日、余家打出白衣、梅表着、濃打衣、

二日、戊子天陰不㆑雨、此日、臨時客也、尊者左大臣、着㆓諸染

打下盃、申刻、拜禮畢着座、（少將良輔取余盃、）先居尊者饌、（陪膳兼親朝臣、）次一獻、（以政持盃、）次二獻、（頭中將兼宗、）次居飯、（殿上人飯兼居之、）次居海雲汁、（副菜餘干燒、）次下箸、次三獻、（實明朝臣、）居雉羹、（副雉足、生蝎、海松等、）催馬樂、（安名尊、席田、眉刀自女、定能卿取笏拍子、公經卿、親能朝臣、助音、）次四獻、（忠經卿、）上下褐、（左大臣、放鋺、不知如何、）居菓子、朗詠、又律歌、（青柳、更衣、）次五獻、又朗詠、（新豐、酒色、）居薯蕷粥、引出物馬一疋、（鹿毛、）披着、自下臈起座、尊者退出自門廊方也、

今日、定能卿依家禮昇自中門內方、而通親卿昇自南階、中納言用此路、何年例哉、尤珍事也、可謂奇恠々々、

今日、少將着紅梅織物下襲、萠木表袴、螺鈿劔、紫染（欤力）平緒等也、公卿座、高麗疊上、敷高麗端龍鬢、其上敷東京錦茵、爲大臣座、其次敷高麗端圓座六枚、爲納言、參議座、先例、或大臣來之時、臨期敷改唐錦上舖茵等、然而、多不然之上、長承二年故殿、初度無此儀、或說於寢殿行之時、不改座之由、見爲隆記、此條頗不審也、然而任常例、今日不改之、又如寬治五年記者、敷色々緣圓座、如大饗、（紫青高麗也、）而年々記、皆高麗圓座也、仍用常例、又大臣座上鋪、有下敷靑端之例、同依非常例不用之、余座良面勸盃人居座上、又第三獻、尊者取盃也、余着打下重、不着半臂、寂老之儀也、今日打出二色、紅打、紅梅表着、蒲萄染唐衣、

三日、（己丑、）天晴、巳刻手水、（陪膳兼親朝臣、）卽小兒戴餅、又見鏡、申刻、着束帶參內、先參朝餉、次參中宮御方、宮自去夜聊有御慽樂事、深夜御汗出、今朝平減給云云、爲悅不少、秉燭以後、先參宣陽門院、於公卿座、謁女房、尤可被招入簾中歟、太無禮儀、次參七條院、以信淸傳女房、被呼入簾中、敷茵爲余座、卽退出歸畢、入夜、有殿上、並宮御方淵醉云々、

子刻、職事三人申吉事、（兼宗朝臣、親國、公定等也、）出行以前、長房申吉事、（兩方、）又定經申吉事、已上傳奏也、長房申家政所吉事、

四日、（庚寅、）雨降、召兩大外記、幷宗賴朝臣等、叙位日次、幷少將叙四位從上例事也、致其沙汰、五日凶會幷余衰日、六日九坎、六日其難雖輕、猶依式日、五日可被行之由仰畢、關白衰日、其例太多之故也、又定家、公淸等歷六年、少將七年、不可入勘文之由、大外記師直申之、良業必可被入之由申之、師尚勘申

先例、如件等例者、尤可入之、仍其旨仰畢、此日、宗頼爲仰召仰、幷執筆之事、向左大臣亭畢、其次、少將入勘文之間事、仰合之、可依良業申狀之由被申云々、戌刻、參法成寺阿彌陀堂修正、季經卿外、公卿不參、先神分、次初夜導師、次湯涜、余座略之、依無可然之公卿也、僧座許居之、次大導師、次錫杖之間、賜大導師祿、以政朝臣取之、次余退出、他僧等布施、於座不賜之歟、此日、大將來、病愈畢云々、然而、未返給拜狀之間、不出仕也、

五日、辛卯陰晴不定、此日、叙位議也、巳刻、職事等來、於外出居、內覽申文、余冠直衣、申刻、着束帶參內、日沒、左大臣參陣、即有召、余着殿上、大臣已下列立弓場、此間秉燭、大臣着殿上、余參御前、大臣同參着、右大臣又參、次大納言定能、中納言通親、泰通等卿、置筥文、參議着座之後、依召余幷兩大臣、着簾下圓座、奏十年勞帳、返給復座之間、余賜御硯筥申文、大臣依仰召續紙、良房、摺疊叙式部、外記筥無省奏、召宗頼被尋問、申云、省奏加申文畢云々、此事未曾有也、省奏者、立籤入外記筥、付短册、加硯筥申文事、何例哉、然而、更召省奏之條、依可懈怠、余撰出與執筆、即叙之、次叙藏人、余宗之、次召院宮御申文、此間、叙王氏、持參御申文、忠經朝臣、合四通、大臣指笏押筥奏之、返給、叙氏爵殘、次叙外記史、次叙院宮給、次余與外記勘文、折紙、申文等、次第叙之間、依寒風、余參簾中、此間、執事召入內、一加階勘文即進之、宗頼朝臣、大臣指笏進寄奏聞、只一通文、可取副笏也、不知故實歟、返給復座、皆叙畢之後、一度鈎勘文、又申文等、更見合、一々懸勾、入第三筥、叙殘申文、幷外記勘文等、加入叙位奏聞、先是、故叙位殘紙、書月日、入一筥、奏聞御覽畢、余卷之、勘文、申文等、不可返給之由、余密々奏之、仍叙位一通返入筥、返給大臣、取之取出叙位、置筥左也、上之後、置替筥、所移入第三筥之文書等、如本返入之後、取副叙位於笏、揖退下、殿上授入眼、上卿左衞門督隆房云々、參議公繼卿云々、余參宮御方、泰通、公時等卿、各悦其息加級、定長卿悦自弟昇進、子刻、余退出、宮猶有御不豫之氣、但殊事不御也、

今日、參入公卿、

余、　左大臣、　右大臣、

大納言、定能卿、　中納言、通親、經房、泰通、親宗、隆房、

參議、忠經、公繼、公時、定長、

六日、壬辰、天晴、巳刻、左衛門督隆房卿來、悦ニ加階事一、自ニ七條院一賜ニ書札於女房一、薄様立文也、御使信雅朝臣、即獻ニ御返事一畢、泰覺申ニ平等院一切經會之間事一、今日早旦、俊成入道參入、悦下申其息定家入ニ敍位勘文一之事上、余念誦之間不レ謁、逢ニ女房冉後一談ニ和歌事一、退出云々、生年八十二云々、言語、耳目、共以分明云云、

七日、癸巳、天陰、此日、白馬節會也、午刻、着ニ直衣一參內、於ニ直廬一改ニ着束帶一、未刻、左大臣已下、諸卿參集、先有ニ加敍一、隆雅朝臣、敍ニ正四位下一、殷富門院當年御給也、敍位夜、件御給、自ニ本所一賜ニ他人一、而下﨟仲經敍ニ正下一之間、忽改ニ給隆雅一、被ニ申敍一云々、又外衛中一人、有下被レ止ニ位記一之者上、同自ニ彼女院一被レ申云々、內辨進ニ中門邊一之間、內侍加賀、持ニ下名一、居ニ東階上一、內辨左大臣賜ニ下名一、無レ揖、着ニ宜陽殿兀子一、召ニ二省一給レ之、歸ニ出中門外一、次引レ陣、次內辨着ニ兀子一、次內侍出、次內辨謝座、向レ西揖、向レ乾再拜揖、如レ例、先突ニ左膝一也、昇レ殿、開門、闈司着之後、奏ニ敍位宣命一、於レ陣見レ之、次下ニ位記筥一、次召ニ舍人一、少納言隆經就ニ版位一、內辨召ニ刀禰一、次外辨大宮大納言實宗已下參列、上首練步、內辨仰ニ敷尹一、無ニ非字一、謝座謝酒着座、近レ仗立、昇卑居、次敍人參列、內辨催詞、敍人云々、次召ニ給位記一、次宣命拜、次親族拜、次白馬奏、右大將一人、取ニ兩府奏一、次白馬渡、次粉熟、次飯汁、次下レ箸、次一獻、國柄、仰ニ坐謁一、催レ之、次二獻、召ニ忠經一仰ニ御酒勅使一、次三獻、奏ニ宣命見參一、復座召ニ公繼一、給ニ宣命一、召ニ實明一給ニ祿法一、次宣命拜舞、次左大臣歸昇拔レ匕、於ニ中門內小莚上一賜レ祿、一拜退出、事畢改ニ裝束一歸宅、

今日節會、內辨謝座之外不レ練、如何、白壺之時、每拜尤可レ練也、又外辨上首實宗卿、參列之時練步、昇堂之時不レ練、如何、又宣命使泰通卿、凡不レ練之、此等皆違例也、凡此卅年以來、秉燭以前、白馬渡事、未曾有例也、仍人々頗忘ニ故實一歟、外辨公卿、皆先突ニ左膝一、通親卿獨先突ニ右膝一、是一說也、又異位重行之時、二位中納言ハ、大納言列末ニ、頗ニ許尺引入天可レ列也、而平頭ニ列立、如何、中納言上首通親也、於ニ此條一者、決定失禮歟、又內辨於ニ軒廊一取ニ宣命見參一之時、於ニ柱外砌一取レ之、外記自ニ北前一進レ文云々、定能卿說、余不レ見レ之、此事此事未レ知事也、取ニ白馬舞妓等奏一之時如レ此、於ニ宣命見參一者、大內之儀、於ニ石階下一取レ之、里內只於ニ東階

下二可レ取也、外記自二左方一進レ杖定例也、

八日、甲午天陰、此日、御齋會初也、大宮大納言爲二上首一云々、

法成寺呪師、猿樂等裝束、多以到來、各分賜畢、戌刻、參二御堂一、其後、女房同參、予半蔀車、前駈地下君達五六人、殿人五位七八人、衞府長忠武、着二布衣一候二車後一、出車三兩、殿上人車、半物、雜仕車、不二行列一、出車後、新大納言違レ車、其後、少將着二直衣一扈從、余用二網代車一、先以參入、已殿上人等在二余共一、地下君達前駈之時、殿上人不レ候二扈從一例也、呪師五手之後參內、女房同レ之、依二吉日一最作也、今日、公卿七八人參二御堂一、自二今日一、中宮御所、於二法成寺一、始修二最勝講一、僧五口、五ヶ日問答講也、又於二日野藥師堂一、以二僧十二口一、始二藥師經御讀經一、限以二七ヶ日一、又以二實詮法印一、修二藥師法一、余今日於二御堂一、始所二作胎藏大日五字眞言一也、七ヶ日之間、可レ滿二一落叉一也、依レ有二所思一也、又於二本願御在所一、有二所申事一、心有二感應一歟、

九日、乙未雨下、今日候レ內程、無二殊事一、今日、中宮無二御溫氣一云々、戌刻、參二法成寺一、季經卿外無二他卿一、余湯濱陪膳、依レ無二四位一、用二殿上人能季朝臣一、所作如二昨日一、呪師二手之後、大導師、事畢歸二大炊亭一、

十日、丙申陰晴不レ定、及レ晚天快晴、入レ夜月明、今日召二集平等院樂器等一、破損殊甚、明日、大略見畢、今日支二配人々一、爲二修理一也、

戌刻、參二法成寺一、所作祈請等昨日、○日下恐有脫字呪師二手以後、大導師畢、退出、今日、左大辨定長、兵部基親等參入、余湯濱陪膳、依レ無二四位一、家司能季朝臣勤レ之、如二昨日一、

此日、親經朝臣、申二東大寺供養御祈事一、條々雖二別紙下給一畢、又有下可レ仰二合左大臣一之事等上、其旨仰畢、定長卿申云、東大寺中門棟上日、可二急注給一之由、上人申二問日次一之處、十七日宜云々、其定可二下知一云々、又云、修二正於大佛殿一所レ行也云々、

十一日、丁酉天晴、法勝寺呪師裝束、實經卿、公繼卿、兩人分、且進上、公繼卿所レ進殊美麗、各可二分賜一之由仰レ之、公定申二御齋會初日外記遲參不參散狀一、各尤可レ召二籠陣一之由仰レ之、宗頼申二條々事一、其中有二僧事之間事等一、證菩提院、山分阿闍梨事、闕二遺正護院宮許一、件宮知二行彼院事一、然而、身爲二寺法師一、進二退山分阿闍梨一、理不レ可レ然、須下申二公家一爲中上御成敗上之由也、今

旦、能保入道之許、諷二諫條々事等一、有二伏レ理之報一、其息僧長、（山法師不二落居一、）免二僧綱一、尤不レ可レ然事其一也、入レ夜參二御堂一、少將良輔相伴、但依二幼稚一、令レ着二布衣一、是先例也、又宮女房二兩參入見物、咒師六手之後退出、所作、祈請等、如二日來一、今日、殊有レ感爲レ悅、常祗候殿上人五六人相二具宮女房一也、又公卿今日七八人許參入、（經房、兼通、親宗、實教、兼良、成經、季經等也、）今日、湯漬陪膳兼親朝臣、

十二日、戊戌、陰晴不レ定、資實進二基家卿咒師裝束一、（大赤袍、押二金薄文一、小黑袍押二銀文一、是換二陵王、納蘇利一也、未レ見二此事一也、）宗頼來 申二條々事一、多是僧事之間事也、今日、記錄所評定年始初日也、六位史固辭、大辨陪膳、是非二寄人一勤二其役一、無二面目一云々、仰二子細於隆職宿禰一畢、伏レ理無二陳方一、入レ夜參二法成寺一、咒師二手畢、大導師昇、事了退出、所作、祈請如二日來一、此日、少將參內、不レ參二法成寺一也、此日早旦、隆憲法印來、召二簾外一謁レ之、

十三日、己亥、雨降、入レ夜止、深更月明、此日、於レ陣被レ定二尊勝陀羅尼供養日時僧名一、上卿平中納言親宗卿、幷左少辨資實、又被レ行二僧事一、以二宗頼朝臣一奏二事由一、亥刻參二御堂一、咒師二手、大導師、所作畢退出、今日、光雅卿一人參入、念誦、祈請如二日來一、

今日、余欲レ參二法勝寺一、依レ雨留了、明日可二參入一也、

今日、少將參二鳥羽一、入レ夜來、

僧事、

權大僧都静嚴、（元少僧都、二會也、）　源寳、（元同少僧都三、第一二共不レ足二叙用望一也、）

覺辨、（公請勞、元職同前、）

權僧都勝成、（律師一、）

權律師増覺、（三會巡第三也、第一章玄身爲二法印一、第二忠珠、爲二擬講之上一、籠居年久也、）

經圓、（天台灌頂一、）

信寳、（東寺灌頂一、）

能性、（眞禎拜二大僧都一申レ之、能保猶子也、）

法印慶智、（大僧都一、檢二先例一、爲二大僧都第一一之人、古昔任二僧正一、中古以來、多叙二法印一、仍叙レ之、）

（改實圓名也、）法眼公覺、（實圓、拜二大僧都一申レ之、元阿闍梨、）

法橋長宗、（覺増拜二少僧都一申レ之、）　尋源、（玄弘拜二少僧都一申レ之、）

行超、（覺玄拜二律師一申レ之、）　任尊、（圓宗寺功、）

融覺、（法勝寺功、）

又資實慶僧正本房桂園院、申二寄阿闍梨三口一、依二先年公家御驗者賞一也、

十四日、庚子、天晴、此日、御齋會、幷諸寺修正結願也、晩頭、着二直衣一參內、先レ是、官廳事了、右大臣已下參內、

右近陣饗之間云々、以㆓右近陣㆒用㆓右陣㆒也、余參㆓宮御方㆒、此兩三日、御心地宜云々、明日可ㇾ有㆓御湯㆒、小（少カ）時參㆓內御方㆒、即出居着座、次右大臣已下着座、平座、已如㆓除目時㆒、次僧侶着㆓兀子㆒、覺成、覺憲、兩僧正已下、東面北上、北餘僧綱五人、西上北面、凡僧在㆓簀子㆒、西上北面、次東寺法務覺成進寄、加持香水作法畢復ㇾ座、次律師下﨟成寶讀㆓交名㆒、不ㇾ聞、如ㇾ形也、復ㇾ座、次當講顯高着㆓西兀子㆒、北面、先表白畢、覺憲召㆓賢圓㆒了、着㆓東兀子㆒、論義一帖、第二重答者取ㇾ帖之後、不ㇾ聞ㇾ答復ㇾ座、已下皆如ㇾ此、次又召㆓仁快㆒同前、次顯高復ㇾ座、次召㆓問答兩人㆒、作法同前、又召㆓兩人㆒同前、寂末答者、敎化畢復ㇾ座、次右大臣已下取ㇾ祿、此間、余歸テ參宮御方㆒、次參㆓法勝寺㆒、公卿多參入、余兼催仰也、咒師三手之後、參㆓法成寺㆒、又咒師三手之後、次第如㆓例年㆒、受㆓牛王㆒退出、今日、所作結願、祈請之間、有㆓感應㆒、可ㇾ仰可ㇾ憑也、

加持香水作法、衆僧着㆓兀子㆒之後、覺成僧正、起座東進、自㆓問答兀子之間㆒北進、就㆓机下㆒、跪置ㇾ扇、其上置㆓五鈷㆒、板上置ㇾ扇也、又無㆓其座㆒、只板上也、先於㆓左袖內㆒結㆓印契㆒畢、更以㆓右手㆒取㆓五鈷㆒、加持數反、以㆓左手㆒取㆓誦珠㆒數也、之後、又置㆓五鈷㆒、以㆓右手㆒、取㆓散杖一㆒、本有ㇾ二、加テ持東方灑水㆒、皆以㆓右手㆒、如ㇾ本置㆓散杖㆒、更今一散杖、加テ持西方灑水㆒畢、如ㇾ本置、置更取㆓始散杖㆒、灑㆓東水㆒、是主上御料歟、次取㆓後散杖㆒、灑㆓西水㆒、是臣下料歟、之後、取㆓五鈷㆒又加持、加持畢、取テ加㆓扇㆒起、經㆓本路㆒復座、今日、右大臣取ㇾ祿之時、乍ㇾ立授ㇾ祿、退跪授、他人皆跪授ㇾ錄、

九百

十五日、辛丑、天晴、座主被ㇾ來、僧都所ㇾ被㆓相具㆒也、今日參內云々、又大將來、持テ來除目抄物㆒也、自㆓去年秋比㆒、自㆓舊大間成柄之中㆒、所㆓抄出㆒云々、尤要須之物也、春秋幷八卷、少々可ㇾ直事等、指示畢、

此夜、節供陪膳兼親朝臣、女房雖ㇾ候㆓內裡㆒、節供自㆓南面㆒供ㇾ之、如ㇾ在儀也、

十六日、壬寅、天晴、仁和寺宮送ㇾ使、僧事之間、令㆓申入㆒、事等、有㆓勅許㆒、悅畏申之由、所ㇾ被ㇾ示也、其上被ㇾ借㆓三五要錄平調卷㆒、卽付ㇾ使借與畢、垣代圖同ㇾ之、宗頼、親經等申㆓條々事㆒、其中、宗頼申㆓伊勢太神宮外宮禰宜事㆒、入ㇾ夜參內宿仕、此日、少將歸テ參鳥羽㆒畢、

十七日、癸卯、朝間小雨、入ㇾ夜天晴、此日、御方違行幸也、亥刻行幸、余候㆓御後㆒、右大將供奉、總公卿七人、皆以退出、供奉還御之人、只泰通、光雅而已、押小路御所、密々殷富門院渡御、被ㇾ奉ㇾ待㆓行幸㆒也、須㆘先以㆓院司㆒申㆗事由㆖也、然而表非㆓御所㆒之由、仍置テ寄御輿

於南階一也、鈴奏、出御入御、每度也、今日、召二典樂頭一
丹波賴基一、密々有二尋問事一、今日外宮禰宜依二祭主擧一、
可レ補之由仰畢、
十八日、甲辰、天晴、寅刻還御、余供奉、申刻退出、此日、蓮
花王院修正、内女房參入見レ之云々、入レ夜、公經朝臣
調色、咒師裝束過差、尤不便、仍奏二事由一、可二返給一之
由、仰二資實一、美麗之條雖二珍重一、過法之條、尤可レ被
誡歟、但又可レ隨二勅定一之由仰了、
十九日、乙巳、天晴、申刻向二九條一、舍利講如レ常、此夜宿二
九條一、
此日、外記政始也、上卿親宗卿、參議敎盛參仕云々、
廿日、丙午、天晴、講演畢、入レ夜歸二大炊亭一、親經來、申二東
大寺之間事一、
廿一日、丁未、天晴、宗賴申二常供田之間事一、祭主能隆朝臣
參上、條々尋問、大略無二申述之旨一歟、親經又申二東大
寺之間事一、齊衡例發二遣宇佐使一之由、良業勘申云々、
余仰下可レ仰二合左大臣一之由上、須レ任二彼例一、尤被二發遣一
也、而彼度未レ垂二跡於男山一、仍被レ立二彼使一、尤必然事
也、今可レ被レ立二石淸水使一、强不レ可レ及二本宮一哉、辟家
雜事、連年之營、庄公定嗷々歟、殊仰二宰府一、於二本宮一
被レ修二殊佛事一、如何、但任二彼例一發遣、猶正儀也、然
者、路次雜事、可レ有二別計略一歟、此等旨可レ被二仰合一
之由含畢、頭中將兼宗朝臣、申二熊野詣暇一、仰下可二奏
聞一之由上、但自今以後職事遠所物詣、可レ被二停止一歟、
去年宗賴、今年兼宗、連年職事遠行、尤不レ可レ然事也
云々、東大寺寄二檢非違使一、可レ仰二季國一之由仰レ之、
又伊勢太宮司盛家罪科事、被レ宥可レ宜歟、任限今年許
也、公卿多申二此旨一之故也、此旨仰二宗賴一畢、又頭中
將申二太神宮鐸鈴之間事一、有二兩條一、共不レ及二造替一、修
補可レ宜之由、祭主申レ之、仍仰二其旨一畢、
又別宮遷宮懈怠事、可レ問二齋宮寮、幷神宮一之由、仰二
宗賴一畢、此兩三年致二懈怠一事也、
廿二日、戊申、陰晴不レ定、宇佐使事、猶只辟家雜事闕分、
爲二私勤一、可二勤仕一、可レ被レ聽二昇殿一之由、可レ尋二所望
之輩一之由、仰二宗賴朝臣一、不レ被レ發二遣使一之本條、猶
無二其謂一也、去々年恒例使也、明年又當二其年限一、今
春、諸國疲勞、今又此雜事相加之條、決定闕如之基也、
仍偏相二濫庄公之勤一者、更以不レ可レ叶、仍石淸水奉幣
可レ定之由、中心雖レ存レ之、重廻二思慮一、事已重事也、彼
寺事八幡菩薩爲レ主之由、見二度々官符一、再興隆之時、尤

可被申彼宮、仍無國土之煩、爲被遂使節、所求新殿上也、仍仰合大臣、事暫可停之由、仰宗賴畢、

廿三日、己酉、朝間天陰、午後天晴、今日、女房參三ヶ寺、廣隆寺、行願寺、六角堂、密々事也、召人車、侍男共四五人許也、午刻、着直衣參內、此夜、仁和寺宮、弟子御室、始於禁中、被修佛眼法、伴僧八口、戌刻許、先被參於二間、有御對面、主上御引直衣、余候御、小時被退宿所、記錄所座也、亥刻參上、被始時、主上於簾中逢時給、余候御傍、法親王行法、法體尤神妙歟、時畢、於二間有御加持、此夜、中宮御所、覺成僧正修五星供、

今日、中宮書金泥心經、依御願也、今夜宿候、

廿四日、庚戌、天晴、酉刻許退出、於內裏、宗賴申條々事、太神宮常供田之間事、左大臣被申之趣、强不可及御占歟云々、但分明不被申切云々、重可召祭主之由仰了、又進除目所望注內目錄、

廿五日、辛亥、天陰、午後雨降、宗賴朝臣來申條々事、親經、定經等、與行事辨也、來、申東大寺供養之間事、長房申同宮行啓之間事、自今日、修除目修法、卯性僧都爲大阿闍梨、不動法如例、

廿八日、甲寅、天晴、此日參八條院、御座鳥羽、今日未參之故也、歸路留九條宿之、

廿九日、乙卯、天晴、巳刻歸大炊亭、逢修法時、

卅日、丙辰、除目云々、天晴、辰刻、着直衣參內、巳刻、於直廬內覽申文、職事五人皆參、次於朝餉奏聞如例、申刻撰申文畢、酉刻、左大臣已下參入、宗賴朝臣仰召仰事、余着殿上、藏人召之、小時、左大臣已下列立弓場、大臣、北上東面也、兩丞相着殿上、左大臣入自二間、右大臣入自二間、如何、余已下着御前座、次隆忠、定能、通親、經房、置宮文、次參議雅長着座、次主上召余、余着圓座、東面、次召兩大臣、各着座、次依御氣色、大臣奏闕官帳、取移文書之間、見闕官帳、他文移畢之後可見歟、但被執此說云々、次賜大間、如先々、次任內竪三人之後、召院宮御申文、光雅卿、小時持參之、抑硯宮奏之、返給復座、置少宮少、此間、賜御宮申文、余置前撰分袖書之申文等、此間任四所了、余賜院宮公卿給等申文、書袖書召定長、召之、先是有功過定、定藤大納言、見合忠經、讀帳定長、定文公繼、

二月

廿三日、朝間天陰、午後晴、此日、公卿勅使召仰也、余午刻、着直衣參內、上卿勅使等、申刻可參入云々、未刻、中將良輔拜賀、先申內御方、(中次藏人少將公定、有御前召、)次自堂上參宮御方、(申次宗輔朝臣、參御前、)余候內裏之間、別不申之、即向大炊亭、申女房、(申次長房、)中將伊輔、少將成家等扈從、諸大夫二人、騎馬在車後、童二人、府隨身四人、本隨身二人、着布衣爲雜色、隨身着朽葉袴、

今日、參內以前、宗頼申條々事、仁和寺宮、被申勅賞、仰可示合左大臣之由、又和舞東舞裝束事注申、人々申狀等一定、仰下之趣、合點賜之、參內之後、親經申條々事、左大臣申狀也、具不注之、

申刻、追內竪於勅使左大將家、畢、同刻、上卿左大臣參陣、被定廿二社(伊勢在此中、)奉幣、並日時等、秉燭之程、勅使參入、先是着陣、與左大臣問答使節之間事云々、其後、余又招寄大將於鬼間邊、聊有示閑事、入精進屋、輙不可他行之故也、其後、勅使參着殿上、奉行職事長房、參朝餉、申勅使參入之由、主上自宮御方、只今有還御也、余候御前、奏事之由、仰云、伊勢太神宮可被奉幣帛、爲勅使可參詣、又來廿九日發、來月四日可參宮者、長房仰勅使畢、即勅使於弓場邊、解劍參內侍所、(入北渡戶、)祈請之後退出、向川原祓遙拜等畢、入精進屋了云々、

余參宮御方、深更退出、

廿九日、乙酉、天晴、入夜雨下、此日、天皇幸神祇官、發公卿勅使、(左大將良經卿、)上卿左大臣、先宮冠、自閑院幸大內、(無鈴奏警蹕、)親經朝臣、持參宸筆宣命草於朝餉、御書寫、此間、余退出、長途步行、依不可叶也、余參中宮、(閑院、)被獻小神貸事申沙汰之、午刻參神祇官、(少納言方門、)小時臨幸、昇居御輿於壇下、敷筵、公卿列居、余同居筵上、內侍二人在戶內、(垂帳、)受劍璽、下御之後、余同參入、御手水之後、(顯兼陪膳、)御拜、(東間御座、)畢召舍人、(二音如例召之、)少納言參上、又中臣已下參上、賜幣、召中臣仰勅語、各退出、幣物出宮門之後還御、(此般、擇御輿寄、依間狹不能昇上板敷上也、)余向大將出立所、大將乘馬之後、余於大炊御門東洞院見物、歸參內裏、宿候、

〔建久別記〕伊勢公卿勅使別記

「建久六年」

二月

十二日、戊辰、今日有二殿上議定一、是東大寺供養事可レ被レ申二伊勢太神宮一哉否事也、儀定之趣縱横云々、或佛事不レ被レ申二神宮一云々、或天平被レ發二遣公卿勅使一之由見二要錄一、任二彼例一可レ被二發遣一云々、或又期日已迫、可レ有二其煩一哉、供養以後可レ被二發遣一云云、以二件等趣一被二奏聞一處、猶可レ被二發遣一之由勅定切了、天平大臣諸兄爲二勅使一云々、今度必不レ可レ爲二大臣一云々、

予當二使節之仁一之由、殿下内々被二告仰一、於レ家雖レ無二其例一、殊有二存旨一之由有レ仰也、

十三日、己巳、近日有二寫經之事一、而公卿勅使事、内々雖二用意一、職事示二告其由一、可レ憚否尋二左大臣一、件人兩口勅、此役依レ爲二吉例一所レ問也、不レ可レ告之由被レ答、仍不レ止レ之、

十四日、庚午、公卿勅使事於レ家無レ例、仍爲レ祈二申其事一、可レ參二春日社一、仍自二今日一始二精進一、先參二殿下一、次向二北小路亭一條西堂一、仍二精進有レ憚故也、今夜、左大將狀返給、是爲レ勸二公卿勅使一也、子細在レ別、

十六日、壬申、今日可レ參二春日一、而常樂會間聊可二指合一之由、別當僧正示二遣之一、仍延引、明日可二下向一也、殿下渡御有二仰事等一、可レ祈二念一事等也、

十七日、癸酉、今日下二向南京一、半蔀車、前駈隨身布衣、予直衣、路間用レ船、參社之時、予束帶、前駈衣冠、隨身上臈別車、同委者見二曆記一、參社之路、於二興福寺北面一逢レ鹿、仍下レ車拜レ之、料知有二感應一歟、春日神事不レ忌二寺僧一、雖レ然依二公卿勅使一内々用意示二寺僧一、不レ二參東大寺興福寺一、

十八日、甲戌、申刻歸洛、不レ改二行粧一參二殿下一、々々令レ參二内裏一給、依レ仰予御共參内、後二代御記披取出、公卿勅使行幸事被二注出一也、

廿日、丙子、藏人右少辨右衛門權佐長房、承レ勅來二里第一、予着二冠直衣一出逢、仰云、來廿九日可レ被レ發二遣伊勢公卿勅使一也、勅使事内々可二用意一者、予申二承之由一、又仰云、召使事來廿三日可レ仰也云々、抑、兼日内々仰二先例一、職事以二書狀一告レ之、今後來仰爲レ異二他人一歟、頗似二召仰一如何、

此亭去年有二產事一、仍胞衣等所レ置レ之、可レ憚哉否、問二神祇權大副兼貞爲季等一、各申二有レ憚之由一、二條亭西入道家可二渡住一之由口示遣了、卽參二殿下一、申二勅使間事一、次向二一條亭西家一、祿令於佛經僧尼雖二輕

服月水之雜女房等、兼令未儲也、自今日立神事札於家門、

廿一日、丁丑、未剋許風頓吹來、梁上塵飛散、是當時居住北面也、他所更不吹云々、仍成奇、以人令見之處、梁上有蜂巣、仍令撤去、雖末代猶奇異事也、爲後注置之、

廿二日、戊寅、入夜密々參殿下、有被仰條々等、多是可祈請申事也、仰召以後不出行之例也、而近代内々仰以後不出仕、雖然先例多以不憚、仍所參入也、凡憚出行之意、依恐不處不淨也、仍殿下御所被禁不淨、又可參之由有仰之故也、

廿三日、己卯、天晴、今日伊勢勅使召仰也、仍早旦洗髪沐浴、本結用新物、相待勅喚、申刻内竪來仰可參之由、申承由畢、着束帶蒔繪劒、必不用新調、但可有用心也、參内、毛車、随身褐冠、前駈八人、居從殿上人三人、入左衛門陣、欲着殿上之處、左大臣於仗座廿二社使之定申云々、仍先着陣、思事理定了、後可承使事之故也、就中、中御門右府勅使之時如此也、定了後勅使之間不注條々問答之、次參殿上、藏人辨長房仰云、來廿九日可被奉幣帛於伊勢太神宮、其使可勤仕、又來月四日可參宮、先予承仰微唯退下、於弓場殿解劒參内侍所、隨仰女官令敷座、又仰可儲候之由、件座高麗帖一枚敷、此卷母屋簾、入北戶着座奉拜之、兩段再拜、無爲可遂之由祈申之、件事舊例不見、久我相國召出女官、仰付祈由云々、近代多自參、相尋左府之處、我所自參也、今度事、多守彼命之上、以慎信可爲先、仍所參也、即退出於中門邊帶劒、次向東河修祓、二條末、祓具座等本家儲之、鳥上敷高麗帖一枚、可用中帖歟、向太神宮方也、陰陽師大膳權大夫季弘、陪膳以政朝臣、隨几召出、其儀如恒、次奉遙拜、兩段再拜、神祇官盤中八度可拜之由、雖然口左右、令云、只兩段再拜云々、舊記又如此歟、仍用之、凡件所奉行職事長房仰檢非違使令掃除、故實不定、其所廣令掃除云々、不處穢物出來之時有憚云々、次向精進屋、件所一條南室町東、皇太神宮御所也、以入道中事由、申請久也、遣入車於門内、同大寮、下車、神祇權大副兼貞申之、於門外可下云々、而左府云全不然、門内遣入、定例也、神寶不御座大非、影向之庭、只私深密之所也、何同可御故云々、理可然、之上、日記等遣入門内之由、有所見、仍所爲也、其後又行水口、次於南庭祓修、其儀同河原、次遙拜、但卸位冠取笏、不用蕃物、件所鋪設皆悉新調之浴具、又同兼遣入所々令洗酒也、門立犬襖、付鹽筒、引規繩、或引之、或不引之、左府說引之、也、神事札不立之、雖不立顯然之故也、見日記

也、自今日毎日白麻一帖、塵牙一折櫃、付女官獻内侍所、令祈申、是例也、今日予參時、女官申上之、只振鈴也、凡入精進屋之人、當日潔齋、不然輩(ヲハ)給犬禦之外、通常事也、又犬禦付鹽筒取入物泥鹽也、雖不可供奉之輩、朝夕伺候輩令潔齋仕之也、供奉各於私家潔齋、或五日或又三日不定云々、自今日僧尼服者書札不取入也、召仕女房雖不可苦之由、本官輩申之、雖然依無其要、不相具也、」

三月

一日、丁巳天晴、此日、日蝕也、未刻虧初、申刻復末云々、余伺候禁裏、勅使、蝕以前起勢多着甲賀云々、

四日、庚申天晴、此日、公卿勅使參宮日也、雨不下、悦思給不少、神齋殊密、公家日來毎日御拜如常、今日、同入夜有御拜、依爲庭上儀也、

十日、乙未丑刻、行幸南都美豆頓宮、如春日行幸、未刻、着御東大寺内頓宮、申刻、余已下、行事公卿、少々參大佛殿、令檢知莊嚴事、入夜歸來、雜人禁止之間事、仰頼朝卿畢、

十二日、丁酉甘雨相再、午上天晴、未刻以後雨下、此日、東大寺供養也、卯一點、着束帶、(紅下襲、浮文表袴、)參御所、人人參入、即御鳳輦、幸大佛殿、以七條院別當權中納言親宗卿、申事由、復命之後、寄御輿於西昇廊西面、(近將候御劔璽、)下御之後、先御大床子御座、即渡御七條院御方、(經佛前、先御禮三度、無別御座、只於廷道下拜給也、)劔璽供奉、余候御裾、即還御、此間、上卿左大臣、奏願文清書、加御諱、畢返給、此間召仰式部、彈正、辨、少納言等、着中門座、次余着御前座、以頭中將召公卿、次太相國已下着座、次亂聲、振桙、(忠節、)次殿上人、舁佛布施、名香等机、立佛前、次和舞、次東舞、次迎衆僧、次迎導師、咒願、次總禮、(余上首、帶劔於座解之、他人自本解之、又自前進也、禮了又帶之、)次供花、次菩薩、蝶鳥、次第舞之、次唄、次堂童子着座、次分花筥、此間雨下、然而、依雨早散花可進之由、再三加催促、然而、一切不進、及數刻、然間、雨脚尤密、仍有議、衆僧行道堂上、(樂人在中門奏樂、)又樂屋左在西、右在東、是東大寺例云々、事訖、秉燭還御、頓宮仰賞、(上﨟姫光綱、)

十三日、戊戌天晴、寅刻還御、余爲參詣春日、身假逗留、即向佐保殿、

十五日、(庚子)天晴、此日、中宮有御着帶事、承暦以後、於內裏有此事歟、元永、治承又同也、寛弘五ヶ月有御退出、又於禁裏、不記着帶事、憶事理、於里亭可有此儀、仍追寛弘例、去八日有御退出也、吉時申刻、加持山座主、使權大進宗房、(依無障也、)御帶可召之人、皆有障、大將雖吉例、初度子爲女、仍余所進也、自今日有每日御祓、但今日、先有神祇官御祓、每旬日可有之、中間皆陰陽師也、今日、頭宣憲參上、申吉時、又候御祓也、御加持畢、於晝御方帶之給也、其後有御祓也、典藥頭基頼持參仙沼子二七枚、入御帶中也、

自今日、始藥師法、(實全法印、)

又於座主房、奉始御佛等、七佛藥師七體、三尺、延命不動等同始之、又三尺也、佛師明圓、少進兼時相具、向彼房也、

十九日、(甲辰)爲方違、向水田高濱邊、

廿日、(乙巳)歸洛、留九條、

廿四日、(己酉)自今日、始不動護摩、(座主、)又奉始佛等、佛眼、(白檀一半手半、)座主加持之、又奉始愛染王、不空羂索等、已上印性加持之、

卅日、(乙卯)天晴、參內、謁賴朝卿、談雜事、此日、官列見也、通親爲上首云々、中宮有千座御祓也、

四月

一日、(丙辰)天晴、此日、平座也、旬祓如例、入夜、賀茂詣定、(長房書之、)權中納言泰通、二位宰相雅長、三位中將兼良等、在座、經房、光雅等雖來、依輕服不候座、事了着座、談御價法違亂之間事等、賴朝卿送馬二疋、甚乏少、爲之如何、

九月大

一日、(壬午)天晴、今日、聊依有不淨之疑、不行旬祓、不遙拜、姬宮御湯如例、鳴絃範宗、範清等也、宮御方、旬御膳如例、法勝寺末寺舞樂領、近江國比良庄民等、鳥羽宮所被召進也、可遣使廳之由、仰行事辨資實畢、此事依延曆寺釋迦堂亂訴、所被召也、雖爲會赦事、山門訴熾盛之上、未及斷罪、先爲召問子細也、親國申條々事、住吉社未作、幷大隅國正八幡宮修造等事也、大理光雅卿來、申沽價法、幷殺生禁斷之間事、各子細在目錄、

二日、(癸未)雨下、今日、記錄所評定云々、大外記良業、注二-進此月公事見參一、依二先日召仰一也、左少辨資實來、申二最勝(恐脫)○光院御念佛之間事一、此次仰云、記錄所勘文、可レ引二-載律令格式文一歟之由、仰二-含寄人等一、可レ言二-上子細一者、此事廻二思案一所レ作也、延久記錄所者、被レ下二庄園券契一、勘二文書僞一許也、於二今之沙汰一者、貴賤之訴訟、偏爲二當所之成敗一、雖レ勸二理非一、不レ載二本條一之間、時移、後昆、自成二自由之疑一歟、仍寄來之所、粗加二載本文一之條、有二何難一哉、居二諸司一之者、皆是可レ達二法律一之器也、況又法家博士、多爲二寄人一、雖レ有二謬說一、盍二紀正一哉、仍所レ仰二此由一也、南京維摩竪義者、破二新制一、可レ企二過差一之由結構云々、仍先日下二-知寺家一畢、未レ申二左右一之處、猶以違勅云々、仰二-遣大僧正許一畢、又可レ被レ祈二-申大明神一事、注二子細一遣畢、來四日可レ被二參社一之由也、

三日、(甲申)雨下、此日、召二念佛三昧院住侶等一、定二-仰院主事等一、權大勸進、第一圓證、得二前大勸進幸尊讓一、可レ補之由仰下畢、又依二天王寺別當言訴一、朝海、覺遍、(己上雖レ停二所帶一、權勸進職不レ及二房舍田地沒收一、)宗覺、長嚴等、可レ追二-却寺內一之由仰レ之、(宗覺、長嚴、房舍田地可二沒收一之由仰レ之、)又院僧等、一同可レ書二-進起請一之由仰了、依レ爲二神事一、召二-集近邊人家一、以二河內守廣房一、所レ召二-仰子細一也、奉行職事藏人少將公定、執權辨親經朝臣、資實等、同所レ令二召候一也、資實申二高倉院法華堂三昧供田事一、六口各二町可二宛賜一、交坂、大墓、兩御領之由仰畢、但可レ奏二事由一旨、同仰畢、

此日、中宮御服樂延之上、有二月御事一、仍御燈於二河原一修二由御祓一、大進宗方相二-具陰陽師一、向二河原一、其後供二魚味一如レ例、

四日、(乙酉)天晴、此日、大僧正參二春日社一之日也、仍余行水、向レ南祈二-請所思一、姬宮御五十日、百日、幷任大臣、十一月、春日詣、同等用途、內々可二注立一之由、仰二季長朝臣一畢、召二資實、廣房等一、仰二傳敎院勘文之間事一、雅縁盜犯之事勘帖、凡受、尤不便之故也、入レ夜、經房卿來、於二宮殿上一謁レ之、余在二簾中一、女房居所也、暫以雜談、然而、經房强非二可レ正レ禮之人一、仍隨二便宜一耳、

此日、頭權亮公房朝臣來臨、以二國行一、申二例幣之間事一、招二-寄殿上一謁レ之、(依二經房在一レ座、召二上長押上一、)上卿左大臣云々、辨問二散帖一、仰下可レ催二定經朝臣一之由上、依二當仁一也、又宣命辭別、神宮恠異事、官注二-申兩條一云々、其外、天變事可レ載レ之、可レ仰二內記一之由仰レ之、即退出畢、

五日、丙戌、陰晴不レ定、廣房持下來幸尊讓二圓證一之帖上、依レ有下可二改直一之事等上、返給畢、今日、記錄所式目評定云々、召二經圓律師一、妙香院之間、問二不審條々一、以二信光一條々事仰二宗頼卿一、又仰二親雅卿一、兩人共望二濃州國一、其余不二許容一、依レ不二相應一也、

六日、丁亥、陰晴不レ定、時小雨、早旦、大僧正送レ書云、一昨日參二社頭一、逢二神鹿一、深有二其憑一云々、又春日詣事、仰二合別當、權別當等一之處、覺憲申二不レ可レ叶之由一、自身又病惱云々、範玄申二必可レ候盍レ叶哉之由一、兩人申帖、如二水火一云々、廣房持二參幸尊讓二圓證一之帖一、昨日持來、有下可二改直一之事等上、仍仰二其旨一、今日直付也、以二藏人少將公定一、獻二鳥羽宮一、相觸之後、職事以二御教書一、可二下知一、先例如レ此云々、入レ夜、召二明法博士明基一、問二不審事等一、處分之間事也、右大辨宗頼、申二姫宮御五十日、并御行始等事一、季長朝臣進二任大臣、春日詣等祿物注文一、仰下可レ下二知兩國、并御庄庄一之由上畢、

召二泰覺一、來十八日、如法經、十種供養、供具可二調進一之由畢、座主被レ示下天台末寺、鎮西大山在民等狼戾、烱誡之由、可レ賜二御教書一之由上、公定申二日光事一、親國申二神宮申條々事一、

入レ夜大風、成勝、延勝寺南大門、顚倒畢云々、今日、頭權亮公房朝臣來、申二例幣辨定經領帖、并宣命辭別之間事一、以レ人傳レ之、

七日、戊子、天晴、公定示二天王寺宮返事一、今被二仰下一旨、可レ被二書下一云々、親國申二條々事一、成經持來、申二伊賀國前大將領官物率法事一、天變御祈事等、仰二親國一畢、近日、金火二星入二大微一相犯云々、

八日、己丑、天晴、公定召二具貞覺僧都一來、釋迦堂衆、訴二申比良庄民罪科事一、爲レ赦二前之犯一、不レ及二斷罪一、又其外非下可レ有二裁斷一之事上、是魚肉賣買之間事云々、仍不レ及二他沙汰一之子細、仰含畢、此次、宇津宮訴事、貞覺令レ申、又仰二子細一畢、

廣房、隆職、良業等參上、問、法成寺領越前國曾萬布庄民、堀二土鏡一之間事、引見可レ申之由、各所レ申也、又資賓來申二條々事一、入レ夜、祭主能隆參入、召二簾前一、仰二中宮御祈之間事一畢、此夜、中宮御祈、修二熒惑、宜平、太白晴光、等御祭一、又始二一字金輪供一、隆圓、皆是天變御祈也、又始二金剛夜叉供一、親嚴、爲二御膳不調之御祈一也、親經申二條々事一、

九日、庚寅、天晴、公定來、申二念誦佛三昧院々主事一、幸尊

讓帖、圓證雖有中事等、又宇津宮事、召進官下文、仰可給座主之由畢、雅縁法印來、藥師寺鎮守八幡八講用途之間事申之、去夜爲親經奉行、遣御教書之間事也、今年、覺乘、寺僧之間事、有未斷事、付番僧公圓、可令致其沙汰之間事等也、雅縁條々有申旨、又仰畢、大理申沽價法、幷道造等之間事、頭中將公房來、申例幣宣命辭別、幷今日平座之間事、及晩、新大納言來、於宮殿上余謁之、今日平座、公卿八人參入、近年如此、人數濟々例、未曾有云云、

宗頼參入、仰御五十日御行始事等、此日、大將作文、

十日、辛卯、天晴、資元進天文密奏、金火二星入大微、各相犯事也、豫內々司天等申此事、仍御祈等、所被修也、

今日、進奏歟、親經朝臣申條々事、其內、傳教院事、進記錄所勘文、予出條々不審問之、以此趣、重加評定、可申沙汰云々、

十一日、壬辰、天晴、此日例幣也、上卿左大臣、辨右中辨定經朝臣、職事左權亮公房朝臣等也、宣命有辭別、神宮佐異、幷天變事等也、

今日、俄有議、內外宮禰宜等之中不審、極位之輩、抽而被授加級、其旨載宣命、只有所思食云々、是去春、御產御祈之時、若如思食御願成就者、禰宜等可授一級之由、內々被仰祭主畢、而皇女降誕、頗非御本意歟、仍無沙汰之處、猶有神宮感應之由、聊有所存之上、祭主能隆朝臣、少々可被行歟之由、令申之間、奏事由所下知也、加之、聊有夢想之事也、近例、多正禰宜、皆被仰加階、極位之者、讓他人云々、然而、長保、寛弘之比、多以被抽少少、令追彼例也、申刻、內記內覽宣命、禰宜加級事、只越交名、不載子細、仍余仰令加越極位之者不及此恩之由、爲後鑒也、

抑依右馬寮御馬不引進、及晩發遣、余聞驚此事、引進私馬畢、以外違例也、寮刀禰前寮頭信清朝臣所致沙汰也、振外戚之威、闕嚴重之神事、不恐冥顯之罸、爲之如何、

今日、余修旬祓、去朔日聊有所據不修之故也、蓋拜如例、心中有祈請之旨、入夜、宗頼申御五十日御行始、御百日等事、

十三日、甲午、天晴、親國爲御使來云、右寮神馬事、猶尤

不便、可有沙汰歟云々、申可然之由畢、寮頭可被召怠帖、信清朝臣、恐惶宜歟之由申畢、即宜下左大臣云々、信清事、内々事也、

十五日、丙申天晴、寅刻、向座主粟田口房、密々儀也、無前駈、常伺候男共五六人、乘車相從、依爲如法經堂場、自門下車、聡閑後、夜懺法、日出之程、始寫經、先啓白、座主自勤之、此如法經、爲先妣所書也、依或女房夢想、余示座主也、其後與座主言談、巳刻向九條、入夜、女房同來自今夜、依始恒例懺法也、初夜時以後、歸參中宮御所、先參八條院、謁女房、即歸參也、此間雨降、

十六日、丁酉雨降、及晩時、頭中將公房朝臣、爲御使入來、余謁之、五節必於大内可被行、束捧十種供具、行列樂人六人、同着壺裝束、前行擧樂、爲向樂、余已下、公卿、定能、泰通、經家、降居庭上、入御之後昇堂、三卿在堂前階以北簀子、敷疊、余在堂中巽角壺許、座主已下、上人等、相從御經、皆以着座、導師隆憲法印同着座、但用昔囲座、本上人等座、清淨中帖也、次發樂次、傳供、余已下三口立之、次有十種樂、次登高座、有樂、說法優美、是不分經三段、只釋十種供具、并所願旨趣也、事了、自是向光明院、先母墓所也、修小佛事、即奉埋經云々、余不向其所、聊依有憚事也、即相具女房、歸九條、女房歸參宮、余、余至于來廿二日結願、可逗留九條也、仍宿之、

十九日、庚子懺法如常、又及申刻、始例講、講師明禪、問者顯尊也、

廿日、辛丑内府月忌也、

及晩、頭中將公房朝臣、申五節事、仰子細畢、忠季朝臣、申左大臣上表之間事、又申所存畢、猶非重病、被留表例、無慥所見者、可返給之由也、

廿一日、壬寅晴、覺憲僧正、以三綱申春日詣之間事、指合維摩會之由云々、重仰子細畢、來廿四五日之間、可申一定之由仰畢、入夜、貞資參入、仰春日詣事可奉行之由畢、

廿二日、癸卯雨降、午後晴、懺法結願也、經家、親雅、宗頼等參入、事了、引布施、口別十、入夜參内、奏五節散帖、依勅定、仰公房朝臣畢、即歸參宮、大炊亭、

廿三日、甲辰自今日、座主於無動寺大乘院、被修勸學講、以平泉寺領藤嶋年貢千石、分給山上、上人師等、勸門弟等行八講、有竪義、番論義等、以拔群者、可擧公

請之、可令致竪義注記之請文、第一之佛法興隆也、

廿四日、(乙巳、)資實申春日詣之間事、公定、親國、親經等、申條々事、興福寺三綱參上、猶可沙汰之由申之、但有申請長者宣事等、即成給畢、大僧正遣使、僧都、明年講師請、今年可給之由被示、有子細、可然之由返答畢、

廿五日、(丙午、)公房朝臣來、申五節散狀、通親卿請文、尤不便、子細奏聞了、招忠季朝臣、付妙香院、本覺院等事畢、入夜歸來、傳勅題、不許云々、實修事、公房卿不引汲之間、兼申過云々、但重奏聞子細畢、

廿六日、(丁未、)天晴、昨今物忌也、

廿七日、(戊申、)忠季朝臣、上妙香院等事、重奏聞之處(之ヵ)、可問實修之有勅定、仍可問之、又云、通親以請文尤奇恠、仍改定能卿宛越中、(定能知行國也、)公卿分可賁通親云々、即公房朝臣來、告仰旨同前、早可催之由仰畢、

廿八日、(己酉、)土御門中納言、五節領帖云々、素過言無益歟、尾籠之人也、

廿九日、(庚戌、)此日、修如法泰山府君祭、(晴光、天變祈也、)

卅日、(辛亥、)晴、晩頭、新大納言來臨、資實相共定春日競馬乘尻、并念人等、承曆、寛治、天永、皆無殿上人念人、長元仁平有之、長元雖爲吉例、仁平不吉、仍可用承曆等也、三度例也、

建久六年

十月(大)

一日、(壬子、)天晴、旬祓如例、(陰陽師晴光朝臣、)或人夢云、大一靈告、今冬、可有皇子懷孕之慶云々、仰而可信着胎、今日平座、上卿民部卿左衞門督、參議藤宰相、頭中將忠季朝臣來、示條々事、妙香院等事、實修稱病、不進陳狀云々、仰可奏聞之由、又東大寺末寺觀世音寺事、定勝知行、不可有相違之由、有勅定云々、入道中納言執申、又女房引組云々、入夜、資季申春日競馬之間事、親國來、仰天變御祈、可有七社奉幣之由、

二日、(癸丑、)

建久六年十一月四日、此日、右大將良經、有任大臣兼宣旨、秉燭參內、

共士主口口六人、前駈八人、殿上人少々、公定朝臣云々、

〔建久別記〕建久六年

「十月

七日、戊午天晴、今日今上第一皇女御五十日也、未刻、着東帯参中宮、大炊御門亭、殿下御同宿、相次右大臣参入畢、依仰謁之、被仰早参由也、頃之、右大将参入加座、申刻、諸卿参集之後、殿下於御簀莚口宮殿上座也、奥第一着御、先是左大臣以下公卿十八人許在座、次被催皇女御前物、即供之、陪膳宰相中将公継卿起座、於中門廊指笏取打敷、経透殿并簀子等、自階間供之、役送殿上四五位、取御臺参進、□傳之供了、陪膳復座、復殿下稱至之由、起座令参給、□是可奉含故也、□陽明院二條大后等例也、嬉子内親王母后奉含之由、雖見日記、依爲不吉、不被用也、件等例皆里第儀也、自余所見不明也、次供折櫃物五十合、宛諸各國十合調進之、或押瀬、或圖畫等、仍其形各別也、餅盤同凡人儀也、地下諸大夫運之、於中門車寄戸外叙之、二行置之、或雖経透渡殿、從弘徽殿南階以西簀子歟、五十日、折櫃物五十人、其外加籠物五十枝、有其例、已如百日儀也、非常例之上、其理不可然歟、仍今度無籠物也、次供母后御前物、懸盤六脚、銀器上、陪膳源宰相兼忠卿、其儀如初、役送殿上四五位也、以前役人各別人也、但権右中弁宗隆兼両方、供了、陪膳退下、今日次第先供皇女御前物、置御座、殿下奉含之後、女房等内口口御前物、是運餅之問也、折櫃物口了、供宮御前物、其所姫宮御前物跡、此次第旧記所見不詳、但并供之儀無所見之、理不可然歟、而保安三年嬉子内親王例、役送人歸参付簾下取之、女房傳之、経本路取出之了、供母后御前物、件例不吉之上、自簾外撤之儀、尤不可然、仍今日内々女房撤之也、次殿下令復座給、先一献、四位家司持参盃、殿上五位取瓶子、次二献、別当光雅勧盃、瓶子殿上五位光雅取續酌、此間所々供掌燈、南階間、公卿上殿上人座等也、地下五位役之、次居冷汁、大臣陪膳地下四位、殿下右権頭兼親、左大臣前鐘役、右大臣前時盛也、納言以下兼居之、参議兼忠申上之、次第下箸食之如常、次三献、□□□□□通卿等取□□□□□、今日勧盃人、皆不経座後、経前廣庇、居殿下御座坤板也、如御産時、是座狭無路之故也、盃毎度傳殿上人座也、次居魚汁、手長役送同前、納言以下同居之、但末座略之、依無便宜、人々令止之、次申上下箸同前、次居菓

子ニ、納言以下并居レ之、大臣手長役送同前、次居ニ湯漬ニ、役人不レ同、末座略レ之、次敷ニ穏座
於南簀子ニ、殿下以下移レ著給、予依レ無ニ其要ニ留レ座、
右大將同レ之、少時予參ニ女房中ニ、不レ見ニ此後事ニ、此
間有ニ御遊ニ、
拍子、新大納言、　付歌左少將宗國朝臣、
琵琶、宰相中將公經、　箏、右大臣、
和琴、少納言範房、　笛、權中納言泰通、
笙、左衞門督隆房、　篳篥、左少將忠行、
其曲可レ尋ニ注之ニ、
事了、給ニ祿於公卿以下ニ、祿法可レ尋、次大臣二人給ニ
引出物馬各一疋ニ、宮中儀其理雖レ不レ可レ然、寛弘、長
和、長曆、皆有ニ此儀ニ、仍今日被レ巡ニ彼例ニ也、但不レ
引ニ出庭中ニ、只於ニ中門外ニ賜ニ前駈ニ云々、殿下御隨
身引レ之歟、可レ尋、
姫宮御前物、太政大臣調進、
打敷、裏濃蘇芳浮織物、
御臺六本、
母后御前物、予調進、
打敷、松重浮織物文龜丸、
懸盤六脚、須レ用ニ□□□□、近代件物難レ得、仍用ニ梱木ニ、有ニ螺鈿(松鶴)面白鑞甲浮織物ニ、總白選、

御陪膳女房、各上髮額許也、
姫宮乳母宗賴卿妻、
入道惟方女也、
中宮御匣殿、
取入女房二人同上髮、其體同ニ陪膳ニ、
兩方同人役レ之、
奉レ抱ニ姫宮ニ人、可レ尋、
御裝束儀、
打出色蘇芳白上濃也、青草黄青裏表着、
龍膽裳　紅打　白腰裳
以レ糸結ニ菊芳ニ、付ニ表着裳等ニ也、」

○按以下恐缺脫又下文引三中記建久八年四月廿二日朝覲行幸條恐後人附收今省之　山田安榮附記

建久七年

正月

一日、辛巳晴、鷄鳴小浴、四方拜如レ例、午刻手水、直衣、陪膳
衆親朝臣、右中辨資實、申下大外記師直持ニ參叙位勘
文ニ由上、仰ニ可レ召之由ニ、師直入ニ勘文於覽筥ニ持參、余留
レ文返ニ給筥ニ、其間、作法如レ例、次歸入、改ニ著束帶ニ、此
間、公卿等來、余仰下可レ參ニ七條院拜禮ニ之由上、余家拜

殿、相待内府之間、依可遲々也、殿上人等同仰、此間、未斜、内府來、余在簾中、資實申次也、内大臣、中納言泰通卿、左大辨宗頼、三位中將兼良、殿上人頭中宮亮定經朝臣已下、十余人、上官等拜禮如例、隨身壺胡籙、細工所加修理之旨遲々、仍申刻參内、酉尅小朝拜、余、左大臣、内大臣以下、公卿皆參入、定經朝臣申次、戌尅節會始、

今日、節會事、

小朝拜畢、余昇自殿上參上、褰母屋御簾、主上入御、(職事等不參、召承之間暫遲々、)左大臣稱障早出、(如)内大臣已下、着仗座、以亮定經朝臣、仰内辨、小時、奏外任之奏、即下之云々、次近衞引陣、次内辨着兀子、(先是、諸卿着外辨、)次内侍來、次内辨謝座、(經南樹之間、佗人不然、)向西揖、向乾再拜一揖、歸入昇殿着座、開門闈司、着召舍人、少納言就版位、内辨座、(大夫達召之、)外辨公卿參列、皆悉列之後、上首咳聲、定事也、今日不然、上首資定卿也、次仰敷尹、次謝座酒、昇殿着座、居餛飩、下箸、居飯汁、此間、余參宮御方、

姫宮御戴餅事、

小朝拜了、入御、節會未始已前、於東對東北第一間(東門)、妻戶内、有此事、先主上召着束帶、渡御宮御方、即還御、姫宮渡御件所、女房三人相從、一人(中宮御匣殿、)持御劔、(加入人形、散米、筥、入衣筥蓋之、)一人(大納言局、實息御女、)持御餅、(小衣筥蓋、敷薄様、置餅三枚、近江國火切餅也、是定例也、右衞門佐宗方、令調進之也、)一人(民部卿局、御乳母宗頼卿室、)奉抱、余候御共、於件妻戶、主上取餅、三度戴之、(有祝言、余次唱之、)橘、一枚(三寶也、)干鮎三、大根三、取之置長押上、如例、事了、姫宮還御、

今日、小朝拜違例事、

豫取殿上倚子立之、(立明光見之、)雖驚奇、忽不能返立事、已依能々成了也、藏人等不覺也、尤違例也、公卿列立、奏事由之後、藏人昇倚子立御殿、定例也、而豫立之、尤不敵事歟、

二日、(壬午、)晴、手水、陪膳以政朝臣、今日不出行、齒固又如常、小兒戴餅如昨日、公卿少々來、今日自申刻、風病發動、資實、親國、(已上藏人、)官、朝經方等申吉書、此日、殿上淵醉云々、

三日、(癸未、)陰、入夜雨下、辰刻手水、陪膳以政朝臣、齒固、小兒戴餅等、如昨日、公卿少々來、余風病氣同昨日、仍不出行、親經朝臣、長兼、公定等、申吉書、内府今日參入、夜來此亭、問敍位、女敍位等之事、定

經朝臣、入夜來、申吉書、又問叙位剋限、其次仰條條事、又大外記師直參入、問奉膳入勘文哉、其申年限不至、余仰云、奉膳不似諸司年限者也、如此事、尤可存知之由仰之、無申方、不知故實歟、奉膳、六年入勘文者也、

四日、(甲申)晴、親經朝臣、持來權別當舉狀、任定法了、爲奏聞也、又內大臣、春日上卿事可奉行之由、仰親經朝臣、宿院顚倒、新造不可叶、可用假屋之由、親經申也、余許之、定經朝臣、叙位之間、申條條事、左右大臣、辭退執筆云々、仰可催內大臣之由了、今日以藥湯治風病、

五日、(乙酉)晴、雨降、此日、叙位議雖可被行、依沒日延引、明日可被行也、內府來、叙位、女叙位等、令習禮、

六日、(丙戌)天陰、雨下、此日、叙位議也、執筆內大臣、申剋、內大臣已下、着陣頭、亮定經朝臣、仰召仰事、仰辨及外記等云々、次藏人知範召之、此間、余奏叙人折紙、(于時御臺御座、)卽着殿上御倚子、次內大臣已下、列立弓場、(大臣東面、納言西上北面、參議北上西面、外記三人、持筥文、立納言後、如先年余例、)次內大臣着殿上、(於小板敷有揖、又入西一間、不入小間也、)次余着御前座、相次內府同着、(雖父子着同疊、依職掌有限也、)次賴實、通親、隆房等卿、置宮文、(右大將作法神妙、通親如例、先突左膝、膝行之時、先進右膝、故不敬御所、如何、)次宰相中將忠經、着座之後、被引寄御簾、余微唯之後、逃右足揖、起座經御前簀子、入自御座西間、着簾下圓座、次被引寄御簾、余召云、內ノ大イマウチキミ、內大臣、如余作法、經簀子、先着第三圓座、深揖候、又被引寄御簾、內大臣、稱唯揖起テ、着第一圓座、引寄下襲裾、正笏候、御簾動、大臣奏十年勞、其儀如恒、(如除目兩官奏、退居圓座前之後拔笏、又於同所、指笏進寄、此等異常時、大臣述作法也、)返給復座、置直筥、取笏候、御簾動、召男共、藏人參入、五位藏人申云、公定、長兼執筆、仰長兼可召之由、卽長兼參候、執筆仰云、續紙、長兼退下、持參之、(二卷、柳筥、)置執筆取之、(柳筥持返之、)置前取笏候、御簾動、執筆見合續紙、一卷入第三筥、今一卷、頗向座下方綣置、又自端卷寄置座前、摺墨染筆、(二管、)更取續紙、又染筆、(一管、)問加階人數於余、先書從五位下、又續紙置前、(橫置之、每度如此、)雖撰求二省奏、外記筥中無之、依無省參之者、本省不上奏、猶責省參之由、先日、外記申之、猶以不上歟、仍余撰御硯筥中文之中、(式民各一通、共付短册、)與執筆、(先是、執筆返給十年勞、復座之間、余點御硯筥中文、置前也、)次叙

式部、被下方、於前韻中推合、以下無此儀、次叙民部、次召院宮御申文、
仰忠經卿召闕、左近中將藤原朝臣、此間、叙王氏、在第三宮上方、積置之也、次持參院
宮御申文、執筆奏聞如恒、返給并置硯上、西也、次叙
藏人、余以詞示之、次叙外記、次叙史、外記宮無申文、仍余觸
出史申文與之、次叙氏爵等、藤氏、余其名忘却、問遺所進之勸之間、且叙他人、置其所也、次叙
院宮給、次叙勘文、檢非違使、民部下、外記上、叙諸司之間、舉掌
燈、諸司終頭、執筆奏事由、召入内一加階勘文、公定、
先進入内、於一加階者、奉仰了、上勘文之由申
也、只出仕之輩之中、以勞至之者、可上之由、先日仰
之、而猶如此申、尤不可然、仍重仰其由、良久獻
之、余取兩勘文披見、有餘紙、之後奏聞、返給與執筆、
叙從下了、叙加階了、放與卷之、先是、依紙不足、續加今一卷、書之
也、余取之披見、無失、返而奏聞、如例返給、取副
笏退下、余召定經少將等叙留、并不可留之輩事
仰之、余起座、參御所、參議撤宮文、入眼通資云々、
七日、丁亥陰、雨下、此日、白馬節會也、内辨内大臣、有
加叙、又被止位記者二人、左大辨宗頼勤仕之、秉燭、内辨賜下名、着宜陽
殿兀子、召二省下之、了歸出中門外、次引陣、次
内辨着兀子、次内侍出、次於兀子南間南柱外砌、向
西一揖再拜、又揖、登上、着座、開門闈司着之後、奏
叙位宣命、着陣見之、故殿日記、可着陣之由、分明被記之、然而、仰勤仕之時、於軒廊御覽之、而此息居便宜尤可
着陣、着之也、仍進弓場奏之、歸昇賜位記宮、無上階、次召舍
人、少納言着中門版、内辨宣刀禰、召外辨、參列宜
陽殿代、中門北、三ヶ間土間也、公卿北上西面列立、依無所、只一列也、仰
敷尹之後、謝座酒了、上首右大將、置笏於右、昇殿着座、次内辨
仰參議、催叙列、々々參列、内辨召忠經卿賜宣
命、内辨已下、列宜陽殿代、入北第一間、北上西面列立、下臈經上臈後、如常、次
宣命使着版位、北第三間也、即中門北腋間也、宣制、押左腋也、兩段再拜了
復座、叙人賜位記退下、位記案立中門南腋、次親族拜、此間、余
退出、節會之間、兩脚頗雖止、庭濕殊甚、不能引
裾、仍猶雨儀也、近仗左列中門南、右列透廊、定例
也、
八日、戊子陰晴不定、入夜參法成寺修正、先是、恭
通、雅長、宗頼、兼良等卿參入、初夜導師以後、湯漬、咒
師一手也、余參八條院、謁女房、向九條、依日次
宜、可宿始也、依爲年始也、修正僧名、即光親可
執筆也、今日依吉日、始念誦、
九日、己丑陰、今日、依歸忌、不歸大炊亭、内府來九
條、問女叙位不審之條、問遣外記許了、兼親朝臣、
明曉向南勢、以件人、七大寺別當事、示仰前大僧正

許了、
十日、（庚寅、）陰、雨下、午刻、參八條院、謁仁和寺宮、被示女院御後事等、大略無其澁御座云々、可奉行之院司也、凡無其人云々、年預長經朝臣、兼姫宮年預、然而、去其職、可奉行之由、余申之、依有先例也、而遂了去、無術之由申之云々、御葬仁和寺、御喪家八條殿也、未刻參內、改着束帶、申刻、執筆內大臣參入、而依近衞司雅行朝臣遲參、秉燭出御、余着圓座、召定經朝臣、召執筆、內大臣着圓座、（只敷一枚、先例也、）依御氣色、召男共、置長兼參入、仍仰硯、縮帋可持參之由、卽持參之、（可入自蓋間、而入次間、如何、）執筆取之置前、依御目、卷返縮紙、摺墨染筆、先書從五位下、余賜空勘文、幷申文、少々敍藏人、御匣殿藏人等之後、召院宮御申文、（右中將雅行朝臣、）卽持參、取之置前、縱、硯勘文申文成柄等、於束指笏、取申文、起置懸膝於長押上、（先左膝也、）膝行進文、逆行、於長押上、拔笏退、降長押、卽向乾起、（先立左膝、）至圓座前、先突膝、居直正笏候、（不正座、）次御覽了、（硯帋卷置、入硯筥之後、申文卷籠、一通置前後也、）大臣參進、於長押端指笏、進賜申文、退復座、如前、次第敍之、從下終頭、召輪轉、入內一加階勘文、（入內一加階、近代不進之、然而故殿召之、仍從彼例也、）卽敍之、次敍加階、敍了書年號月日、奏聞（如常、）返後、取副笏、出殿上、授入眼上卿泰通卿、今日、掌侍、命婦等、事藏人上、又女官等、小輪轉之外、只敍女孺一人、是元永例也、事了、內府相共參法成寺、（毛車、束帶、）咒師二手、了退而、公卿光雅、季經等卿參入、

十二日、（壬辰、）陰、雨下、入夜月明、綱所參入、僧事之間事、問先例等、又明日可參內裏之由仰之、定經朝臣來、申中宮春日便之間事、定經服假、權亮、又右大將、熊野詣之旨、不可叶、長兼、去年冬勤之、仍可催宗方之由仰之、此日、座主被來、入夜參法成寺、咒師三手之後參內宿候、今日、八條院賜自筆之書、三條宮姫宮、可被下親王宣旨之由、可奏聞之旨被仰、卽以奏聞、父宮非親王、其子爲親王例、問外記、無先規云々、

十三日、（癸巳、）晴、候內裏、召良業、問父非親王之人、蒙親王宣旨例、仰可勘申之由、退出、卽歸參、曾無其例云々、又云、綱所等、條々問先例、近年僧事、雖不可然、少々有可行之事等、仍注目錄、經奏聞、隨御定書一紙賜定經了、入夜、參御堂、咒師二

手之後退出、歸大炊亭、今日、內府小童、密々參宮御方、退出之次、女房相具退出、明日忍爲物詣也、今日借事、上卿左衛門督、辨親國、

十四日、甲午、晴、此日、御齋會終、諸寺修正竟也、申刻、經房卿來、申朝覲行幸之間事、爲七條院々司、可奉行此事故也、八條院御惱、爲危急、暫不可及其沙汰歟、明日參彼院、隨御有樣、可左右之由仰了、入夜參內、自八條院、以長經朝臣、爲御迎被獻御跡事、被奉處分姬宮之狀所被進也、即奏事由、申御返事了、安樂壽院、歡喜光院等所被奉也、又廳分御庄々等、分賜中將良輔之外、併可有姬宮御分也、但故三條宮御娘、先年可被相承女院御跡之由、御處分了、仍被一勘之間、不可有相違、其後、此姬宮一向可爲御沙汰之由、所被申置也、也、其後參法勝寺、呪師一手了、參法成寺、入自南大門東腋門、事了、承牛王歸家、內府相具余小童二人、豫所參儲御堂也、

十五日、乙未、晴、午刻、參八條院、御惱同前ニテ、頗鎮給、又謁仁和寺宮、先日女院所被申、三條姬宮親王宣旨事、父非親王之人、蒙此宣旨之例、未曾有也、加之父宮已爲刑人被除名了、其子忽預此恩、尤乖物義歟、仍此事不被問人々之、不可及成敗之由、余示之、尤可被問人々之由、所被答也、日來依此事、深不請、今日被申披了歟、即參內、深更退出、

十六日、丙申、晴、仁和寺宮、被示送云、八條院、三條院姬宮、親王宣旨、內々示合左大臣之處、深不被甘心云々、尤可然、左大臣尤可謂直人歟、可感可感、昨日如余示云々、被問公卿之條、猶不可然歟之由答了、專不可及御沙汰事也、

十七日、丁酉、晴、太相國被來、可上表事、被示合也、不可被早了由答了、泰通卿來云、江州訴之間事、定經朝臣來仰云、朝覲行幸、延引可宜云々、依八條院御惱也、此夜、女房密々可參內侍所云々、今日、最勝光院御八講結願也、內府、春日上卿事、宗方可奉行之由、仰宗賴、由可令奉行之申、今日、頭中將忠季朝臣所、如法泰山府君祭、晴光、

十八日、戊戌、晴、朝覲行幸、延引可宜之由、七條院被仰之由、定經所來示也、入夜、宗賴卿來、申春日上卿之間事、有當月姙者、產事以前、承上卿事、定雜

事一、始二神貸事一、如何、産生以後、可レ有二此等事一歟、此
子細、行三向左府亭二、可二示合一之由仰レ之、酉刻許、頭
中將夭亡之由來告、乍レ驚遣二使者一、□□□云々、申下
無二驗者一之由上、仍尋二寶全法印一遣レ之、然間、公玄阿闍
梨來、護身云々、大略邪氣歟、又遣二使者一、頗落居之由
申也、
今日、有二宸筆御音一否、推事也、此日、蓮花王院修正
也、
十九日、己亥晴、未刻參內、次參二八條院一、及レ晚向二九條
堂一、講演如レ例、自今正月十妙義也、此夜宿レ堂、今日、
於二東山故殿御墓所一、每年今日可レ供三養經一部、併自
筆寶篋印陀羅尼、光明眞言等一也、頭中將忠季朝臣病
危急也云々、請二驗者一遣レ之、稱二不レ可レ叶之由一、又校
云々、仍空歸了云々、
廿日、庚子晴、尊忠法印來、月忌講演如レ例、今日、內府
來、除目習禮、初日許也、依レ入レ夜也、資賢來申二條々
事一、今曉、忠季朝臣歸泉了云々、近代無下可二採用一之
人上、此朝臣有二所見一、年來殊憐愍、彼又知レ恩歟、末代之
有識也、今已亡沒、可レ惜可レ悲哉、朝家共臣被レ差レ使
訪レ之、又跡事問レ之、

廿一日、辛丑晴、午刻、內府又來、除目第二夜、併入眼習
禮也、依二歸忌日一、今日不レ歸レ自二內裏一、以二御書一、能登
國暫不レ可二相違一之由、被二仰下一、申二可レ然之由一了、
廿二日、壬寅晴、早旦洗レ頭、今日、依レ可レ始二念誦一也、
自二今日一、中宮御祈、座主始二不動法一、禁中塗擅、此日浴
湯、依レ有二風氣一也、入レ夜參二女院一、深更參內、中宮令
レ逢二修法時一給、余同及二曉鐘一退出、始二念誦一、今日、公
家被レ始二除目御修法一、寶嚴僧正修レ之、不動法也、
廿三日、癸卯晴、定經朝臣來、申二親王巡給之間事一、又召二
師尙、良業等一、問二子細一、左大臣又有二申旨一云々、姬
宮可レ下二巡給、別給等一、宣旨之由仰レ之、即宣三下左大
臣一云々、醍醐寺進二奏狀一、申二祈雨賞一、可レ被レ行之由、
又仰三子細一乎、公定所レ申也、香椎之事、可レ仰三合左大臣一之
由、有二勅定一、仍以二消息一、可レ被二參內一之由、示遣了、此
夜、初除目修法、不動、印性修レ之、余逢レ時、
廿四日、甲辰陰、申刻參內、秉燭、左大臣參上、於二中宮殿
上一謁レ之、香椎事、以二勅定一問レ之、被レ申云、叡慮一決
之上ハ、更不レ可レ及二是非一、若有レ持レ疑者、此事總不
レ叶二道理一、御占猶以恐意不レ及、只今暫可レ有二御祈請一、
無二靈託異夢之告一、彼時可レ有レ議候、或以二他公田一、若

御領、可被寄進歟、將又彼御領廣博、神用之殘巨多云々、以件地利、爲都督之沙汰、於石清水、可被避永代之神事等歟云々、又余問云、若猶可被伺者、宣下之樣如何、被申云、以香椎廟、可爲石清水領之由、一切不可然、尤有恐、如宮崎、以如成濟、被補撿校之條、若宇佐、香椎等、無僧別當例者、又以可有其恐、仍此事不相應之由所申也、事必然之明者、宣下之樣、可被問人々歟、卽以大臣申狀聞了、暫可有御祈請、又猶可尋證文云々、

廿五日、乙巳陰晴不定、大理來、示條々事、又召宗頼卿、春日上卿間事仰之、資實、祈年祭事、成勘狀、持參之、入夜、定經朝臣持參除目所望目六、明日々出以前、可內覽申文之由仰之、入夜雨下、及曉天晴、師直持姬宮巡給別給等宣旨、余留之、

廿六日、丙午此日、春除目初日也、巳刻、職事等來、內覽申文、未刻、余參內、酉刻、撰申文了、先是召仰、日沒召宮文之間擧燭、執筆內大臣、每事如例、任四所三人、召院宮御申文、雅長卿、卽持參、奏聞、返給任四所殘了、幷留御申文、今度、隨任引裏帋也、余撰可袖書之申文等、各注袖書、召宗頼卿、下勘之、仰明日可勘進之由、是家例也、初度多如此、次任內給、姬宮別給、尻付、今上第一內親王云々、公卿當年給等、自給二合申文不下勘、又家例也、次奏大間封之、封成柄奏聞、退出、余起座、今日宮文、定能、通親、泰通、家房、此夜宿候、

廿七日、丁未晴、除目中日也、執筆同人、申刻、執筆已下、公卿等參入、余着殿上、有召、公卿列弓場、內府着殿上、余、及大臣、着御前座、通親、泰通、家房、通資、取宮文、參議着之後、依着膝下圓座、召執筆、令夜、直着第一圓座、賜大間、復座、余又賜硯宮申文、宗頼持參下勘申文、又硯宮之中、余年給申文、併巡文、仁和寺宮、申文等在之、撰出與執筆內府、先任余申文、當年二合、不可勘、次下勘巡給、雖爲初度、准故殿納言初度申文、令下勘、給例下勘之、光雅賜之、次任勸上文等、次任文章生外國、二人、今一人有可任史之者云々、而有未定事之間、今夜暫不任也、次任內舍人外國、三人、卽取闕、(闕恐闕)次任諸道諸院擧、皆悉任之、次召轉任、宿官、兼國勘文、卽持參之、次任兼國、宿官等、皆任了、封大間成文奏聞、退出、余又退出、

廿八日、戊申晴、巳刻參內、酉一點議始、日未入、亥刻議了、每事如例、今夜、先任二分代內舍人、依成殘也、先任文章生散位、依無課試者也、次隨便宜、次第任之、有敍位、

事了、未起座之間、召定經、仰下藏人頭、（高能朝臣、）參
宮御方、退出、
卅日、（庚戌）未明、逢修法時、卽向九條、謁女房三品、
令參春日、午刻向堂念誦了、申刻、參八條院、御惱
頗有御減云々、次參內、亥刻退出、

二月

一日、（辛亥）晴、此日、下名也、以定經、奏閣任人事、又
有被仰下旨、上卿左衞門督、參議別當云々、有加
任之聞、少納言宗信、（和泉守兼之、）
二日、（壬午）陰晴不定、此日、宇治殿御忌日也、任例催
送布施取等、長兼、朝隆等、申條々事、此中、七條院御
所、可被召受領功之由、有勅定、任國々、可沙
汰之由仰了、
四日、（甲寅）晴、此日、祈年祭也、幣物如法沙汰調了、上卿
中宮大夫、任納言後、始被從神態云々、行事辨親
國也、今日、祭主能隆來、召簾前、仰祈願之趣、自今
日七ケ日、余可奉拜神宮、
五日、（乙卯）晴、此日、大原野祭也、發遣奉幣十列如恒、
陪膳以政朝臣、女房同發遣之、行事秀隆、執幣陪膳
同人、內府依有當月姙者、併爲春日祭以前、不奉
幣也、今日、左大辨宗賴、行大原野祭事、拜參議
之後、始從神態云々、
七日、（丁巳）此日、釋奠也、入夜、頭右兵衞督高能申拜
賀、余出寢莚、高能申吉書、其作法無失、
八日、（戊午）晴、宗賴申姫宮准后之間事、來四月可宜之
由仰之、定經申條々事、兩社行幸、來四月可宜歟、
將又十月歟、奏事由、可隨勅定之由仰之、
九日、（己未）任例奉幣春日社、使職事親輔、內府依
有當月姙者、不奉幣云々、御堂不憚姙者、（但非當月、）
有御奉幣、大殿、故殿有姙者之時、無奉幣、今度依
爲當月憚之、
十日、（庚申）春日祭也、辨左少辨公定、近衞府使少將有雅、
中宮使權大進兼時、
十二日、（壬戌）晴、不慮外、得靈玉一果之子細、故薩摩守
業實、五代相傳、奉傳此玉、業實讓其子親俊、親俊
傳其子業家、業家所傳余也、

三月

一日、（辛巳）參內、入夜向九條、明日自此亭、可向宇

治一之故也、女房同渡居也、
二日、壬午、晴、巳刻、着二直衣一、（烏帽、淺黄指貫、）內大臣來、（烏帽、直衣、綾薄色奴袴、）先寄二出車一、（東對北妻也、能季朝臣、資家等寄也、）三兩皆乘レ之（出衣如レ恒、柳襲五領、紅單衣、紅打衣、花欵冬表着、蒲萄染唐衣、白腰裳、）一車佐中將親能朝臣、二車左少將成家朝臣、三車侍從賴房等也、車副衞府二人、着二布衣一相副也、次半物二人、（欵冬匂五領、青單衣、紅打衣、紅張袴、）於二門外一乘レ車、（非藏人廉業車也、衞府一人、同舍人一人別也、）雜仕二人、（雜仕薄萌木袙三領、紅單衣、朽葉濟淨、帷懸帶、諸家雜仕、被レ制二紅單衣一、然而、攝錄家、不レ可レ混二諸家一歟、仍、被レ免二半物一也、准レ彼令レ之、）小女二人、（色々袙三領、蘇芳單衣、）已上乘二侍車一、自二閑路一參上、不レ行二列路次一也、次東屋（□寢殿、）南面寄二女房車一、（庇寄下簾、下家司六人、着二布衣一付レ之、）內府立二屛風几帳等一、此間、新大納言、三位中將等、（大納言冠直衣、中將布衣、）來臨、在二面上達部座方一、了、女房乘レ車、（紫薄樣九領、白合單二重、織物打衣、着二同樺櫻小袿一、二色六領、紅單衣、紅打衣、打（柳カ）表着、赤色唐衣、）車後出衣、（右大臣姬也、純色匂織物掛十領、濃白色合衣、白生袴、）車後、宣旨乘レ之、即懸レ牛、（黑斑牛、家無二立牛一、仍召二經房卿一用レ之、）遣二出東門一、余降レ自二西廊西妻一、（中將取レ燭獻レ沓、前駈傳レ之、）於二北面西門外一乘レ車、（內府寄二車簾一、）內府、新大納言、三位中將等相候也、
路頭行列、（經二九條富小路川原一、）
先移馬居飼四人、次同舍人四人、（已上、不レ賜二當色一、各副參入、）
次前駈、（諸大夫（騎レ先二六位一）地下君達殿上人、右大將取レ轄、在二車前一、（浮線綾朽葉狩襖、結二松鷹一付レ之、）隨身四人、）

次女房車、（庇、車副六人、白張坪尻、平禮、牛童藥師丸、（花田黃衣）雜色十人、（赤色仕丁如レ恒、））（小舍人童二人、舍人一人、余下臈隨身武綱相副也、雜色三人、）
次後騎、左近中將親能朝臣、（浮線、綾梅萌黃狩襖、唐紅衣、）
次余前駈十人、（四位已下諸大夫、）
次上臈隨身四人、騎馬、（水干狩襖、狩胡籙、股脫烏帽、）
次余車、（網代、車副四人、立烏帽子、下臈隨身五人、（除二武綱一、）不レ召二巡一、水干狩襖、帶劍、不レ負二胡籙一、須二上指一也、而垂袴不レ可レ然、但又非レ無二其例一、仍不レ改レ之、步行雜色十人、仕丁如レ恒、）
次檢非違使左衞門尉源康實、（布衣白張、下染股脫、）
次出車三兩、（見謁、）　次半物車、
次內府居飼二人、　次同舍人二人、
次前駈八人、（六位、）　次隨身二人、（內余、）
次車、（半蔀、不レ懸二下簾一、野宮之儀、省例如レ斯、）　次下臈隨身六人、（步行、）
次雜色、仕丁如レ恒、　次新大納言、（前駈四人、網代車、）
次三位中將、（前駈二人、車同、）　次余方辛櫃等、（余二合、女房二合、御室御前二合、仍八人相具也、）
次內府方衣櫃二合、（侍四人相二具之一、）
次中將衣櫃二合、（侍三人相二具之一、）
雜色賛殿具等、祿辛櫃、女房雜仕等、自二閑路一參、
早旦、女房先參、（三位殿、）出車一兩、侍五人、諸大夫一兩、相二具之一、有家朝臣寄レ車云々、先落二付小川一、臨レ朝先

參棧敷御所也、未刻、到宇治川、於東岸昇放車、居船、(女房車、併出車如此、)余乘船、(內府、大納言、三位中將、中將等、)渡川着西岸、女房車、暫立西岸、待出車、余降釣殿、着本堂也、出車到來以後、女房入自西門、寄車於棧敷西面妻戶、內府已下扈從、出車相從、內府寄車之後、來本堂着食、公卿無人數不勸、各向宿所、殿上人、須參膳、而無其儀共也、豫所給膳也、次余相伴內府、(中將直向宿所了、)經山路、向棧敷、檢知堂莊嚴等、女房旅宿之間事、能々示置、向小川家、內府宿勝安樂院傍堂廊、中將同宿、

三日、(癸未、)晴、巳刻、參經藏、經西門、樂人亂聲、舞人左右一拘進來、經經藏北、昇棧敷西面妻戶前沓脫、經南面、自東第三間、(加國廂之、)入簾中、內府同相具、入自東面、豫下簾、仍召男共上簾、人々着座、(余座在棧)敷、太相國暫遲々、仍且召資實、(未行家司、兼開對東帶、)仰親能、伊輔可召之由、兩人自砌下參進、余仰云、樂行事、各向樂屋、(各布衣、帶劍、親能着牛靴、伊輔淺履、挿指貫、)次左右亂聲、(此間、從僧還着草座、)次振桙、次迎衆僧、次迎導師、咒願等、(各行事相副、)法會如常、次舞口、左、(安城樂、春鶯囀、桃李花、太平樂、蘇莫者、青海波、(衛府隨身立所代、)胡飲酒、(衛府爲先、)散手、陵王、)右、(地久、□□蘇、林歌、聖(新カ)鞨、慶德、狛桙、皇仁、歸德、納蘇利、)散手之間、勸公卿饌、二獻人々如法食也、長吏法印被出座、三位中將取被物、(先例、只布施許也、今度依其人加也、)衆僧布施、諸大夫取之、導師咒願、四位取之、三方有加布施、(余、女房、內府等也、)樂行事裝束、(親能朝臣、顯文紗二藍狩襖、唐款冬衣、伊輔朝臣、同仁賀色狩襖、黃款冬衣、)今日、內府出衣、□(唐カ)款冬匂衣、贈馬一疋於相國、相具女房歸小川、

四日、(甲申、)雨降、今日欲乘船、而依雨延引、宮女房參本堂、於堂東廣庇、有參行之興、定能、泰通、隆房等卿在座、事了分散、入夜、於小川有酒食事、定能、季經卿等候之、

五日、(乙酉、)晴、此日、宮女房乘船、余、內府在別船、定能、隆房等卿同乘之、暫以逍遊、申刻、乘手輿、(內府以下乘馬、)向一坂邊歷覽、入夜歸來、於小川更參御堂、有詩歌會、又有當座會、天曙講了、中宮大夫已下會合、

六日、(丙戌、)晴、早旦、參經藏、女房車、昇放輪、入中門、寄經藏、定能立屏風、正面南間、懸隔御簾、爲女房居所、(女房、故內府上女房二人、三位殿宣旨、)披見資物等之後、歸小川、其次、女房車、巡禮寺中、申刻、歸參本堂、乘船、暫棹船、秉燭於東岸乘車歸宅、所始歸大炊亭、

九日、(己丑、)晴、午上、猶加灸、申刻參內宿候、今年、賭弓

不レ可レ被レ行之由、先日勅定切了、而檢レ例、被レ行二弓
場始一、無レ故賭弓停止、尤希有也、保延例不快、仍奏二事
由一、然者、可レ被レ行之由有レ仰、仍召二公定一下知了、
十日、庚子晴、巳刻退出、召二平等院舞裝束等一、押レ銘、
十四日、甲午今日、臨時祭、申刻被レ行二庭座一、使右中將公
國朝臣云々、余依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內府參入、
十九日、己亥晴、早旦、盥向二九條一、依レ灸也、自二川原一所二
行向一也、
廿二日、壬寅自二今日一、於二蓮花王院一、被レ修二卅壇千手供一、
中壇爲法、寶慶大僧正行レ之、余可レ沙ヲ汰用途一也、供二
廿九壇一、近習竭、幷受領等所口也、是天變御祈也、
廿三日、癸卯自二今日一、以二親嚴已講一、令レ參ヲ籠春日社一、中
宮御祈也、此夜、行ヲ幸大內一、依二廿六日賭弓一也、中宮
同行啓、以二弘徽殿一爲二御所一云々、實所同渡御、
廿四日、甲辰內大臣來、重又習禮、又內大臣、以二大夫史
隆職一、遣二右大辨親經朝臣許一、仰下明日可レ有二官奏一之
由上、又明日、可レ候レ奏之文、未レ申二上卿一、仍先可レ有二
障申文一之由、隆職所レ申也、余之家例、康平以後、初度
奏無二申文一、又因レ玆、二條殿令レ候レ奏給日、先有レ政、
於二諸政一見レ文云々、可レ依二彼例一之由仰レ之、明日
先可レ有レ政、俄所レ致二沙汰一也、
廿五日、己巳晴、此日、吉書奏也、內大臣始候レ之、先有
レ政、余依二所勞一不二參內一、直左少辨公定、依二中辨不一レ參也、爲二
內覽一來、依二所勞一不レ出二客亭一、以レ人傳レ之、希代例
也、加注之瘵治、入レ夜聊落居、仍捨二身命一、丑刻參內、
明日賭弓、主上御作法、可レ奉レ敎之故也、密々於二直
廬一浴レ湯、是又非二穩便一、然而挾レ身爲二奉公一也、
廿六日、丙午晴、此日、賭弓也、當今初度也、三ケ年雖レ被
レ行二弓場始一、依二樣々障一、不レ被レ行二賭弓一、今年適有
レ隙、仍強奏請所二申行一也、兩大將所レ奏、其作法如二水
火一、又有下告ヲ奏內覽一事上、成人候時、非二必然之事一也、
然而依二嘉保、應保等例一、有二此事一、其後奏覽、申刻有二
奏儀一、一度之間、余依二所勞灸治不一レ可レ堪、下二直廬一
了、事了、丑刻退出、
廿九日、己酉此日、官列見也、

四月

一日、庚戌晴、平座、上卿民部卿源中納言、參議實明卿、
云々、

五月

廿二日、辛丑、入夜參宿內裏、寂勝講、自明日、依可被始行也、

廿三日、壬寅、雨降、寂勝講初日也、余着殿上、以頭右兵衛督高能朝臣、奏事由、爲仰鐘、公辨遲參之間、以行事藏人仰之、不存歟、仍召長兼仰子細了、尤不足言也、此間、右大臣、自陣行賑給定、着殿上出居、着座之後、余以下着御前座、次從僧列、次僧昇朝座、講師範玄法印、獨證義者也、問者三井寺重圓、新參、只問題許也、依講師命打鐘了、行香如恒、夕座講、右大臣不着殿上、定經奏事由、但余着御前座、講師覺辨大僧都、問者良俊、三井寺、新參、事了退出、

廿四日、癸卯、雨降、第二日也、朝座講師行舜僧都、問者興福寺緣成、古參、夕座講師成寶僧都、問者園城寺兼尊、第二度證之後、故今有逃留之詞、尤無氣也、今日、上首忠良大納言也、余今日候簾中、

寂勝講之間、中宮昇給、打出杜若朽葉表着、青朽葉唐衣也、

十月

廿五日、庚午、晴、此日、當今第二度石淸水行幸也、去文治三年始臨幸、其後十ヶ年于茲、上卿權大納言定能卿、參議中宮權大夫公繼卿、辨左少辨公定、外記大夫外記師直、史六位史、々々、等爲行事、藏人方事、中宮權大進長兼奉行也、去夜巳刻、參內宿候、卯刻、天漸明之間也、着束帶、參御前、御裝束之間也、前馬頭信淸朝臣也、辰刻、公卿以下參集、先是、上卿定能卿參入、以奉行職事長兼、仰留守、民部卿經房卿、右少辨親國等也、兩大將、頗以遲參、左大將內大臣、參入之後、御裝束了、出御、左中將親能、右中將雅行、等臣、付兩內侍、依藏人頭高能朝臣遲參、藏人大進長兼、獻御挿鞋、并取余祿、出御之儀如例、右宰相中將公繼御劍璽、出御之間、右大將參會、無關司鈴奏等、不驚蹕、不仰御綱、皆神社行幸定例也、余於二條面小門內見物、舞早、口先陣只公卿已下見之、御輿過御了、經一町半許、余乘車、二條堀川御路、經二條大宮四條朱雀等、爲方卿記、四條不用京外幸路之由記之、然而、代々作例、全不憚、仍今度用之、野望之間、余車在後陣之前、未一點、着御宿院部屋、如例、南面寄御輿、左宰相中將忠經役劍璽、公卿居地、余候部屋南緣、皆如先耳、下御後、將退御輿、余入簾中祗候、內府同參入、先供朝御膳、女房陪膳、別當典侍、次御手水、同前、此間、公卿使頭右兵衛督高能朝臣、

奏宣命淸書、余取之見了、後奏聞之給、次昇立神寶南庭、(當部屋東第一二間、先敷藁薦如例、)次敷宮主、上卿等座、次催御禊之處、舞人皆悉逐電云々、適參入之後、御禊如例、高能朝臣、獻御沓、供御贖物、長兼役送、上卿有去就之揖、無進退之揖、中御門右大臣、可爲如此云々、又非無其理歟、行事宰相公繼卿、取挿頭花、(先例、或中納言取之、今依違例行事役也、)上卿經前庭、出南幔門、參御在所、余以長兼、仰寺司社司等賞、俗別當、依重服不仰賞、自敍各一階、是流例也、僧官別當道淸、權別當増淸、(道淸之上﨟也、頗有冥慮歟、)仍同祐淸、(撿校成淸誤、權別當二人敍之、共又爲流例、而今度、法印三人、頗過分、僧官賞不必盡歟、取撿例、太多、仍祐淸今度恩賞不定之間、成淸爲惣官于登用、可異他、殊恩之條、太爲然、仍可讓自賞之由、殊以申請、且依爲宮寺殊功之者、所被恩許也、)已上三人、皆敍法印、同時三人、敍極位例、已以未曾有也、然而、承慶例、別當、權別當敍法印、撿校、後日任大僧都、准彼例所被行也、次余退下宿所、(高陽是也、)修理、鋪設儲、一向宮寺所設也、但贊殿供御膳、不儲公卿殿上人饗、依不招人々也、卽解脫著食、暫休息之後著、遣隨身於山上、問事之早晚、歸來云、御神樂始之間也、申終、着束帶參宿院、(內府所相具也、)亥刻、山事了、上卿參東幔門邊、以藏人中宮權大進長兼、奏御願平安遂了、余傳奏之、仰聞食由了、次內大臣於廊召覽見參、進東幔門下、頭右兵衛督高能朝臣、奏見參、用杖、余取之見了、奏聞、取加杖返後、(自東第一間奏之也、)高能取之退下、次賜公卿祿、依殿上人等逐電、數剋退息、余候近衛司等令取之、(余祿、高能朝臣持來、仰可持來、出御於幔邊、給隨身了歟、)次公卿列立、(右大將立)四、次寄御輿、忠經卿役御劒璽、乘御後、於南幔門、同經東、出御北門了、余乘車、近候御輿之後、依所勞更發、不參內、直歸大炊亭了、于時子刻歟、後聞、社頭舞人不相調之間、事遲々歟云々、

十一月

五日、□□晴、此日、賀茂行幸也、(今上第二度、去月廿五日、有石淸水行幸、)寅刻、着束帶參內、主上御髮之間也、卽內大臣參入、此外、公卿一人不參、仰奉行職事、頻加催促、天曙之間、御裝束了、右大將已下、少々參入、仍出御南殿、(日未出、)御反閇、右大將渡公卿列、立寄御輿、(無給奏等、定例也、)右宰相中將公繼卿、候劒璽役、余於北陣方見物、依路頭逗留、及巳始乘車、(御路、經二條東洞院、一條京極河原、)於一條京極、懸轡牛、促車參入、下御後、參部屋、先是、昇立神寶了、次上卿奏宣命淸書、次御手水、(女房陪膳、)次出御々

拜座、(東面、北第二間敷云々、)次召御笏、(高能朝臣獻之、)次供御贖物、(高能陪膳、長派役、)次供御麻、(高能、)宮主着座、此間、引立神馬、舞人馬、(北上東面、但神殿以南也、始欲立南上、余命令立直、)次上卿着座、(自南方參進向長着之、)次陪從發物音、次上卿取幣立、主上御拜、(兩段再拜、)了余以咳聲驚示之、上卿置幣復座、行事參議公繼、取挿頭花、(自上宿左京進可尋之、)次上卿起座、出車幄門、此間撤御笏、舁出神寶之、以奉行職事長兼、仰社司賞事、次主上入御、脱御裝束給、次余相伴内大臣、退下宿所、于時已終也、申刻、社頭事了云々、仍着束帶、參御在所、即上卿參小幄門下、奏御願平安遂了之由、次撤三方幄、(東南北、)敷公卿座於南庭、(與東寶子平頭、)次以高能朝臣、召公卿、内大臣已下着座、次舞人上御馬、(自北上南、上臈為先、)次馳御馬、(自南馳北、下臈先馳、)其内、侍從資家馬、踏入足下、々官顛倒、資家落馬、御馬足損了之由、長兼申也、可用威儀御馬歟之由、有勅定、余申云、為神馬、可然、爭以威儀御馬、可被用舞人馬哉、可進下官移馬之由奏之、即仰長兼了、而之間、資家馬足無殊事、即騎用、參上社了云々、次如本立幄、次寄御輿、先是、公卿列立、於此社、不給祿、不奏見參、例也、忠經卿候劍璽役、此社、公卿不居地、馬場屋板敷高之故也、余候御後、日欲入之間、着御上社、寄御輿於馬場屋西面、余經幄南、昇自屋南面、參進、忠經候劍璽、御所北庭、舁立神寶、御祝次第如例、上卿不撤指花、供奉歟、仍於當社、無賜挿頭花之儀也、余依路休幕、伺候郗屋、内府同之、行事所儲衝重、(内府同也、)五位藏人長兼、為陪膳、藏人役送、社頭事了、上卿參入、於南幄門外、奏御願平安之由、次撤幄、敷座於御所西南庭、(朗外)敷之、次以高能、召公卿、内大臣已下參着、次上御馬、馳之、舞人公雅依病不候、兼不申上、臨期今一人不見、仍忽仰職事、召陪從、令馳之、次内大臣奏見參、(高能、)次賜祿、次公卿列立、(内大臣外、他卿不持祿、如何、)次寄御輿、忠經候劍璽、余不參内裏、直歸宅了、社司賞、以長兼、仰上卿、兩社同前、遷宮之後、被仰行事賞、

上卿、(息資能、叙四位下、)　外記、(師直、于師親、叙正五位下、)

參議、辨、史、檢非違使等、追可申請云々、

除夜、長兼來、觸此由也、

建久八年

正月大

一日、乙亥天晴、寅刻、拜二天地四方一、用二宿袍一、不レ着二束帶一、此次修二旬祓一、遙二拜太神宮、春日等一、天漸曙之間、有二手水事一、兼親朝臣勤二陪膳一、申刻、民部卿經房卿來、入レ夜宗頼卿來語了、今日、不レ參二所々拜禮一、參二八條殿一、自レ是可レ參二節會一云々、又云、去年不レ被レ行二不堪兩度奏一、右大臣稱レ病之故云々、希代之例也、去文治元年、此關白之時有二此例一、若被二好存一事歟、又爲レ遏二絶內大臣出仕一歟、爲二朝家一、尤爲二不快一之、如何、入レ夜、女房節供如レ例、

傳聞、關白拜禮、忠良卿上首、其外、民部卿已下、公卿十八人參入、然而、依レ無二所便一、八人列立云々、右大臣不レ可レ參二敘位一之由風聞、關白可レ被レ催二大納言一之由被レ稱云々、爲二內府一尤爲二要樞一者也、公家催二辭退一、彌可レ招二恐怖一、暗被レ懸レ勾、可レ謂二冥加一歟、齒固如レ例、又小兒自二去年一向二齒固一、與二余并女房一、於二同所一供レ之、戴餅又至二于五歲一、有二此儀一、仍又八歲之元正ニハ、並用二兩事一、故實也、依三內府不二出仕一、余爲レ之、

二日、丙子天晴、昨日、節會內辨藤大納言隆忠卿云々、公卿少々來、大外記良業來、手水、齒堅等如レ例、午刻束札到來、此事開欵也、誰言レ之、

三日、丁丑天晴、手水、齒堅如レ昨、公卿少々來、

五日、己卯此日、依二御衰日一、節分以前也、不レ被二敘位儀一、

六日、庚辰此日、敘位儀也、執筆右大臣、傳聞、關白不レ待二參議一着座、不レ應二主上之喚一、進着二簾下圓座一云云、

七日、辛巳見二聞書一、不レ被二中宮御給一、侍從資家賜レ之、內內付二信清朝臣一申入之處、可レ有二勅許一之由云々、而漏了、猶凶人等抑留歟、

白馬宴會內辨右大將云々、初度也、後聞、不レ取二敘位宣命一復座、更下レ殿、取レ之着座云々、

三月小

十三日、丁亥女房有二口(磁カ)吉夢一、拂二魔事一之趣也、可レ信可レ信、

十六日、庚寅從二閑院一、遷二御大炊御門齋院御所一云々、或云、爲二蹴鞠一云々、或云、有二御夢想事一、但祕藏云々、

廿日、甲午例講了、入レ夜歸二南家一、亥刻、女房自レ宮退出、

自今日、爲始湯治也、余今日加灸點、一所一壯灸始了、醫師時成也、今日、請法然房受戒、
此夜、七條院被渡三條烏丸亭、公卿廿二人供奉、右大將已下云々、親信卿寄御車、有黄牛二頭、水火童等云々、判官代盛經行之、泥々云々、造國司隆保朝臣、叙從三位、上臈數輩超越、不便由、關白雖令申、無勅許云々、以能登國、中將猶子源具親、師光入道子云々、
廿一日、乙未、召時成灸頭、昨日有憚、仍今日灸、百余（會カ）上臈、五歳也、
左大辨宗頼卿來、以菅氏爲長、儒者也、爲中將宜輔之師範、可祈申北野天神之趣、具示付、來廿五日可參詣之由仰了、
語云、梶井宮病、及獲麟、而猶以出仕、人驚目云々、
廿八日、壬寅、天晴、宿曜師慶算來、召前、使授文殊大北斗經、爲本拜也、其次問宿曜道事、一宮多星入人運不傾事、

四月大

一日、甲辰、天晴、旬被如例、於今者雖無益、依有所恐不止之、內府來、自去廿三日、至于昨日、有念誦事云々、
二日、乙巳、天晴、今日巳時、有北斗本拜事、依宿曜師慶算申也、假令、巳年生人、巳年巳月巳日巳時、向巳方、拜本命星也、十三年一度廻過云々、其儀、着衣冠、清淨新衣也、持念誦拜之前、敷淨莚、立白木案、花瓶一口、差時花、火蛇一口、然名香、小幣帛九本、七星外、加羅計料、鳥羽院御拜時、如此云々、南庭儲座、刻報降居其座、先拜本名星武曲星十二反、次更拜七星、各一反、但武曲星、加今一拜、爲輔星之故也、又七星外、羅計各一反拜之、次歸昇、中宮巳御歲也、中將又同、仍各有此拜、今旦先洗頭也、

建久九年

正月大

一日、己酉、天晴、萬福可樂春也、寅刻手水、依可有日蝕也、陪膳季長朝臣、依輕憚無四方拜事、齒堅、女房陪膳如例、日帶蝕出山、巳刻復末畢、余依當日蝕、自去夜迄于今曉、於藥師如來御前、修小行法、又轉讀藥師經七卷、不覺而眠之間、心中有吉瑞、佛法之驗不空之由也、可悅可信、而今日依日蝕、節會、小朝拜等停止、仍未明供御藥、又有四方

拜云々、今日日蝕御祈、數壇被始行、欲被行孔雀經法之處、仁和寺宮依觸穢辭退、辨雅座主、於中堂修七佛藥師法云々、不知法深奥、輙就御請修之、爲法尤聊爾也、昔康治有十四分之蝕、（十一月朔日、）靑蓮院座主行玄、行件法、雖天晴不日蝕、被行種々賞了、今日豈類彼例哉、正現宜哉、仁和寺宮、觸穢之由、有讒奏之事、（通親卿、）天氣不快云々、可被行孔雀經法者、宮雖被行、覺成僧正、尤可行也、先例、欲行此法、不被果遂之時、必不快也云々、而乍恐爲御持僧之覺成、以不知法之辨雅、被修大法、人不知其故、以博陸子、爲弟子之故歟云々、於彼辨雅者、法驗之有無、不及沙汰、只以承修大法、可爲世々生々之眉目者歟云々、追攤之次、有小除目、博陸末子禁色、又任侍從云々、兩三之吏、被下重任之宣旨云々、長兼來語云、今度之蝕、諸道一同勘申、全無論、而除夜不被宣下廢務之由、今日蝕正現之後、有此宣下云々、余行之、康治之蝕、算博士行康、奏不可現之由、仍不被候廢務、果以無蝕、設行節會了、慣其例不被仰歟、今度、行衡獻可蝕之勘文了、何因可有猶豫哉、頗柳椋之謂歟、

宮御方、御藥入夜云々、須未明供之、而内御方、爭參入者、可及蝕刻限、仍入夜也、先例、公家有入夜之例、

二日、（庚子、）終日降雨、入夜殊甚雨、今日有關白家拜禮、七條院拜禮、依雨停止云々、小朝拜又無之歟、節會如例、内辨右大臣、昨日天晴蝕現、一昨日今日降雨、近代定例也、今日辰一點手水、陪膳同前、傳聞、關白家拜禮、上首右大將有答拜云々、忠良大納言不立、依家禮歟云々、

三日、（辛丑、）天晴、手水如昨日、刻限同前、公卿少々來、隆職、良業等來、

四日、（壬寅、）天晴、依吉日浴始、又始念誦、申刻、内府來、入夜、與内府同車、參入八條殿、謁女院御方女房、（於一品宮御方所謁也、）今年、叙位年勞至了者、併爲所々免、仍各被尋申本所、除被申詣之人々、可被藏勸文云々、此旨被申中宮、一品宮等云々、又中宮御行被相尋云々賜宗行之由被申了、今日、賴朝卿札到來、被免造作者、移徙又可恐、早可遂云々、可有中宮入内之由、雖奏聞、依此仰、不可奏云々、

五日、癸卯、天晴、念誦如恒、依吉日向堂、又見作所、自西山被送賴朝卿札、無殊事、自此夕、始修愛染王護摩、（□□也、阿闍梨）此夜叙位也、召在宣朝臣、問遊年方宿滿一氣之事、憚之有無問之、先例粗有之故也、申云、當道之所習憚之、無異議、仍於御方違、都不可叶者、就例、自然違宿、不可及深恐歟、非兼日之案、可爲自然之事云々、晴光、都不可憚之由所申也、

六日、甲辰、時々雪降、天晴、或人云、可有讓位云々、明後日許、幸大炊殿、以閑院、可爲新帝宮云々、十一日、廿一日之間、可有讓國之儀云々、一昨日東脚到來、其後事一定云々、或云、二三宮之間踐祚、當今王子立坊、或云、直皇子踐祚云々、此等說未有一定云々、昨日叙位聞書到來、從一位右大臣兼雅云々、以大臣十年已上勞、入勘文被叙歟、臨時叙一位、之中、土御門右大臣歟、尤爲希（代○恐脫）例、又叙爵之中、撰重代壯年々限淺者等賜爵云々、是善政歟、勿論也、

七日、丁巳、天晴、白馬節會也、內辨大宮大納言實宗卿云云、右大臣叙一位、定勤內辨、立叙列歟之由、世以存之、而無出仕之條、還又爲奇云々、讓位事、讓國等事、自元不及沙汰云々、幼主不甘心之由、東方頻雖申、綸旨懇切、公朝法師下向之時、被仰子細之時、愁承諾申、然而、皇子之中、未被定其人、關東許可之後、敢取孔子賦、又被行御占、皆以能圓孫爲吉兆云々、仍被一定了、此旨以飛脚被仰關東了、不待彼歸來、來十一日可有傳國之事云々、桑門之外孫、曾無例、而通親卿爲振外祖之威、（嫁彼外祖母了故也、）二三歲踐祚、爲不吉例之由申出云云、（信清孫三歲、範季孫二歲、）而博陸又饗應、尤可被忌例、不可及外祖之沙汰之由、再三被申行、是則其息新侍從兼基、爲桑門之孫、世人爲奇異、爲休其嘲、忘帝者之瑕瑾、同通親謀云々、恐哉、以小人入魂、爲小量之才學、國家之滅亡殆足可待歟、於占卜之吉兆、及孔子賦等之條者、如此之事、只依根元之邪正、有靈告之眞僞也、通親忽補後院別當、禁裏仙洞可在掌中歟、彼卿日來猶執國柄、（世稱源博陸、又號土御門、）今假外祖之號、獨步天下之體、只可以目歟、讓位之間、將軍兩人、必可供奉、仍內大臣被停左大將了、明日、中納言中將可補云々、其後可被行任大臣、右大將

昇丞相、奪其將軍、通親可拜云々、外祖猶必可補大臣歟、彼時、又内府可被收公大臣之條、無異議、於此等之次第者、更不足爲愁、猶恐只濫刑也、今日東札到來、其詞快然、返爲恐、今夜奉拜北斗、

八日、丙申陰晴不定、小雪降、讓位事風聞、天下事起自倉卒、人皆仰天云々、今日於藥師佛御前、燃七燈、讀七卷、入夜自地向堂、卽歸來、今夜、前座主以覺命有被示之事等、依東禮之趣、有可奏聞之事等云々、卽爲彼使、向範季之許云々、今日申刻、中納言中將參陣、奉可任大將之仰云々、來十九日可儲饗云々、

九日、丁未雨降、此夜、行幸大炊御門第云々、早旦、前太相國被來、談世間事等、今日向東山云々、或人云、光雅卿云、大將事、雖有解退之志、依不出仕、不能奉辭狀之由、大臣被稱云々、仍有此沙汰歟云々、此事去年春奏聞云、大將早可被申也、而籠居之間、奉解狀之條有恐、若有天許者、身雖不出仕、欲獻狀、又雖不進解狀、只以詞可申者、可付職事、又只可收公歟、條々欲從勅命者、仰云、此條々、只今難被仰左右、但不意收公之一切不可有云々、又以同趣、觸關東、早可申入云々、其後數度雖尋問、無分明之答、今有此沙汰、依件申狀、有沙汰者、尤可被觸仰也、收公者不可有之由、有先日之勅定、今有御要之時、爭不被觸仰哉、以之謂之、非依先日之申狀、只依勅勘之、重有此停任歟、然者、彌可成恐也、今日、熊野使歸洛、有一品經諷文、

十日、戊申降雨、去夜行幸之間、禁中物騷、取喩無物、大路如燒亡之時、古堂、硯、櫃等之類、每事捧競走云云、此事何故哉、無執行之人之故歟、傳聞豫被定仰隨身等了云々、臨夕向堂、亥刻歸來、或人云、一宮御名、爲仁云々、光範卿擇申云々、

十一日、己酉大晴、此日、讓位也、自大炊御門被渡劒璽於閑院、頭中將公經捧璽、右中將成定持晝御座御劒云々、關白供奉、右大將同前、右大將已下、見出仕公卿、大略供奉、皆淺履也、公卿將三人之中、公經、兼良等卿候本陣、公房卿前行云々、又公繼卿負壺、自余平胡籙云々、先於新主宮、有固關、及節會等、宣命使通資卿云々、上卿右大臣、於新帝宮、藏人一臈重

賁、逐電之間、及二數刻一云々、昇殿、勅授之昇、混合云
云、又殿上人不レ拜退出云々、新帝、今旦先渡二御博陸
家一、自二彼宅一渡三給閑院二云々、今日、二條內裏上棟之
間、工與二行事一鬪諍、及二刄傷殺害一云々、其血流二砌壘
之幸路一、事甚不吉云々、

建久九年

六月

十六日、壬午天晴、奈良僧正之許、遣二消息一、依レ有二夢想
之事一、爲レ成二吉事一、爲レ致二祈念一、所三示遣一也、此夜、中
宮御方、故光長卿女子、（忠良朝臣室妻也）初參云々、
今日、日中時之間、思二惟佛界、衆生界、不增不減之事一
耶、雖二問答一載レ狀、左、
問、衆生成佛者、共有二增減一哉、答、共無二增減一、又問
云、何故無二增減一哉、答云、若謂二增減一者、衆生界可
レ有二盡期一、於二十界一瞬減出來歟、又問云、雖レ欲二十界
之無減一、不レ出下不レ可二增減一之證據上者、其義難二成
立一者歟、先早可レ述下二界無二增減一之子細上也、答云、
釋云、以二理等故一、衆類亦等、勿レ執二事義一、而互相謗、問
云、今論二增減一、幼事謂二之何一、以二一理之義一、泯二二界之
相一哉、（○按下文恐缺脫）

建久十年

正月大

一日、癸巳甚雨雷鳴殊甚、戌刻地震、此日、日蝕也、曆道、
幷宿曜師珍賀、申下可二正現一之由上、算博士行平、宿曜師
兼一等、申下都不レ可二正現一之由上、宿曜師慶算、同申二不
レ可レ現之由一、但如二算勘一、無二推移事一者、帶蝕入レ山歟、
勘二先例一者、如二今度之算勘一者、每度時刻推移、更不二
正現一、仍難レ存二申此旨一、今年正朔之蝕、不レ誤二算勘一、
現了、仍聊貽二物疑一許也云々、三井寺長吏法親王、承二
蝕御祈一、雨降、雖レ可レ謂二法驗一、恐心緖以鬱陶、所以何
者、去年有二正朔之蝕一、明年又可レ有二此蝕一云々、而今
年蝕、如二先例一者、多以末虧、初入二西山一畢、仍爲二他
州蝕一、此州遁二其厄運一者也、然則、於二今度御祈一者、不
レ欲二陰雨一、只蒼穹高霽、以叶下不二帶蝕一之嘉例上、可レ爲二
本意一也、是卽爲レ使下衆人知中非二此州蝕一之由上也、而
陰雲厚掩、雨脚密下、仍不レ知二蝕之早晚一之間、任二算
勘一者、可レ謂レ有二正朔之蝕一也、若比二天晴一、令二正現一、
雖レ似レ可レ羨二陰雨一、再思レ之、頗可レ謂二遺恨一歟、任二算

勘奏御暦、勘吉凶已畢、不見日輪之無虧者、以何可謂他州之蝕哉、雨下者、其厄輕之由、見本文畢、於其條者、雖可悦、比代々例者、猶不遁其疑者歟、然無益、爲後代聊以記之、

依日蝕、節會已下、元正之禮、皆雖有停止之儀、依不正現、猶被行節會了、內辨經房卿云々、依無人無小朝拜云々、寅刻、着衣冠、拜天地四方、卽時修祓、陰陽師國道、遁拜太神宮、春日社等、是例之勤也、其後、密々有手水事、陪膳國行、依無四位、入夜、齒堅如例、宮御方御樂、及深更者、是日沒以後、依有內宴御樂也、今日雖爲日蝕、多分不可正現之上、天陰雨下、仍簾中引如壁代、不下格子、且是元正閉戶、有事恐之故也、宮御方同前、余竊雖與中宮同居、僞稱在堂之由、依有所思也、

二日、甲午天晴、早朝、手水如昨日、此日、有院拜禮云云、攝政不被參入、以爲奇云々、去夜節會出仕、今日拜禮籠居、可謂不思議、若進退之間、耻嘲歟云々、可彈指々々々、院拜禮申次信淸卿云々、忠良、經房、泰通等卿、參中宮云々、又公經、公房等卿同云云、經房舊年被免勅授了云々、此爲違八卦方忌、於此僧房邊、待晚鐘、中宮同於西門邊、乍御車、鐘報之後歸入給、常伺候男共四五人候御車邊、余、內府同之、

三日、乙未陰晴不定、手水如昨日、此日、兼良、實敎、信淸、兼宗、雅隆、宗賴等卿、參中宮云々、宗賴卿云、來廿三日可有朝覲行幸之由、忽其沙汰出來云々、

四日、丙申天晴、隆保卿、依一級大切之事、可申給故皇后宮御給、卽可書進御申文云々、答云、皇后宮御給、仁安之比、可爲加級哉否、可被問外記、又加級、不可及御申文歟之由仰了、件人如此之事、不知案內云々、

五日、丁酉天晴、或人云、近衛攝政、背有癧物、及炙云云、典藥頭賴基、參籠殿中、未出云々、藏人間中宮御給之人、申賜兼時之由了、依日次事宜向堂、入夜歸了、此日、欲被行敍位、而依周公癧物、被問人々、各申可延引之由云々、而新大外記師直天慶、於議所被行除目之例、依令勘申、於陣被行之、上卿宗賴卿、職事下敍人折紙、上卿以件折紙、下大內記宗業、令入眼、左大辨宗隆、只書下名、不書敍位簿云々、是等儀、源臣與親經相

議、不レ觸二攝政一、不レ申二上皇一、只任レ意行レ之、各不レ被レ知二子細一之故云々、可レ彈二指一々々々、往昔、大臣着二議所一、議二除目、叙位之事一、不レ限二天慶一歟、以レ彼爲レ例被レ行者、諸公事皆以違亂歟、縦於二仗座一雖レ被レ行、大臣已下、公卿群參、以二非常例一可レ被二與行一歟、末座納言、獨爲二上卿一給、希代之珍事、彌以輕忽也、聊爾也、凡非二言語之所一レ及、攝政牛車之人也、及二夜漏一、以レ車參二直廬之門下一、押二入冠一、竊參二入於殿中一被レ行、何爲レ難哉、猶不レ可レ叶者、一年不レ行二叙位一、有二何難一哉、猶必然可レ被レ行者、大臣已下參集、仰二參議一令レ書二叙位一、令レ覽二上皇、併攝政一、其後可レ令二入眼一歟、令レ被レ行レ之、或有若レ亡也、我國已獲麟了、知レ恥者、豈任二朝闕一哉、悲哉、

六日、戊戌、雨降、見二聞書一、上階數輩、其中、親雅卿尻付、六條院未給云々、是又奇特也、凡不レ能二左右一、々々々々々、經仲叙二三品一、大叉以驚二耳目一、況又播州猶以帶レ之云々、中宮御給、兼時被レ叙了、是不思議之其一也、莫レ言云々、

正治二年

正月

一日、戊子、晴陰不レ定、未明四方拜、着二衣冠一、此次有二旬祓事一、遙拜、太神宮、内外宮、各兩段再拜、春日同、如レ例、午刻手水、陪膳仲資朝臣、用二烏帽直衣一、未刻、左大臣來、卽參院畢、入レ夜、宮御方御藥、供御膳如レ例、今日、依二凶會一無二小朝拜一云々、

傳聞、左大臣説也、院拜禮之間、攝政作法不審非レ一云々、

左大臣説、

第一、不レ練二步一事、去年稱二御病一不レ列二拜禮一、今年已列レ之、計知無レ恙歟、然者何故略二練步一哉、古之明主必皆之、

第二、舞踏了、乍レ居一拜而立、是流例也、而無二件小拜一事、先年如此、忠親嘲レ之、今又違二彼失儀一、而其子右大臣、被レ引二左大臣一、有二此拜一、不レ從二父作法一、父子之案、是非如何、

第三、不レ帶二鋳劔一、着二螺鈿劔一事、此事、定以有二家説例一歟、但依レ人依レ時歟、如レ此之珍事、誠凛不レ可二參入一、

節會内辨左大臣、外辨上首右大臣、謝酒之間、有二失禮一、乍レ居待二酒正一云々、凡以失禮、爲二家之祕一事歟、又以レ之可レ爲二奉公一歟、末世之法、毎事無念無勇、何爲云々、

二日、己丑、天晴、巳刻手水、陪膳同二昨日一、今日、左大臣

不出行、今日、公卿七八許致參宮、御方殿上人十八許參入、余謁宗頼卿、範光朝臣等、宗頼云、昨日節會、無指故、及子剋被始行、人以爲奇云々、

宗頼、範光等談云、關東兵亂事、有申上之旨云々、梶原景時、爲他武士等被猜惡、依謗此事、以頼家弟重、（名千周）爲主君、可伐頼家之由、武士等結構之旨讒之、即被問他武士等之處、稱可被召合景時之由、忽以對決之間、景時卷舌、謀讒忽顯、景時幷子息等、皆悉被追挑境內畢云々、

三日、（庚寅）天晴、巳刻手水、陪膳同前、今日、左大臣相伴中將參所々、左府螺鈿劍、中將蒔繪劍也、御堂餘流、元三用螺鈿、公卿事也、而近代、區々末生、皆帶螺鈿、未知其由也、此日、公卿多以參宮御方、左府參院之處、依御牛御覽之間、退出了云々、又於七條院、被召入簾中、信清卿外孫、若宮出給、不面嫌給云々、

宣陽門打出、其高及三尺、太見苦云々、

四日、（辛卯）陰晴不定、自今日念誦、親經朝臣、尋申中宮免侍、注申畢云々、

五日、（壬辰）雨下、此日叙位、執筆左大辨宗隆云々、

六日、（癸巳）雨氣未散、早旦見聞書、帝母新准后給爲加階、二品宮御給、不然也、右少辨範光、申給中宮御給、而不叙、內大臣抑留云々、範光任不經幾程、頻加級例、重申入畢云々、內府與範光腕力、明日可見歟、

七日、（甲午）晴陰不定、此日、白馬節會也、未刻、左大臣參陣畢、攝政遲參之間、秉燭之後事始云々、有加叙、家宗卿書入、大辨不候座云々、

今日違例事、左右大將、取白馬奏之間、入柱內、是雨儀作法也、又一間之內、兩人立差肩云々、未聞事也、若是大臣大將、准並立巽角壇上之例、通親推事歟、外辨上首右大臣、乍居待酒正云々、元日如此、若是秘說歟、但故殿全不然、問公事於禪門云々、若彼人之教訓歟、可尋之、

抑、西海主、幷上皇御宇、正月御忌月之間、無出御、仍大將取白馬奏之儀久絕、而適有出御、又大將等早參、而奏以前入御、人以爲奇、攝政不知子細、不執公事之所致也可哀々々、去年豐明棄置主上於椅子、退直盧、於椅子忽御寢、尤有危云々、彼日、

早申行入御一、其後被二退下一、尤可レ宜、今日、暫指入、
御見大將作法一、尤可二賤一歟、柳線之喩歟云々、
八日、乙未天晴、左大臣、供奉修正御幸一、直衣、出行相兼
也、騎馬供奉云々、早旦、自レ院賜二御馬一云々、
九日、丙申天晴、昨日女房見レ夢、今年愼、可レ有レ助之由
也、爲レ悅云々、
長兼來語云、去年秋除目、雖レ有二算道課試之者一、不レ被
レ任之、被レ任レ擧云々、未曾有事歟、
十日、丁酉天晴、自二去四日一所レ始之心經萬卷、今日結
願之一、於二佛前一、聊有二吉瑞一、今日、女房密々參二賀茂、吉
田、祇園等一、
十一日、戊戌天晴、解除、遙拜、
十二日、己亥雨下、及二亥刻一雨止、此日、上皇爲二御方違一、
幸二山崎邊內大臣別業一、成寶僧都値云、
今日、公家無二御方違一云々、中宮有レ行啓八條院一、來
十五日可レ有二還御一、公卿直衣、殿上人、宮司衣冠、無二
反閉一、左大臣、爲二御車寄一、余向二東山一方違、
今日、百日祓終也、召二晴光一有二祓事一、賜二小祿一、上絹一
疋、又他所作等同、今日結願也、信心聊發起、此夜、女
房參宿廣隆寺一、依二節分一也、是依二夢告一、去晦日又如
レ此、百日祈念、結願日、僧都有レ慶、尤吉瑞也、
十三日、庚子天晴、早旦、自二東山一歸來、去夜有二僧事一、良
圓轉二大僧都一、不レ虛二朝恩一也、今曉有二吉夢一、祈請滿二
百日一之朝、尤可レ悅云々、自二去七日一、聊始二所作一、今日
結願之一、
仁和寺宮、以二成海一爲レ使、被レ示二條々事一、其中、今度
僧事、非レ據非レ一、爲レ宗尤不便云々、玄上修理之賞、太
輕々也云々、
十四日、辛丑陰晴不レ定、左大臣可レ參二御齋會、併法成寺
修正一之由、雖レ令二諷諫一、連日出仕之間、有二病氣一之
上、僕從不二出來一、仍不參云々、今日、高倉院御國忌也、
而一昨爲レ違二節分一、御幸山崎一、昨日可レ有二還御一之
處、空以逗留、今日相當先皇國忌之日一、猶遊覽、及レ晚
歸洛給、是定內大臣執奏之旨歟、可二彈指一云々、
十五日、壬寅天晴、阿彌陀講如レ恒、十三四五、併三ヶ夜、
不二留宿一、於二門外一、待レ曉歸入、爲レ下二付忌一也、今日、
僧都上洛、卽參院畢、
十六日、癸卯天晴、踏歌節會也、左大臣、先參二一品宮行
啓一、其後參二節會一云々、一品宮、今夜入給院一也、今日
歸二東宅一、

十七日、甲辰天陰、算博士行衡、持來掛文、今日、行年運尤吉也云々、又云、明年辛酉、不可當革命、然而、凡於辛酉者、爲凶年云々、

十八日、乙巳雪降、蓮花王院修正、有御幸、左大臣參會寺門、依攝政不候、候御簾云々、此日、雪積庭三寸餘、

十九日、丙午天晴、築雪山、左府、中將等來、爲見雪向法性寺、雪早消、大無興、恒例舍利講如恒、此日、除目初日也、執筆左大辨宗隆卿、今日、堂奉讓中宮、書契狀進了、仍今夜宿堂、爲擬所也、

廿日、丁未今日、佛事如例、除目中夜也、

廿一日、戊申此日、依沒日、除目延引云々、

廿二日、己酉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也、左大臣已下、公卿濟濟云々、左大臣取導師被物、内大臣爲不取裹物、早出云々、導師眞圓僧正云々、此日、除目入眼也、筑前守爲定、經房卿孫、藏人巡云々、件國、去建久八年、源泰宗爲藏人巡任之、今年當第四年、管國以五年爲任限、而籠二年收公、先代未聞事也、又彈正忠五人同時拜任、未曾有事也、是以件官功、被拘爵、爲懲天事、有此拜任云々、角直牛死之喩歟、可彈指云々、彈正忠三員也、雖亂世、未有剩任之官也、

廿三日、庚戌及晩見聞書、珍事太多、不可勝計、

廿四日、辛亥此夜下名也、

廿五日、壬子早旦聞下名聞書、無別大事歟、一品宮、今日自院遷御八條殿、左大臣參御車寄、長兼來、爲内府入讒口之由、所歎息也、

廿六日、癸丑天晴、此日、爲聽聞僧正逆修、相伴左大臣、密々向吉水、後之七日、澄憲法印來住、勤導師云々、今日、同說經第五卷、余送小布施於法印許、爲師尤可營其修善之故也、

廿七日、甲寅入夜、爲方違向法性寺、於東山中違、今日、僧正送札、昨日聽聞、併布施美麗之由、被悅示也、今日、晴光來云、景時逐電畢、昨日酉刻、自關東飛脚到來、今旦有御占云々、

廿八日、乙卯陰晴不定、聞鐘殿歸新宅、入夜、中宮行啓最勝金剛院御所、依爲御本所、爲被付王相、大將軍忌也、此夜、余宿新宅、此日政始、又女敍位云々、又上皇第二皇子着袴定云々、

廿九日、丙辰天晴、入夜宮還御、左府在御共、余同歸宅、僧正被示送云、可勤行如法北斗法之由、内

大臣示送云々、

或人云、梶原景時企上洛、於駿河國高橋、自鎌倉向京方五ヶ日之路也云々、為上下向武士、併士人等被伐取了、景晴、景茂自殺、景季、景高等被討伐畢云々、於法勝寺領古橋庄內、有此事云々、但不知實說、可尋問、

二月大

一日、丁巳天晴、此日、釋奠也、旬祓遙拜如例、申終、前座主慈圓被來、自明日、於上皇宮、可被始修如法北斗法、有御請云々、

二日、戊午風雨慘烈、景時討伐必然云々、天下悅也、積惡之蠹、盡數滅亡、趙高獨運未消、如何云々、御祈等、今日延引云々、

三日、己未天晴、陰陽頭在宣朝臣來、問方違之間事、此日、右大臣家實、為春日祭上卿下向南都、中宮御奉幣如例、陪膳長經朝臣、役送宗行、使長兼、供奉上卿之行粧、仍宗行取幣而立、

四日、庚申天晴、此日、春日祭也、修祓遙拜、南極迫山端有一星、若是老人星歟、可謂瑞歟、中將小舍人童、生年十二歲、聞圍棊上手之由、召見之、實以不思議也、此日以使者示遣醍醐禪師乳母之許、座主空範之間、此禪師之間事也、成賢可抽忠之由、令申云云、

五日、辛酉陰晴不定、時々小雪、自今夜、被始御祈等、去二日延引、猶今夜被行云々、如法北斗在其中、僧正參住仙洞云々、

仁和寺宮、被送牛二頭、可返與一頭云々、仍留斑牛、返黑牛了、今日召定綱、石見唐船之間事、示入道相國之許畢、

六日、壬戌天晴、僧正被示送云、去夜、如法北斗法、無為始行畢、令逢時給云々、五壇法同被始行畢云云、

七日、癸亥天陰、傳聞、春日上卿之間、於黑木屋、童舞之間、鬪諍出來、尤猥藉、先規未聞云々、又聞、黑木屋、先例三ヶ月不壞云々、而為內大臣奉行、自院被召件黑木屋云々、未信受之、

九日、乙丑天晴、此日、左大臣有作文、題云、春作四時始、分一字、序者資為長、光範卿、兩貫首已下、文人十餘輩云々、講師成信、資實朝臣、有作賦云々、

十日、丙寅晴、母遠忌也、自今日、始恒例懺法、如恒、

十二日、丁卯、今日、大原野祭也、宮御方御禊如恒、陪膳成定朝臣、奉行宮司長衆、依無使、奉行取幣立、大夫進宗行、依分配行社頭事云々、余雖不奉幣、爲神事稱修禊遙拜、左大臣奉幣如恒、此日、左大臣又密々有作文、當座也、雨中對花柳、春字云々、入夜、別當公繼卿、爲拜賀參宮、申次相語長衆云々、

十三日、己巳、雨下、宿曜師珍譽、奉造立虛空藏、尊星王等、奉渡、今日遣行曉法印許、爲遂開眼也、依夢想奉造云々、

十四日、庚午、天晴、今旦、上皇幸内大臣水成瀨山莊云云、今日、中宮爲聽懺法、渡御堂、左大臣、中將候御共、初夜時了還御、今日、別當公繼卿、參宮御方云云、謁左大臣云々、今日大風、

十五日、辛未、天晴、風如昨、凡今年自春始、日々風烈、阿彌陀講如恒、

十七日、癸酉、天晴、入夜向北小路東洞院亭違方、爲本所也、依東山犯土也、今日、送佛壇於大原、

十八日、甲戌、天晴、左大臣參院、始謁龍顏云々、披五廻之春霞、拜一人之天顏、拭感淚、催懷舊云々、

閏二月〔小〕

八日、甲午、天晴、供舍利、僧正持來、

正治二年

六月

廿八日、壬子、天晴、此日、中宮職有院號事、未刻、左大臣參院、公卿參陣、公卿參集之後、次右大辨資實來就軾、仰可定申之由、人々定申之後奏聞、只申攝政殿、參院、議只可依衆議之由有院宣云々、重被仰一同可定申之由、重奏聞之後、職事仰云、停中宮職、可爲宜秋門院、以進屬爲判官代、主典代、御季御服御封雜物如舊、但内膳御飯、從停止者、次左大臣已下、公卿相引、參九條御所、但忠經、家經、宗隆等不參、定有所存歟、公房卿參入、尤可謂知禮也、又親雅卿依未着陣、雖不參陣、依無人所參本院也、左大臣先參御所方、其後、人人參入、候公卿座、權亮師經朝臣頗遲參、件人參入之後、左大臣懷院司折紙、着殿上座、召師經朝臣下之、次昇出大床子二脚、判官代衆時、親房、宗行等役之、先卷南階西間大床子宮間、御簾、撤几帳、入自同間、先昇一脚、然時、親房昇之、下臈昇前也、此間、宗行留寢殿南簀子邊、次親房歸參、宗行相共昇出今

一脚、(下臈、昇先如初、)共昇立公卿座北庇、次兼時、宗行歸參、
宗行取圓座退歸、兼時直御裝束、(殊立几帳也、)同以退歸、
次修理職下部、昇出火炬屋、(布衣冠四人昇之、)次陰陽寮官人、
撤時簡、次豳官二人昇出御膳棚、(此間、左右兵衛官上撤御屏風歟、)次院
司公卿已下、列立中門透廊外、(東上南面、主典代等在列後、)付師經朝
臣懸舉由、(師經、就殿北庇西面妻戸邊下懸之、)歸出、仰聞食之由、復
本列、次一向拜舞、次人々退出、次於廳主典代等、賜
諸衛官人、諸司、女官等祿有差、
今日定詞、
左大臣(宜秋門院、)
權大納言泰道、(殷富門院、宜秋門院、)
春宮大夫忠經、(東九條院、)
中宮大夫兼良、(春華門、宜秋門、)
三條中納言公房、(修明門、宜秋門、)
宰相中將家經、(修明門、東九條、)
左大辨宗隆、(修明門、)
重被仰下一同可定申之由之時、門宜秋門、御
所東九條之由、奏之云々、
院司、
公卿別當、
權大納言泰通卿、
權中納言兼良卿、(元大夫、)
非參議、
右近中將成定朝臣、(本宮職事、)
前丹後守長經朝臣、(年預、)
左近少將師經朝臣、(元權亮、)
判官代、
兼時、(元權大進、)
親房、(同、)
宗行、(元少進、)
主典代、
大江政職、(元大屬、)
三善仲親、(元權大屬、)
已上五位、
安部資兼、(元少屬、年預、)
權大夫公繼卿、依衆徒訴解任、仍不出仕、春宮權大
夫宗頼、自昨日俄頓二禁、仍不出仕、仍此兩人不
補院司也、長經先可補亮之由、雖奏聞、除書忽
不可被行、仍只可補年預之由、有院宣者也、
抑、宜秋門院無殊難歟、女院之初、東三條院也、其

後、上東門、陽明門、郁芳門院、雖為門號、皆御在所、在其大路側、仍所號也、而待賢門院之時、御所、其後不宜存、始被用、無其故之門號也、白川院御時、定有思食旨歟、其後、美福門、皇嘉門、上西門、建春門、建禮門、殷富門、宣陽門、皆無其故被用之、宮城外郭、其名盡畢、仍准建春門、可被用內裏之外門歟、八省、大內、諸司、皆各別之所也、仍被用內裏外垣之門、頗似有由歟、其中、宜秋門、其家尤宜、秋字頗通愁音之由、雖有舊難、此事無謂、后宮卽以長秋宮為號、稱秋宮、此謂也、況乎、萬歲千秋之心、尤可謂佳名、秋是萬物成就之時、春秋相比之時、陰陽有次之故、以春為先之心也、女者象陰、尤是女院之號者歟、仍余所庶幾也、人々又多定之、尤可謂相應也、此旨密々豫以奏聞畢、

廿九日、(癸丑)晴、小童着袴之後、始參吉田社、布衣、祖母同車、密儀也、重季朝臣在共、無出車、成信取紫、共侍四人、

卅日、(甲寅)今日、女院御方、六月祓如恒例、院中之儀、陪膳長經朝臣、役送親房、陰陽師晴光朝臣也、撫御祓、使宗行、昨今、院司着薄色指貫、衣冠、參入、雖御所始以前、恒例之事不可默止之故、被行件御祓等、殷富門院六月廿八日院號之例如此云々、資實所申也、

七月小

一日、(乙卯)天晴、今曉、女房夢云、今月廿日、余可有慶賀、奈良僧都可上洛云々、

九月大

七日、(庚申)所勞更發、不辨前後、然而、猶出庭、使隆聖拜北斗、依足不叶也、

八日、(辛酉)渡堂、一宿夜、卅九燈如常、每月舍利供、又如例、

十一日、(甲子)二品平產男子云々、七佛藥師時之間、有氣分、獨候御加持之間、御產成畢、珍重云々、

廿二日、(乙亥)依灸治、仰隆聖、令拜北斗、

廿七日、(庚辰)自夜半、女房病惱、及危急云々、仍修諷誦、

廿八日、(辛巳)依女房病重、迎取堂廊、及晚頗宜、

廿九日、(壬午)女房同前、

廾日、癸未女房、今日殊大事發、仍請二法然房一、令二授戒一、有二其驗一、尤可レ貴々々、又渡二邪氣一之後、聊落居、成圓祈レ之、

十月小

一日、甲申及レ晩、女房温氣散畢、爲レ悅、今日猶受戒、自二今日一修二不動法一、伴僧六口、法印良尋修レ之

二日、乙酉今日、又更發、太以重惱、今日猶受戒、

三日、丙戌及レ晩温氣頗宜、猶不レ醒、自二今日一始二藥師經讀經一、燃二卅九燈一、限以二七ヶ日一、僧六口、不斷讀レ之、

四日、丁亥女房今日不レ發、

五日、戊子女房温氣今日散了、左大臣除服、

六日、己丑女房不レ發、爲レ悅、

七日、庚寅依二足猶不一レ叶、仰二隆聖一、令レ拜二北斗一、左大臣今日着陣、

十一日、甲午定能卿、仁和寺堂供養、依二申請一、布施取諸大夫、少々催遣畢、

十二日、乙未左府百首十首等、依レ召進レ院畢、付二光範一云々、

十四日、乙酉左府始參院、參二御前一云々、

十七日、庚子今日、女房始沐、又余及女房、共追二物氣一、不動法結願畢、法印今日登山、此日、殷富門院御堂供養、有二御幸一、左大臣參入、導師仁和寺宮、今晩、女院御所、修二歲星御祭一、晴光修レ之、今月廾日比、木星入二御命位一、仍所レ修也、今夕、又奉レ造二木星一、始修レ供、隆聖修レ之、明年一年長日可レ修レ之、殷富門院御堂供養、導師有レ賞、以二成寶一任二權少僧都一云々、職事直仰二大阿闍梨一、不レ仰二上卿一云々、攝政參二會御幸一、擡二御車簾一、下御之後退出了、不レ被レ候二御堂供養座一、人々傾奇、

十九日、壬寅天晴、此日、宜秋門院殿上始也、晩頭、人々參集、秉燭事始、左大臣着二殿上一、院司公卿五人、殿上人總卅人、加二藏人二人一定、

廾日、癸卯天陰、女院殿上人等、着二束帶一參入云々、三ヶ日可レ如レ此云々、

十一月大

十三日、乙丑五節參入也、左大臣出仕、攝政於二帳臺一、不レ着二攝政座一、在二扈從公卿座一之間、他公卿等居レ板、尻冷難レ堪云々、

十五日、丁卯月蝕、左大臣依二物忌一不二出仕一、
十六日、戊辰節會、左大臣不二出仕一、右大臣、始内辨、雨儀云々、
廿二日、癸酉此日、春宮御着袴也、左大臣參入、三位中將、先參二臨時祭一、其後參二東宮一云々、
廿二日、甲戌上皇入二熊野精進屋一給、
廿八日、庚辰上皇參二詣熊野一給、道間不レ可レ有二風雨難一之由、前座主承レ勅祈二念之一云々、

十二月小

八日、庚寅天晴。此日、宜秋門院御佛名也、打出白褂如レ例、左大臣已下、公卿六人參入、
十五日、丁酉今日、願蓮房歸了、今日受二十善戒一、依二奈良僧正勸進一也、此夜歸二參女院御所一、
十九日、辛丑向レ堂、舍利講如レ例、
廿日、壬寅此日、大童元服、名二良平一、最密儀也、加冠左大臣、理髮左少將定家、脂燭少將資家、侍從頼房、兼良來扶二持出入一、今夜、叙二從五位上一、又聽二禁色昇殿一、但不二出仕一也、申二請院御冠、御直衣等一、
廿一日、癸卯此日、今若宮御百日云々、左大臣參二六條殿一、三位中將供二御幸一云々、早速之間、參二會路頭一云云、攝政寄二御車一之後、不二着座一、退出如レ例、定法也、
廿三日、乙巳此夜爲二方違一向二東山一、山中乍レ輿待二鐘鳴一、女院密々宿二候最勝金剛院御所一、報鐘之後還御、下官同レ之、左大臣同違レ之、
廿六日、戊申此日、香椎事有二仗議一、上卿左大臣隆忠卿已下、公卿八人參入云々、左大辨宗隆請二勘文等定文一云云、此日、同有二不堪定一、而於二床子一、辨官見レ文之間、不堪遲々、攝政擧レ線、早出之間無レ奏云々、
廿七日、己酉此日、向二法性寺一、始レ佛、周三尺阿彌陀如來也、院賢始レ之、院尙子也、法印如二持御衣木一、
廿八日、庚戌長兼來、依二昨日召一也、良平、拾遺正下、併良海講師請事、可レ奏之由仰レ之、付二祐覺一解二背之一、明旦可二奏聞一云々、及レ晩、資實來、依二官奏間事一、周公成レ怒、恐怖之間、元正出仕不レ定、
廿九日、辛亥追儺之次、有二小除目一、良平任二侍從一畢、正下叙位之時、可レ有二沙汰一之由有レ仰云々、良海、講師勅許之由、資實所二告送一也、」○以上九條本闕脫

玉葉巻第六十六大尾

黒川眞道
山田安榮
校訂

明治四十年三月二十日印刷
明治四十年三月廿五日發行

非賣品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國書刊行會代表者
編輯兼發行者　市島謙吉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illegible]五丁目三番地
印刷者　本[illegible]季男

東京市京橋區[illegible]町五丁目三[illegible]地
印刷所　內外印刷株式會社[illegible]工場

藤原定家 著

明月記

大正元年（一九一二）東京國書刊行會鉛排本

據大正元年（一九一二）
東京國書刊行會鉛排本影印

明月記

緒言

一、明月記は藤原定家の日記にして、一に照光記といふ。定家は俊成の子にして、和歌を以て後鳥羽天皇の知遇を得しより、天福元年致仕するに至るまで、前後を通じて仕官六十餘年、其の間新古今及び新勅撰和歌集勅撰の事に預り、和歌の名匠として、其名一代を風靡せり。加ふるに、幕府と親密なる九條、西園寺兩家と縁故深く、且つ源實朝の歌學の師たりしを以て、其記する所、此時代の朝廷に於ける政權爭奪の有樣、及び公武關係は勿論、院宮攝關家の所領得分、并に朝廷の公事典章、人情風俗の細微に至る迄、其の目睹閱歷する所、直寫詳述して隱諱する所なし。本書は實に鎌倉時代史研究に闕くべからざる根本史料なり。

一、本書傳本數十種あり。其の卷數の異同、内容の粗密重複錯誤等は、今一々之を辨別枚擧するを得ず。本會は之を刊行するに方り、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の許可を得て、同掛に於て、諸本を以て校合したる底本を謄寫採收せり。該本は同掛にて蒐集せる傳本二十六種の中、秘閣本、同補寫本、野宮家本、冷泉家本、柳原家本、黑川氏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本の七種を、特に善本と認めて校合したるものに係る。治承四年より嘉禎元年に至る五十六年間の記事、其の間缺脫ありと雖も、現存せる明月記の幾んど全部を世に公にするを得たるは、本會の光榮とする所なり。

一、世に後鳥羽院熊野御幸記と題するもの一卷あり、實は明月記の一部分なるを以て、亦本書中に採錄せり。

一、又明月記略(明月記附錄)一卷あり、原書の中より歌道の事を抄錄せるものなり。今日次によりて之を本書中に編入せり。

一、秘閣本幷に野宮家本に、明月記補遺二卷あり。何れも日次闕けて明かならず。其の中、日次を考究推定し得たるものは、之を本書中に編入し、其他は凡て之を卷末に附收せり、

一、紙數を節略する爲め、一日の記事中、文書の樣式を示す必要あるもの丶外は、凡て行を別にせず、連續したり。

一、頭註は凡て其日の末尾に、附收せり。

一、本書中、明かに誤謬と認めらる丶文字は之を改訂し、猶ほ疑のあるものは、右傍に〡〃と註したり。其の全く讀み難き文字は妄りに筆を加へず。又字句不明にして、確に誤脫ありと思はる丶處は、傍に其旨を註せり。

一、卷首に、諸家傳によりて、定家の略譜を附收し、以て讀者の便に資す。

一、本書を刊行するに方り、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は多大の便宜を與

へられ、阪本廣太郎氏は專ら校訂の勞を執られ、和田英松、八代國治兩氏は注意と助力とを與へられたり謹んで之を謝す。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

國書刊行會

明月記第一

目次

補遺

目次終

定家略譜

應保二年　誕生
仁安元年十一月卅日　從五位下五歲、皇后宮長寬元年未給、于時改光季爲季光
同二年十二月卅日　紀伊守于時改季光、爲定家、
安元元年十二月八日　侍從父俊成辭左京大夫申任之、
治承四年正月五日　從五位上十九歲、簡一、
壽永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正五位下廿二歲、八條院御給、
文治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左權少將廿八歲、
建久元年正月五日　從四位下廿九歲、少將如舊、
同二年二月十日　因幡權介
同四年六月廿七日　復任、母、
同六年正月五日　從四位上、卅四歲、
正治元年正月廿日　安藝權介
同二年十月廿六日　正四位下、卅九歲、
建仁二年閏十月廿四日　左權中將、四十一歲、
同三年正月十三日　美濃介
元久二年三月廿五日　復任、父、
承元四年正月十四日　讃岐權介
同年七月廿一日　辭中將以次男爲家申任左權少將、
同年十二月十七日　內藏頭
建曆元年九月八日　從三位、五十歲、
同日　侍從
建保二年二月十一日　參議五十三歲、侍從如故、
同三年正月十三日　伊與權守
同四年正月十三日　治部卿
同年三月廿八日　辭侍從
同年十二月十四日　正三位五十五歲、俊忠卿天永二年春日行幸行事賞、
同六年七月九日　遷民部卿
承久二年正月廿二日　播磨權守
同四年八月十六日　辭參議
同日　從二位六十一歲、卿權守等如元、
嘉祿三年十月廿一日　罷民部卿
同日　叙正二位六十六歲、超公頼、
寬喜四年正月卅日　權中納言七十一歲、
同年九月七日　勅授帶劍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　辭
貞永二年十月十一日　出家、七十二歲、法名明靜、
仁治二年八月廿日　薨八十歲、號京極中納言

（完）

明月記第一

治承四年

〇二月

(五日)□□、右宰相中將束帶、參入、若釋奠之次歟、

(六日)□□、天晴、今夜新宰相中將拜賀、(通業路云、前駈六人、具一員二人、私國貞、盛胡籙、侍從相具、)

七日、夜參內、

九日、未時許參內、新宰相中將束帶被候渡殿、招寄被官談、新頭又參入、參中宮御方、大原野祭御幣等儲之退出、參八條、

十一日、天晴夜雨下、關白御弟元服云々、其年十七、名忠良、(正五位下、)向六角謁中武衞、布衣騎馬之時、着薄色指貫者可具隨身、着淺黃者可無隨身由、有先達之說由語給、

十四日、天晴、明月無片雲、庭梅盛開、芬芳四散、家中無人、一身徘徊、夜深歸寢所、燈髣髴、猶無付寢之心、更出南方見梅花之間、忽聞炎上之由、乾方云々、太近、須臾之間風忽起、火付北少將家、即乘車出、依無其所、渡北小路成實朝臣宅給、倉町等片時化煙、風太利云云、文書等多燒了、刑部卿着直衣被來臨、入道殿令謁給、狹小板屋、每事難堪、

十六日、天晴、今夜行幸閑院、依衣裳等違亂不出仕、出東大路望北方、只見炬火之光、後聞、供奉公卿、大納言四人、(大將、實房、實國、宗國、)中納言四人、(兼雅、大將、成範、實家、)參議、(家通、實守、實宗、)三位、(脩範、實清、賴實、)武衞被注獻、今日列見云々、

十八日、天晴、入夜又五條京極有火、

廿日、曉雨降朝晴、參內、(束帶、)明日御讓位云々、左兵衞佐範能候渡殿、一日昇殿云々、語云、一夜行幸、左馬權頭宗雅供奉、殊以有自愛氣色云々、參中宮、(五條殿、)

廿一日、自曉甚雨、申斜雨止、今日御讓位云々、博陸已下自閑院至于五條內裏、步行云々、

廿二日、依徒然竊出見中宮行啓、供奉公卿、左大將、下臈屬身隨口、大納言、定房、實房、實國、宗國、中納言、兼雅、賴盛、朝方、參議、實宗、三位、基家、知盛、實清、雅長、賴實、大夫二人時忠、實家、在大將後、源宰相中將在權大夫前、權亮之故歟、公卿不具馬副、啓將左時實、右不見、衛門廷尉二人、兵衛佐親能、云々、御車唐車出車五、毛車、御後殿上人衛府卷纓、警固之間歟、

廿三日、自夜雨降、晝雨止、依咳病不快籠居、

廿六日、天晴、入道分渡前少將勸修寺給、人々相引卒、一身依病平臥、

〇三月

四日、天晴、夕雨降、去廿八日新院御幸依雨延引、今夜渡御土御門云々、近日花盛、咳病猶不出仕、中宮又行啓、

五日、朝間猶陰、關白始入宇治給云々、過門前給、殿上人十餘人、

十七日、己巳、安藝御幸延引之由聞之、所勞之後未出仕、

十九日、辛未、自朝雨降、安藝御幸云々、上皇御冠直衣云云、侍臣日來衣冠可被仰下布衣云々、中宮御時狩衣冠云々、

廿七日、天晴、依仰參八條院、常磐殿、

卅日、天晴、向法性寺、右武衛被渡、見藤花、

〇四月小

一日、癸未、天晴、申時許有火、七條南小路西洞院到于室町、燒居、人々群參云々、

九日、今夜還幸大内云々、入夜行五條坊門東洞院雜人宅見物、供奉公卿、大納言大將、福、馬舍人萌木平禮、馬副取松明、定房、不具馬副、實房、馬副四人、二人取松二人取口、宗房、不被具馬副、中納言兼雅、馬副如實房卿、別當、火長看督各四人、隨身二人取松明二人張口、無馬副、右將軍、舍人蘇芳平禮、馬副不取松明、朝方、馬副六人、四人取松明在前後、二人張口、實家、馬副如數、二人取口、四人不取松在後、參議實守、不具馬副、三位知盛、馬副取口、二人不取松在後、親信、無馬副、賴實、二人取口、二人取松明在後、參議定能、不具馬副、御後兩頭二行、次五位藏人、執柄騎馬、府生二人、重服者除服供奉云々、次后宮出車五兩、新院自安藝還御、一昨日着御福原、昨日寺江、今夜入御八條亭云々、

十一日、未時參常磐殿、奉逢左大將、二下車立、依先日御命也、日入以前、御幸八條室町賴盛卿第、騎馬供奉、入

御了退出、
十二日、初參院、御禊、入御紫野云々、
十五日、天晴、夜前中宮密々渡御新院御所、於西中門乘車給、非恒規歟、
祭使左少將基宗、風流臨時祭云々、不見物、
廿二日、天晴、一昨日內昇殿人少將有房、通資、公時、公守、右中辨兼光、右少辨兼忠、右衛門隆雅、殿下御共料、宗雅、宗俊、盛定云々、今日御即位、紫宸殿儀云々、昨
日敍位、從一位基通、從二位成範、賴盛、正三位賴實、
正四位下敎周、辞弼、光範、坊官、從四位上長房、八條院、基輔、
皇嘉門、正五位下親經、公兼、北野行幸、良經、從五位上高階爲
淸、安倍廣基、藤家經、從五位下不審、
廿六日、天晴、石淸水臨時祭、拾遺勤仕舞人、童二人二藍青衣、雜色不審召色、於中御門大宮邊見物、御共、日入之程事了、行列
舞人、兵衛尉信政、院列官代、雜色濃青紅梅狛、藏人右近將監高階親
家、雜色同付牡丹、童二藍山吹衣同花、右兵衛權佐盛定、雜色萌木山吹狛、童赤色、右少將
基範、雜色蘇芳青衣、侍從成家、侍從實保、童二人、二藍、白、雜色八人如何、右少將
公守朝臣、童二人、毛杳、朽葉青打衣付蓮丸、結髮附物忌、雜色萌木付薔薇、取物、同紅梅出衣、檜殿親、番長秦公久、赤色紅打、
右馬頭長房朝臣、童一人、雜色、當色蘇芳青衣、左少將通資朝臣、童二人、雜色、同
色青引へぎ、右中將淸通朝臣、無童、隨身四人、白雜色二人、使三位中將賴實
卿、馬副、壺裝隨身、雜色、白張薄色衣、取物四人、薄青薄色衣、四位陪從中務大輔經家朝
臣、螺鈿、右京權大夫信行朝臣、前少納言重雅朝臣、前馬
權頭隆信朝臣、
廿七日、天晴、未時許參院、八條田中殿、七瀨御禊使也、此儀如內裏、於臺
盤所北面取御撫物之儀如禁裏、向一條末、御禊了歸參
退出、今日御覽御牛、藏人引也、內々儀歟、
廿九日、辛亥、天晴、未時許雹降、雷鳴先兩三聲之後、辟
靂猛烈、北方煙立揚、人稱燒亡、是飈也、京中騷動云
云、拔木揚沙石、人家門戸幷車等皆吹上云々、古老云、
未聞如此事、前齋宮四條殿殊以爲其最、北壺梅樹露根
仆、件樹懸簷破壞、權右中辨二條京極家又如此云々、

○五月

一日、天晴、參齋宮防申健御前、奉抱姫宮、心中又不存
可存命之儀云々、檜皮分散庭上、破損非口可宜、
二日、自曉雨降、昔時々霽、參八條院、御月忌、
七日、天晴、臨時祭還立舞人、盛定之外一人不參、通資

三

朝臣雲客召爾、長房朝臣兩侍從某範等恐懼云々、（但公守朝臣依被優免雖參入由、有披露云々、）藏人佐光長以書狀仰此由、
十日、天晴、衣冠（有張衣、薄色指貫、）參法勝寺三十講結願、歸路參前齋宮（六條高倉、）榮全法眼房、依風破壞奉渡、
十一日、天晴、參院、（二藍狩衣、猶着張衣、）隆房中將着單衣許、於今者暑氣已催、單衣許宜之由被相示、右近馬場與手結日自女車送歌、（杏花田薄様、）返歌等態注付被授之、爲覧家君也、
退出、參八條院、
十三日、召藏人通資朝臣親家等被免云々、
十六日、丁卯、九坎、今日朝傳聞、三條宮配流事日來云云、夜前檢非違使相具軍兵圍彼第、（賜源氏之姓、其名以光云々、）先是主人逃去、（不知其所、）同宿前齋宮（亮子内親王、）又逃出給、如漢主出成皐與滕公共車歟、巷說云、源氏入園城寺、衆徒等槌鐘催兵云々、平中納言賴盛卿參八條院、搜檢御所中中詞彼孫王、依遲々及搜求云々、良久孫王遂出給、重實（稱越中大夫、）一人相隨、但納言相具向白川宮出家云々、一昨日法皇自鳥羽渡御八條坊門烏丸、（八條院、御所云々、）

十七日、夜雨止朝天晴、巷說非一、園城寺騷動、固關構城云々、山上合力之由有其聞、或云、虚誕云々、
十九日、雨降、恐懼藏人今日被免、（藏人佐奉書、可令出仕給、攝政殿御氣色云々、）
廿一日、天晴、向法性寺、前典厩但馬等往々語三井寺事、多是賊軍嗷々由也、
廿二日、自夜雨降、今朝云々說、賴政卿（入道、年七十七、）引率子姪入三井寺云々、今夕俄行幸八條亭、（坊門皿）新院又遷御于東第、北方有火、賴政卿家放火云々、
廿三日、天陰、自今日移坐法性寺葬亭、廣博適慰心緒、亭主坐東方、
廿四日、陰晴、入夜賴政卿東山堂雜舍等燒之云々、
廿六日、天陰、謀反之輩引率三井寺衆徒、夜中過山階赴南京、官軍追之、於宇治合戰、遂奔至于南京、賊徒多梟首、藏人頭重衡朝臣、右少將維盛朝臣、歸參獻俘云々、有夾名、
廿九日、夜雨止、朝天晴、從四位上清宗朝臣敍從三位、自餘勸賞等了、依昨日催着衣冠參院、（百座仁王講、堂童子、）人々

密語猶不止、於事嗷々、賴輔朝臣參入、只見仁王會咒願、握翫其文章、事了退出、宿七條坊門、

卅日、天晴、早旦著布衣參院、帥參候、上下奔走周章、女房或有悲泣之氣色、密招右馬允盛弘（若州之後見）、問子細、答云、假有遷都之聞、兩院主上忽可臨幸由、入道使申給、前途又不知安否、悲泣之外無他事云々、退出歸法性寺、

○六月

一日、天晴、遷都一定之由云々、傳聞、遷幸必然、或人云、右中將隆房朝臣一人、著褐顯文紗狩袴市比脛巾、帶狩胡籙云々、自餘事不聞、

八日、天晴、今曉拾遺付中御門亞相殿、使被參新都云云、

十三日、天晴、依新都之催、參白河押小路殿御堂、（高松院御忌日）舊院女房等參入、相謁前大納言實長卿、（布衣、）三位隆輔卿、侍從實保參、取布施退出、又藏臣等少々在北面方、不見知、

十四日、天晴、依穢無馬長沙汰、大納言殿夜前被歸洛云々、

十七日、天晴、入道殿御共參前齋宮、又令渡右少將許給、留七條坊門了、今日髮鎖日云々、

廿一日、朝雨止、三井寺僧綱僧正房覺公顯已下十三人被付使廳使云々、

廿七日、天晴、依昨日催束帶參閑院、（院）七瀨御禊、御撫物取入長櫃一合、自新都渡之、於此御所奉行職人（經榮）、取分之、授使々、侍從成家、中務季信、侍從伊輔、下官、判官代信政五人也、向近衞末、歸參閑院、付藏人退出、宿七條坊門、

○七月

二日、天晴、未時參安樂壽院、於河原奉逢右武衞、告事訖由給、猶參入謁女房退出、源大納言、中御門云々、武衞、三位實清參入了、拾遺被參最勝寺、三條大納言、中納言成範、宰相實宗、長方卿參入云々、

七日、天晴、參法勝寺御八講、人々云、來九日可被行神

五

今食、源大納言、本上卿、花山中納言、右兵衛督、宰相中將、實宗、前大貳、親信、八條三位、實清、清通朝臣加行香、實清卿取明雲座主布施、

八日、天晴、、參最勝光院御八講、行事辨兼忠、毎事散々、參公卿、帥、三條大納言、堀川中納言、忠親、藤中納言、成範、宰相中將、實宗、三位親信、實清卿、

九日、今日、月次祭、神今食云々、亞相月次祭、武衛神上卿成範卿今食被參之由、各有御消息云々、

十五日、天晴、亭主爲禮佛被參御堂、依行步不叶、乍輿被參、堂中扶持女房四五人步行、皆着單衣重、高倉卿、少納言、肥前、越中、稍、參法勝寺盂蘭盆、事訖人々退出之間也、宿七條坊門、今夜月蝕云々、依暑氣上格子、只望明月、終夜無片雲、蝕不見、如何、

十六日、天晴、炎旱涉旬、參法勝寺如說仁王會、池荷盛發、兼道、有申、發發、清通中將已下十餘人參、或沉淪老者咲英雄之餘流、不堪行步顚仆之故也、參公卿、大納言、隆季、實房、中納言、忠親、參議、實宗、長方、三位、實清、

十七日、天晴、亭主一昨夕聊所惱、今日重被發、凡日來家中上下靑侍女房等同時瘧病並臥、病惱極以怖畏、

十九日、天晴、亭主招佛嚴房受戒、又一日不動等造立供養、同上人、遂被發、

廿一日、天晴、請阿證房被受戒、大納言殿、右兵衛督、各被枉駕、猶被發了、

廿三日、天晴、今日一日大般若、卅人僧、又驗者護身、猶被發、參鳥羽殿御月忌、歸來之間入道殿又令惱給、仰云、急可去此家、不可同宿、頻被追、旁雖不審、隨仰宿北小路、前羽林女房等同集此所、

廿四日、天晴、尼御前又惱煩給、

廿五日、天晴、今朝共令渡七條坊門給、同時瘧病又赤痢病更以不足言、無減涉旬月、每事不能右筆、

○九月

世上亂逆追討雖滿耳不注之、紅旗征戎非吾事、陳勝吳廣起於大澤、稱公子扶蘇項燕而已、稱最勝親王之命徇郡縣云々、或任國司之由、說々不可憑、右近少將維盛

朝臣爲追討使可下向東國之由有其聞、

十五日、甲子、入夜明月蒼然、故郷寂而不聞車馬之聲、步縱容而遊六條院邊、夜漸欲半、天中有光物、其勢鞠之程歟、其色如燃、忽然如躍、似自坤赴艮、須臾破裂如打破爐、火散空中了、若是大流星歟、驚奇、與大夫忠信脊侍等相共見之、

○十月小

三日、天晴、今日依吉日、自梅小路令渡高辻京極給、皆引率、亭主坐東方、

八日、天晴、前但馬守親弘日來重病、今日他界云々、外舅也、

十二日、辛卯、天晴、今夜除服、

廿七日、天晴、參閑院殿、七瀨御祓、藏人兼業（通業弟）、奉行下官兄弟、盛實（兵衛佐）等三人參勤、遷都之後不幾、莚草滿庭、立蔀多顚倒、古木黄葉有蕭索之色、傷心如箕子之過殷墟、昏黑向土御門末法成寺邊、彌以冷然、秉燭之後、返上御撫物退歸、

○十一月

七日、天晴、去夜維盛少將自坂東逃歸入六波羅云々、客主之貌已不相若、況亦疲足之兵難當新騎之馬云々、入道相國猶以逆鱗云々、

八日、前齋宮今曉下向攝津國貴志庄給云々、姬宮同被奉具、法眼榮全行事、去夜遣迎車、健御前被渡此亭、此兩人共不快、不從漁父之誨之所致也、

十三日、天晴、九條三品夜前已入滅云々、今年八十五、

廿五日、癸酉、天晴、遷都事日來云々說、已及出車引替之催、歡喜之淚難禁、

廿六日、天晴、今日天子兩院已以遷御、未刻本院六波羅泉殿、新院同池殿、天皇五條東洞院、各入御云々、後聞、新院自御車下御、猶不輙召寄近習、女房令懸肩御、入御之後偏御寢云々、

廿七日、天晴、參新院、執柄參給、

卅日、天晴、參新院、七瀨御祓使、與侍從伊輔相共出向近衞川原、歸參之間、左衞門大夫家實、依御撫物員數

少、所相待歸參也、于時秉燭、

○十二月

二日、庚辰、天晴、今朝追討使又發向近江、左兵衞督、左少將淸經朝臣、右少將資盛朝臣、越前守通盛朝臣、皇太后宮亮經正朝臣、薩摩守忠度朝臣、參河守朝臣、淡路守朝臣等云々、見物車競馳、

十二日、天陰、口口（風聞カ）近江軍兵等入三井寺堀關路云々、仍官軍等奔走、

十三日、天陰、官兵多向三井寺、

十五日、天晴、口口（南京カ）衆徒明日發向之由風聞、院并禁裏被儲武士、侍臣各可進勇幹者一騎之由有催、事頗希有歟、但求白丁一人（史大夫盛資從者、）令着介冑騎駑駘令參、天明歸來結番、

廿二日、天晴、今日自一院被行御佛名由有風聞催、秉燭以後參新院、（近日同御所也、中央中宮御方、以東中門東爲本院御所、）人々參集濟々、剋限廻東方名謁、武者所等多參、日來不知在所云々、不圖再見此威儀、

廿四日、天晴、今夜新院御佛名、欲參之間、庭訓制止及勘當、仍不參、不知其故、

廿五日、癸卯、天晴、傳聞、藏人頭重衡朝臣帥師發向南京、

廿九日、丁未、晴、天晴、官軍入南京、燒堂搭僧坊等云々、東大興福兩寺已化烟云々、可彈指云々、

治承五年

○正月大

一日、戊申、土危、天晴風寒、

二日、天晴、今日出仕、先參六條、次參鳥羽殿、次參新院、（自河原口武士多警固、異邪帝、）經南面參中宮殿上、次參東中門東、招出兵衞尉公朝相示退出、

三日、天晴、參院如昨日、參右兵衞督御許、被出之（云々カ）、奉謁女房、次參三條前齋院、（今日初參、依仰也、被物薫香芬馥、）次參中御門、

同奉謁女房、申刻歸之後、坤有火、依仰又馳向六條揚
梅西洞院、秉燭退歸、
四日、天晴、
五日、天晴、
六日、天陰、夕雨降、見叙位聞書、一院御給不叙、新院
御給源宰相中將叙從三位、上﨟宰相以亞相御讓同
叙之、
七日、晴陰、未刻雨降、
八日、天晴、侍從忠季正五位下、（加叙、父春日行幸賞、超公國、）
九日、天晴、傳聞、一院北面近習等又少々有事云々、不
知委事、
十日、雪紛々、
十一日、朝雪、積地二寸許、天晴陰、
十二日、天晴、
十三日、霰雪、天晴陰、
十四日、天晴、未明巷説云、新院已崩御、依庭訓不快日
來不出仕、今聞此事、心肝如摧、文王已沒、嗟乎悲矣、
倩思之、世運之盡歟、健御前依戀切、密々求牛車迎之、
被參池殿、謁或女房歸來、被語云、至于今曉叡慮太分
明、夜前實全僧都（驗者）、依可遁山上住房、爲方違可退
出由申、若州抑留之、仍申不可罷出由、而殊被仰云、山
上方已以尤不便、早賜暇可令方違也、依再三仰僧都退
出、其後進泰山府君都狀、召脂燭分明御覽、又依人々
申、聊召寄御膳、御寢之際、御氣頗有奇事、奉驚見之間
事、已危急仍以泰通朝臣令申院御方、即渡御、打鳴金雖
有御念佛、不及御合眼云々、日來法皇渡御、深喜悅思
食、乍臥有御對面、御言語如平常、諮詢互懇切云々、付
視聽催悲慟之思、須馳參之處、末座者更不可然由、深
以難溢、是又前世之宿報耳、只以此說僅散不審、今夜
渡御邦綱卿清閑寺小堂、抑是六條院御墓所堂云々、如
何々々、聞及事不幾、夜私出交雜人見物、落涙千萬行、
十八日、去夜雨降、夜半後雪、去夜前齋宮自攝州令歸
京給云々、
廿日、天晴、適依放免初參齋院、依右武衞御說、垂纓衣

冠、参公卿、左大將（直衣、巻纓、隨身如例）、大納言實國（直衣、垂纓）、宗國、（衣冠、垂纓）中納言兼雅（衣、垂）、忠親（同）、朝方（同）、實家（直衣、巻纓）、宰相家通（直衣、垂纓）、實守（直衣、巻纓）、實宗（衣、垂）、定能（同）、三位基家（同）、實清（同）、侍從成家、右兵衛權佐盛定、堂童子、素服公卿已下、帥、前大納言（邦綱）、前大將（別當）、新宰相中將通親、殿上人雅隆朝臣、泰通朝臣、隆房朝臣、通資朝臣、臣時實朝臣、不見兼光朝臣棟範、

廿三日、天晴、亥始有火、四條以北東洞院云々、

○二月小

六日、天晴、参舊院、中宮御佛事也、（衣冠、吉服）與少納言惟基（衣冠、巻纓）勸堂子、参公卿、大納言隆季（服）、實房（直衣、巻纓）、實國、（服、不入人數、推參云々）、中納言時忠（服）、忠親（諒闇、束帶、劍笏）、實家（束帶、劍笏、巻纓）、参議家通（直衣）、頼定（諒、直衣）、實宗（束帶、劍、垂纓）、通親（服）、三位基家（衣、垂）、親信（直、垂）、實清（束、垂、持笏）、

八日、天晴、参舊院、公卿、隆季、實國卿已下濟々、

十一日、天晴、四七日参舊院、（衣冠如日來）今夜始着諒闇狩衣、

十二日、天晴、布衣参舊院（諒闇）、結緣經供養、（無堂童子、布施皆被物）、公卿、左府（直衣、諒）、大納言實房（布衣、同）、實國、宗家（同、直衣）、中納言兼雅（諒、布）、時忠（巻纓、不帶劍）、頼盛（吉、柳下襲）、實家（諒、布衣）、参議實守（黒布衣）、頼定（諒、布）、實宗（同）、定能（同）、通親（黒）、三位中將（諒、布）、脩範（吉、布衣）、

十八日、天晴、五七日、六十僧依御誦經使参舊院、依堂童子闕如勤之了、参向圓宗寺、日入歸京、

十九日、天晴、東寺圓能阿闍梨受訓經二三卷、

廿日、天晴、着布衣参舊院、大納言三位御佛事、公卿、大納言（隆季、實國）、中納言（時忠、成範）、宰相（右兵衛、源）、三位（俊經）、

廿五日、天晴、着衣冠参舊院、（六七日）今日公家於最勝光院被行御齋會云々、度者使有房朝臣、（位袍）御誦經使兼宗着橡云々、民部卿資長卿出家、

廿六日、天晴、入道殿御供参嵯峨法輪廣隆寺等、歸路入法金剛院馬場屋歷覽池邊、上西門院兵衛投歌、以法印上童爲使、

廿九日、天晴陰、依御法事、束帶参舊院、公家御誦經使左少將實教朝臣、（橡、帶劍、取笏）、先藏人敷圓座、次使参著、次

本院、次中宮御師經云々、無度者使、說法了與家實歟上臈師座、(圓座、)太雖卑賤役、右中辨當座下臈二人可勤由相示、辭遁及實歟、相互可喧嘩、此間事只隨催勤之、心中不思向後事、但勤之、不歸出本路而出東方、同依右中辨示也、參公卿、執柄、(帶劒、笏給、)把大納言實房、實國、中納言兼雅、忠親、成範、實家、宰相家通、實守、實宗、三位兼家、實淸、皆把笏、今日中宮密々行啓他所、(日次宜云々、)

○閏二月小

三日、天晴陰、御正日、束帶參舊院、(六十僧之外七僧、)堂童子六人、左、親雅、(左衛門權佐、)兼忠、(右少辨、)惟基、(少納言、)右、宗頼、(中宮權大進、勸解由次官、)盛定、(右兵衛權佐、)家實、(散位、)參公卿、大納言實房、實國、宗家、中納言忠親、實家、兼雅、(遲參、)宰相家通、賴定、定能、三位賴實、實淸、二人共遲參、事了又每日御佛事、今夜中宮行啓泉殿云々、供奉人等同前歟、衛府隨身等帶狩胡簶、與公衛侍從於閑所淸談、是只無常悲也、夜景退出、

四日、雨降、巷說、禪門太相國不豫云々、

五日、天晴、去夜戌時入道前太政大臣已薨之由、自所所有其告、或云、臨終動熱悶絶之由巷說云々、又邦綱卿重病之由云々、

六日、天晴、京極殿昨日出家、(戒師阿闍梨、)後聞、於院御所有議定云々、謀反事等、

十二日、亭主自去月所勞、灸治發爛合、更不愈之上、其身腫逐日有增、今日又移坐北小路、

十五日、天晴、藏人頭重衡朝臣自宇治道發向、赴關東、(遺裏中陰之內、禪門遺言云々、)

廿四日、雨降、高辻亭主遂以逝亡、諷誦御前又被迎寄、自去年春有猶子儀、同宿彼家、

○三月

九日、除服、(高辻亭、)

十五日、天晴、今日初參院幷八條院、御八條殿、

十八日、天晴、參議正三位賴定卿薨、御中陰之間頻出仕受病、日數不幾、家領等悉付屬後家、取五歲小童之手泣命終云々、後世可悲、今年五十五、

廿七日、天晴、聞書到來、左兵衛督知盛、任參議、

○四月

一日、天晴、夜前、下名、隆信、師兼朝臣、叙從四位上、

十六日、辛酉、天晴、祭使少將公衡、與侍太理室、出立自近邊云々、未時以後心神忽惱、溫氣如火、於今者更不惜身命、但病躰太遺恨、前後不覺、

○五月

十五日、霖雨始晴、院御供花始、於法性寺殿、前宰相光被參、四位前宰相其例太稀云々、貞信公多年出仕給、但大辨云々、

○六月

十二日、天晴、夜前維盛朝臣任右近衛中將、補藏人頭、先是重衡朝臣叙三位任左中將之替、日來清通朝臣、泰通朝臣已下數輩競望、上﨟二人與坊官被問大臣、二人各出坊官者抽賞異他之由被申云々、依仰向彼第、布衣、主人出行之間、隔障子謁申女房退出、是京極殿二女也、

○八月

廿九日、自辰初雨漸降、座主弟子宮今日受戒登山給云云、公卿六人扈從、殿上人十七人騎馬、皆吉服、拾遺供奉、浮線綾白狩衣、張裏、例薄色奴袴、薄色生衣、童二人、二藍、雜色如例、衛府等多具布衣隨身、壯年之輩、或黃張衣、或色々生衣、但左中將泰通朝臣、同少將通資朝臣、白張衣、不具隨身、不帶劔、雜色持劔、是故院素服人忽著吉服、若有所思歟、供奉僧盡善盡美、

○九月

四日、天晴、院御供花、

五日、連日參御供花、

廿七日、天晴、入道殿如例引率令參萱御所齋院給、有御彈箏事云々、

○十一月

十日、天晴、今曉入道殿初令參院給、龍顏咫尺數刻云云、常可參由有仰事云々、

十四日、天晴、御共參院、令參御前給、

十九日、天晴、今日初渡于五條、白晝渡坐、
廿三日、天晴、參鳥羽殿御忌日、先參向六條、
廿五日、雨降、中宮院號云々、後聞、建禮門院、
○十二月
一日、天晴、建禮門院殿上始、拾遺參入、殿上人、院御點清撰云々、
三日、天晴、宿東山、
五日、雨止、風寒、聞書到來、大納言、資賢、中納言、教盛(一)、宰相長方(大辨)、中將實守朝不被任、參議經盛、經房、左大辨、光長兼三事、藏人頭泰通、親宗、頭中將維盛叙三位、中將有茂、通資、少將實保、伊輔、各侍從勞十六七年、但二人姉妹幸之故也、
十三日、天晴、今日上皇新造御所御移徙、八條院同渡御、供奉人吉服、自南殿御出、雖非幾程猶騎馬、兩御車共入御西四脚、供奉列立庭狹人數不立得、每事不能伺見、西門之中崔嵬有坂、當南庭南有御棧敷、以其北庇爲殿上、其前有屛、屛外寢殿南庭也、中門廊西有大坂、入御了即退出、今夜建禮門院又初御幸云々、
十九日、天晴、入道殿參新御所給、見參數刻云々、

文治四年

○四月
廿二日、戊子、晴、巳刻許入道殿令參院給、爲勅撰集奏覽也、日來自筆御清書、白色紙、紫檀軸、貝鵝丸、羅表紙、紺紐、外題中務少輔伊經書之、納莒、莒蒔繪自御草手有新歌、未斜令出給、於御前殊有叡感云云、自令讀中之給、又蒔繪歌以神筆之本留御云々、
廿四日、庚寅、入夜權尙書奉書云、撰者之詠乏少、猶三四十首可副進之云云、可撰進之由有御返事、
○九月
廿九日、壬戌、天陰、入夜雨降、良辰徒暮、依難默止、黃昏參殷富門院、與大輔淸談、漸及亥時、無人寂寞、欲退出之間、忽門前有松明之光、有參入之人、內外相燃、權中將參入、被語云、已欲付寢之間、庭前之木葉忽落、閑嵐音遂不能寢、忽出騎馬所參也、存人不可候由之間、見件車感淚相催之由、女房感悅、更又掌燈、連歌和歌

等、新中納言尾張等相加種々狂言等、及鶏鳴數聲、雨漸滂沱、遮路天明者不便之由、被急出猶徘徊、空階雨滴之句數返、借笠退出、歸蓬間天漸曙、

建久二年

○八月

三日、己卯、天晴、大將殿來十三日可有御作文管絃和歌等、光範被献題、（宮月臨月良、詩契万年會、管絃壽域中、已上詩共不叶御意之由被仰、）松上鶴、和歌、

○十二月

廿七日、辛卯、夜雪既積、（三寸許、）朝天今晴、今日百首歌進大將殿、（先是進一首、在御和、）於披講者、可期出仕由被仰、病氣猶不扶得之間、不能參入、

○閏十二月

四日、戊中、天晴、午時許參無動寺法印、爲悦中牛車也、見參良久之後、件少輔入道同乘退出、路次參押小路殿井中宮、此間入道在車中、相次參一條殿、依昨日仰也、入夜被讀上百首、（御歌、入道、予、三百首也、）事畢有當座狂歌等、深更相共歸家、

建久三年

○三月

一日、癸酉、天晴、午時許參院、小時退出、參內、通宗中將參會之次、語一夜雨皮事、其後基宗□□與兩宰相（實教、成經、）等、於院大盤所稱大失禮由云々、語此由之處、答云、自今以後無答隨衆議耳、不撤雨皮事、不存知事也者、於下官者只依上臈與奪催促所進寄也、又非一身之失、乍覆雨皮寄御輿常例歟、又撤却强不可有難歟、未時參大炊殿、大將殿以前□（令力）參給、（御布衣、前駈布衣、）夜半許御共參二條之次、聊有被仰、歸蓬、

二日、甲戌、天晴、沐浴偃臥、

三日、天晴、巳時參大炊殿、俄而御參內、與能季朝臣在

御共、雖御物忌奉仕御燈裝束、頭亮參籠云々、宮御方陪膳權亮勤仕之、兩方未被行御祓、即御共參院、以頭中將被尋、近臣右小辨資實出來令申入給之後御退出、入御九條御堂、可歸參之由被仰、仍退出、院中此間無爲云々、夢想之告多云々、風聞、殿重入御御堂之後、御厩飼口男於近邊小屋有双傷事、仍給檢非違使資兼了、昏歸參、曉鐘之後還御大炊殿、謁女房退出、祭使依御點小々被催、〔頭亮奉行、〕

四日、丙子、天晴、昨日若宮〔第三親王、〕御節供、陪膳右少將日來領狀、依假所勞不被參、奉行家司少辨猶譴責、被尋下官之處、出仕之間、入道殿令語成定中將給、仍勤仕了云々、〔本所職事也、〕午時許參院、人々多參入、大宮大納言、大宮權大夫等束帶、〔依仁王會定參內云々、〕申入兩女院女房退出、此間人々氣色無爲、申時許直衣參內、〔入西陣、〕內府、大宮大納言已下參陣云々、即參大將殿見參、深更歸參內、謁宮女房、亥終許退出、

五日、自夜雨降、申後天晴陰雨猶降、夕參五條殿、右羽林此間所勞、非殊事、今日親國以書狀催賀茂祭使事、申障了、入道殿又重有被仰遣旨云々、

六日、天晴、巳時參院、人々多參、未剋退出、參七條八條院、歸家、昏參內、依無人獨(參脱カ)宮御方、下格子之後參大將殿、見參之後歸參宮御方、深更又參大將殿、曉鐘之程歸蓬、

七日、天晴、午時參院、近衞殿、三位中將被參、〔直衣、紫指貫、盛能〕以定長卿被申入、被出了、即參內、三位中將〔青侍在御供、前驅二人、〕又被參、參鬼間邊、即退出云々、參大將殿、相次參關白殿、親國申祭使事、院宜云、不可及合點、且尋未役、且自上﨟可加催、猶及闕如者、可辭申所職、可被任替者、仍殿下仰先被催三人、中將公國朝臣、少將光盛公經朝臣云々、此□□□對捍歟、尤可恐、公國、光盛、實家卿所勞獲麟由披露云々、申時許歸蓬、風利而心神惱、

八日、天晴、午時許沐浴潔齋念誦如例、夕方右京兆被來、秉燭之後被歸了、

九日、天晴、閇門籠居、奉寫經一卷、
十日、天晴、前齋院女房達（女別當、大納言殿、）被來、臨昏歸、法皇自夜前又六借御云々、今夕鳥羽行幸延引、
十一日、自夜雨降、終日不止、入夜大風、心神違例蟄居、秉燭以後、右京兆過門前、有被示事、院邊又物忌云云、但非指御事、昨今有御増云々、
十二日、天晴、巳時許參殿下、大將殿令參給、（御布衣、）殿下即御院參、右府被見參、良久御退出、御共宮內、□□還御大炊殿、御隨身御牛等、番々可伺候由被仰、院中猶物忌、火急之氣云々、入夜頭中將書狀、明日射禮無參著將、早可參者、申可參由了、
十三日、天晴、未明雜人云、院已崩御、或說云、亥剋許御氣絕了、而被秘之間人不知云々、此間閭巷猶靜、爲聞實否令伺御所邊之間、車馬競馳程也、即着束帶先參關白殿、於押小路洞院大路奉逢御車、即下車參御共、（刑部卿在御共、）前駈衣冠布衣相交四五人、（此間已不取松明、）於六條殿門前仰云、禁裏定無人歟、汝早可參候、此由且可觸女房、常伺候雖可遣召者、即自庭上還出參內、（此間大將殿令參院給云々、）藏人次官親國着衣冠伺候、六位之外無人、且申此由兩御方、漸出來、辰終殿下大將殿御參內、令參御前給、即退下御直廬、御覽舊記等、（諒闇部類記、）此間聊供膳、左內兩府參入云々、不經程令參上給、於鬼間令謁兩相府給、頭亮奉行、此間事不委聞、大外記師直參入、被問先例、有勘申旨等、又被問師尙朝臣云々、人々云々說諒闇事一定也、被止音奏警蹕了、日御膳供□□殿下未被仰切、頭亮辨長房等被止音奏歟、同可止歟由雖存、未被仰左右、臨時祭賀茂祭四月諸社祭皆可止云々、遺詔崩奏御倚廬諒闇宜下等事未聞定日、此間殿上人等皆卷纓、頭亮殿上人皆可卷纓由示含、下官治承垂纓了、暫猶豫之間參御前之次、殿下仰云、殿上人皆可卷纓也者、仍卷之了、新藏人業家今日可隨□□昨日相示、被止警蹕者、定無此事歟、仍退出、人々云、御葬送明日重日如何如何、又云、女房二品、少輔光遠、範殿等、今曉出家云々、參五條綱、法主御臨終之儀更無違乱、夜前戌時許被奉

渡御佛、其後御念佛、遂如眠令終御云々、其時候御前人、本生房（大原）御室醍醐座主、殿下以能季朝臣被申仁和寺親王此間事云々、晡時又若束帶先參六條殿、謁齋院般富門院兩御方女房、今夕御入棺云々、即退出、秉燭之程參內、參御直廬、頭亮候御前、頭中將、中宮權亮等在宮殿上、頭中將可有警固召仰、左將不候參會尤宜、仍遣取細大刀笏等了、以官人令觸外記、權亮又俄參會、借用兄中將劒云々、此間刑部參入語云、御入棺今夜也、御葬送明後日、三ヶ日中有遺詔、亦日猶如何云々、其儀八葉御車密々可渡御、親々近習公卿已下步行可供奉、但給素服人、公卿、右府、右大將、藤中納言、定、坊門中納言、親、民部卿、左大辨、高三位、參、前大貳、範能、殿上人六人、親能、基範、教成、忠行、棟範、資賢、入棺役八人、親賢、親能、教成、範源法師、能運、業忠、資時入道、今一人不定云々、今夜參內之人皆卷纓、親經辨參入之後卷之、忠季朝臣一人垂纓、宗國朝臣直衣垂纓頗無便宜歟、亥時許太理若陣由官人告之、即自屏外伺見、光是數獻、光雅卿若横敷、此間院司仲經朝臣在門外、左衛門陣、閑路內、大外記師直相逢、還入若獻、申遺詔事歟、其詞不聞、退出之後、上卿召官人召職事、頭亮若膝突被奏事由歟、參御所返出、若獻還出、次又令召外記、大外記若獻還出、次召官人令召外記、六位外記立屏下、令召內豎令參入、仰可召諸衛由、內豎出同花門代召諸衛令參入、列立如恒、佐尉二列也、經蛆火外上臈官上卿後、右近中將忠季朝臣、左近少將、下官、左衛門尉、副屏立、右衛門權佐長房、左右兵衛尉立了、上卿問、各稱籍、其字不聞於名程、各卿問、上卿氣色、其詞不聞、忠季已下稱唯、右廻自上臈退出、今日以長房遺詔今夜可被奏由被申本所云々、依無日次也、警固之後不可着美服由可被宣下云々、今夜遺詔事葬司事不被申、尤可加其事歟由殿下被仰云々、今日被止音奏警蹕并日供膳垂御簾、來十九日可御倚廬、來月三四日之程自倚廬出御之後、可着諒闇之由風聞、同日可有初七日御誦經、可被始諒闇行事所云々、自今日御厨子所斷魚類了、殿上臺盤又同、

十四日、丙戌、朝後陰、中後小雨、午時許參院、人々多參入、法王御尊號後白河院云々、謁宰相中將云、諒闇物

具事等小々尋申、隨身、壺、丸緒鈍色、狩袴同之、太刀以下裝束無文、藍革身、物具同之、壺、黑漆可有置口、但只用隨身壺無難歟、弓、黑漆、壺紙如例、隨本府役時着位袍、殿上役着鶴波美、行幸之時着位袍闕腋平胡簶・黑漆、借六位衞府、最勝講出居或着橡人多、但下官着位袍了者、則退出參五條、仰云、今日又參院、去夜亥時有御入棺事、脂燭、親能、基範、役人、業忠、致成、忠行、資時入道、範綱能盛兩入道六人也、靜賢法印又在此所云々、明日葬送庇御車素服人々可供奉云々、今朝聞、素服夜前八人之外、右京大夫加年領也、實教卿、御笛師通親卿、宣陽門院執事歟、不入此内云々、後聞、不依此事、只漏人數了云々、三井寺弟宮、天王寺宮一腹、漏素服云々、自本有被仰旨云々、人々云、殷富門院御匣分、押小路、彼御後可爲宣上御領、宣陽門院、六條殿、長講堂已下庄々領、前齋院、大炊殿、白川常光院、北外御庄兩三被分奉云々、前齋宮、花園殿、仁和寺、法住寺殿、蓮華王院、六勝寺、鳥羽等、惣可爲公家御沙汰、即寶倉以下被付殿下御封云々、爲保出家、自餘大略虛言、

十五日、丁亥、天晴、風甚猛烈、巳時許參關白殿、午時許御共參六條殿、御直衣如例、令申入殷富門院御方給、右府被參、御對面良久之後御參内、頭亮已下職事等申事等粗聞之、今夜勅使事、頭亮所案二人也、而長房所持委細江記延久三人之由有所見、然者可有三人歟、仰云、火葬之時、殊依不意多可及度々、今度只可爲二人、頭中將、五位藏人長房、宮御方無官侍等着諒闇否事、基親卿安元宮司、着由申、又同卿申、宮御方可出鈍色几帳、於手者如本、帷改之、頭亮所覺悟安元御筆、御八講之時、上御局黑簾之内被出手、又几帳無謂之故不被出几帳、但此事一定不覺悟、内御方几帳白木手也、御祭祓事、於御祭者、穢限以後可令奉仕、御加持事、倚廬之間以前同之、不可有之、出御後可有之、殿上男女房素服事、公卿、左府、通親卿、不給本所素服、何不着乎、但私着心喪服者如何、自上不給、何事有乎、可做、能保卿、實教卿、公時卿、殿上人職事五人之外、忠季、信清、高能朝臣、範光朝臣、倚廬御裝束、安元光雅卿五位藏人、奉仕之、今度又五位藏人奉仕歟、光雅卿云、其次第只隨松殿仰了、私不存又不覺悟云々、秉燭以後、閭巷物忩、雜人奔走、下渡聽勤云々、今夜宿侍殿下御直廬、入夜頭中將參入、爲勅使也、

早行向彼邊、可待渡御之由殿下被仰、後使長房可參云
云、
十六日、陰晴、未後雨降、早旦下人等語云、夜前之儀、
亥時許出御、庇御車、下北面物六人取松明在御車前、
殿上人素服在御車邊、其次公卿相並步行、雜人狼藉、
路次見物之猥無其隙、僧等已前乘輿參儲云々、御前僧
十三口、加護摩師定也、勝賢、(護摩)澄憲、良緣、雅緣、寶
全、辨曉、公胤、禪雲、(護摩)行舜、寬舜、(護摩)仙雲、祐範、
聖覺、午時許御共參大炊殿退出、人々云、雅賢卿、經業
朝臣、爲保、光遠、範綱等出家、自餘虛言云々、
十七日、雨降未後晴、參院、未時被始講筵、長講堂內僧
座等如去年御逆修時、撤南廂御簾爲公卿座、大宮大納
言已下多參入、(布衣)申時許退出、參八條院皈家、御葬
送夜親盛公朝等出家云々、今日卿相人々相語云、內裏
給素服人、其日雖給以私日次着之、又御倚廬之間、或
着位袍、或着吉服、泰通卿安元給素服着吉服之由、自
被語之、

十八日、天晴、不出仕、
十九日、天晴、巳時參院、(衣冠)每日御講訖、人々退出程
也、初七日講筵不被始巳前、被立御誦經使、隆信朝臣、
(蓮華王院)基宗朝臣、成家朝臣、(最勝寺)公淸朝臣、(寶莊嚴院)信雅朝
臣、行房、經高、(紀伊守、延曆寺)今日公卿以下卷纓垂纓樣々也、
其內成經卿親賢等垂纓、(於公卿者、參他所時不發定事也、親賢獨留之間、衛府尤無謂歟)素
服人々或着之、或未着、通親卿着鈍色直衣指貫、心喪
服云々、御隨身近武裝束顏色淺、下﨟可然由存歟、教
佐着例黑色、漸及未時、散花机忽無之、仍遣取最勝光院
之間、時刻推移、公卿濟々焉、不被講筵退出、未時許參
內、(束帶)伺見倚廬、(束對)今日帶弓箭、(於倚廬以後者、不可取弓箭也、此事以後、雖醫固)
(不可帶弓箭之由、大將殿々被仰、又直衣同不可着、只以衣冠可爲宿衣由同被仰、但不知其子細也、)相次參大將
殿、見參之後、入夜皈參內、上卿(大宮大納言)參陣、被立御誦
經使之間也、渡御倚廬、亥時云々、頭中將帶弓箭伺候、
無指役身伺候還有憚、仍退出、殿下自昨日御宿也、今
日不被付御物忌云々、院御所付之、立物忌簡、
廿日、天晴、辰時參院、俄而被始懺法、(先揚杖)訖被承御小

十九

袖、公卿已下取之、[及伊輔朝臣、]每日有此事、[十七日御衣、十八日御袈裟、十九日御衣、]即退出、今日有結縁經沙汰、卿相以下近臣邊、[下官不入其內、]巳時參五條殿、入夜皈蓬、

廿一日、晴陰、未後雨降、參院、每日御講始之間、退出參內、參大將殿、此間聊御風氣云々、參大炊殿、入夜皈廬、

廿二日、朝間雨降、午後晴、不出行、少輔入道來談、

廿三日、天晴、參院、[布衣、]朝御懺法訖、被引御帷、[御汗取、]殿上人及伊輔朝臣、即參齋院御方、相次參七條院、又參八條院、午時許皈家、參五條殿、昏皈、

廿四日、天晴、參院、朝懺法了、被率御馬、[北面衛府二人、隨從僧綱取、]每日講以前退出、一品經人數內入道殿令入給、其由申了、未時許參內、[束帶、]參大將殿之處、御出了[九條殿、]云々、即皈參、與信清、範光、長房等着臺盤、[倚廬殿上、以南爲奧西上、不用例敷、以土器居之、]其後頭亮藏人權大夫等參入、昏退出、藏人範孝語云、入御倚廬之儀、例御直衣出御東向妻戶、御路筵道等如恒、頭亮取脂燭、頭中將取璽、權亮取御劍、他人不供奉、其後公卿殿上人相引向東車寄門、南上東面列立、各着素服、[布袍、下襲、]束帶之上着之、公卿還着陣座殿上、其後分散云々、

廿五日、丁酉、自夜雨降、終日不止、午時許小弼息大夫來、相具參大炊殿、令謁女房中入退出、參大將殿、見參移漏、昏皈家、

廿六日、終夜今朝猶雨降、辰後休、早旦參院、懺法之次被引扇紙、[不及殿上人、]次有例講、布施及下官事、了即退出、參五條入道殿、令參院給了、昏御退出、[羽林同車、]殿上人布施及彔定云々、素服人々、每七日裝束之上着素服、[狀布件也、]雖中今日他人不坐、入道殿猶御座其中云々、

廿七日、天晴、午終參院、小時有例講、公卿八人、已下取布施及下官、明日有臨時御佛事、靜賢法師所營云々、相次參八條院、昏皈家、

廿八日、天晴、早旦參院、有臨時御佛事、導師良縁法印、眞言供養了、公卿已下取布施、[都合卅六、]事了退出、參五條殿、今日日次宜、仍密々先着諒闇[衣、指貫、都許也、]

戌時向坤着之、兩所見參以後、皈家脫之、

廿九日、天晴、早旦參院、（例布衣、）懺法之次被引御遺物、（番匠歟、）公卿不取、以預直置倚前、即退出、午時相具弼大夫參殿下、（此間御念誦云々、）大將殿ー昨日御風氣之由女房告之、乍驚馳參、不見參、謁女房退出、參內、又皈參、相具俊基皈廬、今日於內裏源少納言云、延長例、九月廿九日崩御、十月侍臣不改夏衣皆卷纓、其夜御入棺者、今度若不可更衣歟、如予案者、彼下旬也、御入棺日也、是十三日崩御、非以後也、明日冬衣不可然歟、橡袍若夏染衣可出仕由存云々、自重事、兩貫首未思得云々、（藏人範孝所謂也、）於非職者染衣宜歟、入夜參大將殿、深更自內裏退出、

○四月

一日、壬寅、天陰入夜雨降、午時許參院、（布衣用夏帶、他人如此、）講筵丁取布施、（不當其內、）親宗定輔卿等着諒闇、即退出、

二日、癸卯、通夜雨降、終日不休、未時許參院、（束帶、吉服、）夏布施之間遂（不及殿上人、）即退出、參內、（御細劔、）供本殿御裝束之間也、撤本御簾懸蘆簾、（有鈍色布緣、有冒額、）鉤鈍色丸緒、御帳鈍色、御障子等皆張改、（馬形御障子同之、）此間上卿大宮納言着陣、被定御齋會事云々、於蓮花王院可被行、（御四十九日也、）小時參大將殿、（二條堀川、）御不例猶不尋常由被仰、此間風雨相交、天如正晚景、以雨隙皈參內、秉燭以後良久、內覽外記皈參云々、上卿着倚廬殿上、親國可脫素服由仰云々、（不委聞、）即相引向北陣脫之、皈參、（上卿被着殿上之間、左金吾藤相公在立蔀之外、於北陣先如一日着之、即脫之、公卿料識人傳之、脫時又給之、殿上人出納取之、只若抱許、偏如小忌云々、頭中將并忠季光綱雖給素服、依無日次不着、今夜不列、）日來給素服人、其日雖着之、稱先例只着例吉服出仕也、殿下仰云、此事更不可然、給素服着之後、爭着吉服哉、雖先例、雖故實、不可用事歟者、尋常之說、着素服之後着諒闇裝束、（橡宜下以前着位袍云々、）又左金吾着心喪直衣出仕之後、更着吉束帶參內、天下之不思議之由、殿下被仰也、以此仰趣案之、忠季朝臣存此儀歟、遂不着云々、次撤倚廬御裝束、（先着御歟、不委聞、忠季朝臣奉仕御裝束、本御服チタヽミ置云々、）被改御裝束ハ、例橡御袍御衣、鈍色御袴、（廿子色、）御引直衣之由也、昨日內藏寮月次御服不進此、改召御服、（即今月初所進也、）着御了有御禊、於倚廬東庭有此儀、（不委見、宮主座在庭中、撤本立蔀也、）依雨聊休、爲晴儀、頭中將陪

膳、此間權亮出自御所、帶弓箭纓飯參、下官同着之、次退御、頭中將取盤、當時以盤爲先也、忠季取御劍、頭亮取脂燭云云、殿下御直衣令候給、晩頭御參、少納言在御共、頭中將取盤、不帶弓箭、後云、勤御陪膳間、無假不帶之、依有事恐不伺見、入御以後、權亮下官長房等、各取弓向陣方、頭亮仰解陣由於上卿、太理在奧座、上卿移端座、召官人令召外記、召諸衛、諸衛參入、人數如警固、名謁又如恒、稱唯右廻退出、下官撤弓箭纓劍、供朝夕御膳、藏人今夜相觸也、御臺盤黑漆無蒔、御座平座敷席、有御脇息圓座、土器用黑漆合子高盛御さは器等、土器如恒、不奏御膳、不警蹕、内侍鳴扇如例、今夜不召男共、雖不聞憚由、藏人令服之間、只示氣色也、夕御膳了、參宮御方、謁女房、今夜令昇御云々、殿下此間御退出、深更飯盧、雨如注、今夜被下橡宣旨云々、太理同承之、晝御座、御疊鈍色縁、御茵同色、御劍如恒、御硯宮黑漆、棚不置管絃具、殿上撤御倚子、其跡敷菅圓座、臺盤黑漆、無圍棊等盤、

三日、朝間雨灑、午後晴、參五條、未時許參院、被始講筵之間也、公卿濟々、布施不及殿上人、即退出、昨今人人多着諒闇、入夜參内宿仕、明日御物忌、陪膳藏人業家所語也、此藏人此事以前初參、次第延引來也、去夜欲隨事之處、安德天皇御時藏人經泰如此、爲身爲世不吉、仍明日隨之云々、

四日、天晴、巳時許上格子、巳後供御膳、了退出參大將殿、即飯盧、午時許右羽林同乘參院、冬衣冠、三七日也、小時被始講筵、内府已下十二人着座、導師公胤、事了取布施、員數如例、殿上人隆保朝臣已上二反取之、依人數少也、即退出、諒闇平緒組出了、今日兼宗、成定、雅行朝臣、冬衣冠垂纓、下官兄弟卷纓、顯家夏束帶、卷纓、隆保同之、已上吉服、經仲、兼定、諒闇束帶、公卿大略諒闇、束帶直衣相交、

五日、天陰雨間灑、未時許參六條殿、講筵始後退出、公卿十三人參、來八日二品可被修御佛事、又可有結緣經供養、

六日、天晴、午時許參大炊殿、謁女房、參大將殿、猶不快由被仰、相次參内、又陪膳、昨日兼宗中將番被示付

之、参宮御方、頭亮藏人佐等着橡、右大辨藏人頭亮等未着之、殿下女房云、亮闇御裝束等兼日被調儲、私不吉時一日之内調之也、於公事者不然云々、
七日、晴陰、午時許雷鳴風烈雨容、潔齋沐浴、不出仕、
八日、天晴、早旦参院、懺法了後也、有臨時御佛事、三品即被始、(公胤導師、大日如來、)公卿以下取布施、殿上人數反逝之、次有結緣經供養、不相待退出、今日始着亮闇布衣、着坐(生カ)指貫、(指黒漆野劍、)入道殿御命云、祭以前着冬指貫、但今年無祭、入夏之後、初着諒闇、何可調冬指貫哉、即調給生指貫、仍着之、但去三日行房着之、諸人嘲之云々、
九日、天晴、辰時着束帶(橡袍黒平、)参六條殿、坊門中納言御佛事也、巳時許布施了各退出、即参内、(殿下自夜前御参宿、)頭亮云、廿五日遊花王院御齋會度者御誦經使、先々多少將勤之、他人不参者可勤者、相次参大將殿、不見参、申御齋會舊記等見之、度者御誦經使多着橡、先達皆難之、位袍宜由多注之、
十日、天晴、早旦参内、(殿下御共、)已令退出給了、仍馳参大炊殿、仰云、可飯参也、暫可候、仍日臘頭亮参入、語云、今日御退出、依如意寶珠事也、件寶珠佛在世之物也、弘法大師傳我朝給、在醍醐某僧正之時、進白河院、(追從歟、)白河院傳給鳥羽院、鳥羽院御時恩寵之餘預給家成卿、件卿不令知妻子、安置靈山堂、薨逝之後、自院被召返之處、後家中不知由、逆鱗付廷尉可被責出被仰、仍致種種祈請之處、經箱底有書付物、示其所、仍掘出所進也、其後被安置勝光明院寶藏、而法皇御時、義顯事時、以勝賢僧正、以件珠爲本尊、被行如意寶珠法、其事嚴重無爲、仍年來預給件僧正、去冬又有此法、而正月七日結願了云々、殿下開召此事、一昨日以下官令迎取給、若醍醐者可向之由被仰、仍具數(親カ)引替向彼僧正許之處、在此房、仍取出所奉也、同車参入、今日殿下御同車、藏人忠綱持之参御車下、入御以後、被安置南面中間、(赤塗子如際子帳也、)置机忽供香花、澁板敷、女房等皆被出凝殿内了、彼僧正依召参入、可被開拜云々、此僧正依紊服人不参内、仍有御退出也、僧正若被奉聴者、殿下於內裏令

開給、主上可御覽　但可隨僧正申也、巳時許僧正參入、
數刻無御出、親經辨申御齋會事等、蓮花王院、僧可坐佛前半
板敷、公卿可坐簀子云々、度者使可經其前、此間以宣不被勘寶珠
返納日、可安置將光明院、申云、十三日吉也、而不開倉日也、雖有
先例、爲公家御沙汰、始被開度、尤可被避十四日吉也、
而文云、不收金錢日也、五月節已後、又可被避歟、重復
日又可被避歟、仰云、　不開倉日尤可避、但先例何様乎、申云、先例只尋常時
粗有其例、於初度者無便宜、　收金錢事限金歟、將謂重寶歟、　是雖非金
錢、粗有相交事、爲之如何、重復日尤可避、五月節又如
何、申云、五月節殊可被避、如斟酌者、　乙日不收金錢、
乙木也、金金也、依相剋日有此謂歟、然者雖重寶、非正
金者、有何事乎、仰依請、又以頭亮可被送、但觸右府、
相親院司一人可令催進之由被仰、爲親人也、於御倉者、藏司
可開之云々、最勝講八月可行云々、人々退出、　御出猶
遲、依窮屈退出、休息之後皈參、晡御參內、寶珠厨子在頭御車口、
亮相具藏人等儲御口、忠綱非藏人有兼等舁之扈從、北
後參宮御方、相次參大將殿、　見參之間、入夜退出、　今

日仰云、右大將裝束於院見歟、申云、不委見候、若烏帽
子着重服袍云々、尤希異事歟、如何云々、
十一日、天晴、未時參院、束帶、即被始四七日御講、事了
布施如例、及五位、　公卿十三人參入、行房、遠江、仲房、民部大
輔、爲堂童子、即退出、不參他所、垂纓、顯家、卷纓、已下吉
服束帶多、基宗、仲經、冬衣冠、兼宗、實保、但濃物下襲、　信濟
朝臣、橡束帶、今日聞、智惠光院宮僧都　二條院息子さ號人也、　自去
八日頓病、脚氣歟云々、昨日薨逝云々、年廿九、法器之人也、
十二日、天晴、辰時許參院、束帶、他人皆布衣、　早旦章玄法印佛事
了云々、次範能卿佛事、公卿已下取布施事如例、　導師
三十、請僧口別十、事了退出、參八條院、　未時皈遂、殿
下去夜渡御九條殿、路次令渡八條院給云々、
十三日、天陰、辰後雨降、通夜不止、　病氣不快不出仕、
殿下今夕還御大炊殿、
十四日、自曉雨止朝後晴、心神猶不快、脚氣之所致歟、
不出仕、
十五日、天晴、猷闍梨來、晝參五條殿、　入夜參大將殿、

昨日令渡北小路東洞院信業後家之屋給、被渡御物氣云々、即退出、參八條院、狛宮遺跡牢籠不便云々、戒親王之貧佞也、不便云々、今夜閑、殿下可令渡右府五條亭給云々、

十六日、天晴、今夜月蝕也、月明天晴、臨曉頗現云々、

十七日、天晴、早旦參院、(布衣、)定勝法眼御佛事也、取布施退出、相次參大將殿、見參之間、刑部參會、移漏退出給、御歌一卷即和進之、

十八日、天晴、巳時許參大炊殿、午終御參內、與刑部在御共、此次右羽林被示付陪膳番、(所勞籠居、)物忌之間、又語左京大夫令勤之、即御共參六條殿、今日右府被修御佛事、佛、(中丈六、)導師澄憲被相待殿下御參云々、令入宮達聽聞所給、講筵之後、有布施、過差古今無比類歟、導師布施五十六、請僧廿五、請僧一口之外、不引直送之、(密有傾人云々、背尋常之分限歟、)次有例五七日御講、殿下猶御聽聞、取布施如先、講了後仁和寺宮御對面、(使脫力)秉燭以後還御九條殿、窮屈失度、今日御誦經、依公家御衰日被止、明日可被立云々、此間天變屢示、熒惑犯右賓(執法)坊、(不知北字、)月蝕又正見、司天等怖立、仍北斗御修法猶可延修歟由、光綱於院申者、被仰可然由、明日可有平座吉書等云々、

十九日、天晴、申時許晴雨濕、依窮屈不出仕、殿下御參內云々、舊院御誦經使今日被立云々、參五條殿、皈家、

廿日、天晴、早旦着衣冠參六條殿、講筵三座、(敎成朝臣、光遍法師、清成等也、)二座取布施退出、參大將殿、見參之後參八條院、又皈參六條殿、殷富門院御佛事也、導師澄憲申斜講了、有布施、講師卅歟、請僧七、公卿十五人、(左府已下也、大臣踏指貫中、被取布施、經高手長、)大納言二人、(實家、實宗、)請僧布施皆引之、事了退出、曉鐘之後、南方有火、六條坊門萬里小路文義宅也、雖非近、參大將殿退出、

廿一日、天晴、辰時許參院、(束帶、)仁和寺宮御佛事也、講師澄憲、公卿已下取布施退出、參大將殿、見參之後皈參、宣陽門院御佛事、又取布施、法眼請僧皆悉被引、申時許退出、右府今度被取布施、人々殊多、

廿二日、天晴、巳時參院、右京大夫御佛事、布施之後

退出、今日四ヶ座云々、午時許束帶參大炊殿、先是向六角鬪申大尼上、多被談古事等、師輔大納言女、崇德院典侍、重通大納言室、殿下此間御脚氣不快云々、鬪女房退出、參內勤陪膳、隆雅朝臣一昨日所示付也、

廿三日、天陰時々雨灑、未時許參大將殿、即退出、參六條殿、曼陀羅供始了後也、讃衆卅人、僧綱六人、凡僧、聖公胤相交、公卿着弘庇座、中納言已下對座、坐、行房親長取上﨟座云々、事了大臣已下取布施、殿上人數反取之、參入公卿、左大臣、內大臣、藤大納言、新大納言、左衞門督、權中納言、平中納言、右衞門督、別當、大宮權大夫、治部卿、六條三位、左三位中將、修理大夫、右近中將伊輔爲度者使、橡袍、經公卿座中、存北座前之儀歟、就講師右、先取上﨟、仰度者之後、經本路退皈、付所使自簀子可進歟、左近少將隆保爲御誦經使、橡袍、伊輔一家、雖公卿不着位袍、此少將如何事歟、

廿四日、雨降不出行、

廿五日、天晴、蓮花王院七々御齋會日也、關白殿可令參給云々、仍先參大炊殿之間、於途中聞御出止了由、即退皈、參院、朝間三座了云々、アヤ宮右大將、六七日御講未被始、御齋會以後、公卿已下相引可參云々、仍退出參大將殿、見參之次、有被仰事等、人々云、隆保謀叛、自關東上洛、去月廿日之比、依所勞乘輿被下向、以彼便有示送事等云々、今日左武衞參入、參內々御方、以御書有被申殿下事等云々、皈參六條殿、六七日講了、有布施、又有佛事、最勝寺ゝゝ云僧打梨、入夜取布施、退出、今日御齋會、度者使右少將雅行、御誦經使同少將滿通、共着橡云々、宗國相具隨身、令持細太刀、參六條殿、御齋會次歟、

廿六日、天晴、早旦參六條殿、衣冠、成經卿公朝法師等修御佛事、各取布施、次聖護院宮御佛事、又取布施、殿上人衣冠布衣相交、人云、安元御齋會度者使定能卿着位袍、御誦經使通資卿着橡云々、雅行追其例歟、於御誦經使者非府役、度者必可着位袍云々、參御齋會公卿十四人、左方殿上人上官等相交、右方公卿行香、此外殿上人無所役云々、殿上人不取布施云々、嘉承三年六月十八日中右記云、今日殿上辨官三人、左中辨長忠位

袍、權辨爲隆、左少辨雅兼橡袍如何、就中權辨行事也、
治部卿云 猶行事辨可着位袍歟、先例或位袍或橡云々、
此事可尋知者、雅行朝臣袍此儀歟、
廿七日、晴陰未後雨降、午後參內、相次參大炊殿、頭亮
已下職事權辨等參會、申事等殊多、御齋會領狀、不參殿
上人廿人許、召取請文、可問子細由、頭亮奉之云々、下
官無催、隨不參由示了、行香殿上人不足之間、 上官相
交不當云々、申時許淩雨退出、 改着布衣參大將殿、又
參八條院、入夜皈家、今日山法親王左金吾定康法師等
御佛事云々、
廿八日、 通夜雨降、 今朝進水精念珠十二於前齋院御
方、參五條殿、晡參大炊殿、雨殊甚、 御參內止了、入夜
淩雨參內、問陪膳闕由仍勤了、參宮御方退出、
廿九日、通夜雨降、終日陰、午時許參大炊殿、御出如例
遲々移時刻、 晚頭權辨吉服、參入、中役夫工事等、日入
之後御參內、 與宗國少將參御共、即退出、改着布衣參
六條殿、宣陽門院初御幸也、即被寄御車間也、 寄殿
西面西織戸中門內也、騎馬供奉、 其路出西織戸中門、
更經西中門南庭幷東中門、出洞院面四脚楊梅東行、已經
南庭、御車何不寄南面乎、於土御門列立如恒、取松明、雖具劔人々不帶、若
半靴鞍、依夜陰用破損黑鞍、公卿、左金吾、太理、參議、
光雅、寳敎、成經卿、殿上人、基宗、成定、通宗、成家、仲
經、公淸、行輔、親長、有通、淸長、御車寄奉行之、出車事、曉鐘之程還
御如前、成定還電、即退出、窮屈失度、今日齋院、齋宮、仁和
寺御弟子法親王御佛事、衣冠布衣相交云々、
卅日、終日雨降、午時許參六條殿、八條院御佛事也、殿
上人殊以不參、朝參布衣之聚多云々、 素服公卿等許、
定殷富宣陽兩院御佛事日、布衣不交、諸親王御佛事布
衣冠相交、 今日冠殿上人員數少、請僧二口許、布施還
之、其殘可送遣歟、將可加布衣人歟、 右中辨以此由示
合盛寳朝臣、自本坊參入行事、申云、左右可在議定、但布衣人交
之條、强非所御沙汰歟、布施不被融之條、 今度御佛事
之內、貴所布施無不被融之例、爲之如何、又來云、尤可
然、加布衣可被融也、近日月來之間、 院中之狂人兒女

子之體、彼院御邊有勝事等、於事嗷々、不足言之體見形勢、今日故者布衣朝參、大略早出了、見事躰、密有鬱憤之思、下官示合保盛隆信等朝臣云、布施被融之條尤可然、但兩女院已布衣不交、諸親王之時相交、而今日被交布衣人、其人數多者尤可爲至要、朝參之體皆早出、被拘留布衣、纔五六人被加無詮歟、只今伺候人々、多是本所格勤之體歟、且勵私志數反運營、何事在哉、猶不可被加布衣歟、當座人々甘心、盛實朝臣即觸右中辨、布衣人分退出了、講筵了數反取布施、法服鈍色請僧十二口被融、布衣口別十、其物尤美、公卿皆悉直衣、無布衣人、知物由之心歟、殿上人所存甚奇恠也、着冠殿上人、保盛、隆信、盛實、雅行、成家、下官、爲賴、定忠、範光、光親、範經、仲房計也、範經、仲房、堂童子、公卿、通親、泰通、親宗、隆房、雅長、實教、光雅、成經、泰經、素服、季能、經家、公衡、定輔卿也、事了退出、參大將殿、見參之間、入夜歸廬、

○五月

一日、壬申、天猶陰雨不止、前右大將御佛事云々、依窮屈不出仕、修明、導師公顯僧正、布施被物二十、白腐綾、平絹袷、衣、例布施一、錦一枝、横被歟、綾三十疋、六白綾一懸子、絹三百疋、甘結下襲、白布百段、十結、紺布、同上、藍摺、同上、請僧鈍色被物五重、平絹、例布施絹百疋、白布百段、藍摺百段、導師鷹牙三百、請僧百云々、參入公卿、實家、定能、通親、親信、經房、泰通、親宗、隆房、兼光、能保、雅長、實教、光雅、定長、成經、泰經、顯信、季能、季經、經家、公衡、定輔卿、殿上人、見出仕四十餘人云々、或人云、今日出仕人有夾名、可送閑來云云、賢者奔營、

二日、癸酉、天晴、午時又雨降、小雷鳴、未後更雨、午時許參脩院、束帶、俄而被始講筵、澄憲爲導師、六十僧着堂中座、七僧在檻欄內、公卿着弘庇座、北上、依座狹又着南緣座、參入公卿、除素服十九人、左內兩府、大納言三人、實家、實宗、忠良、中納言五人、通親、泰通、親宗、隆房、兼光、參議四人、雅長、光雅、實教、成經、三位、顯信、季經、經家、公衡、定輔五人、雅長卿五人在南緣、東上、卿相座定後、僧等着座、昇自正面階如恒、堂童子六人賦撤花筥、左方、行房、親長、顯經、右方、清信、親家、有通、

今日公家無度者御誦經使、說法了有行香、及平中納言、藏人少內記親俊取火蛆、次引布施、雖素服束帶人人、公卿已下相交取之、三相府五位院司手長、雅房、清長、經高等也、被物十重、公卿取之、裹物已下十三人、殿上人取之、次七僧布施、被物各一重、例布施一、公卿一人、殿上人一人取之、下官取隆房卿綾裹物、避辨曉前即退出、依爲御誦經使向尾田祗、下車跪、以小使令付御誦經物、即乘車皈家、今日公卿不帶劍笏、兼宗中將事次云、於御誦經使非本府役、可着橡、於度者者必可着位袍、雅行少將橡尤不審也、又云、最勝講、仁王會、季御讀經等出居、雖御殿猶可着位袍歟、下官所案如此、昏黑改着布衣參六條殿、被寄殷富門院御車間也、即騎馬六條西行、猪隈北行、御幸泰經卿家、公卿、隆房、雅隆、光雅、經家、公衡、定輔卿、殿上人、隆信、成定、伊輔、雅行、顯兼、下官、長俊、隆經、隆雅、保家朝臣等也、入御之後退出、雖欲參會齋院御共、已出御了、仍自六條殿退出、宜陽門院今夜御幸左金吾中院亭、明日還御云々、齋院遷御戸部吉田、殿上人騎馬供奉云々、下官獻出車了、基宗兄弟今夜帶劍、

建久七年

○二月

廿二日、天晴、藏人大進、來月一日大臣殿可有和歌、松不改色、願狀了、

○三月

一日、天晴、午時參內大臣殿、御共參大炊殿、今日大臣之後初度御作文和歌云々、即退出、入夜歸參、詩講始後也、公卿中宮太夫以下濟々云々、中將殿初接文埸給、依殊召中將殿、右大辨、藏人辨着公卿座末、殿上人有家朝臣之外、辨官等也、事了置和歌、季經卿、隆信朝臣、予、保季等在此列、心中無興、祝歌彌不堪無術、今朝中入道殿受歌也、歌講未始之前、殿下御參內、予雖置歌不參講席、深更事了、御共參北小路殿退出、歌題松不改色云々、殿下今夜渡御九條殿云々、

廿六日、天晴、賭射也、（此間略之、）座定後、左大將殿揖起座、令出幔門給、次右大將又同被出、左大將殿令過給、每度予動座、伊輔又同出居動座、御前不可然之由、源亞相被加難云々、事次申處被仰云、除目執筆大臣候御前時、殿下御着座之時、去座下簀子、家禮不寄御前歟、已無其恐、仍動座也、

○四月

（缺闕）

今朝訪右中辨、返事云、昨日一通遣了云々、心操落居、爲人不服惡人也、又才幹也、今如此、可哀、

十四日、天晴、未時許艮方有火、白河方也、仍馳參聖護院宮、艮方火也、東岡寺邊云々、治部卿仲經朝臣等以前參候宮、令謁人々給、即入見參之間、火又付北方齋堂、（甚遠、風之所爲也、）公國中將家北隣云々、本所滅了、風巽風也、仍此宮無恐、坊門中納言參入、予退出、以使者訪民部卿、參勘解由小路殿、中時許歸家、後聞、後火六角左衛門督墓所堂燒亡了云々、按察并金吾兩人墓所也、不便不便、

十五日、天晴、可除服出仕由頻被仰、不擇日次今日除服了、明日姫宮准后云々、吉富庄有種々所課等、未時許參大炊殿、顯亮祗候、語云、今日仲賴解官之由宣下了、又藏人邦季被追爵了、其替前大將吹擧熱田宮司等黨、稱中條藏人、去年令前驅所被參內物云々、仲賴被召陣、檢非違使給之、可令候獄負廳云々、又申明日准后間事等退出、入夜退出、參大臣殿、俄而源侍從參、語云、仲賴只今參陣、檢非違使請取了、布衣參冷泉油小路陣口、檢非違使三人於左衛門陣承仰、（頭亮仰之、）自二條町出冷泉西、給打立油小路辻、（有隨兵等、）二人乍乘立、能宗一人下馬、仲賴自小家出向、能宗示近可寄由、步寄、又早可乘馬由示之、令乘油小路北行、檢非違使馬前令打云云、樂盡悲來、人界之習可悲、（仲賴猶付入道被召、爲彼沙汰所召進云々、）禰門頭兵衛督等閉門云々、又□□云、一昨日番長依紲於別當門狂亂之間、給檢非違使、□依、行者狠藉事、令問註之間、重有此事云々、

十六日、天晴、今日姫宮准后云々、

十七日、陰、申後雨降、參大炊殿、相次參大臣殿、有家
朝臣參會、見參之次、御賀茂詣一員次將裝束事伺了、
仰云、更不可替例殿上人歟、又申云、行列何様候乎、仰
云、在上官前歟、車事以右爲上﨟、馬助在左、近衛將在
右歟、藏人知範申云、雅行中將朔日不出仕、四日始參
內、着白重、自云、白重不可寄朔日出仕、雖後日着之出
仕、無憚候由所存也者、仰云、於公卿者、不依朔日着
否、灌佛之時所着也、於殿上人者、委不知、知範又云、
忠口（闕カ）云、故入道左府經宗、說、又如雅行中將說、當左府
又存此由云々、有家朝臣申云、先年爲少納言之時、闕
儲白重、朔日俄頓病不出仕、三日坊門大納言爲參議
被申行政、少納言闕如、依被相語欲參之處、染重不闕
儲之間、朔日不出仕、若白重之條如何之由、父入道尋
中山內府並雅賴卿之處、朔日不出仕者、白重不可然歟
由各示之、依其日不出仕、所詮可依人意歟、但後日不
着、猶穩便之儀也、可爲先此說耳、刑部卿參入、中世間
雜談等、新日吉近日有蛇、男一人隨其蛇、吐種々狂言、
稱蛇託宣、又云、後白河院後身也云々、此事不便、暫送
狀進之云々、殿下仰云、是可追拂事也、故院甚見苦事
也、又天王寺舍利如鱗（或誤入）介ハヒアリキ給、人又口口口云
云、仲綱事不勘罪名、非及傷殺害、勘罪名之事已可輕、
但又勝事奇特也、何無左右所被召誡也、下部等モ夜放
可解劍之由稱之令解云々、二人依馬左右口、於廊令
脫裝束、當時白衣在近邊小宅云々、殿下仰云、騎馬條
尤非也、可令乘車也者、御覽宇治左府御記次仰云、賀
茂詣之時、尩弱公達等四五人、頗追前人喞唼此事、委
分別註之給、或云、追ハ是也、頻ハ非也、或云、追前事
喞唼可然、或云、前事可用意歟、至源基能者、今案基能
長官雅重子行宗三位孫侍從宰相基平曾孫也、追前事
不可有雜云々、口口（今夜カ）口口、口口（拜賀カ）宰相中將兼宗、口口、
十八日、天晴、稲荷祭之間、雜人打破頭云々、是恒事
也、巳時許天王寺宮遂薨給云々、日來腫物、
十九日、參大炊殿、退出、
廿日、天晴、自殿俄有召、馳參之間、御出了云々、追參

令冷泉西洞院邊、御共參内、着衣冠、除服以後未參内、雖日次不宜、依御共宿衣參、中
時許御退出、有御馬御覽以前歸家、
廿一日、天晴、未時參大臣殿、御出遲々間、暫參内、今日
始東御、依陪膳闕、雖御物忌殊不固之由、藏人相示令勤仕
候也、勤了歸參、申終令參大炊殿給、御束帶、秉燭之程令參
八條殿給、一品宮今夜御入内也、先是被寄出車了、三
兩寄西面、二兩寄東面、件二兩未寄、可沙汰寄由、長經
朝臣示之、非可然人有恐歟由、再三雖相示、猶頻勸之、
依諸丁寄二兩了、先立屛風、次開戸上簾、次引懸壁、次
又立屛風退、女房乘了、自内被告之時、令引車、次寄今
一兩、同先一車五車也、出車、高倉中納言、二位宰相、中宮權
大夫、勘解三位、大藏卿等云々、次寄御車、取松明出南
庭、長經朝臣付轅、大臣殿令寄御車給、公卿列立、右大
將、源中納言、藤宰相、左大辨、新宰相中將、能宗、頭亮
等立、予即自門騎馬、洞院北行、三條西行、油小路北
行、入御西門、於門外取炬火、列立如恒、殿上人雅行朝
臣、成家朝臣、信清朝臣、宗國朝臣、隆衡朝臣、知光、

奉行長兼、朝經、宗方、資宣、資家、有雅等也、寄御車訖分
散、即大臣殿御退出、參御共歸家、□□□歸參、八條院
女房料獻出車了、女院今夜御幸室町亭、賴範卿後家家、八條殿
有例夢、神借之由、雜人等稱之云々、恒事也如何々々、
廿二日、天晴、申時許參殿、相次參勘解殿、昏黑參内、
俄而平中納言參入、相尋諸衞之處、將佐不參、此間藏
人大進參入、相議喚出藏人、右近兼範即出來、上卿□
□□□□官人尋職事、大進長兼昇奥座坐上卿前、作立昇上卿東ニ
向、申樣固由、大進退下、參御所還來、仰開食由還出、
上卿移着端座、召官人令置膝突、召外記、六位外記參、
問諸衞具否、外記申之退、次令召諸衞、諸衞入日華門
代、予取笏帶劔、進立上卿後程柱ノ筋程、右近將監兼範帶弓箭如例
經後立予艮方、左右衞門兵衞等尉各經後立了、上卿問
云、誰ゾ、各稱籍、ヒダンノチカイマモリノツカサくノ
カンノスナイスケ藤原定家、上卿座ニホノカニ聞ル程微音ミギノチカイマモリノ
ツカサノマツコトビト藤原兼範、以下大略稱□□、上
卿仰云、賀茂の祭せむとするがために、あとのまゝ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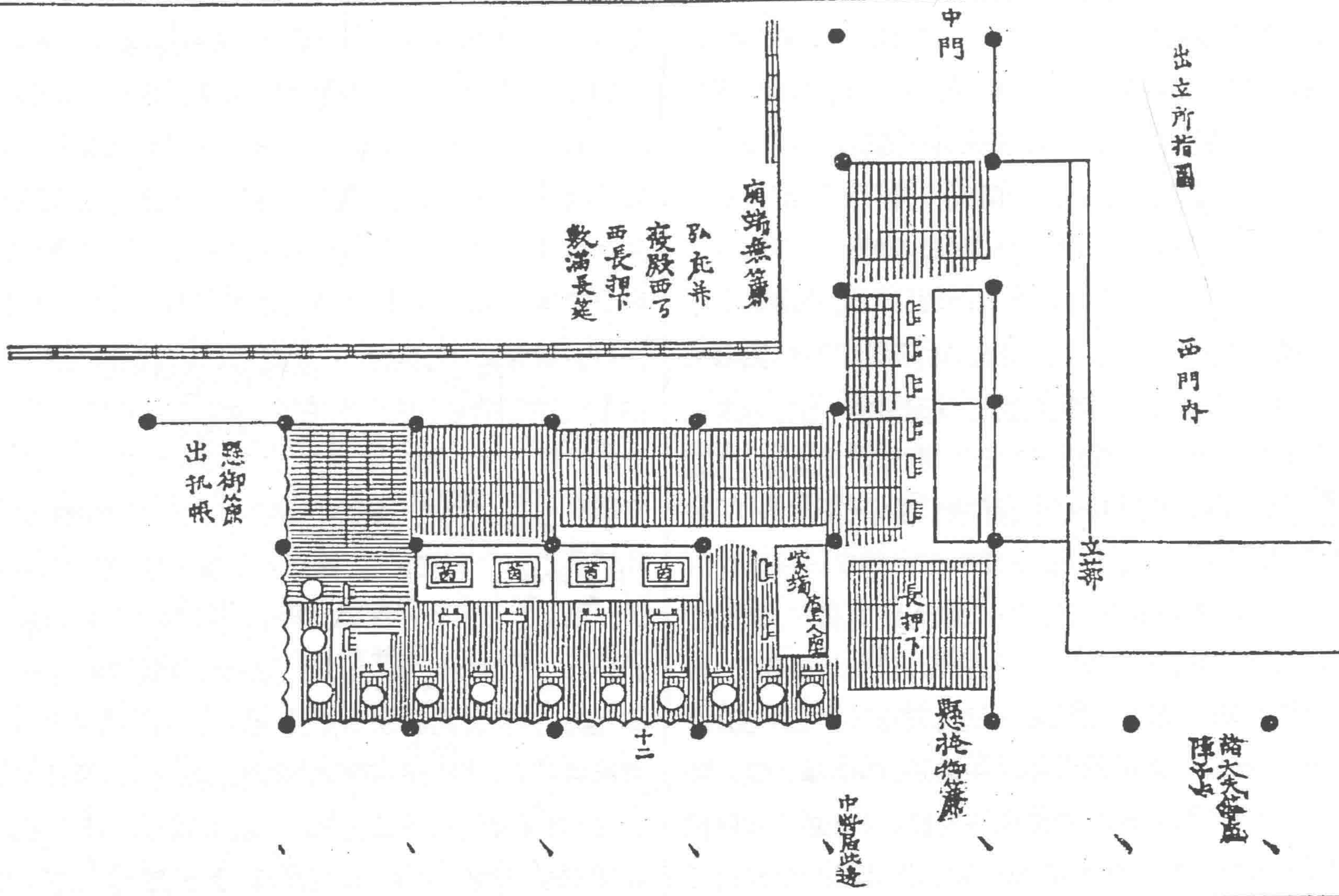
かためまもりまつれ、（幽閑程、）予以下稱唯、右回退出、於弓場殿邊卷纓、依暗不及帶弓箭、即退出、亥時許有火、三條烏丸云々、即滅了、

廿三日、陰、巳後雨降、巳時着束帶、（卷纓、相具弓箭、老懸ヲ箭ノイタツキニ結付、）隨身二藍袴、萠木紅梅袙着之、牛童、（今着薄色、若紺帷、依略不着袙、）參大炊殿、車即女房見物出車料獻了、（今朝自殿給黑牛懸之、）又舊車送宮女房許了、（今年宮女房不被見物、仍密々借之、）人々未參、左中辨一人伺候、（御前也、被人辨可勤仕、所勞猶不尋常、不扶得勞事、）內大臣殿今朝御坐御裝束之間也、（蘇芳御下襲（文ミヘタスキ）、同半臂、例表袴、）自殿下御方、以女房被申云、親房申前驅障、尤奇怪々々、早可被召具、佗人可然物不候也者、御裝束了令參候了、此間公卿計會參集、新宰相中將、民部卿、坊門大納言、左府、三位中將、太政大臣殿、三位中將等追々參會、內大臣殿令出給、公卿在二棟廊中、此間坊門大納言招予被示云、明日一定被來訪歟、爲必定者、所役事例有無勘見、可申左右也者、諾了、殿下出御、此間中將殿坐御前簀子給、（御座西ノ間東柱下、）被仰舞人可被渡由、藏人佐奉行也、次第渡御前、將監近武、

將曹武安、府生忠武、賴武、（殿下右、）武友、府生敦澄、（本府、）兼仲、近文、國方、兼直等也、入中門渡西出幔門、次神寶神馬等入幔門東渡如例、次舞人騎馬同渡、上臈爲先、武友馬退行、陸梁之間忽歸入下馬、乘直又出來、（不似步立容儀物、）也、兼仲馬頗雖沛艾、得其骨之間無過失、國方今度給揚馬、（着薄色衣、）又優也、次乘尻二人渡了、公卿自下起座、予着沓下之中門邊、公卿出中門廊妻戶各下立、大臣殿令下自內脫沓給、予獻御沓、可取殿下御沓、相存可取繼由有仰、大臣殿令進南階給、予經庭上西行、相儲殿下御隨身中之間、所司取御沓出東云々、喚寄適持來、予取之進寄進之、大臣殿令跪地給、跪御前獻之退出、（此間殿下令下南階給、三級、）出東門騎馬、先是依雨取笠了、不及甚雨、庭上略之、舞人舍人御隨身等渡後、稠人停滯、依有事煩打融了、與刑部卿相共先陣（行カ）、大炊御門西、東洞院北、一條東行、予打入富小路辻、乘破車遁出大路見物、隨身弓壺箙等皆悉返遣了、相具靑侍一兩見物、車躰左道無張席之間、甚雨奇特也、諸大夫一通物等殿上人渡了、御

車如例、御前、殿下、左中辨宗隆、少納言隆經、大外記
師直、大史隆職、大臣殿、右少辨賴國、少納言宗信、大
外記良業、將監史、六位、一員左少將知光、左馬助業家、
行列次第等在別紙、殿上人隆信朝臣、宗雅朝臣、成定
（殿下御車ノ後通參）朝臣、伊輔朝臣、隆保朝臣、公國朝臣、成家朝臣、長經
（同成定）朝臣、仲經朝臣、顯兼朝臣、有家朝臣、能景朝臣、高通
朝臣、隆衡朝臣、雅親朝臣、朝經、有通、資家、通具、口
口、長兼、宗方、實宣、藏人右衛門尉重輔、通宗朝臣、以隨身落
馬由、聞之行云々、地下公達等委不見知、前少輔伊經朝臣、越中權
守（皇太后宮因幡頭）等有之、大臣御車過了後、依甚雨歸家了、公
卿車等不見、後日可尋記、今日宗方隨身、垂袴、壺胡
籙、令持平胡籙、朝經隨身、狩胡籙、市比、令持壺胡籙、
兩人一門也、作法已異、後聞、近衛大納言、坊門大納言、民部
卿、別當、中宮權大夫、源宰相、左大辨、左兵衛督、皇太
皇宮大夫、右三位中將、六條三位、修理大夫、新三位中
將、新宰相中將云々、
廿四日、朝間微雨、巳後漸止、未後天晴、巳時向使出立

所、樋口大宮大納言亭也、早速之間、人未來會間也、此
亭無透渡殿、二棟廊南面並凝殿西一間放合之、懸掩御
簾、立屏風、敷弘筵、二棟東第一二間敷公卿座、（疊二帖、西四、）
第三間南北行敷紫緣疊一帖、爲殿上人座、奥東折敷舞
人座、中門廊敷疊居饗、爲陪從座、以前右衛門佐（定季朝臣、）
被示云、勸盃事、昨日相語三條中將之處、有領狀、仍服
暇日數事、不及尋先例、但被來訪之條、尤恐悅、只今自
可申者、答承了由、（定季朝臣布衣、上結、）俄而大納言被出、（直衣、）居公
卿座被相逢、予居殿上人座、今日殿下御參內御共有
催、無所役者可罷出由相示、依有可許退出、此間前馬
頭許在關所方云々、
參大炊殿、御參內雖不定、暫可候由有仰、數剋雖祗候、
御出大略止歟、藏人佐參入、申昨日殿上人散狀等、藏
人大進同參入、仰云、有所勞雖可扶參、若遲々者、早任
例可申行、長兼參內了、此間重伺御氣色之處、早可退
出由被仰、仍參內、于時未時也、前馬頭參入、使出立儀
了、已以參內云々、至訪之輩、公卿平中納言、源宰相、


出立所指圖
西門内
中門
立蔀
廂端無簾
弘庇并
西長押下
敷満長莚
懸御簾
長押下
十二
中將居此邊

両三位、季経、経家、殿上人、成定朝臣、伊輔、高通朝臣等云依座狭中将二人着座云、初献成定中将、二献平中納言、木工頭兼定取瓶子、三献源宰相、侍従資家取瓶子、次移著穏座、使勧盃、少将有雅取瓶子云々、此間人々参入、左兵衛督直衣伺候、公継、信清朝臣、仲経朝臣、高通朝臣、老懸帯弓箭如例、朝経、帯弓胡簶、長兼、奉行職事、宗長、有雅弓箭老懸等如例、等也、俄而使参入、入左衛門陣、殿上人等群居南殿、伺見参弓場殿辺、主上出御、南面下御簾、敷御座、女房伺候、蔵人右近将監兼範敷円座於長橋、中門廊下縁也、去南端一間許、持弓取円座敷之、出青鎖門如何、次長兼出殿上戸、進御前申脱否参由歟、慥不見、敷円座後也、還出後、使入仙華門代、昇長橋着座、曳尻取笏、餝剱、紫淡平緒、カイチリカサネ付魚袋、北向座、頗向乾方、次蔵人二人居衝重、知範、兼範、各通青鎖門如何、次蔵人大進長兼於小板敷取盃、出殿上戸、年中行事障子北対使坐、勧盃、蔵人取瓶子擬之、右回退入、使置笏、膝下左ニムケテ置之、取坏如飲置之、置衝重左方、取笏候、陪従発歌笛声、舞人出中門、粗舞求子還入、長兼取勅禄、出年中行事障子北給之、右回退入、使禄ヲ肩ニ引懸天、取笏左回退下、着沓顧寄南、更北向舞

踏、出本戸退出、即御覧使馬等、人々立南殿競出西方、信清朝臣頻行事、但良久不引馬、行事男遅参云々、又舎人等不得心馬、回東方喚尋之間良久、此間宮使已以参内伺候、又立御幣、御禊已欲始、有出御由女房被示之、但陪膳頭亮也、猶在殿上、以出納示送云、出御次可御覧馬、馬早可引、馬引了、宮御禊可宜歟、女房又云、内女房先有御禊可引馬由被申、内外不同之間、彌雖遅遅、猶各議定、令撤御幣案、先引馬、餝馬、櫳馬寮、栗毛云、但自殿下遣之、御厩舎人菊経(兼カ)相副、左近将監中臣近武褐袴付縢、将曹下毛野武安袴付縢、但其縢有組房、不得心、引回御前、馬副手振等同渡御前、高通少将云、於馬副手振者、可御覧由有別仰時進参歟、但前右馬頭昔令催、参了各退出之間、又令引御馬、櫳番長著烏帽之間、近武更取之下手、左府生中臣武友二藍上下付内侍物具、大蔵卿遣之云々、剱子以下装腰裙帯等也、次引出了引馬、殿下大暎也、鞍唐鞍、殷富門院云々、引馬鞍自物云々、次立御幣案、有宮御禊、頭亮陪膳、権大進兼時役送、使権大進右衛門権佐宗方著座、紫淡平緒、蒔絵螺鈿剱、付魚袋、

御祓了立取御幣、御幣可解歟、而結合立之、乍結取之
跪、笏甚重之間頗有煩、乍打懸笏取之如何、次從之退
出、主上渡御宮御方、更渡御前有御覽、馬以下上下入
西北門、自殿下御直廬屋前、更出西中門北渡、出二條
西北門、今朝撤舗屋立蔀等、如五節時、西妻戸懸新御
簾、又北間有掩御簾、出几帳、飾馬僃、見上馬副手振等
行列、次引御馬、左府生武友、同番長秦頼次(大臣殿番長、依此事□□□□了)、赤色上下付□□鳥興、　次使、
次童六人、萌木上下澌物云云、山吹袙付蝶、　次雜色八人、二藍山吹袙付蝶、　取物舍人
四人同上、笠、上張紫村濃、唐綾裁牡丹彌、爪ツ澳蘇芳付蝶、　次中宮使飾馬、馬殿下、黑鞍松殿云云、
髄殿下、左府忠武、付鼓與柏子、右府生頼武、付蒔物、馬副手振
蘇芳褐、背ズリコ襷、引馬、左右番長府生付五節柳澁襟、行弘付懷々鏡、　次使隨身負狩胡
籙、背ズリコ襷、雜色白張六人、取物舍人四人、檻笠菅笠也、渡
了退出、出北小門、於内邊撤弓流老懸、乘車出一條東洞院又見物、檢非違
使等渡了云々、　酉時許中宮使車渡、牛飼、赤色、車小八
葉、普通事也、於物見如例、先々多無物見、今度偏如例、　次御幣等如例、
使隨身前又有着褐物二人、螢壓巾、狩胡籙下知其由、他事同内裏使、車
只透大蝶、簾裁薔薇、蝶在其上、有涯等、　佗事如例、使

隨身着鞭如例、渡了、不見女使、馳歸家、于時昏黑也、使
渡間、日不入尤宜、　今朝或四位殿上人着冬衣冠參內、
退出着束帶歸參云々、警固之比以後冬衣不聞事也、
廿五日、天晴陰、可參解陣由先日領狀之處、　自殿爲御
共有召、午時許參入、從纓、相具細太刀弓壺等、姉三位參、談話良久、殿
下御參內、參御共、即勸陪膳、藏人今朝所示送也、明日
本番可催替由約束了、弓箭劔勸之、從纓也、昇出盤之間、
主上出御鬼間御弓場殿方、仍自北對方西廻、着弓箭細
太刀老懸、成定中將着老懸細太刀伺候、經通有雅少將
帶弓箭、申始許上卿參入着陣、　源中納言職事不候間、
尋出六位藏人右近將監兼範、此間主上御南殿、有御小弓、兼範帶弓箭昇
奥座坐、上卿申解陣由、藏人奏此由退出、　仰開食由退
歸、　上卿移着端座、召官人令敷膝突、次召官人、　召外
記、六位外記參進屏下、令召內豎、內豎參仙仁門下、上
卿仰云、諸衞召セ、○以下闕文、　左大臣今朝辰時許出家云々、
病猶火急歟、自內以左兵衞督被獎仰、又殿下以頭亮重
被遣云々、生者必滅、只浮眼何爲乎、亞相一人、黃門一

人、見任之闕已以多、
廿六日、天晴、心神不例、辛苦沐浴、不出仕、
廿七日、雨降、心神殊惱、不食痢病、相共不快、
廿八日、夕雨止天晴、心神猶同事也、
廿九日、天晴、小舍大夫去々年以後逢狂事離別、經年雖不知、去秋以後在資實許之由、日來聞之、仍今日喚寄見之、事外成人、存外狂事之間、已及異域之物、今始相見、故御所殊所鍾愛給也、依見之更催懷舊之涙、即歸送了、入夜右衛門尉沍遠初入來、不知其由、
卅日、天晴、不食之氣猶不宜之間、氣力逐日尫劇、府手結事可著行由催之、荒手結、藤少將實宣著行云々、眞手結、所勞宜者可構著之由示了、

〇五月

一日、天晴、陪膳闕如之由、依藏人相示、欲參內之處、他人勤之由又告之、依病氣不快不出仕、
二日、晴陰、今朝密々令物詣、午時許歸來、
三日、天晴、夕晴雨灑、今日陪膳當番云々、新藏人範濟所勞也、末座物今日之條如何、依所勞留申五條少將了、府荒手結、實宣少將著行云々、
四日、天晴、心神猶不宜、
五日、陰、未後晴、巳時許入道殿令渡給、申時著束帶向馬埓、手結也、昨日取寄兼醬之、病氣惡雖不快、所扶向也、隨身量令著賀茂詣裝束、正親町西行、堀河北行、一條東行、去埒四五丈許下車、入自埒西相尋他將、久景云、中宮權亮日來煩狀、今日稱故障由者、仍著西圓座、此座以東爲上云々、通宗中將兩人著之時如此、前宰相中將立車見物云々、著座了令上幔、久章上之、此間大將殿職事等著後座、尋射手、各依兼申大將殿、不申一人著由、遲參云々、及良久之間、且可上由仰□□□□□適參入、物來皆悉申障、近年流例也、依奇怪、更以使令申大將殿、儻可令奉仕由重被仰、仍下知其由之處、猶不承引、或只騎馬打渡、或馳融、或逐電、不足言也、先是居饗一献、予一人著之、不及儀式、可被止二三献由示之、次手結文令請印、請印了持來、更卷懸紙令封、封了持來、書名片字返給了、次

東遊如形畢了、職事済忠朝臣取祿來、予取之、職事立了、令差寄車乘之、祿即給久景、是又近例也、又西行、堀河南行、相次參內、次參大將殿、申入射手次第等了、以人申之、御返事以前退出、依窮屈也、即歸家、

六日、天晴、午終漸々向右近馬場見物、將着了後也、前執柄立車給、例事也、乙殿顚倒、打幄同右近、幄借渡左近云々、東面也、將雅行中將、經通少將、北上着之、此間高通少將來加、經馬場末西、去幄南七八丈許下車、此間小臨頭取圓座一枚敷加北下、經少將移着新圓座、高少將入幄南、自後加中央、次臨頭等進例文硯、下﨟書之、漸暮、此間度度、被重召之後、射手等上馬、各進寄申障、良久射、右番長行弘一人射之、中了、次先上﨟各見了給之、文加封持來、不請印、定見落歟、不審可尋、雅行朝臣加封返給了、次繼祿、次居饗、自幄北居座飯、將達更西向就之、大將職事勸盃、次又東向、東遊了、職事欲取祿之間、將皆悉立、仍不持來、差寄車三輛、一度乘之、上﨟爲先、各歸西大宮南行、今日自大將殿仰云、昨日射手等尤奇恠、頼久可召問也者、爲被誡向後尤可被尋之由、申之了、

七日、雨降、終日不止、

八日、晴、小念誦、病氣惡不快、入夜向小弼宅、取病之由大夫依示送也、自相逢无別事、雖強不可向、一門絕失已无其人、雖非人幾存命、根性落居漸老者也、仍所防向也、无程退歸、今日聞、頼久被召籠本府云々、爲向後尤可然、

九日、陰晴、今夜御方違安井殿、行幸云々、病氣无力之間、不能供奉、

十日、天晴、申時許大雨雷鳴、夜前行幸、有大將以下云々、

十一日、天晴、午時許相扶參內大臣殿、御出了云々、退參大內、今日依御歷覽、一昨日有其召、以人々指圖委被注丈尺等、宗雅朝臣、顯家朝臣、有家朝臣、能季朝臣、有通、保季、信定等參會、地下井刑部布衣、前駈等衣冠、御覽殿舍額等、又入外記廳南所等、此間有家朝臣小々語少納言公事等、御覽了、令參大炊殿給、予自近衛門遁歸、猶依病不快

氣力尫弱也、
十二日、陰、午後雨降、
十三日、天晴、依月忌令師廿一日最勝講之由、藏人催之、
十四日、天晴、今朝脚有小瘡、雖不可然、喚基能令見之處、頗似六借物、无懈怠可付藥之由示之、(目メシキ也、)乍然付之、
十五日、天晴、今日於八幡被供養金銅御佛云々、藏辨下向、脚只同事也、終夜付藥之處无減、如何、
十六日、曉雨降、朝後止、去夜猶付藥、 基能夜見云、无別事、於今者可押付車前草、仍用其儀、
十七日、晴、押付草藥如昨日、人云、季能卿母堂逝去云云、雅兼卿娘也、
十八日、雨降、念誦、依无別事止車前草了、
十九日、雨降休、
廿日、晴陰雨、内供來臨、
廿一日、晴、今日外祖忌日也、入道殿令渡法性寺給、被修云々、導師顯眞律師也、被物事自是致其沙汰、(但代也、五)
廿二日、晴陰、押小路如形修法事云々、請阿證房云々、(課送之、)
自今日服藥、不食脚氣猶不快之故也、
廿三日、陰、午後雨降、夕甚雨、最勝講始云々、所示之由觸知絶了、
廿四日、天晴、未後雨、
廿五日、雨降、申時大雨之後、暫雲晴又雨、押小路正日終云々、
廿六日、雨降、或人示送云、或相公最勝講夕座着座、事了、上﨟雖相示不得其心、良久不立、 自出居座被致訓立云々、第二日、或亞相落笏、又座ノ盤上ヲ步天、北に向て坐云々、深揖之間、巾子打長押、其日又兩相公如初日不立、良久依自上相示之間、二人不揖、公繼卿初揖立云々、
廿七日、天晴、
廿八日、陰、申後雨降、

廿九日、通夜甚雨、午時晴、最勝講之間事依不審相尋之處、後日知範注送之、

廿三日、壬寅、雨降、(法親王也)今日且有大北斗法結願、其儀初夜時畢、御室以下御退下、其後改御裝束令昇給、以母御座爲御座、西面、垂母屋御簾、卷廂御簾、長押際敷番僧座、其北方ニ儲大阿闍梨御座、(兩面中帖、)南方ニ敷御經僧座、東廂中爲御座、(高麗中帖、)其後聊御加持了、賢首以下及六位取御布施、畢皆悉退下、无別事、奉行職事藏人佐朝經也、此則天變御祈也、其後予(知範)供最勝講御裝束、其儀如去年、予去年爲三箇奉行、今年爲一箇、雖不可奉行、依別仰令奉行也、仍昨日粗伺風聞之儀、偏爲狼藉之甚、今朝先掃禁庭而敷沙、淸御殿而儲座了、其後公卿令着殿上了、殿下同令着殿上給、之後、頭兵衞督被奏事由、辨遲參之間、予(知範)仰鐘、藏召昇小板敷、突膝承之、次出居着座、親能朝臣、雅行朝臣、公經朝臣、通宗朝臣、實宣、次公卿着座、殿下、右大臣、內大臣殿、坊門大納言、土御門大納言、民部卿、二位宰相、次僧昇、次事始、次堂童子着座、左方、藏人大進長兼、侍從資家、右方、右衞門權佐宗方、少將實宣朝臣、立自出居勤之、位雖爲左方下臈、依爲出居爲右方、朝座講師範玄、問者阿闍梨重圓、事了有行香、不足、花山院宰相中將、予着靑色縫腋、(取火舍、)行香之外參公卿、(修理、左三位中將、)次朝座了、公卿以下退下、即始夕座、頭亮仰鐘、予仰出納、人々着座如朝座、但通宗朝臣不着出居座、通具着座也、夕座講師權大僧都覺辨、問者阿闍梨良俊、申剋了、

廿四日、癸卯、陰雲深閉、霖雨難晴、今日最勝講第二日也、上卿權大納言被奏事由、長兼仰鐘、出居着座、公國朝臣、成家朝臣、通宗朝臣、通具等也、去年依官次、公經朝臣之下に成家朝臣着、今年无其儀、通宗中將着成家朝臣下了、朝座權小僧都行舜、問者得業縁成也、夕座講師小僧都成寶、問者阿闍梨良俊、參公卿、權大納言殿、土御門大納言、左衞門督、花山院宰相中將、源宰相中將着之、藤宰相、藤三位、新宰相

中將等也、堂童子左方、勘解由次官範光、前遠江守
行房、右方、木工頭兼定、兵部權大輔光親也、申剋事
了、
廿五日、甲辰、雨降、殿下令着座給、令着殿上給畢、
以頭定經朝臣令奏事由給、卽被仰鐘、凡參上公卿、
殿下、內大臣殿、藤大納言、坊門大納言、高倉中納
言、平中納言、中宮權大夫、修理大夫、新三位中將、
出居、成定朝臣、雅行朝臣、家經朝臣、高通朝臣、師經
朝臣、經通等也、堂童子左方、宗方、右少將經通、右方、
侍從有通、侍從資家、朝座之間陰雨大風、眼驚心恐、
御願嚴重之間、天神降自上、地類昇於下歟、堂上如
池、庭中似海、仍出居座疊引上長押上了、公卿出居
將入自渡殿、鬼間妻戶徘徊、夕座之時又出自鬼間、并
渡殿着座也、朝座講師律師信宣、問者阿闍梨經雅、
夕座講師律師圓能、問者得業貿舜、（松殿御子、）夕座了、僧
退下之後、予爲勅使召得業、下立弓場殿給之後、予
出渡殿妻戶下立地、屈腰申可有御參之由、昇給於鬼
間、脫草鞋參東向御所給了、頓而退出、此得業御從
僧四人、若法服懸白袈裟、有上童一人、
廿六日、乙巳、雨降、參公卿、坊門大納言、左衛門督、
二位宰相、右兵衛督、源宰相、藤宰相、右大辨、藤三
位、新宰相中將、上卿坊門大納言、以藏人大進長兼
奏事由、出居、公國朝臣、成家朝臣、保家朝臣、堂童
子、左、行房、有近、右、家綱、予也、日來源少納言領狀、
俄申所勞之由、仍所勤也、朝座講師範圓、問者宗雲、
夕座覺親、問者貞玄也、
廿七日、朝間雨降、今日最勝講結願也、參公卿、殿
下、右大臣、內大臣殿、大宮大納言、藤大納言殿、權
大納言殿、（已上着座、）民部卿、（夕座着座、）高倉中納言、（着座、）別當、
（朝座着座、）六條二位、新三位中將、（公房、）新宰相中將、出居、
成定朝臣、家經朝臣、高通朝臣、師經朝臣、公行、實
宣、經通、堂童子、朝經、光親、宗綱、隆仲、殿下令着
殿上給之後、以長兼令奏事由給、被仰鐘次第如恒、
朝座講師定範、問者春範、朝座了、公卿着殿上、殿下

不令着給、夕座又如恒、右府被奏事由也、出居、成定朝臣、高通朝臣、師經朝臣、定宣、經通著座也、成定朝臣仰度者、夕座講師聖覺、問者重信、夕座之後賜祿、右府以下及新宰相中將、被取講師祿、右府午長藏人左衛門權佐朝經也、右府鬼間妻戶下乍居被取、朝經持祿進寄也、內大臣殿不令寄祿給、大宮大納言、藤大納言、權大納言、民部卿、高倉中納言也、抑今度御殿御裝束事如去年、但佛後花幡雖不可懸、其由初日相觸長兼之處、令懸何事有乎之由被答之間、懸了、而或公卿被難云々、尤理也、聖供机佛供机佛布施机三立重了、額間幡花幔依爲里內懸了、又南御簾卷上了、然而於幡華幔者懸中也、今日高倉中納言（被超下臈三人、今度自肥後國上洛、仍補之、）爲上卿、秀才一人、（敦倚、淳高、）給料二人、（長倫、）被宣下了、又灌頂讀阿闍梨解文數通被宣下、殿下今夜御退出、（五ヶ日御伺候、）

○六月

一日、晴陰、暑氣甚遲如例四月下旬程、自七條院馬長可騎由、先日有催、近將常騎內御方歟、隨重仰可騎進由申之處、重有催、仍領狀、非別所緣人職事、近衛司必可騎內歟、

二日、陰、

三日、陰、朝後雨降、

四日、陰、入夜微雨、

五日、天晴、入道殿令渡給、午時許着束帶參大炊殿、（今日出仕、）依召參御前之間、內大臣殿御參、仍退出、頭朝臣參內、參宮御方謁女房、歸路參向三條、夕歸廬、

七日、天晴、午時許參內、陪膳番也、雖御物忌殊不堅、即勤之、參宮御方退出、相次參內大臣殿、又參大炊殿、夕歸家、祇園御輿迎之間也、

八日、天晴、不出仕、

九日、天晴、巳時參內大臣殿、御供參大炊殿、相次參內、勤陪膳、（刑部番也、）謁女房退出、參勘解殿、臨昏歸參殿、晩鐘以後御供參一條殿、歸家、

十日、天晴、殿下御參內之由雖有催、病无術間申其由、

故親綱朝臣周忌五日可相訪之由、家綱觸之、强雖不可然、先妣中陰之間依相語、彼朝臣度々來臨取布施、存生之間惣付內外結芳約、去年又籠居之間、不加一言之訪、如木石、非今度者偏可忘舊好、仍扶病行向、三條中將、刑部卿、前武衞中書等諸大夫濟々、人々且語具云云、辨曉爲導師說、此間信光來臨云、今日向此處、參殿之條可有憚、有其仰者、中務大輔等開燕、至中陰者尤相憚、至周忌者强不可然歟、近代无此事之由各雖相示、仰上不及左右、欲參殿之處、此條如此、仍申病私出行遊、雖爲恐取布施即歸家了、其後忠國御供人猶闕如、可參之由示之、仍申中此由之處、向他所之時无病、御供之時病增、不及左右之由有勘發、此次第雖似不當又更不過事也、所詮何爲乎、殿中催辭退、今生一度也、仍有御勘發中不及、雖人以亡者親綱可准奉公乎、可有遣返事也、

十一日、天晴、未時許大雨雷鳴、申時參大炊殿、昨日事等問女房、一旦雖被仰、强不及沙汰歟由示之、殿下明日可有御退出云々、

十二日、未時許小雨、雷時々鳴、巳時許洗髮之間、自內新藏人示送云、今日解齋并日陪膳等闕如、勤仕乎者、此事未明事也、午時奉書到來、尤驚存、早可參勤由申了、即參內、抑上格子相待云々、不便事也、即供御粥、上御座間格子一間、舁立御臺盤一脚、(不居盤、)御箸先置之、頭藏人持來粥御盤、(粥一杯、御飯一杯、)取居之了、(此事或先置臺盤上、藏人說々也、陪膳强不可知、)奏事由、(不及音奏、內々申了、)內侍仰聞食由、不鳴扇、即取盤來、如先取居之退出、次舁立臺盤、次上格子、供朝夕膳了、參御在廬方、一日仰之後、成恐無左右不參由相示忠國等、國行朝臣伺御氣色、還來云、早可參御共、仍相待、未終許雨止後還御、與伊與守參御共退出、

十三日、天晴、辰時參大炊殿、巳時許渡御九條御堂、東大寺上人示渡、東大寺四天像於御堂內令奉禮給、此佛本様也、彼寺四天四丈佛也、是四尺云々、先造本様摸之、八尺爲丈可奉造云々、未時許退出、依有行幸賜假了、殿下今夜令八條院給云々、秉燭以後著闕腋參內、

俄而内大臣殿御參、即着陣令行召仰給、良久出御、雅
行朝臣、保家朝臣付前後、内侍兩頭不參、朝經取御尻、
予向本陣了、公經中將、共明、知光少將等也、右將渡、
中將雅行、少將保家、高通、公信、有雅等也、（雅通、實兼、供奉内侍所、）
公卿列立、左大將殿、源中納言、二位宰相中將、左兵衛
督、別當源宰相、左大辨、右三位中將、（兼、）藤三位、（雅隆、）
新三位基家、新三位中將公房、新宰相中將（兼宗、）等也、少
納言頼房鈴奏了、寄御輿、忠經卿昇寄之、將等弁坐如
例、御々輿、警蹕了、左公卿兩將、公房ハ弓彇ヲ左ニ
持、兼宗ハ彇ヲ右ニ持、御輿左右之時、合彇持之由習
之、予他將等同如此、公房卿説、又定有其樣歟、出御、
知光、有雅乘御馬、陸梁例事也、入御大内、寄御輿之儀
如始、公經中將留階下問名謁、予即參御後、雅行侍從、
前中將、予付御劔内侍、於御殿置弓、昇長押置御劔、置
之退出、參内大臣御共、自一條殿（新）家之間、家忽有五
躰不具穢之由聞之、仍又參閑院、馬長事、俄如此之由、
以使觸前馬頭信清朝臣許了、今夜宿三條、

十四日、天晴、於北大路棧敷見物、入道殿同御坐、今年
梶井宮内力者有別願渡之云々、以金銀錦繡施風流、皆
悉着指貫平笠、馬長廿餘騎、其内公信少將、馬長隨身
懸緒脛巾、定宣少將付樣々扇、（横目、夏冬相交、）又有付燕人、武
衛乘二人、自餘事等存例、稱馬頭物過差以外也、日
入之程、着闕腋參中宮、（本内、）即參内、（晩頭也、）今夜還御、事
外被忩云々、而平中納言參内之次、可行位記請印之由
結構云々、長兼奏此由、抑行幸又公卿一人不參云々、
良久右將軍參入、戌終許親宗卿參、請印事内覽之間、
時尅推移、仍先行幸、於里内可有請印由被仰之處、長
兼爲行召仰、召日時勘文、宣憲申云、三ヶ日之中還御
之時无反閉、又不献日時、長兼又云、雖一日内侍所渡
御之時、爭无召仰乎、猶可進、縱雖无其例、是職事失
也、陰陽師何可難澁乎、外記云、先々毎年有召仰、去年
陣座不敷虚、毎事略之間无之也、又人々相共云、如此
之時、明日還御之由、夜前同所勘也、仍无之歟、相論之
間及夜半、重召長兼有御尋、御裝束以後已及數刻之

間、召仰畢、縦雖可有、只可被略之由被仰、出御、仍帶弓箭取脂燭、親雅、行能朝臣付內侍、頭亮候御裾、予向本陣、親能、師經、實宣、右將渡、雅行、成家、經通、有雅等也、公卿列立、右大將、坊門大納言、予、中納言、左兵衛督、源宰相、右三位、新三位中將、兼良卿寄御輿、少納言宗信鈴奏、出御如例、入御閑院、雅行不見、不知其由、親能中將云、可問名謁、而大納言在其列、雖不可憚頗无便宜、汝可向許諾、即留階下、（但右大將爲上首、雖左右可有名謁沙汰也、）鈴奏了問之退入、（右大將猶在西、予向南問之、右廻還入、）副檻下退入、參御後取脂燭、入御本殿、即退出、心神如无、窮屈不知前後、磯氣之間依有恐而不歸家、

十五日、天晴、

十六日、天晴、午時大雨雷鳴、申時更晴、入夜參殿、今夜御參內云々、貫籠裝束之間、无衣裝不參御共由、內々申了、今夜布衣猶借物之由申了、以右馬權頭委細有被仰旨、年來本意已以是面目、恐悦更不申披、豫別小所一所給之、但有其闕者、可替尋常所由被仰、畏悦退出、參勘解殿、入夜退出、

十七日、天晴、雷鳴、去夜勘解小路殿雞鳴云々、仍可令立給之由、人々申之云々、

十八日、天晴、入夜雨灑、夕參勘解殿、相次參大炊殿、猶々畏申之由申女房、

十九日、天晴、巳時參大炊殿、御共參內、小時渡御九條御堂、例講始之程退出、今夜齋院密々渡御七條坊門大納言局舊宅、依无其所、戶部可然由被申云々、隨身兼景死去云々、又人云、圓隆法橋已逝去云々、能讀一卷也、可惜、今年亡逝之人已以數多、就中才能過身者殊在此中、末代令然歟、自去比天變頻示、一有天下大事之由、司天頻奏、御祈无隙云々、衆口嗷々、閭巷浮說、狂亂可恠、

廿日、天晴雷鳴、午時許參內大臣殿、見參之後、申時退出、心神殊惱、圓隆事以外謬說也、雖重病得小減氣云云、今日又人云、醍醐僧正逝去、

廿一日、天晴、內大臣殿自昨日御風氣之由聞之、午時

許馳參、謁女房、昨日於泉候御前之間、御心地遂例之由被仰入御、其後事外六借、御温氣相加、今日同事之由云々、爲歎无極、申時許退出、證寶雖萬死、一生猶又存命云々、

廿二日、天晴、時々雨灑、巳時參九條殿、終日日曬、未時許ニ夜一品宮行啓止了云々、天一方可有憚之由、宣憲申之云々、上下忘却之間、日來无此沙汰云々、又入道殿松殿、御子息一人逝去云々、依其事殿下可有御除服歟之由有沙汰、又爲被問日次、遣召廣基、入夜參入、无御除服事、戌終御參內、御共之後歸家、大臣殿今日殊大事御云々、

廿三日、天晴、巳時許參一條殿、御不例、朝間還御、瘧後毎日令發給、但雖朝間、猶温氣御坐云々、相次參內、午時許歸家、今日刑部語云、昨曉侍離仕開妻戸出之間、着柿法師走懸欲取付、仍逃入妻戸內ト思之間絶入了、所司見付令舁出、昨今猶度々絶入、是天狗所爲歟、此一條殿惣不吉也、

廿四日、天晴、巳時許參七條坊門、御少熱、猶六借御坐云々、午時歸家、自昨日股有小瘡、出行之間甚痛、仍請時成朝臣令見、雖非大事、可付藥之由示之、殿下一昨日御參內之間、御足頗痛御、自昨日事外令苦痛給、仍去夜御退出、召醫師等有御療治云々、

廿五日、天晴、暑氣殊甚、去夜今日付藥不怠、殿下御足事外六借御云々、折節籠居爲歎、入夜源少納言過門外被示云、殿下猶事外六借御、今日一條邊兵士等有追捕事云々、故知盛卿子冠者、聚其黨類、明曉欲襲一條、其事發聞、仍今日皆悉追捕云々、法性寺淸水白河邊如法師頭有其數云々、勝事也、淺猿云々、天變頻示、凶事間聞、可恐云々、北政所御退出云々、

廿六日、天晴、殿下御足及御灸云々、去夜終夜令苦痛給由、女房示送之、猶又同事也、

廿七日、天晴、去夜暑氣殊甚、終宵辛苦、腫物殊苦痛、又招基能朝臣令見、猶可付藥之由示之、

廿八日、天晴、股物猶苦痛、

廿九日、天晴、苦痛頗宜、猶可付藥之由、甚能來示、坊門大納言又依腫物、今日被灸云々、荒和祓不堪着、如羅衣之間、以衣令着貫、今夜陰陽師(資元門生)云、妊者不着貫也、俗說云、六度着貫之如何、此各大謬說也、只如例祓、雖向贖物不立之由稱之、仍今夜用此說云々、

○七月

廿一日、申刻許參大臣殿、又有三首歌、亥時許退出、昨日明月、今日微雨、明日逢戀、

建久八年

○八月

十六日、黃昏着束帶、依駒牽事也、退出之後、送一行右中辨許、

立駒之三世乃雲井乎今更留關天見幾霧原乃駒

返事歸盧即持來、

時乃間乃關路跪立駒之雲井留近幾霧原乃駒

○十二月

五日、天晴、少輔入道來、一日依召參仁和寺宮、仰云、欲詠五十首和歌、定家父子可詠進之由可相示者、時云、身雖憚多關此事、無左右領狀、宮御事更不似事、

建久九年

○正月

一日、己亥、日蝕、天晴、(日帶蝕出、十四分可缺之由、雖有兼日之聞、其光如例、於蝕者現顯、巳時許復例)了、昨今念誦、午時許以後寫經、雖日蝕上部了、文義來語云、三位侍從之預小相撲童、午時許自內退出語云、今日殊無出仕之人、左中辨兄弟參內之外殊不見云々、但於被歸者、晚陰出仕、可被參中宮九條殿之由所承也者、申終藏人大進長兼參九條殿云々、一品宮御節供今日之由、有舊年之催、猶依不審、以使者相尋長經朝臣之處、返事云、秉燭以後必可參、今日一定也者、仍秉燭以後着舊束帶參入、(帶劍、)宮御方供御藥之間也、大進長

房給之、賜云、今日出仕之人不足、又申時許參此宮了、其後若有人云々、小時供御藥了後、供御節供、（二棟四、）長經朝臣陪膳、（去月廿五日以後出仕參內云々、）予、長房、宗方等、各四度往反、十二本也、事訖參女院御方并宮御方退出、參角殿退下、前夜除目、侍從兼其、（關白殿御子、母愛外孫、去月十四日元服、從五位上、）左兵衛尉家長、（非藏人、）侍中職事非藏人皆恐衛府、二箇國重任、侍從即被聽禁色云々、

二日、天晴、辰時以後漸陰、未時許雨降、終夜不止、今日節會也、申終許參八條殿、（着闕腋付魚袋、依夜景用烏犀帶、隨身令着紅梅褂重單、）昏黑退出、參入道殿、於路頭秉燭、見參之後退出、參內、雨殊甚、內辨已立中門之間也、雜人狼藉、甚雨之間、旁進退谷、權大納言一人被着外辨、依無路自陣座後經內侍所立蔀內向仗下、以前宗國、敦成、雅親等引陣、（中門南廊之）內、敦成不登胡床道而坐、但宗國之由（明カ）有胡床、予喚陣物口立其胡床之間、宗國即立了、仍着坐、（自上）無程雅親敦成立去了、此間開門闈司相催之間、良久適出來着草墩、內辨臣（左大）喚舍人、少納言隆經立中門下、稱唯出還入、出本所又稱唯出、即向外辨參入、右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中納言、中宮大夫、左府、三位中將、新宰相立了、源宰相追加立、謝座謝酒了、各召寄笠之間、殊以狼藉、予即退出、直出乘車皈家、心神甚歡樂、入家門之後、身躰歡樂忽不知爲方、終夜甚歡樂、臨鷄鳴頗落居、後聞、雨以前關白殿有拜禮云々、訖人々參七條院之間、雨降無（行カ）拜禮、小朝拜頭中將申之、（雨儀、廊下、）任奏節會事等頭中將申給之云々、

三日、朝陽快晴、甚天間陰、小雨時灑、寒風殊烈、歡樂之氣、巳時許後、猶以不似例、終日通夜同前、鷄鳴以後又宜、後聞、昨日宗國少將袍、其大頸袖等用他文、人々見出此事嘲哢之間、拜禮可取殿下答拜御沓之處、忽被改定被用雅行云々、又云、有雅少將着縫腋出仕云々、

四日、天晴、今日可出行由雖有存事、心神猶不似例、仍返遣僮僕等了、猶依有風疑、申時許沐浴、其後無別事、自殿以景親有仰事等、沐浴之間不能相逢、伊豫少將消息之次示云、去二日或次將着縫腋出仕、去年佛名夜或

殿上將帶劒取笏參入、有如此事等云々、不知其人、又有魚袋付左方出仕之人云々、心神今夜無別事、

五日、天晴、雪飛、入夜爲方違行坊門、

六日、天晴、曉鐘之後飯、巳時計聞書到來、宮侍所司親康預爵、無慙之世也、兩宮之侍甚多、從一位藤兼雅、從二位同兼良、正四位下源顯兼、(殷富門院當年給、)平業兼、(宜陽門院當年給、)從四位上藤能成、(寛、)菅原長守、(同、)同在高、(同、)丹波有成、和氣貞經、和氣時成、(七條院御炎治賞、)從四位下大江匡範、(寛、)藤有能、正五位下賀茂在親、(父在宣御祈賞、)從五位上藤有通、(從下一、)同雅經、(同一、)安部有貞、淸原忠業、平經高、(後白河院永安四年御給、)源光輔、(御祈用途切、)源仲章、(院、)藤公茂、(四條院當年給、)同朝基、(朝隆卿久安五年稻荷祇園行幸賞、)同親定、(七條院當年給、)同師親、從五位下資賴、(寛和御給、)大江淸貞、入內、藤賢隆、(藏人、)藤範資、(式部、)大江景宣、(民部、)中原元貞、(外記、)三善仲康、(史、)源兼衡、(氏、)藤盛兼、(同、)大江國輔、(皇大宮當年給、)藤資季、(一品內親王當年給、)平仲忠、(式子內親王當年給、)藤範經、(範子內親王當年給、)同定賢(前女御當年給、)中原友景、(內記、)藤賴平、(大炊、)大中臣信宣、(諸司、中務、)中原基光、(同、圖書、)平康房、(同、諸陵權助、)藤光經、(同、縫殿允、)宮道盛式、(同、大膳進、)大中臣廣綱、(同、木工、)源重久、(同、典膳、)藤親賢、(同、主水權佑、)藤忠業、(同、左京進、)藤致忠、(左近、)大江忠直、(右近、)藤親康、(外衛、左兵衛、)中原景國、(同、右兵衛、)大江以忠、(同、右兵衛、)藤成資、(同、右兵衛、)平永康、(同、左馬、)藤爲輔、(同、右兵衛、)宮道式俊、(同、右馬、)藤光淸、(同、左兵衛、)藤保高、(同、右馬、)藤倫房、(同、左兵衛、)藤盛業、(同、左兵衛、)源光俊、(同、)　建久九年正月五日、

七日、天晴、靑侍等說云、可有讓位云々、辰時許或人告云、此條實說也、來九日行幸大炊殿、十三日可有傳國云々、以兼定去五日被申渡御之由、於齋院仍又渡給吉田云々、重事出於卒爾如反掌、迷是非之外無他歟、早旦參角殿、午時計退下、未時着闕腋出門、先參宮、相次參大炊御門殿、出納等且參入、令敷陣座板敷等、明日可渡御吉田、依爲大伯方曉鐘以後可渡御云々、次參內大臣殿、刑部、與州等參會、大府卿參入、(束帶付魚袋、)見參之後、日沒之程參內、昇下侍、雅親、敦成等朝臣在此邊、小時入內侍所邊見物、此間諸司付御弓奏之間也、乘燭以後被下々名、內辨(大宮大納言、)若几子召內豎、被下之儀如例、了被退入、予此間進出引陣(引尻、取棹、)雅親少將相隨、敦

成追來、(内侍不臨檻之前也、猶以陣物立榨、)右仗成定、伊輔、雅行、高通歟、(不見、)通具朝臣惣六人引之、(今一人不見、)内辨立兀子進軒廊之後、更還立被揖、(須家禮、然而依無其命如此、)於左仗南頭、西面一揖、向乾謝座、拜了被昇、開門闈司着之後被奏宣命、良久還着、被下位記筥、輔代等不知東西、殊以迷惑、(兵部代此文義也、他事於此依不習)、筥乍三置式部案、兩輔代取笏立、其後兵部退下、又無下知之人、近仗之中成定朝臣等頻口入、取兵部位記筥令置其案、式部又令取分、兩輔代始終猶立案後不退者、次召舍人、少納言宗信替參入、内辨宣云、トネリメセ、稱唯退出、外辨參入仗立、(内辨謝座訖揖還之間、數成雅親立法了、)右、(成定、雅行、)(通具猶殘、)列立謝座謝酒、(此間雅行予二人留、他人皆退入、)訖各着座訖予坐、此間内辨忽下被立軒廊、令召外記、外記參入歟、此間叙列早可引之由、頻雖被催不見、大略無參入人歟、適出來自立明後出舞臺下、或直拜、猥雜甚、主殿官人等加制止不令拜、内辨還昇被召立宣命使之間、予退入直退出、今夜左將皆引尻、右將皆懸尻、後聞、今夜奉行職事狂亂爲書入加叙、内辨被補下名、職事清長惜之稱云、下二省之時コソ下名ハ書ベケレ、左少辨加教訓取之了、又云、宣命ハ祿時コソ奏聞云々、不足言、參八條院、謁女房之間、兵衞親康自九條殿持參御書、又大事出來之由、女房密々示之、但大臣大將事云々、是存内也、不及左右、一度事不切送年月次第增加奇特也、予身所帶可在今度歟、相待之程只出仕耳、皈家之後又參角殿、臨曉退下、今日云々說、傳國十一日云々、儲君必定能圓孫一宮也、可爲源大納言外孫云々、依帝王祖彌可任大臣云々、賴實卿又爲令去大將任之、或云、右府可勝太政大臣、事次可有立坊、七條院之内如滅火云々、通親卿結構之外、帝王以下不可有他人歟、關白之子又爲執行孫、執行放光之最中也、伊時之幸尤其理也、可貴、

八日、天晴、朝行水、念誦之後參角殿、即又參一條殿、南御門等悉被鎖、自室町面參入、人々車不可進立之由有仰、依不令出給不見參、未時許退出、參大炊殿、明曉可出御、常以追從不便、定經宰相乘毛車參云々、不相逢、任大將兼宣旨之所有喚參入云々、女房之說也、予

則飯家、又參角殿、殿下白地渡御御堂、御供之後參八條殿、謁女房退出、二位中將今夜拜賀被參、前駈六人、經通少將相從乘車、今日云々說、明夕行幸大炊殿、十一日曉行幸大內、其日讓位、其夜御幸大炊殿、廿一日初度御幸、七條院、三條院(殿カ)、儲君第一皇子、高倉帝一女坊門院範子內親王必定可有立后、爲同輿云々、諸事近例尤可被追、珍重々々、皇后物吉不及左右、又云、可有任大臣、或云、內大臣殿可被任太政大臣、爲絕望云云、希望之條不可依其歟、脫字アラン忠仁公大政大臣之後、攝政ヤカ事有障乎、人口狂亂、皆以虛言歟、女院御方之人云事、中間又有小口舌、兵衛尉以忠預爵之間、長經朝臣依私構、自御所々給折紙ヲ奮改、除以忠入光時、送頭中將許、此故以忠預爵之由、太理以孝等依構讒言、長經閉此事、緘歷周章、慥可被尋問之由申之、女院中本自無成敗之間、只僻事之由聞食直之上無沙汰、長經猶憤之、猶無沙汰、可向太理之由結構云々、奇特沙汰也、

(頭注)
謝座了、酒正趨出持空盞授將軍、先跪其前、後將軍相跪、置笏取盞、酒正持盤還去一許丈之間、將軍持盃乍居一拜立、次一同再拜了立、酒正取盤如初溍、相跪置盃、取笏持去之後一拜、立了又揖離列、

九日、雨降如注、夕休止、早旦參角殿、退下之後甚雨、乘燭以後參內、閑院殿、巡方帶、行幸料也、下車之間、戶部又下車、仍下、留路礙節立留也、依急事急罷融也、入左衛門陣、先見參中門邊、此間府吉上來云、明後日可參行啓、予云、行啓トハ何事ゾ、答云、東宮行啓也、問云、東宮トハ誰人御事乎、答云、明日可立給也、予云、然者東宮行啓近衛司不參歟、兵衛司可參歟、慥問外記可來、抑又有故障、奔飯問外記飯來云、中僻事了、全無東宮之儀、明後日御讓位可參者、即示承了由、但問其所、又奔飯々來云、大炊殿也者、次昇下侍、今夜無地下將、人々五六人在此所、公國中將參入、此人自公經補頭永不出仕、而今度參入、依不審有出仕歟由問之、答云、節分行幸所供奉也、其後今夜參入也者、且如此事行事乎、依愁所籠居、非蒙朝恩出仕進退不得心術盡之故歟、此間於鬼間右府以下有議定事云々、不知其事、良久太理者陣行召仰、予此間出殿上口向中門、帶弓箭著靴了、即出御衛

殿、右將渡來、左將不來、予云、上臈參濟々也、不被來
間、爲之如何、成定中將云、北條全不可被知、只見御座
許也、先是予召寄御輿長令取松火、即相共見之了、公卿列立、右大將、中
納言隆房、通資、忠經、二位二人、實教、兼良、參議公繼、實明、
三位成經、雅隆、公房、信清、闈司奏了、 少納言宗信鈴
奏了、進御輿之間、實宣少將來加、 宗國、公國、敦成範
奔出來、甚見苦、寄御輿、公卿將相副如例、兼良卿開發
役、劔璽、殿儀御々輿、關白殿候給、右大將以下發警蹕畢、出御
之儀如例、關白殿立給無名門代前、予猶出乘馬先陣供
奉、入御大炊殿、如例下御了、未撤御輿之間、少納言宗
信趁出、人々相示追入了、 次舁御輿、宗國以下相從退
出、公國問名謁、路次深泥、予直退出參八條殿、子後退
下、今夜宗國少將隨身着紅梅袴、 人以屬目、他人皆染
分也、
十日、巳後甚雨、巳時許參角殿、相次參一條殿、刑部以
下少々參會、談世間事等、實否難辨、此殿開門、車等遮
可立之由有仰、今日可有九條殿御參、 可御共由有仰、
仍日臈臨昏止了、早可退出由被仰、昏黑退出、參八條
殿退下、八條院今日令參日吉給云々、 即還御云々、世
間事等虚言相交、雖多風聞不遑記、
十一日、天晴、參角殿退下、未時計出門、縫腋袍、丸鞆帶、蒔繪細大刀、纓相具、
老懸弓箭、隨身令着二藍袴、先向押小路京極中宮御匣殿里亭、其母儀有服物所勞、
爲相訪也、此御匣殿祖母三品愛子、最愛之人也、傾以有其祿之故、宮中第一上臈也、乃所參向也、 以女房度々被示
本意之由、此間以忠弘令參內、示送大外記事、 警固召
仰左將誰人乎、他人參者引陣刻退可參入、無其人者可
早參也者、又令見右府參、還來云、外記返事云、警固
可有御勤仕也、早可令參給、右府又參入訖云々、 聞此
事參內、大炊御門京極方、昇下侍暫坐、人々漸參集、家經中將、兼纓、
公國中將垂纓、等在此邊、中人々去冬以後無其詮、愁出仕云々、予又同歟、 先是經通
少將參入、垂纓、參行啓之由稱之、 逐電退出、第一皇子
今日自博陸亭渡御閑院、殿上人前駈十二人、公卿少々
扈從云々、其人數未聞、成定中將、保家少將、公信少
將等候此內裏、又右少將被參、藏人信綱來觸五條少將
云、可立警固給、左頭中將命也、被答云、兄弟兩人頗似

無他人歟、信綱云、中持明院少將之處、卷纓了有煩之
由被申者、猶可觸他人之由被示了、又宗國少將(垂纓)、參
入、(兩)及昏上卿被行固關、藏人大進長兼左少將右中辨
等相共伺見、少納言隆經、(細纓、巡方、)中務少輔時賢、大內記
宗業等奉仕此事、稠人狼藉、腳氣難堪之間、又昇下侍、
先是淸長來云、可供奉內侍所、予云、於勸仕者不及申
故障、但他將已多、地下物頗無便宜歟、相計被催可宜
歟、將可隨御定、此事內心所案甚不可然、爲次將今日
出仕、雖不可嫌其役、非無他人、不快不吉、踈遠地下之
物何可供奉吉事初度事乎、又神鏡近邊甚可有恐、依思
此事示此由、淸長不得心、偏存公事對捍之由、有忿怒
之氣、尾籠之至也、予不答、左右可被相計由申了、其上
有催者謹領狀、但猶經奏聞一定可候也者、又還來云、
早奏聞了、早可被供奉、申承了由、實是虛言也、更不經
奏聞、固關遲々之間、及秉燭了、此間實宣少將參入云、
只今行啓了、前驅(供輔(刑部三位孫)、高通(同聟)、通具(本所人)、實宣(時榮男)、經通(同前)、光親(近日物吉)、宥雅、今一人忘了、八人也、)扈從通親忠經卿御車、殿下御車云々、此間

宗國語云、內侍所已有改定、我被召定了、無術事也、予
示神妙由了、是誠勅定歟、近日重事、予不可供奉事也、
此間固關了由聞之、仍又向陣方、上卿召內豎令召將佐、
予端笏進立上卿前、左衞門佐隆仲、右衞門權佐宗方相
從、(偏如警固之儀、)上卿云、今三府ハ如何、早可催具、外記頻雖
尋催更不見來、先是次將皆悉卷纓老懸了、無來寄人、
外記等尋求召出、右將監左右兵衞尉列立了、上卿端笏
南向ニ坐成天被問、タゾ、予稱(微音殊不聞程、)ヒダンノチカイ
マモリノツカサノカンノスナイスケ藤原ゝゝ、隆仲
堅固不聞、右ノユゲ井ノツカサノカンノスケ宗方粗
聞程也、上卿被仰警固之由、惣不聞、予稱唯右廻退出、
即卷纓老懸帶弓箭之間、次將等競出中門邊之由聞之、
仍又行向、下人狼藉、事猶遲々、及良久右府被奏宣命
返給、被立中門東、此間將猶不出、雖奇思隨上臈、內辨
云、イカニ陣ヲバヒカ天ニラミアハシタチタルゾ、問
此昏各出陣東西、左、中將公國朝臣、(若靴)、家經朝臣、宗
(少將)國朝臣、(靴)、致成朝臣、(靴)、雅親朝臣、(靴)、實宣朝臣、(靴)、右、成

中將定朝臣、伊輔朝臣、浛殿、雅行朝臣、成家朝臣、杝、保家朝
臣、高通朝臣、浛殿、公信朝臣、經通朝臣、浛殿、有雅、横
弓、出立定後予立弓、他人々群列之後立弓、各立了間
家經退入、依内辨歟、内辨被升了開門、闈司召舍人、少納言
宗信參入、仰云、トネメセ、宗信退出、外辨參列、大納
言實宗、隆忠、賴實、不胡録、忠良、中納言經房、親宗、通資、
同不胡録、忠經、光雅、二位實教、兼良、參議公繼、兼忠、實明、
兼宗、親能卿參云々、不見、三位公房、信清、次將追々各立入了、予同
退入、太理放列參進、宣命使歟、此間予出中門直退出、不知
其後事、粗聞事等、叙位役頭公經朝臣、成定朝臣云々、家經中將云、昨
日可叙位役由有催、即領状、今日改定他人可奉仕云
云、神妙事也、賢所、予兄弟叙位、但尼龍奉行人儀也、宗國有雅點定云々、又云、内殿上
人廿一人清撰云々、又云、院殿上人不可被渡、今度更
清撰、本人多可被除云々、内藏人重輔、留巡爵有此恩、定經卿
子、範季三位子、範光子、長房子被定、而今日範光之子
頓病、在近邊宿所殊及死門、仍令出其所、俄經仲子加
其所云々、又説云、保家院内共不可升云々、定虚言歟、

無双近習也、如何々々、世上事難盡筆端、叙位之路、大
炊御門西行、東門出御、東洞院南、二條西云々、卿相已下辨
官群官皆可相隨云々、於予者蹔外今日出仕、猶狂氣
也、依有見物之志遂以狂出、清長不得心、猶可謂奇特、
職事皆渡云々、今日二條内裏上棟之間、闘亂及傷或及
死門、或舁出之間、叙位之料作路血先流云々、又作路
之間、闘亂及傷云々、又圓勝寺修正猿樂寺闘諍、又法
成寺咒師之中闘諍云々、吉事之始可見後鑒、皇子無親
王宣旨、職事仰上卿云、以爲仁皇子爲皇太子、即可有
讓位云々、是光仁之例云々、弓削法皇誰人乎、如何如
何、此餘光範卿撰進云々、爲人之音、如何々々、非爲身
事歟、尤可忌歟、其反音又院音也、尤可憚歟、及傷事三
人被疵一人死了云々、□匠也緣者下人等叫喚競爭、如軍
陣作時聲云々、
十二日、終日陰、早旦參上退下、酉時許業清來、相乘參
一條殿、季經卿參會不可仕云々、無談事、戌時許御共
又參角殿、今夜御宿、即退下、世間事不聞及、

十三日、天晴、早旦參上退下、静開梨白地出京來、今日
念誦、小兒女房等物詣於白川禮百躰、夕飯、參大臣殿、
御北參一條殿、深更退出、參八條殿、即退下、人云、法
成寺修正初夜、導師落自禮盤頓死云々、不知實否、又
云、殿上始之後、主殿司一人頓死昇出云々、定虚言歟、
武者所口(取瀧)一人入來語云、昨今御所無別事、人々猶冠
事、又未術門邊云々、上棟所及偽物被追放了、(依爲吉事日、無別物之沙汰云々、大切歟、)件所偶同被疵斃了、仍同昇出云々、内殿上
人、(次郎狼藉、)成定、家俊、伊輔、家經、隆衡、資實、保家、教成、
雅親、公信、實宣、經通、範光、長房、光親、宗方、隆清、
道經、通光、基忠、兼基、賴平、藏人頭公經、通宗、五位
藏人兼定、清長、長兼、六位重輔、爲定、範茂、(範季子、)範基、
(範光子、)忠成、(長房子、)範基依頓病不出仕、仍忠成超了云々、非藏
人高階重經、(經仲子、後聞、下臈子皆補職事、上臈子非職無術由申不參云々、)平知國、(親國子、)所
衆中原行盛、中原宗定、大江宗親、出納佐伯久親、中原
貞重、紀清景、瀧口藤盛甚、藤親明、惟宗貞政、院殿上
人(擬出、今度四位初有此例、)保盛、經仲、(殿上頭地下、)成定、家俊、親經、(大辨地下、)伊輔、
公經、家經、通宗、保家、高通、信雅、宗隆、教成、隆衡、
資實、公定、公信、通具、實宣、經通、五位範光、兼定、親
國、宗長、知光、長房、清長、長兼、光親、親長、伊時、有
通、隆清、通光、資經、道經、隆仲、有雅、忠信、兼基、雅
經、師親、通方、別當通親、忠經、信清、公經、判官代長
房、藤親綱、藤信綱、同忠綱、源保清、藏人康業、源仲
家、同家長、橘以忠、非藏人重輔、源光定、主典代左衞
門尉中原政經、(年預、)小志安倍資兼、

十四日、天晴、風寒雪飛、今日不出行、猷闍梨來、人云、
今年大元法御衣、更依無先例献彼主云々、未曾有事
也、

十五日、晴、雪降、午時許參吉田殿、申時許退出皈家、
日入了、入夜參八條殿、(依一品宮御節供也、)少將被參會、予云、被
除院籍之號、不蒙恩免仰以前出仕如何、被答云、此條
不存知勘當之儀、仍所出仕也、予所案雖非勘當已被除
其籍、云耻云恐、今朝出仕無謂歟、内々申入、於出仕者
無憚之由、被仰者非此限、但此上不及口入、小時雅行

中將參入、(垂纓)已以兩人出仕、其上不及沙汰歟、中將即爲陪膳、予兄弟、親國、宗方(卷纓)等役送了、非人雖不可參內猶卷纓、依冥加之恐也、世上之儀式更以難計、不足言歟、人云、近日可有除目云々、所帶之有無兼難存、御即位三月三日云々、裝束等事雖可調儲、世間之儀尤難計、恐惶之外無他事耳、

十六日、陰、月蝕也、齋參角殿、未時計本陣吉上來云、明日可參射禮、他將達不參歟由問之、各所勞故障無參人云々、申可參由了、近日出仕雖似物狂、非禁中儀式、如此府役隨堪可勤仕耳、女房說云、公淸訴、隆衡(給七條院御給、)超越中八條院御給、件御給雅親給了、仍召返時通所給未給賜公淸了、高通又訴、下﨟超越中女院并宮御給云云、予近日之躰更以物外、雖然於中宮女院御分者、給高通之條無術由申入了、此上事只可任天運、月出之後參八條殿、此間雲晴蝕現、宮御方藥師御念誦、一品宮藥師經御讀經、女院孔雀經御讀經、子時許復抹之後各結願、予、宗方、兼時、淸季、隆範等取方々布施退出、

十七日、天晴、午時計出門參大內、於建禮門幄邊、相待上卿及數刻、外記幾參入、雖問諸司參否稱不知由、官掌等又云、今日御即位定訖後、上卿冷泉中納言可被參云々、以人欲令伺內裏之儀之間、中御門邊追前、予即帶劒插矢取弓(ヤキ)、如例、(但卷纓、今日不相具蒔繪弓袋、中合坊門大納言也、)上卿參入、於幄前取弓矢被着南一座、將被參者且有着座之由被示、仍予即着座、(公卿未南座北面也、)暫談話、召召使被問諸司具否、申云、新宰相、左少辨、源少納言所被參也、右將不參云々、近日有御即位定并擬侍從等定、仍右府被參陣云々、上卿且可行之由被示、即居粉熟、次居飯、(撤ハツタウ、)次勸盃、上卿取之被傳擬、予取之置机邊、次令射、射手等相雙出來、如形射了、予即起座退、次上卿又起座被退出了、此間少納言重定出來、予入左衞門陣邊、脫束帶着狩衣參一條殿、(此間藏人重輔不感相逢、若行事所歟、尤無骨不及逃隱合眼了、)細大刀返送三條了、路次所借中也、參大臣殿、有家朝臣伺候、見參之間入夜退出、依窮屈直皈家、二位中將被參、

十八日、天晴、早旦依召參上、以女房有被仰事等、一昨

日予有申入子細、官途事絕望了、御給等又無所望、但至于下﨟近衛司於女院中宮御給者、人之所見耻思給旨子細也、所申尤有其理、以事次可申兩方由有仰事、又事次有被仰旨等、又申入了、申旨等殊有御感言答云々、於超越者全不可痛、於所望者又依無其緣、更不可申、但無解官者、本官出仕全不可懈怠、人超越翌日即可出現、此上依無申入旨、於被解却者又不可痛之由也、此條殊有御甘心、有御與言等、即退下、念誦之後、申時計歸參、昏御共參八條殿、亥時計還御、予退出、

十九日、陰、入夜雨降、終夜如注、公淸朝臣所給女院未給、依御口入變改、不便不當、汝訴申歟、絕官途之望由、已以事蓄了、今訴此事、西御方母儀尼公定成遺恨歟、此上又以他方給𥡴被叙者、還可爲耻歟由、女房有非告、予陳所存了、他方超越幷公淸朝臣昇進等、一切不可痛、不可耻、如本自申女院中宮兩方事、所痛思給也、次又於公淸者、殊不結意趣、但隆衡超越馬頭非公達、猶公淸痛之、況公淸超越高通爭不訴乎、高通ハ近日吉人也、公淸ハ殊不然、公淸持種子者、高通成就無賴、仍以女院御給構爲兩將被越之條、(寧)定爲面目乎、爭不訴申乎由返答了、甚無益事也、午時計人々小々參出開之、仍着布衣參御堂、例講訖取布施、成定中將、被聽兩昇殿、近日吉事之身、今日參入難有事也、有家朝臣、盛房、有經、所々祇參者、爲所見才學所參歟、諸大夫兩三取之了後、中將暫閑談事等、一自踏節會日、始聞任大將事、依之其夜忩參一條殿、件日大臣未下下名以前、職事淸長以藏人催陣可引由、伊輔、高通、經通等、周章欲着靴、下官聊相示、仍各逗留之間、淸長又來云、早可被引陣、下官答云、於陣事者如形所存知也、所詮不可及職事懈怠、不可被知、忽腹立云、有出御時コソ引陣遲速ハ有礙、於無出御者早可被引也、又答云、於此御時者御忌月無出御、是每年之儀也、更不可寄出御有無、御元服年許コソ出御ハ有シカ、其時又或奉行職事早可引陣由譴責、被下下名之後可引由答申之間、職事怒奏聞、上仰云、將所申有理、仍暫可被候其遊由示之、其間居所不及召籠、いづこにゐても刻限に引夫はさてゐ

りなんと申了、此條全非新儀、不可被知、猶長無所答
逃去了、不足言、被御元服年、職事宗隆所行如此、其後
坊家奏取繼將事思忘不沙汰、職事遂電、大外記於階下
催下官、(其時左中將也、)答云、打任天ハ右將常勤仕之、(依有便宜也、)但
可隨催、即勤仕其役了、忠季中將問云、奏取繼無催人
如何、答云、已勤了、忠季歎息云、依思此事所留候也、
而不相觸長祇候、甚無益、退出許也者、今年白馬節會
無馬頭沙汰、但雅親、經通被召定由粗聞之、雅親俄問
其儀、答云、久廢忘一切不覺悟、但兩説候歟、尤可隨御
存知旨、淺履取笏人も候めり、着靴取杵之人も候め
り、於渡儀者全無樣歟、嚴命如斯、忽成不審之條如何、
但臨期無催、沙汰人兩將立切御簾下不知其事、白馬渡
了後退出云々、一今度御讓位日之儀事、昇殿事更不存
知、當日以女房申入之處、被申合殿下可定由被仰、而
臨期忽加清撰、自愛無極、劔璽役事、公經取璽、下官取
劔、(先於中門邊、弓ナ胡隨身、空手進寄取之云々、後日右大將問云、府次第歟、位次猶將主御前也、只依爲前進寄取之上、不及相論取了由答)也、下南階出東門路頭供奉、大略同行幸歟、右大將被
供奉近邊、殿下御御後、公房卿ハ員中胡籙在公卿列、
公繼卿員壺列近衞陣、件日宗方着縫腋承警固、召仰之
後着改闕腋供奉、光親同着縫腋勤仕、皇子前駈着闕腋
供奉、此事兩佐作法一同云々、經大炊御門東洞院二條
入左衞門陣昇南殿、(右莚道、)經南階昇南簀子長橋持參日御
座、(內侍在御座左右取之、入夜大殿了、主上不御、此次將退出之後、主上出御、被仰藏人等事歟、)此間民部卿、平
中納言等小々在中門邊、雖此道云々、其雖後日有事
開、雖頗卷舌云々、仁安之時同新主御閑院、偏此儀
也、其時公卿列立庭上、今度不列立、(他事皆同彼儀、)其時頼定、
實家卿取劔璽、今度兩人自然同彼例、經家、忠雅公大
將也、大將又同路、又同前難之條不當歟如何、其後殿
上始列拜等可有歟由、人々雖不審遂以無之、人々自然
分散了、殿下於御直廬覽吉書、又御院參了云々、其間宗
隆於大盤所前不昇殿之由放音忿怒、無成敗之人、不奏
院、不申殿下、只放大音聲述懷、大略臨曉退出云々、
十四日依催參法勝寺、公卿上卿一人、(實宗、)殿上人無他
人、預法師相共取大導師布施退出了、一皇子渡御閑院

之間、前駈殿上人十二人被催、四人申障、八人參云々、御車殿御車被用何乎由、雖不審不開、間木工之處、不慥答、半蔀カト問、然雖答其由、慥不見氣色也云々、御即位日甲事、所持物ハ大宮大納言（元暦御即位）甲ヲ本ニテ所新造也、今度殊不損、其甲ハ偏腹卷之躰也、近代之甲草摺腋楯などしたるは、今すこしやうともありて宜見歟、先年顯家朝臣ハ以錦タヽミテヲトス、忠季朝臣ハ紅紫ノ匂打物ヲタヽミテヲトス、美麗ニ見キ、打任天ハ以組ヲトス、或弁（カネ）也、或頭紙也、押繪、又唐のうすやうにてきらめきたる物ヲ用タル宜也、讓位夜次將、伊輔、高通、經通之外皆着靴、成定於任大臣之時者着淺履、今度着靴、右大將命也者、昏中將退出入、予退出、奈良借都御房參入給、今日解陣了云々、高通少將參由聞之、深更兼親朝臣告送云、除目、美濃守源有雅、左近大將家實、中將雅行、（後聞、被渡云々、）爲年預將曹下野武安、府生忠秋、右近將曹秦兼澄、兵衛尉成重、瀧口のきり物、秀保、同、撿非違使公澄、無左右、、、、但明後日御隨身將曹近武、敦助、

此二人今度許勤仕、近武如本任將監、敦助又還本府、相其參御所邊、可知行召繼、於後々者新補將曹、（武安、兼澄、）二人可爲御隨身云々、府生、（兼直、依武、本兼澄上臈也、被超了、）番長、依繼、近春（近武子）、今度直補番長、近武達源大納言能盛訴訟、被立逐付高能卿仰申入勅許云々、下﨟、助信、武景（武安子）、久清（依武弟）、兼澄子（元内大臣殿下﨟）、兼平子云々、

廿日、終夜今朝甚雨如注、巳後雨止、天猶陰、參吉田殿、即皈家、依氣不快不參他所、

廿一日、天陰、今日太上天皇初度御幸云々、路大炊御門西行、東洞院南行、三條西行、可入御三條殿四（烏丸）東門云云、路不幾稠人之所無從者、有怖畏仍不見物、一昨日任大將之儀問公明少將、末練之人所見不幾、不參內直向饗所云々、出仕次將三位中將公房、中將雅行、權少將宗國、雅親、實宣、公明、公卿大納言實宗、忠良、中納言經房、親宗、隆房、通資、參議公繼、兼忠、定經着座、殿上人家俊朝臣、資實朝臣、兼定等云々、勸盃五献云云、未時計參八條殿、（今日布衣、雖未被仰布衣、於今者冠又還可爲鳴呼、又被仰布衣之由之條似擬院中、只漸自然恐惡何事有乎由、一日有御沙汰、故着之、）越中侍從參、（衣冠、）相共下格子了退

下、入夜參角殿、大臣殿御北政所、今夜御八條殿、人々參云々、太相國事猶似定訖云々、不可歎、何事有乎、

廿二日、天晴、參上、與州參會、退下沐浴、

廿三日、天晴、參上、白河法印御房參給、午時退下、知範語云、一昨日見物供奉之人、六位四人、藏人二人、中宗、康業、判官代二人、忠綱、仲、殿上人三十人計、保盛朝臣、成定朝臣、伊輔朝臣、經仲朝臣、公國朝臣、公經朝臣、通宗朝臣、資實朝臣、高通朝臣、保家朝臣、敎成朝臣、通具朝臣、實宣朝臣、經通朝臣、隆衡朝臣、範光、兼定、長房、有通、知光、有雅、師親、隆清、隆仲、光親、忠信、伊時、通光、公卿廿人、藤大納言、隆、右大將源大納言、御後、高倉中納言、泰、冷泉中納言、隆、平中納言、親、別當堀川中納言、光雅、左大將花山中納言、忠經、右衛門督、二位中將、中宮權大夫、藤宰相、二位中將、六條三位、經家、持明院三位、基宗、三位侍從、親能、右兵衛督、新宰相定經、攝政殿御車扈從、新大將番長、左府生武守更爲番長云々、其替右府生子、師武、渡左、武宗子、武安、補右府生云々、太上天皇御直衣、二重織物、御指貫、紅打御出衣、入夜行坊門、爲方違也、

廿四日、天晴、開曉鐘飯九條、昨今依或人結緣之勸、奉書涅槃經一卷、巳時計終功、或人云、美乃多藝庄顚倒云々、可以目、未時計參角殿、相次參八條殿、女房密談云、公清未給不給之間、母儀尼大納言局忿怒、如此小事猶不許、西御方不可伺候給、於今者永不可參給之由稱之、奉取籠了云々、今度事不過、又似過怠、爲人極無益事也、但力不及事歟、御匣殿母堂猶難存云々、又坊門大納言所勞大事也、仍女房大宮殿又可退出、兩方女房彌無伺候之人云々、申時計退出之後、槐京兆來、清談移口、入夜退飯、被催大將代云々、

廿五日、天晴、今日自殿給資房卿記七卷、萬壽長元長曆元年也、此記極以難有、人以秘之、年來不借得、今給之、殊以握翫、秉燭以後御共參八條殿、深更還御、今日大外記良業參入語云、明日禮服御覽也、又長俊等語云、立后範子內親王、猶一定也、以天仁之例御即位宣命可被載之、來月三日御幸殷富門院、始布衣、晴、保元先御幸上西門院、次御幸美福門院、准彼例、可有御一宿、

本所結構非一、甚營々云々、　雜遊具等様々被儲云々、
二月八日、八幡、十四日、賀茂、廿日比、日吉、連々晴儀重疊
重、又云、　廿一日御幸、左大將殿前驅信廣欲忩參下馬
所之間、奔走雜人之中、　範光共侍引其從者足令顚倒、
信廣依此事、以笏打侍手奔去了、依此事侍從者等奪取
傍外前驅季佐笏、　拜取袍八夕袖、　於今者殿中無言物
也、極輕々歟、只非一身之不覺、執政之耻也、手中笏何
及被奪乎、不足言、　又番長依繼以弓打落居飼衣帽子、
居飼取依次從者衣帽子、檢非違使等欲捕之間、狼藉騒
動、惣見物車棧敷之間殘害損物甚多云々、　又云、二條
造營北對十三間顚倒云々、様大進兼時云、昨日頭中將
奉行、中宮一品宮各可令獻濫口一人給由、可申沙汰之
由、　示送宗頼長房二人許云々、　宗頼卿計攝政殿御消
息、長房攝政殿御氣色ゝ晉云々、
廿六日、陰、未後雨降、昏後風雨、　不出門向舊記、及晩
景無人音信、病氣又不快、徒然更難消懐舊之思、　思外
無他唱、然而嘆耳、

廿七日、通夜雨如注、朝後休、巳時晴、今日左司即被引
送黄牛一頭、尋常牛也、自去年之冬惣不持牛、　東西雖
相尋更無芳心之人之處、殊以悦喜、昏參八條殿、　越中
侍從相具小男退出、定忠入道之子、九歳云々、　予參入下格子、盛房、兼資、之
後、向坊門大納言亭、　又喚出侍從遂事付公事、度々向
此人許、又頗有芳心、依聞重病故所訪也、　殊爲本意之
由以侍從被命、自十二月廿二日病惱、蛭灸之後聊雖有
苦痛之減、本体寸白、不食無力一切不直、遂日尫弱云々、　雖
非指其家跡、於末代已有識之人也、宗能内府之説多受
傳之、今又如之、尤可惜之、即退皈、皈參宮、又退下、下
人云、今日太上皇密々乘御女車御最勝光院、不限此一
所、近日京中並遊地日夜御歴覽、尤可有用意云々、
廿八日、天晴、除目之始云々、晉舊記、及晩景文義相具
小童來、話云、昨日俄有御幸於法住寺殿、　通親高能卿
乘車扈從、女房一人參云々、彼御所未臨乎、　昨日欠日
也、惣毎日毎夜有此儀、被馳牛馬云々、吉上來云、明日
可參大將殿若闕、有所勞若無人歟、殊有可參仰者、　可

扶參之由申了、推參又無益之故也、若陣將本只予一身也、依此事人々被命着陣歟、

廿九日、自曉雨降、終日陰、昔舊記不知他事、今日事無昔尤爲吉、

卅日、自夜雨降、時々雖晴遂陰、入夜大雨如注、除目入眼日也、健御前參詣日吉、又女房今參彼堂、翌日見聞書、

神祇權大副大中臣爲定　同定輔　權少副隆宗　同知雅　權少祐齋部孝光　權大納言藤家實兼　權中納言藤公繼　參議藤公經兼　源通宗兼　少外記淸原信重　權少外記中原尹光　中務丞中原盛忠　少錄平有俊　侍從藤基良　少內記惟宗以忠　皇太后宮權大屬安倍久景　少屬中原俊兼　縫殿允大江淸定　陰陽大允安倍有貞　式部大丞源仲家　丞藤廣光　卜部兼經　少錄中原國貞　算博士三善長衡　諸陵助藤友家　民部權少輔藤家信　大丞紀景忠　少丞藤經光　主計允中原重宣　主稅允大江家元

兵部權大輔藤重邦　丞源淸家　少錄平成隆　刑部丞源通從（工九）　平範遠　大藏丞惟宗忠成　宮內丞藤行盛　木□□藤景保　主殿頭中原師親兼　允中原信良　正親正顯經王　采女祐中原成康　主水佐藤佐良　藤成俊　彈正少弼源具康　少忠安部資兼　東市權佐藤守光　修理權亮藤遠賢　勘解由次官藤朝基　山城守三善信成　伊賀守藤定親　伊世權守淸良業　上總守藤家隆　下總介藤成倫　常陸守藤師親　下野守藤親房　加賀介賀茂宣平　越中守藤公長　越後介菅原在茂　丹波守藤信雅　權介賀茂在宣　但馬權介中原師親兼　播磨權介藤道經兼　備中權守源宗兼　介藤敎成　安木權守藤範資　周防權守大江景宣　長門介中原助正　阿波守藤忠淸權守源重定　伊介藤國道兼　讃岐權守藤宗賴　權介源賴家　太宰大貳藤季能　筑後守三善惟長　豐後權介三善仲康　肥前權介安倍吉弘　肥後權守三善宗仲　介中原定滿　權介中原弘貞　日向守高階業

國　左近少將藤隆淸　將監大江泰重　右近權少將藤資家　將監源親盛　將曹大神式賢　左衛門尉惟宗忠久　右衛門佐藤基淸　少尉中原有親　同遠貞　左兵衛佐藤家衡　尉平重宗　藤家景　少志藤盛友　右兵衛尉橘景廣　左馬允藤盛景瀧口　藤景綱　右馬允中原宗景　少屬小野則時　兵庫允源泰景

建久九年正月卅日

正五位下高階親家　藏人頭藤伊輔　藤宗隆

○二月

一日、天晴、送賀札新少將、（資家、）又以書狀訪成定中將、（伊輔朝臣超越、親經閉門籠居云々、）入夜向新中納言（中宮權大夫六條堀河亭、）許、被相逢、淸談之後退出、參八條殿、亥時計飯盧、

二日、天晴、申時計以後心神忽違亂、假病惱、終夜辛苦、

三日、天晴、心神猶惱、今日春日祭御禊、（中宮、）陪膳日來領狀、頗病之由觸奉行權大進宗方許了、今日上皇御幸西郊女院云々、依之彌無參入之人歟、所勞尤爲歎、晚頭自權大進（宗時、）示送云、宗方雖相催人々、已散用盡之由示送之、爲之如何者、雖所勞無術可扶參由答了、但與州此間又送使者、所勞猶無術由示之、返事云、密々借用冠已下早可勸仕也者、重答感悅由了、即取具袍等送之、（此人布衣參御堂云々、）先是未時計車送宮女房許、密々爲見物也、入夜雜色等還來云、日入之程御幸了、殿上人衣冠束帶相交（非布衣之儀云々、）廿三人供奉、（此外六位二人云々、）中將家經一人、（依何面目供奉乎、）近將高通、通具、敎成、保家、實宣、知光、有雅、保家、實宣相具布衣隨身云々、辨官資實、長房、職事兼定、侍從（雅經、通光、伊時、）兩廷尉、自餘云々、公卿十三人、權源大納言、中納言親宗、通資、忠經、宰相公經、通宗、定經、（公經相具布衣隨人四人、）二位實教、三位經家、公房、信淸云々、御車庇、（御直衣、）公澄在御後、北面十二人供奉、此間昏黑云々、見物之雜車無其隙云々、

四日、陰、小雨時降、臨昏大雨、即雲晴西天月細、馬助業淸假下向春日祭云々、昨日被責催之、近衛府使右少將經通不送摺袴、（稱觸穢之由、依心中冷然也、）

五日、西風扇、春天晴、風病猶不快、今日沐浴、　殿下御參八條殿云々、依所勞不參、取寄堀河宰相中將(兼宗、)鎧、爲本樣也、咳病又不快、沐浴之後心神猶惱、

六日、天陰、辰後晴、心神殊惱、扶重病今日書訖舊記七卷、依宿習之催、不顧病惱終功了、世以秘之、不可外見、不可外見、

七日、天晴、先日所給記七卷(一帙櫃一合、)付女房返上之了、今年歡喜光院修二月可奉行之由、一昨日有太理命、雖加院司如此事更無其命、又不所望之處今如此、又日次非惡日、事非不吉之故也、仍無左右領狀、　但公卿殿上人等五位判官代定催具歟之由存之處、猶依不審、今日尋申彼卿之處、返事云、　五位判官代無之、可然人々相計可被催也、平中納言可催上卿、一人參者、　其外殿上人兩三可相催者、仍書御教書送平納言許、即有領狀、　又時々參彼院殿上人等少々相催之、(雅行朝臣、有通、行房、範宗、)　隆信朝臣兩息可令參由、殿閑申相示之、近日彼院中萬事不足言歟、仍不肖物忽奉行耳、彌無領狀之人歟、　咳病殊無術、心神甚惱、

八日、朝天晴、俄陰小雪降、即又天晴、雪猶飛、或人云、今夕下名云々、相公鎧返奉三條、(是右羽林同爲本樣、自一日被請取云々、彼日高通少將可借用云々、)歡闍梨來談、

九日、天晴、宿雪白、即消、昨日令甚寒、心神猶惱、終夜辛苦、下名、

中務丞源盛業　內舍人中原兼經　大江景康　藤康隆　兵部丞藤業信　左京進大江景友　勘解由判官橘親季　飛驒守橘惟國　大隅守藤兼範功　右近將監藤重泰同　右衞門尉源定滿　左兵衞尉藤俊清時　藤範信　右兵衞尉平能淸功　左馬允藤景經

讃岐守藤光俊重功

二月八日

十日、天晴、內大臣殿自一日比御北小路殿云々、土御門(宣陽院御所、)可爲上皇御所近邊、有憚之故云々、心神猶惱、咳病無術、

十一日、天陰晴風、入夜雨降、咳病彌增氣、　明日修二

月、人々散狀等書之、示太理許、有返事、
十二日、明後雨止、風猛烈、時雨間降、咳病殊無術、酉時計行坊門、心神惱雖進退谷、今日非惡日、又事非不吉、依始奉行、相扶參歡喜光院、先是事始了、上卿平中納言、五位判官代隆範、（依太理示送、今朝予所示其由也、）殿上人保盛朝臣、範宗、隆兼、親長、越中權守等參入、（予日來所儲也、）入後戶加其座、中納言被招予暫談話、此次問御即位禮服、人々答云、外辨納言、（泰通、通資、）宰相、（宗賴、定經、）擬侍從、（宗俊朝臣、隆衡朝臣、）宮內卿、右馬頭、少納言、（隆經、宗行、）典儀、（頁定、）親王代、（宰相中將兼宗、三位中將公房云々、）初夜了、大導師昇之後、納言退出、錫杖了取布施、折紙授民部少輔了、今夜可持參由相示退出、依咳病無術也、保盛朝臣語云、明後日御幸以御點被催云々、吾不入其內、件日鳥羽修二月可參之由被仰也者、
十三日、天晴、早旦公雅律師來臨、即修小佛事了、（請僧例籠僧也、）佛（阿彌陀來迎一鋪、）經、（摸寫、）又如形修此持佛堂修二月、（靜闍梨也、）又有健御前佛事、（同闍梨修之、）入夜女房詣彼堂、依心神猶無術不能念咒、
十四日、天靜風靜、入夜雨降、上皇幸八幡也、是雖可見物本自不好也、早旦皈九條、青侍等來云、即御幸了、供奉人々大略、後聞、前齋院（範子、）今夜入內給云々、或云、無饗車宣旨云々、後日前武衞注送云、於棧敷見物、辰始時前掃御幣神馬等先行、（□官二人着束帶相副之、）先是使廳下部十人着色々結染水干茶染小袴脛巾等二行行列、是太理供奉之間所被召具歟、遠所之行幸之時必被召具歟、家之例云々、次六位二人、（左兵衞尉源家長、右近將監藤忠綱、）殿上人十六人、（仲賴、經仲、保宗、高通、隆衡、資實、實宣、經通、知光、長房、光親、宗方、有雅、隆仲、忠信、雅經、此外長兼被催之中也、若遲參歟、將又參會之後歟、）上達部九人、（右大將、源大納言、後孫、花山納言、別當中宮權大夫、三位侍從、右兵衞督、新宰相中將(公)、源宰相中將(通)、）皆着束帶供奉、次御隨身六人、（褐衣褐袴、壺胡籙等也、）兼澄列右將曹、是敦助衰老之間所被召替歟、（今日着唐綾襖袴、以紺地錦置伏輪、是破新制歟、）次御車、（庇御車、）御車副八人若蘇芳唐紙、（文草也、）款冬衵副轅牛童（愛王丸、）若二藍、（召次泊、）持御榻、又廳官一人着束帶持御沓、（置柳筥、）御裝束、（御束帶也、赤色御袍、其外尋常、）次御隨身下﨟等步行、次後騎人、次召次等御後官人、（季國、布袴、）次北面下﨟、（康實、公澄、成實、仲盛、基清、有範、能継、信弘、盛能、俊清、）供奉如恒、次殿下、（但直出云々、）前駈六人、（季佐、信廣、仲基、季宗、盛邦、佐清、）

檳榔毛御車也、他事如常社頭儀、午時計着御宿院、於高良下自御車、即御登山、（御歩行召樓鞋、）人々先行、（先例於宿院有御祓之時、高良社御幣先被分奉歟、今度於御所出御之時有御祓、仍無其儀歟、）須臾自大坂臨幸寶前御在所、（南樓西腋如常、）公卿座立樓東、殿上人座其末云々、次御奉幣、（先御拜歟、小神幣被分乎、）金銀幷白妙御幣等也、又有神馬一疋、俗別當兼遠朝臣申祝、即申了給祿、（大褂、）藏人大進長兼取之、次召出檢校成清於西經所前給祿、（大褂、）長房取之、次有里神樂事、巫女三人（惣一大王他等、）出來舞、唱人五人（八ヶ又、）不及着座只舞、各給祿、（巫女正絹、唱人手作布也、）廳官等取之、次有御經供養、（御經金泥法花經一部二經心經等、）御導師公胤、（啓白了、）給御布施被物一重、（公經朝臣取之、）絹裹、（經仲朝臣取之、）次被行御諷誦、導師宮寺（僧歟、執行、）給帋裹、（長兼取之、）次被仰勸賞、頭中將伊輔起座進右大將前仰之、良清（成清末弟、）叙法眼、（宮寺勸賞直被仰、法眼事壽永元年後白川御幸道清叙法眼、建久二年同御幸清叙之、今度合三度也、）事了御退下馬場殿御所、女房等多以參仕云云、人々退下宿所、（右大將直皈京、）秉燭之後着御淨衣、（御沓、）令參若宮、御近習人々同着淨衣參仕、無指座籍、只隨便宜群居于所々、巫女三十人計、不論老若皆悉參集於拜殿、亂舞堪能之猶小々及白拍子、于時雨降、即入御馬場御所、人々又退下、曉鐘程各着束帶皈參、即還御、（御束帶如初、）雨脚頻降宛如注、使路令參藥師堂給、（無御誦經、宮寺奇之、）每手執炬火下山、（或着藁履、）自惡路着宿院之間、夜漸晴雨猶降、如昨日於高良召御御車、渡御鳥羽北殿、供奉人々御隨身等明日十六日未刻可還御之由被仰、仍分散云々、

十五日、朝天晴、午後俄陰風雨猛烈、即晴、上皇昨日無還御、御逗留久我、（通親卿宅、）有種々御遊等云々、八幡檢校成清盡海內之財力云々、入御鳥羽、供奉人退出、其後近臣等供奉入御久我云々、

十六日、天晴、咳病猶不快、

十七日、天陰晴、入夜深更降雨、咳病頗宜、昏上皇還御云々、通親卿、（直衣、）殿上人五六人、（布衣、）供奉御車如例、御隨身等云々、

十八日、天晴、雖風雨、夕降又晴、今日始沐浴、入夜參御堂、

十九日、天晴、午時許參上御堂訖、懺法訖取布施、季

經、親雅卿、宗雅、　成定朝臣以下諸大夫等相並十人計
取之、次有例講、又取布施暫退下、又參上、日入以後取
合利講布施退下、參八條殿、秉燭以後皈廬、成定中將談
事等多、本府之間事也、廳頭幼稚不傳文書之間、惣不知
案內、無術事、其父兼弘死去之時、以文書付壻舍弟、此男其時童也、而依爲小相撲有勅被補廳頭、而不持文書、万事不覺、
只來年預許示此事、仍心之所及難下知、大嘗會之時神供物事、左右近廳頭進上之所備進也、於如然事者年預將不及御(口脫カ)入、○以下
闕文、此男依上仰補了、於今者召渡文書給之、可宜歟之由
示付頭辨了、　本府御倉去元曆之比強盜入、　取雜物等
之間、物具等已紛失、欲新調云々、　修理用途可及七千
疋歟、所給只內舍人功也、件內舍人又可進二千疋之由
申之、自上可進三千疋之由被仰、上下半饒之間、　大略
欲闕如、雖然猶可構濟三千疋之由、　昨日申之者、爲歲
旗爲盜被取了、本府幡闕與長等著之、左近用布、右近用絹之由
聞之、　尋見之處是實說也云々、　中少將代裝束等間廳
頭、不知之、構尋之處又敢不審了、胡床之員數又不知、
求出官廳圖計之、所令下知也、　又頭中將奉行臨時祭、
於代始者、　擇吉日被行之由不存、一日相逢問答之處、

稱云、被擇吉日事も小々候歟之由覺悟云々、又問其由
歟之由問之處、又云未聞云々、　已以前不知歟、又右大
將云、院八幡御幸於坂口下御、通宗取御沓、伊輔不參會、仍有雅取御劍
前行、如內裏之儀、此條如何云々、　又出御之時被寄御
車之間、取御劍之儀同不似存、是吾僻事歟、　不知事也
云々、又云、親經自翌日出仕、更不籠居、公國又籠居云
云、去年出現、今度籠居是何故乎、尾籠之極也、　又云、
高通等昇殿數輩相加云々、又云、　雅行朝臣補左年預、
右年預敎助、彼本府裝束事、廳頭相催之處、　一切不可
闕進之由申之、先例皆調進之、兼時、季利等調進、當時
所遺也、而申云、上古ハ大粮米年預沙汰也、　依之所勤
仕也、於今者以何可勤乎者、是又非無理歟、予問云、幼
主同與之時、格子令勤仕給歟、答云、　此院大嘗會御禊
日所勤仕也、　左右各取末將一人役之、左昇自東階、脫
靴入其妻戶次第下之、階間一向不下、右同昇西階入妻戶者、又
宗雅朝臣語云、任大將夜儲將座四、依頭狀也、而公明少將稱
障忽參入、人々着座之間、推而着座末、無座無興、殿上人々

雖立箸已無其饗、只受盃之流巡猶在座、宗國有所役起座之間、昇坐其座、逗來復座之時、又被追下、暫奪人饗又被取返、未曾有事也者、未練之人不便々々、於八條殿兼時語云、上皇今曉幸城南、御共人皆悉儲船云々、但又說云、明夕行幸可有御見物、逗留之條不定、近臣之輩只周章云々、一日於鳥羽殿先競馬、次假鳥合、(取聚近邊雞合之、)老若分方云々、老方(大納言、)負、仍爲負態渡御久我、事了又還御鳥羽、又鳥合、若方負、爲其負態今日又御幸云々、無才貫首惣不覺、鴻才貫首又現尾籠、木工勾勘不及左右、職事奉行惣暗夜歟、可悲之世也、

廿日、任大臣兼宣旨之由兼風聞、昨今又無音云々、不知有無、御堂御八講始也、(二日之儀、每日四座、)發願有御經供養、(布施取二人可入、自夜前依被仰、雖從上、右大將參候、仍退出、)參北小路殿、(內大臣殿、)見參之後退出、入夜參內、今日大內御渡也、(自今朝云々、說云、上皇可有御見物、御車可立二條大宮、仍群官早參由有催云々、依殿宜有騎馬所勞、參內侍所平由、觸奉行職事未定、神妙之由有返事、仍不相具馬、)先是行水裝束了、以陰陽師令被了、直參內侍所方、以湖樣一重付女官奉幣了、行幸早速之由雖有催、已及深更、御幸還御有無被尋申鳥羽云々、雜人說云、使人(所下、)適皈來、不可有還御幷御見物、早可有行幸者云々、(明後日可還御云々、)亥時計左大將若陣、被行召仰、大略如例、不撤軾、(但乍坐經行此事御、)其後又良久出御云々、自御殿步出給云々、但於南殿攝政殿奉懷給云々、此間於池巽雜人後伺見、左將來中門許、(公國、雅行、宗經、敎成、雅親、實宣、公明、公淸追加云々、)右將渡、成定、成宗、高通、經通、公卿列立、左右大將、太理、花山、(忠經、)堀川、(光雅、)中宮權大夫、二位中將、右京大夫、新宰相等歟、少納言爲定鈴奏、寄御輿乘御了、殿下出東方給了、左右將昇東西階下格子、各二人云々、右(高通、經通、)乍持弓入東西妻戶了云云、進寄自階東西間下之、(不見置弓所、階ノ間ナノコシテ、次第ニ中ヨリ間セマニ下也、)其後同輿之儀良久經時剋、右大將漸出、被立中門外之間、猶又良久之間、暫入無名門、被坐小板敷歟、左大將又進出、被立中門、數刻之後出御、於中門邊奉伺見、聊上御輿前帷側見給、出御訖後、藏人次官淸長來、早可奉出之由示之、(無右將云々、可奇、以將監可用將代云々、如何云々、)予乍着靴長步行、路頭車等敢不去、近代事依無益不加制止、入待賢門建春門

奉抑宜陽門外滸長以小舍人令觸殿人、又經時刻、每事同輿之故遲歟、公卿等雖退出不融、大理云、猶可奉舁進門內、依路窄示歟、仍奉進即融了、此間小舍人來可奉入之由示之、予即逐電皈家、　參出中御門、于時鷄鳴也、　後聞、同輿遲之間、小主偸々下給、女房等候歟、而近將等不知、齋院乘御了舁出御輿、及版位之程覺此事、又寄又乘御云々、　次第不足言歟、

廿一日、天晴、人云、右馬權頭兼親朝臣日來參籠八幡、夜前忽不覺、仍以輿令出京之間、　已以已逝了、或云於八幡逝去、或云途中、又云着吉田宿以後云々、哀慟之心更無喩方、年來之好過于親廷、心操穩便無双、至于最後於御山之上有如此之閑、縱雖虛言人口如何、是又信力之餘也、　去年得其驗之間、猶抽其思歟、此春住宅有怪、　去其所參籠彼宮之、從者之侍依女事、突宮寺別當之侍法師即死了、件侍彼朝臣給檢非違使資兼了云々、人云、於宮寺殺害法師、猶直可給宮寺檢非違使歟、神慮有恐、又此事大怪也、以之爲微、早可出也、而猶不出、遂如此云々、此條誠失也、悲哀之思更無休方、父母臨老存生、彼心中尤可悲、未刻許參上、申時四座了、取布施僧八口、口別三、予、右中辨國行、忠國、業家、　國時四人之外無人、數反取之退出也、　又人云、左京權大夫有隆重病出家云々、　入夜一寢之後、大雷鳴、其聲猛烈、大雨如注、怖畏無爲方、荒屋悉倒、一時計之後休止、又一寢之間、又雷鳴雹降、其音如飛礫、小時又休、可恐々々、予病逐日難堪、不能採筆、

廿二日、天晴、午時許參北小路殿、給宇治左府御別記、御即位見之多散不審了、　其奧有圖等、彼日物具等之體也、申時許退出、路便參八條殿、依其體見苦用北門、不參宮御方退出、參御室即退下、

廿三日、天晴、聊念誦、不出行、

廿四日、天晴、巳時許參上大臣殿、御參、有余朝臣御共、其後向坊門、又參三條、入道殿、見參之後皈坊門、又出向六條尼上御許、謁申之後參八條殿、依無人雖布衣參宮御格子了皈廬、又參御室、今夜被修二月云々、依布衣不供奉其事、大臣殿還御、前小納言參會、乍立談話、退下之後左

近大夫資濟來臨、有可談問事予所請也、甲上結平緒之様大畧訓之還去、可謂本意、今日時齋院櫻木栽此宅、三位中將薨逝之後未音信、依此事一日送使者拾遺、公棟許容爲本意者也、

廿五日、天晴、自殿仰云、竹間雪降、古歌小々可注進、予崇此仰之後、引見三代集并後拾遺金葉集之處、竹雪歌無之、近代常詠歌也、定巨多歟由存之處更不見、詞花集當時不持之間、又勘見栜本紀氏集、遂以無之、仍崇德院百首、堀川百首、予并千載集二首、讀人共以非可然人哥之持參、召御前有仰事等、猶可引見萬葉集以下歟由有仰、其歌又貿雜用歟、是引物檜ニ被寄竹雪了、爲歌檜所被求也、即御覽候所等、若君同御坐、入御之後、予逢權大進兼時問兄子細、答旨等委細、悲慟之思更無喩方、去十八日まで宮姻云々、十九日猶乘輿於馮埸末奉遙拜、廿日小沐浴之間殊尫弱、仍其夕所令皈洛也、大略不遂前途氣絶了云々、末代諸大夫之中、心操身之振舞已以不似等輩、於事知耻、生年四十二云々、父母猶存生、心中察之更不可云盡、又云、其次男自誕生之始爲兼時猶子、今年十二、不可令着服之由入以雖示之、吾已着心喪、可營此事之由雖存知、宮司有限、依仰等難去不觸穢、今所生嘗子又爲吾猶子、止其儀已可背所存、仍入彼小男令着服、如佛事代其身可經營由所存也者、殿申朝臣又來廿九日可出家、是又此事以前申暇所思立也、而此事之後還似物忩、雖思惟已思定之上、又依之遲引、還可爲罪報、仍猶欲遂素懷者、此間又以侍仰云、雪歌猶可求出者、仍退下、更引見和歌六帖勘出二首献之、其內、

あしひきのやまよりゆきはふりくれどいつもかは
らぬわかやどのたけ

是頗寄祝言可用之由被仰、六帖又雖非如勅撰、於和歌不輕々者也、何事有由申了、又退下、今日聞、御即位有延引之聞、依用途闕如云々、雜人之說也、今日於御前申此由、仰云、御燈廢務日尤似可被憚、而延引宜事歟、又令問一夜御輿事給、予先是問右羽林之處、此儀一定

也、昇出版位北程、已向東之後更遐云々、中此由、大殿御、但此邊之人一切不可問尋此事、可掩口之由有仰、此次有仰等、不遑記耳、明日賀茂御幸云々、文學房一日假參入道殿御許、近日詠秀歌之由語申云々、

世のなかのなりはつるこそかなしけれひとのするのはわかするそかし

此歌心殊勝、但有咎人者、可謂文學事之由稱之云云、誠非無心歌也、不思議也、

廿六日、天晴、辰終計出門、向北山長谷方、依有質地所行向也、先是賀茂御幸訖云々、雖貴賢人舊跡其所甚無興、已無相傳之思、空赴皈路、未時計皈宅、遠路無益無益、昏自大臣殿、假有御方違、可參御共之由有仰、秉燭以後參入、戌終計御一條殿、終夜一人伺候御前、鷄鳴之後還御、即退出、院未時計自賀茂還御、即御幸最勝寺御物云々、今夜叙位也、宗頼卿不用隣家之諫參勤執筆云々、任大臣在近、今度納言外進決定、一度不勤仕還恨之故云々、雅行、宗國、清信、資家、親房、時賢、□□等八九人、依召一日假院參即物、被免遐昇云々、近將本殿上人地下大略右少將許歟、兄弟沉淪尤足奇歎、於身者別事也、彼躰尤不便、無渡世之計人也、不便々々、

正四位下藤重季中宮御給　藤宗國　藤保家殷宜院御給　藤宗隆
從四位上藤伊經又伊行　藤資實宜陽門院御給　源雅親八條殿御給　藤師經七條殿御給
正五位下藤兼基院御給
從五位上源通方簡一
從五位下藤重輔藏人　源有綱式部　藤忠輔氏　源具成　天暦御給清原信重　齋部敦光、、御給　藤時綱一品内親王御給　藤實經女御御給　藤光知諸司　藤忠国外衛　伴親重　佐伯忠尙同　和氣相尙民　百濟岑基同
從五位下下部兼高諸司
建久九年二月廿六日

廿七日、朝天晴、巳後陰有雲間、夕後大雨落即止、巳時見聞書、甚善政等驚目、申時計參大臣殿、御即位事等猶申承之、台記小々抄出之、參宮下格子了、又皈參、新

少將資家參會、御即位事等又示合之、明日可參向大納言許之由約束了、深更退下、今日木工頭兼定催祭使、申當月姙夫人之由、但使明日可來由稱之皈了云々、

廿八日、天晴、參上御室、給官廳御即位圖退下、祭使事返事取了、雅親、公明、同蒙此催云々、未時計成定中將參御室、相逢語云、同輿立后事、去比入内之後、自本所申驚之處、遮不及申驚可有御計、又必不可有立后之由有御氣色、仍成恐無音之間、及此間又俄有沙汰、非皇后登高御倉事無其例云々、依之忽彼日可有立后、而饗祿用途等惣有世之煩、率爾事更不可叶、又退出之儀已以爲同輿、無便宜云々、仍只可御坐大内云々、依建春殷富門院例、可爲院司沙汰之由有定、被仰經仲朝臣之處、申云、先々院司沙汰事、是自院御倉被渡用途等之間、有其儀歟、今度已無其實、於被責諸國等者、院司更不可勝於職事、被仰職事可宜歟者、依之又被仰濟長、濟長云、於今者先雖催諸國、其領狀彼日以前難申、況於難濟乎、若猶可奉行者、只申請此由、諸國各宛其公物、其上更不可闕入子細、切懸用途、可申本宮歟之由申者、此等事未聞分、昨日退出了云々、無饗祿立后幷不出内裏皇后、今度是始也、殊勝々々、只以其名號可爲本所之幸運、又云、宮司風聞等、大夫、右大將亮、公經朝臣已可調御物具之由被仰云々、大進親國、權官未聞云々、又一夜行幸事、未乘御警蹕了、同輿歟剋遲々、先是女房小々參御輿邊、是非無先例、只御ムツケサ名草目タテマツルヨシ存之、其後同輿乘御、女房等取之机帳皈去、其後頃而二位中將立閑鷁戸、奉舁出御輿、過版位之間頭辨俄云、可寄御輿、諸人聞之仰天、三位中將云、猶非大事者、雖不寄可承者、頭辨頻示此之間、三位中將以實宣少將令進寄聞之、密々云、主上未乘御、聞之萬人周章、無是非舁返了、其後女房自二間邊奉懷奉乘云々、是偏女房不示告之所致也、大内之儀及天明事訖云々、又小々臨或人事等、雜談移漏退出、或近將於殿上云、八省堂ハ如御即位之時開扉歟、佛又如何云々、依堂家存佛寺之由歟、近代識者也、此中將幷隆衡聞之云々、不便、又云、無佛者何稱堂乎云々、不足又云、入夜官廳指圖寫了返上之、

廿九日、晦日、天晴午後陰、依召參大臣殿、弟君令參九條殿給御共料也、無程被寄御車、（陰陽師反閇、）此間女房御兄弟僧在簾中、與女房雜言狂氣、雖爲構門落凡、於貴所甚不可然、驕張之外前後不覺之所致也、予寄御車坐簾外不祥也、於御堂寄御車於南面妻戸了退下、依風病不快也、小時依有告飯參、即寄御車御共飯參、不入見參退出、向西成實宅、右羽林此間被坐、申合御即位事等退飯、參宮下格子了退下、先是雨間降、昏黑之後漸甚雨、伊與少將昨日借送元曆之式、寫取了返之、不審事等尋問坊門大納言堀川宰相中將等、各有返事、家絕心愚、萬事只惘然、臨期問諸方、又無後世之人、適尋得事、是萬々一歟、雖然又不可有不勵營、雖九牛之一毛、猶師說大切之故也、

○十二月

十日、殿下御法性寺殿、內大臣殿御參、候御前之間、木工頭業定奉書到來、臨時祭舞人重謚賁也、此由申內大臣殿、令申殿下給、代始春冬兩度勤仕、頗無先蹤歟、殿仰云、帶劒四位數輩之中兩度勤仕尤可奇、但汝近日乍給中宮御給、爲下臈七人被超、已希代之例歟、當此時辭退所役無便歟、就中地下者、無夙夜勤節、又不勤本宮役歟、以何可致奉公哉、早可領狀、又仰云、今度大內之儀歟、舞人有出入之間、近代之人、不存之證、多似忘故實、一二舞過東砌、進寄入仁壽殿土廂、一舞出件廂北第二間、二舞出同一間重舞也、（自餘從其後、）此次壁下座召藏人頭路串等申之、仰云、大內其間狹、後座遏壁、着前人（大臣、納言、）自後着、若後座人（宰相三位、）自前着、（向東揖、突膝盘涸也、〔爲カ〕）仍其沓可混合之故、前座人取沓置座前、閑院後座後有可、仍參議已下自後着、仍無取沓置前之儀、（依不可混也、）但前座人猶思大內之儀置前、又非無所據、召使頭大內自兩座中通之、（里內准之、而經中央、又雖非難、後座之後有所（爲可カ）、猶以今案自後通、可謂勝說也、）又申云、二獻以下勸杯、公卿奉行職事觸氣色歟、公卿存而立歟、去春頭不示之、右府被申云、推參にやあらむずらん、さりともよも追はかへされじな、仰云、職事尤可示也、但若雖不觸非殊失、又存而可立也、但以觸可爲可、又申云、勸杯

之人以盃揖、或有不揖之人、以何爲勝說哉、仰云、只兩說也、更無勝劣、故殿兩說共令用給、但以杯揖、似猨水飲、不揖ハ宜歟、又仰云、挿頭花ハ手ニ持ヨリ挿方ニムケテ持也、假令大內之儀、使藤花ハ左ニ挿ハ、花末ヲ右ヘムクル也、舞人花ハ左ヘムケテ持也、御殿御前有儀式日下小莚也、申云、參議已下着長橋座、下﨟經上﨟後歟、狹少如何、仰云、可經後、件座人數不可多、宇治殿三位御時、令候件座給、御堂見遣之、令落淚給、若不任納言之心歟、一條院御覽之、無程任納言給、

正治元年

○正月

一日、癸巳、日蝕、自曉更陰雲忽聳、微雨頻灑、遲明以後甚雨、終日如注、臨昏雷電地震、入夜天晴、自昨日參祇社頭、夜前奉幣通夜、曉奉拜大殿開、退下宿所、終日閉櫃不見天、入夜雨止之後、參上通夜、

二日、甲午、朝雨降巳後晴、奉書寶篋經、即於寶前令開題、爲今年除病息災也、日入以後宮廻、入夜登坂、深更通夜、

三日、乙未、立春、正月節、天晴、秉燭以後宮廻、奉幣、戌時許內供來臨、輕服日數僧侶不憚之由社司示之、仍社參云々、廻廊通夜之所、衆徒制止不立屛風云々、寒風無術之間、今夜在宿所、

四日、丙申、天晴、鷄鳴以後參、退下一寢之後、遲明赴歸路、辰時入京、於蓮華王院北乘車歸宅、沐浴、昨今風氣不快、元三之間人々多參宮云々、申時許參大臣殿、相次參宮御所、巽方悉造畢、風流之勝形不異仙洞、殿下御覽廻、依召參御前、御共暫徘徊、自令下御所、中宮、御格子給、供奉其事、入御之後退下、

五日、天晴、午後陰、入夜雨降、傳聞、執柄依腫物灸給、依此事敍位議未定云々、午時許參宮、相次參八條院、今年御給大貳子給之、雅親朝臣懇望之間、去年大嘗

會、能季朝臣所給之御給被召返云々、來十三日日吉御幸、參御共乎由被仰、申可參之由退出、參大炊殿、申時許參三條、昏退出歸宅、今年元日有節會、深更始有催、及夜中許司僅參入云々、今日可有御幸三條女院御所之由、兼日雖有其聞、止了云云、不知其由、

六日、雨降、昨日叙位、奉行職事頭親經、以折紙出陣、直下内記云々、先例有無不知之、如何々々、開書織目如例、午時許參大臣殿、深更退下、此間乾方有炎上、後閑院、四條坊門猪隈云々、刑部今日語云、執柄自去年晦日、此事御坐後發之下云々、無沙汰元日入夜參内給、二日召賴基令見給、申云、不及療治、無別事物也者、三日猶有增氣、仍又召問之處、顏色忽變、昨日奉見誤了、早可被灸之由申之、仍四日終日灸之、本自灸不堪、御坐愁悶之間、及終日六十草許灸了、賴基申云、於今者巳灸課不可有恐云々、而又五日召時成令見之、申云、未被灸課、猶六十草許可有御灸、仍又灸給之間、膿汁忽出、減給之由有披露云々、祈禱諷誦神馬更不可勝計云々、減否之條未有一定歟、

七日、天晴、午後雨雪霏々、健御前被參宮、未時許相具小男參宮、實宣少將參會、不相逢、節會裝束也、予依布衣不逢、以女房可參殿下御前之由有仰、即令參、大臣殿出御令引導給、預過分賞翫仰等、退出之後、令參角殿、參女房御方也、予不參、忠弘清弘等令相具、豫州信定等引導、女房見參之後退出云々、小時中將殿參給、前源少納言在御共、予退出、入夜又歸參、參御堂、殿下渡御之間也、即御共又歸參之後退下、健御前又今夜歸參八條殿、小男樺櫻織物、浮文、狩衣、萌木衣二、紅單衣、紫指貫、紅下袴令著之、今日改名淸家卿、中北山、本名定繼也、繼季非普通、可有謗難之故也、以後日可觸外記、今日艮南廐始立小馬、依日次宜也、

八日、晴後雪、忽降積三寸許、巳後天晴、參上退下、參角殿、御出了、又參宮、又御共歸參角殿、昏退下、

九日、天晴雪飛、今日見一昨日加叙聞書、叙位正二位親宗、臨時、從二位公繼、建久七年八幡賀茂行幸賞、正三位親雅、六條院承安四年、宗賴、臨時、公房、入道左大臣東大寺供養、從三位定繼、臨時、高階經仲、

臨時、播磨守如元、從四位上光章、兼、從四位下道繼、府、公明、府、保季、左馬權頭勢、藤隆清、臨時、正五位下兼時、中宮、通光、院、菅爲長、兼、公氏、左兵衛佐、藤忠信、七條院、從五上源重定、少納言勢、仲重、一加藤知家、御一、源行時、父時盛譲木工權頭、藤永隆、臨時、藤範時、院、兼勢、藤成信、兼、重保、大藏大輔勢、從五下親資王、宣和御後、菅淳高、藏人、藤宗明、皇太后、平保敎、一品親王、藤能宗、檢非違使、以下諸司加叙、正三位藤實明、從四位上同親兼、正五位下公長、皇后、宮御給、源定通、殷富門院、藤隆宗、殷富門、從五位上成能、八條院、從五下實親、隆清、少將、能宗、使如元、止位記二人、午時許參上、又參角殿、申時御共歸參、殿下出御、植竹於南壺、日入之後殿下御御堂、御共後退下、明後日八條院八幡御幸、十三日日吉御幸御共有催、申須狀了、入夜參八條殿、於西織戸中門內有御祓、御精進始出也、予候陪膳、依此院之樣取牟帖進入簾中、淸季役送、高坏二本、陰陽師奉仕御祓、予取大麻如恒、撤之退出、

十日、天晴、沐浴潔齋、入夜健御前退出、爲明日精進也、

十一日、天晴、早旦參八條殿、八幡御幸日也、辰時許出御、先是御祓、少將陪膳、右予兄弟、丹後前司、治部大輔知長等着淨衣在御輿前、女房輿二供奉、四御方備中、太理手輿先參、直御參社、御奉幣訖入御廊御所、御經供養了、殿上人四人取布施、次入御馬場御所女房三品百ヶ日參籠云々、之後、各入宿所、宮寺皆悉儲之、甚過差、食了即歸參、俄而還御、申終入御八條殿、於路雨灑風烈、退廬女房、戸部宗頼卿妻、又虛言狂亂言語道斷事等出來云々、黃門女房任此間事又參宮、喧嘩口舌甚無由官仕也、

後年漸々傳聞此事、彼戸部局猶不過事乎、或不善之人恣吐惡言、黃門罵辱戸部之由、書替狀送戸部之間、夫妻共發惡心云々、可謂道理歟、其故於長公主至極不忠者、彼御方存忠寓直之人爲令退出所廻之秘計云々、陳平之六奇間、項羽范増之策也、非心之所及、隔多年聞此事、所注加也、

十二日、天晴、參大臣殿、終日伺候、申時許退下、入夜黃門參八條殿、爲日吉御共也、此官仕甚無由事也、凶女之舌端如入虎口、

十三日、天晴、遲明參八條殿之間、已閑出御由、仍參會
遊花王院北、安藝範宗予兄弟御輿二、姫宮、女房二人、
黄門、備中、太理乘手輿、先參、入御御宿所二宮彼岸所前引幔、之後退下、果云
歸之、元三居小宅也、食了歸參、良久御奉幣、右少將取御幣、登坂、被幣付社司、即還
御、又不入御、被止御所、乘燭以前入御八條殿、丁歸廬、今夜有僧事
云々、
十四日、天晴、參角殿、終日伺候、入夜退下、仰云、一夜
定能卿來談、踏歌節會次將隨身袴說々不同之由語之、
昨日院御月忌、左右府參會、各所存稱之云々、今夜又
有僧事、兩度合四十餘人昇進云々、
十五日、天晴、雪飛風寒、依番上格子了、向坊門、次參
大炊殿、中時歸、乘燭以後束帶參八條殿、一品宮御節
供、長經朝臣陪膳、予宗行役送、訖退出、亥時許殿下御
供參法性寺殿、御方違、今夜頭權大夫、親經、春日祭使重催
之、即刻領狀了、
十六日、天晴雪飛、晚鐘以後還御、未時許着闕腋、魚袋、螺鈿、
細劔、隨身着紅梅袴、元三雖不出仕、付用此色之故、總令着、相具小男參大炊殿、

次參三條殿、入道殿見參、晉參內、仗下雁列雖失面目、此節會
久絕始被行、爲見其儀所參也、於西渡殿方、成定中將來
談、內辨左府云々、密々自南庭向東中門方、亥時許出
御南殿、上﨟不來、仍予先取杌、陣列雅親、師經朝臣相
從、自胡床下立前如恒、雅行、家經、宗國、公清、親成、於今者上﨟五人也、但依胡床少着第五、依不肯參
也、兩將令取上胡床立下立其前、相待出御、雖望見御
帳不奉見宸、但置御覽、良久成定、高通、兼季、公信、資家等
以下各座胡床、依內辨遲緩也、內辨謝座、其早速、於左仗平頭向正
西方拜、自仗東二丈許被步、今夜略儀歟、昇殿開門、闈司召舍人、少納言
隆經參入、承召稱唯出、外辨參入、入中門間仗立、中納言泰通、
隆房、通資、忠經、光雅、公繼、參議實教、兼宗、信勝、公
房等卿歟、仰敷尹、謝座謝酒丁、各揖放列昇着座、着座
訖後、兼定於西渡殿頻催御膳、此間內辨退出、忠經兼宗卿先降、
次供御膳、聞警蹕音仗立、成定予許也、他人皆入了、未及版之間、自東
方親經朝臣可有出御、御膳相待可進由示之、公卿聞之
追返、各退歸仗居、此間主上御二間、二棟廊南面也、遊歟、人々雖
申可出御由不叶歟、又兼定催御膳、又警蹕、仗又立、又追

入事依見苦予退入、（先是上官著階下、）先是頭權大夫以陣官人示
云、坊家別當不參、可取繼奏者、答承之由、御膳遂止
了、（無出御、御而嫌之故不叶歟、）國栖等奏了、及三獻歟、有立樂、（舞四曲、）訖內
辨坊家別當中納言奏通卿下殿立軒廊、（西一間、向南被立、）予曳尻
著靴相對立府官人、（無將監、無闕頭、仍案主男取之云々、）持杖立傍、予先見上
卿、（殊不被目、）取杖指寄之、上卿笏ヲ左袖後ニ入天文ヲ拔取天
披見、奥マ天捲見、如本卷訖、予又指寄、杖鳥口にタ、サ
マに插之、被取笏、予右廻退之間、上卿經前被進弓場、
予返給杖於官人、懸闕腋尻履從於弓場、被目之時、又
取杖奉之、上卿取之、被授職事、予退去、此事先年尋申
大納言之處、我所存如此、（節會殺中歟、須在陣、何著淺沓歟、此間又非可懸據歟、但進弓場可懸者、）
之由被示、仍用此說、依寒風窮屈、不見此後事、退出於
三條、相具小男歸家、于時夜半歟、
十七日、天晴、早旦參角殿、申夜前事等、於定能卿者、
以夜前所爲爲可之由被仰、先例不同云々、今日射禮也、
依本府催、先日申可參由了、未時許出門向坊門、申時
參大內、徘徊建禮門邊、（相具弓矢、）上卿可早參由、兼被下知

召使云々、但先參院尊勝陀羅尼、遲參云々、相待之間
甚雪、及日入止、秉燭以後、上卿別當參入、於幄外取弓
直著座、被催諸衛、予即插矢取弓著座、右少將兼季朝
臣著第二座、次一獻傳盞、催射手、此間少納言重定參
著、射了之間、予先起座、（當府射了起、一說也、）退出之間、左衛門權
佐光親參入、少納言座、（南面、）上卿次將、（西上北面、）又行坊門、
健御前今夜被參八條殿、
十八日、晴陰、雪飛甚寒、早旦閭巷說云、前右大將依所
勞獲麟、去十一日出家之由、以飛脚夜前被申院、仍以
公澄爲御使、夜中可下向由被仰、又公朝法師又爲宣陽
門院御使相共馳下云々、朝家大事何事過之哉、怖畏逼
迫之世歟、又或說云、已早世云々、午時許參角殿、謁女
房、又參新御所、於不吉必然歟、不聞分存亡之實、遂花
王院御幸止了云々、
十九日、天晴、今日以書札觸廻摺袴事、（昨日巷說以前、以使觸侍等於國々、）
雖須神事抑日何遠、仍參御堂取布施、臨昏成定中將參
入、以使者被告參由、仍參御堂、淸談之次、示坊家奏

事、奉公若（云イ）靴淺履、其有例云々、治承之比、有房中將着
靴、故中山内府猶立目歟、淺沓宜由被申云々、於裾歟、
猶可懸上由存之、白馬日、少將實宣取之、上卿進弓場
之間、自取杖相隨、是又失也、尤可令持將監也、又云、
七日坊家奏、上卿加署、件簿次將不取傳、次將持杖、以
將監直令進筆之由、右府被申者、（進弓場自持杖、是又一説也、尤例互存云々、此中將偏稱）
（失）錯、引陣之間、胡床立座事示合之、所存親王之外惣自
上不坐其座、仍雖臨時立坐、猶着時自下可座、立時臨
時ハ自上立、事訖之時、自下可立由存之、又問云、進寄
之間、何樣可寄乎、自日華門進、直我胡床の程を指て
可進歟、將監胡床の程を計て、末胡床の後程に進て、き
びしく北折て、自次將胡床後、可進各胡床下歟、答云、
雖無將監胡床、計其程可寄由、右府所被存也、一夜予
作法叶所存由被示、入夜退出、人々返事到來、於祿は
大略不許、
廿日、天晴、參角殿、又參新御所、御共往反又退下、歸
參終日、前將軍去十一日出家、十三日入滅、（大略頓病歟、）未時
許除目、頭權大夫承仰内覽、殿下即參内、可書下由有
院宣云々、其後隆保朝臣參入、申必定入滅由、飛脚到
來云々、除目此事以前之由有沙汰云々、今朝早々右大
將上表、（使成定朝臣、）（除目）少納言忠明、内藏頭仲經、兼、右近大將通
親、中將賴家、造東大寺長官資實、遭喪之人本官猶以
服解、今聞莵由被行任官、頗背人倫之儀歟、春除目以
前臨時除目頗珍事歟、（後見及仁安二年正月七日宗盛任右近中將、）後聞、内覽極
僻事也、此除目并十四日（連日之後日也）僧事不内覽云々、
廿一日、天晴、依風病不出、秉燭以後京兆來、又辭闍梨
來之間、北方有火、仍向坊門高辻北富小路西、小屋四
五宇燒云々、滅了歸、
廿二日、天晴、參宮并角殿、即退下、心神不快早出、人
云、右大將自初任翌日閉門、前將軍有事之由不奏聞、
（偏雖又如此、）稱見存由、行除目之後聞薨逝、忽薨歟之由、爲相
示閉門云々、奇謀之至也、又巷説云、院中物忩、上邊有
兵革之疑、御祈千萬被引神馬、新大將籠候御所不出里
亭、是有事故云々、入夜參上即退下、

廿三日、天陰、參角殿、見參之後退下、參大炊殿、奈良僧都出京、在近邊宿所云々、行向相謁、權別當不被補事、（時儀）無術計由被語、申時許退出、參八條殿、入夜參宮、依侍初參束帶若（說脫アラン）侍退下、

廿四日、自夜雨降、午後止、昏參角殿、深更退出、參八條殿歸宅、右大將來月二日拜賀之由、又有其聞、

廿五日、天晴風烈、依病氣沐浴不出、

廿六日、天晴雪飛、風猛烈、早旦參角殿退下、午時許參大炊殿、謁僧都、（於北宿所）入道殿令渡給、申承退出參八條殿、昏歸、入夜又參角殿見參、深更與興州退下、巷說、京中騷動、衆口狂亂、院中又物忩、新大將猶恐世間云々、

廿七日、天晴、參角殿、又參宮上格子、又歸參角殿、御共徃反、與州以下會合宿所、院中警固、女房等凡被出人不知何事、又云、掃部頭親能來廿九日可上洛、其時可有成敗云々、

廿八日、天晴、參大臣殿、御共參新御所、秉燭以後參八條殿、又歸參宮、深更退下、世間狂言逐日嗷々、院中警固如軍陣云々、

廿九日、朝雪積、未後天晴、辰時參角殿、御共參宮、未時許御共歸參之後、申承風聞事等退出、

卅日、天晴、申時雪降、參大臣殿、刑部參會、未時退下、行嵯峨宿、後聞、軒廊御卜、依天下穢、諸社祭停止之由被仰云々、典侍兼宗、（卿局）也、正四位下賴基、（殿下御雜熱療治賞、）

〇二月

一日、天晴、午時許歸九條、秉燭以後參大臣殿、深更退下、

二日、天晴、巳時許參上、又參角殿、見參之後參八條殿、鳥羽院御月忌、自今月於此御所可被行由聞之、可然也、今日依日次憚自三月可被行云々、（此年來於安樂壽院被行也、）今日寅時八幡有炎上、西谷大塔小塔釋迦堂鐘樓小屋等小小云々、今日春日祭事等尋頭權大夫、來廿二日歟云々、

三日、天晴、未時許參上、又參角殿、入夜退下、以使者又問貫首、返事云、來廿二日一定也云々、抑今月忌日也、忘却却申領狀、若有憚哉由同相示、不及沙汰由答

之、（但過遠忌日還可進書文由示之、）
四日、晴陰、申時許雨漸降、夜晴、參上、又參角殿退下、
入夜參御堂、
五日、天晴、午時許參大炊殿、夕參官、
六日、天晴、入夜風雨、及曉雷鳴三聲、參上、參角殿退下、
七日、朝天晴風猶烈、夕雨灑、參上、參大臣殿、夕退下、
依遠忌事暫申假、
八日天晴、早旦向坊門、與女房等行嵯峨、
九日、天晴、
十日、天晴、夕參詣清涼寺、
十一日、天晴、入夜甚雨大風、忠行少將來臨、東家行向相謁、又參清涼寺、一昨日京中忽騷動、隆保朝臣行向北小路東洞院、喚集諸武士議定、依此事天下又狂亂、衆口喞々云々、是皆不幸之人可招殃之故歟、
十二日、天晴、午時許歸京、入坊門、關東飛脚歸京、右大將放光、可損亡人々等多云々、

十三日、天晴、早旦公雅律師修恒例小佛事、請僧如例、自一昨日院有不斷御讀經、十二口、僻快入其內、
十四日、天晴、早旦歸九條、即參上、取御堂御懺法散花、未時許頭權大夫送書、春日祭使忌月不可憚、早可令勤仕給者、請文、春日祭使忌月不可憚之由、此承候了、可令存知勤仕之狀如此、所請如件、今日以後不可隨佛事、入夜官有御祓、（攝政殿妹女房夭亡事云々、）京中又騷動、左衛門尉三人、（基清、政經、義成、）新中將雜色召取之參院、先向惟義許、武士守護被渡院御所、給武士三人云々、
十五日、天晴、參上退下、入夜又參大臣殿、深更退下、
十六日、天晴、廳頭久[illegible]稱病安主男來云々、以光資等計定祭使間事、大略令示了、又進差文、申時許參上、又參角殿見參、入夜退下、近日此近邊門々戶々、運資財馳走東西南北云々、相互雖稱我不知由、心中皆憶病歟、
十七日、晴陰大風小雪、未時參上、（束帶、）大原野祭御禊、予陪膳、（野劍、）乘時役送、侍長爲使、事了脫束帶、又歸參、

今曉宰相中將公經卿、保家朝臣、隆保朝臣被止出仕云
云、巷說公卿七人可滅亡、不知誰人、文學上人、(年來依前大將之歸依、其威光充滿天下、諸人追從僧也、)夜前檢非違使可守護之由被宣下云々、
別當相具官人參院、夜半許廷尉三人承之云々、
十八日、天晴、今朝依神事、憚女房輕服、渡高倉丁、參
角殿、午時許退下、秉燭以後成定中將參入之由有告、
參上相謁、入夜御闍梨來、今日院御讀經結願、偏是前
右大將追善云々、聖覺辨說云々、右大將(直衣、沫拜賀人、)以下濟
濟取布施、此御讀經事以上新大將沙汰、(又中行云々、)其後又
參角殿、甲斐(左大辨宰相、)送春日祭祿布二十、
十九日、天晴入夜雨、今日又無聞出事、終日往反、御堂
例講等、不変其事、夕大臣殿見參之後退下、入夜參八
條殿、民部卿被送祿布二十、
廿日、雨降、終日如注、夕休、夜月晴、淡路宛季卿送祿布
十、喚寄光資文義、依本府沙汰者來、裝束料幷祿布大
褂隨到來幷調出、沙汰給之、皆送文遣本府、(腿頭久益、)祿猶
追到來之可送由仰之、摺袴約束變改甚多、(定闕如歟、)申時
許入道殿令渡給、無程令歸給了、秉燭以前參上、亥時
許官有御祓、(首日始、)陪膳、衣冠退下、右中辨明日御禊陪膳
可勤由相示、日使雖不可然、每事依非例儀領狀、
廿一日、天陰晴、參角殿、退下、秉燭之程又參上、即退
下、

左近衛府
注進、來十一月十一日春日祭舞人陪從御共官人以
下例祿、色目事、 合
御出立 舞人十二人 陪從八人 手振近衛十二人
已上各裝束給之、
御琴持裝束 退紅袍 白襖袴 白布下袴 白布襖衣
烏帽子 帶 藁沓 唐笠 已上給之、
唐鞍(鞍イ)持四人裝束 退紅袍 白襖袴 白襖布衣 白布
下袴 烏帽子 帶 已上給之、
宿院例祿 舞人十二人、(國絹十二疋、各一疋、)陪從八人、(國絹八疋、各一疋、)
加陪從八人、(絹八疋、各一疋、)
御共官人 將監一人、(被物一重、摺袴一具、絹四疋、)將曹一人、(被物一重、摺袴一具、)

絹二疋、府生一人、(取五一、絹二疋、)　已上隨參仕數給之、
別祿　餇飪祿、(絹廿疋、)　奈良坂祿、(國絹廿疋、)　唐鞍預、(國絹一疋、)
猩頭三人、(國絹三疋、各一疋、)　裝束所預一人、(國絹一疋、)　宿院預一
人、(國絹一疋、)
淀例祿　如宿院給祿法員數、
別祿　雷鳴、(絹一疋、)　猩頭二人、(國絹二疋、各一疋、)　平張預一人、
(絹一疋、)
還祿　舞人番長一人、(白布四段、)　案主一人、(白布三段、)　近衞一
人、(白布)　已上隨參仕給之、　陪從、(番長一人、白布三段、)　府掌
一人、(白布二段、)　近衞一人、(白布一、)　已上隨差文給之、　加
陪從八人、(白布十六段、各二段、)
御共官人　將監一人、(國絹四疋、)　將曹一人、(國絹三疋、)　府生一
人、(國絹二疋、)　已上隨參仕數給之、
任例注進如件、
(文治カ)承久三年十一月　日　　府生大石久綱
(裝綱在云、)春日祭使勤仕記、
廿日、終日雨降、臨昏休止、夜月晴、　春日祭使祿布、

下野國、(大藏卿親雅卿、)淡路國、(三位範季卿、)各十段到來、　參川甲斐
昨日一昨日送之、(各廿段、)本府沙汰者、男云々、(安主)出來、　廳頭
久景稱病不見來、(月來重病云々、)　裝束料並祿布大褂等隨到
來並調出、沙汰給之、又書送文送本府了、(入長櫃、)祿猶隨
到來雖小々可送由示了、　摺袴先日各觸廻之處、多
以稱障、適領狀十四人、　重相觸之處、又以違亂多稱
穢由、近代之例事云々、裝束等色目委見送文、
廿一日、天晴、摺袴漸到來、或約束變改之間、不足二
具、於家忽調之、昨日所來男今日又入來、　待具到來
可請取之由下知之間、漸及晚陰、　仍且給小々遣之、
隨到來追可遣由仰含了、　入夜之間、　二ヶ國又送祿
布、(上野五段、尾張廿段、)各相副送文遣本府了、　適到來摺袴之內、
小々無平褁云々、件袴加入他人之褁中、於家調加袴
又如此、　月出之後深更裝束了參內、　故有存旨及深
更、裝束闕腋袍巡方魚袋餝劒、(中宮權大夫被借送、)　紫袟平緒只
螺鈿、隨身二人雜色一兩具之、不具他共人、(不可爲例、近日殊有思)
故、於陣邊尋舞人陪從之處、　一人不見云々、　以雜色

遣尋師頭許之處、早速雖參聚、使遲參之間、各退出由稱之云々、不當不足言、但及深更、强不及尋催、禁裏寂寞無人音、僅尋出泰時一人、令觸藏人新藏人、以政相臣子、入藏人所付寢云々、再三相示之間、只件鷄人漸開晃鐘、臨曉更藏人適出來、出無名門代相對遐昇、入上戶俄而又來對、仰出歟、無詞、又還入取白大褂來給之、懸左袖拜舞了、給祿於隨身退出、於九條及鷄鳴、

廿二日、甲申、春日祭日也、天晴風靜、去正月依蒙催勤仕使役、抑今月忌月也、仍申其由之處、不可憚之由重有院宣、仍領狀、上申日去十日也、依關東穢氣延來、洛中被行軒廊御卜、諸社祭延引、被用下中日云云、去十三日遠忌日、依修佛事觸奉行職事、頭權大夫親經朝臣、暫申障由、同十四日重貫首奉書到來、重領狀之後立神事觸、出障人等、三ヶ日潔齋、去比以後攝政殿下御輕服、仍不被立神馬云々、舞人陪從裝束、今度本自不申請殿下並大將殿、私給之、八條院前殿下內大臣殿內々御訪等充其事等、未明以前、共人等隨到來、先遣之、此間在九條宿所、近日有子細、殊憚近邊之行粧、仍各先令向深草邊、藤杜前也、乘馬等各未明引遣之、日出之程裝束、直衣、奈時地下之身也、薄色衣紅單衣、今度不出衣、裙夾帶野劍、彪皮弘尻鞘中靴、依無藏深沓、密乘八葉車、相具雜人、於藤杜騎馬行列、先私幣、和琴、本府下部不來、仍以私人夫令持之、但各着白張上下、次前駈二人、源長邦、八條院判官代、藤光資、同院藏人、布衣中靴、用例鞍平緒、左中辨馬、長邦乘、光資乘白馬、次隨身二人相並、朽葉上下、萌木袙、生單衣、狩胡籙、毛沓、乘替馬、三條中將成前藤少將（忠）馬也、次使、路頭乘水干鞍、馬鞍新戶部大納言經、被借送之、舍人賜水干小袴、腰巾、次侍五人、臨有、右衛門尉藤通遠、右馬允豐原政時、右馬允藤忠弘、武者所豐原賴時、內舍人藤清弘、皇太后宮上日、次雜色三人、騎馬、萌木單狩衣袴淵色、袙生單衣、先是裝束辛櫃等、相副青侍小冠、令前行、雜物等付之、於宇治橋下馬渡之、於八幡伏禮下馬、入丈六堂休息、奈良僧都覺辨、於此所被儲雜事等、破子一荷給舞人等宿所、食了即出此所、於泉木津乘船渡之、馬等步渡、下人渡橋、未時許於法花寺鳥居邊、乘大和鞍馬、四位藤少將（忠）所借馬、尋常、仍用之、經東大寺西興福寺東大路、入僧都住房休息、菩提山

借正御房沙汰給雜事等、〈兼日九條殿被仰付也、〉借都被儲小浴、戌時許行事辨〈右中辨長房、〉送使者、被催可早參由、即裝束〈如夜前、狩衣、〉參社頭、隨身鐙檜、前驅取松明、辨已着秡殿座、予經座下後着第二座、〈虫尻、〉馬助業家來着、皇后宮使權亮〈右少將公信、〉雖參入、不着座云々、次會參等着座了、居贖物秡了、辨以下撫大麻、次起座着着到殿云々、予不着、〈使或着云々、故中御門大納言說可着云々、凡古儀正說歟、彼家取辨官之故歟、近代之人總無着座之故云々、〉直參社頭、於西中門下解劔、〈預懸帶、〉洗手、〈社司儲手拭紙、〉小時徘徊之間、辨參入各相觸、相共昇棚、第一棚四人昇之、與辨相對昇之、先跪搢笏立昇之、〈或說引裾取具之云云、今度懸之、〉〈一辨 二使 三 四〉入中門之間、微音蹔蹕、昇立第一、御社寶前着之、〈兼敷疊設、〉乍立垂裾、次跪拔笏乍坐一拜、立歸出着座、〈兼敷之、〉辨第一、使第二也、次々着座、皇后宮使又不見、辨催內侍、內侍參入、供神物了歸出、次辨召辨侍令取幣、下官召隨身令取幣、〈自座後持來搢笏取之、〉膝突以隨身付社司了、〈使隨身此役乾之後賜假早出、是故實也、隨身所望也、〉次奉幣列拜、〈前後兩段、〉社司來取幣、〈授之、各拔笏也、〉參寶前中祝獻、相待返祝之間、其音不聞、辨成不審令尋之、社司等云、返祝了者、辨揖起座、予即起座、着沓直參若宮、〈辨着直會殿云々、〉於中門外〈解劔帶、〉前驅取松明、若宮奉幣了、歸參寶前、懸裾立舞殿邊、此間有大和舞云々、其事了東遊、發歌笛、予立陪從傍、駿河舞求子舞了退出、陪從發歌笛、相隨出中門了、舞人等呼盜、是例事也、於鳥居外騎馬、還入本房付寢、

廿三日、天晴、日出以後赴歸路、〈裝束如昨日、〉雖神事歸路、參詣御寺金堂南圓堂、奉拜了赴般若路、丈六堂如昨日、未三點許入洛、於稻荷鳥居前下馬、〈共人皆返遣之、〉乘車入九條宿所、

廿三日、天晴、勤仕祭使之後、未時許歸京之後、參宮、〈九條〉入〈之カ〉夜退下、近日陶化坊之近邊、上下之心中只如晉陽三畔、惘然迷是非、

廿四日、天晴、日出以前騎馬參詣日吉、巳時參着、宮廻、登坂馬一疋付親成宿禰了、件馬去廿一日赳部庄補地頭將來馬也、即赴歸路、申時入高倉宿、

廿五日、天陰大風小雨、申後甚雨、參宮、參大臣殿、見參之後退下、世上之説大略同事也、虚言等又如雨脚、

自一昨日聊始念誦、

廿六日、天晴、依召參御堂、聊蒙仰、相次參八條院、又參大炊殿、申時許行高倉、日入之程歸九條、又參御堂幷角殿、入夜退下、親能今朝入洛、天下事可決云々、又云、夜前入洛云々、

廿七日、天晴、世間云々説今日頗無爲、彼是不知其故、依番上下格子、高通少將送消息云、臨時祭使可勤仕也、馬一疋可相訪者、領狀了、非上臈非其巡、只平賞云云可有、人云、上皇明日御幸鳥羽、夕大臣殿御共參、見參之後退下、參八條殿歸廬、深更一寢之後、又有召、仍參御堂、面蒙仰退下、

廿八日、天晴、參上如例、參廻、未時許依召參御堂、健御前今日遂以退出、日來喧嘩終始不吉、更不可然、但女院仰云、依可企灸治退出之由可披露者、夕又參角殿、見參良久之後退下、

廿九日、天晴、夕參上、又參御堂、大臣殿御共參角殿退下、

卅日、天晴、早旦行向高倉、相具女房向嵯峨、詣釋迦堂之後、沐浴、入夜少納言被來臨、此間在嵯峨別當房云云、

○三月

一日、天晴、辰後陰、午後雨降、未時許出京、入坊門、健御前被留了云々、即行高倉、相具兩小兒等歸九條、

二日、天晴陰雨灑止、參角殿、見參之後退下、參八條院、今日鳥羽院御月忌更被修之、別當、布衣、理趣經幷讃等了、各取布施、僧六口、雅行成家朝臣以下八九人許、退出之後參宮、下格子了退下、自晦日御堂有穢、七日、宮不混合、

三日、天晴、未時許束帶參上、御燈御禊陪膳、役送兼時、事了退下、秉燭以後參八條殿、一品宮御節供、長經朝臣陪膳、予資家少將、役送、六度往反、無人之世、此事頗役歟、一方役共帶劍笏、

四日、天晴、巳時許參大炊殿、昏依召參角殿、見參深更退下、三人金吾昨今下向關東云々、不向道、各武士等預之相具、此亂七人父子、解官云々、
五日、天晴陰、風雨間休、朝參角殿退下、自昨日御堂殘昆合宮中、大臣殿猶不被觸、仍不參宮、
六日、天晴、早旦騎馬行嵯峨、八條四行、爲見雜舍也、於淸涼寺謁前少納言并別當法眼等、秉燭歸京、
七日、天晴、參角殿并宮退下、夕又參上、
八日、天晴、參上退下、八條院廳官來、禪師冠者定時補判官代由仰之、以侍給被物一重了、此男以猶子名號可申補也、
九日、天晴、參角殿并宮退下、今朝北政所有御物詣、又大臣殿有女房御物詣、予奉仕御秡陪膳、未時出京、參詣日吉、入夜奉幣通夜、昨日親能又搦山僧云々、
十日、天晴、遲明出路、歸九條後參角殿、
十一日、雨灑止、參角殿、退下行向坊門、健御前今日灸治、右大將拜賀過東洞院、於門前小屋伺見、移馬居飼舍人各四人、皆自院遣之、一員等騎、殿上八十一人、雅行、雅親、通具朝臣、兼定、淸信、有通、通光、定通、通方、雅淸、守通、番長助信、近衛等不見知、公卿別當、新車、檢非違使與實具、源宰相、皆車、雜色不副、
十二日、天晴、巳時許歸九條、參宮并角殿、入夜退下、
十三日、天晴、早旦參大臣殿、爲御使參八條院、密々御覽歌合、奉付中將殿、僧正御房御歌也、退出參大炊殿、行舜僧都參入、有御佛事、請僧三口、說法了、經殿東面爲道場、後白河院御忌日也、予家綱資經等取布施退出、又參宮、大臣殿御共參角殿、入夜定時令初參八條院、此冠者予令首服、雖須召仕、是依稱定長卿猶子、左大辨、落胤、有憐愍之志、先稱猶子之名、依其器且可見將來、以藏人光資可訓由相示、令付簡、深更歸來、今日上皇御幸六條殿云々、
十四日、天晴、臨時祭也、駑駘一疋引送使少將許、宗前駈鞍、自餘事不知之、定時參八條殿、奉仕御格子、密入最勝光院見花歸、
十五日、天晴、健御前灸治了、被向嵯峨、日來念誦、今

夕訖之、入夜參角殿、見參退下、
十六日、天晴、申後大雨、依脚氣不快病臥、夕雨止後參上、相次參角殿、
十七日、天晴、早旦參大炊殿、午時計申後參上御堂、先是舍利傳供已了云々、 式講了取布施退下、入夜歸參、深更宮還御(今朝渡御)、了退下、
十八日、天晴、早旦騎馬行嵯峨、(雜舍如形遣)、秉燭以前歸、
十九日、天晴、午終參上、未時殿下御御堂、御共後講論了、取布施退下、參角殿、夜深退下、今晩女房(輕服之後)、兩兒乘車參詣日吉、日入歸來、(參祇園)、
廿日、天晴陰、夕雨降、午時許參御堂、殿下渡御、例講、取布施退下、女房令參賀茂、 文覺上人夜前流罪定了、左中辨被示之、昏參角殿、入夜參宮退下、
廿一日、終日雨降、辰時許參八條殿、(相具定時)、平中納言參、招予暫言談、午終許偕參聚、御影供了、布施口別二、無被物、公卿取裹物、二反取之退出、自今朝腰俄痛、退出以後宛燒石、彌以增、
廿二日、天晴、腰病增不能動身、辨闍梨來、被遣關東金吾三人不請取、自路追上、左右可隨勅定申之、 或云斬罪云々、
廿三日、天晴、腰同事也、昨夕止燒石、 闍梨云、脚氣之腰燒石必成增、仍止之、今曉立、同時成朝臣、 以湯可試、除目入眼云々、
廿四日、天晴、巳時許被舁載車向嵯峨、湯治、小兒等相具、
廿五日、天晴、今日見除目聞書、雅親、師經叙正下、(次將恐超越)、予兼安藝權介、被載聞書、尤以珍重、似在世身、

神祇權大祐卜部兼濟　少祐大中爲茂　少外記中原行永　權少外記大江良成　左大史三善仲康　右少史同定職　内舍人平國宗(大嘗會功)　藤時永(同臨時)　源重以(弘イ)　少監物源頼隆　太皇太后宮大進源清實(本宮請)　皇太后宮權少進藤信綱　大舍人助菅原資高(文章得業生)　内藏助菅原長重　縫殿權助藤政國(權中納言藤原朝臣二合)　圖書助藤懷範(中宮權大夫年給二合請人息子)　陰陽少允中原季信(道)　大膳惟宗有

興同　少屬大中俊尚　陰陽師同宣繼　式部大丞藤
範政　少丞橘次忠藏人　藤賴季　大學允中原家直
明法博士中原章親兼　音博士中原師行復任　清原業
綱明經學　治部權大甫藤範宗　民部大丞藤經光　中
原康成　少丞紀文衡　兵部少丞源親光　刑部少甫
藤範基　少カ小判事中原基政　木工權頭源仲國　典樂
侍醫丹波憲保父經基讓　掃部少允平景康女御琮子未給　勘解由
長官宗隆　山城守大江以孝外記　權介中原貞仲　伊
勢守中原經重史　尾張權守菅原京高　介藤宗國
權介小槻公尚兼　遠江權守藤資實兼　介藤信能兼
甲斐守藤宗房　武藏少掾大江爲範內舍人　下總守藤
親季　權守同爲久功　權介橘康季臨時內給　近江權介藤
基忠兼　美乃介藤公信兼　信乃權守卜部兼直父兼貞讓
上野少掾藤盛長內舍人　越前權介中原明業兼　加賀權
介源有近兼　能登權介清原忠業兼　權掾大江政康文
章　越中權掾大江佐尚同　越後權守菅原爲長兼　權
守同長守兼　大掾大江成能文章　丹波介中原師行

權介賀茂宣憲兼　但馬權守丹波賴基兼　介藤隆衡兼
伯耆介同長基兼　因幡介丹波有忠兼　出雲介清原
仲隆兼　播磨守藤經清兼　權守同信清同　備前介藤
公定兼　備後權守藤宗隆兼　安藝守藤重輔　權介藤
定家兼　讚岐守源家俊兼　權守藤實教兼　介藤保
實兼　伊與權守藤實明兼　土佐權守藤隆保兼　豐前
守紀宗季民部丞　權介高橋盛成イ直史　肥前介中原尹光外
記　左近將監平棟村功　大江盛成イ康　右近將監源忠
宗功　藤盛助功　左衛門少尉藤季清藏人　少志同宗親イ
貞　右衛門權佐藤親長　少尉平衛脫カ盛業功　豐原章繼功
少志中原久業功　同能貞　左兵少尉中原宗定藏人所
源成綱功　同宗信父信綱止式部丞任之　藤次利攝政內舍人隨身　右兵
衛少尉中原友業宇佐宮功　藤忠兼功　同清成功　同光康功
左馬頭藤隆衡　權頭經範　權助藤仲重　康業　少
允藤親則瀧口　宣親功　橘直職臨時內給　右馬頭藤親兼
權助源仲家　少允藤宗隆院臨時御給　同信久臨時內給　惟宗
友成功　三善孝尚　藤光國功

辭退　中務六藤盛正　縫殿允大江清定　大學允藤
高久（取イ）　兵部錄惟宗重運　掃部允橘俊久　大膳進藤
行盛　右京進橘成清　主水權佐藤成俊
解官　左馬頭兼安藝守源隆保
建久十年三月廿四日
阿闍梨外文　延雅（法主給文）　從四位下藤公明（少將如元）
使宣旨　藤親長　藤以賴　中原能貞　正四位下藤
有家　源雅親　藤師經　從四位上藤道經　從四位
下藤信定　正五位下藤親光　源光輔　藤邦輔　從五
位上藤業清　藤業家　從五位下藤親季　豐原利秋
廿六日、天陰微雨、午後晴、湯治之後腰漸宜、今夕行
步、季御讀經云々、僧都出京、
廿七日、終夜雨降、巳後休、行步復尋常、手足又苦痛殊
難堪、
廿八日、天晴、雜舍遣戶等持來、
廿九日、晦、（辛酉）天晴、午後雷鳴、大雨休止之後猶陰、湯
治如日來、盤居寂寞、九春之節空暮、

○四月
一日、壬戌、坎日、天晴、山居無爲、沐浴偃臥、令栽萩薄
等、
二日、朝雨下、午後晴、沐浴今日滿七日、果云來、
三日、晴、不浴、
四日、晴、巳後陰、未時以後大雨如注、夕沐浴、今夜宿
東門腋、（木守小屋）爲方違也、終夜大雨、後聞、今日覺快僧正
入滅云々、年四十、（一脫カ）
五日、朝天晴、今日令堀滯、
六日、天晴、
七日、天晴、令引出南田中石、令置砌邊、
八日、天晴、未後雷鳴、大雨雹、大夫（夜）來臨、
九日、天晴、靜闍梨入來、御讀經候間無暇云々、
十日、天晴、
十一日、天晴、
十二日、天晴、
十三日、天晴、昏知範來談、參法輪之次云々、世間之事

小々聞之、文學上人高雄堂延杲僧正給之、自庄丁卿典侍等之狀、近信（臣カ）女房等皆悉給之、隆保朝臣於攝政殿被召問、粗陳披旨等有之、九條殿遊宮時無爲之由歟、三金吾□□有其聞云々、除目下名事等始聞之、（中務美甲歟定、）
十四日、天晴、密々於大井河乘船歸來、
十五日、陰、午後風、未時許法眼被過談、
十六日、終日小雨、
十七日、雨、入夜甚雨、
十八日、天晴、早旦洗髮、未時許出嵯峨歸京、先參大炊殿、昏黑歸九條、女房（先是）小兒相具歸了、今日稻荷祭日云云、
十九日、天晴、杲云入來、十六七日（訣脫アラン）以後忽懸訣門章、年來所養育小男保盛朝臣子□□□　庶子自關東被召出、此事親能觸申入道殿、事甚恐惶、今朝相具冠者行向謝披、大略優免之由語之、件男本自元服、極不可有事也、自今以後猶可招殃禍事歟、午時許參上、參御堂、有宗朝臣、能守朝臣、予、保季朝臣、隆範等取布施退下、（酉時許、）

入夜又歸參、即退下、
廿日、天晴、參角殿、依御物忌不入退下、參御堂、取布施、盛經參入、又々語世間之風等、自今日始精進、
廿一日、陰雨、入夜大雨、參角殿、見參之後、未時許退下、又參宮、夕退下、
廿二日、天晴、未後雨灑止、入夜晴、參宮、上格子了（暫間召仰右少將被參云々）退下、未時許出京、入夜宮廻、二宮十禪師八王子三宮御輿御王子宮拜殿、於其所奉幣、正與子客人御輿御大宮拜殿、仍又同奉幣、參姬宮御宿所、小時入御御通夜所、（例十禪師御殿、）御共伺候其所、曉懺法了御共退下、於宿所一寢、此曉御殿開了四御輿又御大宮云々、不參會、依稠人見者也、
廿三日、天晴、早旦乘輿行杲云棧敷、午後漸渡、巫等徃反了後行列云々、先僧綱一物、（密々及相論叉僞云々、）次今年經師等依別願乘一物云々、次稱馬頭四人許行列、次所司僧竊美麗過差、次五綱一人（令着寶色、）三綱行列、次社司束帶供奉、二宮執行並祝等、相具黃衣法師二人、神主相具三

人願宜、今年依老屈自閑路參云々、次神馬、(中七以後御子云々、)次
御輿、(七社、)次巫等渡了、(予乘輿、)(密々出自山路乘馬歸京、山科取松明、初夜以前著京、)
廿四日、乙酉、賀茂祭日也、　陰、巳時以後雨如注、不送
摺袴、先日雖領狀、依無其儲不送、去春使少將如此、雖
強不思其報答、依貧乏不構出也、可謂不知禮、不見物、
心中冷然、青侍說云、祭使車遣檜皮屋形、(左右有簾、)庇車歟、
物見ナ二間ニ作天、懸翠簾前後如何、袖ニ片方ハ屏ノ上ニ
口口口片方ハ唐擣上ニ竹ニ雀、　左右ちがへて造之、翠
簾下ニハ板、(綠由歟、)板下ニハつるはしら、いしずゑの石、件
板上ニ薔薇開滿云々、儲官人、依武、(院、)武友、(同下手、冰領、)無引
馬、皇后宮使權大進經高、(新任、)親國巡役也、　而老屈之
後、搆口口口稱本所擧、(依中カ)申依經高、本所聞此事、師入道
等各各訴、親國被讒問云々、但經高又頻懇望、　且被口
行粧可爲耻之由訴中之、仍懇恩許云々、儲忠武、(對揚無懸、衰)(所擧カ)
(老物異樣供奉也、懸被召出歟、其身又定自愛口希有也、)　口致近、(右府官人也、)口巳上本口口也、
馬助仲家、(狂物、)院中近臣口口口訪也、一物私不調云々、
雨下如注、風相交、定甑與歟、午時許參角殿、凌雨御共

參宮退下、秉燭以後凌甚雨束帶歸參、　賀茂祭御禊、宮
主遲參、　及深更僅參入、陪膳如例、　宮司等故障、宜房
(刑部大輔、)爲使、　依雨有土庇之內敷座、立御幣案、　役送宮司
又故障、盛經勤之、六位進季忠奉行之、任聲問間、予猶
卷纓、雖○(巳下脫文アリ)甚加也、此間甚雨拜以雖○(巳下脫文アリ)、蝸廬漏
濕、寢所失度、亂代貧者前世果報可哀、
廿五日、天晴陰、　雨氣猶不止、終日蟄居、臨昏參上、參
角殿、心神不快、
廿六日、天晴、靜閑梨來、(巳時許參大炊殿、未時歸家、)晴光來臨、談天變事等、　又去
廿三日隆保朝臣武士等被召合事等粗語之、　隆保武士
同座地上云々、御前御壺也、(院執柄御簾中、大將親經朝臣坐堂上云々、)盛衰浮
眼歟、可悲、此間口狀等惣不覺云々、　大略一身○(巳下脫文アリ)、
或云、可遣夷島、或云、可遣以往島云々、但傍外橫災大
略休歟、(又云)祭使不具童、　依雨無取物、雜色八人萌木縫目
(誤脫アラン)被御簾綠文出机帳帷衣云々、少納言重定、馬助口時風
流歟如何、　亥時許參上、即被寄御車、　御發勝金剛院、
(中將殿御坐、騎馬供奉、)僧等出來、儲酒肴、一兩獻、又獻出車、

廿七日、天晴、晩頭以後遊御、出車、女房又參法性寺云
云、自昨日咳病不快、心神又惱、
廿八日、天晴、依心神惱不出門、咳病外無術、
廿九日、天晴、傳聞、有改元云々、改建久十年爲正治元
年、
卅日、天晴、心神惱不出行、今夜家神祭云々、作竈神日
來坐坊門、去廿七日渡此宿所坤方了、
○五月
一日、天晴、大炊殿女房告送云、雜熱事候之間、召醫師
等云々、
二日、自夜降雨如注、午時休止、未時天晴、雨止之後扶
咳病參上、（先是小浴、）宮御御堂、（御車如例、大臣殿御參、）今日有舍利供養
事、（兼日有此事、被觸之告云々、）參被供養千種物、（百花、百味、百香、百燈、百寶、百藥、百衣、百獸、百种讀誦、頭宗朝臣讀之、百眞言云云、家宗朝臣行之、）有轉供、（一方僧并五位等小々立其末、一方大臣殿已下五位以上左右八人許、）侍
立庭、自庭上机供佛前之机百味百花也、其外物豫置佛
前轉供了、有講筵論義之間、移漏及秉燭、依心神甚惱
退下、不取布施、左衛門權佐光親催府手結事、（先度申送所勞由、

猶可扶參行由也、）依大將殿家司也、先々本府催之後付職事、仍有
職事催、又年預爲催之、此御時家司如此、定有様歟申、
三日、天晴、扶病參角殿、見參間入夜退下、
四日、天晴、爲上格子參宮、午時許退下、　參大炊殿、御
雜熱、昨今無御煩云々、傳聞、公朝入道公澄等依關東
事被處勘當云々、不聞其子細、權勢恩寵無双物也、今
有此事、是天之責歟、
五日、雨降、沐浴、晩陰雨頗休、參角殿、深更退下、手結
事不知之、
六日、陰、細雨下止、自昨夕宮御風氣不快之由、有女房
之告、即參上、又參角殿、御共歸參、去夜御酒氣今朝頗
宜云々、心神甚惱、仍退下、夕又參上、甚後又如昨惱御
云々、即退下、
七日、陰、未後天晴、參上、參角殿、御共歸參之後退下、
脚氣殊惱、不能歸參、
八日、晴、巳後雷鳴暴風、大雨雹雨、午後晴、沐浴念誦、
夕參上、今日不發御云々、雷鳴之間能季資宗少將等候

御前簺子、
九日、天晴、今日日吉小五月競馬等被起座事云々、公朝法師滅亡事、不知其由來、所知等皆悉被分配人々、各預其恩云々、今朝大臣殿御物忌也、仍不參、
十日、自夜曉更甚雨如注、終日不休、河水大溢、依番爲上格子參上、殿下出御、於御前指將棊、國行被召合、三盤了、殿下御堂了退下、河水大溢、遂屋殆如池、密々向川原方見之、八條以北在家等多流損、夕爲下格子參、以前他人勤仕了、仍退下、女房密々見水云々、今朝前參河權守忠國死去云々、殿中夙夜物也、日來煩時行云々、於末代當職之時、頗辨是非之上、當時無貳心伺候、有所思物也、世上無常悲而有餘、聞此事心神彌惘然、沫泡身誰人可止乎、嗟乎哀哉、後聞、今日御幸六角殿御、口口口口口云々、
十一日、天晴、依召未時許參殿下、御灸治、此間於御前大臣殿御將棊、臨昏退下、深更御共參角殿、退下、
十二日、天晴、巳時許參大炊殿、御肩雜熱、自一日止大黄被付膏藥之間、又左御臂下被見出小瘡、仍又被付大黄云々、依此事驚參女房、云但別事不候、未時歸家、參角殿、秉燭退下、又歸參、殿御共參八條殿、曉鐘以前還御、
十三日、天晴、朝小浴念誦、巳時參上、御法性寺、大臣殿御同車、與豫州同乘參御共、御覽造作所、未時許還御、又酉時許依召參上、入夜退下、
十四日、天晴、參角殿、但御出以後也、北政所聊自昨日不例之氣御、但非殊事云々、退下以後、入夜又參上、桂月淸明、終夜在御前、多承恩言、臨曉退下、
十五日、天晴、參角殿、未時許退下、沐浴潔齋、
十六日、朝間雨灑、巳以後天晴、參上、上格子、晉、參角殿、御共參北殿退下、又參上、候御前、依仰與國行將非、秉燭以後退下、
十七日、天晴、申時雨降、夕休、遲明出京參詣日吉、巳一點參着、俄而宮廻登坂、親成依灸治不出來、語相親者令申祝、件男於坂下止了、年來宿所尼昨日朝遂以死

去云々、日來不食病過日之處、遂以如此、健御前以作尼姫家爲宿所、猶可被籠云々、午終出宿所、申始入京之後雨降、路頭不逢雨、殊以感悅、夕參上、謁女房、及曉鐘退下、

十八日、自夜雨降、午後休、夕陽晴、夜月明、參宮、相次參角殿、秉燭以後退下、又參宮、召慶忠法橋於南面(御殿西方)向妻戸、讀經一部之間、依召候御前、大臣殿御參、又召丹州連歌一部給、御共參角殿即退下、月清明如秋天、

十九日、天晴、參御堂、取布施退下、入夜女房達出遊、登家少將相伴、深更退下、

廿日、天晴、參御堂、取布施退下、參大炊殿、未時許退出、依召參上、於御前將碁、入夜退下、

廿一日、天晴、參角殿、御共參北殿退下、

廿二日、天晴、入云、前左馬頭隆保去夜配流土佐國、夜中出京云々、依番上格子以後、參角殿退下、入夜又參、下格子、

廿三日、自夜雨降、晝休止、參八條院、取御月忌布施、隆信、長經朝臣、賴房、隆範、隆兼參入、中將殿見參之後退出、又參上、於御前將棊、大臣殿御共參角殿、深更退下、忠行少將參云々、自今日最勝講云々、予不蒙催、

廿四日、甚雨、依雨不出門、車役送女房、

廿五日、天晴、今明宮御物忌也、未時許參角殿、有宗朝臣參會、入夜退下、前兵衛尉爲景强盜、今日被渡云々、

廿六日、自夜甚雨、終日如注、河水又溢云々、堀河大路偏如海、所々橋悉流失云々、出七條以北粗見之、

廿七日、天晴、參上、與豫州言談、退下之後、入夜又參上、八條院女房參入云々、深更退下、

廿八日、天晴、依番上格子、但遲參晝夜角殿、刑部參會、入夜退下、

廿九日、天晴、參大炊殿、申時許歸家、入夜宮女房達被入云々、予此間伺候御所之間也、

〇六月

一日、天晴、早旦依宮御方御秡繼目、著衣冠勤仕陪膳、又殿御秡同勤仕陪膳、晴光奉仕之、退下之後未時許歸

參、依召參御所、入夜仰云、明後日新有所思、以人令參詣吉田、而能季申輕服由、無可然人、汝參示（平カ）、無指障可參候由申了、卽退下、小浴、召陰陽師令秡了、

二日、天晴、午時參八條院、御月忌了、僧退出之間也、羽林殿見參、移渡退下參口、依召參殿御方、仰云、明日物詣事非別事、此晦日或物夢、以人可令參吉田、內府祈料也、彼母儀又讀心經十卷、可法樂、依此事所願可成由見之云々、仍相親物等之事可詣之處、或異姓或故障之間所不付也、但依憚世間閇、如幣不可仕、只如私宿願可遂參詣也、又幣物等別可送之也、於其事者不可專知也者、此次多承古事等、不遑記、入夜參角殿、今夜經讀僧參入、令聽聞給乎由、早仰申之、深更御共歸參之後退下、

三日、天晴、辰終許出門參吉田、寄奉物、令申祝了赴歸路、午始還家、快凝信心後　想云、信定卜云人可參候歟云々、信定尾張權守、雖伺候已異姓也、仍被仰能季、中障間被用予、此定宗顏相計、信定是信心家也、尤所貴思也、今日依御物忌不參大臣殿、昏參宮、

四日、天晴、參角殿、今日車借、女房部類、退出料也、

八日、天晴、不出行、念誦、入夜例女房達被立入、爲謁健御前也、

九日、天晴、參角殿、申時許退下、依召參御堂、入夜退下、

十日、天晴、巳時許參大炊殿、申時歸家、

十一日、天晴、參角殿、終日伺候、入夜退下、依番雖參上、格子了後也、晩景大臣殿有御秡、奉仕陪膳了、

十二日、天晴、參角殿、刑部參會、入夜退下、資宗少將參會宮、

十三日、天晴、依月忌念誦、申時許依召參御堂、○以下闕文アリ、思有風聞事、今日任大臣召仰了云々、入夜著行幸裝束參內、但申騎馬障（先是破了）、供奉內侍所也、於西廊邊相逢右將達、（先是皇后宮行啓云々、御直也、）良久開出御由、右將等誡了、成家朝臣、公信朝臣、兼季朝臣、有通、公卿列立、右大將、（近渡階前更南折立、）（隨身著染分袴、）別當花山中納言、（忠經、）中宮權大夫、右衛門督、二

位中將、三位中將云々、不委見、少納言重定鈴奏了寄御輿、左將雅行、宗經、公清、雅親、師經、隆清朝臣云云、次第如例、乘輿了、殿下如例早出給、出殿上方給了、下臈次將升自西下格子了、巻机帳、良久間輿了、取机帳之間右大將揖出、次御輿出御、次將兩三人閑出西方、騎馬不當也、雅行之所也、出御了後、予進寄內侍所御方、宗經南庭、藏人大進長兼來加、相共奉出、予先陣如例、予入宣陽門暫奉止於門外、令奏事由、未聞復命之間、長兼只可奉入由稱之、仍即入御了、予跪地退出、密々於待賢門騎馬歸廬、任大臣召仰、左大將一人云々、此事當時無闕云々、或人云、有子細云々、

十四日、天晴、參宮退下、

十五日、天晴、月蝕巳時云々、依始精進洗髮、未時許參角殿、昏退下、

十六日、天晴、宮御物忌也、參角殿、夕退下、

十七日、陰、風涼、未時許出京參日吉、入夜宮廻通夜、

十八日、自曉雨降、午後休止、未時天晴、曉赴歸路、甚雨之間入三井寺、汎闍梨房借輿、法師四五人、欲闍梨來會、巳時許出路入京、入洛之後、未時許參角殿、入夜退下、戌時許參宮御方違、渡御法性寺、予、資宗少將、兼時、國行、持守供奉、曉還御、今夜右大將任大臣召仰云々、一度任大臣、兩度兼宣旨始例歟、

十九日、天晴、宮依犯土事、御御車御文殿西庭、供奉了參御堂、未時許例講始了、論義了、取布施退下、參角殿、昏依召歸參御堂、仰云、前太政大臣昨日請前座主出家、今為宮御使可向彼亭、其次又可示事付等者、承了退下、暗夜遠路雖無術、相具青侍等參向禪林寺南山座主兩方、御訪仰了、以遠江權守定綱申入之、承御返事歸參、依御寢示付女房了退下、右大將夜前召仰了、今日一日造直殿立四足門云々、土御門家也、日來誹謗、忽如任其意、如何々々、不審々々、

廿日、天晴、申時許參宮、入夜退下、巷說頗似告實耶、又私通歟、依被秘無聞及事、世間人々遍又稱告事由云云、不知實否、小女子今日行向三條坊門、健御前又被

參八條殿、次第非尋常儀、當時伺候女院御方料云々、
籠居事女院深依令思食、此御方許早可參由頻被仰、
廿一日、天晴、巳時許參上退下、又參角殿、見參之間、
如當時之事可成就歟、障碍不知之、何爲乎々々、清長
（藏人次官）、參入、所示語大略此趣也、猶實事云々、殊隨時儀
人已參入、雖有若君御乳母之名、近年不參人也、
廿二日、天晴、任大臣日也、稱有勞事不參內、申時許良
業以風聞說注申之、太政大臣賴實、左大臣良經、右大
臣家實、內大臣通親、（超賴實定隆忠忠良三卿）權大納言泰通、通資、（超親宗隆房）權中納
言實教、兼良、（參議一）參議家經、終日在御前、及聞此事心中欣
悅、無物取喩、於此上者各御宿運也、事次第更不可云
盡、今日內辨新大納言泰通云々、兩大臣大饗相互停者
云々、晚不參宮退下、
廿三日、天晴、參左大臣殿、藏人大進長兼、藏人次官清
長等、今日以長兼可爲執事家司由內々被仰、拜賀日時
事等即奉行以時光令擇進、來月五日云々、職事兼時（公卿不參）可
行之、大藏卿內々執行雜事等歟、參八條院、取布施、歸
參之後退下、秉燭以後內府拜賀云々、源氏不論趣乎、
挪底供奉云々、
廿四日、天晴、見夜前聞書、
侍從藤忠房　小內記藤國俊　大膳權主小槻能兼
• 越後守源具兼　伯耆守藤濟基　左衞門督藤宗賴（兼）
小尉藤成重　同秀康（功）　右衞門督藤信濟（兼）　小尉
藤基貞（功）　左兵衞督藤定輔
正治元年六月廿三日
從三位藤道經（中將如元）　別當宗賴　使左衞門尉藤信久（侍從）
左大臣　內大臣　大將（如元）　宗經中將　禁色基良
通光
人云、太政大臣不被仰可任之由俄推任、聞此事閇門云
云、或云、土佐國務同辭之、排（相カ）國上表云々、無兼宣旨之
條、勝事歟、參左大臣殿、入夜又參入、多承除目事儀
等、深更退下、御拜賀延引來十三日云々、（予可御共由有仰、雖申所思何爲○）
（以下脫文アリ、）右府明日云々、日來被催、而又延引來月五日云
云、女房行向三條坊門、入夜歸來云々、

廿五日、天晴、右府未時許拜賀給云々、殿上人廿八、前駈公卿、民部卿、光雅卿、定隆卿、範弘、　渡鳥羽殿御棧敷、被參南殿、今日潔齋、依始精進也、參上退下、
廿八日、天晴、參廻如例、　奈良醍醐法性寺殿下御子息依召參會給、入夜退下、

○七月

四日、天晴、拂曉出社頭歸洛、於三井寺前天漸曙、酉時許東帶參左大臣殿、　三條中將以前參入、藏人大進行事、秉燭以後御出、御車以下如恒、前駈十八人之內、六位二人、（中宮少進秀忠、勾當信親、）　五位十六人、（國行、長俊、兼時、信光、國基、清貞、紫清、宗保（元基保）、忠綱、行時、國時、成廣、親輔、範綱（知範兄）、有長（長俊子）、）　武安（宗カ）爲衛府長在御共、布衣、中將成定朝臣、少將、予、資家等乘車扈從、先中宮、中將取御沓、　藏人大進御拜了令參御前給、　次被出御送物、（中將取之、）琵琶、袋、　次自南面會參殿御方、　供奉人自庭上同參於釣殿方、御拜、藏人大進申之、　北政所資宗少將申之、　即自庭上御出、中將褰御簾、予取御裾、　九條西行、高倉北行、令參院給、路次見物雜人并車不異費晴、嚴重無疆、丹波守信雅朝臣申之云々、拜舞了令參御前給、□儲掌燈御座等、被引御馬、　下自東對南階取綱令拜給、中將進寄請取之、諸大夫取松明、御馬諸大夫御隨身引、（忠綱、兼澄云々、）御退出之儀如前、　次內裏、（二條西行）中將申之、次頭（頭權大夫）權大夫出來□仰昇殿歟、即御昇殿著座、次參殿上申御前召事歟、即被令參御前、（日御座云々、御引直衣出御云々、）　次御退出、七條院右衛門權佐親長□（中カ）之、帶劒取笏奉出逢退入、解劒昇中事由、不帶劒歸來、此儀如何不審、拜舞了、親長又氣色令昇給、御送物琵琶、次宣陽院（門脫カ）清長申之、儀如前、御送物琵琶、次八條院長經朝臣申之、拜舞了、□□□同人申之、次又氣色令昇給、□□□俄而御退出、御送物等、□上中將皆取之令還入□□、長兼申政所吉書、（捧文杖、御覽之後返給、不結申退出下之歟、）此間予依召參、依仰取女郎（花脫カ）生衣、（於便所取之、侍持來、）進出於檻下給、武安懸肩退出、即歸廬、窮屈失度、今度武安老氣歟、總仰天、今夜衛府武安給生衣事、今日可有御參之由被申殿下、仍御返事云、家無便宜、爲之如何、又被申云、不可依御所仰事、不參乎、御返事云、

内府拜賀之時、依大饗申請女院御所了、今度は非被
申、於此家は無便宜、仍不可答拜、不可引馬者、於此上
は又不及沙汰□□御返事旨可然乎、奇特、
五日、天晴、巳時許參□上格子了、參南殿申日來事等、
未時退下、日入以前、束帶歸參之後、二位中納言參給、(進カ)
即〇以下闕文アリ、被下立中門外、予取御沓至南階献之、(引御尻、)即下南
階出中門、(南納言揖給、)於門外乘御車褰御簾、次納言乘車給、(先是)
予祗(候脱カ)(此間乘了、)賓宗少將參云々、富小路北行、以人立辻爾三、(先令禁僧尼等、是例)
也、前駈八人、五位、六位、於信乃小路辻、三條中將參會、(實脫カ)
(信乃小路西行)高倉北行、七條西行、洞院北行、三條坊門西行、町北
行、自二條御參內、(引幔、)入左衞門陣直御著陣、(經敷政門代、引御尻、)
左中辨公定朝臣、少納言隆經、大外記良業、六位上官
等在床子、各致禮、直著端座、(作法如恒、)召官人令敷膝突、次
右大辨(宗隆、)著座、(奥横座、)昇坐揖、即退立、著床子座、六位史
献申文、大丞披見返給、史挿文杖持來、大丞先著座、
(端横座北□、)次史重献申文、令抜取給、持杖候膝突披見、(三通□□□、)
返給、史結申之退出、次大辨復奥座、次頭權大夫參、

(經柱外如恒、)□□□披見之、大夫□(一詞不聞、)也、退立、次召官人召辨、
□□十人參入候膝突、下給書、即結申退出、次左大辨
退出、次御退出、留御前、上官平伏、並路左右、令立留
給、御氣色之後、上官稱唯立、喚召使、二音稱唯、上官
又平伏、此間前駈等自其後進出前行、曳御裾令過給、
令取御裾給、召使前行追前、於幔內召使等平伏、不下
御裾出門外、乘御車、中將褰御簾、予取御裾、經本路
還御、了退出、今日藏人次官爲院御使參入、明後日御
幸法勝寺、可有御參者、於騎馬有障、(不カ)可參由可申由被
仰、殿上人云供奉、云故障、各欲參御供、但於御幸以後
者、供奉人々定可有便宜、於路頭幷(脫字アラン)若爲御幸以前之儀
者、已以無人、猶雖路間可參御共由有殿下仰、於事無
便宜、雖有事憚申承了由、右內兩府供奉云々、嚴重嚴
重、昨日三品局於大原出家云々、殿下數御子息母儀
也、
六日、天晴、參內殿、入夜退下、神宮上卿事、此間可被
仰云々、又仗議事已被□□神宮神鏡事、香椎宮神人自

啓事云々、祈年穀奉幣、公卿勅使召仰、 連々可出仕由
有仰、
七日、天晴、 早旦依召參大臣殿、束帶、今日御供儀甚無
術、只隨仰也、於路頭可止云々、辰一點御出、於最勝寺
西程立御車、被奉待御幸、予自此所退歸見物、 殿上人
卄餘人許、公卿右内兩府、民部卿、高倉大納言、參通、二
位中納言、兼良、新中納言、實教、中宮權大夫、別當、右衛
門督、三位中將、左兵衛督、三位侍從、 右京大夫、高三
位等也、奉見御車之後、依暑氣難堪、入押小路殿、借請
仲資朝臣領者、入殿上廊休息、間夕座訖由歸參尊勝寺
邊、 御幸以前還御、即御供、右府自庭上退出、 内府著
座、行香以前退入、參御所、殿下御坐簾中云々、後聞、無
召推參、後日有不快御氣色、行香之後御退出云々、入夜
參一品宮、依御節供也、予陪膳、前少納言親長、右近將監
隆兼等役送、事訖退出、昨今心神甚不快、咳病歟、
八日、天晴、雷鳴大雨、不經程天晴、申時許參上、宮、 大
臣殿御坐、左中辨參、入夜退下、神泉御讀經今日結願、

雨不下、
九日、天晴、午時許參大臣殿、今日始直衣、可令參院給
云々、御供少將資宗可參、未時許退下、 今曉殿下御大
原、密々御輿、兼時、經光御供、令訪三品出家給、酉時許參大
炊殿、戌時許退出、參八條殿、又參宮退下、咳病殊不快、
十日、天晴、午後大雨雷鳴、 其聲猛烈、申後雨止、雷猶
不止、昨夜夢想云、予依人誂詠和歌、

　さかきはを吹秋風のゆふかけて神の心をなひけと
　そをもふ

寤後案之、日吉宜可致祈禱之由、 此間案之、未思得其
事之處如此、仍可修神樂之由思得也、仍今日立使、送
料物等親成宿禰許、 宗神樂事了、明日可送之也、若有感應者可謂不
思儀耳、右少辨故參宮云々、 世上之儀古今如此、如何如
何、巷說云、前大將第二娘(四)又如姉長病逝去云々、 漸閑
定說也、晦日逝去、年十七云々、
十一日、天晴、早旦沐浴潔齋、 本府催明後日皇后宮行
啓事、申所勞了、午時許參大臣殿、大外記良業參入、明

後日修事定無人、近代之儀召使催及兩三度、公卿加放言更不及返事、於今者被仰職事可被催歟、被仰頭權大夫了、來十八日祈年穀奉幣延引云々、秉燭之程、始直衣介參院給、資宗少將在衣、在御供、昏予退下、未時許小兒病惱、日來小女每日發、〇以下四文アリ條廿日了、又如此、物忩之甚也、但近日天下一同病惱云々、入夜參八條殿退出、

十二日、天晴、去夜夢與人談云、予去當職可任內藏頭、仲經闕時歟、藏部雖要須官去欣躍　何不遂望乎、次又去藏部者、其時可補其首也者、此夢可謂吉、仍注之、後年見之無符、雖夢歟、今朝女房介參皮堂、是又依有夢事也、靜快闍梨於今者平減了云々、午時許參宮、即參大臣殿、與州參會、未時以後大雨雷鳴、暫休止之後退下、　小兒今日無別事、但猶申時以後聊有溫氣云々、

十三日、天晴、參大臣殿、今日依條事定御參陣云々、忠行少將參御供、　但右內兩府今日著陣、其後可有此定、仍爲相計其程、先可參院由被仰、後聞、內大臣不著陣、申時許退出、　參八條殿、入夜退出、參御堂、又參宮退下、小兒今日又未時許發云々、　小男又此兩三日溫氣病惱、　天下猶病不可勝計、三人子共病、不思議也、

十四日、天晴、參宮、大臣殿御坐、未時許退下、盆供、拜之送法性寺如例、入夜向坊門、　禮佛不口千人騎馬、歸路逢上皇御車、四裔八極迷如飛、於高辻東洞院已一町之內也、驅馬逃隱之間、下人等云、　御車ムナガヒ切結之間、經程適隱得、是今日寔加、迷之聊不盡也、雖自今以後、如此路頭可愼怖事、依無益、　此條猶不可披露之由、誡僕從了、

十五日、陰、辰後雨下、始有秋景氣、參大臣殿、終日、入夜退下、明日仗議延引云々、　關東女子穢氣不審之間、公卿使延引、九月可被發遣、仍此仗議又依不可被忩被延云々、一昨日條事定、左衛門督、中宮權大夫、左大辨、冷泉中納言、隆房、參內、　行祈雨奉幣并除目等事、巷說有籠居之聞、一定虛言歟、仲除目、土佐守宗行、太政大臣成恨、辭職并閉門、仍又勅許被召了云、宰人宗相給之、新妻之故也、和泉守宣房、元不見、長房給之、以弟任也、石見守雅家、元加賀、大相國出家之後、大略

被召符歟、但不見符闕云々、加賀守親時、（親宗朝臣恩給之、以二男任之、去年南京衆徒所訟、退太宰歟、）去十
二日以信清卿被補御厩別當云々、公經卿遂以被改歟、
籠居之間猶被給官、依是御馬御劒等、悉納受云々、世
間之體、□□□□□激□□□□、
十六日、天晴、參宮、大臣殿御坐御堂、信光云、明後日
可令參殷富門院給、可御供者、申承了由、夕參大臣殿、
左宰相中將兼參入、又神祇大副爲定參入、申小朝熊社
神鏡事等、（私所存中之、）事次被仰神宮上卿神事間事、深更退
出、
十七日、天晴、參八條院、來廿八日姫宮於日吉可有御
經供養、可參之由有仰、公卿勅使延引、依穢疑者參否
如何之由、雖觸女房、其條不然歟、於此御所者、更不被
憚、猶可參歟之由、女房有命、仍申可參由了、未時許參
大臣殿、兼定參入、稱院宣、奉鴨社氏人二人私論文書、
理非之間被問三公云々、最小事也、晩景退出、
十八日、天晴、辰時許參大臣殿、巳一點御出、令參院
給、地下雖進退谷臆參入、令昇給之後、雖昇下侍（殿上下、）
綠遊、日影暑氣難堪、仍私退出、參大炊殿、（資家少將同在御供、仍事不可聞、）
良久雜色奔來、告御退出之由、（令參御所給云々、）即乘車、大炊
御門西行、於二條壬生奉待御車、御供殷富門院、（仁和寺、安井殿、）
小時御退出、漸及西日、車中如燒、大宮南行令參八條
院給、又無程還御、自宮御所退下、依暑氣難堪也、人
云、出羽守基定妻君代、（院御時殿上、）依嫉妬行向常光院、（齊院御預、）
引入件女打調之、件女從女參齋院、併訴申此子細、民
部卿聞之、仰執行召出彼院預、勘發及檢非違使云々、
刑罰過法歟、共以不思議、雖下女心操可彈指、女髮多
落散彼御堂廊云々、
十九日、天晴、昨今炎暑殊甚、未時許參御堂、取例講布
施、保季、國行、有雅四人、度々取之、訖退下、改衣裝參
大臣殿、見參、及深更退下、（相具女房、）月昇後也、
廿日、天晴、鷄鳴之程出門、於八條殿相伴健御前向嵯
峨、日出之程到着、少輔入道來謁、
廿一日、天晴、遲明出嵯峨、日出以後歸九條、依暑氣難
堪不出行、人云、三宮始參院給、殿上人等前駈云々、不

問其儀、强出仕、近代無指用歟、只追從之至歟、

廿二日、天晴、巳時許參大臣殿、仰云、今日可渡神宮文書、仍沐浴之後欲解除者、未時許晴光奉仕御祓、予陪膳、殿下御衣冠、於庭上御祓了、有御拜、爲請取彼文書、家司親房束帶伺候、以中門妻戸内爲其所云々、申時許御供參宮御所、殿此間御不例、兩若君又令煩瘧病給、入夜御供、歸參之後退出、今夜所々婚姻之儀、宗賴卿執侍從通光、國土之内無不經營人、侍從賴房迎信濟朝姻云々、

廿三日、天晴、巳時許參八條院、御月忌例講了取布施、予兄弟、長經朝臣、賴房、範宗、隆範在參入、退出之後參入道殿、此間御坐北小路成實宅之由聞之、仍參入、少納言參會、小時相共退出、暑氣難堪、夕參大臣殿、入夜退下、左中辨依召參入、被仰祈年穀奉幣事、來月三日云々、人語云、通光煩瘧病、稱吉例强以配合内府、迎通宗卿女之時有此病、翌日落了云々、今度每日發云々、

廿四日、天晴、參上如例、大臣殿御此御所、午時許還御、御共參、大外記良業參入、有召參御前、水仰之後、稱唯退出、夕退下、

廿五日、天晴、早魃涉旬、參大臣殿、今日依小朝熊神鏡定、可有御參内、公卿等多申障云々、甚乏少云々、右府雖有別院宣、稱病不被參云々、今日正二位行中納言平朝臣親宗薨、日來病惱云々、春秋五十六、去年爲南京衆徒訴訟、被停和泉國、不過程預加賀朝恩、子息雖有流人號、剩浴正二位之恩、此事背神慮歟、給國之後不經幾程、可謂嚴重、申時許依召參殿御方、兄若君御坐御堂、今日令落給了、隆聖已講候護身、予蒙感歎仰、參向仰之、淵青單衣重相具之、侍持之、於御堂取之被之、即傳仰旨了、有悅喜之氣、即依仰歸參、以女房給下總國三崎庄政所御下文、蒙種々恩、是奉公本意也、參、、、申拜悅之由退出、參大臣殿、密々示尾州退下、又以女房申宮御方了、遼遠所雖不幾、御志之至超過傍輩、可謂面目本意、去春以伊賀、、庄給女房、御匣殿其時此事殊仰出云々、今歲前預此恩、殊增氣味候也、

廿六日、天晴、早旦參大炊殿、午時許向坊門、未時參八

條殿、即歸廬、女房此間向西九條、歸來之後參御所、大臣殿御坐、無程退下、人云、親宗卿僻事也、猶存命云云、

廿七日、天晴、參大臣殿、兼定參入、進神宮文書、訴訟記録所勘狀等、着直衣令出逢給、兼定獻文退出、小時左大辨參入、進一昨日仗議定文、又令謁給、入御之後大丞招予談話、退出之後、參宮云々、申時許退下、午時許親宗卿一定入滅云々、

廿八日、天晴、入夜退下、依仰獻車於宮女房堀川殿、通親内府姬、今夜初參一品宮料云々、備前同相伴初參、

廿九日、天晴、今日以雜色光澤始下遣三崎庄、爲觸地頭也、此男宦仕勝傍輩、心操正直者也、雖有恩顧之志、無力消貧之間、年來無一事之芳意、此庄又雖有拜領面目、已以不及重下沙汰、只依地頭進止、相尋其運上云云、然而若雖聊事、依知行之始、所下遣也、路次近邊等少々求便宜給之了、午終許仰云、只今爲御使可令參殷門脫カ富院者、仍借求牛僕、申始許參上、仰云、爲宮御使可令參彼院、御發心地之由承之、依不審所馳申也者、又非次可傳申我詞、又可申仁和寺宮、只今依承及馳申候、御心地何度許發御乎、兼又護身之由承之、頗早速候歟、如何等之由也、馳參各申此由、院以女房申之、宮以近習侍申之、御返事云、廿五日以後今日及三ヶ度、以實全法印令護身之處、今日又發御了者、宮御返事大略同前、但此間籠御廣隆寺、於彼寺御惱出來了、昨日所還御也者、歸參、乘燭之程申此由、仰云、於廣隆寺御惱出來者、又平愈之後可還御歟、次第之理似不當、尤爲奇者、即退下、又中宮御方了、頭中將右大辨等參會、

卅日、天晴、午時許參上、大臣殿御坐、退出參八條殿、相伴黃門行向坊門、參大炊殿、秉燭之程歸家、

〇八月

一日、天晴、參大臣殿、旬御被奉仕、陪膳了、淸光奉仕、庭中敷御座、今日左中辨、頭擡大夫、藏人大進等參入、皆令謁給、秉燭之程退下、人云、殷富門院今日又令發給云々、實全猶候、兩度還似、種々御祈、自方々被始云々、

二日、天晴、巳時許參八條院、例御月忌也、午終取布施退出、予兄弟、少將有通、清季、隆範等取之、予兩度取之、今日長經朝臣示送云、明後日日吉御經供養、竊按有所思惟歟姫宮百日參籠給乾也、被日中饋狀也、御布施取參入、長經又所勞、仍奉行同兼帶可行之者、申承了由、又以女房宮內、申此等退出、 有通少將語云、內府勤仕放生會上卿、以子姪等悉令供奉、仍不待本府催可參向者、 彼一門必大臣以後勤仕此上卿云々、辨即權辨歟、

三日、天晴、辰一點參大臣殿、巳一點御祓、了御參內、自北殿遂之由頻令申給、仍不被待前駈等、於途中成定中將參會、入左衞門陣、直令著陣給、端、每事遲々、內記遲參、宣命之間又以不覺、如此之間時刻推遷、僅被奏宣命草、召頭權大夫於膝突給之、大夫取之退出、參殿上、藏人雖相隨自持參、返來奉之、次清書、又良久之後內記持參、即進弓場令奏之給、返給、即給內記、內記給之退、即出左衞門陣、於三條坊門西洞院乘御車、西行大宮北行、二條大宮猶不懷云云、令參神祇官給、 此間與成定中將在陰陽寮門內、不見參事、使々立了返御、于時申刻也、使皇后宮權大夫、實教、三位中將、公房、六條三位、經家、左京大夫、隆保、有質朝臣、範保朝臣、已上四位、五位諸大夫國衆、政光、親長等、或勤他社次官、又兼他社使、甚不謂事也、 今日內裏御物忌云々、有御座狀簡不封、御簾不付物忌、如何不審、南殿雖御裝束、依御物忌無御拜云々、 執柄御坐二間云云、小兒所惱甚重、喚寄腹取令取之、如來房尼也、

四日、天晴、入夜聊雨下、曉鐘之程出京參日吉、懷中御願文、并女院御書等、夜前給之、於大津邊天漸曙、著宿所、申參由女房了、且以忠弘進入御書、以孝奉行此間事、高忠代未參云々、巳時參上、淨衣、良久先御宮廻、予取檻御幣、此亦甚雖入興、偏是准女院御參儀也、先是女房少々乘輿、入御聽聞所、社司著衣冠申祝、於大宮寶前被行御神樂、俗別人長神樂、有和琴等、給各祿、ヤサトメ疋絹、正人等布、 次正神事以下不被待、 御神樂訖、且御宮廻、自伏禮入御御聽聞御所、以上禰寺(師)拜殿爲道場、北端角一間懸御簾机帳等、副所風爲其所、以前僧等著座、御導師猷範律師在南座、請僧二口在北座、仰唯主請之云(云脫カ)、鏡一面之內、十社御正体被鑄付、御佛一鋪、十二社御正躰、御筆出現、經或摸寫、 或書寫之內、 地藏陀羅尼經御筆云云、 并保並御鏡懸、假佛臺二脚奉並立、其前香花以下

事如例、南線瓷盛、予、公茂、隆實、依無人償被催出二人、共無官五位也、著此
座、予仰可發願出、先是令置御願文、爲長草之、光親書之、導師昇禮盤說法、大衆聽聞、不知其
數、良久事了、予以下取布施、導師被物二重、單衣重一
領、布施一裹、色々布二裹、各二度取之、次請僧紙裹各付濃絹裹
一、兩手不取之、次寄御輿還御、予時申終也、入夜私奉幣、還入
宿所、又參上御所、御逝夜、御共私逝夜、曉鐘以後、御
供參入御所、退下、
七日、自朝小雨降、未後甚雨、午時許參大臣殿、藏人大
進長兼參入、心閑談心事、終日伺候、深更退下、延杲僧
正一長者、承祈雨御所、無程甚雨、可謂靈驗、但爲國土於今
者無益歟、
八日、通夜雨降、今日猶不休、午後雨止、天猶陰、未時
參大臣殿、小時御祓了御出、成定朝臣參入之處、先參
宮著座、仍空退出云々、仍一人參御供、於左衛門陣、召
使申云、上卿著陣、被行内文事者、即令昇殿上給、召職
事長兼被仰勅使定間事、此間昇下侍、良久内文內覽、外
記歸參云々、此間於聯子外伺見之、少納言忠明取宮置

案、請印了、召上卿前、出日華門退出了、撤案令撤膝
突、上卿退出、予申此由、即令著陣給、左中辨爲內覽參
攝政殿、良久歸參、不見此間事、依窮屈在閑所、次有軒
御卜、良久事了御退出、秉燭以後新大納言通資、參殿上、
承勅使事、前駈六人、三人不相随、參內侍所退出、自今夜坐廣元玄蕃頭、
二條宅云々、
九日、天陰雨灑、御所又穢事出來、三十日云々、返々不
思議、久不可參入、每事鬱々、巳時許參大臣殿、御覽馬
牛等、北殿穢事被尋仰明元之處、七ヶ日之由申定了云
云、件穢物背骨殊與頭不放云々、仍有卅日疑、然而服
方已失無五藏等、仍可爲七日云々、午時許退出、參大
炊殿、申時許又退出、參八條殿、秉燭以後歸盧、中將殿
自去四日惱給云々、但別事不御坐之由、賴保示之、或
人云、兵衛佐師親死去云々、不知實否、後聞、定說云
云、件師親信輔朝臣子也、而甥定輔還爲子、御熊野詣
御共人等多故障、有其沙汰云々、
十日、終夜雨、辰後天晴、早旦馬一匹以忠弘引送勅使

大納言許、雖甚無恩、依爲女院執事致志耳、今度猶不
被觸馬事、是依惡予甚也、雖然且依存神事、冥加引之、
但異樣瘦馬也、日來往反日吉、遠路偏用之、雖容躰闕、
無過失逸物也、返事遮引送、本意之由有悅氣、未時許
參大臣殿、大府卿參入、申鞍事等、近日水干鞍被尋事也、終日伺候、
入夜退下、傳聞、師親事被定定輔卿子了、仍仲經、親
兼、并右衛門督以下無服憚云々、
十一日、天晴、參大臣殿、御祓陪膳了、刑部卿修理權大
夫等參會、假密々被講絶句、今日故被始之、成信知範
許歟、和歌同事別紙、是十六日夜聊爲被逃講席也、
十二日、雨降、參上、先是覺玄律師送書、披見之處、在
九條宿所之由載其狀、仍忽有穢疑、中上之處、仰云、不
處見書者不可爲穢、早秡了可參者、仍私召陰陽師秡了
參上、興州爲御祓陪膳、依雨於堂上有此儀、勅使進發
以前毎日可有御秡云々、入夜退下、自女院給卷物一
卷、申請御本、即返上之、
十三日、夜雨止、天晴陰、參上、午時御院參、成定中將
御供、御出了退下、申時許又依召參入、今朝奉仰送消
息左中辨許、而稱出行由無返事、今日執柄同參院給云
云、無御對面、御幸七條院、并刑部卿三位家、件三品長
病、萬死一生云々、明日依被始熊野御精進、有御幸歟、
入夜退下、中宮權大夫消息、明後日德大寺八講來臨乎
者、可參向之由領狀了、
十四日、陰、早旦參大臣殿、承仰參(白川)僧正御房、日來病惱
給、依昨日聞及所參入也、次中御事傳了、去二日於小
野有此病氣、仍還此本房之後、雖似增無減、大略是最
後病歟、雖可謁言談存辛苦之間、以人相示之由、以良
雲律師被仰、小時法印御房令謁給、此御病之體、尤恐
怖之由被仰、即退出、參大炊殿、申時許歸家、自車中心
神忽不快、手足繼目甚痛、假而又參大臣殿、申御返事
旨等之間、心中猶違亂、手足猶冷之間、忩退下之後忽
病惱、酉時以後前後不覺、夜半許之後、聊安堵、是發心
地歟、去年已以獲麟、今又如此、運之盡也、
十五日、陰晴、曉更女房密々令詣日吉、依見苦不告親

成、今朝心神雖無別事、憶病之間不向徳大寺、以忠弘觸申所勞之由了、

十六日、雨降、午後時々休止、早旦參大臣殿、巳一點御祓了御參內、與成定中將參御供、入左衛門陣、直令着陣給、此間勅使大納言參內、（前駈四人、少將相具、）同着陣、依發日怖畏、即退出歸廬、未時許發出、乘燭以後汗聊出頗寤、勅使發遣之儀不聞、

十七日、晴陰、雨降止、

十八日、天晴、入夜雨降、自朝浴垣山湯、本自不堪湯之間、不及經程、四ヶ度上下之間、未一點許於體中發出、今日勵熱無物取喩、湯甚不快歟、温氣如火、悶絕周章、終夜辛苦、

十九日、雨如注、曉更之後、心神聊安堵、昨日發殊無爲方之間、臨氣竊屈、無力殊甚、飮食總不似例、心神有若亡、後聞、今度勅使毎事不合、下人等大略入飢、馬多被盜取、甚不便云々、

廿日、雨降、申時天晴、早旦詣九條富小路地藏堂、近日發心地有倣驗之由、人々稱之、入壺稱之內祈念、未時有其氣、仍惡歸之間、如例發出、但温氣事外宜、申終許汗出漸寤了、乘燭以前復例、是致信心奉念十禪師之故也、今日聖曉阿闍梨來問、日斜了、明後日可被來臨之由約束返了、

廿一日、天晴、午時許自大府卿許送越後廳宣一枚、年來比肩之輩皆在此列、一人漏之、是依無故禪門之好也、而今始以御意被沙汰之時有此恩、近代之法以之爲面目本意者也、恐悅之由返答了、又以書狀申女房許、又示尾州了、後聞、成定中將同給之云々、尤爲本意、咳病又更發、心神猶不快、殿今夜御方違、御法性寺云云、

廿二日、天晴、午後陰、聖曉阿闍梨來、巳時許即護身、申終許有其氣、但事外宜、縱不振、入夜之間寤了、闍梨發出之後還去、明後日猶可來之由示了、後聞、天台小僧、（號少將、予有猶子之儀、今日死去了云々、後日聞之、去年出家、法器勵也、可悲々々、）

廿三日、終夜今朝猶雨降、入夜進東北政所、密々令參

一品宮給云々、依御不例、日來六借御云々、
廿四日、終日雨降、興尊阿闍梨又來、終日護身之間、今日無爲落付了、感悅無極、　一牛引之了、依無他物不與之、秉燭以前還了、但咳病此間無術、仍心神猶不復例、越後小所今日示付右衛門尉通遠了、此男雖不知心操、近年以後頻入來、春相伴春日遠路、　日來無一事之恩、仍所云付也、此所石六十許云々、　極不幾、只以名字爲大切、
廿五日、雨猶降、申後陽景晴、咳病殊辛苦、　未時許仰云、今夜可參八條殿、　御共人皆以故障、雖片路扶參乎者、自今朝大略不食、身躰苦痛、目眩轉雖無術、此仰上不能申是非、申承了由、但無牛、又自御所給國行牛、仍如形著雁衣參入、（日入以後、秉燭以前、）以前御裝束了、即御出、此間興州又參會、兩人參御供、　大理在八條殿、入御之後無程退出、牛返了、豫州語云、　去十九日自大臣殿被獻御馬、（雲雀毛新馬也、置平鞍、大略以銀作之、）今一匹鴾毛、（不置鞍、）件雲雀毛尋常之由有沙汰、即被用御馬了云々、　人云、今度勅使長途人飢、下人等多以無力、又馬盜多取馬云々、勅使歸洛、於粟田口落入深泥、甚不便云々、
廿六日、陰、未後晴、　未時主計頭資元入來、　隔障子談話、　能圓法印死去云々、（一昨日比歟、）其娘督殿猶昨日在禁裏之由、有其聞云々、近代之法耳、又語云、昨日被立止雨幣、忽天晴、有感應歟、上卿二位中納言云々、
廿七日、天晴、朝後陰雨灑、　酉時天又晴、信光入來、語云、院於熊野道、聊御不豫之由有其聞、未知實否云々、入夜宮濃州密々臨健御前方、（職事、）談少々事等歸參、今夜宮所宛云々、權大夫參入、忠行少將參云々、
廿八日、陰雨又灑、巳後甚雨、　今日大臣殿令參殷富門院給云々、咳病殊惱、
廿九日、通夜甚雨、終日不休、入夜猶如注、早損所殘悉水損云々、越部庄去十九日洪水壞山裏畝、一項無餘殘之由、今日使者告來云々、不運之身遇亂代、　以何支餘命乎、哀而有餘、通遠又云、　被付攝政殿小舍人被破燒宅云々、可謂不思議、

○九月

一日、通夜如注、今明猶甚雨、今明宮堅固御物忌云々、

二日、天顔始晴、朝陽快明、通遠不披子細、

三日、天晴、自西自東聞損亡之由、門々戸々無不愁悶云々、明年革命、已以在眼歟、不運之身存命何爲乎云云、今朝健御前被參御社、家中今月以後惣無所濕、日夜只仰天云々、咳病雖不得減、依日數久積、今日沐浴、宮御燈陪膳成定中將勤仕之云々、

四日、天晴、今曉忠弘下向越部、爲見損亡之躰也、健御前午時許歸洛、濱路爲水底、仍往反之路用山路云々、左衛門大夫知範入來相逢、

五日、天晴、靜闍梨來、入夜濃州又立入、爲謁健御前也、俘聞、八幡檢校成清逝去云々、不聞其日、末代逝者也、

六日、陰、朝後又雨降、光資來、昨日齋院渡御、御八條殿云々、自昨日供奉、

七日、通夜雨降、巳時許聊休、午後又甚雨、辰時許出京、來向嵯峨、爲遁心緒也、未時許女房遂密々來向、乘燭以前歸洛了、（忠行少將車借用之、宮中人猶以不令知、）爲拾栗也、但依甚雨無其興、

八日、朝後雨頗宜、巳時許又甚雨、午後雨止、閉門病臥、不聞車馬喧、聊遁心、入夜又雨、夕小浴之後、心神殊惱、此間少輔入道來臨、隔物謁話、即被歸了、上皇今日御還向云々、人云、季弘死去了、未聞其仔細、

九日、雨如注、午時許出嵯峨歸九條、路次甚雨難堪、入夜健御前參八條殿、

十日、朝猶甚雨、巳後聊休止、未後陽景晴、夜月明、入夜杲云來、所招寄也、貧乏闕如事、讀資苛法事、日吉御八講用途源亞相平切懇、杲云平遁避、兩人厚顔之間、一身失詞耳、來十七日、女院可有御幸日吉云々、

十一日、朝陽晴、珍重々々、八講用途事、以假名狀申入之處、聊被處不便、可切替他庄之由有仰云々、此事更不可叶、上御意全以無益、宗頼卿知行庄可勤仕之由、雖有上仰、三品局遏絕、只可計沙汰由、被仰廳云々、是

木支度也、但可參御供由、清季又示送、病宜者可參之由返事了、今日始病惱聊事宜、依聞無人由、欲扶參、是又無益奉公也、忠弘以消息申越部損亡仔細云々、

十二日、天晴、終日不陰、夜月明、甚爲珍、龍壽御前被渡健御前、又同會合、夕兩人被歸了、夕奈良僧都被送人夫五人、爲法性寺殿御造作、兼日所示付也、即觸權大進送遣了、太青カ下同宮用途事、猶以問答、龍壽御前今日物語、其次云、所召仕之女房號信濃爲令吐虚令入御所、大炊殿東車寄南細所、而有怖畏氣色、依奇思強問其故、甚雖秘藏、強問之間、語云、去年七月之比歟、爲伺見舞、女一身入彼細所之間、同形寸分不違物六人並坐、與我問答、其詞之內、我約束云、奉爲御所不成凶、不奔散、被坐此所者何事在乎、全不可語人申了、仍此事一切不可披露之由存之云々、重雖問其容體物樣、委事依成怖畏秘之、不可申之由稱之云々、但非法師、非尼、非女、非兒之由稱之云々、所推量人ヨリハ小物歟、雖極不審、不語之間力不及、抑件女房雖有如泥尾籠、不好虚言、仍所信受也云々、今聞此事、奇而猶可奇、若非虚言者、末代奇特何事過之乎、仍記之、惣彼所於事有如此之聞、院御所之時、女房等見尼成怖云々、又齋院先年御寢殿之時、女房周防有驚事、申其事之後、非御寢殿云々、予値遇彼御所十五年、云禁裏、云射山、云槐門椒房、日夜相馴、未嘗見不審事、聞此事大奇驚者也、殿下御坐之時、又女房達時々稱怖畏之氣、今思合頗有云々說等歟、後日問之、全無別事云々、又云、民部卿參聞、爲謁周防、在簾中之間、尼來坐傍、存別當殿來由不然、又見遣之時、忽然不見云々、初夜鐘以後相扶參東殿御所、依所勞宜扶參也、明日坎日也、仍今夜相構謁女房退下、

十三日、天晴、夜月明、秉燭之程參上、權大夫參入、大臣殿令謁給、資宗少將參入、不得便宜之間、閑渡御之由參御堂、良久之間、病屈退下、

十四日、朝天晴、巳後俄陰雨降、申終雨止、天猶陰、入夜月漸晴、午終許凌雨參大炊殿、夜部還御云々、申終退出、著束帶參宮、百日御祓繼目也、權大進兼時役送、

於御車寄妻戸、如例勤仕了、秉燭以前退下、人云、知光少將妻逝去云々、依産事也、是仁和寺法印娘也、先參中宮、其時御數覽、有召院參、龍顏之後、作少將奸之間、御氣色猶不快之由、去年所聞之也、

十五日、曉更甚雨、朝陽晴、巳後又甚雨、朝洗髮始精進、甚雨無笠、仍不指出、狂青侍等竊雨之間、盜取打破了、秉燭之程參上、入々漸參集、亥時許宮渡御于御堂、大臣殿御參於御所、寄御車還御、依御神事也、能季朝臣、資家少將以下、取松明候御供、入御之後暫昇、有宗朝臣已下依番伺候、依咳病殊無術退下、不取散花、

十六日、終夜今朝雨、巳後聊休止、猶小雨、早參御堂、明日散花番也、依日吉御幸不可勤、仍相替豫州所參勤也、取散花、暫祗候之間、彈正忠景親自御前來云、此御所五體不具穢出來、但夜前參入人皆穢了、各可觸此由、女房兵衛督局下、昨日有臭香、雖成奇昨日暮了、今朝令見之處、小人頭也、仍被立穢簡了者、乍驚以使者觸弘、申八條院女房許、又相觸中務大輔滿季了、境節雖存外、返々爲恐、夜前今朝咳病殊不快、不可參之處、扶參遂如此、不運之至也、後夜了、又取日中花、其時午時也、今日人不參、只與國行二人取之、退下、咳病殊增氣、終日辛苦、酉時許又參上、下格子之後、取初夜散花、即退下、穢氣大臣殿混合、今參此御所給云々、咳病無術之間平臥、不能經聽聞、深更又依召扶參、明日春日若宮祭御神事、雖爲穢中、猶不可御御堂之由、今夜御覽出之云々、仍宮並殿還御東殿、大臣殿御坐、如例取松明、入御之後、御供參南殿、謁女房之間、聞曉鐘鷄鳴音退出、

十七日、天陰、雨不降、申時許暫見陽景、午終許參宮、相次參大臣殿、御共又參宮、退下、依所勞不快不早參、仍不取散花、今日番也、秉燭以下參上、太理參會、不昇堂上、著沓懸尻參入之間、依氣色進寄、暫談話、兼時來間退去、今夜可御御堂、獨可及深更之由、女房示之、仍又退下、依咳病無術也、小時又依催歸參、御御堂、大臣殿御車寄、御共御取松明、於御堂取散花即退下、景云來、示合貧窮事等、深更慶忠法橋不慮入來、周章出逢、和歌事爲示合故所來向也、是已希代逸物也、月夜來

臨、道之面目、歌之氣味也、珍重々々、不及他事退歸了、明月蒼々雲漸盡、秋月不得雨隙、含恨之處、今夜適養病眼、聊述心緖、

十八日、晴陰、昇云來談、未時許參御堂、御供（騎馬）參法性寺、（御輿）御覽瀧水潺湲等、形勝地也、瀧高一丈五尺云云、明日宮女房可歷覽云々、昏還御之後退下、咳病猶不快、不取散花、

十九日、自朝雨降、終日不止、入夜如注、早參、取兩度散花了、未時許退下、今日女房行止了、依甚雨也、秉燭之程又歸參、例講論義、訖取布施、能季朝臣以下五人、（國行、信光、奉救、）僧退下、懺法衆參入、即取花筥退下、甚雨、暗夜無松明、貧窮現形、

廿日、終夜雨如注、今朝猶不止、終日無聊隙、依甚雨不出門戶、光澤今朝歸來、地頭返事、即承了、御年貢以下事、無懈怠可致沙汰之由注之、年貢等追可催出之由、相示云々、騎馬一匹之程事、猶不付使者、奇怪之甚也、但於下品馬□□□二匹引與光澤云々、雨水嶮難之路次、皆失之云々、以還來爲冥加耳、傳聞、五條上出家云云、予同胞大姉也、此儀尤宜、

廿一日、通夜又甚雨、巳後雨止、夕方艮方晴天見、凌雨參上、取後夜日中花退下、此間雨暫止、依咳病押加灸治一所、（大椎、）雖番心神不快、夜不參上、

廿二日、浮雲頻奔、朝陽間晴、未後雨灑、（入夜漸甚雨、）早旦女房等行向東山、今夜今朝風吹、仍爲拾栗也、午時許參上、今日着萩織襖、（綾狩衣、今日始著之、但於萩色者非宿老之儀、壯年之人皆著之云々、）張指貫、（紫苑之由也、）白張衣、（近年如此、）未時許被出散花、有家、能季、予以下取之、日中懺法了、慶忠申上云々、了有御布施、日別十、季經卿以下取之、四位以下次第取之、予、保季等、殘而取第二僧被物、（綿大而取ニクキ故、令寄諸大夫等也、）被物生衣、例布施色革、綿、（四子）手箱、童裝束、色々布二結、今日宮可還御云云、依雨漸降無笠、仍忩退下、晩闍梨來臨、今日自大臣殿、越後少鄕一加給、日來所給之菰羽鄕之內、熱所之鄕有之、而被剝分如何之由、知國案內者相示之由、昇云稱之、仍申入之處、件所別所也、此所乏少之由存者、

近邊今一所少鄕可加之由有仰、雖非本望、此上不及申仔細、投給了之由申之了、一昨日有止雨奉幣云々、高倉大納言行此事、

廿三日、雨降、時々休、巳時參八條院、良久長經朝臣參入、始舍利講、僧四口、最末爲講師、源大納言、三位中將、公房、着座、楹下數輩、阿彌陀經了取布施、公卿同取之、講師絹一疋、自餘各扇上置扇紙十枚、三位中將取講僧扇紙、右少將成家朝臣、取講師扇紙、大納言房也、予、隆範等、取第三第四了、即退出、今日開天下大事等、十一月十七日第三宮御咏事、於院可有此事、廿七日、朝覲行幸、廿九日、一品宮御着袴、院八條殿之間事未切云云、女院殊忿思食云々、相當今年譴責所課等、定不知其數歟、兼以爲歎、仰趣又理也、江州水損事、度々雖申入、已無裁許、是又天下一同之殃也、限一所難有恩容歟、又道理歟、土民全逃散云々、即參大臣殿、藏人大進參會、參御前、昏於庭上御祓、中門下敷御座、凌雨候陪膳、御拜了昇御之後退出、

廿四日、夜大風甚雨、曙後漸休、陽景時晴、雲猶飛口、依番參勤、上格子、六位進季忠參、相次參大臣殿、召成定中將、中將今日著鞭指貫爲御使御馬二匹被獻院、覺玄律師川原毛一匹、於花葦毛一匹、共不置鞍、頗有事聞、閑食及云々、仍所被獻也、御共參北殿、引出御馬、御覽之後被獻了、其後又越後地頭所獻馬一匹、以親兼左近將監、令馳御覽之、未時許退下、中將語云、夜前有除目、別當上卿、粗聞之、權中納言道經、兼右近少將通光、左衛門尉資兼、元志、加賀、通資卿、讃岐、親國分、加賀替、隱岐、公時給、日向、侍從雅經給云々、廣光賀也、任人等不委聞、左中辨壹岐事飛去了致不便、申時許又歸參、藏人大進參入、此事□□大臣殿御兵仗事云々、但內々被申入、御氣色宜云々、以職事可令申給之由有御氣色、仍付職事被申之處、申入了、未承御返事云々、逢尾州、又相示越後事、可申之由也、加給少鄕、重相尋聞之處、更不及左右、被副一紙、更無其詮云々、仍爲此儀者、還無益之由所申也、未時以後大風猛烈、昏黑以後雨如注、戌時許大臣殿還御、御輿、不能御共、自門邊還入退下、忠弘今夜歸來、庄之躰不及左右云云、但得田二十町許構出云々、

廿五日、雲始赴東南、陽景時晴、巳時許參大臣殿、先是

入道殿有御消息、稱自鎌倉有消息、其狀奇特、左衛門尉景高奉書云々、太宮（吉カ）庄民等訴之也、相尋杲云了、中時許參宮、即退下之間、陰覺已講入來、相逢之間及秉燭、

廿六日、雨氣始散、朝日快晴、午時許依召參南殿、於庭有御祓御拜、即令參北殿給、小時殿下出御、先出御、御輿若君令同輿給、仰云、女房御車、中將殿同之、能季、定家可候其御共、次又別有出車二兩、一兩予、已車中無牛由、兼時送田牛、召出之左道也、牛童騎用予童、一兩資宗少將車、資家、兼時可在其共、國行、國基等可在吾輿共者、仍留候、御車出御之後、大臣殿同出御、予乘豫州車、所相具馬猶資借騎、在此御共、二三町許之後、又出車遣之、兩人騎馬在其前、但大臣殿不令入御堂給、仍出最勝金剛院門前、下御車御輿、自北堀池方直御新御所、少將殿、與州、予入門參入、此間被寄女房御車、侍從參入、次殿若君同御、人々可在此御共、此次女房可乘行、資宗並中將許可在其共由有仰、御覽此御堂池、又渡堀橋、御新造御所、女房可來、人々可向山東之由被追入、即赴山行東方、良久女房爲見松茸入北山云々、仍奔渡御前、又向御堂方、此間法印並阿闍梨菜、等頭招請、依誘引入片角着座、居酒饌、但甚異様、無松茸之形、人々云、此法印住此山、年々歳々中無松茸之由、多以盜取之、仍爲表其事、御出之時取隱松茸之外無他、一兩巡之後、出端方之間、大臣殿還御云々、仍出門外、仰云、一人可相伴、仍予乘國行馬參御共、入御之後、暫伺候、此間北方有火、一條以北云々、不知其所、即滅了、秉燭之程退出、參大炊殿、乘駄、亥時許歸廬、

廿七日、朝天陰、辰後晴、巳時許參上、相次參南殿、又御共歸參、即退下、杲云來、入夜沐浴、

廿八日、天晴、自今日始精進、依月詣也、

卅日、天晴、午後陰晴、未明出京、參詣日吉、即奉幣、濱路依洪水不通、依用山道、親成語云、日來依衆徒訴、申執當之事、所申流罪、參洛往反夜前罷歸、今日又夕方、依重申旨可參洛者、仰云、可進退借執當事、可有裁許云々、入宿所、即踏洛、山路嶮而長途彌屈、仍出戸津渡、借乘小船、入三井寺大門大路、船中眺望催

與、自其所騎馬、未時入洛、即參御所、北殿、下格子之後
退下、
○十二月
一日、天晴、不出行、小浴偃臥、
二日、天晴、早旦向坊門、病者殊重之由聞之上、去夜夢
想頗奇思、仍爲問安否所向也、去夜殊危急、今朝落居
云々、巳時許退來之後、午時參八條殿、御佛遲々、及斜
陽事始、酉時許取御布施、源大納言、隆信朝臣、長經朝
臣、予、長房朝臣、親國、賴房、公仲等取之、範宗給事、即退
出之間、自御堂有召營參、俄有詩、（中將殿御坐依爲長參歟、）題云、冬
深眺望中、楚忽終篇、又書和歌各序、題云、野徑雪深、
遊月後朝、爲長成信知範候之、深更退下、又給和歌題
十、此等事甚無興、就中借都事、近々如此、交衆不異禽
獸、依爲密儀隨仰也、
三日、天陰、雨灑甚寒、參御堂、取後夜日中萩花退下、
參宮御所、女房語云、一夜八條殿事上下和合、御氣色
甚吉、一品宮來九日可入御二條殿之由、有沙汰云々、
但又有除目之聞、依之頗不定云々、內府甚入興云々、
是被奉久我庄之故也、近代之法、只非賂者無他計、兩
方病者猶不可憑、心中家中甚以冷然、凡三歲未事、公
私重曡、已無其計、爲之如何、依可有御出、終日昇降、
寒風難堪、未時許渡御東殿、亥時許御法性寺、入御定
法寺、宿此所、
四日、天晴、鷄鳴以後御造作所、巳時許歸參御所、午時
許北政所御御堂、寄御車相伴此尼、御前御法性寺、即
參御共、御所置失闕之由申之、不足云々々々、仍直御最
勝金剛院、殿下御此所、即賜級退出、相具女房行三條
坊門、即參大炊殿、令惱給事、逐日如增云々、酉時許退
出、向坊門、此病又兼日尫弱、如待時、心中更無爲方、
昨日西御方按察殿兩人渡訪給云々、可行向嵯峨事、猶
每事繁多之間、邊土之居、被不可叶之由各示之、仍不
顧始終見苦、可畏之由議定了、秉燭以後參八條殿、如
打火退出、即飯廬、大臣殿御方邊、御共雖有催、連夜
無術之間、入臥了、女房今夜宿三條坊門、伴病者又無

懇云々、是只一身物忿之極也、今夜北政所密々御八
條、殿下資家少將在御共、殿下夕還御云々、一品宮來
九日自地可介入院給、作儀極省略、是何故乎、近代以
略儀爲先、可依人可依事歟、甚無謂、
五日、天晴、早旦參上、謁都護退出、少々聞夜前事、今日
御與侍可參八條殿云々、未時許參御堂、爲御使召季經
卿於御前、人々漸參集、懺法日中時結願、如例季經卿
以下取布施、無手長、諸大夫侍役之、甚無便宜、奉行國行、勤修寺倫口歟、隆信朝臣、顯家朝
臣、成定朝臣、有家朝臣、予、保季朝臣、長正、隆範、知
長、知家、殿上人束帶、盛經、親房等也、事訖退下、
六日、天陰晴、雖御法性寺、申他行之由不參、早旦山法
師三位歟、入來、依有事緣、可云付伊勢事者也、乳母女房
傳之、仍相逢、示事子細、令書下文給之了、次向坊門、
於六條重相示下文事、相次行嵯峨沐浴、夕飯洛、日暮、
騎馬行向坊門、病只同事也、但昨今夢許似有減、雖聊
先爲悅、
七日、天晴、未時許大臣殿令參御所給、依召參上、今日

文會、殊無心隙之上、週躰不知案內之間、迷是非、心中
極無興、交衆痛多、雖然愚作經御覽、多直之、猶可交其
筵之由有仰、仍慭書之、秉燭以前講始、五六人之間、與
燈講了、又有續序、當座之詩、予被宛所褒之句云々、全
不知子細、間兩儒書出狂事了、披講了、亥終許退下、中
將殿、有家朝臣、長兼、爲長、成信、成定、知範接此事、
兼日題、年光流似水、當座、雪飛隱士家、
八日、天晴、風寒、沐浴念誦、未時許參上、長經朝臣參、
依大神祭陪膳也、依爲輕服日數不勤仕之、兼時役送、
入夜參大炊殿、騎馬、御不例猶有增無減、又依雜熱被付
御藥云々、被宛御燒石之間、火フクレ出來之間、又被冷之云々、又行坊門、防病者飯、
九日、陰、雨降止、今日除目云々、女房行三條坊門、入
夜參上、即退下、昨今依風雨不行法性寺、
十日、天晴、聞書不見來、巳時許右少將任中將之由自
高倉告送、仍奉賀札了、其後見聞書、殊超越事（蹤カ）等不見、
但老翁數跋新任、顯耀繁目、右少將通平、廿年沈淪、通親通資卿弟、高倉
院代始殿上人、兄弟遊背參開公御邊、世忘之、今被抽任、年四十五六者也、被任少將、未聞歟、如何々々、左少將清信、侍從

勞廿一年、右府外舅、大宮權亮定仲、仁平御賀人也、六十之人云々、參議藤公國、侍從源師季、內舍人同貞康、藤季兼、石清水行幸神屋功、藤遠兼、八條院二分代、藤行職、大神寶功、藤國成、一品宮二分代、藤政兼、臨時內給、大宮權亮源定仲、權大進源仲正、太宮給、權少進大中臣信經、同、皇太后宮權大進藤範弘、藤範仲、同、大屬中原尚光、同、大舍人頭丹波有忠、闕請允藤爲弘、皇后宮、縫殿允紀行光、式子、、陰陽助賀茂在宣、兼、權助賀茂宣平、內匠允平經成、明經舉、大學頭大江家景、中宮、玄蕃允大江知信、文章生、主計頭安倍孝宣、兼、助同國道、主稅允藤康光、皇太后宮未給、兵部權少輔源信定、父行雅讓、刑部丞平通衡、宮內丞源定遠、大膳權大夫安倍資元、兼、少進藤爲國、宣陽門院御給、藤盛孝、中宮、木工允藤信能、主殿助藤親繼、陪從、大屬伴有方、典藥助丹波基兼、侍醫督和氣貞基、父貞經讓、掃部頭中原廣元、少允橘遠賢、重イ、皇太后宮御給、內膳典膳中原友貞、兼、宇選、造酒佑平盛家、女御琮子給、彈正忠安倍資宗、左京亮同晴幸、少進藤通澄、八條院、右京進源行長、修理進大江親成、七條院、尾張守藤忠清、信清子歟、筑後守藤顯經、紀伊守藤家能、基宗子、阿波守藤隆宗、左近少將源清信、將監高階基邦、藤重資（成）、功、右中將藤成家、藤高通、權少將源通平、將監橘盛信、府奏、藤仲房、左衞門尉藤親重、藤光成、中原高親、右衞門尉大江景盛、藤爲久、左兵衞佐藤家衡、尉大江盛能、賀茂社遷宮功、藤行康、院御給、後聞永云々高階泰忠、督請、平賴幹、賀茂遷宮、右佐藤公長、權佐藤家隆、尉藤盛家、多治光重、大神寶、源重基、悠紀功、少志平景貞、左馬權助藤忠綱、允藤祐遠、功、右馬允惟宗宗清、大神寶、藤貞清、父清綱讓、帶中任、兵庫頭藤康業、允中原經弘、明法舉、　正治元年

十二月九日、

從四位藤雅經、大中臣隆宗、祭主能隆御祈賞、高仲資、瀧所叙、藏人頭資實、使宣旨左衞尉藤親重、午時許參上、大臣御坐於大盤所方、見參仰云、今年可出仕日々、十六日若宮魚食親王宣旨、廿一日宮參、元三元日一度、白馬、踏歌等可參之由存之、未時許殿下御法性寺、御共、有例有立事、乘燭程還御之後退下、

十一日、天晴、風寒雪霏々、午時許三名小兒魚食、乳母懷之、前物十六以土高坏相盛之、之後、相具參御所、柏上令着狩衣、自門令慟下、先參宮臺盤所、又

令懷忠弘參殿下、御出居給、手本造物叢種々感言、尤爲
面目、此子於事物吉、自今所爲悅也、其後入車令下乳
人之後、又乘之退出、乳母即予相具歸了、入夜之間、女
子令著袴、了相儲衣、中宮御衣令著、依有存旨、更不憚
所申請也、前物又乳母儲之、兩人隨分吉事無爲遂了、
爲悅、今旦宮令入院給云々、密儀云々、
十二日、天晴、終日蟄居、晩景清景來、自相逢、有術所
思事可哀憐、入夜參上、即退下、騎馬向三條坊門、謁法
師内供侍從等、辨參内云々、所惱事外減氣、仍明曉可
退物云々、法眼自護身尤可謂傚驗、即飯廬、
十三日、天晴、見夜前聞書、下名、夕參上、依番下格子、入
夜參八條院、中將殿見參、深更退下、雨灑風寒、月又
明、
内舍人實貞 脫當門當年二分代　中原忠遠 去年御祓皇后宮御同輿用途功　皇后宮
權少進藤雅房 本宮　治部權少輔藤盛經 兼　刑部少輔
源家兼　少丞藤季通 御祈功父通澄讓　大舍人允藤康光 元主税允
采女祐中原貞綱 同兼　主水佑源行清 同兼　左近將監
藤貞兼 去延久七年八幡行幸擬屋功　左衛門尉中原清國 得長壽院御佛功　右
□□□大江行忠 父以孝辭山城守上可進五千疋　左兵衛尉中原行景 賀茂社遷宮用途
右兵衛尉脫カ
右藤季隆 大神寶　左馬允大江家宗 熊野御寶用途并御祈功
右□□宮道種宗 父重宗辭右衛門尉申任　□□□藤行景 修造敕屋願功　同
敎忠 齋宮卜定功
正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正五下朝清　大舍人有忠　主計助國通 給兼字　典侍
高重子
十四日、天晴、雪飛、早旦權大進兼時示送云、兵仗事大
略一定之由、有其聞云々、辰時許參御堂、但未被宣下
云々、相次參東殿、又參南殿、門前北宣、喚出兵部權輔
相逢、粗散不審、參御前退出、語云、兵仗事大略一定歟、
但於明後日御出仕者、不可有其儀、其後可被仰歟之
由有仰云々、明後日第三皇子御魚食并親王宣旨云云、
雜人云、可有立太子云々、秉燭以後又飯參、大臣殿御
坐、深更殿下還御御堂、大臣殿又還御、參多御共退下、上
十五日、天晴、參上之間、自坊門告病者殊危急之由、仍

卿此由女房、即行向、大便想止之間、其苦痛無術、日夜辛苦云々、如只今者、不似可有怨事、仍秉燭以後皈廬、今夜月蝕也、天陰、儲開梨瞻云、一昨日天子御母儀准后云々、天下吉事重疊、

十六日、朝雨降、月蝕有験之由歟、其後漸止、早旦參八條院、午時許退出、雨漸止、向少納言許、子息大夫加首服云々、聊依有相示事行向、即還廬、參上、小時御法性寺、（大臣殿令參內給、依親王事云々、）秉燭以後還御退下、知光少將俄入來、即相逢、遊心事皈云々、今夜第三皇子親王宣旨幷御魚食事、後開粗記之、左右內三亞相參內、着仗座、親王宣旨了、進弓場列拜、左右亞相即參院給、執柄着殿上、初獻、仲經朝臣持參盃、不取續杓退去、兵衛佐家衡取瓶子、殿下取盃、不被仰左右、默然之間、宗頼卿召返仲經、還來寄宗頼座下、更訓其儀、取杓盃流巡、了殿下起給、其後三獻、依後白川院例無御遊云々、魚食了、左大臣殿又令參內給、於仗座頭權大夫仰殿上別當兵仗事云々、別當上卿下宣旨云々、昨日兩親王宣旨、二宮長仁親王、家司信雅、公定、長房、家衡、隆仲、職事雅親、師經、實宣、勅別當參通大納言、三宮守成親王、家司仲經、長房、範光、職事公信、經通、通光、勅別當宗頼卿云々、

十七日、天晴、此事極荒説也、供記之、未時許參上、依兵仗御慶、人多參云々、御隨身事未有一定、或云、自院可被定仰云々、酉時許殿下御法性寺、大臣殿又還御、漸雨降、秉燭以後俄還御、今夜有御宿儀、仍與有家朝臣能季朝臣三人同車、馬各所返遣之、夜雨、退下、

十八日、天晴、未時許相具三名參上、入女房見參、酉時許退下、秉燭以後束帶參上、宮御佛名也、依無人爲上衆、行香名謁如例、權大夫別當、左宰相中將、兼宗、予、忠行、長兼、清長、資家、知長、兼時、季忠等名謁、

十九日、天晴、小雨灑、雪飛、參御堂、取例講布施、予、國行、隆範只三人往反、申時許如例御法性等、秉燭以後還御、

廿日、天晴、雨雪飛灑、爲例講御布施、參御堂之間、俄

御法性寺、仍退下、　忽御覽水、終日冴寒、　秉燭以前還
御、自仁和寺宮成海法橋爲御使參入、　被召御前、今朝
喚寄商買買取葦毛馬一疋、（日來瘦葦毛非如鼠栗毛二疋、相具他物給之、）雖不及晴
馬、當時頗有脂肉之故也、無尾髮、
廿一日、天晴、兵部權少輔入來、　神宮文書明日早旦可
被渡源大納言云々、　未時許向坊門、病頗似宜、相次參
大炊殿、秉燭以後行向春日小家、皈廬、
廿二日、自曉雪紛々、積地五寸許、天不陰、□□月明、朝
天晴、早旦參上、相次參八條殿、奉具中將殿皈參之間、
殿下即御法性寺、大臣殿御同車、三、午時許大臣殿還
御、殿下今夜御宿云々、隆信朝臣參入、入夜有連歌、深
更與京兆相共退下、雖可參、宿病發無術之間、申暇了、
此由示送與州、爲明日參也、　漸及曉鐘了、大臣殿御隨
身自院昨日被仰云々、　左番長兼岑、　右番長武澄、（兼澄子、）
（元大臣殿下臈小冠也、甚凡卑、）今日神宮文書渡被源大納言許云々、今夜
又姬君御魚味、資家少將可參云々、　仍予不參、依殿下
仰也、

廿三日、天晴、依病氣不出行、終日偃臥、申時許片時參
上、殿下猶御法性寺之間也、依重日欠日不參南殿、
廿四日、天晴、早旦參南殿、　御隨身下﨟二人猶未定云
云、申向戶部許之由退下、午終許向吉田新堂、　堂屋嚴
重具了、次々事甚以半作、且營出之間也、堂上如花、門
前成市、　暫各坐中門廊紫端疊之間、　亭主出各會釋、
公卿已着堂前座了、　入妻戶之內、可被座之由、示上衆
之人、隆信顯家朝臣以下在此所、　前後群集濟々焉、申
時許導師來臨、（有執蓋、敷莚道、眞圓僧正、曼陀羅供養、）昇着之後、供奉此御拜
覽之輩各起座、競出了、不見其外事、予即入家、改夜裝
束、秉燭之程參南殿、御裝束之間也、　堂供養所訪向人
人、中納言隆房、宗頼、寶敎、參議兼宗、宗隆、前參議公
時、成經、三位經家、親雅、（束帶、早出、）基宗、（惜着直衣、）殿上人地下
相合二三十人許、大略兩貫首親經朝臣資實朝臣也、隆
信朝臣、顯宗朝臣、雅行朝臣、成家朝臣（早出、）公清朝臣、
實宣朝臣、親實朝臣、（今日內昇殿云々、）範光朝臣、（早出、大臣殿院申繼、）長房朝
臣、淸長、長兼、（早出、）光親、（行事、）資經、行房、顯俊、兼隆、

知長、朝基、不委覺悟、戌時許御身固了、出御中門妻戸之間、御隨身始追前、（御隨身白狩袴、頸脛巾、狩胡籙、今夜無一員、九條殿御時例云々、）前駈十人之内、（仲資朝臣四位一人、今夜新御隨身所別當、）成定中將、予、資家少將乘車在御供、先中宮大進長兼、（出御之間同奉行之、申綱之、）御拜了令昇給、又出巽方、如例有兩方御拜、自庭御出、中將殿扈從、（右中將成宗朝臣依女院仰此御共云々、頭前後相違也、是力不及事也、）三中將兩少將連車御院參、右少辨範光申之、御拜舞了令昇給、如去秋被引御馬之間、下自對南階取綱、一拜（徙跣、）訖間、中將殿請取給、又給成定朝臣、予獻御沓、即自庭退出、御參內、經敷政門代令進弓場給、中將成家朝臣申之、拜舞了令昇給之間、頭辨出來申召由、參御前、令還殿上給、源大納言著陣、行齋宮卜定事云々、不委聞、退出之後又中宮權大夫行之、（此等事不聞子細、）良久令相待給、各退出之後、御着陣如秋、訖還御、（此間中將殿申昇殿慶、付殿上前給、渴濟事等如例云々、頭權大夫沙汰之云々、不見之、）令參八條院給、送物有琵琶、資宗少將取之、予在殿上邊之間不取之、還御訖退下、寒夜殊難堪、每事如不見、但今夜トマリミサキ無之、此由御存知之由、重被尋仰良業之處、申云所不候也、

廿五日、天晴、冴寒、午時許參勤、上格子、參大臣殿之間、令參此御所給、仍退下、酉時許又參南殿、頭辨參入、爲御使有申事、今年依日次不宜、無小朝拜、明年又凶會日也、初度可被擇吉日歟否事云々、大略可被憚歟之由令申給云々、御對面已後相逢、述所思等了、今度出座之後未示之、依憚身也、仍所陳也、入夜見參之後退下、此間寒氣殊甚、病氣競起、

廿六日、天晴、依召參大臣殿、御共參北殿退下、遣伊勢御厨使、今日皈來、百姓等雖出逢、依恐地頭、當時不預供給之由返答云々、使者又及歲末講無答之由空還了、改年以後猶可下向云々、次第無處于成敗、酉時許又皈參、御共參、又皈參、殿御共、戌時許參八條殿、子夜還御、

廿七日、天晴、沐浴念誦、昏參大臣殿、深更退下、

廿八日、天晴、申時許參大臣殿、御共參北殿、秉燭之程御參內、左大辨依申於產穢由、今夜殿上所宛事止云

云、自餘事被行之、四ヶ寒風難堪、臨深更還御、

廿九日、天晴、夕參大臣殿、又御共參內、子夜還御、今夜有除目云々、連夜寒風、心神無爲方、地下之身進退惟谷、衰齡卅八、每望傍人榮貴、只預運命、三崎庄所課雜仕裝束、以忠弘夕進入了、殊美麗過分之由有沙汰云々、御羅盤等同付之了、私盧今年殊以信仰、羅盤不改之、只車一兩僅構出云々、元三出仕雖甚見苦、只如例隨仰也、今夜信光密々傳仰云、正下加階幷昇殿等事、此間頭被仰宗頼卿幷範光等、各申云、於伺候此殿邊者、全非此障礙、限彼人一人、深有御意趣、有御氣色不快事、仍雖申出此事者云々、此條甚不便也、是偏先年朔觀行幸見物之由、御覽之故云々、其上枝葉雜菓等有之云云、申云、不經申以前、御沙汰不及申左右、深畏申之、彼人々計申之旨、又不能左右、此上事只可隨御定、何樣可相計哉、私ニハ覺悟、只隨仰可進退耳、但於心中者、此事極道理也、人皆私奔走迷惑、限一人無此事、宗頼橫惑之餘、深嫉惡予逃、今以此事被仰合、彼卿爲所詮天運也、非愁歎之限耳、

正治二年

○正月

一日、天晴、曉更於庭上祈念、依有所思也、午終許着裝束之間、大臣殿已御出、自宮御退出了云々、追參途中、前駈十二人、一員被召具、移馬八疋、（葦毛雖異樣、今朝此料引進之、）與資少將在御共、令參院給之間、成定中將參會、院中人未參、此間私退出、參大炊殿、相次參押小路齋宮退出、稠人車馬競立之間、於二條大路、奉待御退出、于時申終也、拜禮訖云々、殿下右府參六條殿給云々、大臣殿直御參內、（二條西行、）令昇殿上給、此間又退出參入道殿、見參之後歸參、日入之間、殿下參給大臣殿、御着陣了、秉燭以後右府着陣給、此間頭辨被奏外任、奏了之後、節會又遲々如去年、殆經時刻、但外辨皆着了、主上御疑之由

有其間、不知實否、亥時許適出御南殿、左中將雅行朝臣、宗國朝臣、予等引陣、（坐小六胡床、雅行不下尻自下坐、）右中將成定朝臣、成家朝臣、爲通朝臣、右少將兼季朝臣、公信朝臣、雅平、資家等云々、不慥見、寂儀出御、稱警蹕、各坐胡床、內侍臨檻、內辨令進軒廊給之間、予寄階下退入、他將同之、無俗人、謝座着座、開門闈司召舍人、少納言參入、宣刀禰稱唯、外辨參入、右大臣、權大納言泰通、通資、中納言忠經、實教、公繼、宗頼以下不委見、甚多〇（以下闕文アリ、）家經、宗隆卿猶立三位中將之末如何、（不知事也、）內辨宣敷尹、謝座、（右府如法拜給、自餘不然、）酒正持參盞、右府相跪取給、酒正退一許丈之間、持盃乍坐一拜立、再拜訖不立、乍坐相待酒正參返給之、退去之間、取笏揖、立揖離列昇着座、自餘同之、着座人々入軒廊之間、予還着胡床、經通少將在右、他將不來、供晴御膳之間起、供了坐、小時又退入懸尻、於閑所暫見物、大臣殿着陣、令奏宣命給、（以頭辨奏之、）返給、令還着給、宣命拜了、直御退出、（右府早出、）還御訖歸廬、于時夜半許歟、今日兼宗宰相隨身着蘇芳袴、（コケメル林歟、）院拜禮、執柄三丞相以下云々、後聞、院拜禮、攝政殿不被給、舞踏訖之後、取笏（作居）無一拜、是先年出仕給之時、無此儀、仍始終有其事歟、但左大臣殿以下皆同有之、右府同此儀給云々、父子間如何、諸人乍坐一拜之間、相待漸立給云々、

二日、天晴、雪霏々、早旦依有催參八條院、（布衣、）一人不見、仍退出、參宮退下、午時許着束帶又參八條院、恒例御月忌始了、未時許事了、取布施兩度、退出、長經朝臣、隆範、（奉行、布衣、）皆、隆兼四人參入、人々多參宮、

三日、天晴、夜雪埋庭草、終日霏々、巳時參大臣殿、午時許出御、與成定中將參御共、先北殿、依召參殿下御前、依仰召大臣殿御隨身御覽之、又召中將殿御隨身童等、御覽了退下、又依召參御前、仰云、雖御堂御流、殿上人之間、帶蒔繪劒、公卿以後、帶螺鈿之由聞之、而各帶螺鈿云々、如何、申云、或帶之、或又帶蒔繪、不同候歟者、成定中將予帶螺鈿也、賴實右府之所爲、大略不帶之、兼宗宰相先年帶之、成定師經等又帶之、予猶有

所思、今年帶之、即御出、（今日一具等如一昨日、）中將殿扈從、（右中將又被參此御共、此事强不可然事也、但如院御不及左右、）先御參院御所之間、上皇於對面南御覽牛云々、二三十頭許引立門內、大臣殿御障子上、不經時刻、即御退出、令參內給、御坐殿上、中將殿坐給小板敷之間、攝政殿退出給、自年中行事障子西直（互カ）南出給了、（不經殿上方、）小時大臣殿又御退出、仰云、中將直可被參八條院、於今者不可扈從、予觸此由御共人云々了、次七條院暫御坐公卿座之間、女房褰御簾、令參簾中給、昏御退出、次宣陽門院、不經程御退出、次八條院、入御簾中、亥時許御歸參北殿、深更還御之後退下、御參內之間、太理奉逢陣、自取笠（此間雪降、）坐地上、件卿新妻與侍今日參內云々、車馬如雲、宗門扈從、又參八條殿、大臣殿御參會云々、公國、宰相中將今日出仕、參八條殿幷宮、明日上皇始御幸三條殿云々、

四日、天晴、參大臣殿、（夕方、）見參之後、北殿下格子了退下、

五日、天陰、巳後微雨、午後漸甚雨、夕休、巳時許參北殿、相次參大臣殿、終日在御前、節會文書等御覽之次仰云、宣命使就版指笏之時、若不指得者、如指落其笏、拜訖退之時、ウツブキテ取笏、非失禮、是故實也、（公數卿故落之云々、）而隆房卿指笏之間、誤落之、而ウツブキテ先取其笏、故指之時、人最稱不知故實、遺恨也云々、台記云、依坊家別當不參、取坊家奏、少將爲通取繼之、返給、進弓場之間、爲通自持杖、廳頭菜示云、杖可返給將監、爲通云、自可持進弓場、奏訖之後、還着問諸卿、諸卿云、返給杖於將監、於弓場更取之、奉上卿者恒例也云々、廳頭知故實、可感云々、來八月修正行幸、可有騎馬御供奉云々、歸參下格子、女房遂面々訪叙位事、是更不思寄事也、大嘗會予所給御給奏通卿申之、當時不許云云、給人依不運、自傍申奪之條、難堪事也、雖化原上土、猶不可被召返御給、是非可叙之料、只其度超越之訴、爲示後代、以其年御給、與身可朽、以之可爲一之面目也、天下儀無定、何可思絕乎、今年範光朝臣申給宮御給云々、萬事以之可見、不定世也、宮中面目也、能季朝

臣事、自殿有御沙汰、宗頼夫妻可申入之由納受云々、
六日、天陰、辰後晴、見聞書、
正二位通資去年朝覲行幸院司云々　従三位家經　宗隆　従四位
上良輔労　源頼家院當年御給　藤兼基　丹波經基醫道
藤公信皇后宮年給　従四位下藤顯行策労イ　通光従三位源朝臣當年給
藤長正策労イ　源定通宣陽門院當年　大中臣知雅造豐受大神宮功　正五
下藤顯俊八條院當年　藤隆仲臨時　藤基忠臨時　藤季房所能
帶宮内大輔叙　従五上源有資一従下　中原明基明法博士　源時賢
大中臣明親造豐受太神宮功　業資王父神祇伯建久九年大嘗會賞　高經時殷富門院當
年　源顯成簡一　従五下盛直王寛和御後　源季清藏人　藤
親季式部　藤經光民部　中原名外記　三善仲康史　源
雅房氏　藤仲親氏　橘久恒氏　藤行家一品昇子内親王當年給　藤
公俊式部内親王　藤實基女御琮子給　藤基光諸司　藤兼盛同
中盛房同　大江兼資同　藤親通同　大中臣季信陰陽
平宗知左近　中季良右近　藤助朝外衛　大江保遠同
藤國房同　平知國同　平重綱同　藤忠業同　平頼時同
惟宗憲景同　藤近光　齋部孝義入内

正治二年正月五日
通光右少將如元　定通侍從如元　左中將頼家禁色
巳時許參八條殿、爲中中將殿御慶也、先是參御所、即
退出、未時許參大炊殿、入夜歸廬、叙位勝事等、自九條
殿申八條院御給給能季朝臣、去年不申上女院、通資卿押取大嘗會未給之替也、頻付
宗頼卿被申入院、宗頼御氣色不可悪人也、於定家者不
可叶、於能季者可申入之由許諾之由、殿中上下稱之、
夜前及深更、卿典侍以書狀申女院云、能季依上﨟多不
可叙云々、件御給、顯俊爲人被超越、可憐愍、仍所申給
也者、而御返事不許、不開御返事被行叙位了云々、一
品宮御給如此、古來多加階之由、宗頼揚申歟、近則宣
陽門院親王之時、通具通宗叙之、而内府稱無例猶爵
之由定之云々、於母儀從三位者、又加階云々、中將殿
以一品宮雖被申不成就、以勞階被叙之、其勞數年過
了云々、實寄カ得取御給計也、於今者所々御給不申本所、
只爲盗可被取歟、奇口殊勝、
七日、陰晴不定、雨雪霏々、未一點參大臣殿、御裝束之

間也、小時先令參北殿給、（御簾、裝束御平緒、有文帶、）殿下御前着靴、
令練庭給、（二三許丈、即令昇給了、）御參內、乘御御車之間、雨雪忽降、
六七町許之後漸晴、於錦小路東洞院撤雨皮張席等、
（前駈國基落馬、降泥止了、）予時申時也、入左衛門陣、令着端座給、右府
以前着給了、（奥、）忠經中納言、兼宗、家經、宰相中將等
在座、（兩相公平伏、）召官人令敷軾、攝政殿未參給云々、此間予
昇下侍了、雪又降、晚景執柄參給、（高通在御共云々、）頭權大夫親
經仰加敍事云々、兼宗卿奉之、此間又於陣邊伺見、奮
了進自座前奉之、於座揖立進寄、跪揖奉之、內辨召頭（癸カ）
權大夫被奏之、入筥、次又召同人被奏外任奏、還出奉
之、令口口（紺中カ）給如恒、次召大外記良業、御弓奏可付內侍
所之由、即被仰馬頭代事、予在下侍之間、頭權大夫以
使示此事、即諾了、以權大夫奉下外任奏、還出之間、問
右將賢家云々、此間兼季少將着例裝束在此邊、今日加
敍之由也、敍列事不存之由稱之、（頗有事歟、）予和讒云、故內（保元四年歟）
府加敍給之時、垂纓細太刀引陣給之由、聊所見及也、随
故頭中將被敍從四上之時、同加敍也、用此儀給之様二

所見及也者、兼季聞之、深以甘心、此間忠經卿起座入
殿上、件少將相具行習敍列事歟、又還來云、於加敍者、
多以此儀爲宜云々、此事但於他人者、此儀所不見及
也、只可隨諸人歟、公卿前後多參集、內府戶部高倉亞
相等在座、內辨起座、令出宣仁門代給、即着靴、召予被
仰云、出御加例遲々歟、可伺聞、仍以主殿司相尋職事
之處、返來云、出御成了、仍申此由之間、已爲賜下名令
進給之間也、進東階給下名、令下二省給之儀如例、二
省給之了、暫令入陣腋給之間、予相觸傍將達令進、即
引陣、左中將雅行朝臣、宗國、、、少將敎成、（三人不置胡床、）予
立第六胡床前、清信在下、右中將成家、、、高通、、、
少將兼季、（垂纓細太劔）、、公信、（垂纓夜劔）、、經通、、、雅平、資家、通光、
（老懸、尻鞘、帶不胡籙、取弓、不取梓陣列、陣間以後未聞事也、奇異不思儀殊勝々々、內府定珍異觀歟、不足言々々、）、、相
待出御之間、以前御御帳了云々、不慥見、仍不稱警蹕、
皆坐了、內侍臨檻、內辨令進軒廊給、（令通兩木之間給如元日）予寄階下退入、他
將又同之、謝座昇殿、開門闈司令奏宣命給之間、予又
引陣、（一人爲見物也、）內辨下軒廊、返給杖、令還昇給、召二省輔

代、令下位記筥給了、各置之机上了、式部案二脚、筥二也、（上階北机也、）內辨召舍人口了、少納言忠明參入、刀禰召々、稱唯退出、左大將入中門給之間、予退入、資宗少將一人在右陣、立、外辨列立、右內兩府、戶部、高倉大納言、皇后宮大夫、權大夫、二位中納言、中宮權大夫、別當、堀川宰相中將、（兼宗、）右衛門督、（信清、）花山宰相中將、（家經、）左大辨、（宗隆、）不慥見、光雅卿同列歟、謝座謝酒、右府取盞二拜、乍坐待酒正給、（此儀元日同如此、如何々々、二拜了立、酒正來時、相跪歟、如何、）各着座了、叙人參入、（二省不引如何、）式部叙人北、（源大納言爲上首、宰相中將左大辨以下隨之、右少辨範光宰清々、顯俊時賢等甚多、不慥見、）兵部南、少將兼季、公信、實宣、經通、通（此拜之間取胡床撤梓之間拜訖不能還立）光、左衛門佐隆清、各立了、宣命拜、使公繼中納言、（其儀如例歟、不慥見、）各昇了、叙人賜位記、式部大輔代（大膳權大夫資元進寄案下、）大納言通資、跪取位記、（筥之間事不見、於後何見也、）乍坐一拜立、右廻立本所、家經卿同之、宗隆卿左廻、範光朝臣同左廻、（少輔代替師資勤之、）兵部少輔代、（左大辨取位記之間、進寄、敍助文義進案下、立取位記、每度相跪授之、少將兼季跪置弓、取位記取弓、乍坐一拜立、右廻加本列、少將公信同之、自列後加之、少將實宣左廻、與公信不同、如何、自後加之、少將經通又左廻、少將通光右廻、左衛門佐隆仲右廻、次檢非違使明基進寄、揖跪置弓、取位記、乍坐一拜、取副弓、立揖右廻、退加列、家經兼季共右廻如何、用一說者、式兵之叙人一門之人、不可替歟、）

列立了、式兵（輔代退）兩叙人共拜、但兼季、公信、實宣、二拜、（是入道左府說、帶胡籙不拜云々、今夜實宣朝臣同示合此事、頗雖不有甘心說、萬事中合彼邊、仍隨被命事不可背之由諷之、尤有其謂、）經通、通光、隆仲舞踏如例、各退入、次親族拜了、內辨令還昇（大臣殿每度令通兩木之間給、右府以後通兩樹西）給、右府不昇立軒廊給、（西二間、）內府同並立、自餘公卿自其東并後昇了、兩府共笏ヲ左袖ノ之口指天、抽取奏文披（閲脱アラン）見之、取筆加署訖、如元卷懸紙、乍令持指、本杖弓令持、左將軍進弓場、付職事給、還昇南殿、右將軍又相替進弓場（其間在軒廊、）奏之、直退出了、此間喚陣物取寄梓、取之相持、右將口又馬可引之由相示之間、右少將資宗來會、（同召陣物取梓、共着靴、）予問云、左右之條、何樣令存給乎、資宗少將云、愚存左北右南也、但只可隨上﨟命、有兩說歟、（或云左南右北、）予云、先年度々勤仕之時、立北了、又右令存給、已以同之、然者猶可用左北之儀歟、少將云、最可然、即相並渡了、於西土廊邊着淺履、更自立明後、密々東歸了、國栖等了、右府先是退出、小時左大臣殿御退出、於中門外令着淺履給、即還御、御共之後退出、加叙大略、以聞及書之、非藏人一人叙爵云々、從四位上兼季、實

宜、經通、隆信、範光、（中宮當年御給云々、）此事今夜間雅行朝臣、若
一門有如此說歟、而答云、無一門、非一門之儀、是諸人
之習也云々、實宣聞之後、大哭之、稱不足言之由、不論
加叙、於叙人者、（實宣經通朝臣如此）卷纓野劒不付魚袋、引陣立入便所、帶
胡籙卷纓是例也、但於兼季之儀者、已有先蹤、今夜又
云、於加叙者、以此儀爲上說云々、（問忠經卿之處、示此由、）實宣少將
去年取坊家奏之時、若淺沓之由語之、自不持、以將監
令持之由今夜稱之、去年自持之由人沙汰云々、不知實
否、右府謝酒二拜之後、乍坐待酒正給事如何云々、又
異位重行之儀、近代極不審、不知其由、
八日、天晴、午時許參大臣殿、自院範光朝臣以私使引
進御馬、御覽之次、移馬等同御覽、各非尋常、當時無御
馬之間、以引出物鵇毛黑二疋被充移馬了、御厩舍人居
飼等賜裝束、御隨身以前給之、申時許退下、秉燭之程
相伴宮女房遣（車一兩獻之、）密々出見物、（三條京極邊、）可乘車又乘牛物
一人、御幸高倉南行、三條東行云々、殿上八（衣冠束帶如例、）如例、先
陣二切々渡、公卿（直衣束帶）殿上人又多相交、内府隨身上臈著絹

狩衣袴、（打物也、）華麗殊勝、右府御隨身布裝束付金銅風流、
下臈二色、左大臣殿不被施別風流、各布狩衣等也、院
御隨身又以殊勝、御車過御之後、猶密々向法勝寺、自
西腋門密々下、女房遣於庭上令見物、攝政殿參會給云
云、御車等寄訖之後、相具歸參、三公執柄供奉、殿重殊
勝、公卿、泰通卿、忠經卿、實敎卿、兼良、、宗賴、、兼
宗、、公經、、家經、、宗隆、、公國、、公房、、隆保
、、經仲、、親能、、定輔、、信清、、御後、殿上人濟々
焉、大臣殿無御出衣、淺履、右府紅打（入綿、）出衣、半靴、内
府（紅梅厚衣、）淺履、（帶劒云々、）
九日、陰晴、參御所、北政所密令參加茂給、參大臣殿、
葦毛馬今日引送仲資朝臣、内々可見合之由依示送也、
入夜又持來、以此馬可給御隨身、今暫可勞飼云々、宮
女房堀河殿迎車、依召獻之、進使定事遠路難堪、
十一日、雪飛天陰晴、午時許參大炊殿、申時許歸廬、相
具女房向三條坊門、向知光少將門前相尋之處、答所勞
之由、不相逢、仍自門外歸、

十二日、天陰、雨雪交降、中後漸甚雨、上皇今日御幸皆瀬御所云々、供奉人着水干云々、八條院御幸宇治、（西御方母儀宅也、）中宮行啓八條院、并節分御方違也、巳時許參大臣殿、（先參御所、）申時許退下、仰云、今年欲參釋奠、其以外可行政、而日數漸迫了、除目十九日可始云々、十六日節會、十八日修正可參、（此間雨止）其間無日次歟、此事欲示合良業、仍遣召之、秉燭以後束帶（依雨著之、）參大臣殿、御共參御所、深更御八條殿、（大臣殿中納御車、）取炬火、出車三兩、（予、忠行朝臣、實家、）前駈、（國宗、、、能季、、、保季、、、實家、長賴、泰行國行、兼時、宗行、衣冠、）公卿騎馬、權大夫、二位中納言、（兼具、泰殿、）三位中將、（公房、中納、）入御、大臣殿（御車寄、）御退出、御共之後退下、今夜參御所宿、依節分忌也、

十三日、陰晴、雨灑止甚寒、念誦、秉燭之程參大臣殿、深更退下、今日三崎莊物適到來、不法奇恠、但立春後朔以之爲吉事、儲御前被隔坊門了、夜前僧事、奈良僧都御房任大僧都給云々、

十四日、天晴、爲上格子參宮、酉時許殿下御參之後、中將殿依仰令參九條殿給、御共奉具若君歸參、下御車之間、無御咎、仍奉懷之、依無可然人、雖重役强所奉仕也、入夜若君相具女房令還九條殿給了、深更殿下還御、御共之後退下、明日宮還御延引云々、不知其由、今日葬毛依召引進大臣殿了、給御隨身了云々、爲面目、上皇今日還御云々、女房二品先歸洛、以殿上人爲前駈、是常事云々、

十五日、天晴、早旦依召參大臣殿、仰云、踏歌宴隨身袴事、至極小事也、仍不能舊記、猶非無不審、殿下御時事、又依爲小事無御覺悟云々、猶依仰雖引舊記等更不見、未承左右、午時退下了、申時許參御堂、取阿彌陀講布施、無人之由國行（脫字アラン）、奈良僧都御房令夜參院給、牛童一人可借進之由、兼時示之、尋求奉之、從僧車歟、秉燭之程參八條殿、無人、相求之間、及深更宗行僅出來、以之爲人形有御節供、長經陪膳、六度往反甚見苦、明日前駈又人數闕乏云々、雖愁有此事等、已以劣無歟、如何々々、夜深月明、退出之路無人逢、連日連夜辛苦、非現當二世之勤、爲之如何、

十六日、天晴、未後雪飛、深更紛々、踏歌節會也、依有腹病氣、終日假臥、依被仰可早參之由、申終許參大臣殿、（裝束如例節會）、日入之程御出、令參北殿給、御隨身（上臈如例）、近衛（成定中將同在御共）、縫腋襖袴、（大將以上不着紅梅云々）、秉燭之程、令參八條殿給、人々未參云云、戌時許出御、（蒔繪太刀御帶之一品宮庇御車）、取炬火、東洞院北行、四條東、高倉（長經朝臣付御車右將監敦助）北、入自四脚、經殿上廊東、寄御車東屛中門內、（對東面）歟、有階、（取松明供奉）公卿立中門內、通資卿、（乘車參會）、二位中納言、（束帶節會裝束）、中宮權大夫、（直衣）、宗賴卿、（束）、公房卿、（束）、殿上人立中門外、（隆信、成宗朝臣、闕腋、顯家朝臣、予、有通、縫腋、守通、衣冠、宗行、顯俊、公仲、衣冠、成定朝臣路頭供奉、稱改裝束退出、雅行濟闕腋參八條殿、）其後不見、予隨身紅梅袴也、中將今夜令着朽葉、示合衆宗卿之處、兩儀非難云々、兄弟不同無謂歟、（但猶可着紅梅之由所存也）入御之後、即御參內、直令着端坐給、御座定之間、源大納言參着、座定之後、召官人敷軾、（令直御沓）、召外記、良業參、承仰稱唯退出、持參外任奏、召親經朝臣付之奏聞、還出、（件朝臣以藤藏人令指笏燭、但於笏者自持之往反）、令結給退出、召外記被下之間、出御南殿云云、甚早速、外辨起坐、（兼良、兼宗、家經、公國在座）、予入中門着靴、寳宣少將來催可引陣之由、少將云、將遂在下侍可觸歟、予云、不來歟不可知、即取杵引陣、少將相隨、（立第六胡床前）、以陣物令伺御帳、已出御訖云々、仍警蹕坐、右將又坐、令立杵了之間、致成、雅親取杵來、加傍官座不可然、（以官人可令立）、內辨令着兀子給、內侍臨檻、令進軒廊給之間、退入如例、漸令進立給之間、致成寳宣退入、左雅親、右公信、孝平等不退入、凌非家禮之由耳、雅親異樣也、御謝座之後、又進出一入坐、開門闈司召舍人、少納言忠明就版、マウチギミ達メセ、稱唯出、通資卿入中門之間立、外辨列立、通資、兼良、宗賴、兼宗、信清、家經、公房、公國立通資卿後仰、シキ尹、再拜、、、空盞、通資卿取盞不揖立、（如何）、二拜立、酒正進授盞、還盞、取笏揖立、揖放列參上着座、各入軒廊間坐、次供御膳之間、立供了坐、無程退入了、不知其後事、國栖舞樂（此間寒殊、良久退忘）、內辨令立軒廊給、寳宣少將取奏、（淺履曳尻、令進弓場給之間、令持官人、殿下御說云、右房自持之、又宇治記云、爲通自持之云々、付長兼令奏給、令還昇給、坊門大納言云、著靴引尻事、存可然由、節會之庭、淺沓懸尻事、不知其理云々、）妓女踏歌了、令着陣、給宣命、見參令還昇給、公國卿着

祿所、(床子北面、)通具朝臣同着之、(後床子、)宣命拜如例、(一獻以前納言悉退出、)借消卿宣命使、當中門揖折串如例、宣命使退昇、內辨直御退出、(成定中將參會、)予無車、騎馬自閑路參會、雪紛飛、月消明埋路、(不及積、)入御之後退下、今夜借騎法眼馬、通資卿自乘車參會、雅親乍出仕不令供奉、奇恠異樣也、今日出仕次將着縫腋事不審、雖刻限以前、猶闕腋非難、況於入夜事乎、如何々々、今夜袴、雅親、兼季染袴、家經、公國卿、實宣朝臣等着紅梅袴、

十七日、(射禮、)陰晴、雪飛甚寒、連日竊屈雖無術、依度々催參御所、(可御法性寺云々、)御出遲々、仍參大臣殿、被仰夜前事等、午終許歸參、御出猶遲々、未斜渡御法性寺、御共之後即歸家、着東帶參大內、(隨身猶着紅梅袴、)入自待賢門、右衛門督右中辨等在建禮門掖上、上卿遲參云々、高少納言家衡、兵衛佐等在春花門邊、加其所、(○頭書ニ、兵外記之處、右將狀乎朝臣參之由稱之、而不見トアリ、)日入以後、皇后宮權大夫參入、直着幄座、(南座北面、)各進出幄邊、右衛門督入自北着北座、(南面、)立薤盤二脚、上卿前小薤盤也、宰相辨少納言前長薤盤、(各有饗、)將佐前立机居饗、上卿參入之後、外記等行之、此座之躰不審、不知可否、又將佐之料不可依參否、各可敷之、而敷座二枚、立饗机二脚、辨少納言(各取弓、)着座之間、予插矢(服)、取弓着座、(南北面、)兵衛佐家衡同着之、上卿召外記、外記取弓參着(著沓)膝突、退問諸司歟、不聞其詞、一獻了射手如形射了、次予起座退出、直出待賢門、向坊門即歸家、中宮遊御事、今朝又被仰今夜延引之由、仍返僮僕了、而歸家之後、又今夜之由有催、周章之上心神惱、身躰屈無術計之間、不參入、大臣殿又俄御參云々、能季朝臣在御共出聞之、仍不參、於出車者獻八條殿了、今日越後北卿下向、使者稱脚力送小分物等云々、

十八日、天晴、申時以後雪降、入夜積地四寸許、終夜不休、曉更爲始精進、女房向高倉、明後日參籠日吉、(女子相具、)沐浴之後參上、相次參大臣殿、今日蓮花王院修正、可有御參會、秉燭以後成定忠行朝臣參入、(爲御供也、)戌時許御裝束之間退出、參宮、密々相具女房令見物、御幸既成了、無詮赴歸路、

十九日、雪紛々、朝天晴、早旦參上、可御法性寺之由、夜前被仰之處、人々遲々及辰時之間、御出止了之由有仰、依召參御前、人々遲參事、勘發御詞委細被仰含、爲恥爲恐、雪朝參更不可具威儀、只一人隨天曙打出可參也、中將隨身共人待具、遲來之條甚見苦、相府遲々、愁無數寄心之故也、壯年若年之人皆如此、心中已冷然、仍不可向法性寺、隨身共遲參、無云甲斐、雪朝更不可待催、拂曉着毛沓參入、必エフリヲ可持、而被尋求之後、適出來、被召仰雪山事、エフリ可給之由申之、尾籠之中尾籠也、各非父祖子孫歟、無慚也々々、諸人不得心之故也、於今者、只可沙汰雪山也、汝可爲奉行者、蒙此仰成恐祇候、猶爲申此由參大臣殿、以女房申入了、歸參之間、大臣殿御參、俄而御氣色漸和平、巳時許猶可御法性寺之由有沙汰、女房車二兩被寄、北政所御車、殿下、御輿、大臣殿、中將殿、令同車給、入御最勝金剛院之後、女房以御輿渡御、宮々渡御歟、宮女房違多被參于新御所、御輿二也、此間雪猶紛飛、及未漸休、小時又還御了、大臣殿相具女房車一兩御最勝光院、予在此御共、宰相中將參御車御共了、令開御所幷御堂、御堂御覽廻之後、申時許還御之後參御堂、例講始了、仍相待日入以後、取布施退下、知長之外無參人、今夕景云白葦毛馬持來、兼日所請寄也、

廿日、天晴、今曉以車令參日吉了、牛借棄、秉燭以後右之侍歸來云、天明出京、巳時參着云云、午時許參御堂、取御月忌布施退下、參大臣殿、仰云、稱高通朝臣雜色男只今出來、可參所之由申之、是若見聞及物歟、申云、不委承、重有御尋之處、件男頻申子細、猶可被召仕之由懇望、仍御免了、昏黑退出、參北殿、下格子了退下、今日伊勢事示付僧入來、

廿一日、天晴、申時許參大臣殿、有家朝臣同伺(候カ)公、秉燭以後退下、宮御方下格子了退下、

廿二日、天晴、午時參大臣殿、良久御裝束、御直衣、淺黃堅文織物御指貫、御院參、依尊勝陀羅尼供養也、御隨身上臈冠、各著褻服、成定中將一人在御共、前駈六人、葦毛馬、前駈料獻之、其後參宮、申斜退下、入夜又歸參、曉鐘以前退下、除目入眼也、

廿三日、自朝雨降、午後天晴、聞書遲々、傳聞、午斜消

書了云々、午終許參八條殿例講、未訖之間、隆兼任宮内權大輔之由有人稱礼云々、父朝臣聞之、不可取布施之由示了、罷所帶右京權大夫申請云々、申始許事了、取布施（隆信朝臣、長經一一、隆範、流季範行、）退出、參大臣殿、始見聞書、日來風聞珍事、皆不被行、除目甚美麗、善政也、大略、左衛門督公繼、（別當〃〃旨、宗綱辭退云々、）從三位實保、太皇太后宮大夫光雅、權大夫仲資、（珍重々々、）左近少將忠信、右少將公氏、侍從家能、（不知誰人、）右京權大夫爲季、八省輔等不憶覺、中務少輔長淸云々、（不知誰人、）同權大輔有丞、（有通子云々、五位少將子相並中務權大夫、爲事奇特歟、或云、不知、）父筑前守爲定、（定經密相子、藏人巡、）康宗任中被解却、未曾有云々、夕參北殿即退下、

廿四日、天晴陰、秉燭之程參八條殿、即退出、參御所退下、今夜下名云々、人云、院中一品宮御方竊盜入、取御乳人衣等小々物、但秘之云々、

廿五日、陰、雨降止、臨昏甚雨、來廿八日始可講詩歌、題云、（春作四時始、各(分脫カ)一字、詩、池岸梅花、歌、）如例密儀也、但以爲長可令書序、未時許退下、國行示送云、今夜中將殿御拜賀、宮御方井殿御方可申繼、仍秉燭以前、束帶參儲宮御方申繼之、（於御手水間申之、帶劒把笏、）殿御方同之、中將被參御供、定事也、殿仰云、今夜夜行日也、一品宮還御及深更之、甚不便、不能早參ハ、其由ヲ可恐申之由可申左府、仍參大臣殿、申此由、仰云、只今事已具了、仍可恐參候也、歸參申此由退下、今夜大臣殿姬君御前御着袴也、南面敷御座二帖、其リウヒン茵等敷之、御座傍立屛風、御座前ニ御前物居許板ヲ置テ、其前敷盤、（副端取入、女房陪膳料也、）御机帳（御服）等如例云々、成定中將陪膳、（束帶、）諸大夫（衣冠、）役送、（大臣、他人不參、）事訖、即渡御北殿、（此御前母儀今夜始參謁中宮給、）令入給之後、大臣殿令參一品宮給、後聞、御車寄訖之餘云々、御八條殿之後還御、女房又還御云々、予献一品出車、（一品宮カ）供奉雖領狀不參、甚雨無術之故也、勵心無詮、後聞、可營御方、大小事多違亂、竊盜度々、或取女房以下衣裝、或取御物云々、

廿六日、天晴、早旦依召參上、辰時許大臣殿御同車御吉水僧正御房、（日來有五十日逆修、爲御聴聞也、聴聞法印敞法、）令御車入御、先懺法、

次說法、次供兩御膳、（能季朝臣予參上、）次盞私酒饌、與例等雜言、覺命法眼交座、夕事了、（此間有例事）入夜還御、于時亥刻也、窮屈難堪、今夜在御所、

廿七日、天晴、自日吉歸洛、迎牛等昨日沙汰之、巳時還來云々、（女房）殿下今夜爲御方違御法性寺、申所勞由不參、西郡預法師葦毛馬將來、爲一見所取寄也、

廿八日、天晴風寒、此間餘寒過嚴寒、曉更女房令參詣賀茂吉田祇園等、（自高倉出立女子相具、）但借牛等遲々及天明云々、午時許歸來、忠行少將幷法眼借牛、今夜宮法性寺御方違云々、戌時許參上、行啓無其期、仍參南殿、小時御共歸參、又經時刻夜半許御法性寺殿、能季朝臣、宗行、親房四人騎馬、大臣殿令參給、入御之後即退遁、明夕可還御云々、兼時妻依所勞獲麟行山里云々、今日中將殿依參給春日、詩歌會延引、來月二日云々、引替牛依召相儲狛川源、

廿九日、（今月小、）天晴、參大炊殿、酉時歸廬、欲參行啓之間、自西九條以職人大夫邦長、一日雜色事可申大臣殿之由被示送、相逢示子細、雖似少事、難申達候由也、戌時許欲參法性寺之間、行啓已了由聞之、仍參御所、亥時許大臣殿還御、御共後退下、今夜知範語云、白川僧正御房參院御修法給、昨日有御使、又有內府使、可勤仕御祈給之由也、自明日參候壇所給云々、天下事不思議多、於今者只下官一人之不幸耳、是又果報也、不可歎、梶原景時蒙賴家中將勘當逐電之間、天下可警衞之由沙汰之、又申院云々、依之世間頗物忩歟、今日聞、隆雅三位妻死去、病起自嫉妬云々、皇后宮半物（本北政所半物、）わかつま、三品自愛之間、深惡之、飮食不通、漸爲病遂終命云々、

〇二月大

一日、丁巳、天晴、巳時許參上、相次參大臣殿、詩歌事等被仰之、申時許退下、大藏卿書送消息一通、（下向越後使者申請事也、）

二日、陰、大風雨、間晴、未時許雷鳴二聲、夜前兼時妻死去云々、人云、景時已被討了云々、未知其旨、午時參

八條殿、未時許理趣三昧訖、隆信、長經、隆範等四人取布施、僧六口、此間殊甚雨、中將殿見參、昏黑退還、雨止風猶猛烈、

三日、天晴、巳後風猛烈、申時小雨灑、早旦依番上格子了、即爲見物出、相具女房小男小女云々、自綾小路京極邊、今度上卿之儀、雖內殿上人、家人之外不被催云々、凡不被申所々、路自近衛殿出立、近衛西、西洞院南行、中御門西、京極南、五條西、萬里小路南、自六條出川原云、途中逢內侍車、新藏人車、相具雜仕二人、山吹匂袖赤色帷、尋常侍四人相具、瀧口在其後、透笠、車馬漸來加、良久相待、午時許神寶神馬等渡、白長櫃如例、次舞人馬居飼舍人、二藍二人、蘇芳二人、朽木二人、朽葉二人、青二二人、次舞人、或稱乘尻云々、其躰例摺袴、ヲトメナツカル、近武、院御隨身、若褐、依武、同上府生、武友同上府生、武宗、殿府生、種武、同、助信歟、不慥見、敦澄、恒元、敦近、今一人不分明敦文歟、心カ今日依武之外、其躰皆以異樣、雖近武武友、猶以不得日也、凡於鬼形老翁等乎想以左道也、天下無近衛舍人之故也、敦佐被催、爲院御隨身被遣依武等訴訟、爲院御隨身之聟、未□□爲本府物下讓云々、因茲止敦佐、其後被催兼澄、又中胴日卒爾之由、兼直、本府物不爲當職之間、無術之由申之云々、忠武依恐無被催歟、此外如此非人也、次移馬居飼舍人、赤色山吹袙、次一員六人、次前駈諸大夫殿上人打加、近代少年等想不見知、藏人木工頭兼定、裏山吹出衣、衣冠、最前出來、五十騎出衣、甚不當、見知之輩大略、資實朝臣、衣冠、顯宗、、、束帶、宗俊朝臣、衣冠、雅行朝臣、束帶、打□隨身袴蒸物、左道□物歟、成宗朝臣、衣冠、不具胡籙、布衣隨身四人、高通、、、束帶、隨身朽木袴、保季朝臣、束帶、有通、束帶、隨身朽木袴、宗衡、衣冠（入瀬綿）、紅打出衣、隨身布衣狩胡籙、其躰優美也、基行、其名不分明、右衛門佐也、隨身布衣狩胡籙、クスハカマ、キソメ、狩衣ノホリ皆之、人マキソメ、寛二、光親、令懸調度衣冠、長兼、衣冠、清長、衣冠、親輔、內殿上人云々、衣冠、朝基、衣冠、地下親家、、、伊經、、、白砂檝守等、不遑配、諸大夫布袴、此內信廣（右馬權頭）帶劍、次御隨身下﨟爲先、皆蘇芳狩袴、不施風流、次御前、左馬助仲盛、左近少將清信、束帶、隨身蘇芳袴、少納言隆經、∴左中辨公定朝臣、外記良業、史國宗、皆束帶、次御車、出衣紅打入綿歟、次檢非違使範近云々、不見知、次公卿光雅、蒋車甚見苦、中納言中將、出衣青若楓朽木歟、車中被持笏、左大辨、宗隆、經家卿、伊輔卿、白襖袴、隨身、有前駈、布袴、隨身朽木袴、只一人着（着カ）褐□□□、然今日供奉人、其躰不刷、右衛門佐并家衡之外、大略如官御裝束、不異夜御幸、本所御厩舍人等裝束、又以不法色、不尋常、然下品布荒々事也、定有卿仰歟、不知其由、人數乏少、見物後悔、束帶人濟々、未使五品猶如此、然不得

心、末代之法耳、就中保季有過答束帶甚異様歟、以傳聞之、上皇於二條京極御
見物、御車云々、後聞猶供奉云々、宗國、光宣、雅平、兼季、後聞有子細不供奉云々、隆雅等不見、家人之
内猶如此、如何々々、奉行職事教房依時參兄弟也、即被召具云々、入坊門、即歸家、
未時許參大臣殿、依春日御奉幣有御禊、陪膳與州奉仕
之、晴光奉仕御禊、御束帶、自上御拜、刑部中書等參會、此間
退下、
四日、天晴、風雪甚寒、午時許依召參八條殿、中將殿參
給九條殿、可御共仰也、未時許御共參入、中將殿小童
闘碁上手也、件碁御覽之料也、召御前了、其後參大臣
殿、未見參之間、腹病忽發、苦痛無術、仍即退下、辛苦
無極、
五日、天陰、雪飛風烈、未時許右府遊給云々、依寒風不
出、院御讀經、僧達上北面、讀依小弓與舞狂云々、喚白
拍子女、召舞僧於母屋簾中見之、又有別曲姦、北面之
輩天明之間送使歟於川原時、笠懸盡入實詮法印房、法
印弟子等乘雜役車送返云々、天下只如此、以之爲在世
魂、

六日、晴陰、雪飛、連日風始休、依腹病不快不出、沐浴
偃臥、
七日、天陰、寒沍過冬、午後雨雪降、午時許參大臣殿、
仰云、明後日可有詩歌云々、予今度詩歌更不成、心中
冷然之間、此事殊難堪、夕令參北殿給、依甚雨不能御
共、騎馬退下、昨日有圍碁興云々、依不堪事不參入、三
名乳母來語、梶原滅亡事等、其餘黨等追捕之間、京并
邊土多以有事云々、
八日、陰晴甚寒、風烈、申時許雨雪、入夜止、聊念誦之
後、昏參上、即參南殿、入夜見參、承明日御作等、子夜
退下、今日以葦毛馬引替右京權大夫黑糟毛馬、是又雖
小馬、依尾髮尋常所請替也、
九日、天晴、風雪沍寒、未時許參上、依番參勤上格子文人等漸參集、秉
燭以後有詩講、式部大輔公卿一人、花山□□、親通朝臣、直衣、三□□、□資光
朝臣、束帶、依詩遲入之間、被召付著座、□指(拔カ)、親經又坐上○以下闕文アリ、有家、、、予、長兼、
宗業、爲長、序、成經、高範、知範等也、皆以才士也、一人
極見苦、資光朝臣有秀句、滿座感歎、淡十二㬎高祖德、

唐三百戯太宗功、尤足賞翫、本自堪能也、殊勝々々、予胸何頭惜大尖加感嗣云々為面目
講師、成信、讀師、式部大輔、講了有和歌、無序、季經卿、隆信朝
臣、保季朝臣、業清等加之、李部兩貫首、宗業、高範不
進和歌、保季可講師之由被仰、依為四位思食忘歟之由
奇之、密々取御氣色、仍長兼可奉仕之由被仰、今夜奉行人也、即
着圓座、季經卿讀師講了退、無殊常歌、今夜准后帝母
可有行始云々、而延引明日云々、可參院云々、件人為
源氏着吉衣云々、或人語云、近日院中雜御遊被換修
正、人々皆勤仕、鬼役他人作鬼之時、如形加打擲、顯兼
作鬼之時、每手以大杖張伏之云々、以是為詮、御氣色
甚不快之故云々、内府見之、於今者吾力不及之由相示
云々、世上之躰只逃也、為之如何、進退何為乎、
十日、天晴、頭辨送消息示夜前餘味、午時許參上、持參彼狀、相副返事
得取件詩歌送了、殊可感之由有仰、參北殿、中將殿御
座、見參之後退下、今夜御堂被始御懺法云々、宮侍初
參之由聞之、仍入夜束帶着之、即退下、職事予、着座、端
上、座定後、所司男木工允政數、着座、端末、次召着新衆、入下膝戸、經座末着

奥末、擬居物、次所司召小舍人、二音、小舍人入小庭稱唯、所司
仰云、御簡之御封開メヨ、カシ、所司稱唯、取御簡解結緒取出
之、申云、侍所小舍人從七位下豊原、、御簡御封開シ
メ、日脱カ、申雜仕取簡授所司、所司書入新衆、各坐寄覽職事、職
事見カ目了返給之、次所司取筆封紙授職事、令書名上字返
給、次又召小舍人、二、稱唯、仰云、御簡御封付シメヨ、小舍人
稱唯、入袋結緒付封如前申云、、、、、、御簡御
封令付、申雜仕置簡袋於赤唐櫃上、所司召雜仕女、二、
答云、稱唯音也尾緒、仰云、瓶子ニ參禮、雜仕取銚子來、職事取盃
擬居之、飲、入酒擬所司、所司進寄取之飲、入酒給新衆、新
衆飲之、次所司召雜仕女、初、御盃スヱヨ、雜仕一人居
之、又召雜仕今一人、唯、仰云、瓶子ニ參レ、持來如初下、
又如前令献盃、三獻了所司目職事、職事立箸、所司召
雜仕、おもゐまいらせよ、持來入之了、所司目、各立箸
置之、了各起座、是雖小事、雖嗚呼事、依徒然書之、
十一日、天晴、夕雨降、入夜甚雨、巳時許相具女房小兒
等、行向三條坊門、下置參大炊殿、申時許退出、行向坊

門、昏歸廬、入夜雖有召、風雨深泥無術之間、申所勞由不參、後聞、別當拜賀、爲申權長兼參入、伺候之間、忽被賦詩云々、題云、雨中對花柳、

十二日、終夜今朝猶風雨、辰後雨漸休、天猶陰、去夜夢參大臣殿、有御秡之次、召晴光仰云、吾夢右府、於左（大カ）中將者辭退了、可赴戌亥方云々、晴光云、是無左右吉想也、春自東生、先繁昌方、御攝籙先可有云々、覺後思之、誠是吉想也、仍記之、辰時參上御堂、但後夜懺法散花出了後也、取日中散華退下、又參新御所、中將殿御共參大臣殿、申時許退下、乘燭以後參上、取初夜散花、即退下、

十三日、朝後雨止、天間晴、申終又甚雨、雷鳴兩三聲、入夜月明、又雷鳴甚雨、早旦向坊門、巳時許公雅律師來臨、如形修佛事、阿彌陀三尊如例、（經揆寫、）諷誦如例、（光輔定時）（合引布施）、午終歸九條、入夜參御所、殿下北政所御御堂云云、公雅律師不仕事、中女房了、即退下、夜雷數聲、早春尤可歎歟、雨又降、風頻烈、近日惣天氣無春景、慘烈似怒、可怖、

十四日、天晴、陰風烈雨灑、巳時許依催參上、宮渡御御堂、大臣殿御參、午時許寄御車、自內池砌、渡御如例、取日中散花退下、昏歸參、被忿（南カ）行初夜、取散花、懺法了還御、深更大臣殿御共參關殿、又歸參、謁女房退下、太理參入、

十五日、天晴、風寒、入夜雪、未時許出京詣廣隆寺、相次赴法輪之間、依風不乘船、空歸嵯峨、雖雜人多、自西方入、涅槃講訖之間也、講筵之後、別當法眼出來、與薩摩盛經談話、予竊顯接其座、言談之後、入中院沐浴、今夜宿、

十六日、天晴、夜月淸明、早旦參詣法輪、還中院、又小浴之後、未時許歸洛、入夜向坊門、又向五條、開尼上所惱重之由、仍所到訪也、喚出參州遂其趣、依重惱不能相逢之由被命、即歸廬之後、參上御所謁、今夜大臣殿有御方違云々、殿下又今朝御法性寺云々、

十七日、天晴、雖番遲參、日中散華了參上、即參北殿之

間、大臣殿御御堂了、小時退下、又歸參、又退下、靜閑梨來、入夜參上、取初夜散華退下、深更又歸參、大臣殿御共參南殿、歸參、子時許殿御方違、御北小路御共、不及一寢間鷄鳴、即還御之後退下、

十八日、天晴、昨日散華番不參勤之替、今朝欲參之處、又遲參、仍參北殿、又參南殿、今日御院參、巳時許成定中將御共先令參御堂給、此間退下、

十九日、天晴、早朝信光入來、巳時許依召參大臣殿、相次參御堂、御懺法訖也、午時許取散華、日中時了有布施、能季朝臣、予、長俊、知長、隆範、以經、俊基、有長、國時等三反取之、僧退下、被始御忌日講筵之後、季經卿以下濟々參入、（業信、顯家、宗雅、保季、公朝臣以下也、上脱カ）依人多退下、參北殿、即退出、今日御堂渡給嵯峨、國行一人在御共、明日被供養彼自筆五部大乘經、故内府御葬（葬カ）所也、公雅律師可爲導師云々、成信諷誦文、殊以優美、是題目又可然之故歟、親雅卿消香云々、被尊伊經之處、他行云々、殿下北政所明曉可渡御云々、

廿日、天晴、風靜、夕雨下、鷄鳴以後、開御出之由、馳參御共、遲明入御嵯峨小御堂了、即與能季朝臣相共入私廬、（信光濟實相具、）彼三人令沐浴、又儲小膳、辰時許歸參、說法始後也、請僧六口、公雅辯說人拭感淚、布施二十、（國行父子并長正朝臣等相次取之、）請僧口別、被物裹（寶カ）、物又相裹一、僧退下、次自昨日所被修一晝夜念佛僧十二口讀例時、（嵯峨廿五三昧之衆云々、其内一人爲導師、供養衆阿彌陀佛御丁、取カ）又被布施、即還御訖、御堂上即還給、兩御車連之、出車各一兩、同連之、與州自路止、入御之間、寄御車訖、即參大臣殿、即御院參、（成定中將御共、御束帶如例、）今日第二親王御着袴云々、酉時許（日入選）參御堂之間、大臣殿還御、令參給、忠行少將在御共、入夜與使少將參宮、深更退下、

廿一日、終夜今朝猶雨下、今朝開五條上夜前已入滅云云、速々服假極爲歎、世上無常雖不可驚、同胞之中未有此事、次第雖爲道理、長兄先如此、殊催哀慟之心、以女房申輕服之由了、國行示送云、雖不除服猶可參、依無人也、兼又可令除服之由有仰、此上不及左右、仍參上、昏黑四座說、（堂童子諸大夫二人勤之、）有布施、（公卿以下、）皇后宮權大夫、

二條殿間退出、依宮司不取布施、藤中納言、宗明、三位、季經、大藏卿、隆信朝臣、不聞此事參入、又取御氣色、不可取之由有仰、顯宗朝臣、予以下人數不幾、布衣小々相交、予衣冠、

廿二日、天晴、曉更出門除服、箇日之外不擇日、早旦參入道殿、三條、見參、仰云、病躰更不得心、溫氣殊不熱、只飲食不通送日、雖然其氣力無殊事、仍一昨日申時許取寄車歸此宅之間、即使來稱絕入由、驚送使者之處、無云甲斐如此、更無云限者也、而前少將之說云、是時行也、仍不可修佛事云々、此事又殿室欄辨來雖示、今吾又不知、仍示合民部卿云々、又云、委不知、示親範卿、入道可申左右云々、謁申中將之後退出、即向冷泉油小路欄辨宅、即相逢、所相示大路同前、時行之條更不存知、是只後家中人所云出也、如此事不知子細之間、推而難行、又其所有方忌等、勸修寺山庄已憚、仍可向南郊、其間一向沙汰、旁進退恐之也、所被語事甚多、不遑記、今夜葬送云々、此人深恩難謝之由被相示、聞之催悲淚、無程退歸參大炊殿、戶部參入、於殿上相逢、稱時行不修佛事之條、甚奇躰也、更不可有之由被稱之、即被出了、俄而予退出、向坊門又退出、直參御所、大臣殿御中將殿御宿所、俄有出題云々、今日詩筵、極雖深恩事似無興、又可表不堪之由、仍應立座諷吟、題云、花開遊宮中、秉燭以後、講了分散、大臣殿御共參御堂退下、

廿三日、天晴、依召參大臣殿、被仰和歌事、予無風情、更不成、今日構出奮進之了、可有(被カ)撰三人由云々、入道所勞之間、講序之交頗猶(思カ)廻給之由、今朝申之、殿下仰所申頗有理、馳走可被延日數歟、計其程可申上云々、其程計申之條、又有其恐、所催可隨御定由申了、午終許參八條殿、即例講了取布施、長經朝臣、予、隆範、知長、信兼五人取之、即退出、歸參大臣殿、藏人大進參會、退出參北殿、中納言典侍定輔卿妹、參入、世間事出來之後、夜陰密々之外不參、今日自晝參入、世間之躬不定歟、中將殿見參之後、入夜退下、

廿四日、天晴、未時許依召參南殿、御共參御堂、又參北殿、今夜此御堂修二月也、諸大夫等(取カ)被布施、其事了殿

下御北殿、御共、大臣殿還御、御共之後、良久候御前、夜半過退下、今日可被撰右方歌之由雖有仰、有宗(家カ)朝臣不參之間、無其事、

廿五日、天晴、午時許依召參大臣殿、與中書撰右方歌了、御共參御堂、隆信朝臣寂蓮入道等依召參入、撰右歌了、後昏參御前、有和歌、題、待華日暮、春夜增戀、讀上了退下、殿下今夜御方違、歌人、(十題歌合、)左方、中將殿、(實殿下御歌、)隆信朝臣、保季朝臣、宗隆、寂蓮、業清、右方、資家、(實大臣殿、)能季朝臣、(實僧正御房、)有家朝臣、定家、、、顯昭、丹後、深更歸參、殿御共參法性寺、宿定法寺、

廿六日、天晴、曉入御新所、隆信朝臣參入有例石沙汰、申始許還御北殿之後退下、又參上、雖參南殿、依御物忌自土歸、下格子之後退下、相具女房向坊門、此間二宮渡御七條殿云々、殿上人衣冠束帶十餘人許共奉、公卿三四人尾信(屬從カ)(難通解、以下、)不見雖人、戌時許歸九條、女房留高倉了、明後日以後爲始精進也、

廿七日、天晴、依番上格子了、未時許御共參法性寺、昏黑還御、宗綱同在御共、

廿八日、陰雨間降、雷兩三聲、早旦參上、又參南殿、歌合之間事、爲御使往反、夕退下、此間雨雷、入夜行坊門沐浴、戶部自去廿二日病惱重之由聞之、仍今日以書狀問之、資經示送返事、萬死一生云々、

廿九日、天晴、早旦自坊門歸九條、巳時依召參大臣殿、午時許殿下御法性寺、御供之後、申時許歸盧、深更又歸參、今夜行啓也、寄出車之間也、(予車、被返、資宗車也、)即出御、能季朝臣、資家、家綱、國行、季忠等供奉、入御本御所、(中將殿御車寄、)曉鐘以後還御如前、即退下、

卅日、天晴、巳後大風陰雲、早旦參大炊殿、自一昨日御足又被休樂之由聞之、仍驚參、女房云、戶部所勞如待時云々、於今者天下古老也、可惜可痛、午時許退出、向坊門、相次參八條院、明後日以後、暫可籠居之由申假退出、未時許依召參大臣殿、夕退下、女房參詣日吉、申時許歸來、殿下申時許還御、今日被沙汰乾瀧云々、

○閏二月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76
SS号=14664076